

# 南疆逸史目錄

加\*者為國光本所無

紀略四卷 國光本亦四卷

列傳五十二卷 國光本四卷

凡五十六卷 國光本共四十六卷分作十卷

紀略第一略一 國光本紀

逸史一.....一

安宗

紀略第二略二 國光本紀

逸史二.....三

紹宗

紀略第三略三 國光本紀

逸史三.....一九

永曆帝

紀略第四略四 國光本紀

逸史四.....三〇

監國魯王

列傳第一傳一 國光本列

逸史五.....三五

史可法 應廷吉附

列傳第二傳二 國光本列

逸史六.....四七

高弘圖 姜曰廣

列傳第三 國光本列傳三

逸史七.....五二

張慎言

徐石麟

張有譽

駱錫嘯 國光本在列傳十二

\* 管紹寧

解學龍

高倬 呂大器

列傳第四 國光本列傳四

逸史八.....六二

劉宗周 黃道周

列傳第五 國光本列傳五

逸史九.....六七

左懋第 袁繼咸

列傳第六 國光本列傳八

逸史十.....七四

劉成治 黃端伯

吳嘉胤

龔廷祥

\* 陳 鑑附

陳于階

列傳第七 國光本列傳九

逸史十一.....七九

凌 翊 何 剛

郝彪佳

陳潛夫

王瑞旃

列傳第八 國光本列傳七

逸史十二.....八七

周 鏞 周 鍾

雷橫祚

列傳第九 國光本列傳十

逸史十三.....九〇

徐 汧 華允誠

楊廷樞

劉 曙

陸 培

王道焜

葉向榮

\*熊化 \*劉斯棟 \*周瑞豹

列傳第十 國光本列傳十一

金聲 夏允彝 陳子龍 沈廷揚

逸史十四.....九六

列傳第十一 國光本在列傳二十八死事

侯嗣會 黃淳耀 沈猶龍 李待問附 章簡附 邱祖德 \*郭符甲

逸史十五.....一〇二

列傳第十二 國光本在列傳二十八死事

胡夢泰 詹兆恆 唐 倜附 范大英附 周定仍 \*郁琦 陳泰來

逸史十六.....一〇六

曾亨應 余應桂 胡海定附 揭重熙 傅鼎銓 \*劉士禎

列傳第十三 國光本列傳十二此本分為列傳十三十四二卷顧錫麟移入列傳三

路振飛 會櫻 曹學佺 \*馬思理 \*姜一洪 何楷

逸史十七.....一一三

列傳第十四 國光本亦在列傳十二

\*陳六幹 尹民興 吳聞禮 艾南英 熊緯 \*李魯 \*林逢經

逸史十八.....一二六

\*畢士貞 \*王之慶 \*周之藩 張致遠 \*王忠孝 \*諸葛倬附

列傳第十五 國光本列傳十三

萬元吉 楊廷麟 劉同陞 郭維經 彭期生 楊文薦 \*符湖中  
黎遂球 龔 棻 姚奇胤 \*吳世安 \*陳烈 \*劉天駟等 \*盧觀象

逸史十九.....一二七

\*周世光附 \*劉日任 \*錢謙亨

列傳第十六 國光本列傳十四 ..... 逸史二十 ..... 一三七

傳 冠 王應熊 王錫袞附 蔣德璟 黃景昉 何吾騶 黃士俊附

方逢年

列傳第十七 國光本列傳十五 ..... 逸史二十一 ..... 一三四

瞿式耜 張同儼 何騰蛟 堵胤錫

列傳第十八 國光本列傳十八 ..... 逸史二十二 ..... 一三五

嚴起恆 \*王化澄 朱天麟 文安之 吳貞毓 楊長知 郭之奇

列傳第十九 國光本列傳十九 ..... 逸史二十三 ..... 一六四

章 曠 傅作霖 吳炳 洪育鯨 \*周鼎瀚

列傳第二十 國光本列傳十七 ..... 逸史二十四 ..... 一六九

蘇觀生 \*林佳鼎 丁魁楚 魯可藻

列傳第二十一 國光本列傳十六 ..... 逸史二十五 ..... 一七六

陳子壯 張家玉 陳邦彥 \*附紀 梁若衡 \*朱實蓮 \*麥而炫 \*譚應龍

\*區懷炅 \*韓如琰 \*林洵 \*張恂 \*張珩 \*譚高謀 \*馬應房

\*楊景曄 \*楊可觀 \*羅師連 \*陳文豹 \*李學熙傳闕



列傳第二十二國光本列傳二十.....逸史二十六.....一八

馬乾 李乾德 樊一衡 詹天顏附 范文光附

列傳第二十三國光本列傳二十一.....逸史二十七.....一九

郭承份 張孝起 米壽圖 朱壽琳 羅國璫 高勣 鄒昌期附

李如月 王應龍 任國璽

列傳第二十四國光本列傳二十二.....逸史二十八.....一九

熊開元 章正宸 李清 李模 喬可聘 金堡

列傳第二十五國光本列傳二十三.....逸史二十九.....二〇

張國維 朱大典附 孫嘉績附

列傳第二十六國光本列傳二十四.....逸史三十.....二〇

沈宸荃 陳函輝 余煌 高岱 葉汝蓀附 董守諭 王正中附

沈履祥 \*吳從魯 \*陳九徵 \*馮元颺 \*馮京第附

列傳第二十七國光本列傳二十五.....逸史三十一.....二一

林空 劉中藻 朱繼祚 張肯堂 吳鍾巒 朱永祐 李向中

朱養時 林瑛

列傳第二十八國光本列傳二十六.....逸史三十二.....二二

熊汝霖 錢肅樂 張煊曾

列傳第二十九 國光本列傳二十七守土 此本分爲列傳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卷 逸史三十三……三九

守土

任民育 曲從直 王續爵 周志畏 羅伏龍 楊振熙 \*黃鉉

\*吳道正 \*王志端 溫璜 閻應元 國光本在列傳二十八死事 侯成祖 國光本在列傳二十八死事

顧咸建 唐自彩 過俊民 \*戴重 \*鍾鼎臣 \*方召

列傳第三十 國光本亦在列傳二十七 …… 逸史三十四……三七

守土

\*傅雲龍 \*熊秉震 鄭爲虹 黃大鵬附 王士和 王景亮 胡上琛附

\*曠昭 \*張亮附 \*王養正 王域 劉允浩 夏萬亨 高飛聲

李翔 涂伯昌 涂世名附 梁于浹 附紀黎仰明 \*廉汝健 \*胡重明

\*徐君鼎 黃克善 吳錫玉 彭永春 徐可行 \*董四民附 成啓

\*孫大華附

列傳第三十一 國光本亦在列傳二十七 …… 逸史三十五……二四

守土

張燿 \*黃應運 曾益 焦潤生 曾異撰 王運開 劉廷標附

\*夏祖訓 陳六奇 徐道興 \*戴希嘉 \*鄭雲錦 那嵩 龍吉兆  
龍吉佐附

列傳第三十二

國光本列傳二十八死事 此本分為列傳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卷 又侯嗣曾胡  
步泰等別立列傳十一 十三二卷 閻應元侯承祖二傳 移入列傳二十九守土 逸史三十六…… 二五

死事

張錫眉 龔用圓 夏雲蛟 \*唐全昌附 陸永明 徐念祖 傅煥之

\*陸厚元 沈鼎科 戚勳 馮敦厚 \*呂九韶附 \*夏維新附 \*王華附

黃毓祺 徐趨附 王佐才 陳大任 朱集璜 陶琰附 周室瑜

王淳 王湛 徐守質 麻三衡 吳漢超 吳應箕 龐昌胤

謝球 趙初浣 司石馨 吳源長 \*錢國華 繆鼎吉鼎言 馮弘圖

周損 \*傅夢弼 \*傅謙之 桂蟾 \*義堂和尙 \*侯應龍 \*王煥

盧象觀 方明附 葛麟附 顧杲 吳易 孫兆奎等 李總兵

任源濠附 吳福之 徐安遠 金有鑑 徐昌明 \*朱大定 \*錢棟

\*錢旃附 錢默附 \*呂宣宗 俞元良 周宗彝 姚志卓 \*張嘉運

\*錢達 \*章欽臣 \*邵一桂 \*洪有禎 王翺 王江 趙立言附

列傳第三十三 國光本亦在  
列傳二十八

死事

…… 逸史三十七…… 二五

\*徐敬時 \*王 鄒 \*劉日杲 \*徐善箕 彭 鋹 金志遠附 鄧思銘  
 楊應和 楊居久附 陳賚典 \*譚 涓 \*馮 伯附 \*魏一柱 \*吳啓爵  
 \*倪大顯 \*胡之瀾 \*李含初 \*郭賢操 \*聞人天祥 \*王 寵 \*鄒文敬兄弟  
 \*王其定等 \*孫仲奎 \*許文龍 \*寇夢虬 \*孔胤元 \*孔胤哲 \*蔡觀光

列傳第三十四 國光本亦在列傳二十八

逸史三十八……二六三

死事

\*程見周 \*王良翰 李虞慶 孫守法 \*吳履泰 \*上官星拱 \*李爾龍  
 \*陳萬齡 吳子騏 劉 瑄附 楊元灝附 譚先哲附 石聲和附 顧人龍附  
 席上珍 金世鼎附 何 思附 段伯美附 余繼善附 耿希哲附 冷陽春附  
 夏祖訓附

列傳第三十五 國光本列傳二十九死事

逸史三十九……二九〇

死事

江天一 畫網巾先生 陸宇燦 賀向峻 王延善 蔣爾恂  
 列傳第三十六 國光本列傳三十隱避此本分爲列傳三十六三十七二卷

逸史四十……二九七

隱避

姜 埰 姜 核附 葉廷秀 \*顧 朱 \*張利民 \*于 穎 \*魏公諱

\*王一羣附 \*張廷賓 周齊會 \*林必達 余增遠 方以智 \*劉永錫  
列傳第三十七 國光本亦在  
列傳三十 ..... 逸史四十一 ..... 三五

隱遯

\*張鹿徵 \*鄭龍采 費經虞 熊啓宇 胡正言 朱議鬱 \*邱上儀  
\*一壺先生 \*錢老人 \*楊正經

列傳第三十八 國光本列傳  
三十一逸士 ..... 逸史四十二 ..... 三一

逸士

李孔昭 李安世 萬泰 汪灝 邵泰清 嚴書開 張次仲

李天植 徐枋 張來鳳 \*張中發 \*謝遜 \*巢鳴盛 \*包捷附

\*王介之 \*王夫之 \*張若羲 \*徐復儀附

列傳第三十九 國光本無  
此卷 ..... 逸史四十三 ..... 三三

逸士

\*孫奇逢 \*黃宗羲 \*李順 \*王弘撰附 \*張岱 \*談遷附 \*施博

\*劉洵 \*陳恭尹

列傳第四十 國光本列傳  
三十二逸士 ..... 逸史四十四 ..... 三六

逸士



沈壽民 劉城 張拱乾 楊湛露 魏禧 李標 \*王翊  
 \*張白牛 \*陳貞慧 \*呂章成 \*陶復 \*陳洪綬 \*鄭鉉 \*朱之璵  
 \*朱兆殷 \*葉振名 \*韓位 \*嚴璋附

列傳第四十一 國光本列傳三十三義士

逸史四十五……三三

義士

盧涇材等 高孝續 王士琇附 吳可箕 潘履素 黃金璽 韓默  
 饒餘 張秉純 趙景麟 徐爾毅 鄧雲程 吳古懷 顧所受  
 王贊明 即國光本王台輔 祝淵 王毓著 潘集 周卜年 傅日炯  
 朱璋 倪文徵 謝泰臻 \*嚴于鈺 \*劉孔和 \*項嘉謨 \*沈士柱  
 \*魏耕 \*楊太冲 \*龐延會 \*馮協鵬 \*楊履圖 \*饒宇栲 溫奇梧  
 周必顯附 薛大觀

列傳第四十二 國光本亦在列傳三十三

逸史四十六……三五

義士

王若之 文震亨 文秉附 殷獻臣附 徐澳 項志寧附 陳宗道  
 張起生 張龍文 嚴紹英 歐敬竹 石士鳳 馬嘉 方國煥附  
 馬純仁 \*楊維嶽 許德溥 葉天章 鄒之琦附 鄒欽堯附 朱君正

曾和應 劉泰兆 李應開 魏股臣附 \* 胡從治 \* 李逢月 \* 王拳石

\* 陳一湛 \* 盛名世 林化熙 林應星附 林說附 紀文疇 趙卯

劉國祚等

列傳第四十三 國光本無此卷 ..... 逸史四十七 ..... 三六一

義士

\* 趙一桂 \* 孫繁祉等附 \* 錢鳳覽 \* 附三營卒 \* 僧丹竹 \* 趙廷瑞 \* 熊國本

\* 鄧貴 \* 宜黃榜人 \* 曹來盛

列傳第四十四 國光本列傳三十四宗藩 ..... 逸史四十八 ..... 三六九

宗藩

\* 益王某 \* 永寧王由德 \* 羅川王某 \* 嘉興王某 \* 瑞昌王孫統級

\* 寧靖王術桂 朱盛濃 朱議漑 朱盛激 朱議澁 朱紹鯤 朱常巢

朱統錡 朱容藩

列傳第四十五 國光本列傳六 ..... 逸史四十九 ..... 三六〇

武臣

黃得功 高傑 乙邦才 劉肇基 莊子固 \* 黃蜚

列傳第四十六 國光本列傳三十五武臣此本分為列傳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三卷 ..... 逸史五十 ..... 三六六

武臣

李元胤 焦璉 \*馮耀 \*李明忠 沐天波

列傳第四十七國光本亦在列傳三十五..... 逸史五十一..... 三九六

武臣

\*曾英 王祥 楊展 \*王興 \*陳奇策 \*蕭國龍

列傳第四十八國光本亦在列傳三十五..... 逸史五十二..... 四〇五

武臣

李定國 劉文秀

列傳第四十九國光本列傳三十六武臣..... 逸史五十三..... 四一三

武臣

荆本徹 賀君堯 黃斌卿 鄭運謙國光本此下四人別立列傳三十七武臣

鄭彩

阮進 周鶴芝

列傳第五十國光本列傳三十八鎮臣..... 逸史五十四..... 四二三

雜傳

鄭芝龍 鄭芝虎 鄭鴻遠 鄭成功 鄭經

列傳第五十一國光本列傳三十九逆臣..... 逸史五十五..... 四三七

逆臣

金聲桓

列傳第五十二 國光本列傳四十奸佞

姦佞

馬士英

阮大鍼

楊文驄

劉承胤

馬吉翔

附錄

南疆逸史跋(楊鳳苞)

逸史五十六……四三

四六

# 南疆逸史卷一

烏程溫睿臨撰

## 紀略第一

### 安宗

安宗簡皇帝神宗之孫。福恭王長子也。諱由崧。母鄒氏。初封德昌王。進封世子。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河南府。恭王遇害。世子出走懷慶。十六年七月。嗣封福王。懷宗擇宮中玉帶。命中使賜之。十七年三月。京師失守。四月己巳。烈皇帝凶問至南京。其時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勤王在浦口。南京諸大臣聞變。倉卒議立君。未有所屬。而王與潞王以避賊至淮上。潞王諱常芳。穆宗之後也。有賢名。大臣意多屬潞王。總督鳳陽兵部右侍郎馬士英遺書南京。言福王倫序當立。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弘基。提督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南京兵部尚書高弘圖。工部尚書程註。右副都御史張愼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姜曰廣。南京守備掌南司禮監務太監韓贊周等集朝內。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署議。吏科給事中李沾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時士英握兵於外。與大將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相結。諸大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大臣且畏之。不敢違。於是以福王告廟。乙酉。徐弘基等迎王於江浦。丁亥。百官迎見。王素服角帶。吳五月



戊子朔王乘馬自三山門外至孝陵。從臣請從東門御路入。王遜避。自西門入。至享殿祭告畢。次謁懿文太子陵。自朝陽門入東華門。步行謁奉先殿。出西華門。駐蹕內守備府。己丑。羣臣勸進。王辭讓。遵景皇帝故事。盛國是日。大清攝政王入北京。庚寅。王行告天禮。陞殿。百官行四拜禮。魏國公徐弘基跪進監國之寶。王受訖。再行四拜禮。乃退。大赦。其新加練餉及崇禎十二年以後一切雜派。並各項錢糧十四年以前實欠在民者。悉免之。以張慎言爲吏部尙書。壬辰。以史可法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高弘圖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並入閣辦事。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總督鳳陽如故。發銀一萬兩。遣職方司郎中萬元吉往犒得功等軍。癸巳。爲大行皇帝發喪。哭臨。甲午。以姜曰廣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前禮部尙書王鐸爲東閣大學士。並入閣辦事。曰廣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以工部右侍郎周堪廣爲戶部尙書。召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復官。乙未。遣河南都御史祁彪佳等安撫江南。可法請裁去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銜。定京營及府衛官兵軍校事宜。又請分江北爲四鎮。以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四人分統之。傑駐徐州。經理河北河南開歸等處。招討事。良佐駐壽州。經理河南陳許等處。招討事。澤清駐淮安。經理山東等處。招討事。得功駐廬州。經理各路。援勦事。各有分地。軍民聽統轄。有司聽節制。營衛修葺舊伍。墾荒蕪。採山澤。招商稅。以供軍民資。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設督師于揚州。節制諸將。罷鳳陽總兵官。改副將。設九江、京口兩鎮。以操江總督文臣協理。並從之。丙申。馬士英率兵入朝。戊戌。羣臣勸進策三上。王許之。禮部請祀地祇。命侯祭天。一並舉行。己亥。修奉先殿。撫寧侯朱國弼請裁漕鎮。從之。辛丑。召兵部尙書張國維回部協理京營戎政。召前刑部尙書徐石麒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壬寅。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弘光。以明年爲元年。賜文武官一級。

存問在籍大臣。起廢滯。宥罪過。其北地文武官生。義不從賊在南者。一體試用。弘光元年。稅糧免十分之一。江北湖廣四川倍免焉。盧九德爲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京營。癸卯。馬士英入閣辦事。仍掌兵部禮部右侍郎。顧錫疇爲禮部尙書。分應天。蘇松爲二巡撫。甲辰。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進封黃得功靖南侯。左良玉寧南侯。封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乙巳。禁北來逃官入京。丁未。史可法出督師于揚州。給銀二十萬兩。諭參將王之綱迎太妃於河南郭家寨。李自成遣僞制將軍董學禮等帥兵南下。至宿遷。己酉。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路振飛遣兵擊敗之。擒其僞防禦使武懷。張慎言薦戍籍大學士吳姓。命召之。庚戌。劉孔昭訐慎言於朝。慎言乞罷。上兩解之。弘圖曰。廣各上疏乞罷。不許。命御史周一敬護送潞王駐杭州。設勇衛營。以御馬監太監李國輔監督。壬子。進魏國公徐弘基左柱國。其餘侯伯各加二級。歲加祿米五十石。賜韓贊周蔭弟姪二人。盧九德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各賜蟒衣及銀。癸丑。遣史可法祭告鳳陵泗陵。左良玉祭告顯陵。乙卯。封平西侯吳三桂薊國公世襲。命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饋之。聞其敗賊也。六月壬戌。上大行皇帝諡曰紹天。釋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大行皇后諡曰孝節貞。肅淵恭莊懿奉天靖聖烈皇后。甲子。程註致仕。丙寅。張慎言致仕。馬士英薦前逆案光祿寺卿阮大鍼知兵。命予冠帶。召見。廷臣交章劾奏。不省。弘圖曰。廣各疏求去。不許。湖廣巡撫御史黃澍入朝。劾奏士英十可斬。上令士英避位。士英因內侍乞留。乃止。壬申。士英劾從逆諸臣光時亨。項煜。周鍾等。命逮治。先是周王薨于淮安舟中。命于安吉。孝豐擇地卜葬。丙子。呂大器引疾致仕。丁丑。張獻忠陷重慶府。瑞王遇害。戊寅。封福府千戶常應俊襄城伯。庚辰。以徐石麟爲吏部尙書。工部左侍郎何應瑞爲工部尙書。壬午。巡按淮安御史王燮奏皇太



子定王、永王俱遇害。是日鎮江兵變，焚民居數百家。乙酉，命薦舉人材，授西北殘破州縣，停止勸餉事例。秋七月丙戌朔，命魯王駐台州，添設兵部侍郎二員。戊子，追尊皇考福恭王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毅恭皇帝，皇妣姚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皇祖妣貴妃鄭氏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后，遙上母太妃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諡先妃黃氏曰孝哲懿莊溫貞仁靖皇后，繼妃李氏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追復懿文太子廟諡曰興宗，孝康皇帝，妃常氏曰孝康皇后，上建文帝諡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觀文揚武克純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后馬氏曰孝愍溫貞哲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追尊恭仁康定景皇帝諡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頌孝景皇帝，廟號代宗，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己丑，以太常寺少卿左懋第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兵部職方司郎中馬紹愉爲太僕寺少卿副之，加總兵官陳洪範太子太傅，偕往北京，給銀三萬兩，爲山陵道里費，以六科員缺，令將中行評博推知等官俱減俸行取。乙未，定軍營制爲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一營至十營，以團練總兵官六人分統之。癸卯，命禮部尚書顧錫疇、祿海，甲辰，追封開國公功臣故潁國公傅友德、麗江王，賜諡曰武靖。宋國公馮勝、寧陵王，諡曰武壯。己酉，中旨以吏部右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尚書，弘圖封還爭之，不聽。辛亥，釋高牆罪宗前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時羣臣分黨，紛爭日甚。壬子，諭曰：朕遭百六之運，車書間阻，方資羣策，旋軫故都，乃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資獨斷，彙納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尙監於前車，精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興，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祖宗成憲，弗尙姑息，各宜欽承，朕言不再。改正關銜，以尙書兼大學士。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癸亥，敕左良玉充提督官，開藩。

武昌甲子。張獻忠陷成都府。蜀王遇害。乙丑。制曰。川陝道遠。職官多缺。吏部選擇賢才。堪任監司府州縣者。與巡按御史米壽圖前去。隨才署用。以後凡殘破險遠地官。准此。戊辰。皇太后自儀鳳門入宮。遣靈璧侯湯國祚告於南郊。命惠王駐廣信府。癸酉。命修西宮之西園第一所。爲皇太后宮。乙亥。命吏部察廢籍及舉貢監生才品。堪用願効力危疆者。考選二三十員。咨發督輔軍前。以補地方缺官。丁丑。封皇太后弟千戶鄒存義爲大興伯。贈吳三桂父故總兵官吳襄遼國公。母祖氏遼國夫人。戊寅。命選淑女。辛巳。賜北京死節諸臣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二。人贈諡祭葬有差。建祠雞鳴山。賜額旌忠。壬午。以前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應熊起用。改兵部尙書總督川湖雲貴等處。帶辦蜀寇。賜尙方劍。便宜行事。仍給銀三萬兩。癸未。封鄭芝龍爲南安伯。命停文武薦舉。禁非言官而上疏者。乙酉。中旨以阮大鍼爲兵部右侍郎。巡閱江防。是月。清將楊萬興下濟寧。九月辛卯。裁各布政司右布政使。癸巳。曰廣致仕。甲午。宗周致仕。己亥。三法司奏定從逆六等條例。大逆凌遲處死。凡五條。凡從逆攻陷京師及爲賊毀宗社易門榜者。凡倡率勸進及爲賊草偽詔者。凡部院詹事翰林三品以上大臣從賊受僞官爲之親信用事者。凡文武封疆大吏如督撫總兵降賊者。凡京堂翰林科道部官爲賊畫策規取地方者。以上如本犯不歸。歸而又逃者。收係其妻子。籍沒其家產。斬決不貸。時凡三條。凡四五品京堂及翰林科道受賊僞命居要地比原職加崇者。凡方面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降賊者。凡文武封疆大吏聞變先逃者。絞。凡六條。凡獻銀獻女獻婢以媚賊求免者。凡內外衙門官但受僞命者。凡職在巡方遇變而逃及布按三司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遇變逃者。凡被賊夾打不能自回仍受僞官者。凡受僞官爲賊疏遠者。凡各衙門奉差如管屯管河權關司餉等官雖無封疆之責而逃者。流。凡二條。凡內閣重臣及部院等三品以上



詹事翰林五品以上卽不從賊偷生潛逃者。凡既受僞職後自疏遠先賊未敗脫身南還者。以上斬絞流及遠戍共十一則。如各犯認罪自投。議減半本罪一等。如遁歸匿形。蓄謀叵測。議於本罪加一等。仍收係其親屬。徒凡二條。凡候考候選卽無官守卽未受僞官。仍浮沈賊中賊奔乃還者。凡遇賊變爲賊脅留未受僞官者。杖凡一條。凡初爲賊所拘未受僞官乘間先歸者。制曰。北都淪喪。帝后陞遐。巷戰死綏者。遂無一人。且反面事仇。甘心降賊。爲之指斥先帝。規并海宇。人心已喪。法紀何存。所奏旣已會議允當。並先奪職。其絞罪以上。法司行撫按官逮至京訊之。流罪以下。撫按官依律卽訊具奏。其有身雖陷賊。而能改圖歸正。擒殺賊首。及以兵馬城池來歸。或爲我內應。先立大功。或爲我內間。効忠本朝者。仍從優陞賞。不用此例。士英請令童生輸銀免府縣二試。乙巳。給河南巡撫越其杰銀十五萬兩。令募兵屯田。追賜國初諸臣陶安等。先朝諫死諸臣蔣欽等諡命。鄉官與監生齊民較田多寡。一體當差。不許擅立官戶。丁未。上皇考陵名曰熙陵。庚戌。命法司逮問呂大器。前巡撫御史左光先。俱不至。開納助工事例。辛亥。停宗室換授。壬子。命刑部逮問黃澍。亦不至。戶部給事中陸朗。御史黃耳鼎。例授外職。特旨留之。二人疏攻徐石麒。甲寅。石麒致仕。是月。高傑率兵赴鎮。冬十月丁巳。太常寺少卿李沾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庚申。高弘圖致仕。甲子。遣司禮監太監孫元德察催直隸。浙江。福建庫餉。仍督兩浙漕鹽課稅。並修練儲備事宜。錫北京死節太監王承恩等九人。賜諡祭葬。蔭有差。丙寅。命於杭州選淑女。壬申。中旨以吏部右侍郎張捷爲吏部尙書。癸酉。追復代宗生母賢妃吳氏爲皇太后。上諡曰孝翼。溫惠淑慎慈仁。匡天錫聖皇太后。惠宗長子文奎曰恭愍皇太子。弟允燭爲吳悼王。允燾爲衡愍王。允熙爲徐哀王。追封少子文圭爲原懷王。並附祀孝康陵。復江都。宜春。南平等四郡主爲公主。耿睿。于禮爲駙馬都尉。丙子。命以來年



正月上辛合祀天地于南郊。士英請令戶部給直省印單。凡贖鍰自杖以上。俱注單內。解部充餉。其不入單內。以贓論。從之。丁丑。以兵部左侍郎解學龍爲刑部尙書。戊寅。加左良玉太子太傅。壬午。命停今年決囚。癸未。鑄弘光通寶錢。是月。漳州賊破雲霄城。據之。官兵討之。賊走大埔。十一月。戊子。西宮成。賜名慈禧殿。續封鄧文堯爲定遠侯。庚寅。命開屯海中玉環等山。辛卯。令生員納銀充貢。總兵官邱磊有罪。下獄死。癸巳。命遼王駐台州。寧海縣。乙未。夜。端門外火。大清兵入宿遷。破海州。庚戌。以五軍都督府左都督許定國充總兵官。掛鎮北將軍印。鎮守開封。辛亥。監下江軍兵部職方司郎中楊文聰請於金山。圖山作城。從之。壬子。復逃官御史蘇京官。駐廟灣。聯絡海上。自五月不雨。至於是月。十二月。乙卯朔。命荆王駐九江府。丁巳。進封劉澤清爲東平侯。蔡巡按御史不許訪拏。庚申。賜建文死節諸臣贈諡。辛酉。以湖廣巡撫何騰蛟總督川。廣。雲。貴等處軍務。兼督糧餉。專理恢勦。丙寅。改上孝宗后張氏諡曰孝誠靖肅莊僖哲懿扶天贊聖敬皇后。大閱禁軍。命士英代。己巳。陳洪範。北使還。左懋第不屈被執。通政使楊維垣請重刊三朝要典。許之。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察明。分別復職起用。有狂僧大悲至京。自稱王。下鎮撫司訊。癸酉。復逃官前左春坊左諭德韓四維官。工科右給事中戴英劾之。改別職用。甲戌。遣士英視牲。乙亥。復逃官兵科給事中時敏官。開屯海中大瞿等山。丁丑。諭吏部。自天啓以前諸臣有勞績者。察明贈官。不得與蔭。三法司解學龍等奏從。賊諸臣擬罪太輕。命再議開納文武職官。誥命事例。大清兵自孟縣渡河。總兵李際遇迎降。命高傑屯歸德以備之。徐弘基卒。戊寅。傑自徐州進兵。辛巳。罷南郊。改以明年冬至。壬午。以應天府府丞瞿式耜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士英請權酷。從之。弘光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雪。免百官朝賀。以士英掌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癸巳。命得功。良佐率師進屯潁。毫。二人授命不

行與平伯高傑率軍至睢州。總兵官許定國伏兵殺之。叛降於清。戊戌。禁宗室入京朝見。壬寅。命在京諸臣自陳。癸卯。中旨以吏部左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命裁革監紀及將領官。乙巳。奪解學龍職。丙午。召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復官。加高傑監軍兵科給事中。衛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鎮將兵馬兼理本鎮汛地。經略開歸防勦軍務。是月。大清兵入西安府。李自成走襄陽。二月庚寅朔。命於嘉興。紹興二府選淑女。己未。阮大鍼爲兵部尙書。協理部事。江防如故。以工部右侍郎高倬爲刑部尙書。人有上書言開化。德興。玉山之間有雲霧山。爲先朝封禁。開之可以助國。命太監李國輔往會同撫按勘視。辛酉。令五府察明勛臣世系保選。戚臣不許濫請世襲。癸亥。續封顧其謙爲鎮遠侯。甲子。諡皇太子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乙丑。命蘇州織造大婚冠服。丁卯。顧錫疇罷。蔭方孝孺裔孫樹節爲翰林院五經博士。遣太監高起潛安撫興平營將士。甲戌。進蔡奕琛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乙亥。追封皇弟由渠爲潁王。諡曰沖。禮部請朝日。命待南郊禮成行之。丙子。更上先帝廟號曰毅宗。趙之龍奏思非美諡也。封慈煇爲崇王。慈煇國光本作慈煇命駐福州府。己卯。命鑄百官印。去南京二字。癸未。大悲棄市。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奏先皇帝太子自北來。遣內臣蹤迹至杭州。得之。三月甲申朔至京。駐興善寺。太監李承芳。盧九德等審視還報。夜五鼓。移至掌錦衣衛都督同知馮可京邸舍。乙酉。上御武英殿。命府部九卿科道及前東宮講官中允劉宗正。李景濂。少詹事方拱乾等審視太子。問答多不符。大學士王鐸叱爲假。久之。自稱爲王之明。故駙馬都尉王昺姪孫。奏上。丙戌。下中城兵馬司獄。以戌籍錢謙益爲禮部尙書。丁亥。復故少師兼中極殿大學士溫體仁諡。戊子。命太監喬尙總理兩淮鹽課。嚴察兵馬糧餉。壬辰。命百官會審王之明于午門外。上故妃董氏在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具儀從送至京。上以爲假。下錦衣衛獄。



並逮訊潛夫。癸巳。遙祭諸陵。戊戌。三法司以王之明獄上。命再嚴究往來蹤迹及主使之。人。先是太子之至也。都人皆喜。以爲上未有子。且以爲嗣。至是人情益懼。民間流言。指馬士英。王鐸共謀戕害太子。黃得功上疏乞保留。上命養之獄中。弗遂。加刑。劉良佐上疏。並言太子。童氏二事。謂上爲羣臣所欺。因命法司頒二案讞詞。傳示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日甚。己亥。上懿安皇后諡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哲皇后。更上皇考諡曰孝皇帝。壬寅。先帝忌日。上於宮中舉哀。百官於太平門外設壇遙祭。乙巳。大清兵從河南下。總兵官王之綱走宿州。是日陷歸德府。巡按御史凌嗣死之。丙午。罷安慶巡撫。己酉。贈高傑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壬子。加高傑部將李本深太子少保。左都督。提督興平。伯標下兵馬。夏四月丙辰。左良玉反。陷九江府。良玉尋死。其子夢庚自稱留後。丁巳。追恤三案諸臣。劉廷元等二十人。並復原官。仍各贈蔭有差。己未。左兵陷東流。京師戒嚴。以公侯分守長安等門及都城十三門。徵靖南。廣昌。東平三鎮兵入衛。命史可法至江北調度。阮大鍼率兵巡防上江。是日。戮光時亨。周鍾。武慄於市。周鑣。雷縝祚賜自盡。其餘從賊諸臣。擬死罪者。戍邊。流罪以下爲民。是日。左兵陷安慶府。大清兵自歸德分兩道。一趨亳州。一趨碭山。徐州總兵官李成棟奔揚州。壬戌。封常澄爲襄王。命駐汀州府。是日。都督黃斌卿等與左兵戰于銅陵之灰河。敗之。明日復戰。沈其船三十艘。命勞諸將銀幣。乙丑。大清兵入泗州。丙寅。渡淮。史可法退保揚州。丁卯。選淑女于元輝殿。潞王在杭州上書。請移僻靜一郡。戊辰。命移駐湖州府。勅賜獎諭。且命移周魯二王於江西。廣東。辛未。大清兵圍揚州。七日城破。督師太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史可法死之。遂屠其城。戊寅。追封于謙爲臨安伯。五月壬午朔。進封黃得功靖國公。諸將各陞蔭有差。遣司禮監太監王肇基。賚銀幣往勞。丁亥。封鄭鴻逵靖虜伯。分蘇松常鎮爲二巡。

撫己丑夜。大清兵自七里江渡。庚寅。鴻達以水師奔福建。大清兵入鎮江府。辛卯。上遷于太平。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京城潰。日夕時至太平。居都察院公署。癸巳。如得功營御舟中。忻城伯趙之龍。禮部尚書錢謙益送款于豫王。大清兵自丹陽趨句容。乙未夜。前隊至郊壇門。丙申。豫王至。營於郊壇北。之龍及諸勳戚文武大臣皆迎降。劉良佐率兵至新河降。己亥。豫王入南京。庚子。上如蕪湖。癸卯。良佐引大兵追帝。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功死之。其將田雄、張杰等奉上如大軍。九月甲寅。上如北京。唐王即位。遙上尊號曰聖安皇帝。明年五月。遇害。潞王等亦見殺。粵中立國。上諡曰安宗簡皇帝。工科李清南渡錄曰。上燕居深宮。徘徊唅嘆。謂諸臣無肯爲我用。於聲色罕近也。然讀書少。章奏未能親裁。故內閣外壬相倚爲奸。卒歸過于上。如端陽插蝦蟆。此宮中舊例。而加以穢言。且謂嬖童季女死者接踵。內外喧謗罔辨也。及國亡。宮女逸出。始得其真。惟一爲士英所挾。太阿旁落。亂政亟行。以淪胥于亡。蓋帝仁厚有餘。剛明不足。論者謂士英聽大鉞奸謀。欲以三朝要典興黨人之獄。上獨不允。亦可想見其爲人矣。

逸史曰。自燕都淪喪。懷生之倫。莫不飲痛。然大河南北。雖經蹂躪。而吳楚閩粵滇黔疆域如故也。於是紫蓋渡江南都擁立。以倫以序。福藩爲正。史大司馬忠貫日月。招徠耆舊。奮揚師旅。時則高弘圖。姜曰廣。左右一人。張慎言。徐石麒。代爲冢宰。張有譽。顧錫疇。並列六卿。起劉宗周爲亞相。鄭瑄爲大理。翰林則陳子壯。劉同陞。趙士春。卿尹則侯峒曾。姚思孝。詹兆恆。郭維經。臺諫則馬嘉植。熊汝霖。章正宸。陳子龍。沈宸荃。游有倫。喬可聘。郭貞一部曹則夏允彝。吳嘉胤。黃端伯。何剛。錢旃。羣賢濟濟。布在殿陛。方將校七萃。閱六師。和強鄰。剪仇寇。衆庶喁喁。想望中興。卽未能颯起雲蔚。迅復大物。而滔滔江國。畫墮自守。猶未失爲晉元。宋高也。無何而貴陽煽虐。盜

賊兼鈞。外連強帥。內起狐羣。斥逐貞賢。引用匪類。寵賂旣彰。紀綱大壞。史公奔走江淮。綢繆內攘。猶日不足。久之忠義激發。桀鷲降心。援旗北指。電掃河洛。而變生杯酒。自相屠滅。卒致倒戈。天不祚延。可概見矣。迨夫朝昏日甚。飛章告密。萃於清流。而託名皇胤。王郎故智。適符其會。於是不逞之徒。借清君側。晉陽之甲。羽檄四馳。乃空淮左。以遏江防。使敵得蹈虛乘隙。長江飛渡。君臣輿櫓。嗚呼悲夫。究其始終。以人爲興衰。易稱否泰。君子小人消長。而已有國家者。可不鑒哉。



南疆逸史卷二

烏程溫睿臨撰

紀略第二

紹宗

紹宗襄皇帝諱聿健。小字長壽。太祖九世孫也。其先唐定王。高帝第二十二子。封于南陽。父義。義。國光本。唐世作器。盛。子。追封裕王。母毛氏。帝生十二歲。祖端王惑于嬖妾。囚世子承奉所。帝亦從之。有大志。好讀書。雖處患難。而志氣不挫。年二十八。尙未請名。世子爲其弟毒死。端王諱之。將傳國于次子。分守道陳奇瑜入弔。請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且露。國法重。王懼。始爲帝請名。立爲世孫。崇禎五年。王薨。襲王位。年三十一矣。選妃曾氏。諸生曾文彥女。七年。流寇入河南。南陽當其衝。城卑薄。王捐千金謀修築。知府陳振豪弗授工。王上言。詔逮振豪下獄。王乃援潞王事。請增兵三千人。設參將一員。以陳永福充之。不許。八年冬。賊再犯南陽。上疏言。臣府護衛一千三百人。近制以其半爲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繇使無誤。惟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懷宗報之曰。南陽番軍班直。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禮部事。執不可。王貽書子壯相駁。難。其書稱說典訓。援據經傳。皆有本。廷臣顧弗及知。特以爲諸侯王尙氣持異同而已。子壯尋下獄。衆口惜子

壯者輒以尤王。王亦薄諸公卿爲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劾總督盧象昇不朝。其所建請煩多。與羣臣相牴牾。懷宗意亦不之善也。九年八月。京師戒嚴。王率護軍勤王。汝南道周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旨下切責。會先鋒值寇。亡內豎三人。乃返國。十一月。下禮部議。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牆。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王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奄人索賄不得。墩鎖以困苦之。不勝其辱。病幾殆。曾妃割股以進。始愈。有司廩祿不時。費用乏絕。時有望氣者。以高牆中有天子氣。言于淮撫路振飛。振飛假賑罪宗名入見。王心獨異之。王告以吏虐狀。振飛上疏請加罪宗恩。贍以私錢。且責吏之無狀者。石應詔。弘光登極。大赦。王出高牆。命徙駐廣西之平樂府。乙酉。五月。至杭州。而南都。不守。王勸潞王監國。拒北使之招降者。不聽。時靖虜伯鄭鴻逵。自京口。戶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胥會于杭。遂奉王入閩。六月甲戌。次浦城。禮部尙書黃道周。三箋勸進。閏六月癸未。福建各官迎謁于水口驛。巡撫張肯堂。巡按吳春枝。布政司夏尙綱。南安伯鄭芝龍等。會議監國。鴻逵道周。以爲不正大位。無以號召天下。且杜後起。遂定議奉王卽位。王出御用銀一百五十兩。令有司葺行宮。勿擾民。丁亥。至福州。建行在太廟社稷。丁未。祭告天地祖宗。卽皇帝位于南郊。以福建爲福京。福州爲天興府。布政使爲行殿。大赦。改元隆武。追尊皇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遙上弘光尊號曰聖安皇帝。進封靖虜伯鄭鴻逵。定虜侯。南安伯鄭芝龍。平虜侯。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上柱國。特進光祿大夫。賜鐵券。其弟鄭芝豹。澄濟伯。鄭彩。永勝伯。以黃道周爲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爲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張肯堂。吏部尙書。夏尙綱。戶部尙書。曹學佺。禮部尙書。吳春枝。兵部尙書。周應期。刑部尙書。鄭瑄。工部尙書。何楷。左都御史。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各官陞賞有差。自黃道周而外。凡有聲望者。何吾騶。蔣



德璟、黃景昉、朱繼祚、林欽楫、姜曰廣、吳甦、高弘圖、路振飛、曾櫻、鄭三俊、熊開元、黃士俊、顧錫疇、陳子壯皆爲大學士。然多遙授。至者數人而已。其後以林增志、李元春同入閣辦事。又晉封芝龍平國公、鴻逵定國公。封芝龍部將施天福武毅伯、林習山忠定伯、張進忠匡伯、陳祥忠靖伯、鴻逵部將陳豹忠勇侯、林察輔明侯。上性儉素，少遭患難，既卽大位，慨然以復仇雪恥爲務。布衣蔬食，不御酒肉，勅司禮監行宮不得以金玉玩好陳設。器用磁錫，幃幄被褥皆布帛，絕去錦繡。後宮無妃御，執事者三十人而已。中宮懿旨選女廚十人，上聞之，以爲擾民，不許。勤于聽政，批閱章奏，丙夜不休。上書陳言，及以軍國大事奏者，輒以手詔答之。重風節，喜文學，收召名士，不次用人。其志欲有爲于天下，而扼于時勢。是時浙西已降附，浙東奉魯王監國，而大清兵方在江楚。楊廷麟、萬元吉等以義師往來捍禦，皆加閣部督師銜以寵之。李自成爲九宮山民所誅，楚督何騰蛟收降其黨李錦等，皆加總兵官，賜名忠貞營，爲御營先鋒。而內制于鄭氏，不能出關與之相應援也。初，上優鄭氏，以閩事屬之。芝龍長子森入見，上奇其表，賜姓名曰朱成功，命提督禁旅，照駙馬都尉體統行事。芝龍議戰守事宜，自仙霞關外，當守者一百七十餘處，守兵戰兵略計二十萬，合閩粵餉不支一年，乃請于兩稅內米一石預借銀一兩，遣侍郎科道徵發。吏部主事王兆熊兼御史督義餉，迫急不輸者榜其門不義。于是閩里騷然矣。芝龍又請清理寺田，可得餉銀八十萬，上不聽。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事例，從之。設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旣而招徠者多狹邪之士，上亦厭而罷之。上以盜賊之興，皆由貪吏，欲以高皇帝之法懲之。建陽知縣施燦以貪酷被劾，特勅誅之。輔臣申救不聽。上賜宴大臣，芝龍自以侯爵，欲位首輔。上黃道周以祖制武職無班文臣，右者爭之，終先道周。芝龍怏怏不悅。道周乃自請出關，號召義旅圖恢復。許之。請兵請餉，芝龍皆不應，僅給羸

卒千人。賚一月餉。七月辛未。道周率以行。八月乙酉。頒祖訓五十七條。本于閣部科道。大學士林欲楫率諸臣。表謝。庚寅。命肅鹵伯黃斌卿出鎮舟山。命吳江諸生孫文中。賚手詔。召淮撫路振飛。錄舊恩也。壬辰。冊妃曾氏。爲皇后。贈后父曾文彥吉水伯。癸巳。命婦朝后于太和殿。行保甲法于天興府。定錦衣衛軍制。設中、前、後、左、右五所。每軍百戶。曰威。一所八威。名曰禁軍。時軍事皆掌于鄭氏。而芝龍殊無意出關。上屢諷之。則以餉乏爲辭。江楚之迎駕者。疏踵至。上以芝龍爲不足恃。欲入楚。倚何騰蛟。會前知州金堡朝于行在。勸上親征。上大喜。立擢堡兵科給事中。于是決計自贛入楚。甲子。類于上帝。乙未。禋于太廟。丙申。禡于社。丁酉。以鄭鴻逵爲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爲御營右先鋒。出江西。駕幸西郊。行授鉞禮。先期爲壇。設先帝高皇神位。上御翼善冠。詣壇所。百官陪位。武官戎服聽事。上皮弁。陞壇拜謁。立於神位西南面。御營先鋒北面跪。兵部授鉞。上東向揖之。賜錢光祿寺。授爵御營先鋒。跪醮。上誠勞畢。謝恩出。率將士跪壇下。上甲冑。誓師。乃鳴金鼓。揚旌而出。當授鉞時。風雨晦冥。大風起。壇上燭皆滅。神位仆。鴻逵出城。馬蹶踏地。識者以爲不祥。靖江王亨嘉僭位于桂林。九月。兩江總督丁魁楚遣總兵陳邦傳擒之。封魁楚平粵伯。晉廣西巡撫瞿式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十月。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東。魯王不受詔。自是與浙東相左。惟方國安、朱大典二人中立。來受職焉。十一月。下詔親征。以唐王聿錞、鄧玉器、擲監國。大學士曾櫻協同鄭芝龍留守。以吳震文爲隨征兵部侍郎。王觀光爲隨征戶部侍郎。皆兼吏、戶、禮三部事。張家玉、陳履貞爲隨征兵科。亦兼吏、戶、禮三科事。命曹學佺、修思宗實錄。設蘭臺館以處之。十二月甲申。上戎服登舟。大學士何吾騶等隨行。舟次芋江五日。百姓壺漿迎者沿道。皆賚以銀牌。因駐蹕建寧。壬寅。黃道周潰于婺源。被執。劉同陞卒。以萬元吉爲南贛巡撫。二年正月乙酉朔。上



在建寧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百官皆戴罪從征。交趾日本皆遣使入貢。鴻逵部將黃光輝守關外。大兵攻之。敗回。鴻逵扼仙霞關。檄諸路收兵。上聞之大怒。遣官封劍。即軍中斬光輝。鴻逵惶恐。上疏謝。械光輝至行在。乃赦之。馬士英叩關求入朝。上數其罪。諭守關兵勿納。士英七疏自理。終不許。邵武知府吳士璋推官朱健以敵未至。先棄城逃。下獄誅。監國魯王遣柯夏卿曹維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尙書。維才光祿寺少卿。手勅謂朕無子。王爲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于王。取浙東所用職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犒軍。馬士英在方國安營。陰嗾國安殺清源而掠其貲。以蘇觀生兼吏兵二部尙書。行在文淵閣大學士出爲經略。賜尙方劍。便宜行事。上親祖于殿門。賜銀印曰。瞻奉南北山陵。安集軍民文武。召見泉州布衣蔡鼎。授爲軍師。二月。詔寬逆案之禁。上曰。北京陷于東林。南都亡于魏黨。厥罪維均。今中興之初。嘉興維新。其附璫諸臣。概予洗滌。以收後效。擢堵胤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丁亥。大雨雹。閩所無也。廣西有僧自稱弘光。上召九卿科道議。將迎請。廷臣曰。卽眞弘光。甫經失國。有尊奉而無迎請。已而有司審知其僞也。下獄誅。亨嘉俘至福京。下諸王議。廢爲庶人。以幽死。誅其臣顧奕。吳之琮。楊國威。張鳳翼等。三月。戊申朔。督師大學士黃道周殉節于南京。上聞。慟哭輟朝。贈文明伯。上將出汀州入贛。芝龍使軍民數萬人遮道號呼。擁駕不得行。芝龍因具表請回天興。上不得已。駐蹕延平。辛未。吉安陷。鄭彩棄廣信奔入關。未幾。撫州陷。初。汀。邵間有大帽山峒蠻最強。屢征不服。永寧王誘之出降。以與清兵戰。屢捷。遂復撫州。清兵圍之。鄭彩屯廣信。永寧王請救。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撫圍暫解。已而復合。彩軍潰。撫州遂破。永寧王死之。峒蠻亦散。報至行在。大震。上削彩職。戴罪圖功。命鄭成功出巡關。晉封忠孝伯。掛招討大將軍印。勅自召募。扈駕西出。鄭

鴻達上疏切諫不聽。廷麟、元吉退守贛州。大兵遂進攻之。四月五日萬壽節，上不受朝賀，命禮臣追復建文帝年號，立忠臣方孝孺等祠。五月，琉球入貢，廷試貢士，取萬荆等十二人，命爲萃士，照庶吉士例，送翰林院教習。陞湖廣監軍道章曠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北，殺魯監國使都督陳謙，謙奉命入閩，久駐衢州，持兩端。自云魯已封靖夷伯，欲以邀封，上召入閩，御史錢邦芑劾之，遂下獄，將殺之。芝龍與謙有舊，亟入朝，請以官贖謙死，上故留芝龍，久語而促行刑，芝龍出已死矣。芝龍厚殮之，由是益懷異志。加吏部尙書郭維經六省督師，銜募兵援贛。六月，福京鄉試，上命廣額七十名，流寓者皆入試，以編修劉以修、閔肅爲主考，取葉瓚等一百七十五名，士子多以賄進，乃命覆試，落四名，逮同考推官王三俊下獄，追贖一萬兩。浙東師潰，魯王航海，鴻達逃歸浦城，事聞，上奪其封爵。七月，元子生，大赦，加恩從龍諸臣，悉進爵，御史錢邦芑言：浙東新破，唇亡齒寒，舉朝同仇之日，非覃恩受賞時也，不報。己巳，上御門，內侍奉小匣置御前，上諭羣臣曰：朕本無利天下之心，以勛輔擁戴，不得已勉徇羣情，浣衣糲食，有何人君之樂？朝夕乾惕，恐負重付，豈意諸臣已變初志，昨巡關之使，得爾等出關迎降書百餘封，今具在此，朕不欲知其姓名也。命錦衣衛焚之，午門前，爾諸臣其有名者，當洗心滌慮，否則亦竭節奉公，不渝終始，是所望也。上長身豐頤，聲如洪鐘，聞者皆聳息。上銳志出贛，而芝龍百計沮之，欲留上以自重，既而陰通款于洪承疇，盡撤關隘水陸之兵。大兵旣陷浙東，長驅而前，八月朔，從景寧關入，郡縣望風降附。何騰蛟遣郝永忠以鐵騎五千迎駕，將至韶州，而大兵已陷衢州，入關矣。二十三日丁酉，大兵至延平，上先一日啓行如汀州，庚子入城。九月辛丑朔，上駐汀州，將至江西，命忠誠伯周之藩護，曾后先行出西門，大兵追至羅漢嶺，之藩戰死，后自投于水，上戎裝將發，大兵猝至，從官迸散，見害于都司署，粵中立國，上尊號。



曰思文皇帝。或曰汀州代死者爲張致遠。上實未死。其從亡之臣賴垓、熊緯。其後朱成功屯兵鼓浪嶼。有遣使存問諸臣者。云爲僧于五指山。錦衣衛陸昆亨力辨其僞。云永曆十一年。上諡曰紹宗襄皇帝。后曰襄皇后。逸史曰。帝英才大略。在藩服之時。已思有所施爲。及遭逢患難。磨礪愈堅。南京既覆。枕戈泣血。躬行節儉。以裕兵食。性喜文詞。手撰三詔。御制祖訓後序。行在縉紳便覽序。皆典雅可誦。所至訪求書籍。親征亦載書數十乘。聽納諫說。拔錢邦芑、金堡于下僚。置之言路。欲其有所開陳。奏章朝至夕發。或送后代批。后亦讀書。通明識治體。上嘗與決事。篤念舊恩。不遺纖微。于從龍諸臣。恩澤尤渥。不可謂非天生之令主也。論者徒見其不能出關。遂言其好作聰明。自爲張大。無人君之度。此以成敗論也。夫鄭氏起盜賊。目無君上。據有全閩。富貴已盈。始念亦不及此。而欲責以鞠躬盡瘁。經營天下。難矣。帝之託于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其二三心膂之臣。所藉以恢復者。如黃道周、蘇觀生。皆儒雅可觀。將略未優。又束縛其手足。不能一展所長。悲夫。悲夫。天之所廢。誰能興之。雖有忠義。如之何哉。

# 南疆逸史卷二

烏程溫睿臨撰

## 紀略第三

### 永曆帝

永曆皇帝諱由榔。神宗之孫。桂恭王常瀛少子也。常瀛李貴妃出。萬曆二十九年封。熹宗天啓七年始就國衡州。衡在江湖之表。地僻遠。崇禎九年封由榔永明王。十六年張獻忠陷衡州。桂王由永州入粵西。王被執繫道州。征蠻將軍楊國威遣部將焦璉率兵至。負王渡河得免。明年桂王薨于蒼梧。遂葬焉。號興陵長子安仁王由授襲封。未幾亦薨。丙戌春。思文帝遣司禮監太監龐天壽冊王爲桂王。居肇慶府。秋九月。福京不守。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巡按御史王化澄與故大臣呂大器。李永茂等議所立。先是思文帝常語羣臣曰。永明神宗嫡孫。正統所係。朕無子。後當屬諸。乃共推永明王。太妃王氏曰。諸君何患乎無君。吾兒仁柔。非撥亂才也。願更擇其可者。魁楚等請之堅。遂以十月壬辰監國肇慶。祭告天地宗廟。加魁楚東閣大學士。晉式耜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攝尙書事。永茂請終制。化澄等皆晉爵。甲辰。湖廣督師大學士何騰蛟。巡撫兵部右侍郎塔胤錫等上表勸進。優詔答之。司禮監王坤至自汀州。知隆武帝已蒙塵。羣臣具奏。請卽大位。是月四日。大清兵

破贛州。丁魁楚聞敗，倉卒奉監國走梧州。故大學士蘇觀生遺書魁楚，欲預擁戴。魁楚拒之。觀生乃自南韶還師。十一月癸卯朔，立唐王弟聿錡于廣州，改元紹武，以與肇慶相拒。甲寅，王還肇慶。庚申，卽皇帝位。以明年爲永曆元年。追尊皇考曰端皇帝，尊繼母太妃王氏爲皇太后，生母馬氏爲皇太妃。冊妃王氏爲皇后。上隆武帝尊號曰思文皇帝，大赦，封皇太后弟王國璽、武靖伯，皇后父王略、長洲伯，太妃姪馬九功、鎮遠伯，使給事中彭耀宣諭廣州。觀生殺之。乃以兵部侍郎林佳鼎督總兵李明忠、龍倫、蘇聘等討之。戰於三水，唐王兵敗。十二月甲戌，復戰於海口，佳鼎敗沒。肇慶大震，復以王化澄爲兵部侍郎，往督師。起李永茂爲大學士，未幾亦罷去。是月，大清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福建趨潮，惠俱下之。丁亥，潛師襲廣州，執聿錡。觀生自縊。聿錡與周益、遼等二十四王皆及于難。報至肇慶，瞿式耜請守峽口。司禮監王神難之，乃以朱治憫爲兩廣總督，守肇慶。王出幸梧州。大清兵取川北，張獻忠伏誅。丁亥，永曆元年春正月癸卯朔，上至梧州。李成棟分兵徇南韶，自率兵向肇慶。朱治憫走肇慶降。上由梧州走平樂。丁魁楚辭入岑溪縣守險。王化澄走潯州。成棟別將楊大福、張月等下高廉、雷三府。癸亥，上入桂林，欲幸楚，遣使湖南慰勞督師定興侯何騰蛟等，並趣其兵入衛。乙丑，梧州陷。廣西巡撫曹燁降。兵科給事中陳邦彥起兵于高明。原任兵部右侍郎張家玉起兵于東莞。徵四川吏部尙書文安之、雲南吏部侍郎王錫袞入閣不至。乃以翰林學士方以智爲東閣大學士入直。未幾爲僧去。錫袞尋爲沙定洲所殺。是時獻忠部將孫可望等由川貴入雲南，魁楚爲追騎所及，降李成棟，殺之于藤江。平樂亦不守。桂林聞報大恐，會武岡鎮劉承胤兵至全州，卽赴之。二月丙戌，上幸全州。瞿式耜諫不聽，因自請保桂林。乃以式耜兼吏兵二部尙書，督師留守。以總兵新興伯焦璉、兵隸麾下。封劉承胤安國公，馬吉翔、郭承昊、嚴雲從等皆



爲伯。以禮部尙書吳炳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劉承胤以三千人援桂林，自奉上歸武岡。三月癸亥，上至武岡，改爲奉天府。以岷府爲行宮。大清兵攻桂林，守將焦璉擊却之。是時長沙、常德俱失。何騰蛟與郝永忠等退保衡州。張先璧走寶慶，堵胤錫走永寧衛。忠貞營李赤心等攻荊州不克，潰入歸、巫兩江間。馬進忠、王有才等遁五溪山中。武岡遠在寶慶西，倚承胤以爲重。承胤遂專恣。六月庚午朔，何騰蛟朝行在，上慰勞再三，賜金幣。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于九江鎮。秋七月甲辰，率舟師圍廣州，不克。命騰蛟督諸鎮兵守衡州。未至，衡州已破。原未至衡州四字。據國光本加永忠等南走。騰蛟退保永州。湖南巡撫章曠卒于軍。八月己巳朔，以戶部侍郎嚴起恆爲東閣大學士。壬午，大清兵破寶慶。劉承胤拒戰敗績，遂降。馬吉翔等奉上及兩宮斬關出，連夜走靖州。商邱伯侯性將兵入衛，由通道縣入蠻境，出古泥以達柳州。大學士吳炳扈從不及，死之。九月，李成棟破清遠，兵科給事中陳邦彥被執，不屈見害。冬十月，土司覃鳴珂與守道龍文明相攻，遂陷柳州。大掠，矢及上舟。丁丑，上南走象州。兵部尙書張家玉兵敗死之。時大清已定湖南，西入黎平，永州亦破。郝永忠、盧鼎等俱入桂林。何騰蛟與嚴起恆隨至，與留守瞿式耜議分地給諸鎮，俾自爲守。式耜已督焦璉兵復陽朔及平樂府。陳邦傳亦由濱州復潯州。合兵復梧州。粵西既定，屢請上入桂林。十一月丁酉朔，上回桂林。式耜與嚴起恆、王化澄並入直。騰蛟督師出全州。大清兵破高明。大學士陳子壯被執，不屈磔死。戊子二年春正月丁酉朔，上在桂林。四川巡按御史錢邦芑疏報四川全省恢復九州一百二十餘縣，上視朝受賀，封王祥等爲侯伯。陸邦芑右僉都御史。癸亥，江西提督金聲桓、王得仁以南昌內附。二月，廣東總兵李成棟以廣東內附。郝永忠之兵潰于興安。丁亥，入桂林。大掠。上夜半走南寧。何騰蛟在永寧，聞警馳回，與瞿式耜同調諸鎮兵入城守禦。三月丁巳，大清兵至桂北門，騰

蛟等戰却之。清師聞江西反，遂旋師。聲桓使人聞道，齎佛經，置密疏其中，赴南寧輸款，以翰林學士朱天麟爲東閣大學士。閏三月丙寅朔，皇子慈烜生，大赦。王皇后出也。夏四月乙未朔，遣吏部侍郎吳貞毓、商邱伯侯性勅勞李成棟于廣東，封惠國公，並封佟養甲襄平伯。五月，何騰蛟復全州。壬午，復寶慶府。六月甲午朔，駕幸潯州，封邦傳慶國公。秋七月甲子朔，次梧州，謁興陵。成棟請上移駐廣東，使其將羅成耀將甲士五千迎賀。瞿式耜請回桂林，衆議肇慶監國之地，居兩省中，遂移居焉。八月癸巳朔，駕幸肇慶，拜成棟翊明大將軍，以其子李元胤爲錦衣衛指揮使，掌絲綸房事。袁彭年爲左都御史。彭年以廣東布政使與成棟密謀內附者也。朱容藩僭稱監國于夔州，督師呂大器命川將李占春誅之。九月，召舊輔何吾騶、黃士俊入閣。冬十月，何騰蛟攻永州，衡州克之。李成棟命其子元胤以兵三千宿衛，遂爲禁旅。是時江西、廣東俱復，惟贛州爲高進庫所守，金聲桓使王得仁攻之，不能克。命成棟率師助之。比成棟至而大清兵已抵南昌，得仁還救。成棟戰不利，退屯南康。十一月，殺佟養甲。李赤心破清帥線國安于湘潭，遂復益陽、湘潭、湘鄉、衡山等縣。塔胤錫率師圍長沙。十二月辛卯朔，封李元胤南陽伯，馬吉翔文安侯。大清兵至長沙，諸將潰，騰蛟退保湘潭。己丑三年春正月庚申朔，上在肇慶。壬申，朱天麟罷。戊寅，南昌破，金聲桓、王得仁皆死。二月庚辰朔，湘潭破，馬進忠敗走。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李成棟亦敗于信豐，渡河墮水死。事聞，贈騰蛟中湘王，成棟寧夏王，聲桓南昌王，設壇祭之。以杜永和爲兩廣總督，駐廣州。羅成耀守南雄，忠貞營之衆亦潰于茶陵。由道州入粵西，堵胤錫以胡一清、趙印選兵守衡州。三月，大清兵至，擊敗之。胤錫走道州，衡、永二州俱不守。四月，孫可望疏請封王，廷議持不可。孫可望自丁亥春入滇，據全省稱國主，以干支紀年。其黨李定國等抗不相下。雲南監軍楊畏知誘之來歸，請封，久不報。武康伯



胡執恭駐思恩，便宜矯冊印入滇，封可望爲秦王，而肇慶不知也。六月己丑朔，堵胤錫至肇慶，加文淵閣大學士，封光化伯，使招李赤心等出楚。七月，封可望爲平遼王，賜名朝宗，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等皆爲公，可望却不受。冬十月癸丑，馬進忠、王進才克武岡。乙卯，克寶慶、靖州。何吾驄、王化澄罷，封黔鎮皮熊爲匡國公，滇鎮王祥爲忠國公，防滇也。十一月辛巳，督師大學士堵胤錫卒于潯州，贈鎮國公。十二月戊申，以史官乏員，上親試士，取劉蒞、錢秉鐙、楊在、李來、吳龍楨、姚子莊、涂弘猷、楊致和八人，俱授庶吉士。大清兵入粵東，羅成耀自南雄遁回。庚寅四年春正月乙卯朔，上在肇慶。乙未，聞庾闕不守，問備禦之策，無對者。辛酉，上登舟。戊辰，韶州復破。辛未，上西幸，命戎政尙書劉遠生、給事中金堡宣諭廣州諸將，令杜永和出師，留馬吉翔、李元胤居守。庚辰，上至梧州，駐舟江干，內閣黃士俊以疾歸，召朱天麟入直。二月，大清兵至廣州，圍之，調陳邦傳、高必正等東援。丁亥，戶部尙書吳貞毓等合疏論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朋黨誤國十大罪，上以彭年反正有功，置不問。餘下錦衣獄遣戍。戊戌，大清兵破武岡，馬進忠退守靖州。五月，必正與邦傳有隙，率所部西回，惟邦傳東出屯肇慶，馬寶等襲清遠，敗歸。李元胤、馬吉翔進駐三水，觀望不敢進，而潮州郝尙久、惠州黃應傑俱已降。廣州被圍日久不能救，惟進封杜永和爲侯，以虛名慰勞而已。六月，文安之入朝，命入閣辦事。八月，孫可望復遣使至梧州，自稱秦王，且以不願改號爲請，付從官集議。九月，可望由雲南東襲貴州，執皮熊，又使賀九義襲遵義，王祥師敗自刎死。于是張先璧、馬進忠等皆歸于可望，勢益強，地與粵西相接矣。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十一月辛亥，廣州破，杜永和奔瓊州。甲寅，桂林破，留守大學士瞿式耜、總督兵部侍郎張同敞皆死之初，衡、永俱破，胡一青、趙印選等南走粵。式耜命與焦璉、楊國棟等扼榕江，旣而全州復破，榕江兵盡潰，報至梧州。乙卯。

上乘礮船夜發。比曉從官踉蹌遁走。陳邦傳在清遠。聞廣州失。劫從官于藤江。內閣王化澄、吏部尙書晏清等俱走北流。不得達。馬吉翔、李元胤追及于南寧。從官稍集。饑凍無人色。乃括行囊。並吉翔所獻。得四千金。散給之。胡一青、趙印選率滇兵駐濱州。袁彭年自佛山復降于清。十二月。命文安之出督師。經略川、秦、楚、豫。封王光與等爲侯伯。所謂十三家之兵也。辛卯五年春正月己卯朔。上在南寧。二月。柳州破。上移駐田州。三月。使編修劉蒞封孫可望爲冀王。至平越不得入。夏四月戊午。皇太后王氏崩于田州。五月。葬于南寧楊美山。上尊諡曰孝正莊翼康聖皇后。可望以不允秦封。使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將兵入衛。賊殺大學士嚴起恆。兵部尙書楊鼎和及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戴述等。皆主不予秦封者也。于是始真封可望爲秦王。八月。贈瞿式耜吳國公。張同敞江陵伯。九月。陳邦傳誘殺宣國公焦璉。叛降于定南王。上聞潯州破。駕發南寧。十月辛亥。駕次新寧。上生母馬太妃徽號曰昭聖仁壽皇太后。冊慈烜爲皇太子。十二月甲辰朔。大清兵破濱州。庚午。南寧破。趙印選、胡一青以敗卒同馬吉翔抵桂灘。請上棄舟從陸。盡焚龍舟重器而行。由土司安平、北雷、歸順、歸朝一路進發。諸蠻各供糗糧。給夫役。孫可望既受秦封。乃遣其將狄三品、陳國能、高文貴等以兵三千來迎。並致書從官曰。南寧不守。當駐安隆。從之。是時可望已據有川東西矣。壬辰六年春正月癸酉朔。上在歸朝司。留九日發。戊子。次廣南府。孫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表請居安隆。二月戊申。上至安隆。改名安龍府。可望歲以銀八千兩。米六百石上供。從官取給焉。大清兵入四川。可望守將白文選走回雲南。定南王自廣西以七百騎出河池州向黔。大軍駐柳州。可望乃使李定國與馮雙禮等圖桂林。步騎八萬人。劉文秀等圖成都。步騎五萬人。疏聞安隆。封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餘各加公侯。從可望請也。三月壬申朔。建行在太廟。五月。定國等進攻靖、沅、武岡。皆下。



之疾趨廣西。七月癸酉，遂克桂林。定南王自焚死，獲陳邦傅並其子曾禹，送貴州伏誅。杜永和以瓊州北降，南陽侯李元胤及其弟安肅伯李建捷見執，不屈被殺。劉文秀等陷敘州、重慶，大清兵出擊，大破之，全軍俱沒。九月，李定國北取衡州，孫可望亦自至沅州，攻辰州府，陷之。十一月辛未，大清兵遇定國于衡州城下，大戰竟日，定國不能支，遂敗走。會主帥遇伏殞，定國得收兵退屯武岡。是年，凡宗藩在貴州者，可望漸殺之。癸巳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在安龍府。李定國自桂林勝後，不復受可望約束，可望惡之，使人召赴沅議事，將殺之。定國辭不行，徑回廣西，可望自追之。大清進兵寶慶，與可望戰于花子街，殺傷相當，可望忽退，諸營遂潰。大清兵亦不進，各引還。以武、寶之間爲界。上在安龍，日益窮促，聞定國得廣西，且與可望有隙，乃與內閣吳貞毓等十八人謀召定國入衛。定國感泣，許以身報。甲午八年春正月壬辰朔，上在安隆府。二月，開科取士四十名，以四川熊渭爲第一，授庶吉士，餘授知縣，敎職有差。可望聞密勅召定國等。三月，使部將鄭國、王愛秀至安隆，殺與謀者十八人，憾定國益甚。定國亦防可望襲之，出師掠廉、雷。夏五月，陷高州，進圖新會。十一月，大清兵至，與尙、耿兩王合擊敗之。乙未九年春正月丙戌朔，上在安龍府。孫可望遣兵攻常德，復敗歸。上在安龍，塗葦箔以處，日食脫粟，守將承可望意，更相凌逼，挾彈射鳥，直入其門，文吏乘輿呵殿過之不復下，改稱安龍府爲安隆。歲造開銷銀米冊報可望，稱皇帝一員，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隱忍延喘息而已。李定國旣解新會之圍，由高州退守南寧。十二月，孫可望聞其勢不振，遣兵襲之。丙申十年春正月丙戌朔，上在安龍。李定國敗，可望兵于田州，率兵疾趨安龍，迎駕入滇，可望偵知之，先遣白文選至安龍，促上移黔。太后聞之哭，從官亦哭，白文選見之心動，因以情告曰：姑遲行，俟西府至，遂以輿徒不集報可望，陰留俟定國數日。定國至，遂奉之西走雲南，可

望復使率兵邀之。定國已抵曲靖。時劉文秀守滇。亦素怒可望。聞定國至。即納之。沐天波迎上于馬龍驛。三月。上入雲南。居可望府中。賜李定國晉王冊寶。封劉文秀爲蜀王。白文選鞏國公。餘俱爲侯伯。又以定國記室金維新爲吏部侍郎兼都御史。龔銘爲兵部侍郎。加沐天波柱國少師。馬吉翔復諂附定國。仍以文安侯入閣辦事。遣白文選還黔。慰可望。可望恨甚。然以妻子在滇。未敢公爲逆也。丁酉十一年春正月甲辰朔。上在雲南。二月甲申。東宮出閣講學。四月癸酉朔。上聖安皇帝廟號曰安宗簡皇帝。后曰簡皇后。思文皇帝廟號曰紹宗襄皇帝。后曰襄皇后。皇考廟號曰禮宗端皇帝。嫡母王氏曰端皇后。下詔大赦。五月。使張虎送可望妻子赴黔。可望既無內顧。七月。舉兵反。詔削其王爵。時可望所部至衆。定國兵不過數千。文秀所將留鎮兵亦少。然人心不直。可望兵至交水。其大將白文選、馬進忠、馬惟興、馬寶皆叛之。遂大敗走。挈妻子赴長沙降清。論功封馮雙禮慶陽王。馬進忠漢陽王。馬惟興敘國公。賀九儀廣國公。餘將封侯伯者十五人。其黨附可望者程源、鄭逢元等皆降級。十月。遣使間道赴海。封鄭成功爲延平王。十一月。追贈吳貞毓以下十八人諡。蔭有差。遣官諭祭。立廟安隆。戊戌十二年春正月戊戌朔。上在雲南。可望入京。封義王。二月。大清兵從蜀、楚、粵三路入黔。李定國使其將劉正國、楊武等守三坡。紅關諸險防蜀。使馬進忠等駐貴州。四月庚寅。劉文秀病卒。可望舊將王自奇、關有才反。定國率兵誅之。內亂平。而貴州已不守矣。是時蜀兵至三坡。劉正國由水西奔回。晦日。大清兵克遵義。楚兵自鎮遠抵黔。馬進忠等亦走。五月。蜀兵擊敗楊武于開州之流水。按應作倒流水。七月丙申朔。命李定國爲招討大元帥。賜黃鉞。粵兵抵蜀山州。蜀應作獨。十月。三路兵俱集。信郡王自北至。會于楊老堡。戒期入滇。李定國與馮雙禮等扼雞公背圖復貴州。別遣白文選將四萬人守七里關。抵生界次師。示攻遵義。以牽制蜀師。十二月。蜀兵



出遵義。由水西以趨天生橋。入烏撒。白文選懼。棄七里關。走回霑益。泗城州土官岑繼祿導粵兵入安隆。定國使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定國由盤江旋師拒戰。連敗于安隆之羅炎、涼水井、撒柴。若國光本作岩遂遁回。丁丑報

至。上發雲南。己亥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上次永平縣。己未。大清兵入雲南。公侯伯文武吏多迎降。丙申。上至

永昌。下詔罪己。李定國還黃鉞待罪。自請削秩。不許。二月。白文選敗于玉龍關。初。文選自霑益追及定國。留之

斷後。大清兵以二月癸亥出雲南。辛未。追敗王國勛兵于普棚。丙子。至大理之玉龍關。文選與張光翠、陳勝等

俱戰敗。由沙木和走鎮康土司。總兵呂三桂被殺。永昌聞之。使沐天波、馬吉翔等隨行。己卯。至騰越。李定國伏

兵潞江之高黎貢山中。大清兵抵永昌。辛巳。過潞江。有洩其謀者。定國乃出兵戰。竟日。寶名望、王璽皆戰死。定

國不能支。復遁。騰越聞報。乘夜走入南甸。平陽侯孫崇雅邀劫資裝于道中。時官兵尙四千人。夜疾馳迷道。互

相驚擾。羣臣妻子不及相顧。叛卒乘機剽掠。貴人宮嬪亦失去過半矣。丙戌。抵囊木河。十里卽爲緬境。沐天波

入諭。始啓關。猶勒從官盡棄所攜兵器而後入。晦。日至蠻漠。土官思綿迎入土司城。蠻漠舊爲宣撫司。屬永昌

府。自萬曆中始爲緬有。三月。緬酋以四客舟來迎。從官自覓舟渡江。得從者六百四十六人。故岷王子及總兵

潘世榮、內監江國泰等九百餘人。馬九百四十餘匹。俱由陸期會于緬甸。己酉。至井亘。緬人禁弗進。遂止其地。

李定國旣敗于潞江。走孟定。白文選走木邦。已而文選以兵入緬。緬使人至井亘。求撤止兵。文選戰不勝。走回

孟良。四月。初三。昇兵至蠻漠。復使丁調鼎、楊生芳往止之。沐天波、蒲櫻、王啓隆等謀乘間走之。戶獵之撒。此句疑有

誤字之國光本亦不許。五月甲子。緬復以舟迎。乙丑。發井亘。丁卯。至阿瓦城。距河止焉。阿瓦卽緬酋所居城也。

戊辰。陸行五六里。進赭磴。知前陸行者潘世榮等被緬分給土人爲奴。多自殺。惟岷王子八十人後流入暹羅。

云。緬人于赭磴構臺以棲車駕。置草屋十間。編竹爲城。每日兵士百餘人護之。從官各結茅散處。蠻男婦自來貿易。初至饋獻頗豐。後漸薄。九月。緬進新稻。命分給從官之窘者。十月。戊子朔。頒曆于緬。李定國移兵孟良。內有女士官。定國破擒之。遂據其城。十一月。白文選至。與定國合軍。十二月。文選移營猛壩。庚子十四年春正月。丁巳朔。上在赭磴。三月。李定國部將賀九儀欲出降。定國杖殺之。其卒多潰還雲南。四月。白文選移軍景線。李定國遣使約會兵攻緬。欲迎上不得。敗緬兵于瑞羊岳。從官資用盡竭。有數日不舉火者。上出皇帝之寶。命吉翔碎之分給。人各數銖。九月。太白經天。凡十有五旬。辛丑十五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在緬甸。緬發兵守隘。築木城防守甚嚴。李定國與緬戰于洞垵。白文選助之。復敗緬兵。緬終不肯出上。先是定國軍洞壩。去緬城八十里。文選軍象寨。去緬城一百十里。皆緬東南境也。定國密奏曰。今與緬王約送何地。而諸臣在內。何泄泄不以爲言也。文選駕浮梁將濟師。緬人斷之。不克濟。定國遣副將董朝用。高三允往馬得狼造舟。二人焚舟降清。五月。緬酋以老避位。其弟猛莽白代立。索賀禮。七月。復來言三載供給之勞。索報禮。俱無以應。而咒水之禍作。是月。丁丑。緬人來請從官過河盟。既出。以兵圍殺之。自松滋王而下。勛臣沐天波。武臣馬吉翔。王維恭。魏豹。馬雄飛。王起隆。蒲縷。王自京。龔勛。陳謙。吳承爵。安朝柱。任之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劉廣寅。一作銀宋國柱。丁調鼎。文臣鄧士廉。楊在。鄔昌期。鄧居詔。任國璽。王祖望。裴廷謨。楊生芳。潘璜。齊應選。郭璘。張宗伯。內監李國泰。李茂芳。楊宗華。楊強益。李崇貴。沈猶龍。周某。盧某。曹某等凡四十二人俱被害。其未亂而先病故與遇亂而自盡及貴人王妃百官妻女之前後自殺者。不可勝紀。惟都督同知鄧凱以病足得免。生還。爲人述其狀云。緬殺諸人後。有馳呼而來者云。勿害皇帝及黔國公。蓋思留以獻也。而天波已先死。乃復治天波所居室。移上及宮眷二十三



人入居之。並進衣食。八月。李定國以十六舟攻緬。復爲所敗。覆其五舟。乃與文選俱引還。十二月丙午朔。大清兵至。白文選自木邦降。戊申。緬送上與太子至軍前。明年三月丙戌。至雲南府。四月戊午。望日蒙難。年三十八歲。太子亦遇害。太后及后嬪俱入京。帝豐頤偉幹。貌似神宗。而性惡繁重。亦頗似之。無聲色。玩游嗜好。不飲酒。雖不甚學。而喜聞講論忠義。事兩宮盡孝。蒙難之日。暴風雷雨。晝晦。士卒皆出涕。叢葬于北門之外。

逸史曰。粵中之立國也。僅矣。崎嶇黔粵之間。與蠻僚雜處。搶攘竄越。罕有寧宇。然猶支撐傾側。歷十五年。其始也。瞿、嚴、綢、繆于內。何、堵、捍、禦于外。陳、張之徒。義旗雲舉。輯忠貞營數十萬之寇。分疆駐守。然後金、王反正于江右。成棟投戈于粵左。呂、王、楊、沐。經營滇、蜀。浸浸乎畫江漢而守之。可以有爲矣。然進寸退尺。朝得夕失。卒不能稍有樹立。蓋大命有歸。強陽餘閏。固天之所不庇者也。自瞿、何致命而後。文吏偷安。武將驕暴。倚寇盜爲長城。託絕域以寄命。螫賊內訌。忠良屠戮。而遺燼以熄。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諒哉。



# 南疆逸史卷四

烏程溫睿臨撰

## 紀略第四

### 監國魯王

王諱以海。高皇帝十世孫也。父王壽鏞。崇禎十五年。大清兵陷兗州。自縊。王年幼被執。三刃不中。乃舍去。十七年二月甲戌。王嗣位。北都之變。諸王皆南下。弘光元年四月。命暫駐台州。五月辛卯。弘光避位。六月。大清兵入浙。潞王亦降。閏六月己丑。九江道僉事孫嘉績起兵於餘姚。其明日。諸生鄭遵謙應之于紹興。又明日。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于寧波。于是兵部尙書張國維至台州。與陳函輝、宋之普、普。國光本作。下同。柯夏卿等共請王出監國。即日移駐紹興。以分守署爲行在。加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爲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大典鎮守金華。之普司票擬。未幾。召大學士方逢年入直。宋之普謝事。起章正宸爲左侍郎。署吏部事。李占春戶部尙書。王思任禮部尙書。余煌兵部尙書。張文郁工部尙書。陳函輝吏部右侍郎。分兵列江上。畫地戍守。方國安守七條沙。王之仁守西興。鄭遵謙守小鹽。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守瓜里。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皆督師左僉都御史。進方國安鎮東侯。封王之仁武寧侯。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命姚志卓守分水。江上之兵。每日蓐食鳴鼓。放船

登陸搏戰。日中又復轉舵還戍。率以爲常。未幾分餉分地之議起。統計浙東錢糧六十餘萬。盡歸方。王二軍義師或散或留。聽其自爲征勸。于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之營亦不過數百人而已。八月。兵部尙書田仰從海道至。留爲東閣大學士。十月壬辰。戰于江上。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率步兵翊其後。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大清兵敗。追至草橋門下。隆武帝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于越。不奉詔。十一月。進方國安荆國公。王之仁、寧國公。封鄭遵謙義興伯。王勞軍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國安。命各營皆受節制。馬士英、阮大鍼竄入方營。欲朝見。王不許。十二月。王回越城。以謝三賓爲禮部尙書。尋入東閣。鑄大明通寶錢。兵部主事署餘姚縣。王正中進所造監國魯元年大統曆。丙戌元年正月己酉朔。王在紹興。以柯夏卿、曹維才爲使。奉書閩中。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溪。國柱、劉澤清標將也。航海依王。鳴謙于定海。有弓箭五百人。乃劫鳴謙入內地。行朝震恐。署爲勝虜將軍。始返。總兵官陳梧敗于嘉興。掠餘姚。知縣王正中遣兵擊殺之。三月丙寅。思宗大祥。王于朝堂哭臨。三軍縞素。一日。大清兵入錢塘江。王之仁率水師迎戰。乘風碎其舟。鄭遵謙獲鐵甲八百餘副。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鹽。破澉浦城。五月。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兩督師不能軍。以其兵付黃宗羲。與王正中合師三千人。尙寶司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大斌查繼佐。又數百人附之。渡海劄譚山。將取海寧。以江上兵潰而返。時夏旱水涸。有浴于江者。徒涉往返。大清兵驅馬試之。不及腹。六月丙子朔。數十騎渡江。列戍驚潰。王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世子出定海。張國維、陳函輝、余煌、王思任一作仁之皆死之。方國安、方逢年、馬士英、阮大鍼等皆降。方、馬至半途伏誅。大鍼死仙霞嶺。朱大典猶守金華不下。大清兵攻破之。屠其城。大典自焚死。自金華陷而全閩無一矢之拒矣。王之出海也。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



舟師屬王。至舟山。黃斌卿不納。飄泊外洋。毛有倫慮張妃世子至。為叛將張國柱劫之北去。會永勝伯鄭彩至。奉王入閩。十月丁酉。王發舟山。十一月丙寅。次中左所。即廈門時鄭芝龍方降清。令彩執王以降。彩不可。匿王而

以南夷貌類者服王冠服居舟中。謂守者曰。苟事急。則縊死以示之。芝龍北去。乃已。芝龍子成功起海上。以中

左所為營。然不欲奉王。改明年為隆武三年。於是鄭彩奉王。改次長垣。丁亥春正月癸卯朔。王在長垣。熊汝霖

為相。辛未。王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進鄭彩。建國公。張名振。定西侯。楊耿。同安伯。鄭聯。定

遠伯。原本脫皆以兵來會至鄭聯二十四字。據國光本增。周瑞。閩安伯。周鶴芝。平夷伯。阮進。蕩胡伯。鶴芝復海口。以參謀林籥。舞。總兵趙牧

守之。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清師救海澄。退入于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楨為令。

洪有楨。國光本作。洪有文。下文同。五日而陷。有楨死之。鄭西王復建寧。其裨將王祁。復邵武。祁營山中。取民間几案數千百張。每

張懸火線數百炷。黑夜順流環城而過。守者謂祁兵薄城。砲石交下。遲明方知其偽。守者習之不疑。一日祁至。

遂破。四月。海口破。林籥。舞。趙牧死之。周鶴芝退守火燒壘。六月。攻漳州。不利。七月。王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瑞。

周鶴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八月丙戌。克連江。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

皆以城降。以馬思理為東閣大學士。林正亨為戶部尚書。錢肅樂為兵部尚書。沈宸荃為工部尚書。劉沂春為

右副都御史。吳鍾巒為通政使。余颺為左都御史。林崑為吏科給事中。黃岳為吏部考功司郎中。大學士劉中

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其帥涂登華降。辛未。鄧藩審理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繼。被執。大罵而死。吏部

文選司主事林塗。兵部左侍郎林汝燾。攻福清。兵敗皆死之。戊子春正月丁酉朔。王在閩安鎮。楊耿。朱繼祚。攻

興化。克之。興化分守道彭遇颺。屬國光本作。故弘光時御史也。令其守將出戰。而登陴立明幟。守將不敢入。癸丑。鄭



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二月，以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江西金聲桓遣其部將郭天才援閩，與巡撫佟國鼎有隙，遂來降，封爲忠勤伯。王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大清調江廣兩浙之兵來救，所復州縣皆陷。至是，僅留寧德、福安二城。六月戊戌，錢肅樂卒。十月，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爲東閣大學士。己丑春正月庚申朔，王次沙埕。三月寧德陷。四月福安陷。劉中藻死之。六月，張名振復健跳所。七月壬戌，王次健跳。閩地盡失，鄭彩亦遂棄王而去。名振迎之至浙，從亡者爲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尙書吳鍾巒、兵部尙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左副都御史某。當作黃宗憲，此本行朝錄而誤。見全謝山集。等。每日朝于水殿。壬午，王師圍健跳。蕩胡伯阮進率其樓船數百至，金鼓動天，遂解去。封王朝先爲平西伯。朝先初同張國柱、王之仁出海。黃斌卿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朝先故土司，調征塞上，累立戰功，不肯鬱鬱居閒，請徇邊海。至奉化之鹿頭。四五月而聚兵數千。八月壬辰，世子生。九月丁酉，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十月己巳，王駐蹕舟山。劉沂春還閩，以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朱永祐吏部侍郎，孫延齡戶部尙書。庚寅春正月乙卯朔，王在舟山。九月，周瑞、周鶴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溫之三盤，以爲舟山犄角。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辛卯春正月己卯朔，王在舟山。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大清兵會攻舟山。松江張天祿出滬關，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陳錦總督全師以出定海。舟山聞之，張名振、阮進扈王發舟山。舟泊道頭。八月辛酉，大清兵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樓船一隻，戰艦十餘，誠十一人而縱之。丙寅，天大霧，大清兵悉抵螺頭門，守陴者方覺。阮進戰死。安洋將軍劉世勛、都督張名揚統精兵五百，勇士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千餘人。九月丙子，城陷。大清兵相謂曰：我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今舟山而三耳。文武吏士死節者甚衆。壬辰春正月癸酉朔。

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扈王至中左所，尋居金門。癸巳春正月戊辰朔，王在金門。三月，王自去監國號。甲午，王在金門。冬十二月，定西侯張名振卒於舟山。王震悼，賻贈有加。乙未，王在金門。海澄守將黃梧降於大清，改廈門爲思明州，設四屯。張煌言駐鷺門，陳文達駐玉環山，阮春雷駐楚山，別遣將駐牛頭山。於是東南不薙髮者咸來集焉。丙申，王在金門。永曆遣使封招討將軍鄭成功爲延平王。二月初三日，舟山城哭，雞犬夜升屋而號，五日始息。丁酉，王在金門。大清下令徙沿海居民于內地四十里。戊戌，王在金門。己亥，王在金門。夏，張煌言以鄭成功師入長江，破瓜州，下鎮江，進圍江寧，爲大清將梁化鳳所敗。秋，永曆詔王仍監國。晉張煌言東閣大學士。庚子，王在金門。辛丑，王在金門。鄭成功率師取臺灣。壬寅，王在金門。夏四月戊午，永曆帝崩于雲南。五月，延平王鄭成功薨于東寧。長子經嗣。秋九月十有七日，王殂。年五十四。明年，繼妃陳氏生遺腹子弘甲，寧靖王術桂收養于東寧。

逸史曰：當義旗初建，使方王肯受約束，渡錢塘而乘北師之初至。三吳豪傑，尋聲而附，未必不可與天下爭衡也。乃畏葸自守，蕞爾兩府，以供千萬之衆，卽北師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滌地無類矣。及浙河失守以後，以海水爲金湯，舟楫爲宮殿，陸處者惟舟山二年，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頂卽爲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談，伶仃飄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此亡國之慘圖之殿壁，可以得師矣。



# 南疆逸史卷五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一

史可法

應廷吉附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順天大興人其先以開國功爲錦衣百戶祖應元舉人官黃平知縣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母尹氏旣娠夢文丞相入其舍已而生可法事親以孝聞崇禎戊辰成進士可法有文武材初授西安府推官已能平劇盜又以參政監江北軍楚寇南下攻潁壽犯皇陵可法所部不及千人日馳數十里遇賊大至少避之諜賊旁掠輒發兵襲擊時有斬獲賊去下馬坐積屍上計賊出沒及身所歷州邑破陷長吏逃死狀草畢授軍吏復上馬馳行且戰且撫賊兵不敢逼事聞天子嘉之擢僉都御史巡撫安池旋加兵部右侍郎督漕運兼撫淮上諸軍可法感上知益自奮勵身雜行伍間與同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不授衣不先御也將士皆感激戰輒有功捷數上乃開屯田招流亡繕城郭訪賢豪而諮之以軍政于是江淮南北屹然稱重鎮可法短小精悍面黑色兩目燦燦有光將士見者皆懾服天子知其能奏輒報可已而賊又破荆襄承天分兵南犯蔓延入河南山東告警者旁午至可法率師屯淮岸賊望旗幟輒遁去終不敢窺淮帝欲以可法爲



兵部尙書檢討汪偉曰。有可法而淮揚以安。無可法則江南必危。且留可法以係東南望。帝然之。就拜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可法入南都。卽核軍政。京營之有籍無兵者。悉按去之。營中憚其威名。不敢動。十七年春。賊逼京師。可法移檄諸鎮入援。未集而京師陷。莊烈帝崩。可法北向慟哭。以首觸柱。流血至踵。發喪。誓師浦口。欲長驅死戰。諸大臣及將士皆曰。社稷無主。盍擇君以定南都乎。可法然之。是時潞王已過江。泊舟無錫。初議所立。謂以親則桂。而遠以賢則潞。而近不知福王已在淮也。鳳陽總督馬士英先迎款于福王。欲挾之以居擁戴功。書致可法。言以倫以敘。無如福王。諸大臣議未定。士英已內結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外約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擁福王至儀真。可法不得已。遂具啓迎王。越三日。魏國公徐弘基等始至。事已定。無敢異議者。王入監國。可法進戰守大計。謂當素服郊次。發師討罪。示天下以必報仇之義。王唯唯。不能答一語。可法退。憂形於色。尋進東閣大學士兼故官。士英官亦如之。而王以士英有建立功。專倚賴焉。居二日。可法謂士英曰。寇深矣。黃高。二劉之衆。未盡爲國用。當立重臣開府以鎮之。今日之事。非可法與公。誰任之者。士英唯唯。可法退。卽合疏言。守江南者。必於江北。當酌地利設四藩。以淮揚。泗廬自守。以徐鳳。池六爲進攻之途。兵馬錢糧。皆聽鎮臣自取。給予之。有司勿復爲徵輸調度之擾。四鎮一轄淮。揚。一轄徐。泗。一轄鳳。壽。一轄滁。和。卽以得功。傑。澤清。良佐爲之。更立督師于揚州。節制諸鎮。如此則諸鎮各自衛其地。無不致死。而受成于督師。機不遙度。事不中制。士氣奮而民心定。江南庶幾可保矣。從之。又請定京營兵制。分設營將。如北京故事。簡精壯。募義勇。以實之。其侍衛及錦衣。變儀諸司。所隸軍役。當多事之日。俱宜入伍操防。毋坐耗錢穀。至錦衣。鎮撫司。官不必備。亦所以杜告密。節繁費。收人心。于新政有裨者也。監國既卽皇帝位。詔立四藩。如可法議。而廷臣意皆欲士英

督師士英以朝權不可以朝夕失也。乃謂可法曰：我馭軍寬，頗擾民，公威名著淮上，軍士皆懾服，公誠能經營于外，而我居中，帥以聽命，當無不濟者。可法曰：居者守，行者禦，莫能偏廢，敢辭難乎。按一本作既受，遂請行京師士民譁曰：何乃奪我史公太學生陳方策諸生盧涇才等上疏言：淮揚門戶也。京師堂奧也。門戶有人，而堂奧無人，可乎。上方倚重士英，勿聽。遂加可法太子太師以行。可法出，士英愈無所憚，俄進得功爲侯，傑、澤清、良佐皆封伯。自是四鎮愈尊貴自恣，漸不可制矣。及張愼言薦吳姓，按一本下有于朝二字劉孔昭言其不可，露章劾愼言。廷臣言孔昭武臣，不宜與銓選事。士英陰右孔昭，左右班攘袂相詰。可法嘆曰：黨禍起矣。上疏力言姓罪可矜，文武臣當虛衷用事，報聞而已。可法奉詔祭告鳳陵、泗陵。因上言曰：臣伏見二陵松楸如故，佳氣鬱鬱，知萬年靈長之祚，方未艾也。北顧神州，山河頓異，感痛填膺，不能已已。連歲鳳、泗之間，災異疊見，天鼓一月數鳴，地日三震，以至今春，罹茲大禍。先帝躬神明之質，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一十七年，有如一日，尙不免身殉社稷，抱恨千古。天命之難諶，而地靈之不足恃，可見于此矣。陛下踐祚之始，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使躬謁二陵，親見鳳、泗境中，萬井悲風，千里赤地，蒿萊極目，雞犬無聲，湯沐遺黎，死亡殆盡，其嗚咽悲憤，又不知何如也。伏願陛下堅此一心，慎終如始，察天人相與之故，考祖宗靈爽之依，處深宮廣廈，則當念西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當念西北諸陵麥飯之未展，膺圖受籙，則當念先帝之臨淵集木，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當念先帝克勤克儉，何以卒墮大業。戰兢惕厲，無敢刻忘，則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必爲請命上帝，默相陛下，光啓中興。若宴處東南，不思遠略，濫恩施，開告密，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激而投簪，豪傑因之裹足，竊恐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不知其伊于何底也。亡何，吳三桂從本朝大兵入北京，破賊，賊遁而西，山東、河南士



民皆結寨屯聚。殺賊所置僞官。以望王師。可法請立遣使北行。齎詔撫諭。使中原知中國有君。則人心南向。而大業有成。疏入報可。時四鎮不卽守所分地。暴橫江北。傑欲駐揚州。揚州民城守不聽入。傑縱軍大掠。進士鄧元勛與諸有司語。稍欲爲兩解。衆疑其私于傑。競起擊殺之。而良佐亦駐鳳陽。諸邑士民爭詣闕言狀。詔可法往慰解之。使各歸鎮。可法先至得功軍。得功聽命。至良佐。澤清軍皆諾。乃至傑軍。傑素憚可法。且夔韃迎謁。升帳之日。洒然變色易容。可法知其軍可用。欲以誠感之。偏裨以下。人人召見撫慰。而責傑曰。將軍之所以貴顯者。以有天子也。如不奉天子詔。而妄冀非所屬之地。則諸將軍與揚州之民。皆得彎弓而射將軍。將軍其何辭以對。傑色沮。默然者久之。然浸視爲易與。止可法宿軍中。易所隸卒。而更遣部下百人給事左右。可法拊循之。勉以大義。百餘人皆感泣。傳語軍中曰。史相公我主也。傑懼將士皆向可法。而又心服其誠。乃謹事可法。請受命。然終欲駐揚州。可法乃集揚民曲諭。至以身爲質。使罷守。奏以瓜州屯傑衆。可法遂留揚州。開幕府治事。設館禮賢。招徠天下智謀之士。及稍通天文日者陰符六壬遁甲諸術者。皆廩餼之。募士得勝鎧甲者萬餘人。復上疏請行保舉之法。以補危疆守令。許之。旋詔可法諭四鎮。厲兵秣馬。駐防河淮。刻期進師。當可法出。士英未敢卽倍之。可法數請餉。士英命戶部百方應之。可法分給諸鎮。諸鎮益和。乃稍言進取事。而王師已收山東。聞新立天子。使人以書貽可法。引春秋不討賊新君不得卽位之義。將移師問不當立者。可法表上其書。勸朝廷爲自強計。而自爲書答曰。閱貴國來書。以本朝立君爲非是。幕府竊怪之。夫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經綸草昧。正利建侯之日也。夫是以二三元老。謂大位不可以久虛。神人不可以無主。相與迎立今上。以係天下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卽位數日。幕府受命誓師江北。刻日西征。忽



聞吾大將軍吳三桂借軍貴國。破走逆賊。爲我先帝后發喪成禮。凡吾大明臣子。無不舉手加額。豈但如明諭所言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辱引春秋大義來相責告。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不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並遭荼毒。而或拘牽不卽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係人心。號召忠義也。貴國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後以小人交構。致啓兵端。先皇帝痛疾之。旋加誅戮。此貴國之所知也。今乃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歲輸金繒。回紇助唐。不利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若乘我蒙難。爲德不卒。以義始而以利終。貴國又豈其然。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業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幕府卽日獎率三軍。長驅渡河。以窮狐鼠之窟。光復神州。以報今上皇帝及大行皇帝之恩。人臣無境外交。貴國卽有他命。不敢與聞。可法銳意西征。而諸鎮兵在淮上者。澤清、良佐、營徒虛夸不足用。惟傑所統至四萬人。皆山陝勁卒。可法欲使爲前鋒。與傑往復。多推重之。虛揚州府第處其妻子。傑大喜。約刻日進取開歸。可法爲請軍輸于朝。而大鉞爲士英畫策。以四鎮與可法協爲不利己。而尤畏傑。陰欲裁抑之。且使可法不見信也。於是四鎮缺餉。則號可法。可法以聞。士英應之益緩。又數降詔趣可法出師。可法以示四鎮。皆曰。不能給我餉。而責我戰乎。于是可法坐困。亡何。士英排衆議。起大鉞爲兵部侍郎。使握兵政。羣臣交章論劾。疏數十上。皆不報。而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麒、劉宗周等以次去位。可法乃上言。欲用大鉞者以才。爭大鉞者以逆案也。大鉞卽可用。何必罪爭者。卽不可用。當採羣議。何至以一人壞天下大計乎。不聽。大鉞悉引其黨布於朝。朝政益亂。凡可法奏請輒格之。大清兵已入海州。破宿遷。可法遣總兵劉肇基往援。而誅山東鎮將

邱磊以其將航海降也。可法檄諸鎮出兵。高傑首奉命渡泗水。遣所部王之綱前驅薄淮陽。可法亦自率所募兵進次河上。建大纛南岸。戒師期。所請鎧仗芻糧皆不至。可法乃上疏曰。自三月以後。陵廟荒蕪。山河鼎沸。逆賊鼠竄。一矢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却步。未有意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君臣灑泣。士庶悲歌。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絀。文恬武嬉。暮氣及矣。屢得北來諜報。皆言兵必南下。水則調高麗船。陸則分布精銳。黃河以北。悉遭淪沒。而我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委靡。威令不行。復仇之命。不及關陝。討賊之約。不出北庭。晏然以不共戴天之仇。置之膜外。遂使敵國反得以僭逆加我。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議斷斷不成也。宗社安危。決于此日。雖破釜沈舟。尙恐無救。況廟堂規畫。百執事之經營。尙有未盡然者乎。夫將之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之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張。夏之少康。痛心出寶。終繼舊服。漢之光武。撫膺河北。亦奄萬邦。惟願陛下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贊御之臣。輕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爲今之計。宜速下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入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感憤激發。四方忠臣義士。必有聞風投袂而起者矣。國家遭此大故。陛下承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有罪當誅。無功可錄。倖免斧鑕。已爲大幸。臣于登極詔藁。特去加恩一條。不意頒發之日。內仍開載。使他國見之。亦當竊笑。今復紛紛陳乞。貂璫滿座。保傅薦加。名器濫觴。于斯爲極。似宜少加愆愼。以待戰功。庶使行間戮力者有所激勸。至師行討賊。莫急于餉。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覺難強。宜將內庫所有本折。盡佐軍需。其餘不急之工。可省之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卽事關大典。禮萬不容廢者。亦概從儉約。蓋盜賊一日不滅。神京



一日不得。

按一本作復

即有深宮曲房。豈能晏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人情向背所關。敵國

窺伺所及也。必得陛下早作夜思。念祖宗之鴻業。復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于選將

練兵之一事。庶乎人心可救。天意可回耳。臣待罪戎行。不宜復預朝政。然安內

按一本作內安

實攘外之本。故敢痛切

直陳。惟陛下留意。可法受事數月。疏凡數十上。皆中興大故。言極痛憤。草成輒嗚咽不自勝。幕下士皆爲飲泣。是時朝廷頗驚聲色。惡聞危亂。士英大鉞爭門戶。起大獄。欲盡殺清流。以快己意。出師聚餉。不暇及也。乙酉春

正月。大清兵分二道。令沂州、濟寧兵自泇口渡河。掠邳、宿、彰、德、衛、輝。兵從孟津渡河。逼歸、徐。可法言我與北兵僅隔一河耳。今已渡河。長驅而東。旦夕不守。乞多給軍餉。移得功、良佐兵駐潁、亳。以傑守歸、徐。戮力同心。無分

疆域。臣猶恐江南半壁。未能高枕而臥也。疏入不省。韓城人衛胤文。前爲左中允。受僞命。與高傑同鄉。傑薦之

留監己軍。聞中朝嚴治從逆者。懼而欲媚士英。以自解。度士英忌可法。乃上疏曰。國家兵事。問鎮臣。糧餉。問部

臣。督師。贊也。且可法空得名耳。朝廷當召置內員。備顧問。不則聽歸故里。養其高望。陛下若念推戴功。則爵之

侯伯。優其廩餼。毋令久躋津要爲也。疏入。詔切責胤文。士英等心是之。可法上疏乞罷。不許。已而傑所遣盪寇

將軍王之綱。與許定國爭睢陽。不決定國。僞納好于傑。傑至則置酒。伏兵殺之。詰旦。兵士攻城而入。定國北走。降于大清。之綱等遂大掠睢陽。兵倉卒未有屬。可法聞變。疾馳至徐州。撫定其軍。復請用傑部將李本深爲都督。士英聞可法大得傑軍。心勿善也。乃擢胤文爲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營。將士怒胤文蒞任之日。無一人至者。可法再三諷諭之。忘其爲劾己也。之綱等益以此歸可法。即胤文亦心折焉。都督之命久不下。傑軍士皆棄

汛奔還。時大清兵已悉渡河。值莊烈帝諱日。詔使可法等祭河上。可法因言天運已周。君仇未復。乞先治臣罪。



以謝天下。亡何大兵破蒙山，逼歸徐。江南震恐，乃下詔從可法議，以李本深爲左都督，盡護傑諸將，而已無及矣。夏四月，可法移鎮泗州，合諸將防禦，而京師有僞太子事，諸臣失職者，咸欲藉名攻士英。寧南侯左良玉遂發兵反，移檄遠近，南都戒嚴。密詔可法督諸軍渡江擊良玉。可法言：北勢日迫，請留諸鎮兵迎敵，親往諭良玉，要與俱西。有功則割地王之，宜無不聽。卽勿聽，擊之未晚。詔切責可法。可法于是合諸鎮兵倍道入援，抵浦口。將入朝，面陳可否。士英等懼，謂可法且爲內應，不許。大兵已入亳州，向邳州。徐、泗告急，復詔得功等渡江。可法還守揚、泗。可法痛哭而返，晝夜兼行，抵泗而泗州守將李遇春已以城降。可法退保揚州。大兵遂破徐州，降將李成棟引而南攻揚州新城。可法方在舊城，急檄防河諸鎮兵赴援。李栖鳳、張天祿等皆不聽。劉肇基、乙邦才、樓挺、莊子固等各率所部入城。可法乃與主事何剛、知府任民育及肇基等晝夜乘城，降將李遇春持豫王檄立城下招可法。可法登陴罵之。遇春曰：公忠義聞華夏，而不見信于朝，無益也。何如邀遊二帝以成名乎？可法怒，趣發矢射之。遇春走免。須臾，復令鄉民持書入濠，呼守者求入見。可法縋健卒投其人及書于水。豫王愈欲生致可法，戒諸軍近城勿攻，而復遣人持書至。可法不啓，趣焚之。豫王知可法終不可屈，麾軍急攻。監軍道高鳳岐等踰城出降。城中益恐。可法乃爲書辭其母及妻，呼部將史得威曰：我死，當葬我于高皇帝陵側，不則梅花嶺可也。復擐甲上城。豫王復以詔書招之。可法守益堅，相距十晝夜。大兵四面急攻。可法乃禱于天，發砲擊傷千人。豫王怒，自督勁卒力攻。城西北隅忽崩，有聲如雷。守陴者不退，發矢如雨。城下死者山積。大兵藉以登城，城遂陷。先時，可法謂莊子固曰：城一破，托君剗刃。子固許之。是時引頸向子固，子固不忍。可法乃拔刀自刎。子固與參將許謹共抱持之，血滿衣袂，未絕。子固等擁之出城，及小東門，遇大兵。子固及許謹等皆死。可法語

大兵曰。我史閣部也。可引見汝兵主。遂見豫王。王勞之曰。前以書謁請。而先生不從。今忠義既成。當畀重任。爲我收拾江南。可法曰。我此來祇求一死耳。王曰。君不見洪承疇乎。降則富貴。可法笑曰。爾國待承疇豈能過先帝。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爾國明矣。我豈肯效其所爲。王命裨將宜爾頓伴之三日。終不降。乃殺之。宜爾頓爲之棺殮。軍中匆遽。未及識姓名于棺。遂不可辨。而肇基等率死士巷戰。移時殺千餘人。兵來益衆。肇基矢貫額死。邦才自刎死。樓挺死城上。其餘文武將吏死者甚衆。家人史書書記顧起龍。龔之厚。陸曉。唐經世等。皆從可法死。揚州旣陷五日。得威報赴京師。舉朝不知所出。又數日。上出奔太平。又三日。京師潰。可法督師幾一年。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箆。冬不裘。小冠窄衣。與部卒雜處。年四十餘無子。妻欲爲置妾。可法曰。王事方殷。敢戀兒女私乎。遂無子。軍中值歲除。當封印。南北文檄交至。手自批答。自辰至酉。分給將士來月糧。至夜三鼓。謂軍吏曰。今夕乃除夕乎。索酒試飲之。酒未至。復呼軍吏曰。禮賢館諸秀才。當與共飲。顧夜已半。可資酒資分餽之。吏已往。乃命酒獨酌。庖人報黍肉已盡。饗士。索鹽豉佐酒。可法素善飲。飲至數斗不亂。自至軍絕飲。是夕滿酌數十杯。思先帝淚泫然下。不解衣就寢者。已七閱月。是夕微醺。隱几臥。將旦。有司吏士皆集軍門外。門未啓。軍吏遙謂曰。相公方隱几未寢。奈何。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不易得也。勿驚之。且戒鼓人更擊四鼓。須臾可法寤。天已曙。大驚。聞鼓聲。怒曰。乃敢亂我軍法。傳令縛至。趣斬之。諸將士皆長跪言。相公久勞苦。始得一夕假寐。不忍相驚。故亂鼓聲以待。此知府意也。可法意解曰。奈何以私愛變常法。趣具盥漱。啓門偕文武臣北向遙賀。將吏皆上謁。民育更前請罪。乃赦鼓人。可法自是竟不復隱几臥矣。後軍事益冗。以監軍郎中黃日芳敏練。欲留之左右。辭曰。日芳老矣。豈能日侍。公亦宜節勞。夫發書走檄。僚士優爲之。徵兵問餉。有司事也。何



必晝夜損神躬親庶務乎。且兵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死官也。須以生氣出之。汾陽所謂聲色滿前也。可法笑而不答。初以定策功加少保。皇太后至。加少傅。敘江北戰功。加少師。徐州擒盜。功加太傅。皆力辭。不許。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又辭。許之。既死。或云亡去。人疑之。史得威已奉遺命爲可法子。乃具衣冠招魂。葬于梅花嶺下。閩中立國。首贈可法太師。諡忠靖。後四年。廬州人馮弘圖起兵。假可法名號。旬日間下英、霍、六安諸縣。天下欣然望之。以爲可法實未死云。可法有弟可程。崇禎癸未進士。選庶吉士。京師陷。不能死。南歸。可法請下吏。上以可法故。令家居養母。後流寓南陵。閱四十年而卒。

逸史曰。傳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南渡之初。所恃者史大司馬一人而已。其餘安守故常。不達時變。自謂清流。而小人鴟張。滿朝相與詆排。門庭樹寇。強臣悍將。用之阻兵。安忍遙制朝命。司馬奔走撫輯。內攘不給。何暇計疆場之外乎。迨夫左帥稱兵。藩籬盡撤。王師長驅而入。所向投戈。衝櫓未及于國門。而君相已棄社稷行遜。此卽維揚堅拒。何補敗亡。況于一隅當百萬之衆哉。悲夫。觀廷吉之論。亦足明天命之不祚矣。雖有忠貞。豈能回天。余所以讀司馬之疏而愴乎有餘慟也。

應廷吉。字棐臣。鄞縣人也。天啓丁卯舉人。謁選授礪山知縣。史可法以閣部督師。開府揚州。御史左光先薦其才。擢淮安府推官。赴軍前爲監紀。與劉湘客、張鏘、紀克明等並在幕府。而廷吉最任用。廷吉精天文三式之學。先是丁丑。計偕至宣武門。見一白雞。羽毛鮮好。喙距純赤。重四十觔。觀者莫識。廷吉慘然曰。此鷲也。按鷲音敖。白首赤口。

不詳鳥也。見之。則國亡。癸未六月。露坐。陰雲四合。雷電交作。有火星出。聲如爆。廷吉曰。天元玉曆所謂電中聚火也。人君絕世。此殆是乎。可法按部至淮。升帳。有旋風從東南起。吹折牙旗。轉至丹墀。令廷吉占之。曰。風從月德



方來。加本日貴人時。當有貴人奉王命而至者。風勢飄忽旋轉。其事爲爭。音屬徵。象爲火。數居四。四十日內當有爭鬪之事。四十日。國光本作二十日。近則虞火災損六畜。越三日。城西北隅火燬民舍。焚一驪。匝月而有土橋之變。高太

監以朝命督師至。如其占焉。淮陰紫霄觀皂莢樹。產物如飴。色黃味美。士民觀者。以爲甘露也。廷吉見之曰。此爵錫也。白者爲甘露。黃者爲爵錫。所見之地。期年易主。可法銳意經略河南。黃日芳。陸遜之私問曰。閣部志勤矣。于君意何如。廷吉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天下事無可爲也。意者先試之。山左平。士民翹首王師。如時雨焉。若旌旗旅進。豪傑必有響應者。及高傑將行。誓師禡纛。風起纛折。西洋砲無故自裂。廷吉以爲不祥。十月十四日登舟。廷吉曰。此俗稱月忌日也。又爲十惡大敗。高帥其不免乎。明年正月。傑果爲定國所戕。可法議修屯政。欲遣陸遜之屯田開歸。而廷吉屯田邳宿。廷吉曰。國家故有屯軍。世受業爲恆產矣。安所得閒田而屯之。且田所獲既入于官。有司常賦。又將何出。聞桃源諸生有願輸牛百頭。麥五百石。以博縣令者。此面欺耳。及河防愈嚴。令秦士奇沿河築墩。以駐砲。廷吉曰。無益也。黃河沙岸。其性虛浮。水至即圯。何架砲爲。議乃格。是冬。紫微垣諸星皆暗。可法夜召廷吉。指示之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可法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懌。左兵東下。弘光詔至。可法袖詔書召廷吉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安堵。終不被兵。人能言之。第謂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果何見也。廷吉曰。今歲太乙陽局。陽。國光本作易。鎮坤二官始擊關提。主將凶。國光本主字下有。大客參將發。且文昌與太陰並。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可法憮然。因出詔示廷吉曰。君言不信。猶可。如信。則天也。唏噓而別。以軍事付廷吉。越三日。督諸軍赴泗州。過山陽。澤清遣人取軍器火藥餉銀。廷吉不與。退屯高郵。大兵破盱眙。可法還揚州。急召廷吉督餉。至浦口。已

而又令率軍回揚州。屯天長。廷吉曰：閩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一日三調。警急頻仍。揚且有內變。急入城助守南門。可法又令取移泗之餉。夜縋城出。明日城陷。得免于難。可法之築禮賢館也。命廷吉董其事。是時四方之士雲集。負才能者。羣思効用。而倖進之徒。亦且踵至。廷吉言曰：是皆躍冶之士。坐談有餘。無裨實用。當此財匱。而所給月餼不貲。盍散遣之。別儲真才乎。可法曰：吾將以禮爲羅。冀收什一於千百。行之數月。旣無拔萃之材。亦無破格之選。諸人私相謂曰：始吾以爲幸館也。今且求處囊而不得。于是始稍稍引去。及可法將移師泗州。謂廷吉曰：諸生從軍防河。積苦久矣。今又趨泗。是重勞也。君盍品定。量授一官以酬之。四月二日。發策試士。拔長洲盧涇材、嘉興歸昭等二十餘人。擬授通判、推官、知縣。二旬而揚州陷。從可法死者十九人焉。



# 南疆逸史卷六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二

高弘圖

姜曰廣

高弘圖字子猶號磴齋山東膠州人萬曆庚戌進士累官工部侍郎性伉直當天啓崇禎間東林齊楚宣浙之黨互相詆排而弘圖一無所附麗立朝剛介嘗爲御史與逆奄忤削籍而名愈高其在工部宦者張彝憲受勅督部事弘圖恥與並坐復罷歸踰年而懷宗思之又聞其佐膠州城守有功召至闕諮以時事補南京兵部侍郎尋擢戶部尙書甲申闖賊犯闕史可法謀勤王弘圖轉芻粟浮江入淮以濟師方發而烈皇帝凶問至南都大臣議所立可法謂非英主不足以定亂弘圖與姜曰廣呂大器佐之方擇主而福王至淮馬士英貪定策功與諸將以兵威奉王倉卒稱大號以弘圖物望所屬改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可法並入直弘圖固請移蹕中都進臨山東以示討賊之舉開經筵設起居注宗廟未立先製列聖神主附享奉先殿宗藩流離玉牒散軼令各府長史備上典籍江北今爲畿輔其被兵郡縣兩年之內蠲其正稅羣臣章奏不得妄言以淆是非而遣使朝鮮可以牽制凡八議並優旨答之未幾可法出督師士英輔政弘圖曰廣慎言等持正廷議起廢慎言

舉用吳甡、鄭三俊。士英黨誠忌伯劉孔昭率諸勛臣叱憤言于朝。目爲奸邪。聲振殿陛。弘圖曰。文武各有所司。卽文臣中。各部不得侵吏部之權。武臣何得越職而爭之。且甡與三俊。三朝遺老。清望在天下。孔昭妄思侵官。非其黨者。卽謂之奸臣。忝在政府。宸陛之嚴。化爲訟庭。愧死無地。乞賜罷斥。不許。旣而士英疏薦阮大鍼。弘圖持之。士英曰。我旣犯人言。豈敢相累。因自擬旨。大鍼陛見。疏陳江防要害。其言娓娓可聽。將退。士英奏曰。大鍼名在丹書。非其罪也。人誣之耳。大鍼因前奏冤陷之久而引弘圖爲證。以弘圖素不附黨。必不忌己也。弘圖乃曰。大鍼頃者陳說兵事。臣不知兵。無所參駁。若其起用。關係非細。昔崔魏亂政。風教墮地。先帝首鋤大憝。其黨附者不可勝誅。欽定逆案一書。以遏羣邪。大鍼與焉。臣不知其果知兵與否。但以先帝明察。豈容擅改。卽如士英奏。乞下羣臣集議。以彰公論。則用大鍼亦自光明。士英憤然曰。臣薦大鍼。非受賄也。何不光明之有。弘圖因乞罷。以謝不能附和之罪。上慰留之。而卒起大鍼爲兵部侍郎。弘圖漸不安其位矣。左懋第之北使也。弘圖奏事宜。一山陵。聞梓宮葬田貴妃墓。宜于天壽山特立陵寢。選日改葬。一分地。割榆關以外。不得侵及關內。一歲幣。量增十之三。一國書。如古稱可汗故事。一使禮。遵會典。不可屈膝。以致辱命。當是時。國朝方議遣師南下。而懋第至。守其議。崛強不屈。國書無由達。使事不終。南征遂決。議者謂弘圖不達時勢。執承平故事。以虛文釀禍。然其時廷臣皆莫之計也。其後議遣中官督畿輔浙閩餉。復設東廠。弘圖皆力爭之。中旨傳升張有譽爲戶部尙書。弘圖謂其端不可開。封還詔書。又請召還史可法。士英愈怒。矯旨切責。因力求去。八月。加太子少師。皇太后至。又加太子太保。至十月。卒致仕。弘圖在閣。士英尙畏之。不敢肆志。及去。遂無所忌。時山東已失。弘圖流寓吳門。已復渡江入浙東。弘光亡。泣涕絕食。卒于會稽之竹園。



逸史曰金陵立國弘圖與小人同朝不激不隨持守正直有足觀者然不能通古今之變覽存亡之大勢如北使事宜猶執承平故事將爲是具文乎抑欲求當于國事也史可法怒四鎮之橫而以建議始封爲弘圖誤國罪是不然使君相英明廟堂得勝算四鎮何嘗不可用況如得功之忠勇乎自馬阮出而紀綱紊亂外結強援以遷正士賢者岌岌且不安其位是四鎮之橫馬阮召之也於弘圖何尤哉弘圖雖非濟變材使其幸而當平世固一賢宰相也

姜曰廣字居之號燕及江西新建人萬曆乙未進士改庶吉士由編修歷陞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福王之至也文武大臣集守備太監韓贊周宅議具啓迎王贊周令各官署名曰廣曰此大事須先祭告奉先殿然後舉行從之福王立陞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弘圖協心輔政將以次漸引正人爲中興之望已而士英銳意欲用阮大鍼曰廣上疏求罷曰前見文武紛競自慚無術相和近睹逆案掀翻又愧無能寢息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皇上數日前之精神竟同反汗惜哉維新遂有此舉但恐忠臣裹足志士灰心臣遭遇聖明備員政府不能扶危持顛已負生平必俟羣言交責始求罷斥良已晚矣又言祖宗會推之典行之萬世者也昨日大鍼之起竟出內傳夫斜封墨勅種種覆轍史冊昭然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之善政亦間有而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內臣內傳矣用部臣用勳臣內傳矣用大將用言官亦內傳矣所得閣臣則貪淫巧猾之周延儒逢君虐民之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陳新甲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之李國楨所得大將則統綉支離之王橫倪寵橫國光本作樸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莖陳啓新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也其效亦可睹矣皇上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緣鄙

夫熱心仕進。一見擯于公論。遂乞哀于內庭。見其可憫之狀。聽其一面之詞。不能無動者。亦人情也。而外廷口傳清議之人。亦有貪婪敗類之事。授之口舌。得以反唇。而內廷遂以爲攻之者。盡皆如是也。間以其事情密聞于上。及得上之意。則又轉而授之。于是別創新法。令之面試平臺。一語投機。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類羸勝之販兒。天下事從此不可爲矣。臣昔痛心此事。亦于講義敷陳。先帝一誤。皇上豈堪再誤哉。上溫旨慰留。而士英大鉞大愠。陰嗾劉孔昭、劉澤清交章攻之。詆爲黨人。時議復設廠衛。曰廣力持不可。言緝事未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之有。士英念曰。廣不去。已終不可以肆志。乃使大鉞爲疏。令宗室朱統纘上之。言定策時。曰廣有異議。列五大罪。其詞甚醜穢。朝士皆爲不平。于是求罷益力。以皇太后至京。加太子太保。尋致仕。曰廣辭朝。上御殿。羣輔陪列。曰廣曰。微臣觸怒權奸。自應萬死。聖恩廣大。猶許歸田。但臣去後。皇上還當以國事爲重。士英憤罵曰。我爲權奸。汝且老而賊矣。卽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願以犬馬餘年。歸老貴陽。卽皇上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厲聲曰。擁戴豈人臣居功地邪。士英曰。汝意在潞藩。恨我成功耳。上曰。潞王朕之叔父。賢明可立。兩先生無傷國體。旣出復于朝堂相詆罵。曰廣骨鯁廉介。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扼于奸邪。未竟其用。天下惜之。南京亡。越二年。而金聲桓之事起。金聲桓。左良玉之部將也。良玉死。夢庚降。豫王遣聲桓與副將王體忠同取江西。聲桓畏體忠兵強。伏甲殺之。以其中軍王得仁統其衆。略定南昌、九江。撫、饒諸府。得仁本起盜賊。與聲桓素驕橫。撫按驟節制之。遂以戊子正月二十七日殺御史。舉兵反。曰廣方家居。金、王以其民望所歸。奉爲盟主。顧曰。廣繩墨之儒。用兵非其所長。時江西郡縣皆傳檄下。海內響應。唯贛州未附。諸客獻計。以爲宜疾趨金陵。而曰廣以昔寧庶人起兵。不破贛州。卒貽後患。令金聲桓併力攻贛州。久頓堅城。大兵



隨至圍南昌。金王本無智略。既還師入城。畏大兵不敢出。惟日責姜太保。令其遣客號召四鄉義旅。諸謀士知其旦夕亡。悉潰去。官兵乘間鑿長濠四十餘里。駕以飛橋。往來圍困。城中求戰不得。斗米七八十金。殺人而食。已丑正月十九日城潰。聲桓自投于城之東湖。得仁巷戰矢盡。力竭乃死。曰廣作六歌。亦自盡。一家死者三十餘人。初曰廣與隱士漢儒裔交。其將應金王也。使人邀與俱出。辭既署事。又邀致之。乃入謁。曰廣問曰。事當若何。不肯答。固問之。則曰。明之所以失天下。非左與闖耶。金則左孽。王乃闖校。公與侯安所授之哉。十日之間。年號兩易。名雖歸明。實叛清耳。今擅除爵。恣殺人。筭利權。若明有主。不待命。是僭也。若不奉隆武。永曆而爲之。是僞也。僭僞二者。春秋之所不許。公與之同事。後世且謂公何如人。今兩人已內相猜忌。公能親於建武之與豫國乎。能則攬其兵柄。退稱舊輔。縞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慚而聽我。竭心力爲之。不濟則死。不能則引身而退。歸耕浞水之陽。無從叛亂。居美名。天道所惡也。姜沈吟無以答。後在圍城。徘徊太息。思其言而悔不能用也。逸史曰。高弘圖。姜曰廣。平世三公望也。睹其搶攘之際。正議不撓。亦可以想見其風概矣。然非撥亂才。而于軍旅之事。尤非所長。議者徒見金王舉事無成。因以咎姜太保之不智。嗟乎。國破君亡。大事已矣。忠臣之誼。苟有其會。則且庶幾于萬一。豈暇擇其人計其利害哉。文信國崎嶇山海。尙招義旅。況乎據名城。樹強兵。擁戴興復。而鄙夷不屑。則太保之所不敢出也。故夫南昌之舉。君子悲之。

# 南疆逸史卷七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三

張慎言

徐石麒

張有譽

顧錫疇

管紹寧

解學龍

高倬

呂大器

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啓時自知縣入爲御史立羣枉之間持議侃侃卒爲馮銓所陷編戍肅州崇禎時起故官累遷太常卿刑部右侍郎改南京吏部尙書掌右都御史事南都官名吏隱事皆決于北慎言雖位冢宰從衆僉名而已及南渡建國遂爲要職而慎言以宿德重望居之因命專理部事慎言上中興八議一曰議節鎮淮安鳳廬荆襄爲鎖鑰重地自寇盜充斥城郭荒殘宜申命鎮撫大臣分戍增堡扼守險要東西開闢首尾相援添戰艦于江淮之間沿北羣縣各積穀萬石爲倉卒轉運之資二曰議僑藩諸王流離南竄不可不思所以處之擇浙江江右山郡及閩粵間居焉其府第護衛官屬暫從節省三曰議開屯江北地曠民流今爲畿輔若于其間招聚流離開立屯田擇其邑之豪以百夫屯爲百夫長千夫屯爲千夫長連其什伍教之兵陣就使守禦富強一策也四曰議招徠河北淪陷郡縣設立僞官有能誅擒者賞五曰議寬宥諸臣陷



賊事非得已。家屬在南。企望歸正。不宜以風聞苛議。堅其從賊之心。至若自拔來歸。尤宜矜嘉。隨才錄用。不當概以死論。六曰議褒卹。忠烈之臣。如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傳聞確者。立宜贈卹。以慰幽魂。其餘次第詳核。勿有所遺。七曰議銓敘。起廢之條。是非龐雜。不可不慎。若逆案諸人。無容更議。其在戍籍廢居者。一付清論。不撓毀譽。八曰議漕卒。北漕萬有餘旗。柁工挽夫。實繁有徒。募自外江。衣食于官。今漕登近地。此十餘萬人。無室無鄉。游食不已。爲患非細。安輯宜亟也。俱嘉納之。未幾大起廢籍。慎言薦吳甦、鄭三俊。命召甦。陛見甦者。故大學士。先帝時命之督師。以逗遛遣戍者也。時阮大鍼方謀起用。而詔款有逆案。不得輕議之。文慎言秉銓持正。度不可進言。誠意伯劉孔昭故與大鍼善。因置酒約諸勳臣。欲廷計慎言。以起釁。次日朝罷。羣訴於廷。指慎言及甦爲奸邪。叱咤聲徹殿陛。慎言立班不辨。高弘圖解之不退。孔昭遂拔刀聲言殺此老奸。慎言于人叢中展轉相避。衆皆失色。班行大亂。司禮太監韓贊周從殿上大聲叱曰。從古無此朝儀。孔昭始納刀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上曰。文武官各宜和衷。何得偏競。乃出。復具疏言之。且謂慎言迎立時懷二心。慎言因引疾乞休。史可法聞之。上言慎言之薦。未爲不當。卽諸臣以爲不可。亦當平心入告。何乃痛哭喧呼。使驕將悍卒聞之。不益輕朝廷長禍亂耶。昔主辱而臣死。今主亡而臣生。凡在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若各執成心。文武水火。國家朋黨之禍。自此開。人才向用之途。自此塞。臣不願諸臣存此見也。給事中羅萬象、御史王孫蕃各具疏爲慎言辨。劾孔昭不敬。上仁柔置不問。但慰留弘圖。慎言而已。甦既不受召。慎言亦四疏乞罷。乃得致仕。賚銀幣。給應得誥命恩蔭。慎言力辭。其表有云。先帝山陵未卜。而臣之祖父先受絲綸。青宮皇子何在。而臣之子孫妄叨恩蔭。況風塵不定。進虎驅狼。回首長陵而下。松楸黍稷。諸臣何以爲心。而猶侈

口論功乎。七月，加太子太保。自慎言罷，繼之者徐石麒，亦不久去位。大鉞乃起其黨張捷爲之，捷惟奉行馬阮指揮，賄賂公行，諸麗名逆案者盡登用，銓政大壞矣。時山西盡陷於賊，慎言無家可歸，流寓蕪湖，宣城間。國亡後，疽發於背，戒勿藥卒。年六十九。慎言少孤，鞠于祖母，爲御史日，祖母亡，乞歸執喪三年。子履旋，壬午舉人，賊陷陽城，義不受辱，投巖死。事聞，贈御史。

徐石麒，字寶摩，號虞求，嘉興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以忤逆奄削籍。崇禎中，起官南京，歷十二年，始入爲通政使。陞刑部侍郎，署部事。時帝以刑威馭下，法官引律大抵深文，石麒獨多所平反。尋進尙書，論誅兵部尙書陳新甲，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江南立國，起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尙書。石麒方以進賢退奸爲任，而馬士英、阮大鉞植黨樹私，貨賄公行，權傾中外。石麒時以祖宗之法裁之，士英欲得侯封，諷中官韓贊周入言之，上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石麒奏曰：世宗以外藩入繼，將封輔臣伯爵，而楊廷和、蔣冕謙不受，今國恥未雪，諸臣遽裂土自榮，不愧廷和等耶？且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殉難，先帝尙遣一勳臣、一黃門、二內侍驗讞含殮，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惡之，凡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以例轉劾石麒殺樞臣以敗款議，士英助之，遂乞骸骨歸。南京不守，扁舟水宿，嘉興城守將破，石麒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潰，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僧真實藏之櫃中，踰二旬始殮，顏色如生。僕祖敏，李陞從死。時劉宗周在紹興，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至城外野寺死。二公意相反，而其義則一。士人爲作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閩中賜諡忠襄，石麒博學強識，尤長于國家典制，諸司掌故，性樂易愛。



人與人言移日不倦。下吏寒士有才者，汲引不遺餘力。所著有可經堂集。石麟初罷，構一堂，顏曰醉經。既而惡之，曰：醉酉卒。明年歲在酉，吾其死乎？竟以乙酉八月卒。同時戶部尚書張有譽、禮部尚書顧錫疇、侍郎管紹寧、刑部尚書解學龍、兵部侍郎呂大器、工部侍郎高倬，皆清執有品望，俱克稱其職。

張有譽，字難譽。

難，國光本作誰。

江陰人。天啓壬戌進士，以戶部主事權稅蕪湖，力持清操。崇禎中，出爲饒州府知府，累

遷江西督糧副使，四川按察使，俱有惠政。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方面官五人，以有譽爲首。帝書其名于屏，擢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還半道，聞都城之變，抵任則福王立矣。內官張執中監收白糧，勒補墊費，踰舊例數倍。杖斃解戶，有譽連疏論之，收其胥役送獄。執中虐稍舒，常因召對言。統計一年經費，須千餘萬，今所入僅八百萬，不敷所出，惟有裁冗兵、節冗食、汰冗費。自宮中始，願聖明躬行節儉，爲天下先。時士英銳意起阮大鍼，而廷臣持之急，思以中旨用之，難以發端。以有譽人望也。八月，卽傳旨用爲戶部尚書。高弘圖以有譽才望堪用，而內傳不可開，封還詔旨。羣臣亦交章論諫，上不許。自是傳陞紛紛矣。尋加太子太保。時四鎮各需餉二十萬，有譽計無所出，至嘔血，連疏乞歸，不允。明年五月，南京失守，有譽逃之武康，久之旋里。仕宦二十年，僅守先世遺產。其治家居鄉，俱堪爲後人法。年八十一而終。

顧錫疇，字九疇，號瑞屏，崑山人。生而英敏，年十三以諸生應試南京。魏國公一見稱異，以女女之。登萬曆己未進士，選庶吉士。甲子授編修，典試福建，以策問侵逆奄，坐訕謗革職。奄敗復原官，擢國子監祭酒，請復積分之法。從之。歷陞禮部右侍郎，署尚書事。江南立國，起禮部尚書。時方尊福恭王爲恭皇帝，將議廟祀，錫疇鑒睿宗之失，請別立專廟。時論譴焉。又請復建文、景泰二帝諡號，請益開國以來忠節諸臣。張慎言去位，命錫疇攝吏

部事乃正從逆各官刑章務以鼓舞人心激揚忠義時朝政日壞錫疇自請祀海出都事竣乞終養御史張孫振希政府旨劾罷之南都不守父天敍已病聞之不食死錫疇葬畢謁魯王俄而魯王航海錫疇由海道趨閩寓江心寺溫州總兵賀君堯縱卒殺士錫疇將劾治君堯夜使人殺之投屍于江三日乃得棺殮焉

管紹寧字泰階武進人崇禎元年進士第三人授編修歷陞南少司業左諭德掌翰林院陞少詹未赴福王立擢禮部右侍郎同顧錫疇首襄大禮一時稱中興盛典焉大兵渡淮紹寧時返常州有揚州進士某先降改名授常州知府詐傳檄舉義召闔郡紳衿至期不至者以降敵論紹寧信之往伏兵猝起縛諸紳薙髮紹寧大罵不屈被害于署門外事聞魯監國贈禮部尚書予祭奠諡文忠

解學龍興化人萬曆己丑進士歷金華東昌推官擢刑科給事中魏忠賢亂政以東林削籍崇禎中累遷太僕卿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未赴時黃道周方得罪而學龍于薦舉屬吏推引及之帝怒徵下獄杖八十遣戍福王立起故官十月至擢刑部尚書時方治從賊諸臣馬士英阮大鍼以賄出入故案久不定學龍倣唐制以六等定罪一等應磔者十一人宋起郊吏部員外郎牛金星舉人張嶙然平陽知府曹欽程太僕少卿李振聲

喻上猷俱御史黎志陞山西提學陸之祺陝西布政高翔漢兵科楊王休道關劉世芳檢討二等應斬秋決者四人光時亨刑鞏周鍾河南提學方允昌兵部主事三等應絞者七人陳名夏編修楊枝起戶科王承會襄陽知府原毓宗天津兵備何

孕光庶吉士項煜少詹四等應流者十五人王孫蕙禮部主事梁兆陽檢討錢位坤大理寺正卿侯恂總督王秉鑑山西副使陳萬象御史申芝芳給事中金汝礪吳達原缺黃維祖舉人楊廷鑑修撰陳羽白劉大鞏裴希度張懋爵未詳四人五等應徒者十人宋學顯通政參議沈元龍未詳方拱乾徽繆沅工部主事呂兆龍傅振鐸給事中吳剛思進士方以智傅鼎銓檢



家玉庶吉士六等應杖者八人。潘同春、吳泰來俱員外、張琦主事、王子曜行人、周壽朋行取知縣、向列星未詳、李剛、徐家麟進士。自絞以下聽贖候定奪者十九人。何徵瑞、楊觀光少詹事、張若麒少僕、方大猷副使、党崇雅戶部侍郎、熊文舉吏部郎中、葉初春大僕卿、龔鼎孳、戴明說、孫承澤、劉昌俱給事中、涂必泓、張鳴駿御史、薛所蘊司業、趙京仕通參、高爾儼編修、衛周祚、黃紀、孫襄俱郎中。其另存再議者二十八人。翁元益、郭充給事中、魯粟、吳爾壘、史可程、王自超、白引謙、梁清標、楊棲鸞、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穎、劉廷琮俱庶吉士、侯佐、左懋泰、吳之琦、鄒明魁俱郎中、諸偉梅行人、龔懋熙博士、王顯進士、王之牧、王臯、梅鶚、姬琨、朱國壽、吳嵩引六人未詳。已奉旨錄用者十人。張縉彥尙書、時敏給事中、衛胤文、韓四維諭德、蘇京御史、黃國琦、施鳳儀行取知縣、張正聲郎部、顧大成中書、姜荃林未詳。疏上。士英以輕重不稱意。矯旨再議。士英方重劾周鍾、光時亨等。以與廷臣相牴牾。學龍乃加重周鍾、光時亨各一等。餘仍執前議。時馬、阮必欲殺周鍾。而學龍欲爲之緩死。乃謀之次輔王鐸。明年正月。乘士英在告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俞旨。且有詳慎平允之褒。士英聞之怒。然事已無及也。大鍼及其黨張捷、楊維垣。聲言欲劾學龍。學龍乃引疾。大鍼復嗾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至四月。左良玉犯關。士英即傳旨殺鍾、時亨。而命死罪者遣戍。流徒以下爲民。然學龍所定亦多未審。其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得正法。傅鼎銓、張家玉後起兵。死節最烈。亦在五等中。要之身未對理官而懸擬罪名。原馬、阮之意亦不過借以快恩仇。制黨人立威自重。而爰書所據盡屬傳聞。非爲國家正典刑也。學龍通曉政務。在崇禎朝所敷奏皆關天下大計。嘗言遼左額兵舊九萬四千有奇。歲餉四十餘萬。今關上兵止十餘萬。而月餉乃至二十二萬。何相懸至此。遼兵盡潰。關門不得不新募。薊撫則舊有額兵。乃大行召募。給以厚糈。舊兵以其餉厚也。悉竄入新營。而舊額依然如故。其爲漏卮可勝言哉。國初文職五

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文增至一萬六千餘員。武增至八萬二千餘員矣。今日不知又增幾倍。主爵者誠肯悉心計度。冗者汰之。歲可得餉數十萬。衛所應襲子弟無才可用。但襲爵而不給俸。以至裁冗吏。核曠卒。又可得數十萬。無憂貧矣。從來問國之強。莫若民富。問民之富。莫若多粟。亦嘗取京邊之米。較其出入而權其損益乎。夫京邊之米一石。其輸自民間則非一石也。以民之費與國之收衷之。不啻三倍。是國之一民之三也。今關餉一石抵銀四錢。易錢則米好者不過百文。惡者止三四十文。又其下者則腐臭而不可食。以國之費與民之食又衷之。不啻二倍。是兵之一國之三矣。總計之。則民費其六。而兵食其一。民既病矣。兵亦未嘗利。況小民作奸以欺漕卒。漕卒作奸以欺官司。官司作奸以欺天子。展轉相欺。而米已化爲糠粃。爲沙土。兼濕熱所蒸。色味俱變。食不可下咽。是又化有用之六爲無用之一也。然則如之何。臣以爲莫如修屯政。屯政修則地闢而民有樂土。粟積而民有固志。昔吳璘守天水。經營屯事。縱橫鑿渠。綿亘不絕。名曰地網。敵騎不能逞。今略倣其制。畢力圖之。溝塗之界。則各樹土所宜木。小可獲薪菜之饒。大可得控扼之利。敵雖強。何所施乎。帝善其言。亟下所司議之。然竟中格。

高倬。忠州人。天啓乙丑進士。知德清。金華二縣。徵爲河南道御史。草場火。以巡視不謹褫職。其後起廢。屢遷南京太僕寺卿。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福王立。用爲工部右侍郎。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錢。置龍鳳諸器。及宮殿陳設寶玩金玉。計費數十萬。光祿寺請辦御用器。至一萬五千七百有奇。倬上言曰。國家草創。民愁財匱。宜力行節儉。以爲天下先。昔衛之亡也。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通商務農。故能立國楚邱。今大難未夷。百萬之師宿於江淮。嗷嗷告饑。司農猝無以應。以致缺望掠食。卽君臣縞素。示以匱乏。彼尙未必信也。而乃雕鏤華彩。



欲飾太平美觀乎。皆不納。明年二月，解學龍罷，倬代其任。及南都失守，投繯而卒。

呂大器，字儼若，遂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授行人，擢吏部稽勛主事。更歷四司，至文選，乞假歸。以邑城庫惡，倡率修築。工甫竣而賊至，大器佐有司扼守，城獲全。詔增秩一等，出爲關南道參議。遷固原，平長武劇賊。擢右僉都

御史，巡撫甘肅，劾罷總兵柴時肅。

肅，國光本作華。

威望甚著，遷兵部，添註右侍郎。大器負才而性剛，見天下多故，久於

軍旅，意欲避事。上疏力辭，帝不許。至京，命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未幾罷保定總督，而設于九江。以大器任之。左良玉與大器不和，廷議慮其敗事，以袁繼咸代之。而改大器南京兵部右侍郎，兼掌禮部事。十七年四月，聞北都變，南京諸大臣議立君。時潞王常芬已渡江，在吳中。前侍郎錢謙益欲立之，乃入說大器曰：潞王穆宗之孫，神宗猶子，昭穆不遠，賢明可立。福恭王昔者覬覦天位，幾釀大禍。今立其子，勢必翻三案以報私仇，視吾輩俎上肉矣。公今主禮兵二部事，公若倡言，誰敢異議。大器然之。張愼言、姜曰廣等亦附焉。貽書史可法，言福王不可立。狀議未決，而馬士英已與鎮將劉澤清等率兵擁福王至。可法不得已，將具啓迎王。大器猶不肯署狀。給事中李沾面折之曰：今日之事，論典禮則禮莫重于尊君，論典兵則兵莫先于衛主。今衆議僉同，公獨持異，沾請得以頸血濺公衣矣。大器乃不敢言。卒迎福王監國，踐帝祚。遷大器吏部右侍郎。遂以異議見絀，恆自危。及可法出督師，士英入輔政，與劉孔昭比，欲盡起逆案諸人。先薦阮大鍼爲兵部侍郎，舉朝大譁。大器知必不爲時所容，乃倡言攻士英，言其擁兵入朝，覲留政府，濁亂紀綱，顛倒邪正。逆案一書，先帝手定，而士英悍然不顧，目無先帝，何論陛下。且其子童穉，列銜都督，妹婿無功，冒授總戎，姻婭若越其杰，田仰、楊文驄等，皆先朝罪人，盡登撫仕，名器僭越，莫此爲甚。總之，吳姓、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之失，而端方亮

直終爲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鍼，臣不謂無一技之長，而奸回邪慝終爲宗社無窮之禍。疏入，士英大怒，嗾劉澤清劾其心懷異圖，未幾，逮雷縝祚、周鑑下獄。二人亦主潞議者也。大器遂致仕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士英憾不已，令李沾復劾之，乃超擢沾爲左都御史，而命法司逮大器，以無可踪迹而止。謙益諂附士英，上書頌其功，與大鍼深相結，得爲禮部尙書。國事益不可爲矣。明年，唐王立，召爲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汀州變，奔廣東，與丁魁楚等擁立永明王，命以原官入直，駕幸梧州，自請留守東方，遂走韶州。久之，入烏羅士司。永曆二年，王應熊卒，進大器少傅，盡督西南諸軍，賜劍便宜從事。其夏，抵涪州，蕩寇將軍李占春謁見，大器以爲可用，與相結。遍歷楊展、于大海、胡雲鳳、袁韜、武大定、譚弘、譚詣、譚文諸部，會宗室朱容藩謀逆，檄占春、大海等兵誅之。赴召至思南，遵義守將王祥邀至其地，謂曰：「吾歷觀川將，楊展志大而疏，大海韜貪而無謀，餘鄙劣不足數。國家將何藉以中興？吾死目不瞑矣。」時已得疾，留兩月。四年春，次都勻卒，諡文肅。子潛，癸未進士，隱居湖州不仕。

逸史曰：南都初建，象正盈朝，其六卿之長，皆民譽也。迨馬阮執國命，次第芟斥，而國事亦敗壞不可救。然則小人亦何利之有哉？弘光之不終也，議者多追咎潞王之不得立，以爲勝帝焉。是不然，王亦中材耳。其在杭州，常命內官博訪古玩，南都不守，都御史劉宗周勸王監國守浙境，王不可及。大兵至，卽與巡撫張秉貞迎降，蓋納叛將陳洪範之謀也。大理少卿沈胤培常曰：使王立而錢謙益爲相，其敗壞與馬士英等耳。嗚呼！謙益之欲立潞王，自爲富貴計也，使其果欲爲國擇賢，則其後不先馬阮而賣國矣。



# 南疆逸史卷八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四

劉宗周

黃道周

劉宗周字啓東號念臺山陰人學者所稱蕺山先生者也萬曆辛丑進士崇禎朝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以請釋熊、姜之獄斥爲民年已六十四矣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聞之慟哭徒步涉江詣杭州以發喪討賊責巡撫黃鳴駿曰哀詔未至何故發喪且當靜以鎮之宗周勃然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闔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厲同仇反藉口鎮靜作遜避計耶於是發喪哭臨畢與朱大典、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立于南京以原官召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陛下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南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南去金陵不遠親征之師駐蹕于此規模先立而後可言政事又言今日問罪之師當自諸臣之不職者始當賊入秦流晉漸逼畿南遠近洶洶而大江南北一二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坐視君父危亡而不救則封疆之臣當誅新朝旣立謂宜不俟終日首建北伐哭九廟曆梓宮訪諸王萬無

容自諉者。而諸臣泄泄自安。則舉朝謀國之臣當誅。詔報曰。親統六師。光復舊物。嚴文武惟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之良心。慎新爵。劾舊官。朕拜昌言。宣付史館。是時宗周本無意于出。謂中朝黨論方興。何暇圖賊。而一時奸人雖不利宗周。然又恥不能致宗周。反急其一出。及方出而彈劾踵至。其言諤諤。引繩披根。不少假借。由是羣小側目。馬士英言宗周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是明示不臣也。朱統鎰言宗周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之所。蓋欲以罪宗處皇上。劉澤清言宗周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兵已伏於丹陽。而是時浙兵適與京口防江兵相擊鬪。士英聞之而信。亦震恐。高弘圖乃言於上。傳諭曰。昔漢宣起於艱難。魏丙合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同心。今者祖分左右。口構玄黃。天下事不堪再壞。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間。禮全終始。宗周不得已受命。方宗周在丹陽僧舍也。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跡之。見其正容危坐。亦心折。不敢加害。既入朝。仍居蕭寺。南渡亂政。無不危言。奸黨馬士英、劉孔昭、劉澤清、高傑內外結連。人莫敢忤。宗周昌言排之。及起用阮大鍼。宗周曰。大鍼進退。江左之興亡係焉。其視國事之顛連。猶疾痛之在身也。危涕正辭。以冀廟堂之一悟。迄不見省。乃再疏請告。予馳驛歸。宗周以宿儒重望。爲海內清流領袖。以出處卜國家治亂。既出國門。都人士聚觀嘆息。知南都之不可有爲也。明年弘光出亡。浙江亦不守。宗周慟哭曰。此余正命之時也。門人有以文謝故事勸者。宗周曰。北都之變。不死者。以身在田里。留以俟後王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尙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國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之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哉。扁舟辭墓。躍於水中。水淺不得死。絕食二十三日而卒。閏六月八日也。宗周死而浙東紳士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鄭遵謙等各起兵迎魯王監



國紹興與大兵相拒者一年。人以爲由宗周所倡云。宗周以遺腹生。家貧。母章氏育之外家。幼端穎。稍長。卽志聖賢之學。內行修飾。甫釋褐。遭母喪。爲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尙書陶望齡弔之。嘆曰。世衰禮廢。吾未見善居喪若劉子者。服闋。以祖父年高不謁選。祖亡。哀瘠如初。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四年。自守所學。不以時方變亂更術以進也。懷宗綜核名實。羣下惴恐。宗周以爲此刑名之術。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之說進。帝方憂流寇。問以兵事。對曰。臣聞禦外以治內爲本。此干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帝顧廷臣曰。迂哉。宗周之言也。京師方戒嚴。召對中左門。御史楊若喬奏言火器。宗周劾之曰。戰守屯戍。自有良法。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按一本無帝方憂至此一段帝每言宗周清執敢言。有古大臣風。然終以爲迂。故不得久在位。居家潛心理學。清修篤行。不愧衮影。與人嚴正。不可干以私。嘗面折人過。人皆敬憚之。其學以慎獨爲功。以知天爲歸。而本之敬誠。作人譜以授學者。立古小學。日會講其中。與無錫高忠憲齊名。說者謂明之大儒。推薛、胡、陳、王。而宗周似勝之。所著有劉子全書百餘卷。及他著述二十餘種。子灼。字伯繩。甘貧樂道。能守其學。

黃道周。字幼平。號石齋。漳浦人。家貧。時挾策遠遊。讀書羅浮山。山水暴漲。墮澗中。溯流而出。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自少攻苦。爲文典奧。原本經術。登天啓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屢起屢蹶。五遷而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而嚴冷剛方。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嘗上疏自陳。言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鄮。時鄮方以杖母被大詆。帝得疏駭異。而忌者愈藉爲口實。最後以劾楊嗣昌奪情入閣。帝怒甚。親召至平臺詰責。下獄遣戍。事具明史。南渡起吏部右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遣人諷之曰。人望在公。公而不起。豈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乎。道周不得已。乃趨朝。至則陳進取九策。九月。陞禮部尙書。掌詹

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臨行上言。今欲東收兗濟。北略漳河。西取長安。然後問洛陽之鐘虡。掃承德之松楸。上規天壽。此曠日持久。其道誠難必。如臣愚計。得一沈鷲之將。簡士三萬。費糧百日。出贛榆。韋橋。東踰破車度。臨朐。歷博興。直上鹽山。滄州。此間三四千里。皆荒曠。如升虛邑。惟臨朐。安邱。樂安。陽信之間。稍可屯聚。可因糧而食。走七晝夜至武清。渡白溝。出其不意。從天而下。敵有嘯指。望宜大關門而遯耳。然後致陛下哀痛之意。祭告灑掃上十二陵。與長安士民拭淚而觀九廟。還分兩道。一下臨清以收兗濟。一下邯鄲以收漳衛。其用力甚少。奏功甚鉅。此耿弇所發憤於祝阿。劉裕所歡呼於大峴也。南京潰。唐王建號於福州。召爲首輔。是時鄭芝龍專政。賜宴大臣。芝龍欲居第一。道周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芝龍辭屈。由是與道周不和。道周見芝龍殊無經略之志。求出關自効。請兵請糧。芝龍皆不與。道周徒以忠義激發。旬日間得九千餘人。親寫劄副獎語。給爲公賞。得之者榮於誥勅。而應募者多不練之兵。不能應敵。由廣信抵衢州。婺源令某。其門人也。僞致降書。道周信之。決計深入。曰。國家養育數百年。士民豈無人心。傳檄自歸命耳。至婺源明堂里。大兵猝至。一軍殲焉。道周知爲令所賣。叱從者俱退。曰。吾死此矣。遂被執。職方趙士超。字淵卿。福州諸生。中書賴繼謹。字敬儒。漳州諸生。蔡春溶。字時培。漳州諸生。道周婦弟。通判毛玉潔。字去水。六合人。沙縣丞。四人從道周絕粒七日不死。至徽州。元旦張燈甚盛。爲魚龍諸戲。道周與士超悵然賦詩。是夜雷雨大作。繞營三晝夜不止。訓導吳士繡呼其子祺。生曰。皇天震怒。殆爲黃先生乎。不食而卒。道周至江寧。督師洪承疇。其鄉人也。使人來言曰。先生毋自苦。我可以保先生不死。道周罵曰。承疇久死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其死。親自哭祭。焉得尙存。此無籍小人冒名耳。承疇館而禮之。上疏乞貸死。朝旨不許。道周在館。與門人講習吟咏如常。素善書翰。都人爭求之。終日握管不辭。



也。三月七日赴市。見市有豎福建門牌者。指曰。福建。吾君在焉。死於是可也。南向再拜。遂受刑。士超等四人偕死。隆武聞之大哭。追贈文明伯。諡忠烈。道周詩文敏捷。精天文曆數。皇極諸書。所著三易洞璣詮。革象新書。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以之推驗治亂。其說多中。自推行年。終于六十三歲丙戌。書之小冊。始知其能前知也。

逸史曰。當明之季。若劉、黃二公。豈非盛世之麟鳳哉。惜乎出非其時。夫道有污隆。時有常變。文經武緯。迭相爲用。兵之設。肇於炎黃。聖人未嘗不亟講之也。故易著師象。藝尙射御。武王親秉旄鉞。周公東征。四國是訛。孔子夾谷之會。具左右司馬。誅萊夷而齊侯懼。清之戰。冉求用矛以入齊師。孔子稱其義。故以卽戎望之善人。而夫子自言戰則克。蓋得其道矣。聖人何嘗諱言兵哉。自晉人尙清言。宋人崇理學。指武備爲末事。將帥爲粗人。借弭兵偃武之說。以自文其不能。天下靡然從之。于是將鮮道德之選。軍蔑尊親之習。甲兵朽鈍。行伍單弱。馴至盜賊縱橫。夷貊交侵。乃尊用粗暴猛厲之夫。奉以爲帥。始則慢之。繼則畏之。驕兵悍將。挾寇自重。文吏恆怯而不敢究。蓋後世中國之衰。皆自腐儒釀之也。宗周侃侃正色。忠矣直矣。至欲以干羽格鬪。獻方張之虐焰。何其迂也。南都立國。宿將盡矣。惟有四鎮耳。故雖暴橫。而史公欲用之。不憚委曲綢繆。撫輯其衆。乃宗周概指爲當誅。以激其怒。使之抗疏。誣詆大臣。不反輕朝廷之威耶。漢文帝有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及今可施行也。後世之君子。皆自恃其正論。以博名高耳。豈計時勢之不能行哉。悲夫。道周出關之舉。志則偉矣。然以不練之兵。甲仗糗糧。百不一具。又輕信敵人之間。深入險地。是棄其師也。孔孟棄民殃民之戒。獨不聞歟。嗚呼。世有君子。而使其道不得行。人君之過也。尊其身矣。聽其言矣。而言不度乎時宜。身無救於敗亡。則豈孔孟之道。果僅可用

之平世歟。若二公者，君子諒其志焉可也。



# 南疆逸史卷九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五

左懋第

袁繼咸

左懋第字仲及號蘿石山東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授韓城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十七年春奉命督兵湖襄聞變誓師而北會南京建號懋第入見流涕陳中興大計遂命以右僉都御史視師江上時議遣使通好於國朝祭告大行皇帝且冊封吳三桂而懋第母死于天津訃至疏請終制不聽因請使北詔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以行以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寺少卿兼職方司郎中馬紹愉副之紹愉先帝時與陳新甲皆爲懋第劾罷者也而詔旨又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懋第言經理通和兩事也今以之兼行則名實乖將先奪地而後經理乎抑先經理而後往和乎至馬紹愉前者奉使辱國臣今豈可與偕行上不聽臨行上疏曰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復之氣望陛下時時以先帝之仇北都之恥爲念瞻高皇帝之松楸而卽念成祖列宗之陵寢見有黍離之痛撫江左之遺民而卽念河北山東之版圖不免陸沈之禍更望嚴諭諸臣整頓士馬勿以臣北行爲必可成卽成矣勿以和成爲必可恃必能渡河而戰而後能拒河而守必能拒河而守而

後能拱護南都于萬全。惟陛下幸察。遂行。費銀十萬兩。幣數萬疋。吏卒三千人。時可法駐泗州。與懋第相見。謂曰。經理具文耳。通和詔旨也。公宜疾行。毋留。以故所至。山東豪傑稽首願効。驅策者皆不敢用。懋第而已。八月。渡河次滄州。聞吳三桂已改封平西王。於是遣使以冊命先授三桂。喻來使意。三桂不發書。緘冊上攝政王。王怒。然朝議以禮來。且令使臣入見。十月至張家灣。令以百人入授四夷館。懋第曰。我奉命通好。而夷館授我。是以屬國見待也。我必不入。往返再四。乃改鴻臚寺。且遣官騎迎之。建旄乘車。肅隊而入。懋第斬緘大經。迎者訝曰。吉禮也。而以凶服將事。可乎。答曰。國喪也。兼有母喪。國喪臣所同盡。而母喪所獨也。迎者不能詰。十四日。內院大學士剛林至。責朝見。懋第欲以客禮。剛林曰。我皇帝踐祚。不聞爾國朝貢使臣。乃欲據客禮耶。懋第曰。我天朝使臣。自應具主客禮。見我皇上正位繼統。方圖中興。何言朝貢。反覆折辨。聲色俱厲。洪範紹愉懼變色。乃曰。此大事。非可一日決也。姑徐之。剛林出。明日索國書。懋第不啓。以所贖金幣及陵工之稿先之。時大清初入中國。未深晰中朝事。所往復辨論者。皆諸降臣授之。而懋第慷慨引義。辭氣不撓。剛林嗟嘆曰。此中國奇男子也。厚爲牢醴以待之。懋第既不得謁陵。乃陳太牢於寺廳。率將士喪服。爲三日哭。攝政王聞。益重之。而洪範已輸款。願招劉澤清諸將以江南降附。二十七日。悉歸。使臣至滄州。復追懋第。紹愉還。獨洪範得歸。而大清已舉兵南下。十一月初五日也。懋第止將士滄州。以數騎北發。改館太醫院。久之。上攝政王啓曰。懋第奉命通兩國好。今無故羈我使臣。我士馬饑困。則後之持節者。誰復不避險阻以勤國事。不報。明年正月。滄州將士劉英。曹遜。金鑣等入見。懋第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我志也。因以蠟丸奉表南京。遣金鑣。楊三泰往。道梗不得達。三月十九日。爲哀表望祭先帝。哭失聲。六月間。南京失守。其從弟懋泰先降。爲吏部郎者來見。勸之降。懋第叱曰。我



家無是人也。遣出之。閏六月十五日命薙頭。中軍艾大選有貳志。懋第怒杖殺之。十九日乃收入獄。參謀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翰、守備劉統五人者從入訊。懋第曰：我頭可斷，髮不可斷。我早辦一死矣。艾大選違我節制，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與？越日復廷諭之，終不屈。攝政王雅敬懋第，欲生之，以問在廷漢臣，而降臣愧見之，無復言者。王嘆曰：汝等不畏死，皆忠臣也。然降終不失富貴，莫應乃引出。既至市，王又遣騎諭降者三，終莫應。懋第顧五人曰：得毋悔乎？皆曰：無悔。用極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懋第向南再拜曰：臣等事大明之心盡矣。端坐受刑，行刑者亦揮淚。大風晝晦，捲市棚於雲際，觀者無不泣下。門人戚默、徐玄敷、葬之彰義門白馬寺側。將士留滄州者聞之，號泣散去。蠟書至冬，達於魯王。懋第之在太醫院也，凡中朝降臣來者必遭叱罵，朝士亦憚其忠直，遂不敢見。陳用極，崑山人。王一斌，寧國人。張良佐，王廷翰，劉統，皆上元人。陳洪，範既賣懋第，得疾，明年六月十九日病亟，連呼左老爺至，乞哀而死。

袁繼咸，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天啓乙丑進士，授行人，選廣東道御史，巡視中城，以監會試疏縱，謫南京行人司副。踰年，遷禮部員外郎，出爲山西學道，巡撫吳姓特疏薦之。巡按張孫振弗善也，劾之，逮問。三晉士民赴闕訟冤，得釋。進武昌道參議，平賊李瘦子，覈賊產數萬畝，使民佃之，以其入爲軍糧。尋陞鄖陽撫，治僉都御史，以賊陷襄陽不能禦，逮治。遣戍歸，明年以薦復起總理河北屯政。大學士吳姓將出視師，議設總督於九江，控制吳、楚，乃加繼咸兵部左侍郎，總督江、楚。應、皖至蕪湖，遇左良玉索餉東下，繼咸激以忠義，挽良玉西行。時張獻忠方蹂躪楚地，至安慶，指江中浮屍示良玉曰：大將軍忍見此乎？左變色，因責之曰：君侯功雖多，過亦不少，朝廷不譴責，歲遣中使宣諭，奈何不圖報稱？且人孰無死，張睢陽死，賀蘭進明亦死，某寧爲睢陽死，不爲進明生。

也。良玉大感動，遂旋師復武昌。繼成至九江，申軍實，聯絡柯、陳諸大姓兵扼瑞州，窺賊所向。而吳姓得罪，又改屯田，以呂大器代之。大器與良玉不睦，軍中大鬩。帝曰：「今日袁、明、日、呂，朕不知諸臣紛紛何見也。」於是復以繼成代大器。甲申四月，聞京師陷，史可法遣人約勤王。繼成遽率師至安慶，而福王監國詔至。繼成慮寧南左右無正人，聞變必生異議，亟貽書言福王倫序之正，邀同入朝。良玉得詔果不肯拜，聞繼成言，乃開讀如禮。俄以擁戴功晉四鎮伯爵。繼成入見，面陳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愈不可言矣。又言皇上即位之初，雖以恩澤加人，尤當以紀綱肅下。且君德剛毅爲先，不可使太阿倒持。竊慮冬春之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鴛願奉六龍爲澶淵之行，又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不可不防意外。臣當馳還汛地，上是之。」繼成因上時政疏，言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江北爲之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潯陽，而湖南、襄、樊爲之門戶。今淮南、江北無恙也，潰兵叛將蟠踞其間，小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可不加意措置，令就我戎索乎。湖南新經賊亂，千里蒿萊，宜簡重臣撫治其地，選補廉吏，緝和難民，招徠商賈，通巴、蜀、黔、粵之貨，襄陽爲古今必爭之地，必設重鎮，重鎮必宿兵，宿兵必責餉，修城、置器、建廨，諸費不貲，皆不可不早計也。夫襄、樊守則可由宛、葉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圖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圖河北，攻守之大勢如此。又言致治必先得人，宋高宗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而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湯思退諸小人參之，以致主勢日卑，親恥不雪，其得偏安一隅，猶幸耳。國難雖殷，老成未謝，以臣所知，若劉宗周、吳甡、黃道周、楊廷麟、葉廷秀諸人，著名先朝，至今思其議論於後之禍敗，灼如著龜。使先帝早用其言，寧有今日。馬士英以爲刺己，恨之，無何，逆案諸人盡起，通政司楊維垣請以三朝要典重頒天下，繼成言要典一書，先帝特旨焚毀，諸臣非屬



附崔、魏之人，何必復尋崔、魏羅織之書。臣請書未進，亟寢之。書已進，亟毀之，不聽。劉澤清之誣奏，姜曰廣也。繼咸又馳疏申辨，士英愈怒，欲敗壞其事。於繼咸所奏，用監司郡縣，悉寢其奏。而阮大鍼在兵部，凡繼咸奏調部將，必俟行賄，方給勅印。由是諸將愈解體。先是楚將楊國棟、張先璧、黃朝宣等潰卒數萬人，無所屬。剽掠蘄、黃、閭、繼咸陰以恩撫之，使無爲良玉用。疏請湖南總督速蒞任，收士卒心。而士英不聽。方進良玉侯爵，令鎮全楚。良玉得盡收先璧等軍，其勢愈張。繼咸貽書朝臣，言左兵不可不備，宜稍假督撫權，示相維勢。士英終不省。反裁九江額餉六萬，且以其比於良玉，欲移之於內，推爲刑部右侍郎。又恐無以牽制良玉，遂不果。僞太子事起，士英、大鍼欲借以起大獄，盡誅正人。流傳洶洶，而闖賊方逼漢、沔，左兵欲避寇而無名。黃澍在良玉軍中，因說良玉清君側惡，救太子。乙酉四月，良玉遂傳檄數士英罪，部署三十六總兵而東。時繼咸聞賊南渡，令其將守九江，身率師以援袁、吉。甫登舟而聞左師且至，九江士民大恐，環泣留繼咸，乃急移諸將家口入城，以繫兵心。列兵城外拒戰，士民皆言我兵十不及三，激之禍不測，不若候良玉至，諭之以理。且令諸將斂兵入守，相繼而動。繼咸曰：入城示之弱，不可。而裨將郝効忠不待令，隨其家入城矣。良玉抵北岸，書來願握手一別，爲皇太子死。繼咸至良玉舟中，良玉言及太子大哭。繼咸曰：先帝舊恩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公今以檄行之，是仇國也。請改爲疏。良玉從之。成禮而別。繼咸歸，集諸將涕泣曰：兵諫非正也，晉陽之甲，春秋所惡，我可同亂乎。當與諸君共城守，以俟朝命。而兩營諸將有相通者，左營潛入縱火，袁營張世勳、郝効忠夜半斬門出。良玉兵士遂入城殺掠。繼咸度不能制，冠帶欲自盡。黃澍泣拜曰：寧南無異圖，公以一死激成之，大事去矣。繼咸乃止。良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我負臨侯矣。嘔血數升而死。其子夢庚祕不發喪，自爲留後。邀繼咸借至池州。

閩日報大清兵已陷泗州。逼儀揚。黃澍、夢庚陰遣人迎降。繼成孤舟避蘆葦中。夢庚劫之去。見豫王長揖不拜。王亦敬禮之。爲設宴。不飲。不交一言。舟中夜起自縊。監紀俞有灝覺而解之。乃拘送北。在道八日不食不死。至良鄉。嘆曰。此謝疊山盡節處也。又縊。同行者又解之。入京就館。左夢庚將朝。劉學士曰。盍與之同朝乎。繼成曰。今與之同朝。何異前與之同叛乎。次日。內院剛林等復勸之朝。且曰。本朝爲明討賊。今賊未滅。君入仕得爲先帝報仇。繼成曰。討賊清之惠也。今弘光帝何在。而臣子可圖富貴乎。劉學士曰。弘光之立是乎。賊未討。君未葬。安得遽立。繼成曰。今上神宗孫也。倫序宜繼。大變之後。社稷爲重。立君所以示天下有主也。劉又言弘光不道。事。繼成曰。吾君也。君父之過。臣何敢知。閱數日。攝政王傳諭欲官之。繼成大慟曰。國亡與亡。古今通義。某今日可以負明。異日亦可以負清。不忠之臣。清安所用之。王知其不可奪。乃改館。邏卒守之。幅巾衲衣。兀坐讀書。終不薙髮。明年六月二十四日。遇害於柴市。繼成問何地。曰。柴市也。繼成曰。昔文先生死此。吾得死所矣。年四十九。鄉人李元鼎時爲兵部右侍郎。收其骸。載歸袁州。子一藻。不仕。亦早死。

逸史曰。嗚呼。司馬之志烈矣。雖然。吾於北使事深嘆謀國之無人也。當是時。江南雖立君。敗亡之餘耳。吾朝應天順人。乘機入關。將相和豫。士馬精強。甲兵堅利。駸駸乎有席卷囊括之勢。爲江南計者。陰輯重兵。固守江淮。而遣辯士具玉帛卑辭納款。願爲與國。輸歲幣。割大河爲界。凡降臣家屬在南者。厚賑撫之。以繫其心。毋令陰進說以內戕。猶恐朝計未必聽從。南牧之馬難遏也。而乃晏然自大。執承平故事。欲以屬國禮折捶使之。而所遣之使。剛直不撓。佐以奸險悖逆之兇徒。是知不屈膝之爲不辱命。而不知適以啓釁之爲敗國也。且夫金革不避。君子猶將譏之。煌煌聘問之吉。而以衰絰將事。可乎。國家不可兩顧。忠孝不得兩全。懋第請之則不智。廷



臣不言則不忠。致使御書不達。使事不終。豈非謀國者之咎哉。卽無洪範之陰輸。亦豈能有當乎。故夫忠臣之義。全國爲上。吾計足以衛國而不用。而後死之。則可謂無憾也。江督之料左。審矣。而小人反齟齬之。以自撤其藩籬。使江督計得行。內外一心。左雖有異心。尙有所憚。必不至稱戈內向也。嗚呼。天禍人國。凶德參會。君子不幸。而值其時。計惟一死以報國耳。若二公之忠節。固昭昭乎。與日月爭光哉。

南疆逸史卷十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六

劉成治

黃端伯

吳嘉胤

龔廷祥

陳鑣附

陳于階

嗚呼。南渡君臣豈不哀哉。大敵已逼。而廟堂嬉戲若無事然。及揚州既破。文武大僚。倉皇集議。竊竊偶語。百官後至。微聞其語。曰。卽降志辱身。亦甘心也。蓋羣思賣國矣。兵科吳适至。兵部問防江守禦計。職方王期昇昌言曰。長江之險。北兵豈能飛渡耶。君何深慮。於是一騎未至。君相先逃。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禮部尙書錢謙益。首具啓迎。豫王渡江。百官或降或竄。奔走恐後矣。其降者。公侯則徐允爵。朱國弼。常延齡。湯國祚。柳祚昌。徐弘爵。李祖述。顧鳴郊。張拱日。孫維城。鄧文郁。方一元。郭祚永。焦夢熊。劉印吉。張承志。鄒存義。黃中鼎。常應俊。齊贊元。大學士則王鐸。蔡奕琛。都御史則李沾。唐世濟。鄒之麟。侍郎則李喬。朱之臣。梁雲構。翰林詹事則陳于鼎。程正揆。李景濂。劉正宗。張居。陳之遴。給事中則錢增。陸朗。丁允之。王之晉。御史則張孫振。徐復揚。袁弘勛。王懋。其餘部曹寺司下僚。不可勝記。而獨劉成治。黃端伯數人者。挺然不屈。嶮然不縉。豈非希世之鳴鳳哉。且



此數人者。位非高也。祿非厚也。權非重也。無封疆城守之寄。無兵馬捍禦之責。冷曹散秩。備員而已。而引義自守。刀鋸不避。高皇帝陵寢之旁。靈爽所憑。僅此數人。以之仰答。其平居自謂東林。號召徒衆。相與標榜。而首倡邪謀。覩顏屈膝。曾不愧恥。至今人反稱譽之。嗚呼。世之衰也。三代直道泯沒盡矣。世之言豫王之將至也。戎政府都察院先遣官騎迎之於郊。趙之龍。錢謙益奉輿圖冊籍候于中途。四拜以獻。將入城。大雨沾濕。百官雨立。無敢後者。王命謙益以五百騎先入清宮。謙益封府庫。收鎖鑰。導王以入。之龍集梨園子弟數百人。長筵廣樂。迎王南面坐。奉觴上壽。張幕天壇。椎牛釀酒。大享將士。酒未半。廣昌伯劉良佐。東平伯劉澤清率其軍士投戈解甲。稽首歸命。且請擒弘光帝以自効。于是不五日。田雄挾帝以至也。

戶部郎中劉成治。字廣如。漢陽人。甲戌進士。初知廬陵縣。南渡補國子監助教。歷陞郎署。趙之龍將出降。先入戶部封庫。成治怒。奮拳擊之。之龍亟走免。豫王入城。成治獨閉戶不出迎。已聞王命百官旅見。出使謁假者。註冊。晨起呼名。官吏俱寅往午歸。否則妻子爲俘。成治慨然曰。國家養士三百年。豈遂無一忠義。以報累朝恩耶。題壁曰。鍾山之氣。赫赫洋洋。歸於帝側。保此冠裳。自縊死。

禮部主事黃端伯。字元公。新城人。戊辰進士。爲寧波。杭州推官。皆古吳。越名勝地。人士彙集。端伯聰穎。雜治儒墨百家之學。性沖淡夷曠。虛懷下士。每出則諸生以文藝。釋子以語錄。下逮金丹符籙。雜然競進者恆數百人。端伯應接從容。莫不厭服而去。治行最微。入京。以憂歸。意不欲仕。將嗣法於開元寺而不果。已而潛心儒學。慨然欲自樹名節。始。端伯少時。思遺棄世俗。自署印曰海岸道人。至是忽改篆曰忠孝廉節之章。識者知其學之更有進也。益王與鄭芝龍結姻。勢橫甚。端伯疏論之。益王怒。乃避跡於廬山。福王立。大學士姜曰廣薦起之。乙

西授主事。數月而南京不守。或謂曰：公如老衲，盍浮沈山墅。端伯曰：臨難毋苟免，先聖訓也。我豈藉口釋氏以苟活乎？豫王之召百官也，端伯不至。從者固請書一帖付之曰：大明忠臣黃端伯。王命召之，兵入先捶其妾。端伯傲然不視曰：殺即殺耳，我不投謁也。乃拘之去。方巾大袖，見王不拜。王甚重之，喙以大官不可。曰：以方外禮之可乎？亦不可。王問弘光何君曰：聖君曰：何以指昏爲聖？曰：子不言父過。問士英何相曰：賢相曰：何以指奸爲賢？曰：不降即賢。遂下獄。獄中作明夷錄。自跋曰：甲戌易數疏成，靈龜見夢。初筮得明夷，再筮得箕子之明夷。今江寧狂狴妖夢是踐人，欲三公污我，我寧死不從也。薇荒麥秀，寓象明夷。豈不信而有徵哉！大帥高其義，欲生之不得。乃曰：文信國終不負宋。姑聽之以成其義。八月十三日，端伯正坐待命。一卒左刃之，手顛棄刀走。一卒右刃之，亦顛棄刀走。端伯厲聲曰：吾心不死，頭不可斷。蓋刺吾心，卒如之而絕。一僕拱立於其側，揮之不去。亦見殺。魯王贈太常卿，諡忠節。端伯深於禪，而卒歸於忠義以死。當兩京陷沒，大臣之不能死者，輒因緣杖拂，稱濟洞宗嗣，以自文其偷生之末路。豈端伯所謂藉口釋氏者乎？噫，可嘆也。

戶部主事吳嘉胤，字繩如，華亭人。甲子舉於鄉。南渡，管理新餉。至丹陽，聞變欲馳還。侍者曰：往則投死耳，幸而不遇難，且歸以爲後圖。嘉胤曰：是何言歟？君亡則率士皆非明有也。我歸欲安之，乃還。止車城外報恩寺，上書求存明社稷，不報。命二僕攜服至方正學祠，下拜曰：願從先生於地下。令後世知吾與先生同志也。從容縊於樹。一僕欲爲解之，一僕曰：嗟乎！主人有成言矣，解之必不聽，不如已也。遂死。

中書舍人龔廷祥，字伯興，無錫人。癸未進士。明年而京師陷，弘光立。廷祥知不能立國，不欲出。既而念母老，冀得誥命以榮親，慨然嘆曰：仕不仕，我已策名吏部矣。國難不可避也。且以娛親乎？乃入都，授中書舍人。四月命



下旬日而揚州不守。天子播遷，舉朝迎降。廷祥慟哭曰：我知亡，不意其如是速也。吾豈忍背恩於國乎？遺書其子曰：捐軀見志，吾事也。善事祖母，無使老人悲。五月二十二日，與禮部主事駱天閑約同死。天閑懷刃至文廟，跪告先師，欲自刎，爲其僕所持，不得死。廷祥至廟中，拜訖大呼曰：吾不負師友。馬君常、劉湛六也。自投武定橋下。有女靜照，能詩，爲鵲紅集以悲其父。吳中傳之。其同年孟津陳鏞，字胤業，上在潛邸時識之。及卽位，以青浦知縣朝謁，留爲中書舍人。上出幸太平，鏞扈從不及，遂自殺。子伯俞，抱父屍慟哭，亦死。壬午舉人也。

欽天監五官梁壺正陳于階，字瞻一，上海人。嘗從大學士徐光啓學曆法，薦授是職。南渡，令造火器。大兵至，嘆曰：吾微員也，可以無死。然他日死，何以見徐公哉？縊死天主堂。嗚呼！此可謂不負徐公哉。

逸史曰：予於諸人皆大書其官者，何？官以人重也。且以見賢人君子淪於下僚，而奸回賣國之徒反居高位，國之所以亡也。或曰：其時吏部尙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死矣。子削而不書，何也？曰：非死義也。弘光旣出，城中無主，百姓羣破獄出太子，擁之入朝。道遇王鐸，羣毆之，曰：汝何故假我先帝子？拔其鬚且盡。張捷聞之，恐其及己也，欲走丹陽，門閉不得出。倉皇與僧懷璧趨雞鳴寺，市人復窘之。懷璧勸之死，不得已，乃縊。維垣亦慮禍及，驅二妾投井死，置三棺，旁殮二妾，中題己名，置堂中，身微服夜遁。至土橋，爲怨家所殺死。如是得謂之死義乎？且夫維垣身附逆奄，名在丹書，馬阮比之，拔置顯秩，首以頒要典請，自是羣小鳴張，聯翩而至。亂政亟行，以速敗亡。張捷身爲冢宰，曾不救正，惟馬阮意旨是奉，所謂死不償責者也。昔齊莊公之弒，賈舉州綽十人者死之，春秋削而不書。胡文定以爲是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不得以死節名。然則使張、楊慨然殉國，猶賈舉類耳。況於不得已而爲人所殺哉？傳曰：君子表微，予於是史之作，發潛德，闡幽貞，旁搜遠羅，雖市夫田隸，苟其死義。

必不敢遺。豈於大僚而反略之。惟其徵之而信。考之而核。而後敢書。故慎之慎之。而後所傳不妄。故可以告天下萬世也。



# 南疆逸史卷十一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七

凌 駟

何 剛

祁彪佳

陳潛夫

王瑞旃

凌駟字龍翰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贊畫督師李建泰軍建泰至保定降賊駟獨與賊戰身負數十創奪圍至臨清臨清亦陷賊誅求富室駟因商人之資募兵三千人權佩州印部署鄉勇又說賊將降之擒斬賊官臨清濟寧同日收復與德州諸生謝陞遙相應謝陞者起兵德州南中訛傳以爲故相謝陞者也駟間道使人上書請收拾山東通好南北又言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爲廟灣宜設水師一旅於此與青齊義勇暗相結援東郡可不勞而下當是時朝議方以江北分四鎮遂無一人計及山東者疏入不省然駟亦時與新朝通書蓋孤軍難以自立也國朝以兵科給事中授之駟不受十七年七月東昌下駟走大名其冬至南京陛見授監察御史巡按山東而山東已潰駟乃入河南上方略云臣今與各寨將領約分地畫守倣古人合縱之策一寨敗約各寨致討以長河爲邊垣以各寨爲州郡以守爲戰以農爲兵臣寢食河干創痕風裂不敢自

逸詔命吏兵二部給空劄百餘。以待歸正之人。然實無一軍以相策應者。及許定國殺高傑走降大清。與李際遇導大兵從河南渡河。駟行部至歸德。兵猝至。遣人入城說降。駟斬之。次日。守者開門迎降。駟將飲藥自殺。豫王令先致凌御史。不者城且屠。駟嘆曰。與其慷慨而殃小民。何如從容而全大義。遂往見。從子潤生從之。長揖不拜。豫王賜觴勸之。駟辭不飲。明日。王見駟無降意。取學道蔡鳳。監軍道吳琦於駟前斬之。且曰。公以首領易虛名乎。駟曰。已辦一死矣。遺以貂裘革烏皆不受。是夜謂潤生曰。吾艱險備嘗。欲守此土。以爲江南屏蔽。今已矣。臣志未遂。死有遺恨。又以書謂豫王。大江以南。天之所限。否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卽錢塘江上伍相國也。遂與潤生同死。豫王命殯之。吏民皆大哭失聲。事聞。贈兵部侍郎。潤生贈河南道御史。駟死時年四十三。當江南初建。自謂畫淮而守。可以偷安。孰知門庭撤而堂奧必不固也。使乘大兵未下之日。一軍北去。與駟犄角。大勢在我。中原尚可徐收。卽不然。大兵南馳。亦未能傳檄定也。豫王心重駟。不忍殺之。有以哉。

何剛。字慤人。上海人也。庚午舉於鄉。爲人英毅有才略。知天下將亂。與其同郡士結幾社。排詆迂儒。徐言躡步之習。而講求經濟。以庶幾於功名。及其成就多實學。而剛與陳子龍。徐孚遠爲之魁。所交多當世奇士。東陽許都亦豪傑自喜者也。嘗從剛學。剛謂之曰。子所居。天下精兵處也。高皇帝嘗用之平亂矣。盍及今成一旅以待用乎。都許諾。歸而散財結客。招致數千人。後爲邑令。姚孫棐所陷。十七年春。剛上書言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戡亂也。今天下所急。莫如治兵之才。然平生未嘗學。一旦畀之兵戈之任。孰能勝之。臣願陛下親簡強壯英敏之士。令知兵大臣教習之。日講韜鈴。練筋骨。拓膽智。陛下時召試之。其學成者。特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當一面。臣嘗遊東陽。義烏。見其人智勇奮發。忠義慷慨。昔時名將勁兵。



多出其地。臣願以布衣奔走聯絡，悉遵戚繼光法，申詳約束，開導勸率，以收徽、葵之奇才。歲餘可使赴湯蹈火。因薦許都及進士杭州姚奇允、生員桐城周岐、陝西劉湘客。時都已前死，而剛不知。帝壯其言，卽授剛兵部職方司主事，募兵金華。福王立，陳子龍入爲給事中，言守江之策，莫如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臣昔召募得二千人，請委何剛訓練。從之。九月，命防箠子港。轉本司員外郎。時朝廷草創，庶務繁興，皆非所急。剛言：臣請陛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禮樂百官不必備，惟日求天下奇士。智謀者決策，廉明者理財，勇悍者臨戎。朝廷爵祿務不出三者，驅天下才能而圖之。求富必富，求強必強。若漫無經制，空言恢復，是却行而求前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文辭取士，而以實用爵人，則真才皆爲國用，而朝廷亦少浮議矣。令大度之士分道四出，求草澤英雄。得才多者受上賞，則梟雄皆畢命疆場，而內地亦鮮寇盜矣。東南人滿，徙之江北，或以賜爵，或以贖刑，則豪右皆盡力農事，而軍資亦充實矣。今臣竊觀廟堂經國者，徒欲襲晉、宋之餘業，恐未必能及晉、宋也。史可法甚奇其才，大兵破徐、泗，泗軍退屯瓦窰舖，剛以軍會之。及過揚州，因率之入衛。可法曰：城危矣，偕死無益也。不如出城，號召援兵以爲後圖。剛嘆曰：剛計之熟矣。天命已去，民心瓦解，誰復應者？剛爲國家死，則死之爲知己亡，則亡之濡忍而無成，非智士也。城陷，以弓弦自縊。剛之才雖不盡用，而其死則烈矣。其後子龍起兵不遂，望門投止，雖死不烈。孚遠周旋義兵間，無所就，浮沈閭巷以死，以是知剛之更傑出也。祁彪佳，字虎子，號世培，山陰人。天啓壬戌進士，授興化府推官。未弱冠也，爲人美丰姿，胥吏易之。及視事，民間情僞無不盡知。始相驚嘆，入爲御史。莊烈帝治尙綜核，彪佳言如此，則人臣救過不遑，揣摩迎合，漸生規避。天下事益不可爲矣。出按蘇、松、宣、興、邑紳陳以泰暴於其鄉，民聚焚其室廬，發其祖墓，洶洶不散。彪佳單騎撫定。

之懲其倡首者。奸民結黨立天罡名號。橫行吳中。郡縣有司不能制。彪佳廉得其魁。掩捕之。召紳士父老會鞠城隍廟。咸曰可殺者。卽時杖殺之。民忭首稱快。表禮清修之士歸子慕。陸國光朱陞宣。本作陸張基等奉羊酒。鼓吹騎從諸門謁見。而疏其學行於朝。請授翰林院待詔。士林傳頌。爲一時盛事。踰年。請終養歸。從劉宗周遊。其學益進。崇禎十五年冬。起掌河南道。宗周以直諫撻帝怒。彪佳言清望直臣。宜留以表率百官。奉旨切責。以京察不當。面折吳昌時於朝。是時昌時方附首輔。聲勢赫奕。未幾果敗。北都陷。彪佳方以御史刷南畿卷。羣臣奉福王至。衆議援宋高宗故事。立爲兵馬大元帥。彪佳曰。今日與宋不同。宋時徽欽尙在也。今海內無主。盍如景泰制稱監國。於是五月初三日監國。是日內傳卽位。彪佳曰。今日監國。明日卽位。事同兒戲。宜待發喪除服之後。從之。尋出按撫江南。六日。陞大理寺丞。轉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先是北京之變。縉紳之受僞職者。鄉邑各出檄文討之。奸人因之擇其衆所怨者。劫掠以爲利。蘇州之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四家。常熟之時敏。焚燬無遺。彪佳奏民情囂動。借名義憤。與其震之使懼。不如感之使伏。國法誠申。人心自正。朝廷宜將從逆諸臣。灼知其實者。先行處分。使士庶無所藉口。而後治其乘亂之罪。則兩得矣。奄人欲復廠衛。彪佳言詔獄之弊。以煨煉爲工。羅織爲事。雖朝廷爪牙。實權奸鷹犬。慘酷等於來周。平反從無。徐杜緝事之弊。招承多出於拷掠。怨憤充塞於京畿。欲絕苞苴。苞苴彌盛。欲清奸宄。奸宄益多。廷杖之弊。刑章不歸司寇。僕責多及直臣。朝廷徒受悞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三者弊政。當永行禁革。廷臣亦多諫者。姜曰廣復力持之。乃止。鎮將于永綬等駐鎮江。強攫民物。浙兵見之不平。相激而鬪。浙將戰死。鎮兵乘勢焚掠。居民被害者十餘里。彪佳聞之。率兵自蘇州晝夜兼馳而至。鎮兵怖其威名。乘舟遁。斬首數十。變遂定。當是時。高傑。劉澤清開藩江北。顧未嘗忘情江南。



也。聞彪佳布置周詳，沿江設屯，故不敢猝犯。傑駐師瓜州，寫書約會於大觀樓。傑意彪佳文士畏縮，必不敢輕渡江。至期，風且大作，彪佳棹小舟，屏儀衛，從小吏數人，出沒波浪中，須臾泊岸。傑見之大驚，下拜曰：「傑不意公之勇如是也。」彪佳勉以共獎王室，慷慨流涕。傑唯唯曰：「閱人多矣，如公者，甘爲之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束，張筵共飲，明晨別去。馬士英驅除異己，令張孫振劾之，因以告病歸。三吳之民泣送者載道，隱於雲門山舍。大兵入杭州，使者以書幣至，越不受，其妻慮其死，令家人環守之，不得間。彪佳乃揚揚如平時，防守稍疏。閏六月五日，出雲門，至寓山之書室，飲至夜分，遣從者出，唯祝山人在。星月微明，望南山嘆曰：「山川人物，皆屬幻影，山川無改，而人生倏忽一世矣。」已而山人亦臥，處分後事，自攜燭投梅花閣前淺水而死。家人覺而尋之，燭猶未見跋也。魯王贈兵部尚書，諡文敏。國光本作忠敏彪佳舉止蘊藉，見者愛其和雅，及處事決斷凜如也。宗周嘗告以舍生取義之說，觀彪佳從容盡節，可謂不負矣。

陳潛夫，初名朱明，字元倩，仁和人。崇禎丙子舉人，爲人豪邁，不矜細行，嘗與友人陸培有違言，陸氏黨爲文逐之。潛夫不與較，曰：「士貴自立，垂不朽耳，豈以翰墨爭是非哉？」十六年春，授開封府推官。時河以南皆爲賊蹂躪，惟河北未破，諸持節使者皆在。潛夫渡河至杞縣，依汝寧西平寨副將劉洪起以居。峙芻蕘，整卒伍，及京師陷，報至，乃慟哭，令其下盡縞素，率洪起兵先驅至杞，俘其僞官，擊賊將陳德於柳園，大破之，獲牛馬輜重無算。福王已立於南京，潛夫傳露布至，中朝大喜，即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奏言：「中興在進取，三業不偏安。山東、河南皆王土也，其間豪傑結寨自固，大者數萬，小者千人，莫不引領以待王師，誠分建藩鎮，一軍出穎，一軍出淮，徐、中原知朝廷有進取之心，必衆心競奮，爭爲我用。於是計遠近，畫城堡，俾之分守，而我將帥屯

銳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爲食，急則荷戈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義勇，臣聯絡已定。旬日可集十餘萬衆，稍給糗糧。臣當率以先驅。諸藩爲臣後勁，則河南五郡可以盡復。畫河爲固，南聯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恢復可望，下之江淮永安。此今日之至計也。若不思外扼，專恃退守，督撫紛紜，盡集兩淮，而舉土地甲兵之衆，委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時馬士英不卹國計，佯應之，而陰紕其言。當是時，開封、汝寧間列寨以數百數，劉洪起最大，南陽列寨以十數，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最大，諸帥中獨洪起志在本朝，潛夫請予掛印爲將軍，士英不聽，而用其姻戚。越其杰巡撫河南，潛夫便道省親，五日卽馳赴河上。其杰老憊，不知兵，總督張縉彥止提空名，亦不能驅駕諸將。他寨聞潛夫來，頗有歸意。十日，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諸縣，遣其子三捷來獻捷。潛夫飲之酒，爲授告身，鼓吹旌旗前導出。三捷大喜過望，謁其杰，其杰謂其勢衰而來附也，意覲其賄，倨辭色以見之，詆爲賊。三捷泣而去。大恨。潛夫按行諸寨，寨帥列旌旗鼓吹迎送，而其杰之來，輒閉門不出謁。其杰謂潛夫實使之，日夜譖於士英。士英怒，十二月，召潛夫還，以凌嗣代之。明年三月，而有僞妃童氏之事。上初封德昌，娶黃氏，繼李氏，再繼童氏，封王妃。洛陽陷，與上相失，太妃及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也，潛夫奏妃故在上，不聞問。妃乃詣其杰，自陳本末，劉良佐奉之如后禮，送之都下，上不納。送鎮撫司拷問。士英因謂潛夫妄謁妖婦，逮問下獄。南京潰，得歸。浙東立國，潛夫謁於山陰，加太僕寺少卿，監軍浙西。潛夫自募三百人，與孫、熊諸家軍列舟江上。浙江失守，謂其妻妾二孟氏曰：我爲忠臣，爾爲烈女，泉下差爲不惡。秉燭書絕命詞，拜辭祖廟，攜妻妾至化龍橋下，曰：不圖孟氏有此二女，拊其背，令先下，乃自沈。



王瑞旃字聖木永嘉人天啓乙丑進士授蘇州府推官改河間入爲工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出爲鄆襄兵備道張獻忠受撫瑞旃言於總理熊文燦曰撫之權自我操則可不得委於賊賊以撫愚我我豈可以撫自愚文燦恚以爲撓撫事瑞旃曰非撓撫實濟撫也今左良玉等能辦賊而南漳賈一選光化周士鳳之兵四面分防皆勁敵也當分於穀城之近郊下令會勦以窘賊賊懼而降則心折而不敢貳否則玩而嘗我我則何以制其變乎文燦不從瑞旃知事必敗亟陳解散隨征歸農三策又不從乃自爲檄諭獻忠獻忠恃文燦庇己不聽瑞旃頓足曰天下事可知矣繼而羣盜混世王整世王托天王小秦王過天星逼處均房間復乞撫文燦又力主之瑞旃爭曰撫必墮賊計且倉卒之間前後受撫鄆襄皆賊藪矣文燦堅執不從未幾獻忠果反留書於壁具條上官名氏列所取賂之日月多寡於其下且曰不受獻忠錢者襄陽道王瑞旃一人耳由是名大著尋以憂歸南渡授太僕寺少卿將用爲湖廣巡撫南京潰不果唐魯各有除授督理浙東兵餉大兵入溫州諭降不應丁亥五月十五日爲瑞旃生日置酒高會良久不出則縊死寢室矣遺命五日而殮及有司驗視方五日云逸史曰凌嗣以下五人者皆經濟才也何剛潛夫倜儻奇偉言多大略凌嗣彪佳深沈有謀輔以儒術焉使界之重任未必不足以削平禍亂而卒無成者何也言之而不用用之而不盡而阻忌之者多也自古金陵立國必以河洛爲屏蔽荆襄爲門戶故劉裕桓溫出銳師親舉北伐宿重兵於徐鳳而後江南得偏安焉當明之末李自成奔突之寇得城不守京師雖陷中原猶明土也盼望王師如時雨焉苟國有長君疾遣重臣鎮撫之控引河淮聯絡山左其間草野寨師龍咆虎吼之士感仰中興之主可以共功必且望風響應爭先効命大兵即入關居燕京必不能渡河南牧晉宋之業未失也乃委而去之視爲異域至有人焉創立軍府疾呼望援曾不

策應。馴至士民失望。豪傑解體。驍將勁旅。盡爲敵用。此豈得謂天亡之哉。瑞旃之策。撫事密矣。文燦庸愚。有謀不信。以釀滔天之禍。嗚呼。爲人主者。奈何置庸愚於高位。使惘惘事機。而抱奇智者沈淪下僚。視其敗而不得救。有志之士。所以撫膺而太息也。



# 南疆逸史卷十二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八

周 鑣 周 鍾 雷 縝 祚

周鑣字仲馭號鹿溪金壇人父泰時雲南布政使鑣舉鄉試第一戊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權稅蕪湖還朝抗疏諫帝不當寵任中官罷斥言官帝怒削其籍鑣自是知名初鑣伯父尙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黨附魏忠賢並列逆案鑣深恥之通籍後矯矯樹名節及被放與宣城沈壽民讀書茅山然好臧否人物是是非非不少假借名愈高而謗議滋起矣會廷臣多論薦者起故官進郎中復爲給事中韓如愈劾罷北都既陷南都諸大臣議迎立呂大器姜曰廣並主潞王鑣與雷縝祚往來游說已而福王立大器被逐馬士英深惡曰廣令其私人朱統鎮誣劾之而指鑣縝祚爲姜曰廣私黨且詆鑣權關時貪肆狀士英亦自劾周鍾之從逆牽連及鑣由是有詔俱逮治鑣叔父維持與鍾弟前蕭山知縣銓因奏言臣家門不幸鑣鍾兄弟成隙而鑣乃僞撰勸進表下江南策以誣鍾惡名流布不能洗且鑣於陛下登極時首倡異謀別圖擁戴是鍾罪止一身鑣實罪在社稷也詔所司並訊先是阮大鍼徙居金陵招搖匪類流言遠近爲翻逆案之計諸名士顧杲等出留都防亂公揭

以討之。主之者鑣也。由是大鉞憾甚。必欲殺之。獄急則囑御史陳丹衷致書幣求解於士英。爲緝事者所獲。丹衷坐譴。明年三月。誅妖僧大悲。御史王懜因言。斬百大悲。不如斬周鑣。雷續祚二人者。妖所由興也。夫真主既出。海內貼然。乃今日冒稱皇太子。明日冒稱皇后。希踵王郎故智。實由二人譏訕新政。造謗宮幃。故訛言繁興。若不立斬二人。恐魚腹藏書。狐號叢野。乘間竊發。而光祿卿祁逢吉與鑣同邑。以冒鑣得爲戶部侍郎。初。鑣友人桐城左國棟。國光本作左國棟燕湖沈士柱皆列名公揭。爲大鉞所深恨。至是避大鉞。客左良玉所。及良玉稱兵犯闕。傳檄討士英罪。言其引用大鉞。構陷鑣。續祚。士英。大鉞益怒。謂良玉之兵。鑣實召之。遂傳旨賜二人自盡。二人聞命。互書先帝遺臣四字於腹。乃就縊。

周鍾字介生。鑣從弟也。爲諸生有盛名。舉崇禎癸未進士。選庶吉士。甫半載。李自成陷京師。鍾出降。賊徒顧君恩薦之。牛金星用爲檢討。賊敗南歸。周氏金壇貴族。而其父子兄弟悉有離心。鑣與鍾尤以才相忌。各招致生徒。立門戶。汲引既廣。敗類入焉。彼訕此謗。兩家子弟遇於塗。至不交一揖。鍾既降賊。鑣門人徐汝霖等益被以惡名。中朝傳其勸進表。有獨夫授首。萬姓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追湯武而無慙德等語。莫不切齒。初。鍾與弟某過阮大鉞於酒肆席間。弟與語不合。推案壞坐。坐者皆失色。鍾徐引去。不爲謝。而劉澤清之鎮山東也。慕鍾名。奉五百金以交歡。鍾拒勿納。由是二人深恨之。至是方用事。與馬士英謀。必欲殺鍾。其年八月。士英遂奏曰。給事中光時亨力阻南遷。致使先帝身隕社稷。而身先從賊。又大逆之尤。如庶吉士周鍾者。勸進未已。勸下江南。聞其嘗馳馬于先帝梓宮前。臣不勝髮豎。其伯叔昔爲逆奄爪牙。今鍾復爲闖賊梟獍。種惡兩世。宜加族誅。周銓。周鑣。其兄弟也。均宜從坐。遂被逮。初。士英之起大鉞也。爲廷臣所阻。怒甚。大鉞謂人曰。彼阻逆案。我立順。



案相對耳。以闖國號順也。由是痛斥從賊諸人。其以鍾爲首者。以鍾自謂領袖復社。繼嗣東林。故目爲黨魁。而不知復社者。舉場士之標榜。非東林也。鍾旣繫獄。數求解於士英。不可得。及六等定罪。刑官解學龍置鍾於次。等待繫。士英擬旨詰問。學龍不得已。改從一等。而以停刑請。士英怒。學龍以此去位。明年四月。御史張孫振再鞠獄。杖鍾三十。居數日。而左兵檄至。遂與時亨。武懷同棄市矣。

雷縉祚。字介公。太湖人。崇禎庚午舉于鄉。十三年。帝思破格用人。乃命舉貢悉就銓用。爲部寺司屬及州縣吏。凡二百六十三人。時號庚辰特用。命勒石太學。以張大之。而縉祚得刑部主事。踰年。擢武德道兵備僉事。山東之被兵也。縉祚固守德州。有詔獎勵。縉祚乃劾督師范志完。縱兵淫掠及行賄事。帝召之入朝。與志完面質。卒誅志完。而令縉祚還任。初。縉祚之來也。意驕甚。自謂且有殊擢。及是頓沮喪。而廷臣遂忌之。尋以憂去。姜曰廣之謀立潞王也。縉祚參其謀。及福王立。士英遂借縉祚以傾曰廣。縉祚曰。廣之門人也。劉孔昭嘗語大鉞曰。當迎立時。曰廣。縉祚昌言上不可立。當設法阻之。大鉞遂據以入告。且曰。陛下龍飛。不知縉祚欲設何法。可爲寒心。曰廣尙不能爲賈充。而縉祚公欲爲成濟。乃命嚴訊。明年二月。給事中林有本復劾其不孝不忠。至四月。遂與鑣俱賜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蓋大鉞輩亟以殺之耳。

逸史曰。初。少詹事吳偉業奉使出都。大鉞語之曰。上仁柔。一切生殺予奪。予與數公主焉。歸語諸君子。猿鶴夢穩。定不起同文獄也。又曰。周鍾。光時亨聽之。公論。周鑣無死法。惟雷縉祚不可赦。而御史張孫振必欲盡殺之。給事中錢增曰。鑣非從逆者。孫振曰。當以門戶誅。黃宗羲曰。徐時霖爲鑣而噴鍾。反因鍾而害鑣。大鉞無心於殺鍾。又因鑣以累鍾。事之不可知如斯。要之。立乎亂人之朝。而傾險儂薄。釁起蕭牆。宜其不免也。悲夫。

# 南疆逸史卷十三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九

徐 汧

華允誠

楊廷樞

劉 曙

陸 培

王道焜

葉向榮

熊 化

劉斯綵

周瑞豹

徐汧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遷右諭德黃道周之謫也汧上疏請與偕罷斥上切責之奉使封江西益藩歸以病請在籍聞京師陷慟幾絕汧雅好交遊畜聲伎至是悉屏去獨居一室南渡起少詹事不赴致書在事諸臣言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明而異同之見不可不化在諸君以君民爲心以職掌爲務耳其忠君愛民精白乃心者君子也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君子也否則小人執此爲衡流品明澄敍當矣豈必人挾異同哉先帝十七載之中憂勤乾惕有如一曰卒使海內鼎沸社稷邱墟良由頻年以來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智慮不爲君民不念職掌乃至漠視主上委身寇仇豈不痛哉禍及君國身亦隨之然則朋黨相傾何利之有今喪敗之餘人思危懼宜戒前事勿蹈覆轍尊耿介特立之人尙惴惴無華之



士。並建賢哲。明試以功。各修職業。思不出位。未有人心不正而能支撐傾側者也。大兵渡江。汧謂其子曰。國事不支。吾死逼矣。出居村舍。乙酉六月四日。聞郡城不守。夜自縊。僕救之而甦。其友朱薇曰。公大臣也。野死可乎。汧曰。郡城非吾土矣。我何家有。閏六月十一日。自沈於虎邱之後河。語人曰。留此不屈膝不薙髮之身。以見先帝先人於地下。一老僕隨之同死。盛暑數日不腐。色如生。郡中赴哭者數千人。長子枋。字昭法。弱冠登崇禎壬午賢書。痛父死節。隱居不仕。素有高行。

華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受業於高忠憲公攀龍。爲主靜之學。授工部主事。值魏奄亂政。請告歸。崇禎二年補原官。轉員外郎。督琉璃廠。減經費銀數萬。以繕城工。其冬大兵入塞。諸曹郎分守城門。多以守禦不備。杖闕下。有斃者。而允誠守德勝門獨完。帝嘉賞焉。調兵部。尋以終養歸里。居十二年。事母盡孝。南渡起補吏部。署文選司事。到署十有三日。隨謝去。己酉後杜門讀易。戊子四月。有告其不薙髮者。執至江寧。滿漢官並以綏言款之。允誠直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允誠髮不可去。身不可降。因賦絕命詩。見殺。年六十一。其從孫尙濂。字靜觀。亦以違制同執。巡撫令之歸家。尙濂不肯。與允誠同死。僕薛成聞允誠被執。長慟不食。先一日死。訃至。僕朱孝亦號哭而死。

楊廷樞。字維斗。吳縣人。爲諸生。以氣節自任。天啓丙寅。逆奄矯詔逮吏部周順昌。廷樞倡率士民數十人。謁巡撫。欲上書令申救。巡撫不可。哭聲震地。校尉呵問。卽擊殺之。已而逮御史黃尊素者。又至。驛中士民共出闔門。焚其舟。毀其駕帖。巡撫毛一鷺懼禍。根究亂民。殺五人。以謝奄。蘇人義以表其墓。所謂五人之墓也。廷樞僅而得免。然亦以此知名。崇禎庚午。舉應天鄉試第一。乙酉。避地河濱。浙東遙授翰林院檢討兼兵科給事中。廷樞

深自韜晦。改號復菴。歸隱鄧尉山。丁亥四月。吳勝兆反。爲之運籌者。戴之僮。廷樞門人也。事敗。詞連廷樞。被執於舟中。慨然曰。予自幼讀書。慕文信國爲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被縛以來。餓五日。遍體受傷。十指俱損。而胸中浩然之氣。正與信國斬燕市時不異。俯仰忻然。可以無憾。五月朔。大帥會鞠於吳江之泗洲寺。廷樞不屈。巡撫重其名。命之薙髮。廷樞曰。砍頭事小。薙髮事大。乃殺于市橋。臨刑大聲曰。生爲大明人。刑者急揮刃。首墮于地。復曰。死爲大明鬼。監刑者爲咋舌。亟禮而殯之。

劉曙。字公旦。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南昌知縣。未赴。蘇州破。避地鄧尉山。未嘗一至城市。丁亥。上海諸生欽浩。通款舟山。疏吳中忠義士二十三人。以曙爲首。其書爲遊騎所獲。巡撫逮曙。曙不肯屈膝。詰曰。爾反乎。曙曰。誠有之。愧事未成耳。然曙實不識欽也。巡撫亦知其無罪。第惡其詞氣激烈。檻送金陵。卒不辨。下獄八旬。九月十九日。出市。賦詩別母而死。

逸史曰。或曰。死亦君子之所重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則君子不必死。若楊、劉二君者。其於明士也。非臣也。且其事誣。不辨而死。毋乃過歟。或曰。不然。二君者。其願死久矣。特未得有死所耳。苟有其會。視如歸焉。豈復肯濡忍以自明哉。君子曰。二君者。雖死不死也。而其時靦顏偷生者。乃真死也。

陸培。字鯤廷。仁和人。父運昌。嘗知吉水、永豐縣。有異政。培負俊才。美丰儀。善屬文。然行誼修飾。嘗客華亭。主人妾從屏窺而悅之。遣青衣致意。培不答。立放舟去。登崇禎庚辰進士。不謁選。歸而讀書。里中多名士。培時年少。出而與之上下其議論。人人以爲弗如也。其所爲詩文。一時爭效之。號西陵體。性峻潔。遇高才。則傾身下之。有不可意。輒瞋目去之。于是傳者謂其任俠使氣。然其與人交。重然諾。急困阨。雖患難。死生不易也。南都授行人。



十月副吏科熊汝霖祭奠淮藩。知國勢已去，不復命，便道歸家。與其友陸彥龍結壯士數百人，謀保障鄉土。大兵至浙，謁巡撫張秉貞，請發兵拒守。而秉貞已與陳洪範謀挾潞王以降，命曰：「太后在此，危駕者族。」培慟哭曰：「事難立矣，吾不死無以報國。」乃攜家避橫山之桐嶺，道過其友陳廷會，語以故。廷會曰：「公職行人，無守土責。且天下事未可知，無已國亡與亡，不亦可乎？」培仰天嘆息曰：「需乃事之賊，後日將有求死不得者，子不見北都某某乎？」長號而別。俄聞潞王降，取酒酬其妻，將自裁，其妻防之甚嚴，培乃止。一日，給其妻脫身歸故居，鍵戶自縊，家人破壁救之，復甦。恚曰：「奈何苦我！」夜作絕命詞，拜其二僕，以繩授之曰：「成我志者，汝惠也。」登床就縊，從容而死。其年二十九。閩中贈尙寶司少卿，諡忠毅。

王道焜，字昭平，仁和人。少豪宕，好聲伎，性高邁，家藏法書名畫，尊彝古器物，客至摩挲品藻，焚香賦詩，竟日無俗語。天啓辛酉舉於鄉，歷福寧教諭，南平知縣，遷南雄同知。時光澤妖人作亂，撫按交章請留，詔以同知攝光澤縣事。至則單騎往諭降之。時帝破格求材，盡徵天下廉能吏至京，臨軒親試，不次擢用。撫按以道焜名上銓，曹爲故事郡丞無考選者，題陞兵部主事。道焜上書言國家懸異格以待非常，銓臣執故例而靳考選，非陛下收羅賢豪至意。上許候考。會國亡不果，大兵入浙，慨然謂其子均曰：「北都之變，我受上知遇，當死久矣，所以不死者，將以有爲也。」弘光之立，小人盈朝，我往必不得志，故滯遲至今。今更何望哉！且向者銓曹以故事格我，卑我官也，今而不死，天下且謂屬吏中固無人。及潞王降，乃投繯死。均舉崇禎壬午鄉試。

葉向榮，金華舉人。庚辰以薦授寧都知縣，廉明有惠政，修城垣，足兵食，數月守具悉備。有賊邱旭東行劫鄰邑，守臣檄向榮捕之。向榮捐金購賊，得其魁七人，賊散。闖賊寇江西，去寧都百里而軍，向榮晝夜登陴，賊知有備。

不敢犯。明年七月，偵賊五百屯馬羊坑，先有十人伏闕下，向榮立捕殺之，陳屍於郊，乃自督鄉勇衝枚出擊，斬首二百餘，生擒渠帥十五人，餘皆竄去。總督袁繼咸、御史周燦交章薦之，以忤馬士英意，量移吉安同知。向榮遂投劾歸。明年夏，江東失守，大兵長驅攻城，向榮衣冠投項村之崖而死。

熊化，字從龍，清江人。萬曆辛丑進士，初授行人，奉使朝鮮，饋遺一無所受，臨別獻名馬，價值千金，乘至山海關，以書謝歸之。陞御史，疏劾輔臣方從哲誤國，左遷揚州兵備副使。即日拂袖歸，足不入城市者數十年。思文帝卽位，挈子兆行間關赴闕，授大理寺正卿，轉吏部右侍郎，旋予告。以子兆行令邵武歸就養焉。已聞閩陷，歸隱于山，嘗佩腦子曰：急則用此，毋爲所辱。江西再陷，當事逼之出見化，曰：吾頭可斷，髮不可薙。願謂兆行曰：余顛髮種種，歷事數朝，位列九卿，安能復向他人求活耶？援筆書絕命詞，服腦子不驗。投後園池，衆趨救，叱曰：吾志已定，徒苦我耳。遂閉戶自縊。時己丑五月十一日也。所著有靜儉堂集。

劉斯練，字大容，南昌人。萬曆丙辰進士，官吏科都給事中。戊子冬，大兵圍省，其部將喬承寵營梓溪，己丑賀正旦。大清曆先朔朔一日，時無不從正朔者，斯練獨否。戒家人翌日行禮，雞鳴起沐浴，冠進賢，朱衣坐堂中，北面再拜呼先帝，然後鼓樂前導，率三子入家廟，鳴金發砲，拜其先人，觀者大驚。遂無不知斯練明服者。喬聞發卒圍焉，並執其三子。斯練曰：向憂不得死所，今遂志矣。見譚泰不屈，俱遇害。有臨浙進士王若之者，歷官淮安參議，制下不從，強之曰：留此以見先帝，遂見戮，惜其行事失考也。

周瑞豹，字石虬，吉水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兵科給事中，以言事不合去官。家食者二十餘年。甲午二月十五日，以不薙髮逮繫入獄，卽絕粒。子環跪爲請，或一進水漿，吏趨對簿，辭以疾臥，一扉昇之行，卽訊不答一語。勘者



責狀語稍侵之。張目曰：今日之事，速死爲幸，必欲具狀，有髮在頭，不煩推也。遂不語。越七日，將革，戒諸子曰：吾不能與國俱亡，生有餘慚，死不塞責，毋以命服殮，毋受弔，藁葬澆麥飯而已。因索筆書曰：自逢國難，辦有今日，我魂何依，烈皇之側，就枕誦首陽薇三字而屬纊焉。

逸史曰：此數君子者，皆直諫氣節之士也。使其生于平世，豈不彬彬乎王國之羽儀哉！學不被乎時，才不展乎世，從容引義，以自畢其志，蓋列聖祖宗養士之澤，於是乃可見也。當明之季，江浙熾盛，衣冠甲第，遍滿郊圻，轉化樞秉國鈞，翰墨侍從，臺省躋濟，華綏高軒，鳴騶呵擁于長安道上者，半江浙士也。于是尙書詩說禮樂，相於以文墨相接，以儒雅而儂巧機詐舞智恃勢者，亦時出於其間。及乎江翻海覆，陵圯谷遷，而挺然以綱常自任者，亦郡不數人，其餘恇怯渙忍，與時俱化，嗚呼！今之衰陵，有自來矣。

按一本贊語在熊化前

# 南疆逸史卷十四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十

金聲

夏允彝

陳子龍

沈廷揚

金聲字正希休寧人生有至性四歲就外傳問孔子何人今安在師曰古聖人也沒且二千餘年矣乃哭不食少長好學工應舉業多湛深之思名傾一時舉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明年十一月大清兵自大安口入京師戒嚴聲上言通州昌平爲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犄角天津漕糧湊集防禦尤急未敢謂見將足任也有草澤義士曰申甫朝士多知之願陛下錄用申甫練敢戰之士爲披亢擣虛之舉申甫者雲南人少遇異人授以兵法游長安以其術干諸公卿獨聲信之至是薦焉疏入立召見申甫授副總兵以聲爲御史監其軍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久與聲素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無兵與申甫聽其召募而日夜下兵符促使出戰委之營敵甫不得已慟哭夜引衆縋城出至蘆溝橋全軍覆沒而權貴人乃誚聲不知人聲遂謝歸十六年春鳳督馬士英調黔兵勦寇過徽州大掠聲與推官吳翔鳳率鄉兵盡殲之爲士英所劾帝知其無罪置不問起爲修撰會母卒未赴南渡陞右僉都御史不出知天下多故與其邑人江天一日夜練義勇以虞變乙酉夏大兵破



池州將及徽，金聲懸太祖像，率百官哭臨，起兵謀恢復。天一日，徽州爲形勝地，諸縣皆有阻隘可守，而績溪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爲砥柱。遂築華山關。國光本作叢山關屯軍其中，分守六嶺。於是邱祖德應之于寧國，尹民興應之于石埭，郡邑相繼復，聲拜表閩中，亦遣中書童赤心授聲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提督南直軍務，聲刊布詔書，南中亦始知閩地有主，已而清將張天祿攻績溪，天一授兵登陴守禦，聞出迎戰，殺傷相當，相持累月，會軍無見糧，而祖德、民興等多敗死，大兵乃以少騎牽制天一於績溪，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九月二十日，故御史黃澍導大兵入績溪，聲爲楊守壯所獲，聲曰：「徽民之守，吾使之也，第執吾去，勿殘民。」天一追及之，聲曰：「文石有老母，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時南都改服已久，聲與天一等峩冠大帶而入，道路聚觀，總督欲降聲，禮而館之，不願。十月十八日，牽詣通濟門，臨刑遣人耳語，天一大呼曰：「先生之千秋在此刻也。」聲謂刑者曰：「但絕我氣，無斷我頭。」於是捋鬚仰面，飲刃而沒，同死者江天一、陳繼遇、吳國禎、余元英、閩中贈聲禮部尙書諡文毅。天一禮部主事，其時同聲起兵者，歛縣諸生項遠、洪士魁、副將羅騰蛟、閩士英、都司江以玉，先後被執不屈死。

夏允彝，字彝仲，華亭人，少敏悟，與同郡陳子龍、太倉張溥、長洲楊廷樞俱以文名，弱冠舉于鄉，益肆力于學。又二十年，登崇禎乙丑進士，授長樂知縣，有異政，居五年，邑大治，將舉卓異，會丁母憂歸。江南建國，擢考功主事，不赴。乙酉八月，大兵遣安撫官入郡，士大夫不出謁者，以逆罪罪之，允彝避於野，投之書曰：「有清革命，萬物維新，明室廢臣，理應芟除，其何所逃死？願有一言爲清朝策者，昔金人渡江，下三吳，抵溫寧，還師以授宋高，未嘗獲寸土焉，卽中原之地，亦舉以授張邦昌、劉豫，而不自有之者，誠以南土卑濕多疫，水險江深，毒蛇匝地，聚蚊

若雷吐嘔霍亂。以時而發。同居中國。北人之吏于南者。猶以爲病。況塞外來者。其能堪此耶。昔蒙古之爲南吏者。以三月至九月歸。一切吏事。華人爲政。至賦稅盡逋。自海漕之外。無入焉。未及七八十年。而吳浙劇寇蝟毛而起。江南大亂。河北瓦解。是江南爲元累。而不爲元利明矣。使元割江南予宋。歲輦金縢以實北地。則元之疆。歷世未艾也。愚爲今計。莫若以淮爲界。存明之宗社。而責其歲幣焉。于名甚隆。于利可久。惟執事裁之。書入不報。是時總兵吳志葵。方起兵吳淞江。允彝入其軍。爲之飛書走檄。聯絡江浙士大夫。由是四方響應。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無賴子。見敵輒蹶。迄於無成。松江破。或說之入海趨閩。允彝曰。吾昔吏閩。閩中八郡咸懷思我。今往輔新主。圖再舉。策固善。然舉事一不當。而遞以求生。何以示萬世哉。不如死也。嘉定侯峒曾遇害。允彝經紀其喪歸。卽欲死。其兄之旭諷以方外。允彝曰。是多方以求活耳。當事重其名。欲招致之。曰。夏君來。我大用之。卽不願。第一見我。允彝曰。譬有貞婦。或欲嫁之。婦不可。則語之曰。爾卽勿從。姑出其面。婦將舉帷以出。平抑以死自蔽乎。乃作絕命詞。九月。自沈于松塘。屍浮水面。衣帶不濡。三日而黃道周奉隆武檄。以翰林侍讀兼給事中召。則方殮矣。使者哭而去。明年贈左春坊左庶子。諡文忠。所著有禹貢合註。而幸存錄爲絕筆。子完淳。字存古。四歲能屬文。弱冠才藻橫逸。江左罕儔。丙戌。上書監國。授中書舍人。監國航海。完淳拜表慰問。爲避者所得見。殺允彝死二年。而其兄貢生之旭。以匿陳子龍。官迹捕之。自縊於文廟顏子位旁。其遺令云。余自舍弟殉節。卽欲偕死。彼以孤寡見託。未忍也。然不向城隅坐者。兩年于茲矣。今者吳鎮不忘本朝。一時趨附。幾事不密。變且中作。搜求餘黨。坐以叛名。嗟呼。新朝之所謂叛。乃故國之所謂忠也。夫何傷哉。余讀聖賢之書。今死聖賢之地。夫亦死于聖賢之教。非死於新朝之法也。詩曰。嗟予薄祜。少遭不造。皇路多虞。撫臆思報。穰穰國人。



藩之垣之惴惴縲紲抗章白之余一介儒曾霽天顏

豈救松江守方岳貢耶

歲寒之義至死勿遷仲也懷沙身無貶屈惜哉

臥子何不早決故君曰逝故友云亡吾將安歸敬附首陽從容自引魯壁踰踰遐哉尼父余敢對揚

陳子龍字臥子一字人中松江人幼而穎異以經世自任喜縱橫之術與郡人別樹壇坫名曰幾社海內多宗之爲文法王李加以富麗與江右艾南英爭名相詆譏不肯下登崇禎丁丑進士授惠州推官改紹興折節下士與諸生多敍盟社之交先是東陽許都者名家子喜任俠輕財好施能得人見天下將亂陰以兵法部勒其所知松江孝廉徐孚遠見而奇之謂子龍曰許都國士朝廷方破格求奇材倘假以職隱然干城也子龍在紹興因與都游數薦之上官不能用東陽令姚孫棐貪而虐與都有違言會都有母喪送葬數千人令疑有變遂以反聞都黨執令笞之旬日間聚數萬人下東陽義烏浦江三縣浙東振動然都一無所殺掠遣從者謝長吏而已巡按左光先調兵行勦民各保寨拒敵官兵大敗子龍單騎往諭之都即解散其衆以二百人隨子龍來降光先忌其功即論殺都子龍救之不得大恨當是時按臣專生殺而光先尤庸懦夫都以一書生能聚萬衆其才必有大過人者感知己一言投戈就縛此豈悖逆之人哉激於貪令無以自明不得已走險耳使貫其死令率所撫衆渡江逐賊自贖當必有得當以報者而顧使梟俊之士駢首同盡子龍紀其事曰激變之虐令不誅受降之功績不敍官軍勦殺平民株連無辜賊平數月猶騷不得寧嗚呼即此一事知明之所以亡矣以招撫功撥兵科給事中子龍深痛負都不赴也南渡起兵科子龍言自古中興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親武事以克仇邦三代以後漢之光武唐之肅宗莫不身先士卒戎車數萬故能光復舊物未有深居法宮之中優游處順而可以勘定禍亂者今者人情泄沓不異昇平從無有哭神州之陸沈念中原之榛莽臣瞻拜孝陵依依北

望不知十二陵尙能無恙否。而先帝后之梓宮何在。與言及此。陛下當嘗膽臥薪。宵衣旰食。而羣工庶尹亦宜砥礪鋒鏑。奮發志意。以報仇雪恥。是務庶中原可收。舊京可復。竊聞山東河北。義旗雲集。咸拭目以望王師。朝廷晏然置之度外。何以收三齊。拔擊之雄。慰燕趙悲歌之士者乎。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歸賊。則豪傑皆有自主之心矣。伏望陛下速駕幸京。營大閱之。復弭節江滸。大集舟師。分命輔臣。一至蕪湖。一至京口。以視險要。固根本。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下詔親征。六師北發。歸重淮泗。令一軍由歸。毫以入汝。雒。次潼關。一軍由襄鄧。以攻武關。出褒。漢。巴。蜀之甲。燕晉之師。則用之爲奇兵。爲聲援。逆賊授首可計日待矣。又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又言備邊三害。又請收復襄陽。皆當時至計。莫之能用也。甲申八月。請假歸里。馬士英深忌之。恐其或奉潞王以清君側。未嘗一日忘子龍也。南京不守。閏六月十日。松江起兵。子龍設太祖像誓衆。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尙書。子龍稱監軍。左給事中。延致水師總兵黃蜚。吳淞副總兵吳志葵。故巡撫王家瑞。蘇松道李向中等。爲守城計。閩中授子龍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浙東授兵部尙書。節制七省漕務。八月三日。李成棟破松江。子龍逃匿。無何而有吳勝兆之事。勝兆提督松江。長洲諸生戴之儒客其所。教之反。陰遣人約舟山黃斌卿。以故所封伯印授勝兆。期于丁亥四月十五。十六兩日。水師至松江。而勝兆爲謀不密。國人皆知之。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告變於總督。總督殺勝兆部將之在金陵者。畢光勝。勝兆知事洩。亦殺之。易。重朗。下令入海。使其中軍詹世勛及高永義偵海師之至。而海師已於十四日夜爲颶風所沒。世勛。永義登東南城頭而望。烽烟寂然。兩人遂變志。以兵劫勝兆。矯其令箭。召勝兆所親信者盡殺之。戴之儒亦死。執勝兆送總督究治。其獄詞連子龍。子龍亡命。與華亭夏之旭同奔嘉定。告急于侯岐曾。匿其僕劉馴家。已遷崑山顧天達



所官迹捕至嘉定。執岐曾。而總兵巴山別遣兵圍天遠家。遂獲子龍。鎖于舟中。泊跨塘橋下。子龍乘守者不備。躍入水死。五月二十四日也。其以匿子龍死者。延安推官顧成正。諸生侯岐曾。夏之旭。張寬。

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爲人多智數。好談經世之學。崇禎中。由國子生爲內閣中書舍人。帝以山東多警。運道時梗。議復海運。廷揚生長海濱。習知水道。上疏極言其便。且輯海運書五卷。因戶部尙書倪元璐進上。請以廟灣六船試之。月餘。廷揚上謁。元璐驚曰。我已奏言公去矣。奈何尙在。廷揚笑曰。糧運已至矣。元璐卽入奏。帝大喜。授廷揚戶部郎中。議以每歲轉運漕海各半。令駐登州。崑領其事。明年。加光祿寺少卿。福王立。以原官防江。兼理餉務。饋江北諸軍。南京失守。廷揚奔舟山。依黃斌卿以居。浙、閩俱授右僉都御史。總督浙、直水師。吳勝兆之將舉事也。請兵於浙。直。斌卿猶豫未發。廷揚謂事機之來。間不容髮。于是慨然請行。丁亥四月。率總兵蔡聰等六百餘人。從舟山抵常熟福山。十四日抵荒苑。夜分颶風發。舟膠於沙。遂見執。入見巡撫。南面坐曰。事之不濟。命也。致于江寧。總督與廷揚有舊。欲剃髮而宥之。廷揚不可。遂與部曲十四人同日死。其卒六百人。殺于婁門。無一降者。人以比田橫之士云。

逸史曰。金、陳諸君子。皆以文章名世者也。而其激昂磊落之氣。復不甘自晦。適會其變。慷慨投袂。誓死不顧。固忠義奮發哉。亦其才之阨阨有以成之也。議者徒見其舉事不遂。禍延宗戚。因以咎其不智。嗟乎。明之亡也。士大夫皆背公植私。蔑視君親。聲名旣墮。禍亂遂作。有諸君子。而後人知義之貴乎生。君國之急於身家也。其遺教萬世者遠矣。夫豈不知其事之難成哉。惟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此志士仁人之所以殺身成仁也。

# 南疆逸史卷十五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十一

侯峒曾

黃淳耀

沈猶龍

李待問

附

章簡

邱祖德

郭符甲

嗚呼。南都之亡。明曆再絕矣。而江浙之間。猶有集鄉兵以城守者。其人皆與顏平原爭烈者也。今紀其主兵之人。而諸生之相輔者。彙見之死事傳。

嘉定則郡人侯峒曾、黃淳耀守焉。峒曾字豫瞻。號廣成。給事中震陽子也。登天啓乙丑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崇禎初。改授吏部。出爲江西學道。尋拜參政。分守嘉湖。鄭三俊爲吏部尙書。舉天下卓異五人。峒曾與焉。擢順天府丞。未至而北京陷。南渡。起左通政使。以疾辭。南都潰。峒曾避于鄉。乙酉六月。李成棟以水陸兵駐吳淞。所過擄掠。民憤甚。揭竿四起。嘉定團練鄉兵。破成棟舟師於新涇。士民爲城守計。推峒曾爲主。慷慨誓師。逐新令張維熙。與同邑黃淳耀、唐全昌、夏雲蛟等分門而守。設謀備禦。西窺太倉。東扼吳淞。各邑響應。成棟數發兵攻城。城中出兵邀擊。一敗之於羅店。再敗之于倉橋。成棟怒。大修攻具。破婁塘。逼太倉。自率師來攻。峒曾遂乞師。



于總兵吳志葵。志葵遣游擊蔡祥以七百人赴援。一戰不利。東甲宵遁。外援遂絕。城中矢石俱盡。七月三日。大雨。城崩一角。架巨木支之。至四日。雨溢注。城大崩。成棟遂薄東門而上。峒曾與其子玄演。玄潔猶立睥睨間。指揮巷戰。鄉兵爭欲扶之出。峒曾曰。我既與城守。城亡與亡。去何之。趨歸拜家廟。自溺池中。叱二子速行。子皆曰。願從父。相抱入水。未絕而兵至。鈎得之。刃峒曾首以徇。故將王公揚死於陣。成棟以別將守城而去。有金生者。夜竊峒曾首藏之篋中。峒曾之叔自野輿棺入殮。有哭聲自外來者。則金生負篋而至也。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菴。幼好學。性冲和澁靜。喜怒不形於色。至談古今忠孝名節。則持論侃侃。不少假借。嘗館侍郎錢謙益家。謙益浮華。外竊聲譽。中無行檢。諸名士爲所欺。爭出其門。淳耀獨鄙夷之。謂讓焉。謙益亦嚴憚淳耀。見卽自斂。登崇禎癸未進士。見天下已亂。而人猶營進不已。賦詩南歸。弘光立。不謁選。大兵圍城。佐峒曾調兵食。城破。淳耀與弟淵耀入草菴。菴僧無垢。淳耀方外交也。謂曰。君未受職。可以無死。淳耀曰。大明進士。宜爲國死。今託上人而死。此清淨土足矣。索筆書曰。進士黃淳耀死此。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與淵耀分左右就縊。年四十一。暴屍七晝夜。面無改色。淵耀字偉恭。邑諸生。律已嚴格。與其兄相師友。講誦勿輟。至是怡然就死。

松江之守。沈猶龍主之也。而李待問。章簡輔焉。猶龍字雲生。華亭人。萬曆丙辰進士。積官至福建巡撫。招降海盜鄭芝龍。威名始著。陞兵部侍郎。總督兩廣。歸里。福王立。召入爲兵部。添設右侍郎。李待問字存義。癸未進士。授中書舍人。七月。大兵遣安撫使至。有常指揮者。執而役之。徧括郡人助餉。郡人苦之。共推猶龍起兵。猶龍乃集紳士爲城守計。而吳志葵亦自蘇州還師。與黃蜚共屯泖河。八月。大兵至泖河。戰於春申浦。以輕舟截浦。乘

風縱火。志葵舟重。不能運。潮落風烈。水師多盡。志葵與蜚皆見執。遂率師圍松。令降紳董廷對。爲間。事覺。郡人殺之。已有假黃蜚兵軍號者。突至。猶龍開門不疑。而大兵隨入。以紅巾抹首。俄巾脫。皆辮髮也。衆大驚。喧呼北兵至。守卒皆潰。猶龍至東門。中流矢死于濠下。李待問殺于織染局。初待問夢所服衣裾有天孫織錦四字。以爲中翰兆也。至是局竟爲死所。章簡字坤能。甲子舉人。嘗知羅源縣。守南門。被執不屈而死。

寧國之兵。主之於邱祖德。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寧國府推官。以才調濟南。超授按察使僉事。分巡東昌。十四年夏。給事中張元始上言。土寇與流寇異。土寇皆饑民耳。聚則盜。散則農。計莫善於撫。今祖德既受殊擢。宜令專任撫事。帝從之。寇果多散。以功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京師陷。李賊檄降。祖德斬其使。中軍梅應元作亂。入劫印。祖德將自刎。士民衛之出境。遇魯王于道。同之過淮。時四川大亂。祖德無家可歸。乃流寓寧國。南都既覆。秋七月。起兵以應金聲。是時郡城已失。祖德駐師華陽山。糾集別部顏苗。王一衡。金經。萬曰吉。麻三衡等。共攻郡城。不克。退歸山中。七月二十日。大兵破寨。獲其父子。送江寧。不屈磔死。閩中贈太子太師。吏部尙書。

郭符甲。字輔伯。晉江人。少穎異。八歲能文。甲子登賢書。以天下將亂。每談兵擊劍。畜馬修弓矢。時馳聘射獵爲事。崇禎癸未成進士。南都立國。授戶部。兵部主事。特設印。專勅督理江南清餉核兵。符甲馳視事。未報命。南都陷。各邑解餉十三萬兩有奇至。胥吏皆勸符甲充行橐。且分給各邑。符甲叱曰。此朝廷帑物。敢輕動耶。悉發回。候支。而北騎已渡江矣。間關歸閩。隆武立。仍舊秩。尋擢禮科右給事中。奉寶冊封韓王于邵武。迎魯王于舟山。在禮垣三閱月。章三十餘上。未幾仙霞失守。聞而慟曰。大廈將傾。一木難支。死吾分也。倘機尙有待。吾敢遺伏。



一劍乎。及聞航海義兵起，遂亦治兵于武榮之梅溪。不旬日，響應者萬餘人。海師薄泉郡，別營桃花山。符甲飛檄會攻，號召連絡惠溪、永德及延建、大田、尤溪各州縣爲犄角。而永春諸望族周、李、顏、鄭等，糾集子弟鄉壯五六萬人，迎符甲至永，推爲帥，立幕府。符甲長子喬柱亦監紀軍前，遂分部位。以林忠、顏昌儒、鄭英達、李錫燕、周天麟等統之。連下永德二城，諸軍奔潰。上游近邑多聞風降附者。永明王旣立，符甲遣姪維城詣行在奏賀獻捷。授提督義師統制、全閩招討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便宜行事。授喬柱監督紀功同知，維城國子監。其部將林忠等五人各授副總兵，符甲承制益自激厲。會泉圍解，海艦退，各道兵多爲北騎所蹂，惟符甲師不動。數戰皆捷，但孤軍無援，大軍並力深入，所遣部將鄭英達、顏昌儒分守東關、太平嶺者，皆迎降。大軍趨永春，諸將卒潰，符甲獨與數千人迎戰，不支，退入堡，被圍。涕泣語僕曰：「吾力竭矣，一死何辭。所恨國恩未報，親窆未定耳。」乃冠帶南向拜，從容自縊。戊子十一月十九日也。清帥馬得功索符甲，堡中人以扉昇出，得功令灌甕，拱手語之曰：「先生良苦，先生名久著，授節鉞無難，東南未盡平，願期重託也。」符甲瞪目叱之曰：「忠臣不事二君，千封任汝，報國由吾，唾其面大罵之，得功慚，命卒砍其首，血流潰地，草爲之枯，首懸杆上，面必向南，蓋肇慶在閩南也。」七日，色如生。蠅蟻無敢犯者。喬柱先奉母季及家屬避武榮山中，得免。得功惡昌儒、英達賣主，命斬于市。符甲屍棄荒野，每昏夜空中聞傳督師號令，人馬蹴踏之聲，且見火光旌旗。邑人駭懼，相率白永春令李某，乃禮殮焉。喬柱挈家渡海，依鄭成功於廈門。事聞，永曆贈兵部尙書，建祠旌忠。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授維城中書舍人。

# 南疆逸史卷十六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十二

江西號文章節義之鄉。至明尤盛。名臣相望矣。南渡之亡。其殉國者較他省亦倍之。蓋激於金王之亂也。金王始也假大軍以肆其毒。而其繼也復悖逆焉。此忠義之士所以羣起而欲剗之刃也。嗚呼。是亦可哀也已。今取主兵者為特傳。而餘士別見焉。

胡夢泰

詹兆恆

唐侗 范大英附

周定仍

郁琦

陳泰來

曾亨應

余應桂

胡海定

揭重熙

傅鼎銓

劉士禎

廣信之守。胡夢泰。詹兆恆。皆其郡人也。夢泰字友蠡。號壁水。崇禎丁丑進士。鉛山人。兆恆字仲常。永豐人。兩人皆起家進士。為縣令。有能名。兆恆先擢南京監察御史。吏部舉天下廉能吏十人。夢泰與焉。帝重念畿輔州縣殘破。欲得治行已效者撫之。夢泰得唐縣。京師陷。南歸。南渡。兆恆轉大理寺丞。阮大鍼之起。兆恆上疏切諫。言逆案一書。先帝定之。宸衷。願之天下。萬世共凜。況在繼統。敢有紊越。黨人巧為蒙蔽。謂為憐才。夫逆亂之才。適



以敗國。豈能佐理陛下。試取其書觀之。應亦悔左右之誤國矣。因以書進呈。不報。九月。陸本寺左少卿。明年二月歸里。隆武授兵部左侍郎。尋進尙書。再授夢泰兵科給事中。協守廣信。廣信爲閩入楚要地。是時大兵方取江西。而上亦將幸贛。故廣信宿重兵。督師大學士黃道周之出閩也。聞廣信之急。遣其監軍御史周定仍。周定仍。國

光本作周定仍。下文同。

兵部員外郎范大英分兵往援之。

范大英。國光本作范文英。下文同。

大英字仲實。南昌進士也。夢泰傾家募士。與大英

力守鉛山。有唐侗者。字著夫。太平諸生也。熊開元薦其才。隆武授兵部主事。募兵出關。得數百人。丙戌四月。大兵至鉛山。侗猝與之遇。與大英合軍出戰。侗陷陣死。大英戰敗。挈家投前湖。鉛山遂破。夢泰與其妻同縊。及八月。諸軍皆潰。廣信破。定仍見殺。兆恆奔懷玉山。其時進賢人副使胡琦璘。徽州人總兵汪碩畫。皆以兵來廣信。碩畫與大兵遇于貴溪。兵敗不屈死。琦璘城破自刎。兆恆在山中。聚衆數千人自保。明年三月。出攻台州之開化縣。兵敗。死于馬嶺。

周定仍。字雲翼。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父六虛。萬曆庚戌會魁。甲申之變。定仍哭臨澹臺祠。與楊廷麟議興復事。安宗立。授刑部主事。奉差恤刑廣西南。南都陷。定仍中夜起。繞行中堂。紹宗卽位。入覲。授監察御史。疏請一旅出湖東。窺進取。帝曰。卿才未能辦此。固請。及閣部黃道周出關。遂命以御史監軍。抵鉛山。以所贖餉二千金。招募義旅。與湖東分守道郁琦方經營戰守。而王得仁已率兵窺廣信。得仁固梟悍。旬日間攻陷安仁。貴溪。定仍聞警。親督副總兵姜天衢往戰。連湖勝之。復戰小箬渡。戰河口。皆敗。兵部主事萬文英。總兵周朝鼎死之。朝鼎侍御從子也。收兵還廣信。得仁尾之。夜薄城外。竟夕螢火蔽天。守將熊尙仁夜遁。四月二十四日。城陷。定仍危坐閣中。與郁琦皆被執。得仁盛陳兵衛。定仍南向瞑目坐。得仁館之別室。夜自縊死。時有子在襁褓中。

郁琦原名奇璋字異度進賢人崇禎丁丑進士歷官職方郎中江西不守琦召募義勇爲恢復計與金部將馬某戰羊平坡多斬獲永寧王兵復建撫清守將遁去琦邀擊之新塘路口戰失利亡百餘永寧前鋒謝之良爭進賢琦率衆助之良敗撫州而琦間道入覲擢副使分守河東久之兵敗退駐廣信王之仁破城同御史周定仍被執聞定仍自縊嘆曰雲翼得死所矣至南昌見殺巡按吳元贊親爲棺殮見其子欽宸在乳下撫之曰此忠義後也令其姪輝護喪歸從死者吳德威吳京胡銘宸胡輔最著

陳泰來字剛長新昌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宣城知縣入爲戶科給事中南京以原官起不赴閩中擢僉都御史總督義旅益王之起兵也王城等既奉之監國泰來亦將從之同里按察使漆嘉祉舉人戴國士謂之曰既受閩命矣今復從益王將奉王臣閩乎則王必不屈將兩事乎是懷二心也公舉危事損身家而不顧本以教忠而先懷二心以事人人誰諒之乃止已而建昌失援城卒破王出走國士降反爲之用泰來恨之曰吾乃爲賊所給彼固爲敵游說也均之國事益與閩又何分乎意欲誅之顧兵力薄不敢顯抗仍相通好亡何上高舉人曹志明與魯國祺聶明時黃瑛王國彥等同時起兵泰來與之相結十二月攻復上高新昌寧州戮國士妻奴及親黨數人而暴其罪進圍瑞州不克圍萬載克之十二月大兵逼新昌游擊何執降泰來從新昌至界埠志明等從上高會之合兵攻撫州俱沒于陣

曾亨應字子嘉號鳳山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吏部主事吳昌時之獄連坐被謫南中立國凡在謫籍出仕者皆驟貴亨應獨不赴大兵徇撫州亨應與舉人艾南英前吏部揭重熙三人議爲守禦募兵未集騎已薄城下衆皆散永寧王慈炎者益庶宗也建昌兵敗走閩廣招連子峒中賊數萬收建昌而下寓書亨應請爲東道



主亨應喜甚。募卒數百人，走書大姓助餉。張皇其事，以冀四方響應。而復不戒，置酒高會。大兵偵得之，潛從祝家渡濟師。有騁而告之者，亨應按劍曰：「汝欲阻衆耶？」鄭帥駐建昌，撫州有永藩，關隘阻絕，敵兵豈能從天降耶？言未幾而兵至。宗族罹刃者二十人，其親故及諸好義者，駢死三百人。焚其廬舍，邑里爲墟。亨應趨避一石室，從弟某指其穴出之，並執其長子筠。亨應謂筠曰：「勉之，一日千秋。丈夫無自負也。」筠大罵不屈，帥立殺之。亨應縛至河泥橋，帥解縛揖之曰：「公誠義士，惜時不可爲。盍隨世以就功名乎？否則爲雞犬肉耳。」亨應禁口不應，乃曳至階下，搯之數十。帥坐與語，亨應如前。又懸之樹，令射之，已復好言相慰。亨應終不應，帥嘆曰：「是兒鐵石心腸，遂殺之。」其同邑舉人王秉乾，諸生湯仲發，亦兵未集而事露，受刑甚酷。仲發，顯祖之孫也。

其同時起事者，南昌則兵部左侍郎余應桂，汜水知縣胡海定。應桂，字孟玉，萬曆己未進士。崇禎朝以御史出按湖廣，絕私交，逐貪吏，飭武備，風紀肅然。帝嘉之，期滿命再任。旋擢右僉都御史，代王夢尹巡撫湖廣。爲熊文燦所誣，逮下獄。文燦誅起爲兵部左侍郎。國變時家居，嘗語人曰：「吾行年六十四，官尊祿厚，復何所恨？所未了者，欠先皇帝一死耳。」乙酉起兵都昌。都昌俗故猛，嘉興郡王將石光龍，其邑人也。光龍死，部曲散處湖上，攻剽爲盜。應桂練爲水師，得三千人，令武生王長城將之。時吳江已舉兵，星子方與敵戰，應桂援之。大軍縹緲二十餘，護火器上，神機炮弩甚設。遇之落星湖，應桂舟小不利，風受壓而溺，士卒殲焉。應桂僅以身免。聞德化人師卿、孫明卿二人驍勇，聘爲中軍，益傾資募兵，勢復振。吳江來求合營，不許。江旣敗，應桂軍亦孤。十一月，大清將楊捷以步騎千八百掩至城下，雲梯百道進攻。城中發炮石拒之，死傷過半。有奸生邵某爲內間，縋城迎降。應桂奪東門走，不得還坐堂上，令舉火。兵士撲焰入執，應桂及其子諸生余頤臨，中軍師卿皆見殺。海定起家鄉。

薦爲令廉潔致仕歸貧甚移住德興縣之海口授徒董氏董氏亦豪俠也國亡起兵海定大喜爲之聯絡鄉勇十月大兵入婺源逼海口海定徒步從督師黃道周乞師及回海口大兵隨至戰敗被執至婺源殺之既受刃僵立不仆

揭重熙字祝萬傅鼎銓字維衡俱臨川人崇禎丁丑重熙以五經登進士知福寧州又三年鼎銓亦成進士入翰林爲檢討北京之變鼎銓不能死出謁賊由是爲人所訕鼎銓亦悔恨嘗思洗滌南渡擢重熙吏部主事以憂歸乙酉六月大兵至江西南昌迎附撫州建昌破重熙與曾亨應先後起兵于鄉一戰皆北閩中立國而大學士曾櫻疏薦重熙及鼎銓隆武以鼎銓故降賊命以知府銜赴贛州軍前自効而召重熙入見重熙乃偕鼎銓至閩召對稱旨陞考功員外郎兼兵科給事中出辦湖東兵事亦復鼎銓翰林故官令還贛丙戌五月江西巡撫劉廣胤督兵援贛州歿于陣廷議新撫恐蒞任緩不及事乃卽以重熙爲僉都御史巡撫江西便宜行事九月整兵趨撫州不克及閩亡贛州破兩人俱散兵入武夷山金聲桓反南昌以閩事屬重熙倉卒召募得萬餘人率之入閩鼎銓亦舉兵本郡應之時邵武方宿重兵重熙逕薄城下爲守兵所敗喪失俱盡南昌圍急重熙入肇慶帝欲留爲內用重熙不可加閣部銜督師亦擢鼎銓兵部右侍郎令同援南昌至則南昌已破惟平西伯張自盛走保閩界有衆數萬兩人入其軍約廣信威武侯曹大鎬犄角並進大鎬池州人與自盛俱以總兵應金聲桓故皆得封庚寅冬自盛戰邵武兵敗死之鼎銓被執諭之降不從令作書招重熙亦不從乃見害重熙走依大鎬辛卯五月率數十人至百丈礮會師而大鎬已還師鉛山重熙就其空營炊炊國光本作炊食倉下句倉猝作猝倉猝遇游騎爲流矢所中重熙大呼曰我揭閣部也遂擁之去至崇安其邑令來謁勸之降重熙曰小子亦讀書



乃不識綱常名教乎。抵建寧，兵備與之舊，出迎之，俯首不敢仰視。重熙執其手，瞪目詈之，遂下獄。十一月受刃，雙眸炯然，色如生。重熙好談兵，短于調度，所部將領多執袴子弟，不諳兵法。山中乏食，標掠無虛日。張自盛軍尤橫暴，不受節制。當時多怨之者，而其歿也，無不哀之。鼎銓始雖從賊，卒爲忠義。君子亦諒其志焉。重熙死未幾，大鎬亦兵敗入閩，被執于岑陽關，解至南昌殺之。江右義師遂盡。

劉司空士禎，號次瀾，萬安人。天啓壬戌進士。初，郭侍郎舉兵龍泉山，有衆近千，令其四子職方主事肇履督之。同廣帥陳課、童以振恢復太和、廬陵，已又從楊廷麟兵戰水東，大捷。丙戌，吉安再陷，遣肇履赴閩請援，而屬季子稚陞從。太僕卿李陳玉起兵信豐，爲贛州聲援。贛陷，避地廣信之黃田江，金王反正，復令肇履募兵，與劉一鵬合圍贛。又令稚陞率偏師趨南雄。己丑正月，江西陷，士禎赴粵道梗，歸隱龍泉山中。七月，吉安守楊可楹大索士禎，捕其子肇謙，肇頤至，頤罵不屈死。謙拷掠繫獄，士禎聞之，嘆曰：「我所以不死者，以雲、貴、荆、蜀之地尙足興復，禎得汗馬勞，爲主上前驅，光復大物耳，不圖至是。」遂沐浴，朝服北面再拜，絕粒九日而卒。稚陞亦戰死南雄。保昌之長鋪橋。

南疆逸史卷十七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十三

路振飛

曾櫻

曹學佺

馬思理

姜一洪

何楷

路振飛字見白號皓月廣平曲周人天啓乙丑進士知涇陽縣入爲御史巡按福建同巡撫平海寇劉香再按蘇松遷光祿少卿召對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土賊橫徐泗間振飛破散之甲申所在土崩振飛勒兵守要害自徐泗宿遷至安東沐陽壁壘相望下團練之令俾鄉民各自推擇長副隨所長操演保護鄉井成功後詣轅門受事振飛按隊較閱其技精者犒牛酒資銀幣慰勞有加人人鼓勵兩淮宴然振飛之力也北都之變福魯周崇四王俱至淮衆議立君或勸振飛扈駕立定策功振飛曰某去則全淮必動豈以一己功名壞天下大事乎鳳督馬士英率兵入朝數百艦道淮沿途劫掠振飛坐皇華亭諸將整兵夾兩岸令啣尾而過皆俯首聽命僞節度使呂弼周防禦使武愷至淮聲言代振飛僞制將軍董學禮犯宿遷振飛勒將士分道掩擊擒弼周與愷學禮出走振飛竿弼周于法場命軍士叢射已而磔之俘武愷于朝捷聞賜璽書慰勞保國公朱國弼嘗



與振飛同督漕。竊庫金千萬以逃。畏振飛威名出已上。當福王之在淮也。孤舟飄泊。振飛無加禮焉。楊維垣以逆案戍淮安。振飛其鄉人也。待之亦疏略。至是國弼與行人朱統鎰合疏劾之。會振飛亦以母憂歸。士英乃用其所親田仰撫淮。大兵至。不戰而潰。江南遂亡。隆武之安置鳳陽高牆也。有司廩祿不繼。不勝其困。有望氣者言高牆中有天子氣。言于振飛。振飛入見王。心獨異之。贍以私錢。且譎其吏之無狀者。石應詔而上疏請加恩罪宗。王德之甚。登極。詔書言振飛之恩。不僅豆粥麥飯一時之感。有訪知所在者。官五品。賜金二千。吳江人孫可久因言其流寓洞庭。即發手勅召之。振飛達行在。拜太子太保。吏兵二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賜宴。至夜分撤燭。遂歸。解玉帶及鹽梅弘濟銀章賜之。官一子職方員外郎。又錄守淮功。廕錦衣世千戶。振飛感知遇。竭盡誠節。帝每責廷臣因循。振飛面奏曰。陛下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陛下不改操切。亦未能中興也。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敢言之效。喜怒有時。輕發號令。或至屢更。見羣臣庸下而過于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陛下之所長者。皆臣之所甚憂也。優旨褒納。一日進練義勇說。上曰。此真安攘大略。當爲卿作序。頒行之。延平陷。振飛不護扈從。依鄭成功于廈門。是時成功與鄭彩交惡。魯王至閩。成功不欲奉之。仍稱隆武。彩則奉魯王。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昔官隆武者皆仕。獨振飛與曾櫻不出。辛卯二月。成功舟師入浙。廈門破。振飛與櫻皆縊死。此鄭人陳士京所記。當不訛。或曰。永曆二年。赴召至肇慶。卒于途。曾櫻。字仲含。號二雲。江西臨江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至興泉道。櫻素有清名。而東廠緝獲泉州吏許馨。爲櫻營求浙江按察使。因革職逮問。御史葉初春訟言于朝。撫按亦爲之稱冤。已而鄭芝龍上疏稱櫻廉明公正。芝龍感其德。代爲營求。櫻實不知也。願以官贖罪。遂復櫻官。十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大兵入山東。櫻不

能禦削職下獄。甲申之變，間道南歸。自詣南京刑部，釋之。唐王稱號于福州，芝龍薦起櫻，帝亦素聞其賢，起工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遣官敦促。八月陛見，賜啓心沃心銀章，得密封言事。無何，命兼掌吏部。櫻執法不撓，皇叔皇弟鄧、唐二王數有薦舉。櫻引祖制請勅禁止，上爲之榜于朝堂。邵武知府吳士偉推官朱健以寇未至而逃，及建陽知縣施燦坐貪墨，上皆欲斬之。櫻奏曰：三人罪不至死，上不聽。又曰：臣與諸輔臣約共執奏，知天意難回，遂皆卻步。臣獨冒死申言，臣罪大矣。上笑曰：卿奏乃繩愆正義，諸輔卻步非也。雖不用其言，而心嘉其忠直。王期昇，彭遇颺至閩，上加期昇總督，遇颺僉都御史。櫻與路振飛封還內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勿拘常格。振飛言遇颺降賊而南，依馬阮爲奸，巡按浙江酷虐致變，期昇在太湖奉宗室朱盛激稱兵，日肆剽奪，山民不容，乃逃入閩。臣等非有私隙也，乃止。乙酉十二月，上移蹕建寧，櫻留守福州。鄭芝龍北去，櫻從鄭成功于廈門。丁亥，仍稱隆武年號。十月，頒隆武四年曆，用文淵閣印印之。則櫻與振飛之議也。辛卯二月，成功南下惠州，官兵擊破廈門，櫻自縊死。僧文台門人陳泰棺殮焉。粵中聞之，贈太師，諡文忠。櫻初被逮下獄，夢有贈以扁額曰：唐朝宰相及至閩，遂驗櫻四子。長文德起兵死，次文思從上死于汀州，二子一孫隨至廈門。櫻死後，其壻鄭纘緒降大清，封慕恩伯，送其家歸江南，爲治塋葬櫻云。

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南京大理寺丞、戶部郎中、四川參政。陞按察使，蜀王宮殿火，計修建費至六七十萬。學佺以宗藩條例格之，蜀民不擾。天啓初，立遷廣西參議，轉陝西副使。學佺好學，有文名，博綜今古，自以宿學巨儒，不得官京朝。歷外數十年，仕又偃蹇，因以著書自娛。光宗在東宮，有張差挺擊之事，學佺所撰述，直書無隱避。逆奄用事，羣小立三案鈎黨，指學佺所撰爲謗書，除名爲民。時學佺在粵西。



大吏希奄旨羈留待命。知奄無意殺之，乃止。閩中立國，起爲太常寺卿。上言：今幅員褊小，稅額無幾，宜專供守戰之用。而遣鄭鴻逵、蔣捷、抵關度防守。毋久逗留，諸逃兵肆掠，責令其將收歸營伍。及朝見，上指謂諸臣曰：此海內宿儒也。我在藩邸，聞其名久矣。時倉卒建號，一切典禮，皆學侂裁定。尋陞禮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時勅纂修威宗實錄，國史總裁，設蘭臺館以處之。丙戌四月，上在延津，學侂又言四事：一、濬延河隄防；一、汰隨征冗役；一通福京米船；一、捐助餉銀。許以生鐵准價，皆從之。已而知將士離心事，不可爲。慨然曰：吾老矣，天若祚明，尙可竭股肱之力。否則，老臣報國，有死而已。朝議欲以奇兵浮海，直指金陵，而艱于聚餉。學侂傾家以萬金濟之。未幾關破，上去延津，學侂入湧泉寺避之。大兵將至，貢生齊巽、中書張份、僧不空等起兵殺傳檄使者，迎學侂爲主。學侂曰：無益也。何苦徒荼戮生民爲哉？三人強之。學侂曰：然則吾歸死于城可也。三日而大兵入城。九月十九日，自縊于西峯草堂。生平著述數千卷，不盡行世云。

馬思理，字遠生，閩長樂人。天啓壬戌進士。初令烏程，治行第一。擢兵科給事中，查核邊鎮兵馬。九邊震肅，夙弊盡釐。歲省金錢三十餘萬。又巡太倉時，清核亦不下三十萬。轉工科，與權璫張彝憲抗禮。亡何，南北草廠同日災。彝憲遂搆下廷尉，舉朝力救，免官歸里。而上終念思理行能，召復尙寶。太僕二卿轉右通政，詹事黃道周以廷辨忤旨，思理抗疏救之，落職歸。弘光卽位，召起，未赴而隆武繼立。以思理先朝宿望，轉刑部右侍郎，管尙書事。魯藩遣總兵陳謙通問，稱皇叔父，帝大怒，下之獄。思理私謂所知曰：光武果然宜陽，盆子不當食均輸耶？魯王若能屏蔽東南，何故不許爲寶融、錢鏐耶？特疏請宥，不納。居久之，上悟，晉思理大宗伯，奉命修好魯藩。甫就道三日，而王師已渡錢塘矣。乃遺表魯王，以畢使命，袒括髮卽位，哭不食就寢，絕吭而卒。訃聞，魯藩追贈少

傅諡忠宣。思理之令烏程也。識凌義渠、溫璜于諸生中。後皆以忠節著。世稱其知人云。

姜一洪。字開初。會稽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廣東布政使。弘光立。擢大僕寺卿。從隆武于閩。進吏部右侍郎。戶部尚書。大軍踰浙。隆武使永勝伯鄭彩守關。自將兵三千。從延平移之汀州。命一洪前行。時糧糧以俟。而仙霞兵潰。隆武潛幸。不知所之。一洪徒步次興國榔木村。去贛百餘里。仰天嘆曰。嗟乎。天意如此。偷生何爲。遂赴水死。時丙戌十一月六日也。諸生鍾國壬哀之。與榔木菴僧了緣爲含殮如禮。

何楷。字玄子。莆田人。生有異質。寓目不忘。舉天啓乙丑進士。值魏奄肆虐。不謁選而歸。建紫芝書院。率子弟講學其中。崇禎時起戶部主事。進員外郎。有詔簡部臣爲言官。大臣多推楷者。乃改刑部給事中。劾輔臣王應熊。應熊辨之。楷言故事奏疏非發抄外無由知。非奉旨則邸抄不傳。臣疏旨未下。應熊在外何由知。非往來密偵者漏禁中語乎。時帝方惡預洩旨。應熊卒以此罷。又爲故左都御史高攀龍請誥命。從之。先是贈恤死奄難諸臣。給攀龍三代誥命。詞臣許士柔方撰文進呈。而其子高世學書諸軸。奄黨發其事。士柔、世學皆受譴。誥命竟寢。至是始得之。轉工科給事中。以申救少詹事黃道周。謫官。量移禮部郎中。歸。南渡。擢戶部右侍郎。唐王入閩。楷迎之水口驛。進尚書。鄭芝龍、鄭鴻逵偃蹇不臣。上郊天子南臺。皆稱疾不出。楷劾之。上獎其風裁。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揮扇殿上。楷呵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爲所容。力請罷官。上欲兩全之。暨予歸里。諭以收復南京。當召爲總憲。楷行。芝龍使其部曲揚耿遮之道。戕其一耳。至家而卒。楷潛心經學。所輯周易訂詁、毛詩世本古義。學者多宗之。與顧錫疇皆有學行。爲武臣所戕。而朝廷不能詰。識者知其無成也。

逸史曰。隆武之立一年耳。乃方其在禁狴中。而望氣者已言鳳陽有天子氣。然則天位可妄干哉。隆武賢主也。



惜其扼于鄭氏。振飛、曾櫻諸人。儒雅有餘。英武不足。偪側山海之濱。是以大業不立。使當金陵定策時。有重臣焉。矢大略。排羣議。爰立唐王。則士英必不召。大鉞必不起。逆案必不翻。中原開闢者。必能策應。四鎮左藩。知朝有明君。且斂手聽命。可法得以其間。左提右挈。捍力疆圉。然後曰廣、道、周、錫疇之徒。坐守文物。不踰典則。卽大河以北。未能迅復。而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不足稱小朝廷哉。嗚呼。楊行密、錢鏐、草竊之雄。猶能保處江淮。傳世延業。而南渡以後。至潰敗不可收拾。馬阮之肉。其足食乎。

南疆逸史卷十八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十四

陳六翰

尹民興

吳聞禮

艾南英

熊緯

李魯

林逢經

畢士貞

王之慶

周之藩

張致遠

王忠孝

諸葛倬附

陳六翰字子儀。漳平人也。崇禎戊辰進士。歷官僉事道。分巡天津。歷著勞績。甲申之變。涕泣不食者累旬。鬚髮盡白。居歲餘。留都繼沒。天興亦陷。丁亥春。有以耆舊薦者。縣帖敦請。而六翰堅不聽命。當道疑其異志。遂加以兵。六翰慨然曰。吾自甲申來。自分一死。不即死者。有餘望也。今若此。豈非天乎。給其子金書等行遁。遂鍵堡門。舉火自焚。遺素衾一幅于垣外。題詩二首。妾四人環泣曰。妾北產也。久侍巾櫛。家鄉萬里。脫不能死。安所托命哉。以所遺金帛分給諸僕妾。令各散去。朱氏四人環泣曰。妾北產也。久侍巾櫛。家鄉萬里。脫不能死。安所托命哉。白。是非若所能也。四人曰。君死忠。妾死節。誓不失身于人矣。乃命酒悲歌慷慨。酒酣舉火。火未及燃。有白光一

靖國光  
本作尋



道上屬雲端。向晚火熄。四山炯然。云有燈火無數。光華耀天也。

尹民興字宣子。

國光本作  
宜人

嘉魚人。崇禎初舉進士。歷知寧國縣。涇縣。除奸釐蠹。有神明之稱。行取入考吏科。陳啓

新訐其預擬翰林。謫福建按察使簡較。十五年春。疏陳時務十四事。帝喜。下所司議擢用。召爲職方主事。數召對。所言皆當。帝意擢本部郎中。民興感激屏苞苴。公推舉。勤于職。時羽書旁午。奏言無益之條。陳不急之奏章。不必下部覆。以省繁文。裕時日。帝亦可之。明年。周延儒出督師。命民興從軍贊畫。敵退。樞部上其功。已敍賚而延儒獲譴。帝責其扶同欺飾。下吏除名。南渡起故官。阮大鍼之召見也。民興抗疏極論。不納。尋謝病歸。以鄉邦殘破不可居。而涇縣人德已。流寓其地。明年南京陷。與諸生趙初浣等據城起兵。城守。大兵攻之。久不克。屢遭挫衄。已而城破。初浣死之。民興走入福建。隆武授御史。巡撫上游四府。加太僕少卿。守仙霞關。大將會德。鄭芝龍私人也。怙勢不法。民興劾之。帝卽撤還。閩中敗。歸卒于家。

吳聞禮。仁和人。崇禎癸未進士。隆武初爲兵科給事中。時分福州。延平。邵武。建寧爲上游四府。擢聞禮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劾奏內臣戴照奉使貪橫。詔卽逮問。聞禮尋自請守分水關。帝優詔許之。閩中三關。天下扼險處也。舊有守關兵。閩恃以安。及鄭芝龍有異志。盡撤關上守卒。聞禮亦不能獨支。二年八月。大清兵入仙霞關。聞禮遁走山寺。或勸之薙髮。不從。尋率鄉兵赴敵。爲亂兵所殺。

艾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天啓甲子舉人。與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俱以時文知名。稱豫章四子。南英尤博辨。喜古文。當是時。吳中盛文雅。其知名之士。張溥。陳子龍。周鍾等。各樹壇坫。與南英相牴牾。爭論不相下。往覆書數萬言。而學者多右南英。南英高自標置。往往以盛氣凌人。人亦無以難也。有僕坐法。南英爲怨家所訐。被黜。弘

光時江西巡按周燦援恩詔疏請復其舉人。乙酉入閩。至杉關。守兵阻之。叱曰。天下有不知艾千子者乎。乃聽入。隆武授廣東道御史。進其所刊文集。優詔答之。廣東布政使湯來賀解粵餉十萬。由海道至。上嘉其功。擢兵部右侍郎。令督師江西。南英爭曰。解餉微勞也。且指揮僚佐可任。何足爲大功。遽擢高爵。不聽。閩中兵敗。南英死之。

熊緯。字文子。

國光本作子文

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授行人。兩京既陷。每飲酒。輒涕泗橫流。感憤欲死。其友錢秉鐙語

之曰。狼暉有云。未得死所。子有死志。曷求死所乎。乃赴延平。擢給事中。從上至汀州。大兵入城。從官逃散。緯獨衣冠趨上所。兵逼之。大罵而死。其同年進士歐養素。四川人。官兵科。亦在汀州中流矢死。

李魯。字得之。福建上杭人。幼穎慧。塾師以執竿驅雀命對。應聲曰。拔劍斬蛇。衆駭異之。既長。好經濟大略。讀史見忠孝節義事。輒徘徊感誦。天啓甲子。舉于鄉。甲申國變。山寇蜂起。當事議募鄉兵。魯歎曰。四鄉皆寇出沒。其應募者。卽非寇亦寇之兄弟姻戚也。兵寇雜伍。此以城予寇耳。不如在城大戶捐資訓卒以固城。在鄉大戶鳩宗築砦以固鄉。無瑕可攻。寇當潛寢。乃上書於巡撫張肯堂言之。且請嚴其約束。不立寨者以通賊論。媚賊贖屋者以接濟論。奸民從賊者聽寨長與衆棄之。官不從者以縱賊論。官兵所至不許入寨。強入者以擄掠論。肯堂見書稱善。諭邑令舉行。而富民交口指魯張皇多事。議遂寢。魯乃結茅幅員山隱焉。乙酉七月。隆武立于閩。閣部曾櫻奏起之。魯曰。時危見節義。我可偷息窮山乎。遂詣行在上封事。其一曰。簡忠誠之士以救時艱。天下不少懷才之人。但心有誠僞耳。心誠則大才可大用。小才可小用。心僞則小才害及小。大才害及大也。願誠僞亦無難辨者。凡處必擇便安。言豫持兩可。微長欲卽自炫。護短惟恐人知者。僞人也。受職而蹇蹇匪躬。奏對而



侃侃不回。功與人同而不私。過與人見而不諱者。誠士也。親誠遠僞。在人主力持其衡而已。一曰加守令之權。以練士兵。今寇賊所至。在在崩潰者。無他。守令不兼兵。土著之師少也。既無兵權。寇至束手。惟有逃耳。宜慎擇知兵守令。假之兵柄。省召募而耑料士兵。古者比閭族黨。此民數也。伍兩卒旅。此兵數也。守令治民。但治其伍。有故則卒然有百人之聚。守令治兵。但治其隊。有大故則猝然爲千萬人之集。以民食膳民兵。久則守令皆良將。而郡邑皆金城。昔勾踐以生聚教訓。殪夫差。光武以舂陵子弟殲尋邑。皆未嘗募烏合以戰豺狼者。得富強之本計也。其一曰達小民之情。以禁貪暴。今牧吏殃民罔極。監司未必知。知未嘗言。甚有倒置黑白者。宜頒詔中外。許其詣闕自陳。不爲禁制。而遏抑者誅。或時引見父老而詢之。爲無常。則奸吏無可藏。而貪暴之盛可戢矣。民之利害得。則守令之賢否亦得。守令之賢否得。則舉刺之得失亦得。故詢事在下。而萬情可知也。高皇帝微時。親見貪官毒民。及定天下。于府州縣置申明亭。老人頒聖令一道。官有爲民患者。耆老奉至縣堂直諫。三謙不悛。耆老赴京奏聞。以憑拏問。高皇帝豈樂民之以下訕上哉。不得已也。願陛下力復祖制可也。一曰講屯練以足兵食。國初九邊腹裏。各有屯田。承平既久。侵沒難問。然按籍履畝。大半可稽。法當清核故田。簡汰衛軍。今流寇蹂躪之餘。必有無田之人。與無人之田。誠得忠勤廉幹之人董其事。或民屯如虞集之策。或兵屯如李泌之謀。此皆可計歲責效之。不然。變通爲屯練之法。合計一城分幾坊。坊有長。一坊分幾甲。甲有長。甲統于坊。坊統于屯練之官。陰以兵法部勒之。平居各食其食。無額支之糧。有警各伍其伍戰守。相敵而動。法似保甲。而警策過之。因民各保身家之心。爲捍衛封疆之用。又就簡練什伍中。密察才力出羣者。使爲統率。則萬衆一心。于強寇乎何有。一曰審形勢以圖恢復。明詔初下。決計親征。謀事者多謂直指錢塘。夫魯國畫江而守。文武不

博征繕。宜下溫詔。即以兩浙委之。夫漢高捐齊。楚以與信。越光武委河西。以與竇融。究之齊。楚。河西。皆歸于漢。今敵分道。以入江南。閩豈能分道禦之。使宗子果能人自爲戰。豈非維翰維城之藉哉。大兵惟當直取江右。江右披山襟湖。可東提兩浙。西掣荆湖。南控閩粵。三方輻輳。據上游。以望孝陵。咫尺矣。不然。則駐荆南。控河北。以制中州。引滇黔。而接巴蜀。庶幾風雲空闊。豪傑必攀附而來。若羈旅閩中。日月逾邁。朝氣朝衰。非日闕百里之洪謨矣。一日奮乾健之行。以作士氣。中興之主。視創業尤艱。創業之君臣。同起于患難。志有進而無退。今共事者。大半承平優養之餘。捐軀意少。懷土情多。稍見兇危。輒生退阻。臣嘗恨宋高有李綱爲之相。韓岳爲之將。而卒奄奄不振者。其苟且偷安之私。牢伏于中。故汪黃秦檜得窺其隱。而牽制之。光武起自春陵。皆親履行陣。熟習險艱。有以鼓舞將士之氣。今六飛遠駕。雖曰天子自將行邊。實同草昧起義之舉耳。願陛下戒宋高。法光武。則忠智效死。天下歸心矣。疏入。上大嘉悅。召對授工部主事。十二月。上移蹕建水。時三關單危。禁旅不滿千。所調至之兵。一路告警。輒空營赴之。魯奏言。不定營。荆不簡精銳。聽其逍遙逐隊。漫無總理。兵雖源源踵至。左右恐終無一兵。豈有萬乘而孤露無衛乎。上然之。而卒不能執其要。丙戌六月。浙東破。魯王走海。鄭芝龍有異志。盡撤三關兵。返安海。會汀報流寇遞攻杭永。魯因言。急守莫如汀城。急練莫如汀兵。此爲嶺島咽喉。務令呼吸相應。陛下果即東幸。臣當執爨前驅。上嘉歎之曰。爾慮深謀審。必能擔荷大事。即改兵部職方主事。領勅印。魯兼道抵汀。流寇已圍上杭。時七月下旬也。魯語汀帥周之藩曰。大駕且至。公當整理扈從踰嶺。但恐上杭不守。則駕行又復次且。魯當先解杭圍。然後扈駕而東。遂投檄賊營。開譬禍福。賊奉檄色動。即單騎詣賊營。謂其魁曰。諸君值魯甚幸。乃富貴催人也。諸賊愕曰。何故。魯曰。天子早晚入粵東。諸君能勒所部爲護衛。便爲禁旅親



軍恩賚踰他營矣。扼粵絞功。粵地繁華十倍閩。諸君食國餼。佩將印。豈非富貴逼人乎。諸賊雜然應曰。甚善。私相傳告。莫不願扈駕立功者。魯顧左右曰。客營淡泊。當取豚酒相勞。因刑牲歃血。諸賊益喜。安插遂定。乃入杭。宣布屯練節目。即前封事所陳者。既編伍有緒。而奸民丁某者不便。中尼之。魯叱曰。爾不識父。寧識保護鄉里否。蓋某棄其父而謀爲富民繼子者也。魯遂還汀。未至汀而汀陷。駕已蒙塵矣。復返上杭。九月四日。貝勒遣吏入城。諭薙髮歸順。吏至魯家。昭以高爵。復怵以利害。魯慨然叱曰。速去。毋污吾耳。乃歎曰。吾不當死城中。負勅印返幅員山。丁某聞之。昌言曰。李公入山。必率所撫之賊以抗王師。滿城血肉菹矣。邑人然之。率衆擁魯適城。嚴衛之。欲執以獻。魯椎心大哭。絕吭而死。諸生鄒嘉善聞之。而輟食自縊也。

林逢經。字守一。逢平。字守衡。兄弟並以文行知名。在閩之長樂。祖父世科甲。逢經性慷爽剛急。好談當世之務。尤好以古事驗時變。與人言。必剖瀝務盡。亦不嫌面謔。人過。而守衡性沖和。繩尺斬然。于書無所不讀。而粥粥若無能。四方士傾慕逢經。未嘗不樂就逢平也。隆武建國。大學士黃道周薦辟知名士。授逢經誥勅。撰文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翰林院五經博士。及將出關。奏引逢平爲兵部司務。辭不就。道周曰。知不足辱君。但仕版列賢俊名。殊添本朝氣色耳。時天興草創。逢經覩勳鎮跋扈。而官方雜亂。斂餉頻煩。條陳八事。力爲諍辨。先後補牘數十上。皆人所不敢言。上溫旨答之。然竟不施行也。尋轉兵部武選司主事。復轉翰林院檢討。纂修國史。有崙修威宗實錄之命。未幾隆武移蹕。幸虔。至汀而陷。逢經披緇入山。栖止墓側。逢平屏居荒野。鬱鬱寢疾。絕食四閱月卒。戊子某月也。逢經忽戎裝至。淞下。淞下者。董侍郎崇相所築。以禦海寇。逢經所共擘畫處也。罷遣從者。竟赴海死。兄弟殉義而先後。纔數日耳。家人求屍不得。越宿見夢曰。吾已現歸澳中矣。伺之果然。乃收殮。

之逢平妻葉氏。相國文忠向高之孫。通書史。識大義。其兄葉益。居海濱。每有小朝廷之歎。氏曰。非也。綱目書帝在房州。豈小帝耶。嗚呼。孰謂婦人能知此義哉。今世有欲削景炎。祥興之號者。愧此多矣。

畢士貞。字叔美。貴溪舉人。思文帝即位。朱盛濃承詔督師。駐信州。士貞罄家佐軍。且以策見。盛濃稱善。薦授兵部職方主事。未幾。信州潰。士貞泣曰。吾不復生矣。與妻吳氏同赴水。家人拯之。復蘇。已被執。不屈。幽之。遂絕粒。作七饑詩。旬日釋還。行至新橋。望祖隴再拜。觸橋死。七饑者。一夷齊。二介推。三蘇武。四龔勝。五張叔夜。六七文。謝二山也。

王之慶。字修祐。望江人。崇禎二年。以歲貢知尤溪縣。舉卓異。告歸。望江當流寇之衝。之慶謂名城連陷。其釁皆自援師。請于巡撫黃配元。將集練鄉兵。爲人和社。以備賊。配元許之。遂委之慶。爲長。之慶內納衆心。外輯奸徒。與文武將吏晝夜分守。以城爲家。歷十年間。流賊及左家兵屢攻圍之。弗拔。糧空援絕。人無懈志。給事中左懋第上其事。命未下。乙丑五月。乙丑當作乙酉南京不守。左夢庚既降。忿望江人與相拒。創其部曲。乃白英王。言望江巖邑。雖降。終必負固。請卽屠之。英王至。城中大懼。之慶曰。事急矣。疾走王營。陳說端末。英王意解。委之慶。署篆黃州。之慶不受。行至九江。留書報其子兆春曰。吾爲一邑謀。非爲一身。今幸桑梓無事。反以梯榮。親墓不廬。國恤不憂。尙可以爲人乎哉。固辭不獲。則從湘纍于水中已耳。越二日。又留書曰。骨不必取。魂不必招。古有三不弔。此其一矣。遂至琵琶亭。沈于池中。水淺。乃枕泥橫臥而死。閏六月十九日也。喪至望江。邑人慟哭迎之。私諡曰忠節先生。祀于屈大夫祠右。周之藩。字長屏。隆武二年。以總兵晉忠誠伯。扈上自延津趨汀。將入粵。大兵以五百騎蹶之。兵攻汀州。而上始得警報。遽出行朝。之藩聞難趨赴。遇突騎數十。大聲自呼曰。吾隆武帝也。意以詭



辭脫主于難。既羣矢蝟集，遂死。時溽暑，陳尸五日，肉色瑩然。

張致遠，不知何許人也。上之見迫于汀州也，致遠服帝服以脫上而死。路振飛有詩紀之。其後鄭成功屯兵鼓浪嶼，有稱帝存問諸臣者，云上爲僧五指山，然後人知其事，亦莫必其真僞云。

王忠孝，字長孺，閩之惠安人。自言閩王王審知之後。崇禎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時薊遼宿重兵，倉儲數百萬，以材調監薊倉，稽核精敏，歲省金五萬兩。鎮守宦官鄧希詔驕恣，議設標兵，令措餉。曰：以倉之羨。忠孝曰：設兵給餉，重事也。今不上請而擅行之，可乎？且自請核以來，羨皆入正額，何羨之有？又令解贖，緩以新廩宇，亦不許。會正旦朝賀，希詔與督撫爭坐次。忠孝引勅書折之。希詔大沮，乃劾以受吏翁九進贓萬計。有詔逮問。緹帥王世盛誦知其誣，遣校之。謹愿者往，至則不能具一飯。解所服銀帶予校而行。于是廷臣交章訟其冤，而九進榜掠瀕死不承。希詔乃劾其匿車脚費千金。忠孝對簿曰：此例無冊報，然絲毫皆公家物，某不敢私。有羨餘六百金存密雲庫，可稽也。驗之信。緹帥歎曰：王先生廉至此也。我不以聞，且得罪士大夫。上怒，鐫緹帥二級。都御史王志道抗言曰：忠孝實廉吏，校尉至不能具殮，行道之人皆知之。誣可知也。得改繫刑部。遣戍福建衛。弘光立，閣部史可法薦之。以忤士英調守紹興，故辭不赴。隆武起爲光祿寺少卿。陛見，上選將練兵，責實效，慎名器，十餘事。馬金嶺之敗，鄭鴻逵退扼仙霞關。上命忠孝巡關，將賜劍印。辭曰：臣巡關，將吏不法，可以奏請。若奉劍印，是督師也，不敢。乃出關申嚴約束。劾失律諸將。上又遣內閣路振飛即軍中斬大將黃光輝。遇于浦城。忠孝曰：公提一劍入人軍門，呼大將而斬之，猝有他變，將何以待？且定國忠謹，公不如曉以上指，令縛罪帥致諸朝。俟後命其可。鴻逵果囚光輝詣行在。上釋不誅，軍以無事。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命扈駕將出贛，力諫不從。歸賣

田園具裝。上猝幸汀。不及從。大兵入關。慟哭于野。鄭成功見而執其手曰。哭無益也。吾叔姪在。且爲後圖。及成功起兵。移家鷺島。與之協力。聞永曆立于粵。上封事。優旨厲獎。晉兵部左侍郎。與曾櫻交最厚。廈門破。櫻死。忠孝出己所貯。壽觀殮之。成功既定臺灣。遣使迎忠孝。乃命妻子歸守墳墓。而獨身入臺灣。具牛種。闢田樹藝。爲終老計。丙午四月二十八日。卒于海外。年七十四。其秋。閩生林之秀病死。復甦。語人曰。適至冥司。見公與黃石齋。宮殿侍從。儼如王者。應設刑具。方引二囚入訊。則之秀所識某也。因命吏引之。縱觀地獄。謂曰。歸語吾兒。孤臣片骨。不及汲汲歸故鄉。之秀有回生記。傳于世云。其友人諸葛倬。字士年。泉州人。兄義與忠孝同年進士。官至東莞兵備道。早卒。倬隆武時。以薦授兵部主事。閩亡。依鄭成功於島。成功圍泉州。倬遣弟侄斌合兵攻城。會漳州援兵至。軍潰。見殺。永曆詔封成功。延平王。遍爵守義諸臣。倬亦陞光祿寺卿。而斌以死事。贈監紀推官。久之。大清泉守聞倬名。以書招之曰。君來。監司可得也。峻拒之。復怵以禍。亦不動。及島破。乃奉母還里。服方外服。母年九十餘而終。廬于墓所。鄭經據漳。泉將任以職。以疾辭。復渡海居島。臺灣內附。鬱鬱發病卒。年七十九。倬有俠氣。重交游。鄭鴻逵既沒。家北徙。獨襄其葬事。撫其愛女而嫁之。推官蔡江門殉節。長沙賑其妻女。工楷隸。有集三十卷。其子潞。鄭將陳永華壻也。示予家乘。及王公行略。故並誌之。



南疆逸史卷十九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十五

萬元吉

楊廷麟

劉同陞

郭維經

彭期生

楊文薦

符溯中

黎遂球

龔 棻

姚奇胤

吳世安

陳 烈

劉天駟

盧觀象

周世光附

劉曰佺

錢謙亨

萬元吉字吉人號茹余南昌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末以兵部郎中監督師楊閣部軍元吉饒方略多智嗣昌悉以軍謀委之其後以不用元吉言敗于開縣賊遂逸出陷襄陽戕楚王嗣昌憤恨發疾死帝以監軍有勞不責也尋以憂歸服除史可法請用之南京兵部福王立與聞定策時四鎮方以擁戴功率軍抵江北爭駐揚州命元吉渡江宣諭元吉徧歷諸營宣朝廷威德賚金帛首致得功書期以共獎王室得功聽命澤清傑皆服從

乃還部。改立南京營伍。以祖制時宜雜定之。樞臣無能損益。可法出督師。進元吉太僕寺少卿。監理江北軍務。傑得功土橋之釁。賴元吉彌縫之。得無稱兵。南都亡。走福建。隆武擢兵部右侍郎。遣代贛督李永茂守吉安。初。督師楊廷麟之在吉安也。甚得將士心。故吉安再失再復。元吉至。與諸將講體統。申約束。諸將稍稍不樂。先是。江贛之間。有峒賊數萬。時出剽掠。百姓苦之。號爲閻羅總。分立四營。張安者。前左營帥也。驍勇敢戰。永寧王招之出湖東。戰屢捷。遂復撫州。其諸營亦皆願受撫。寧都兵科曾應遴請諸朝。遣其子傅燦入山撫之。皆聽命。賜名龍武營。計日出贛州。下吉安。元吉聞之。以爲四營可恃也。遂蔑視滇廣兵。軍士皆解體。既而四營兵亦不卽至。丙戌三月。大兵攻吉安。守兵不戰潰。城陷。元吉退屯皂口。所部惟汪起龍三百人。大學士蘇觀生在南康。遣監紀程亮督新威營卒二百守棉津灘。大兵泝流上。新威營先潰。起龍繼之。楚帥曹志建以二千至。望風遁去。元吉遂入贛城。四月。大兵水陸並進。徑至城下。城內倉卒無備。兵科楊文薦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遂入城。慨然曰。城可守也。百姓擁以爲主。元吉旣失吉安。將士不復用命。終日坐城上。瞑然若昧。望隔河帳房滿山。輒指爲空營。兵民有從隔岸泗水至者。言大兵精強。卽目爲萬安。泰和奸民。立斬之。舊督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藩游擊張國祚來援。遇大兵於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捷。大兵撤圍水西。之藩等亦退守南康。閩中聞贛州固守不下。遣使獎勞。加文薦右僉都御史。贛州爲江楚閩粵之衝。是時江楚諸督將皆上奏勸隆武幸贛。而圍方急。以故勤王之師。麋至。楊廷麟、郭維經、姚奇胤所收散亡及召募滇閩兵先後集營於城外者。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當敵。元吉必欲待水師至方戰。水師者。中書來從諤募沙兵三千。與主事龔棻、黎遂球所募水師四千也。皆留屯南安未下。兵部主事王其宏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受。故海盜也。桀驁難制。龔、黎兩君。如慈母之奉。



驕子且今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師老兵疲。行且自潰。不坐失事機乎。不聽。八月二十三日。大兵聞水師將至。夜截諸江。焚其巨舟八十餘艘。死者甚衆。羅明受遁。舟中火藥器械悉歸大兵。各營聞之。無不喪氣。稍稍引去。城中所留者。汪起龍罷卒千餘人。汪國泰。金昌振。徐日彩。所部百餘人。郭維經部下三千人。城外惟水師後營三千餘人而已。贛雖被圍久。而士民竭力守禦。糧食粗足。文薦登陴。乘機縋壯士出戰。時有斬獲。以故目無強敵。每月夜。軍士攜酒嘯歌。呼敵人詬詈之。大兵聞而切齒。至是守陴者漸憊矣。參將謝之良。擁衆萬餘于零。都不敢下。粵西狼兵八千人已逾嶺。又不時至。十月三日。有逸出者。大兵獲之。鄉導夜由小南門上。民雖巷戰。久之。大兵畢至。城上發砲。砲裂。遂陷。元吉已出城。嘆曰。使一城俱盡者。我之爲也。我何獨存。正巾赴水死。年四十九。先是元吉禁婦人出城。其家人竊以姬妾縋城去。元吉知之。追還。由是禁益嚴。合城遇難。故云。元吉號知兵。處事精敏。其在嗣昌軍。指畫不失尺寸。及事權在握。反暗機宜。豈其智于前而愚于後哉。蓋元吉久事戎行。親見宿將規畫。而其時滇廣之將。並無左。賀其人者。元吉以庸奴視之。遂莫肯用命。故知將將之道難也。

楊廷麟。字伯祥。臨江人。劉同陞。字晉卿。吉水人。兩人皆好學。有文名。意氣豪邁。踞蹠自放。廷麟舉崇禎辛未進士。選入翰林。至丁丑。同陞舉進士第一人。莊烈帝召見。問之年。對曰。臣年五十有一。老矣。恐無以報聖恩。帝曰。若尙似少年。勉之。授翰林修撰。兩人嘗劾楊嗣昌。而嗣昌方有寵。言於上。改廷麟兵部贊畫主事。赴總督盧象昇行營。同陞謫福建按察司知事。廷麟之爲贊畫也。嗣昌欲假手殺之。及象昇賈庄敗。報至。嗣昌急問楊翰林死否。報者知有贊畫。不知翰林爲誰。嗣昌再問楊贊畫死否。報者答以出差得免。嗣昌爲不懌者久之。北都陷。廷麟募兵勤王。時馬士英與姜曰廣不合。廷麟爲曰廣門人。將兵在外。士英忌之。命散所募兵。御史祁彪佳

疏薦陞左庶子。不赴。召同陞復故官。亦不赴。廷麟與同陞以義師恢復臨江、吉安。二人鄉郡也。隆武立。加廷麟吏部侍郎。東閣大學士。督師。同陞加少詹事。兼兵部左侍郎。廷麟兵既勝。追至樟樹鎮。不戒。反爲大兵所敗。遂棄臨江。退守吉安。請于上。以同陞巡撫南贛。時同陞已有羸疾。拮据勞瘁。踰月而卒。諡文忠。廷麟在吉安。所恃有廣營、滇營兵。滇營者。崇禎時。命書張同做。用牙牌調發入京。兵未集。而京師陷。弘光時。復勅雲南巡按陳璘帥赴南京。及是。始抵江西。聞南京潰。退回吉安。廷麟留之守城。以客禮待之。時時椎牛饗士。向軍士流涕陳誓死報國家之義。滇將趙印選、胡一青亦德廷麟奮勇建功。頗多斬獲。及上用萬元吉爲督。召廷麟入直。過贛州。會大兵至。且圍城。四營兵在粵都。廷麟親往邀之。再戰再敗。遂散遣之。單騎入城。與元吉同守。其後兵事主于元吉。滇營亦潰。城破。見城中火起。走馬至西城。赴池死。清將賈熊爲棺殮。葬于西門外河上。粵中立國。贈新淦伯。諡文正。

郭維經。字六修。號雲機。吉安龍泉人。天啓乙丑進士。考選南道御史。京師陷。南中議立君未定。維經與李沾等迎立福王。陞應天府丞。仍兼御史。巡視中城。亢旱。維經言御極兩旬。雪恥除兇。曾不發憤。徒以漫不切要之事。盈廷爭議。黨同伐異。如醉如狂。上天降災。由此請勅羣臣。勿視恩怨報復。惟以剪髮復仇爲念。庶有濟。馬士英將起阮大鍼。舉朝爭之。史可法以調停之說進。維經言。可法人望也。亦失言。前者四月初旬。傳北都之變。可法召臣等于清議堂。共言得人。首務也。惟逆案斷不可翻。可法深以爲然。今不宜中變。其守正不阿如此。尋轉大理寺少卿。陞左僉都御史。維經居留都久。得民心。上亦重之。會迎恭王遺像。維經以病未出。鄒之麟欲奪其位。乃與阮大鍼謀。使隆平侯張拱日糾之。云恭皇帝往爲諸奸媒孽。維經不欲觀茲盛典。猶姜曰廣。張慎言不欲



冊立皇上也。未幾致仕。阮大鍼使人賊之江干。幾死。閩中立國。進兵部尙書。又改吏部。帝深委任之。贛州圍急。命維經出閩募兵。加六省督師銜。與姚奇胤得兵八千人至贛。帝幸汀州。手詔召之入衛。士民固留未及行。城陷。突圍出。中矢死。或曰死嗟峨寺。

彭期生。字觀民。海鹽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工部主事。同官萬璟劾逆奄被杖。期生視其醫藥含殮。由是爲人所稱。出知長沙。南昌二府。巡撫楊邦憲奄黨也。諷有司爲逆奄建祠。期生持不可。則檄南昌。新建二縣令。期生召戒之。卒不發一緡。後知濟南。以盜越獄。謫照磨。移應天府推官。轉南京兵部主事。陞郎中。獻賊陷江西。李邦華請于吏部。以期生爲湖西道分巡僉事。駐吉安。大兵南下。巡撫曠昭棄南昌走吉安。期生率士民城守。大兵逼吉安。巡按又棄去。期生以死自誓。而兵不至。乃往乞師于贛督。贛督檄守贛州。隆武加太常寺卿。兼嶺北道。贛州圍急。期生登章貢臺。坐臥矢石間。謂人曰。此吾死所也。凡六月。城潰。滇粵將招之出走。不可。書絕命詞五紙。分授蒼頭五人。曰。若輩未必皆生。適有一人得歸。卽訃音矣。遂自縊死。臺焚尸燼。惟心不燬。故吏杜鳳殮以石函。瘞臺上。墮鐘記之。有楊大器者。移之潛下萬安。藏于百家村。越四年。其子求之不得。而萬安人曾堯泉負函走海上。授其家云。大器將他往。以公骨爲託。不遠千里而致之。以曩者一諾也。

楊文薦。字又如。京山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三月。京師陷。文薦徒跣走孝陵。慟哭。仆地不能起。見者傷之。弘光初。文薦在散曹。奮髯抵掌談邊疆大事。馬士英等嫉之。南京陷。文薦奔杭。隆武立。入福州。伏闕口。畫立國規模。戰守形勢。廷臣環拱而聽。授兵科給事中。日繕疏條奏中外機宜。剴切指陳。執政左右多側目。丙戌春。奉使出承天。道由贛州。時萬元吉督師贛州。其鄉薦舉主也。聞文薦至。喜甚。題授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贛南。引與協守。文薦日夜登陴。衷甲而臥。以忠義激厲將士。十月四日夜半。城陷。率狼兵數百人巷戰。黎明。左右勸文薦從西門突出。文薦曰。城亡與亡。去將安之。揮令散去。自投於園池。爲騎卒所挽。得肘後印。驚曰。是巡撫楊公也。執至南昌。提督某親解其縛曰。公宜識時。毋徒自苦。文薦曰。吾奉君命守贛。城亡罪也。懸吾頭贛西門。以謝贛州人。吾志畢矣。絕粒數日不死。守者以酒殺進。揮之。日狂呼。以頭觸柱。或自投于床。嘔血日數升。間慷慨悲吟。以所嘔血書壁。形枯骨立。鬚眉脫落。明年元旦。強起下榻。南向哭拜畢。就榻正衾。禩而卒。文薦事親孝。癸酉鄉試。聞父病馳歸。母疾篤。刲股以進。鄉黨稱之。其忠蓋有本云。著有聽湘集。

符湖中。字時祁。新喻人。崇禎丁丑進士。歷官廣東學使。丙戌之粵。過贛留佐楊。萬軍共城守。將陷。萬曰。公客官也。何不去。湖中曰。初謂少濟國難。非以粵一官出也。事不濟。卽當死國。何去爲。城亡。與其兄監紀述中同赴水死。

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天啓丁卯舉人。善古文詞。嘗過揚州。進士鄭元勳方集四方詞客賦其影園黃牡丹詩。做汨社故事。使虞山錢謙益第其高下。遂球後至。立成十首。遂擅場。由是東南文士皆稱之。與江西萬時華。徐世溥交善。時華病居揚州。遂球千里省視。既卒。爲經紀後事而去。保舉法行。侍郎陳子壯舉遂球。以母老不行。闖賊陷京師。遂球上書巡按御史。言當練師復仇。勤王。及聞福王立。遂球悉以家財治鐵礮三百。送南都。甫及贛。而南京破。遂予江西總兵胡長廕。閩中立國。上中興事宜。凡數千言。大學士何吾騶薦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令以兩廣水師援贛州。遂與吏部主事龔葵招海盜羅明受。得三千人。抵南安。大會戰艦。遂球葵先從陸入贛。



州約諸帥水陸夾擊。元吉大喜。由是令城外頓兵以待。水師將近。大兵截之半道。明受爲火攻所敗遁去。各營震潰。方水師之見攻也。中書舍人康范生來從諤方巡城。見二十里外烈火星布。趨謁督師。請發滇兵往援。龔棻以爲過計。元吉亦笑不應。詰明而敗報聞。自是圍贛益急。遂球從廷麟。元吉晝夜登陴。目不交睫者數十日。城破。猶率兵巷戰。腋中二矢。墜馬被執。褫其衣。見所被勅印。衆刃交下。與其弟遂琪同死。粵中贈遂球兵部尙書。謚忠愍。

龔棻字建木。

國光本作建本

南昌人。八世科甲。爲江西大族。棻未冠。與萬元吉同舉于鄉。年少相善也。元吉旣第。棻七

上公車。癸未成進士。性孝友。沈毅。謁選南都。元吉以太僕少卿監江北軍馬。阮亂政。元吉憤恨。嘗戟手詈之。呼稱髻奴。棻曰。公若是。是激而固其交也。以愚揣之。士英庸鄙。易與耳。而大鍼包藏禍心。且覬執政。士英方引手焉。審爾愈難制矣。莫若離其交而阻其謀。庶有濟。因乘間語士英所親曰。相君何愛司馬之深也。夫司馬恃人也。引之綸扉。虎而附之翼焉。勢必噬人。且兩雄不並立。彼旣得入。能爲相君下乎。勢且傾相君以自專。而相君又安得獨擅權乎。夫相君子東林諸君子素無瑕隙。何爲盡力代之驅除。而叢怨于身也。所親以告士英。果心動。及大鍼欲以要典起大獄。盡誅宿所憾者。士英持不可。由是謀漸沮。而大鍼之焰少戢。棻之謀也。乙酉春。授廣州推官。慨然語其子孟明曰。國事已不支。我王身也。誼不顧汝矣。汝勉之。甫抵粵。而南都陷。閩中推吏部主事。未出境。大兵逼贛州。與黎遂球招水師赴援。先馳入城佐守。未幾。水師敗。元吉謂曰。君無城守責。徒死無益。盡出爲後圖。棻曰。臨難而避之。何以事君。城將陷。元吉復語之。棻遽曰。行矣。與二僕出城。敵騎充斥。江岸有小舟。棻急登舟。僕放棹入江心。遂躍入水。俄而將士擁元吉至。見僕曰。主安在。僕哭曰。死于水矣。元吉語將士曰。

龔公非其任。且先死。我復何之。亦赴水。

姚奇胤。字有僕。錢塘人。與蔡同年進士。知南海縣。海多盜。奇胤摘發如神。盜遂絕迹。閩中授兵部主事。未幾改監察御史。監贛州軍。分守北門。城破。向闕再拜。出襪繫。命僕助益。僕泣不從。奇胤曰。此猶良死。何不盡力。臨絕。但云死得草草。僕排牆覆之而去。

吳世安。字求寧。汀州歸化人。楊廷麟所薦士也。始南都陷。廷麟起兵龍江。復吉安。義聲大振。隆武詔詣行朝。世安久以文章風節慕廷麟。入贛謁軍門。廷麟故好士。遽接之。世安慷慨陳說。廷麟嘆曰。變故以來。功名之士逞官詞。顧盼凌厲。以示可用。君獨不然。吾所求于天下者。惟神志堅定。萬馬疾馳中能駐足者耳。既而勅止廷麟入直。令專辦江楚事。因疏薦世安。隆武命授監紀推官。是時大兵攻贛急。世安拜命。襆被行。或尼之曰。古人見險則止。危邦可入乎。世安曰。士死知己耳。既見廷麟鼓掌曰。吾固知君不我負也。向者吾見君之心矣。乃乘城分守。悉力巡督。目不交睫者累日。間出奇襲。戰多捷。無何。閩亡。遠近援絕。世安扶病登陴。身當炮衝。彈貫左臂。顧左右曰。爲我謝楊公。世安死無以報天子。遂卒。同事薨瘞之。是日贛州破。

陳烈。字起南。樂安人。嘗以事繫獄。撫理錢啓忠愛其材。武釋之。累陞南贛參將。城守甚力。其弟在大清營。人疑焉。比陷見執。其弟來勸降。叱之去。謂贛人被掠者曰。今日方知我之無二心也。罵不絕口而死。

劉天駟。字季駟。新建武進士。歷官都督。贛陷。與總兵汪起龍俱執至南昌。宋奎光置酒勸之降。不聽。皆遇害。其一時同死者。有監軍御史陳蓋。編修萬發祥。主事周瑚。于斯昌。王其弘。柳昂霄。曹嗣宗。林琦。中書舍人來從諤。劉孟鑰。同知王明汲。推官吳國球。通判胡統。郭寧登。知縣林逢春諸人。行事皆失考。遂屠城。



附紀贛縣死節諸人

盧觀象字子占贛州人性岸異然見勝己者未嘗不下氣事之輕財結客好施與親族待以舉火者嘗七八十人以貢生謁選得河間管河通判改判天津衛屯田張慎言知其才題授河南清軍屯田同知疏曰自興屯以來論者謂濱海亦涵水旱不時勞不補費然觀象業有成算早夜拮据及秋納稼獲稻穀三千有奇秬粟二千四百有奇凡耕熟水田六百五十畝旱田一千一百五十畝基造官房廬舍社穀壇廟百有餘址他如築圍濬濬開河修堤水車戽斗之製皆有法且津門而南數萬頃固不論如河間之龍化橋任邱之堤北交河之高州獻縣之淮鎮青苑之滹沱靜海河典之王家口子牙河皆可用津門之法將三輔污萊沮洳之場盡爲崇墉櫛比之區是轉漕江南十鍾僅一石幾輔一石可當一鍾矣其後魏忠賢用事屯政中廢改觀象左軍都督府經歷觀象遂致仕去崇禎初袁崇煥奉命經略九邊過贛觀象與之談兵崇煥自以不及欲延之幕府不答十六年秋張獻忠破袁州吉安傳僞檄至贛郡人危懼觀象時老矣倡議斬其使率兵拒守賊遂却弘光初上書政府謂國家根本在江東而拒要尤在淮濟徵兵遣戍經年不集蓋若急募淮津一帶鹽徒可得數萬其人勇毅敢鬪訓之以方用其人以守其地則聚而難散且出入泊汊間示以不測我兵又得所恃江東可長保也士英不省其後大兵濟河渡江所至莫不可當者不字當衍以淮濟無防也丙戌贛圍急觀象語其老友周世光曰幼學書劍欲有所用于世而資格限人迄無成立今老矣坐見危殆已矣一死報國耳吾園西止水其所也君盍來與偕城陷具衣冠北面拜率家人四十餘口至池上一子名苑先赴水妾妻婢婦繼之少選世光攜幼孫至觀

象曰相遲久矣相與揖握手而沈年七十四世光字九照贛縣選貢以州判致仕年九十餘矣死二日有騎過其前見積屍百餘有二老俱懷官誥收殮之猶握手不釋云

劉曰侄字勿仙贛縣舉人父思誨大理寺卿曰侄幼以孝友稱長益篤學行顏四字于榻曰上帝臨汝夜必焚香以日之所行告天楊維節嘗歎曰見勿仙使道德之意愈生城陷先驅妻子入水然後自沈

錢謙亨字篤生新喻舉人從守贛命其子崑與諸生蕭瑛蕭珮募兵于筠俱爲高安羅某所殺謙亨聞之大笑曰兒不負我也贛陷赴水死有庠生吳時珍者字席之城破人爭門出時珍顧母柩在堂獨縗絰而守因死於兵其孝可哀也得附書

逸史曰昔常開平之取贛州也頓兵三月高皇帝詔諭城下之日不得血刃故以開平之暴市不易肆贛民沐聖祖生全之恩深矣三百年後而士民困守孤城殲百萬生靈以報之豈不宜哉嗚呼北都之亡也以宗社所憑官司所集虎旅所屯而賊至三日開門迎附南都則揚州初破一騎未渡長江天塹棄而不守閩中則撤仙霞之險導大兵以長驅使皆如贛州則北都可以待勤王之至南都閩中可以俟援師之集即未能迅掃底定而中原尙在江左依然閩亦得支撐一隅也何至國統三絕成土崩之禍哉嗚呼國亡矣君逝矣諸君子豈有後福可冀而竭蹶困匱之中轉側兵刃之際欲反魯陽之日障旣潰之隄卒之一城未拔而粵中乃得以擁戴延明祚者十五年則諸君之志豈不與天地爭烈哉明亡之後城守難破者郡則南昌贛州縣則江陰涇縣衛則舟山皆因食竭力盡而後陷所挫敵之銳師亦數萬苟非天命孰謂中國之武弱哉



# 南疆逸史卷二十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十六

傅冠

王應熊

王錫袞附

蔣德璟

黃景昉

何吾騶

黃士俊附

方逢年

嗚呼。懷宗在位十七年。而內閣輔臣至五十人。其進退可謂輕矣。以故賢奸雜糅。忠佞不一。國變之後。在朝在野。存者十有九人。而陳、魏、方、邱爲賊所撈掠死。謝、李入仕本朝。卓然殉國者。范公殉於北。傅、蔣二公殉於南。三人而已。其餘或起仕南朝。或老死於家。范公贈爵錫諡。賁及兩朝。大節昭著。而傅、蔣之死節。人無述之者。以其在閩也。嗚呼。可哀也矣。今特著于篇。而以死閩粵者附紀焉。

傅冠。字元甫。號寄庵。江西進賢人。祖炯。南京刑部尚書。冠舉天啓二年壬戌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崇禎十年。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踰年而罷。家素隆貴。性豪侈。第宅宏麗。田園極膏腴。後房姬妾數十。每游諸姬院。作長夜飲。日旰始出。肅客。南都既亡。大兵下江西。副將王體忠破進賢。悉掠其資財婦女。毀家廟。發祖墓。冠乃與艾南英起兵。力不支。聞隆武帝立於閩。因入閩。帝遣使勞問。詔以原官督師。兼勦撫事宜。賜上方劍。出

江西丙戌四月至邵武前軍潰冠逗留不進上章待罪會廷臣亦有言乃許致仕避地泰寧門人江亨龍之村舍大兵下泰寧亨龍懼禍縛以獻大帥李成棟親解其縛延之坐勸令雍髮冠笑曰自古豈有髡頭宰相乎成棟曰公髮種種矣與髡何異不如從令冠厲聲曰文文山我鄉先正我師也頭可斷不可髡及至汀州見害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函首獄中夜吐光如白晝獄吏大驚具牲祭之囚因祈卜焉己丑三月其子乃乞歸與身合葬或言公就執時頓足嘆曰負國厚恩永慚泉下是夜風雨足所頓處崩陷十餘丈其赴義也血漬土中久而猶鮮汀州李世熊紀其事

逸史曰冠在政府一年碌碌無所表見閩中督師寸功不立及其慷慨赴義而光怪靈異如此于是知忠孝節烈之事足以動鬼神也夫同一死也或以義死或以辱死或以誅死千載下薰蕕迥異焉爲大臣者不可不知所自擇哉

王應熊字非熊號春石四川巴縣人萬曆癸丑進士入翰林累官禮部尙書崇禎六年十月與何吾騶同入閣應熊博學多才熟於典故其進也或言由貴戚田弘遇傳中旨不及枚卜由是廷臣交攻之帝屢罪言者其後以預洩詔旨而罷張獻忠入蜀應熊起兵自保弘光立因改兵部尙書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專辦蜀寇賜上方劍便宜行事劾巡撫馬乾淫掠不法有詔逮問然是時寇盜充斥使命不通乾行事如故丙戌二月隆武遙加少保賜勅曰朕以臣民擁戴繼統危微倚卿元老如身有臂祖宗疆宇未復卽朕躬之有罪亦耆輔之深羞況卿總戎桑梓爲謀必慎文武舉用一以委卿應熊疏謝因陳西南形勢復賜手勅曰嘉卿碩畫佇望中興朕切兵行糧從之籌卿亦預申師老財匱之戒及楊展等起兵恢復川南郡縣應熊上疏報功帝輒手詔褒美之時



應熊與巡按瞿昶駐兵遵義。丁亥正月，孫可望由重慶襲破遵義，應熊遁入畢節衛。十二月卒。或云自盡。是時可望已據雲南矣。沙定洲之亂，滇也。督師大學士王錫袞爲所囚。錫袞號昆華，祿豐人也。以尙書家居。隆武加大學士，命之督師，調滇黔兵入衛。錫袞出家財招募義勇，行有日矣。定洲亂，黔國公奔。錫袞亦西走，爲追兵所執。定洲館之貢院，以禮待之，欲與共滅沐氏。錫袞怒罵不從。定洲以其人望也，不敢殺，羈留之。粵中立國召入輔政，命不得達。及可望兵至，定洲敗，將歸山峒，遣將杜其飛劫。錫袞同行。錫袞復罵曰：我國之大臣，豈從賊往耶？遂遇害。先一日，其同年偵賊將棄城，遣人語之曰：賊將行，恐不利于公，幸潛避之。錫袞曰：去一狼，進一虎，沙與闖均死也。何避爲？其時雲南巡撫吳兆元聞可望入城，自縊未絕。可望令人救之，遷于中衛，檢囊篋，嘆其清節，亦不殺。其後滇之紳士無不受可望僞命者。錫袞可謂得其死矣。

蔣德璟，字申葆，黃景昉，字東崖，俱福建晉江人。德璟舉天啓壬戌進士。又三年，景昉亦舉進士，同官翰林。兩人皆博學強記，專心著述，文體華瞻。而德璟尤長經濟。凡兵餉鹽屯諸數，九邊十二鎮山川險要，纖悉在口。廷臣共推之。壬午六月，枚卜，同以禮部尙書入閣。與吳姓並命。德璟持正不阿，多所匡救。時欲行鈔法，將取桑穰四十萬于浙西諸郡。德璟力言不可。又進御覽備邊冊，深陳練餉之害。帝漸悟，欲用其言。而德璟去國。甲申三月，與景昉同賜錫幣，乘傳歸。出國門十日而國亡。在閣諸臣，或死或辱。論者以二臣之去爲幸。弘光立，召德璟輔政。疏辭，又言先帝英武勤儉，綜核萬機，收集羣策，禮賢愛民，耿耿不遑。蓋千古勵精之主，所不及。而一旦膺此異變，茫茫蒼天，真不可問。所望雪恥除凶，惟聖明中興是藉。昔晉宋之南也，河淮以北已爲敵疆。故偏安一隅，今河淮故吾土也。頃聞賊已敗奔，一二逃將假名行劫，中原士民翹首王師，有如時雨。但使中外合力，文武同

心。陛下命將出師，迅掃寇氛，歸于一統，則老臣雖死，亦有以藉手報先帝矣。隆武建號福州，德暲、景昉同起入直。明年八月，帝蒙難，德暲絕粒而卒。景昉歸家，至壬寅七月卒。景昉所著有甌安館詩三十卷，湘隱堂集二十四卷，國史唯疑十二卷。

何吾騶，字龍友，香山人。萬曆乙未進士，由編修歷官禮部侍郎。崇禎六年十月，升尚書，與文震孟同入閣。明年亦同日去位。乙酉七月，隆武立于閩，以原官召。丙戌五月，入直，位首輔，加少傅、太子太保，賜銀章曰輔佐中興。上將幸汀，吾騶有足疾，遣內臣臨視，賜以藥餌、御金。及八月，閩破，吾騶倉皇逃歸。蘇觀生之立聿錡也，吾騶與共事。十二月，李成棟破廣州，觀生縊，吾騶降。明年，禮部尚書陳子壯起兵而敗，修養甲礮之，命吾騶率諸降臣觀焉。戊子，成棟內附，吾騶亦來歸。永曆三年春正月，大學士朱天麟罷，命吾騶與黃士俊同入輔政。吾騶元老，不能以死報國，乍叛乍臣，廷臣咸鄙之。給事中金堡、丁時魁等劾其老不知止，顏甲十重。吾騶意都御史袁彭年所使，亦使其黨參彭年。章日數十上，閣臣稟擬稍有左右，輒亦入白簡。閣中至數日，無人。上使文安侯馬吉翔解之，不聽。太后乃垂簾召吾騶及堡，諭曰：邊事方殷，先生不矢公協和，乃同朝水火耶？吾騶前引罪，歸而杜門。至十月竟去。

黃士俊，字亮垣，號玉崙，順德人。萬曆丁未狀元也。崇禎丙子，以尚書入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保。丁丑十二月，予告其歸也。父母俱耆年在堂，封如其官，錦衣侍養。里人以爲榮。丙戌，隆武召之，未行而閩亡。及永曆朝，年老目昏，每召對，默然不能決一事，數爲臺省論列。庚寅，帝西幸至德慶，士俊辭歸。當吾騶之與震孟同罷也，黨人造一箭落雙鵝之謠，以譏切首輔。今觀吾騶之末路，亦可以得其人矣。嗚呼！好惡憑臆，是非失實，至廟堂之上，



不能進退一人用舍一事。此明之所以亡也。而後之弄筆者猶嗷嗷不止。豈非皆逐臭之夫乎。

方逢年字書田。號師蠻。師國光本作獅浙江遂安人。天啓壬戌進士。入翰林。丁丑六月。進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甫五

月而罷。弘光立。奉表賀。馬士英擬旨曰。先帝勵精圖治。十有七年。諸臣誤國。遽擗大難。若詰問者然。蓋阻其復用也。南和伯方一元以同姓薦之。不報。乙酉六月。魯王監國遣司禮監陳進忠。行人顧朱三召之。乃應命。監國始稱洪武乙酉年。逢年入直。改稱魯監國元年。時朝議草創。張國維總樞務。逢年兼攝五部事。因薦余煌。陳函輝。陳潛夫等。于是左班始備。方國安與朱大典爭餉。至搆兵。逢年遣子成邦往解之。隆武立于閩中。改置浙東官吏。逢年遺書黃道周曰。監國首建義旅。於越一隅。奪自敵手。均屬高皇帝子孫。成功者王。宜先大義而後私圖。若東江不守。仙霞嶺豈一丸可封哉。隆武乃召還官吏。遣侍郎陸清源賈銀十萬助軍。詔稱皇姪監國魯王。授逢年行在大學士。丙戌。逢年犒師江上。因祭陣亡將士。感動三軍。馬士英在方國安軍。謀入朝。諸臣共詆拒。乃嗾人劾逢年與閩輔黃道周朋比。將搆兩國。逢年五疏乞休。不許。六月。紹興失守。王航海。逢年扈從不及。走台州。將間道歸閩。蠟書上隆武。言王師且入閩。宜早爲備。及貝勒招之。與士英。國安俱出降。從入閩。延平破。搜得其疏。同斬于水口。逢年素無才能。其未降也。以爲閩未必卽亡。故通閩以爲再入計。不虞其猝發也。生平行誼。與士英本無異趣。乃卒以詐降與之。並戮。論者醜之。

逸史曰。君子不必死責人。以爲死固難死也。然有識之士。視死易。立功難。故召忽先管仲死。以生之必不如管仲能霸也。公孫杵臼先程嬰死。以生之必不如程嬰能立孤也。古之人先自度其材。擇其可立名者而從事焉。故未嘗自露其短而名永存。後世不量力而妄貪富貴。致身敗名裂而不恤。如吾騶諸人。其在平時未有失

德也。遭羅大故。一死殉國。豈不與信國同烈哉。乃出仕行朝。一無建立。隱忍偷活。爲世指笑。不知美名厚實。二者難兼。德不稱位。物來敗之。後之君子。可不鑒于斯哉。



# 南疆逸史卷二十一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十七

瞿式耜

張同敞

何騰蛟

堵胤錫

瞿式耜字起田號稼軒常熟人文懿公景淳孫也登萬曆丙辰進士爲永豐令擢授給事中坐其師錢謙益事下詔獄事解家居久之南渡起應天府丞十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江南既破唐王立于閩廣西爲靖江王亨嘉封國舉兵爭立遣使來召式耜式耜拒不往乃劫之去幽于邸第式耜密約總督丁魁楚檄思恩參將陳邦傳邀于蒼梧敗之亨嘉奔回桂林其大帥楊國威部將焦璉素有忠義式耜陰與之合及魁楚等圍城璉縋以下與諸將盟登城破之遂執靖江王閩封魁楚平粵伯邦傳思恩伯式耜晉秩兵部右侍郎召理戎政未至而閩敗丙戌八月也時何騰蛟在湖南兩粵未被兵衆議立君咸以昭穆之序宜在桂乃與魁楚等奉恭王之子永明王監國肇慶進式耜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掌部事王坤爲司禮監竊國柄舊臣呂大器李永茂方以智等咸以事引去式耜每事駁正不少屈焉蘇觀生立唐王聿錞于廣州式耜乃奉王卽帝位遣兵禦觀生兵敗式耜視師峽口十二月大兵破廣州坤挾王西走丁亥正月朔至梧州魁楚辭赴岑溪縣守險從官

散失。隨行惟式耜一人。二月至桂林。時肇慶、梧州皆破。大兵先驅過平樂。坤請召武岡鎮劉承胤入援。因入楚。式耜泣曰：東藩已失，所存惟桂林一隅。若復委而去之，武岡雖金城湯池，何能長久？臣本起此以舉事，願與此地俱存亡。乃以式耜爲吏兵兩部尙書，總督軍務，留守廣西。封焦璉富川伯，鎮桂林。加陳邦傳爲侯，守昭平。上竟赴武岡。焦璉自全州回，未三日而大清兵亦至，衝入文昌門。參將王天爵謀內應，城中大恐。式耜立中衢，召璉拒戰，連殺數百騎。騎奔，勢始定。式耜乃誅天爵，督璉且戰且守。自三月至五月，曉夜立矢石中，善拊循士卒，與同甘苦。故人無變志。承胤援兵在城索餉而譁，式耜括庫藏不足。夫人邵氏捐簪珥佐之。旣而與焦兵不和，竟譟而去。城幾破數矣。會陳邦彥等攻廣州，大兵東回。焦璉進復陽朔及平樂府。陳邦傳亦由潯復梧州，廣西再定。式耜之力也。捷聞，進少師、太子太師，封臨桂伯。疏辭不許。秋八月，武岡破，上回次郴州。長沙、衡州並失，何騰蛟等俱至桂林。郝永忠、盧鼎諸鎮兵雲集。式耜籌畫糧糗，日不暇給。十一月，上自象州回桂林。式耜與新輔嚴起恆並典機務，而馬吉翔以錦衣指揮與焉。何騰蛟仍督師出全州。戊子二月，郝永忠之衆潰于靈川，入桂林。上倉卒欲西幸。式耜泣諫曰：敵騎在二百里外，何事張皇？今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所依？且勢果急，甲士正山立，咫尺天威，勸激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可知。若以走爲策，我能走，敵獨不能躡其後耶？上厲聲曰：卿不過欲朕死社稷耳。式耜泣下沾衣，駕甫出，永忠放兵大掠，煙火漲天。城內外如洗，騰蛟方犒兵永寧，聞變馳回，潰兵已飽掠避去。清兵聞之，乘虛進逼桂林。式耜爲亂兵傷足臥。騰蛟至，持之痛哭，招集散亡。焦璉、胡一清、趙印選等兵數十人復入城守禦。戰于城下，又戰于甘塘坡、岩關，俱大捷。清兵回楚，是役也。桂林危同累卵，非式耜忍死鎮定，嶺西如破竹矣。事旣定，式耜遣使慰問三宮起居。上始知式耜無恙，爲



之泣下。賜精忠貫日金章並銀幣以旌其功。焦璉等皆晉爵。五月，李成棟以廣東內附來迎上。式耜請留桂林，不得。八月，上由南寧至肇慶，自成棟之反正也。天下欣然有中興之望。功名之士自拔來歸，間關輻輳。然大臣材智卑下，經理無術，外倚成棟爲長城，建牙委篆，動必咨之。內則伺顏色于元胤，聽可否于彭年等。事不出此數人，雖建必毀。成棟與陳邦傳新舊爭寵，文臣亦互相左右。水火日深，式耜以擁戴舊臣，每事持正，東西皆藉以爲重。四方人士爭歸桂林焉。未幾成棟死，騰蛟被執，勢益不支。騰蛟部趙印選、胡一清等無所歸，率兵詣桂林。式耜大喜，奏封爲侯伯，留守桂林。遣璉屯陽朔，璉太息曰：「瞿公驕客兵，輕腹心，吾不知死所矣。」庚寅正月，南雄破，上復西走。陳邦傳擁兵東下，金堡等被杖于梧州。式耜疏救不聽。十一月五日，清定南王孔有德入岩關，諸鎮兵皆潰。桂林空無一兵。式耜出令招撫，不復聽。衣冠坐署中，總督張同敞亦至，曰：「事已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耳。」同敞曰：「然君恩師義，同敞當共之。」遂笑留，與式耜飲。家將控馬至，泣請出危城，號召諸鎮圖恢復。式耜揮去不聽。厥明被執，見孔有德，式耜以死自誓，不復一言。同敞大罵，左右白梃擊之。左臂折，扶出，同幽於別所。軍中壯其節，間遣以酒食。同敞慷慨縱飲，爲詩歌題牆壁俱滿。式耜間一和之。閏十一月十七日遇害。式耜生平愛佳石，行至獨秀山中，見一石，命行刑者曰：「吾死于此，從之。」前給事中金堡已爲僧矣。上書孔有德請收葬，而吳江人楊藝已先請其屍，負之出，爲具衣冠棺殮，瘞之于城北門外。事聞，贈式耜粵國公，諡文忠。贈同敞江陵伯，諡文烈。

張同敞，號別山，江陵人。故相居正曾孫也。居正死，其世廢皆削奪。崇禎間，治尙綜核，頗思居正之所以爲治者。同敞上疏訟冤，復其中書舍人。壬午，奉使存問楚之諸藩，未復命而國亂。從隆武帝于閩，襲錦衣衛，視師湖南，依

督師何騰蛟偏撫章曠同敞有文武材下筆數千言立就受知于大學士瞿式耜執贄稱弟子意氣慷慨知兵有膽略帝駐武岡考選翰林同敞以文學改侍讀劉承胤跋扈同敞與御史毛壽登累疏劾之既而承胤以武岡降人服同敞之知人上入粵西同敞以總督兵部侍郎監胡一清軍于全州每悍將不用命輒忿然曰死當立廟于此庶吉士錢秉鐙嘗過灘江同敞與之游龍隱洞洞大如百間屋東壁有黨人碑閉數百年矣同敞關之與秉鐙日痛飲其中指所作詩文語錢曰余無子此乃余子也誰爲余留之因泣下曰天下事無可爲矣往時督戰兵敗余不去則將士復回往往取勝昨者兵敗踏我而走矣士心如此何能復振余惟以死自誓耳庚寅大兵破全州一清師退至榕江同敞亦遂來桂林時上已遷于南寧十一月五日清兵入桂林同敞自靈川回過其家不入中道問曰瞿公安在白尙在城同敞曰安可使留守獨殉社稷遂趨回式耜署式耜曰子無城守責可以無死同敞曰君恩師義同敞當共之次日被執孔有德命之跪同敞罵曰汝非我毛姻家僕耶有德大怒厲聲曰余乃大聖人之後也同敞曰汝辱侮先聖罪當萬死有德氣咽直前批其頰牽去將殺之式耜曰張司馬國之大臣死則同我不可加以無禮有德乃止與式耜改館於別所使吳人按察使王三元蒼梧道彭曠勸之曰國家興亡何代無之兩公何必僅守拘儒之節不然者且爲僧式耜曰僧者降臣之別名耳同敞則不答臨刑取白幘于懷中服之曰我爲先帝服也與式耜同死暴雨震電頭既墜而躍者三人爲辟易云妻許氏聞難亦自縊死

何騰蛟字雲從其先山陰人戍貴州黎平衛所居有神魚井無魚也騰蛟生魚忽滿井五色巨鱗大者盈尺居人異之天啓辛酉舉于鄉知南陽縣流寇至輒破走之後從巡撫陳必謙擊賊于安皋斬首四百級由是知名



累遷淮徐兵備道。平土賊有功。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時新經獻賊之亂。湖北地盡失。寧南侯左良玉據武昌。兵衆而無紀。遠近畏之。騰蛟慷慨赴任。日盡瘁于邊事。良玉亦服其威望。與之交歡。南渡進總督。騰蛟曉星象。初入楚。語人曰。賊已入晉。燕分。前星易位。帝星照南。兩月而言驗。八月。疏言紫微垣若隱若見。帝星微弱。主天子憂疑。臣工不和。願陛下祇肅臣僚。共回天意。明年三月。果有左兵之變。良玉之將內犯也。慮騰蛟襲其後。又以其望重。欲藉以號令四方。騰蛟不聽。乃大掠城中以劫之。將吏倉皇入保督署。騰蛟以印授家人。令速去。坐堂上。亂兵入。飛矢集几案。不爲動。良玉使人請曰。某行矣。願一見公而別。騰蛟赴之。既登舟。遂發。使四裨將守之。次漢陽門。騰蛟罵曰。吾封疆大臣。豈從賊耶。因投于江。守者懼誅。亦赴水死。騰蛟浮數十里。遇漁者救之得甦。將吏及故士卒聞騰蛟在。稍稍集。家人亦持印至。遂入大冶。通山之間。左兵東下。甫浹旬。闖賊十萬衆自陝潰入楚。掠漢陽。武昌而東。啣左兵之尾。大兵追闖者又數萬。水陸踵至。自荆河至安慶數千里間。日接陣格鬪。紛拏散走。會大雨四十日。百川漲溢。賊敗。所在積尸成丘。李自成僅引數騎馳入九公山。居民白梃擊殺之。騰蛟乃自寧州間道入瀏陽。向長沙。是時良玉已死。軍降。南都已覆。大兵方略武漢諸城邑。楚人相傳。騰蛟入水。浮沉三晝夜不死。有大鼃負之登陸。皆以爲神。爭相向從矣。先是良玉操楚事。騰蛟不能制。乃請以知州章曠爲監軍道。傅上瑞爲長沙道。與督學道堵胤錫各練兵一萬。至是皆以兵來會。未幾。舊鎮馬進忠、張先壁、盧鼎等亦次第來歸。軍聲稍振。七月。唐王立于閩。晉騰蛟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封定興侯。督師。並以章曠、堵胤錫爲湖南北巡撫。李自成之死也。其部下劉體仁、郝永忠等以衆無主。欲歸騰蛟。擁衆四五萬人入湘陰。距長沙僅百里。城中懼。上瑞請騰蛟出避。騰蛟曰。死于左。死于賊。一也。何避爲。時長沙知府周二南請往偵之。以千

人往賊謂其迎敵也射殺二南殲其從卒城中益懼士女奔亡乃遣部將萬大鵬單騎往賊迎入營飲之酒飲畢大言曰督師以湘陰褊小不足容大軍請移屯長沙何如乃致騰蛟手牘且曰公等皆大丈夫去逆效順反掌間耳督師推心置腹公等誠能歸朝誓永保富貴諸人大喜帷壇而盟乃率五百人來長沙而騰蛟開轅門召見人人撫慰椎牛饗宴命至演武場觀軍容先璧以兵三萬列侍旌旗蔽天戈甲耀日萬馬奔馳寂無人聲永忠等踴躍聽命乃同其黨袁宗第蘭養成王進才牛有勇各以其衆來歸騰蛟驟增師十餘萬威名大振而堵胤錫亦降李錦高一功等十八營于松滋之草坪衆三十萬號忠貞營當是時降者既衆騰蛟欲以舊軍參之乃奏授朝宣先璧爲總兵與劉承胤李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開鎮湖南北謂之十三鎮然諸鎮本起盜賊或隸左籍皆驕蹇自恣而朝宣永忠尤貪殘所至劫掠殺戮無虛日騰蛟驟節制之有所號令多不能從騰蛟亦無如何也明年丙戌騰蛟與大兵戰于岳州城下又戰于藤溪戰于湘陰皆大捷乃請加永忠恢勦左將軍先璧恢勦右將軍餘升授有差江楚間民兵皆結砦固守以應方謀大發兵復武昌岳州及江西之袁州吉州會閩破贛州亦不守人心搖動兵不果出十月永明王立于肇慶改元永曆加騰蛟太子太保丁亥正月大兵破廣東上自肇慶幸桂林騰蛟與武岡鎮劉承胤俱以兵赴難承胤遂挾上走武岡騰蛟朝於行在帝慰勞有加承胤忌之請留輔政實欲以解其兵柄諸鎮皆怒張先璧引兵趨武岡請誅承胤承胤懼騰蛟諭解之先璧掠寶慶西去承胤復喜請仍以騰蛟督師出衡州而衡州之師已潰惟郝永忠王進才以兵至餘皆降初騰蛟建十三鎮以衛長沙至是無一足恃時人恨之五月騰蛟自衡州退永州巡撫章曠卒于東安大兵攻寶慶破之承胤屢戰敗遂降上奔古泥大兵還攻永州郝永忠等



走。騰蛟獨以胡一清兵力戰城下十餘日。一清曰：吾外援已絕，內儲復匱，死空城無益。遂擁騰蛟突圍出。比至全州，郝永忠亦集湖南潰兵數萬人入桂林。城中大沸，騰蛟馳入，與留守瞿式耜分布諸將，自桂林城之北盡全州、興安、靈川，駐永忠兵，城東永寧、義寧，駐一清及趙印選兵。其他鎮兵自將留桂林。十一月，上自象州復回桂林。戊子二月，大兵破全州，至興安，郝永忠兵大潰，掠桂林而南，上奔南寧。騰蛟方按師永寧，聞報急引胡、趙之兵還保桂林。會金聲桓反，大兵俱還駐武昌。騰蛟召集潰散得二萬人，將出楚，巡撫塔胤錫與馬進忠亦攻下常德。報至，騰蛟即出嚴關，身先士卒，大戰日月橋，遂復全州。進攻東安，克之。于是舊鎮將次第自山中以師來會。圍永州三閱月，克之。乘勝克衡州，進攻長沙。十一月，塔胤錫以忠貞營兵自常德趨湘潭。騰蛟相見甚喜。時大鎮集湘潭者數十家，最後馬進忠亦至，與忠貞營有舊隙。會江西被圍，趣赴援。騰蛟乃與胤錫議，自督進忠及諸將皆走避。忠貞營見之亦走。騰蛟曉起，營壁皆空，乃大哭曰：五年督師，心血嘔盡，而所成竟如是。天也。遂緋衣而坐堂上不去。執見烏金王，勸之降。對曰：王何患無降官降將哉！果以我爲血性男子，何惜一劍。遂不食七日，且死。謂寺僧曰：取一孟河水飲我，是水自衡來，猶吾君之水也。滌腸胃而死，瞑目矣。遂見害于大步橋下，棄尸橋側。經月不腐。水暴漲不流，積沙隆然起成墳，中生一樹，交枝甚繁，霜雪不凋。長沙父老至今見者爲垂涕云。事聞，贈中湘王諡忠烈，子文瑞，奪情以僉都御史監胡一清軍，病卒。自騰蛟卒而其家之神魚井亦空無魚焉。黎平破，舉族見屠。

塔胤錫，字仲緘，號牧游，宜興人。父塔翁無子，禱于茅山神，夢神告曰：余畀而子，而自擇之，使導至一室，指冠進

賢列坐者示之。翁不欲。又指儒衣巾列坐者示之。亦不欲。旁窺小室。見一牧牛兒臥。乃請曰。願得此爲子。神曰。此非而子也。果欲是。且減而算。已而生胤錫。因字之曰牧子。少孤。育於外氏。及長。恢廓有大志。聞流寇蔓延。愈慷慨。思自奮于功名。性嗜酒。筮金爲大斗。銘曰。天若滅賊。除非堵截。又嘗上書太守。自薦邊才。其豪宕如此。崇禎丁丑成進士。除南戶部主事。進郎中。出爲長沙知府。山賊蕭湘宇等竊發。擾安化。寧鄉。數敗官兵。勢甚熾。胤錫率鄉勇破斬之。又破醴陵燕子窩賊。斬其渠魁。于是中外稱知兵。弘光立。升武昌兵巡副使。改本省督學。會左闖交訐。總督何騰蛟走長沙。分湖南北爲汛。以胤錫攝撫湖北。隆武因升右副都御史。實授巡撫。李自成既死。其養子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號三十萬。遠近大震。胤錫欲撫之。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中皆取決。而高氏弟一功所部二萬人。爲諸軍最。乃身赴其軍。錦一功以鐵騎數千乘迎入營。稱詔賜高氏命服。並賜錦一功蟒玉。及金銀器。犒其軍。皆踴躍拜謝。軍中置酒。胤錫引卮。教以臣忠子孝大義。侃侃數千言。衆皆感動。明日。高氏出拜。謂其子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負。于是別部田見秀。劉汝魁。賀藍。李來亨等來謁。皆受撫。事聞。隆武帝大喜。封高氏英淑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他部爵皆通侯。號忠貞營。加胤錫總督侍郎。賜劍並鳳紐銀印以寵之。丙戌二月。李、高等率兵攻荊州。凡旬有二日。城且陷。會大霧。赤心等摩食帳中。忽救兵數萬至。飛矢如雨。軍大潰。胤錫急召楊國棟。張光翠等。分駐澧州及回子河防禦。其冬。永明王立于粵。晉兵部尙書。明年三月。上至武岡。加東閣大學士。封光化伯。辭不受。五月。大兵下湖南。武岡破。馬進忠。王進才等俱走。胤錫亦入永定衛。及永保諸土司中。戊子春。江西金聲桓來附。大兵自湖南回駐武昌。胤錫傳檄諸鎮。俱出湖南。四月。馬進忠復常德。王進忠復桃源。澧州。石門。忠貞營亦克荊州。宜城。使來告捷。諸潰兵



皆會。五月，進忠兵戰于牛皮灘，又大戰于麻河，俱勝之。詔晉封進忠等爲公侯，因并加李赤心亦爲公。赤心自夷陵渡江，分道趨武陵。馬進忠惡之，必正率精騎五百突入常德。進忠佯設酒高會，陰使人具舟渡老營東去。日晡，進忠擁騎數千，披甲注矢，焚城廬舍及沿江船，必正輩亦怒，請北還。胤錫恐有他變，以好語撫之。進忠略益陽諸縣而東，其忠貞營駐常德。歲飢乏食，議進取長沙，乃以監軍御史毛壽登、總兵楊國棟守常德。胤錫自率標兵二萬人及忠貞營東攻長沙，不能克，遂至湘潭。與何騰蛟會，未幾，馬進忠亦至。以前隙不和，騰蛟乃議留進忠兵攻長沙，胤錫率赤心等援江西。己丑正月，大兵至湘潭，進忠等皆走。騰蛟死之。胤錫東至攸縣，南昌已破，乃分遣堵正明、尹具瞻將五千人守永興。陸士毅守安仁，龔龍守攸縣，自率萬人及胡一清之師守衡州。三月，戰于草橋，兵敗走耒陽，將趨永興，而永興、安仁、攸縣三鎮兵俱先潰。正明、士毅等及待詔潘哲、中書舍人邵履正等皆死之。胤錫聞報走柳州，中途遇敵，幾危者數矣。當午忽大霧，夜行有螢火數萬隨照之，以故得晝夜兼行達桂陽，復爲楚鎮曹志建所困。志建，鄞人，封保昌伯，有衆數萬，屯三湘之南界，地險而僻，得免蹂躪。忠貞營兵敗過之，大掠，志建恚甚，以其爲胤錫所招降也，並憾胤錫，迎胤錫入龍虎關，殲其隨行將士五百餘人于關外。胤錫與其子得逸出，入徭峯，聞粵西貢生何圖復結楚粵界上，使人告以難，圖復率兵來迎，因得走赴之。間道至賀縣，志建銜之，竟殺圖復。六月，胤錫至肇慶，拜大學士，入閣三日。李元胤惡之，乃復請出，詔賜龍旂，總統天下兵馬，使出楚。至梧州，部下叛去者三千人，以赤心等不足恃，思自結于孫可望。因楊長知之，請封王也。矯詔封可望爲平遼王。九月，檄召李赤心等不至。胤錫乃造其營，親諭之。赤心初敗于郴州，戰馬鎧仗盡失，士卒疲困，入粵未久，無意北出，欲胤錫請高、雷二郡以休士。胤錫不可，數日，竟拔營而西，散居南寧及賓、橫

之間胤錫恚恨病作別部劉世俊劉國昌使人來告願自從出楚胤錫悅親至潯迎之期于十一月望日北發忽感寒疾草草遺疏自爲誄詞慨然曰吾荷國重任不獲免冑赴鬪馬革裹尸今畢臥榻間死有餘恨奮衣起欲自沈于江左右力抱持之是夜卒二十六日也贈潯國公諡文襄後改諡忠肅子正明亦以是年夏先卒于軍明年遺腹生子上命有司月給廩餼蔭錦衣指揮使胤錫強毅敢爲而中藏機械不如騰蛟之忠誠及其死而粵事愈不支矣自以幼孤不逮祿養及第後奏持服三年枯桐復華蛛絲成孝字世傳桐華篇云

逸史曰瞿何張堵四公者粵中之柱石也忠誠有餘才略亦偉故能扶翼傾覆僅而立國留守之在桂林危迫者數矣以身率衆任用賢將保其疆者四年其後進新集退舊衛督矣何堵兩公經營南楚以爲外藩方其撫闖逆號忠貞健將如雲驍騎如雨向之覆神京戕帝后屠毒中原莫之與抗一旦俯首歸命聽我羈勒其事豈不偉哉惜皆盜賊餘習貪襲王章難擾國法句疑有誤利則附人害則颺去湖南之壤得而旋失卒不能有助于中興古之受降者必遴其精壯散其疲弱配以舊將隸以他官相爲監制故能臂指如意得其死力今兵則聽其屯聚將則無所變更彼其部曲依然更假國威又安能復鈐制之哉然四公者惟其精忠死而愈光雖功業未就而名永垂矣



南疆逸史卷二十二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十八

嚴起恆

王化澄

朱天麟

文安之

吳貞毓

楊畏知

郭之奇

嚴起恆字秋冶山陰人崇禎辛未進士以部郎出知廣州府有惠政升衡永道副使張獻忠蹂躪湖南列城吏民逃竄起恆獨守永州戒門卒旦晚鼓吹如常永人恃以安去者漸返隆武時為戶部侍郎管錢法永曆初命監督湘南軍餉丁亥八月上在武岡時稱奉天府進東閣大學士大兵日逼上播遷蠻陬起恆扈從不及走萬村已聞駕在柳州間道從之瞿式耜請幸桂林上命起恆先往相度還言式耜忠勤飾儲以待幸上乃往桂林起恆與式耜同入直兼掌吏部賜啓沃重臣銀印明年二月郝永忠亂又從上至南寧其秋李成棟請幸廣東上駐肇慶起恆請補降諸臣依隆武朝原官授之當是時李元胤挾其父勢掌錦衣衛事親幸袁彭年以反正功掌臺綱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金堡丁時魁蒙正發等深相結納主張國事日夜集謀攬權納賄遇事蜂起視輔臣蔑如也時人目為五虎起恆每事持平多不憚五人意又與文安侯馬吉翔司禮監龐天壽從上共事久相

得無間。五人輒指爲邪黨。時時抗疏論列。起恆亦不以爲意。已而陳邦傳劾堡。欲請爲己監軍。以困辱之。五人  
大怒。以朱天麟擬旨不斥邦傳也。入朝大闕。天麟因之去位。而起恆反與五人者合。庚寅。李元胤出援廣州。上  
至梧州。邦傳以兵入衛。尙書吳貞毓等十四人合疏參五人專權亂政。上逮湘客等下錦衣獄。起恆請對于水  
殿。不得入。乃跪沙濱申救。不許。貞毓欲并逐起恆。使給事中雷德復劾之。上怒奪德復職。會鄖國公高必正入  
覲。貞毓等語之曰。朝事壞于五虎。今幸敗矣。而主之者嚴輔也。君側之惡未除。朝士寒心。公入見。若能于立談  
間而決去之。名且不朽。必正領之。起恆聞之。遂辭上而去。五人皆惴惴待命。庶吉士錢秉鐙言于必正曰。公以  
嚴輔爲何如人也。夫五虎前者之詆排嚴輔。公所知也。今五虎被阱。他人處此。未有不因之釋憾者。獨嚴輔獨  
其夙怨。盡力營救。公以爲君子耶。小人耶。必正意悟。既見上。具言起恆公忠無私。宜專委任。金堡等處分亦太  
過。遂請手勅。身自追之。及之平浪而返。堡等得減死論。大學士文安之入朝。起恆讓爲首輔。安之尋請督師川  
楚。十二月。從上至南寧。孫可望之請封也。金堡言祖制無異姓封王例。起恆亦力持不可。而潯鎮中軍胡執恭  
矯詔封可望秦王。可望大喜受賀。及楊畏知還。始知其僞。可望大怒。別遣官請旨。意在必得秦封。從官集議。王  
化澄。朱天麟以爲與之便。而起恆及文安之。郭之奇復以爲不可許。兵部侍郎楊鼎和自外至。助之言。起恆悅。  
進鼎和尙書。明年。烽火日逼。乃議使編修劉澐赴黔。許之封王。而改稱曰冀。以別于矯封之僞。可望終不悅。畏  
知因請再至南寧議之。可望使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先將兵入。殺鼎和于崑崙。至起恆舟。問滇封是秦非秦。  
起恆曰。君遠來迎駕。其功大矣。朝廷且有特恩。若專問此。是挾封也。毋乃不臣乎。張勝遂推墮起恆于水。經宿。  
虎負其尸出于岸。勝等并殺其門人。給事中吳霖。歙縣人御史張述載。涇縣人起恆爲人和易。于武夫兀慕朝士機



械之中能委曲隨俗。故入直最久。獨于滇封一事。執而不化。以隕厥命。而禍且中于國。獨不聞漢祖之王韓彭乎。彼其時天下之勢未定也。信且以漢終不奪吾齊。以拒蒯通之謀。嗚呼。知此者可以決大計矣。故曰。識時務者爲豪傑也。

王化澄。字登水。金谿人。崇禎甲戌進士。歷官大理寺卿。丙戌九月。閩亡。化澄適在粵。建議立永明王。與丁魁楚。

瞿式耜合。有定策功。會蘇觀生。唐王聿錞于廣州。蘇觀生下疑脫立字東西構兵。十二月。總督林佳鼎與廣州兵戰于海

口。佳鼎敗歿。中旨升化澄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出總粵師。未行。又升兵部尙書。瞿式耜聞之。上疏曰。化澄誠

賢。陛下當付之廷論。以示天下公。奈何以中旨用之。斜封墨勅。可爲訓乎。未幾。大兵陷廣州。唐王見殺。將逼肇

慶。上幸梧州。化澄亦走潯州。其明年。上在武岡州。總兵劉承胤內叛。化澄扈蹕自施州至廣西南寧。戊子春。江

西金聲桓。廣東李成棟相繼內附。化澄曰。機不可失也。勸上親征。式耜亦贊之。因駐蹕肇慶。進禮部尙書。東閣

大學士。與嚴起恆同入直。時羽檄旁午。化澄正色立朝。人賴以安。其明年。孫可望封爵之議起。化澄獨曰。江楚

潰敗。兩粵且不支。能制可望之不王乎。乃封可望秦王。給事中金堡怒其異議。奏劾之。冬十月。與何吾騶同罷。

可望知之。故起恆及禍。而化澄免。其後兩粵既陷。上幸南寧。陳邦傳復叛。截藤江。劫殺朝士。化澄扈駕不及。因

避地北流山中。已又至端平。清帥馬蛟麟迹得之。逼之降。且遣騎召之。化澄吞金而見其使。衣冠坐堂上。大罵。

遂見害。癸巳三月十八日也。事聞。贈少保太子太師。諡□□。子奎光。官太常少卿。先歿。其妾梁氏有殊色。清帥

將納焉。截髮毀面。欲自殺。帥義之。令撫其孤。給路引負喪歸。化澄有遺稿。端平殷貢生家。遺稿下疑脫在字

朱天麟。字震清。清國光本作清崑山人。家世授耕。年十歲。父令學稼。天麟曰。兒獨不可爲士耶。乃聽之學。精研名理。舉

崇禎戊辰進士。饒州府推官。以廉徵。莊烈帝親試之。嘉其學。改編修。告假歸。南都亡。大兵徇崑山。天麟率紳士城守。度不支。航海入閩。授少詹事兼侍讀。署國子監祭酒。帝以翰林官不學少文。親試流寓貢生。拔萬荊等十人爲萃士。讀書翰林院。命天麟教習。永曆初。補翰林院學士。因上疏請上親率師爲諸鎮倡。毋徒執承平故事。坐守宮禁。不報。戊子。上駐南寧。三月。拜東閣大學士。賜理學名士圖書。八月。從上至肇慶。時江西、廣東皆歸命。天麟言此進取機也。時不可失。願陛下下親征之詔。則將士自奮。優旨報聞而已。五虎方橫。各疏糾大學士嚴起恆。并及馬吉翔。龐天壽。上不懌。太后諭天麟曰。當武岡播遷時。非馬吉翔二三人左右聖躬。幾至危殆。此日諸臣安在。而今來齟齬乎。先生嚴擬旨詰責之。天麟奏曰。扈從之功。固不可泯。然彭年等所爭。亦國體也。宜從寬宥。以開言路。太后復諭如初。改擬至再。終未嘗罪言者。彭年怒。揚言曰。朝廷謂某齟齬乎。倘某昔年以三千鐵騎西來。其齟齬當有甚于今者。上聞之。泣。更其前旨。金堡之劾陳邦傅也。邦傅因言堡謂臣無將。則請來觀臣猛將。謂臣無兵。則請來觀臣銳兵。蓋遣堡爲臣監軍。且言堡昔官臨清。曾汙僞命。天麟見疏。笑曰。金道隱善罵人。今亦被人罵耶。遂擬旨。金堡辛苦何來。朕所未悉。所請監軍。卽會議。彭年等憤甚。率諸臺諫入閣大譟。免冠繳印。天麟曰。監軍聽之。廷議未及從也。辛苦賊中來。亦古人成語。何至如此。執彭年手曰。公等豈以小朝廷遂無君臣之禮耶。夫憲者法也。總憲者總朝廷之法也。公爲總憲。法紀蕩然。安所辭責。彭年掣其手而出。上召羣臣入。諭之視事。令左都督李元胤持印分給之。天麟遂乞休。留之不可。陛辭涕泣。上亦泣曰。卿去朕益孤矣。天麟移居慶遠。九月。特勅召之。不至。疏言今國勢之危。行道知之。而建言者逞其私憾。不圖國卹民。臣不忍與之同朝也。及庚寅。五虎敗。九月上召天麟入。直于梧州。進太子太保。孫可望欲得奏封。上疏不願改號。從官



聚議。天麟曰：許之便。我勢日衰，彼力方壯。我以空名羈之，猶可號召以拒強敵。毋持迂議。自貽伊戚。不聽。十二月，從幸南寧。其明年，可望遣將殺阻秦封者。大兵日逼，南寧且不守。乃封可望如天麟議。可望請移駐雲南。廷議欲上幸欽州，依南寧伯李元胤。天麟曰：元胤屢敗之餘，衆不滿千，棲息海濱，士氣不振。其何以護萬乘？雲南山川險阻，雄師百萬，北通川陝，南控荆楚。今既臣順，亟宜就之，以堅其擁戴之心。上從之。命天麟招集土司兵，授經略勅印。壬辰八月十八日，卒于廣南府。贈少保，諡文靖。天麟清修好學，其在閣中，獨時爲上言恢復事。而廷臣皆不省，與嚴起恆不相能。然未嘗有所詆排也。兩子爲給事中、御史，亦爲彭年等所劾而罷。

文安之，字鐵庵，夷陵人。天啓壬戌進士，入翰林，積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以不附薛國觀爲所誣，削籍歸。南渡起詹事府詹事。閩中以爲禮部尙書。時夷陵久爲賊所蹂躪，安之轉側兵戈間，皆不赴。永曆元年二月，以瞿式耜薦，召爲大學士。安之性淡泊，既遭國家之變，絕意仕進。故聞命遷延不至。其後見國勢益危，慨然思起而扶之。四年正月，上在南寧，安之始入朝。時首輔嚴起恆入直已三年，而安之入閣之命先于起恆。陛見，起恆遜讓再三。遂先安之。其在閣中，持重端詳，熟識典故。孫可望求封秦王，議久不許。安之深知可望豺狼之性，必不爲朝廷用。與起恆主不與。十二月，以敵騎日迫，而滇黔又見據于可望。念川中諸將，兵力尙強，欲結之而共獎王室。圖興復，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帝知，加安之太子太保兼吏部尙書、總督川、湖。賜劍以遣之。徧封諸鎮，命卽費勅印以行。可望聞之怒，遣兵伺于都勻。五年三月，安之至，止之。劫其勅印，不聽入川。無何而可望迎駕者殺起恆。上亦入安隆矣。可望遂誣安之賣劄鬻官，請加顯戮。考功郎汪蛟持之，免死。譴戍而去。久之，逸入川東，依諸鎮。卒無所成。聞上入緬甸，感憤而卒。安之居常深念，欲以車駕託之李定國。而時勢不可，不敢言。其後大

學士吳貞毓師其意而爲之不密卒及于難。

吳貞毓字長聲宜興人崇禎癸未進士入闈爲文選司主事丙戌至肇慶同與勸進丁亥上在全州命增置閣臣貞毓以太常管文選事舉筆書殿起恆方以智二人以進時諭德劉湘客方挾承胤勢冀入閣貞毓不顧也人皆稱之尋陞吏部右侍郎承胤以武岡降貞毓扈太后皇后至南寧戊子李成棟納款貞毓兼兵部往廣東受之己丑升戶部尙書時朝臣各有黨而貞毓與大學士朱天麟督師堵胤錫皆吳人爲吳黨之魁素憎五虎之橫顧憚元胤不敢發庚寅上自肇慶至梧州貞毓卽偕其黨十四人劾丁時魁等下之獄辛卯上在南寧嚴起恆被難拜貞毓東閣大學士五月清兵日逼孫可望請上移駐安隆貞毓以可望恣睢無人臣禮乃勸幸欽州爭之不得上遂入安隆上之在安隆也宮室卑陋御用乏絕守將承可望意驕蹇不遜上不堪其憂壬辰七月李定國克復廣西上聞其軍聲甚盛且與可望有隙思召之入衛以語內侍張福祿全爲國二人以告給事中徐極等偕詣貞毓謀之貞毓嘆曰主憂臣辱我不敢辭死然諸君誰能任以行者部曹林青陽慨然請行乃撰勅諭定國辭旨哀苦青陽僞請假治葬間道馳赴定國行營定國得勅感泣許之然猶畏可望未敢誦言迎駕也而廷臣與其謀者凡十八人明年六月上以青陽久不還命貞毓續遣使往且賜定國屏翰親臣圖記都督鄭允元曰馬吉翔素黨可望保其不先洩乎洩則禍且大會南寧新服遣吉翔祭告興陵因留守焉吉翔已微聞其事未審也主事劉議新自行營還途遇吉翔謂必與謀具語之吉翔大駭卽啓可望可望奏問發勅之故貞毓知事洩乃歸罪吉翔以留守南寧給有空頭勅便宜行事朝廷實不與聞不知吉翔已先發之也可望故令其都督鄭國肘械吉翔赴行在質對國入奏曰西藩私通奸臣脅求王爵陛下知誰主其謀者上曰此事



朝臣必不敢爲。近者外人假勅寶甚衆。汝毋誣陷。國怒目而出。隨縛十八人者至營。嚴刑鞠之。衆不勝榜掠。又恐其犯乘輿也。同聲引罪曰。乃吾等盜寶勅爲之。上不知也。獄具。悉斬于市。惟貞毓以大。臣賜自盡。並殺太監張福祿。全爲國。時風雷震烈。觀者皆流涕。戊戌。上在雲南。追贈十八人。貞毓贈左柱國太傅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諡文忠。其同死者。歛人都督僉事鄭允元。贈太子太傅武安侯。諡文簡。太僕寺少卿吉安趙賡禹。贈大理寺卿。給事中江西徐極。江南張鏞。贈兵部左侍郎。御史江南李頎。江西周元吉。胡士瑞。宗室朱議。俱贈右副都御史。編修福州蔣乾昌。湖廣李元開。檢討貴陽陳麟瑞。贈翰林院侍讀學士。郎中江西蔡績。贈通政使。員外郎湖廣林青陽。浙江任斗墟。四川朱東旦。俱贈太常寺卿。主事江西劉議新。易士佳。贈太僕寺卿。立廟安隆之馬坊。大書十八先生成仁處之碑。以旌其忠。

楊畏知。字介甫。寶雞人。舉陝西鄉試第一。崇禎庚辰。以保舉特用。歷官雲南副使。分巡金滄道。是時中原大亂。而雲南亦受武定土司之寇。連陷祿豐。廣通等縣。攻破楚雄。畏知強毅知兵略。自大理督兵克復郡縣。楚雄人因遮留畏知。遂移駐焉。及吾必奎誅。而阿迷土司沙定洲繼亂。乙酉十二月朔。入黔國府焚掠。巡撫吳兆元。懦人也。聞亂閉門伏。黔國公沐天波乃走楚雄告急。追兵方至。畏知曰。郡城新破。瘡痍未復。而賊以方張之勢來攻。必不支。我與公俱燼。無益也。公不如走永昌。據重江之險。比其來。我以計却之。賊且越楚雄而西。間以大理。蒙化。賊必不能遽定。回翔數月。吾守禦既備。傳檄四出。賊欲趨永昌。則恐吾斷其路。欲反攻。則公隨之。首尾夾擊。殄滅可期也。天波遂走永昌。明年春。定洲至。畏知城守。從陴間語之曰。黔國公已西矣。爾所亟非此土也。俟爾定永昌回。則朝命且下。我當以鎮道禮相見。且若不憂迤西諸司受黔國檄而合衆來討乎。而頓兵堅城以

自挫其鋒也。定洲恐失天波，與盟而去。分兵攻屠大理、蒙化。畏知得于其間，移郭外民入城，繕雉堞，濬池濠，清四野，檄調四隣兵。定洲聞，果不敢至永昌，而還師攻楚雄。畏知守具既集，攻不能下。賊發巨炮擊城，畏知方坐城樓，烟罩其前。賊相慶謂必死，須臾烟散，畏知端坐無恙。惟進賢冠失左翅，因驚嘆以爲神。畏知伺賊懈，輒出奇兵奮擊，殺傷甚夥。諸土司時得畏知檄，皆聚兵應命。寧州則祿永命，石屏則龍在田，帽峨則王克猷等，揚言且搗其巢。定洲恐解圍而東，先攻石屏。在田走，繼陷寧州、帽峨。永命、克猷皆死。迤東既定，復攻楚雄，分兵七十二隊，環城置營。爲久困計，畏知守禦益堅。而孫可望乘虛入雲南，定洲還戰大敗，遁歸阿迷。可望遣李定國東追定洲，而已與劉文秀西出。楚雄甫解嚴，聞可望繼至，大懼。畏知曰：「城民疲矣，坐而待攻，不如前拒之。」率兵至祿豐之啓明橋，戰不勝，赴水。淺不死，踞而罵。可望素聞其名，下馬慰之曰：「公，吾鄉人也。公毋疑我賊，吾今來爲雲南討賊耳。誠得公共事，當相與扶王室，救危亂，可望且得歸正。而公功名永不朽，畏知瞋目視之曰：「賊給我耳。可望曰：「不信，當折矢誓。」畏知曰：「果爾，我與汝約三事：一除僞號，二守國法，三禁淫掠。從我者順，否則逆。可望許諾，乃同回楚雄，出兵西略。所至安堵，迤西八府得免屠戮，爲畏知也。可望遂據雲南，迎沐天波以歸，誅定洲。而是時閩已亡，湖南北被兵，粵中雖立君，書問阻絕，詔令不至。臨安故御史任撰，倡議尊可望爲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自王其國，如尉佗、劉龔之爲者，可望大喜。畏知憤恨，念與之爭不得也，徒死無益，惟日稱道忠義以勸其下。有所忤，輒鼓掌謾罵。賊怒欲殺之，屢矣。有勸之者，謂此忠臣也，殺之不祥，乃止。已而可望與定國不和，思自別于儕伍。因時憶畏知言，又聞永曆已監國于肇慶，賊黨歸附者皆受爵土，私計若內附朝廷，必假我王封，名號既正，挾天子以令之，同類必不敢我抗，乃與畏知言。微示其意，畏知前曰：「傳有之，求諸侯莫



如勸王。我前者與公言何如。而不我信也。今卽地大兵強。天下望之。僅指爲賊。故不如歸命在朝。顯膺爵祿。夫洗惡名。大順也。受王封。大正也。公又何疑焉。乃遣畏知奉表稱臣。請王封。是歲永曆三年也。兵科金堡首言本朝無異姓封王者。三百年定制。不宜壞自今日。而輔臣嚴起恆等皆以爲然。畏知曰。國危矣。不以虛名招徠之。而自樹其敵乎。且彼固巨盜也。嚮者毒痛海內。宗社爲墟。今一旦向義。豈朝廷威德所能制。蓋列聖神靈陰啓之也。若因其來。明示以異等之恩。彼必踴躍聽命。庶幾收用于萬一。奈何聽一二腐儒之言。坐失大計。夫法有因革。勢有變易。今土宇非昔。百務墮壞。區區議封。猶必執舊法耶。宗室朱議衆劾堡把持誤國。畏知又曰。朱君誤矣。給事爭之。朝旨予之。使滇歸恩。主上而憚朝廷之有人。懷德畏威。不兩得乎。議數月不決。久之。乃封爲景國公。畏知行過梧州。謂督師堵胤錫曰。朝廷無知大略者。激猛虎而使噬人。奈何。上遣大理卿趙昱爲冊封使。亦知可望且怒。不敢進。胤錫曰。苟利國家。我則專之。矯詔封可望平遼王。爲易勅印以行。不知胡執恭之先入滇也。執恭者。潯鎮陳邦傳中軍。封武康伯。駐防泗洲城。與滇近。聞可望求封。欲邀結之。先與邦傳謀。以便宜鑄印。署空勅。封爲秦王。馳至滇。可望以畏知之請得也。郊迎甚恭。騰黃布告。將吏額手賀。稱千歲。儼然以真秦王臨封內矣。比畏知回。大駭曰。我已受秦王封矣。召執恭至質之。畏知曰。彼僞封也。執恭曰。彼亦僞封也。行在所封。景國公耳。勅印故在。可望大怒。遂辭。勅使別遣官請旨曰。臣于某日接勅。封臣秦王。于某日接勅。封臣平遼王。臣莫知所從。惟陛下裁賜。不言原勅所封及矯詔事。意在必得秦也。使至中朝。大臣執議如初。且以爲不臣其人。則不受其貢。并所進白金玉帶等俱却之。時庚寅三月也。可望怒益深。其秋。率兵至貴州。去粵益逼。及冬。桂林破。南寧且危。西竄無地。乃遣編修劉淮封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畏知曰。秦冀一也。願假何如真。可望不

聽定國等勸可望趣畏知再行以終始之。畏知行未至而可望所遣將已殺阻秦封者楊鼎和、嚴起恆等。南寧震懼始真封可望爲秦王而畏知至痛哭自劾。語多侵可望上乃拜畏知東閣大學士留南寧輔政。可望聞之益怒使人召至黔。畏知見可望數之曰：「朝廷何負汝而擅殺大臣。我固自誤。賊豈可與爲善。徒負不義名于天下。死不償辱。除頭上幘擊其面。可望怒遂遇害。畏知爲人忠義激烈。每陳說順逆。一座盡傾。定國文秀尤愛之。可望亦諒其無他。無意殺之也。其命刑也。謂左右必救。徐赦之以儆後。然賊令嚴人莫敢諫。久之下令勿殺。則無及矣。可望悔杖其左右及行刑者。畏知既死。可望率兵犯關。李定國敗之。奉上入滇。滇亡。又奉上入緬。卒無二心。人以爲由畏知之忠烈所啓云。贈少保諡文烈。楚雄人至今祠祀之。

逸史曰：易稱中孚信及豚魚。豈不諒哉。以可望之暴而心折畏知。聽其言俯首歸命。彼其惻怛至誠。有以感之也。而一二庸流挾持迂論。不思遠慮。馴至君臣斥辱。國以滅亡。故夫小人之敗國。人知之。至庸臣之敗國。則雖賢智不能救。以其託詞似正而患伏于後也。漢祖有言：治天下安用腐儒。後之謀國者可不鑒哉。

郭之奇字仲長。一字正夫。揭陽人。崇禎戊辰進士。由庶吉士改禮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以參議督福建學政。進副使。在閩四年。人多稱之。流寇掠江西。益王來奔。閩中震動。之奇率兵扼杉關。語長史曰：封疆之臣。惟知防守。王不如自以己意傳令歸國。斯兩得矣。甲申三月。升太僕少卿。弘光立。擢詹事府詹事。不至。永曆三年。赴行在。拜禮部右侍郎。充經筵日講官。明年正月。從幸梧州。當是時。東西交警。百官多散去。之奇手書示其子曰：兒勉自立。吾生死從吾君不歸矣。是歲。擢禮部尙書。尋加太子少保。十月。從上南寧。其明年辛卯。上在安隆。依孫可望之奇在尙書時。常抗言阻可望之封。既有隙。不可入。乃棲泊海濱。又浮海至蹄鷄。蹄鷄交趾屬夷也。還抵



龍門接東閣大學士兼禮兵二部尙書之命。壬辰八月泊馬鞍山。中夜颶風作。家人趨之。奇過大舟。舟漂出海口。觸巨石碎。登山島獲免。越日風息。之奇泛小舟至牙山。始知前舟覆。家人盡歿。甲午三月。復自牙山之樂民作景宋祠。祀宋六賢。丙申居雷廉間。己亥自江州入思忠練村。又自練村還。假漁舟渡至上石油村。去交趾才數里。入文淵州。州官憮舍居之。庚子至班衣山。爲交人所阻。泊涼臺村。自涼臺抵木簾。自木簾抵黃約村。尤艱苦。自黃約村穿山至馬爹。人迹幾斷。自馬爹抵萬寧。行海坪數十里。自萬寧涉水。則漢地矣。自羅洞至松林。至江坪。漢夷雜居之地也。蓋自辛卯後。凡十一年。嘗歷艱苦。嶮崎萬端。之奇卒不變。辛丑。交人執之以獻。丁未八月。殺于桂林。未沒前。寓書其子曰。事之興廢。天也。成吾志焉耳。年五十六。有遺詩文三千餘篇。

逸史曰。自古未有倚盜賊而能立國者。唐昭宗倚全忠。而篡唐者梁也。有明不察。師其故智。閩倚海盜。而即以亡閩。粵倚獻孽。而即以亡粵。夫盜賊小人。豈可以忠義責之。而起恆之徒。尙欲守祖制以爭王封。使折其善心。肆其狡計。夫祖制不王異姓。祖制亦豈天子野處而望援于異姓之賊哉。自謂守法。彌見其不達時變。而適以禍國也。密勅之計。得矣。然既知吉翔之奸。而何不先事除之。直一獄吏職耳。乃令機事不密。忠貞先隕。則帝之柔暗與諸君子之無謀寡斷一也。要之。天禍人國。其機固出意計之外哉。

南疆逸史卷二十三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十九

章曠

傅作霖

吳炳

洪育鰲

周鼎瀚

章曠字子野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知沔陽州有能名總督袁繼咸巡撫何騰蛟深知其才會沔陽陷從諸將方國安毛憲文復漢陽武昌署分巡道守德安時湖南北太亂吏部所選州縣守令多不至曠隨才委用咸得其人德安衛官偵賊將至賈印欲迎曠即收斬之督兵日夜儆備賊不敢犯弘光元年騰蛟用爲己監軍命督餉湖南騰蛟所撫降將黃朝宣張先璧馬進忠王允成及闖賊劉體仁郝搖旗諸大部皆曠往來議之也曠有智略行軍不避鋒鏑賞罰明信諸將服其威望故皆聽從騰蛟驟增師數十萬乃開府長沙請于上以曠巡撫湖北擢右僉都御史傅上瑞巡撫湖南上瑞武定人由進士爲武昌推官事騰蛟甚謹執贄稱門生薦爲長沙兵備僉事至是令爲南院時隆武二年也上瑞弱不稱事而曠力扼強敵去長沙至湘陰之下壘土爲營率所部士卒屯之先是降將旣衆上瑞勸騰蛟設十三鎮以衛湖南然皆依騰蛟以居不離一舍凡岳陽以下大兵



飲馬洞庭。無偵禦者。自曠駐下湘。所率滇營。又下五十餘里。扼險設長弩以伺。諸鎮將以強。亦稍稍躡曠馬足。而前間遇大軍浮騎。則諸鎮又卽怖走。遠視曠營屹立。仗之復安。如是者二年。騰蛟藉以無北顧憂。永曆改元。加兵部右侍郎。大兵日逼。曠從長沙乞師不得。未幾長沙亂。騰蛟退守衡州。曠亦走寶慶。又以退守不如進戰。與騰蛟議不合。鬱鬱致疾。至郴州。八月六日卒。帝聞痛悼。命予文武二蔭。曠臨敵果敢。嘗身先士卒。事雖無成。然搢撐危難。敵不得涉湖者。曠之力爲多。湖南人爲之語曰。渰不死何部院。走不死堵撫院。不怕死章北院。自曠死而騰蛟無助矣。上瑞旣撫偏沅。事騰蛟稍倨。一日從騰蛟索餉五千。將往沅州。騰蛟曰。共事久矣。尙不知吾之困乏乎。自從君議以餉歸諸鎮。吾標下日愁不給。君何索之驟也。且君去則吾愈孤。君毋去。上瑞佛然。騰蛟治酒泣語之曰。君與我別飲此。爲我留亦飲此。上瑞佯應曰。願留留半月。不辭而去。騰蛟猶馳三百金贈之。踰年武岡破。敵逼沅州。上瑞卽降。再踰年。與劉承胤並誅死。

逸史曰。曠與上瑞皆騰蛟之所舉也。而忠邪判焉。嗚呼。人豈易知哉。

傅作霖。武陵人。舉于鄉。隆武立。謁帝于行在。命從督師大學士蘇觀生軍。奏爲職方主事。觀生歿。依何騰蛟于長沙。改監軍御史。永曆元年三月。駕在全州。以大臣無扈從者。超拜兵部左侍郎。掌部事。尋進尙書。從幸武岡。作霖雅與劉承胤交歡。故驟獲美擢。然爲人尙氣節。承胤得政。愈恣橫。作霖隨事規諷。承胤亦漸憚之。其秋。大兵逼武岡。承胤不能禦。議迎降。作霖聞之。往謁之曰。今守禦云何。承胤默然。徐曰。君智士也。勢危至此。吾計且迎款耳。作霖勃然責之曰。始吾以汝爲人。今乃知非人也。汝迎駕至此。致天子蒙塵。罪已不容于死。乃挾主作威福。窮高極貴。生殺黜陟。惟意。一旦有警。不思選鋒拒戰。束手無策。欲草間求活。將置三宮於何地。且汝擁兵

數萬糜餉十年。平日自誇天下莫當。今未見敵而先畏縮如床下伏雌人。如此者。狗彘豈食汝餘也。承胤不願。已遣使納款。大兵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主帥遣傅上瑞與承胤勸之。作霖唾其面。罵不已。遂遇害。妾鄭氏有殊色。被執。驅之過橋。躍入水中死矣。

吳炳。宜興人。萬曆末舉進士。授蒲圻知縣。崇禎中。屢遷江西提學副使。及江西陷。流寓廣東。永曆元年。擢兵部左侍郎。從幸梧州。又從幸府江。明年二月。上在桂林。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仍掌部事。從幸全州。時駕方播遷。諸將無可恃者。而劉承胤方以兵入援。上優容之。其母生日。御製詩及金幣命炳賜之。且賜勅獎勞。炳沈靜不露。而中耿介。觀勢危難。又心疾承胤之橫。聞命憤悶。將事疾作。久而後愈。及八月。大兵入武岡。帝倉猝幸靖州。命炳與吏部主事侯偉時。傅太子走城步。既至。城已失。遂被執。送之衡州。炳不食。自盡于湘山寺。偉時。公安進士。亦不屈死。其同時死節者。有周震。蕭曠二人。震官中書舍人。居全州。爲人慷慨尙氣節。憤承胤之悖。嘗爲檄討之。武岡失。全州勢危。震盟文武將吏于神。誓同禦敵。條上城守事宜于留守式耜。奏擢御史。監全州軍。無何。郝永忠。廬鼎撤兵還桂林。諸將議舉城降。震持不可。乃先殺之。全州遂失。蕭曠。武昌諸生也。有材武。何騰蛟奏授黎平參將。監收州縣餉。曠無所取羨。承胤既降。遣部將陳友龍招之。曠大罵。友龍怒。因攻城破之。殺曠。劫騰蛟之家以去。時武臣死事者。止曠一人。

洪育鰲。字六生。晉江人。唐王入閩。以諸生迎謁于三山。授衡州通判。明年。何騰蛟奏改知道州。郝永忠等既受撫。永曆元年。由道州入覲。綠道剽掠。育鰲謂之曰。兵所以異于賊者。畏朝廷法。受州縣節制。不犯百姓。今若縱掠如故。則仍賊耳。何辱王命爲。諸軍皆瞋目怒。永忠獨奇之曰。公非百里才也。行當佐吾軍。要同入朝。十三家



既封爵號。王光興荆國公。郝永忠益國公。劉體仁院國公。袁宗第清國公。李來亨臨國公。王友進寧國公。塔天寶宜都侯。馬騰雲陽城侯。郝珍岐侯。李復榮渭南侯。譚弘新津侯。譚詣仁壽侯。譚文涪侯。黨守素興平侯。廷議監軍難其人。帝卽擢育鰲右僉都御史。令監諸鎮出駐湖南。及騰蛟敗。滇黔亦爲孫可望所破。育鰲率十三家退入西山。據楚夷陵、歸州、巴東、均州、蜀巫山、涪州等七州縣。屯田自守。所謂西山之兵也。久之。聞上駐蹕安隆。育鰲疏言十三鎮公忠無二。今楚雄雖失。猶扼險據衝。觀釁而動。朝廷若有征行。可以兵應。乃加育鰲總督兵部右侍郎。令鎮撫之。其後滇黔兩粵以次底定。十三家孤守如故。時出沒荆湘間。民患苦之。壬寅。清總督李國英以七將軍分道討西山。諸將不和。不相救援。大兵擒袁宗第。郝永忠殺之。黨守素、塔天寶、馬騰雲、王光興等先後出降。李來亨、劉體仁等縱火自焚。諸軍皆潰。來亨赤心養子也。至是流寇之衆盡矣。育鰲在軍。有勸之去者。育鰲曰。吾受命督師。師亡與亡。去將何之。被執不屈。甲辰十月十二日殺于巫山。投尸峽中。

周鼎瀚。字浩若。安福人。寧夏巡撫懋相孫也。以祖蔭授南京工部主事。甲申國變。服朝服赴秦淮河。士民挽出之。粵都既建。伏節走詣行在。上嘉之。授閣部銜。令聯絡江楚義旅。金聲桓既敗。其將張士舉者無所歸。鼎瀚收置帳下。與規復江左。忽大兵至。士舉卽叛去。帥徐勇令持衣冠招降。鼎瀚怒叱責之。嚙血書絕命詞草遺疏付家人。登舟將死。士舉入舟中刺殺之。其後帥聞之。誅士舉。

逸史曰。湖南自獻賊入寇以來。城邑丘墟。騰蛟、胤錫兩公披剪榛莽。創立軍府。撫創殘。招流移。馴至桀黠殘忍之徒。向風慕義。革面洗心。而章曠作霖。爲之翼輔。似其勢足以有爲。而卒無成者。則以積弱之後。人心玩愒。勢不能進取。則雖欲保疆不能也。嗟乎。曠之志烈矣。費恨以歿。而作霖諸君子見危授命。亦與曠何比烈焉。以是

知天不祚明耳。若其士氣固足輝映千古也。



# 南疆逸史卷二十四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二十

蘇觀生

林佳鼎

丁魁楚

魯可藻

蘇觀生，字宇霖，東莞人。年三十始爲諸生，以保舉入仕。貧不能具車馬，授無極知縣，以卓異遷監紀同知，升戶部主事。甲申國變，率突騎數百渡江南下。弘光加戶部郎中，督餉蘇松。觀生廉筮仕八年，橐金不滿百。南京亡，奔入浙，遇唐王於中途，連舟入閩，定擁戴之策。二鄭輔之，擢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特設儲賢館，分十二科招四方之士，以觀生領其事。未幾，以所得士無實用，罷之。觀生以鄭氏智不出于盜賊，非有復仇雪恥之心，力請上幸贛州，親帥大師以張撻伐。而鄭芝龍方幸，上留以自重，議不決。乃遣觀生先行。明年，加觀生吏兵二部尙書、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出爲經略，勅廣東歲給銀十萬兩，供其度支。軍前文武自道府副總而下，得專生殺除授，賜銀章曰天賜忠臣。上親祖于殿門，觀生遂赴南安，四徵義兵可十萬，而饋餉不繼。觀生雖清潔自守，然柔暗無長計，遠略衆議當前，不知所決。或始是而終背之，以故在南安。贛州數告急，不赴援。閩有警，亦不救。及汀州變，遽度嶺回廣州。聞桂王監國梧州，平粵伯丁魁楚柄用，觀生致書魁楚，欲與定策。魁楚忌其來，且

執政拒不受。觀生既與魁楚有隙，又自念受隆武厚恩，不欲負。而唐王聿錡適浮海至，乃與大學士何吾騷、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等迎立爲帝。曰：吾君之弟也。以廣州都司署爲行在。改元紹武。即日封觀生爲建明伯，攝兵部事。桂王在肇慶，遣給事中彭耀賈勅諭廣東。耀至，責觀生曰：今天下分崩，國統三絕，粵中崎嶇山海間，天末一隅，然忠義之士奮臂思立君者，感二祖列宗之德，思光復大業耳。桂王神宗之孫，倫序旣正，監國名號已定，布告四方，公不礪戈鍛刃，志切同仇，而置王自擅，強敵日逼，百里之內，二君抗拒，使敵坐收漁人之利。此譚尙所以卒併于曹瞞也。公受國厚恩，乃貪一時之利，不顧天下大計，後世其以公爲何如人。觀生不能答。明日，戮耀於市。耀，順德人，舉於鄉，爲知縣，有能聲。其來也，辭家廟，托子於其友。至果見殺，于是治兵相攻。高峽三水之間，無日不戰。最後與桂撫林佳鼎戰，大敗之。唐桂方相持，而大兵自閩入廣，惠潮皆開門降，即用兩府印文移廣州，報無警。觀生泰然不爲備。時城外陸寇則有花山砦人，水寇則有石、徐、馬、鄭，謂之四姓兵。觀生雖撫之，而桀驁不可制。七門而外，號令不行。丙戌十二月十五日，成棟以十七騎疾趨廣州，門者納之。王方幸學閱射，羣臣朝服行禮，忽報大兵至。觀生曰：此妄言爲敵間耳。遂斬之。旣而城中洶洶，猶以爲花山砦人，俄見紅纓冠，乃大驚。宿衛萬人，匆遽不及召。王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縋城走洛陽里，爲邏者所獲。成棟館之，饋之食。王不受，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于地下。自縊而殂。觀生過吏科給事中梁鑿，問計。鑿曰：死耳。觀生乃大書于壁曰：大明忠臣義固當死。遂縊。年五十，無子。先是觀生旋師廣州也，監紀主事陳邦彥謂之曰：公何遽歸。觀生曰：國未有主，邦彥曰：國自有主，非公所急也。今大兵在閩，公不如取道疾走惠潮。因漳、泉未潰，以控扼之，則兩廣猶可自立。若必以擁立爲功，衆議紛紜，動踰旬月，則惠潮必危，粵中且不保。何立君也。觀



生不從。至是果如邦彥言。自廣東失。永曆君臣疲于奔命。卒不能立國。議者謂粵亡之罪。觀生首焉。佟養甲入廣州。殺諸王十六人。吾騶、應華、元鏡等皆降。其與觀生同死者。太僕寺卿霍子衡、國子監司業梁朝鍾、子衡南海人。字覺商。歷官戶部郎中。知袁州府。紹武召用之。城陷。子衡北面再拜。又率其家人辭祖廟曰。吾受國恩。不可不死。若曹亦宜自決。至其園池上。臨流環坐。俄傳大兵入閩。子衡赴水。妾莫氏繼之。次子應莖與妻徐氏繼之。季子應芷與妻區氏又繼之。最後長子應蘭牽其長女以入。一門死者九人。朝鍾字未央。番禺舉人。議論奮發。時時屈其座人。已而學佛。與同郡舉人陳學銓、張二果會起辛爲方外遊。朝鍾嘗參熊文燦軍事。棄之而歸。史可法薦之不赴。閩中召亦不起。紹武授翰林院檢討。朝鍾曰。我頸有刀痕。仕亦死。不仕亦死。時倉卒建國。朝士大納賄。清華之秩。及于販夫。惟朝鍾皜然不緇。尋轉國子司業。及敗。自沈於水。鄰人挽之。朝鍾曰。諸君非愛我者。復自沈。官兵勾出之。令去髮。不從。負三刃而死。其同族舉人萬爵者。家貧。傭書養母。弟諸生萬采負販佐之。唐王立。授行人。謂其友曰。我恃國家威靈。竊甘旨以娛親。若其不濟。宅後池。吾死所也。君收吾骨焉。城陷。赴池。萬采後至。見其兄衣冠浮水上。大慟。亦溺死。觀生標下守備。余述之。廣西豫濠里人。大兵入。諸軍無與戰者。述之。獨率十餘人迎敵。頃之。十餘人皆去。述之單刀冒敵以歿。嗚呼。唐王之立本非義。而諸臣猶爲之死如此。若何吾騶輩者。受恩三朝。醜然偷生。寧不愧死哉。

林佳鼎。字漢宗。閩之莆田人。崇禎庚辰進士。由禮部郎視學粵東。隆武二年正月。歷贛南岳道。轉布政使。疏言七事。其一曰。東浙之交。當固魯藩。于陛下義則君臣。親則叔姪。宜大布明詔。曰。王能以東浙之師。先朕洒掃孝陵。肅清建業。朕卽訪道崆峒。以明初志。若朕仰賴羣力。先復金陵浙西。王與諸臣百戰河干。保有東土。亦當如

梁孝王故事。享有大國。建龍鳳日月旌旗。文武大吏。朕皆擢用。王其與督輔朱大典、黃鳴俊等纓冠被髮。復祖宗之疆土。毋墮初志。則猜嫌不生。羣情益奮。天下可得而經營也。其一曰。藩輔不可不早建。謂桂藩者。神宗皇帝之孫也。自湘東失陷。王父子兄弟。飄泊蒼梧。賴陛下踐祚中興。安仁嗣封。然桂府長吏。尙缺其人。而陛下宜親擇忠盡老成而有文章者。使與王娛玩詩書。使知開創中興之不易。而後王得以安享大國名藩之樂。疏入。而隆武納之。及隆武至汀覆沒。永明建國肇慶。既而唐王聿錡復立於廣。與肇慶行朝相拒。乃命佳鼎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帥師問罪。會紹武總兵林察與佳鼎同族相善。貽書佳鼎。願統舟師及四姓降盜之衆相迎。舉廣州以應。佳鼎信之。至廣州之十里三山口。察使四姓降盜揚帆相迎。佳鼎不設備。倉卒變起。全軍殲焉。佳鼎乃大罵察。赴水死。總兵龍倫從之。永曆復走梧州。佳鼎先爲督學。得士甚盛。其死事也。粵人莫不哀慟。而咎廣州枋國諸臣云。

丁魁楚。永城人。督師啓睿從父也。舉萬曆丙辰進士。崇禎中累官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以大兵入塞不能禦。徵下吏遣戍邊衛。久之放還。南渡時。馬士英納其重賄。起故官。總督湖廣。未赴而兩廣總督缺。乃命魁楚往。尋加兵部尙書。明年唐王立於福州。以故官協理戎政。靖江王嘉嘉反於桂林。率兵下梧州。執巡撫瞿式耜。而魁楚檄思恩參將陳邦傳等襲擊之。享嘉兵敗被執。事聞。封魁楚平粵伯。仍留鎮兩廣。明年秋。閩中事敗。與式耜擁立桂王於肇慶。進東閣大學士。兼理戎政。其冬。大兵下廣州。漸逼肇慶。魁楚奉上走梧州。無何。復棄上走岑溪。魁楚貪於財。所積金幣珠寶無算。先是廣州之爭。式耜往犒義師。自捐五千金。欲魁楚助萬金。魁楚不可。至是用其中軍蘇聘之妻父鍾鳴遠爲岑溪令。將以寄帑焉。而一夕出侍女十七人。給



壯士之無室者。使率舳艫以行。清將李成棟遣十八騎追及之。魁楚遂薙髮降。蘇聘欲殺追騎以逃。魁楚不可。俄而語洩。十八騎因殺蘇聘及壯士。羈魁楚至肇慶。成棟與魁楚有隙。錄其家數百人。凡男子無少長皆殺之。盡沒其貲財。魁楚祈免其一子。成棟笑曰。汝身且不保。尙求活人耶。並殺之。嗚呼。以區區之粵。而柄國者寶賂如是。不以之佐國用。而以之資敵。且搶攘之秋。而棄君營私。其殺身夷家也。不亦宜乎。

魯可藻。字□□□□人也。由進士知湖廣新寧縣。有能聲。永曆元年。擢爲御史。是時司禮監王坤恣橫。廷臣惡

之。劉承胤之迎駕也。劉湘客要諸御史。與承胤盟。原本脫是時至諸御史二十七字。據國光本增。令逐坤。承胤既見上。卽面叱坤于上舟

鎖之去。上不得已。詔安置永州。可藻聞之。謂其僚劉肅曰。諸君誤矣。坤有罪。朝廷不能劾治。而假手承胤。承胤

之暴。方欲立威脅衆。而諸臣倒持太阿以授之。一旦威權震主。目無廷臣。莽操之惡。誰復禁之。肅默然。已而承

胤奉入武岡。勢焰日盛。羣臣交章頌功德。可藻自爲武岡屬令。卽不爲承胤屈。至是畏其勢。欲出避之。乃以

可藻巡按廣西。馳入桂林。清兵方來攻。而承胤所遣援兵與焦璉兵格鬪。大掠去。大兵退而復至。可藻佐留守

瞿式耜竭力守禦。焦璉時在靈川。聞桂城急馳還。先遣家屬入城。留守喜曰。璉胸有成算。敵不難退也。璉亦見

督巡之協心。曰。文官如此。我能滅此朝食耳。大兵果敗去。璉進復陽朔。不克。可藻曰。粵人梗化固其俗。然且創

殘之餘。易動難馴。不如先遣使撫慰。薙髮難民。皆我赤子。兵至勿恐。乃令監軍道朱履祥先行沿道招安。由是

東道漸通。與留守同誓師。遣焦璉大舉東伐。十一月。擢可藻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兵部侍郎蕭琦以可藻資

尙淺。上不聽。蕭琦之監郝永忠軍也。諂媚無不至。可藻素薄其爲人。故琦阻之。會可藻丁外艱。具疏辭。何騰蛟

請奪情。未幾梧州復陷。入桂林。式耜令可藻速視事。可藻乃遣標將袁啓泌守昭平。徐俊、陳上德、吳奇勳扼馬

江龍門陳維朱方明防賀縣而自率兵移鎮平樂奏請裁陽朔監軍道又請以銓選悉還吏部禁撫按一切題委上皆從之明年三月可藻以標鎮兵復梧州時李成棟以廣東內附梧鎮道楊有光陳軾亦來歸總兵羅全斌方與清兵戰于府江報至人皆疑其詐可藻曰成棟既歸其下自瓦解何有疑也因疾攜家入梧州是時兵將未有所屬洶洶思亂百姓空城而走可藻樹旗幟鼓吹入城兵民夾道歡呼去者復還可藻開倉庫賑飢民招徠商旅民情大安遣官修理興陵奏至行在上大喜上方以郝永忠之犯已去桂林將入南寧因謁興陵召見可藻慰勞之賜銀牌十面代宴銀二十兩將吏皆賞賚有差可藻求終制不許太后亦慰留之尋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令繕兵待成棟可藻因自署總制兩廣銜式耜曰方今武臣多自署督鎮未奉命而妄自尊大貽遠人笑君奈何亦效之果欲兼撫盍令予代君請乎可藻遜謝之明年十一月上命可藻兼理江淮楚越先是可藻遣和州人厲文慶渡江偵南北情勢及還上召見賜酒食給路費三十兩督師堵胤錫聞之因請令可藻總督浙直會兵出楚庚寅正月可藻率師下梧州曹志建遣其將劉成玉張國泰截諸江奪其馬匹資裝殆盡可藻初蒞平樂嚴禁志建兵令不得剽掠志建怒請可藻歷其營觀兵可藻拒不往至是聞其將去故縱兵劫之而殺其中軍趙玉上幸梧州可藻入見以其被劫也嘆息而已不能治志建罪也賜可藻銀章曰定粵圖南及紵絲銀爵夏四月大兵破鎮峽關掠婦女輜重無算志建以數騎逃馬蹶傷足失其伯印梧州傳平樂已陷上將移蹕可藻夜草奏力阻勿他幸乃止河干洶洶理楫聲連數里僉都御史余文燿遣人偵可藻曰方對客飲酒文燿曰是可無慮魯司馬熟諳西事彼從容讌飲餘人可高枕也自是聞西事內監及諸司必視可藻爲緩急云及十一月廣東破桂林隨陷留守瞿式耜死明年正月清將馬蛟麟破梧州而可藻爲僧去蛟



麟遣其中軍范鑾以書招之。不至。可藻性慷慨。喜論列天下事。其始爲御史也。疏勸上勤聖學。謂學非從事章句也。請法祖制。日御午朝。講官擇通鑑中興復仇事。究論得失。條奏累朝寶訓。可行于今者數事。內閣擇用人。理兵治餉章奏。面商可否。時賜辯難。自然聖聰日開。天下事日諳習矣。上優旨答之。然不能行也。可藻因嘆曰。此事今非惟不能行。實直不暇耳。歷朝內閣票擬。一兩言可畢。王言簡重。尊嚴有體。今則必用四六駢語。題敘則每人贊其功勳。表箋則每事譽其忠悃。郡縣小吏。妄言陳奏。亦必鋪張揚厲。不以爲煩。大僚之贊美。不必言矣。如此則閣臣批答。日不暇給。何暇措置天下事乎。嗚呼。上替下驕。法紀蕩然。乃欲以筆舌邀結人心。豈有當也。祖宗朝所司。開陳之。閣臣主斷之。言官彈正之。大政大議。內閣無日不建白。未有置身可否之間。坐視成敗。而曰。今何時。乃復祖制。此是時日曷喪之心。其罪浮于降盜者矣。可藻又嘗請卹周鑑、雷縝、祚、鄭元勳諸人。部議不許。存其論可矣。

逸史曰。觀生魁楚。皆庸材也。遭時竊位。橫據大柄。及爭定策。遂釀同室之鬪。使庾闕坐失。卒至艱危。不然。守灘江。泔之險。饒金珠翠羽之富。卽不能逐鹿中原。亦何至不及尉佗。傳世延祚。稱蠻夷大長老哉。可藻之建議。勸學。豈獨一時。雖萬世行之可也。

# 南疆逸史卷二十五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二十一

陳子壯

張家玉

陳邦彥

陳子壯字集生號秋濤番禺人萬曆己未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編修父熙昌吏科給事中有直名子壯積官至詹事府少詹事禮部右侍郎署部事長軀美髯儀容瑰瑋性敏練諳習掌故議論敷奏動合機宜莊烈帝嘗召諸翰林對便殿給筆札出章奏相與平章稱旨凡九人而子壯居最帝屬意且大用會帝欲行宗室換授之法子壯持之唐王移書相駁難帝怒下子壯詔獄譴歸既而召之未至而京師陷福王立起禮部尚書行至蕪湖聞南京破從間道歸與廣督丁魁楚將立桂王常瀛曰神宗之子也而聞唐王已立於閩海道參議湯來賀曰閩立君矣粵復立君內自爲敵如天下笑何議遂寢閩亦以東閣大學士召辭不行及閩亡桂王監國于肇慶以子壯前議卽其家拜大學士太保兵部尚書節制江廣閩楚軍務未出境而太兵克廣州勢且西出子壯謂門人給事中陳邦彥曰事亟矣不急舉兵以牽制敵騎使無西則粵卽閩之續也乃盡散家財招募起于南海之九江村及侍郎東莞張家玉新會王興高涼崔良楨潮陽賴其肖等前後聚衆攻克諸州縣子壯所將多蟻



戶番鬼勇敢善戰。甲冑器械無不精利。乃與邦彥約攻廣州。時大兵東西迸出。廣州空虛。故指揮楊可觀、楊景暉並南海人。及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三千人。陰召子壯。期以七月七日兵至。內外舉火應。子壯喜。先二日率水軍薄廣州。諜者入城被執。事覺。總督佟養甲立誅可觀等。遣人召李成棟還師。子壯兵至五羊驛而敗。至十四日。養甲生辰。子壯以爲將卒方宴飲。城可襲也。五鼓薄城。落月參橫。江無一艦。子壯大喜。及將至城。角鳴鳴起。水師數千從東來。軍士大驚。亟回棹。則舟已爲巨纜所扼。水師從後縱火。盡焚其舟。子壯奔還九江。長子上庸死焉。會前御史麥而炫破高明。復迎子壯。以前主事朱實蓮共守之。九月。成棟入高明。實蓮戰死。子壯被執。成棟飲之酒。子壯談笑引滿如平時。至廣州。養甲謂曰。吾與公年家也。何苦反。子壯曰。若知年家所由來乎。若叛本朝。乃名我反。我國之大臣。詎爲汝屈。養甲怒。置子壯高座。設祭三壇。集諸降臣。何吾騶、黃士俊、李覺斯、葉廷祚、王應華、伍瑞隆、關捷先、陳世傑等令拜之。祭畢。劄子壯。子壯垂盡。罵不絕口。養甲舉酒屬吾騶等曰。諸公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詫嘆者曰。真忠臣。真忠臣。軍中皆指目罵之。子上圖亦被獲。家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子壯死年五十二。其母亦自縊。戊子春。贈太師番禹侯。諡文忠。子廕錦衣衛指揮使。時養甲亦來降。卽遣之諭祭以愧之。

張家玉。字玄子。號芷園。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闖賊破京師。家玉投書罵賊。賊縛之。使兩武士夾之。問以故。家玉年少貌俊拔。巨聲辭辨。賊嘆曰。吾殺此曹多矣。臨死漸戰不能作一語。未有若此人者。竟釋不殺。家玉乘間南歸。而南都訛傳家玉已從賊。遂削籍。遇唐王於杭州。從入閩。以待讀兼兵科給事中。監永勝伯鄭彩軍。家玉緣道撫輯難民。收其丁壯從軍。餘給遣還里。帝聞善之。命刊其法示四方。彩屯廣信不進。十一月。撫

州告急。家玉往援。力戰圍得解。已而彩棄廣信入閩。家玉與知縣李翔退守新城。丙戌正月。大兵圍之。家玉出戰。中流矢墜馬。壯士翼之出。負創入閩。命以僉都御史巡撫廣信。至則廣信已失。家玉請回粵招募。得衆數萬。簡精銳萬人爲武興營。將赴贛州。聞延平敗。乃回東莞。居大父喪。十二月。廣州破。清巡撫修養甲素聞其名。遣副使張元琳卽其家召之。元琳故與家玉同爲癸未庶吉士。家玉衣冠出見。責以大義。養甲復飛書諭之。家玉答曰。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家玉其人者。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生殺榮辱。惟命。會清兵掠焦麗。到濬二鄉。鄉人禦之。擊殺數百人。其渠何不凡。莫子元等以大舟來迎。家玉幢蓋麾葆。鼓吹登舟。襲東莞城入之。執新令鄭瞻。籍降紳李覺斯家以犒士。騰檄遠近。所在嘯聚以應。時丁亥三月也。越三日。大兵至。戰於萬家祖。東莞不守。家玉走到濬。太兵追之。屠到濬。家玉祖母徐氏。母黎氏。妻彭氏。妹石寶俱赴水死。家玉走西鄉。依大豪陳文豹。以兵二千進克新安縣。殺千餘人。復襲東莞。戰于赤岡。不利。退回西鄉。成棟大軍至。攻圍數日。互有殺傷。已而舟師敗。西鄉亦隨破。陳文豹等俱見殺。家玉至鐵岡。得姚金之。陳穀子。穀子。國光本作穀之。羅同天。劉龍。李啓新等衆三千人。連復龍門。博羅。連平。長寧諸城。勢復振。進攻惠州。克歸善縣。還屯博羅。大兵攻之。家玉走回龍門募兵。旬日間得萬人。家玉幼好擊劍。任俠。多結山澤之豪。故所至翕然。蹶而復起。至是分其衆爲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十月。成棟援增城。家玉三分其衆。犄角相救。且倚深溪高崖以自固。初四日。成棟請戰。家玉將中軍自當之。成棟小却。家玉鳴鼓進軍。斬百騎。大兵據平岡而止。家玉亦收軍。軍法出張旗。入捲旗。奪敵人之旗。則磨以入。是日斬獲多。搃旗者忘磨之。手縮敵頭。張旗入中軍。後軍望見者駭曰。敵入中軍矣。皆走。前軍大亂。成棟以鐵騎蹂之。遂大敗。家玉中九矢。諸將欲掖之走。家玉曰。大丈夫立天下。常犯大難。國光本作立天常犯大難。事已至



此焉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哉。因起徧拜諸將。自殺野塘中。以死懷銀印一。其文曰正大光明。閩賜也。時年三十三。大軍得其尸。鮮有識者。佟養甲曰。觀此貌清正。必義士。其家玉首也。集諸紳驗視之。李覺斯拜且賀曰。是也。某知其一齒缺。以銀鑲之。髮長可二尺三寸。今果然。死無疑矣。有營妓在側。顧而累欷。養甲亦爲改容。獨覺斯洋洋有得色。然家玉父兆龍。弟家珍。仍爲人所匿。覺斯不得踪跡也。張氏爲唐殿中監。九皋之後。宋末遷東莞。地倚大江。面四百三十二峯。而萬曆初。楊起元懸記此地。必生偉人。自九皋十七傳而生家玉。萬家祖之戰。李覺斯恨家玉籍其家。導大兵入。滅張氏族。又倡爲厭勝之說。燬廟發冢甚酷。明年贈少保增城侯。諡文烈。父封如家玉官。家珍。廕錦衣僉事。其先後從家玉死者。從弟有光。有恆。及伊。鉞。鉞。國光本作鉞。鄧林材。國光本作棟材。楊光遠等數十人。粵中人。又言家玉常乘一黃馬。每臨陣。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及家玉死。馬亦躑躅死于溪側。伊鉞字彥

瑞。東莞人。

陳邦彥。字令斌。號岩壘。順德人。少慷慨喜大節。雙眸炯炯。能視日不眩。乙酉。以諸生走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其書傳布。唐王讀而偉之。既卽位。授監紀推官。而邦彥已於是科舉于鄉。蘇觀生薦爲兵部職方主事。監廣西狼兵。至嶺。聞延平敗。勸觀生東保惠潮。截大庾嶺。可保全粵。不聽。會永明王立于肇慶。觀生與丁魁楚不睦。回兵至韶州。將立唐王弟。使邦彥赴肇慶覘之。王在梧州。邦彥至。太妃垂簾南面坐。王西向立。魁楚侍。勞苦邦彥。語以東事。而曰。今非戰則和。二者安出。邦彥曰。我弱彼強。以戰則非敵。我直彼曲。以和則無名。爲今日計。唯急還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繕舟固險。馳檄遠近。磨勵以觀其變。今南雄諸戍皆西山勁卒。命之取韶。其勢必舉。粵東十郡。我制其七。而使其三代我受敵。從而乘其敝。不亦可乎。上曰。善。明日改授兵科給事中。令回召觀生。

入輔。邦彥歸。唐王入稱帝。邦彥不敢入。貽書觀生報命。且勸其與魁楚并力。勿國中自鬪。觀生不能從。邦彥遂隱高明山中。未幾廣州破。聿鏗及觀生皆死。先是贛州總督萬元吉使族人萬年募兵于粵。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破。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潰兵依之。至二萬餘人。肇慶總督朱治憫使監軍鄧研聰招之。既至。與督標兵不和。譁而歸。研聰與年俱死于亂。李成棟既定廣州。丁亥春。盡銳西出。邦彥出自山中。臨西江之口。登高而望。積峽奔流。帆旆飛揚。浩然出涕曰。莫可救也。夫若乘其未定。得奇兵徑襲廣州。此孫臏所以救趙也。乃乘扁舟入甘竹灘。說余龍。告以其謀。龍許之。邦彥亦起兵高明。與龍由海道入珠江。廣州聞警。養甲飛騎召成棟回。揚言徑道襲取甘竹。龍等內顧。遂退。是時陳子壯起九江。張家玉起東莞。霍師連等起花山。皆與邦彥相應。邦彥寄家玉書云。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今乘輿播遷。桂林危如累卵。得牽制毋西。潯平之間。庶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乃遣其門人馬應房與余龍攻順德。馬應房。國光本作馬應芳。下文諸房字同。復之。成棟至順德。余龍戰敗。應房被執不屈。縛而沈之於水。應房前鶴慶守義祥子也。四月。余龍再戰于黃龍江。亦敗死。邦彥乃奔高明。收餘衆數千人。別徇江門。下之。七月。與陳子壯約圖廣州。子壯先至。謀洩。欲引去。適邦彥至。相謂曰。李成棟方攻張侍郎于新安。聞廣州警。必乘舟急還。邦彥伏禺珠洲側。伺其至。以火舟從蘆葦中衝之。公嚴陣以待。使不得奔突。克城在此舉矣。青旂而朱旂者。我師也。計定。成棟夜至。邦彥引兵旁擊之。焚其巨艦數十。成棟率輕舟前走。邦彥尾之。環城而西。平明。迫子壯軍。養甲知成棟至。從城上擊鼓。以助其勢。子壯軍不知。望帆檣千翼蔽空而上。以爲盡敵舟也。陣動。子壯急止之。不能定。成棟順風追之。遂潰。邦彥孤軍不可留。乃疾引兵攻下三水。據胥江。與霍師連會。前湖南道黃公輔。御史連城璧等亦攻下新寧。新會。是時家玉在東。邦彥在西。養甲



謂成棟曰。家玉依山爲營。畏我騎兵。不自至也。邦彥僂疾。利在舟楫。若全師東出。爲害大矣。不如偏師輟家玉。

而專意西方。成棟從之。八月。邦彥及成棟大戰于江門。又戰于胥江。氣益奮。邦彥自起兵來。日一食。夜假寐。不

就枕。與士卒同勞苦。故其下人人感動。卽小覲無思叛者。九月。清遠指揮白常榮殺知縣章兆斗以迎邦彥。

斗。國光本作何甲。南海人。鍾喜署縣事。國光本作南海人。關鍾喜。因橫江樹柵。絕嶺東餉道。成棟還師擊清遠。霍師連以舟師遏

之。成棟縱火燒師連舟。兵亂破柵而入。師連戰死。邦彥常榮與太學生朱學熙嬰城守。時民兵起者數十家。惟

邦彥一軍最強。嘗分出以救民兵之敗者。至是精銳喪盡。外無救者。攻十餘日。城陷。常榮鍾喜戰死。邦彥猶拜

之。索筆題壁曰。無拳無勇。何餉何兵。聯絡山海。喋血會城。天命不祐。禍患是攬。千秋而下。鑒此孤貞。遂被執。養

甲使醫來視創。邦彥却之。餽食亦不食。在獄五日。惟慷慨賦詩。臨命歌曰。天造兮多艱。臣在江之滸。書生且談

兵。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獨苦。匡山多忠魂。前後照千古。歌畢西向稽首。坐而受磔。九月二十八日

也。監視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驚悸數日死。邦彥死後六日。家玉死。又一月。子壯死。又三月。李成棟以

廣州降。逾年。贈邦彥兵部尙書。諡忠愍。先是廣州之攻。養甲知其謀出于邦彥。遣人收其家。獲妾何氏及子和

尹。于尹于肇慶。厚養之。爲書以招邦彥。邦彥判其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忠臣。義不私妻子也。養甲壯之。仍

厚館焉。其後僉都御史李星一。舉人杜璜以兵攻肇慶。始殺之。璜等戰不勝。亦死。璜字石貞。高要人也。

逸史曰。三君子之死。義烈矣。自觀生不用監軍之言。庾闕不守。惠潮旋失。使敵拾廣州如芥。橫制粵潮之胸。然

乘輿播遷。猶得徘徊楚粵間。則以三人之孤軍出沒。成棟疲于奔命。不遑西出也。自是後大將睹世澤之猶存。

感孤忠之奮發。不旋踵而革面歸于纜索。當是時。幾有少康之基焉。夫粵之人才。豈獨瓊山稱不朽哉。

附記從陳張三公死事諸臣

嗚呼。粵中之立國僅矣。當是時。天戈所揮。勢如拉朽。而粵區區一隅。擁孱王。藉非陳。張三君子。捍禦鋒刃。其得從容而立君哉。三公尚矣。其輔而共起者。書生赤手。慷慨赴義。隕宗族而不悔。亦可悲也。吾不敢遺。為條次之。如左。

梁若衡

朱寶蓮

麥而炫

譚應龍

區懷炅

韓如琰

林洵

張恂

張珪

譚高謀

馬應房

楊景暉附

楊可觀

霍師連

陳文豹

李學熙附傳

梁若衡。字簡臣。南海舉人。知永福縣。以廉稱。靖江王陰蓄異志。與峒蠻相結。有巨盜欲釋。又奸徒指民田獻王。遣吏執券索印。若衡皆持不可。以憂歸。遷左州。未赴。若衡娶于陳子壯之妹。兵至廣州。養甲疑其內應。給若衡至。手刃之。事聞。贈光祿寺少卿。賜祭葬。

朱寶蓮。字子潔。南海人。祖讓。夔州知府。寶蓮性聰穎。七歲能屬文。總角舉鄉魁。以薦授德清知縣。歲飢。賑活萬人。賦不登。被劾。上官念其清廉。助之千緡。不受。降松江。照磨。踰月。補臨淮知縣。以憂歸。隆武召為刑部主事。未



行永曆即位。戶部奉勅團練水陸義師。廣州陷。與子壯同起兵。大兵盡銳來攻。民悉持兵伏隘。斬獲千餘。馬數百匹。生擒其將數人。乃率戰艦數百。同攻廣州。使陳官棐、梁標、陸言、葉以繡先登。遂奪兩關砲台。成棟還軍大戰。陳師潰。實蓮收軍。旋退屯三水。而使區懷炆先往高明。以子壯令呼程憲之、曾一唯等爲應。高明旣破。軍勢復振。實蓮署縣事。關天鍾、梁蓮臣等分門而守。未幾。九江破。屠戮數千人。遂攻高明。三日城陷。實蓮手刃數人而死。天鍾長驅黑面。力舉千鈞。巷戰殺數百人。以死。其同事者有吳兆健。字行之。朱名臣。字毅友。皆以諸生試兵部司務。程憲之。字覺斯。曾一唯。字貫卿。皆授戶兵主事。高明人也。梁蓮臣。順德人。御史元桂之子。以諸生爲游擊。子壯其外舅也。旣敗無一降者。實蓮攻拔高明。詔升監軍副使。聯絡西師。後贈光祿寺卿。加贈兵部左侍郎。廕一子指揮僉事。

麥而炫。字章關。高明人。崇禎辛未進士。知上海縣。多惠政。邑中有虎。爲文告于神。虎去。民作遠虎亭以志之。歲凶。以催科不及。降福建布政使檢校。署海澄、漳浦二縣。攝漳州海防。起補安肅令。與權要不合。罷歸。永曆起湖廣道監察御史。未行。廣州失守。大帥招之。不應。丁亥四月。陳邦彥起兵。將襲高明。而炫約爲內應。不果。八月。陳子壯師至。遂與譚相國、區銑等說新立徐中立以高明迎子壯。新立疑是新令之訛合師出攻新興。破之。高明陷。而炫兵潰。執廣州。執下當脫送字不屈。與弟而昌及隨征都司嚴曾、謝遠等同死。詔贈太僕寺正卿。賜祭葬。廕一子。而焜。字昌仁。以諸生授監紀推官。從子萬垓。字道泰。世襲百戶。授都司。先城陷戰死。先是新興有錦衣衛指揮同知梁逾。字與甫。及諸生梁州垣、州翰。起兵與而炫合。戰敗皆死。永曆命梧州府通判姚馨往葬。州垣以一品禮祭七壇。官其子敬承監紀通判。逾先有護駕功。升僉事同知。至是贈廣威將軍。

譚應龍字能岳高明人崇禎中爲昭平典史縣委鞠囚既定贖鍰囚泣問之曰鬻女所得也應龍卽請於知縣以俸代而還其納有勾絕軍丁金却之及家居聞北都變與二子相國正國縗服書先帝血詔于堂日拜而哭謂先皇帝死而不忍忘百姓百姓又豈忍生而忘先皇帝乎廣州陷舉家全髮陳子壯將至應龍使相國出迎師而陰納麥而炫軍與爲犄角高明之克應龍功爲多子壯承制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不受大軍至應龍曰吾不可不安衆志移妻子入城同朱實蓮力守常佩一帶謂子弟脫有不虞吾當雉經於母塋之樹城陷謂其妾黃氏曰汝常誦唐人波濤誓不起妾心井中水之句今其時矣妾欣然赴井應龍整衣冠自縊年六十有九相國妻亦抱其幼子憲默赴井事聞詔准以死勤事例給祭葬建祠旌表相國字起臣己卯舉人國變時首鬻產輸餉曰吾以輸義永曆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既敗走南寧迎永曆中途爲土寇所害年四十九詔贈員外郎區懷炅字熙仲高明人戶部尙書大倫子以廕授知縣與從子字寧並有戰功字寧字精卿岳州通判大樞孫以諸生授監紀知縣區銑以武舉授兵科給事中皆與子壯同日死懷炅光祿丞又有南海人炅元字元晦旻元字元容皆名諸生子壯起兵謀先復廣州蠟書使爲內應並署兵部主事事洩被執將出市旻元就道讓其兄先行曰造次不可失序也其弟晟元字元節方捕急脫走簾縣其後李成棟來降晟元率兵復梧州授監軍副史梧州復陷力戰死兄弟稱三烈士云其友郭非元以諸生從兵授贊畫知縣兵敗不肯薙髮遇害韓如琰字潤李博羅舉人國變謀起兵爲檄馳布詞旨激烈廣州陷偕從子二見入羅浮山招集壯士五千人與張家玉合軍攻復博羅歸善未幾陷如琰督戰不支與二見俱赴水死贈兵部職方司郎中賜祭葬林洵字習修東莞人祖培神宗時御史伉直敢言洵補諸生張家玉少從之學嘗問洵他日致君當于古人何



若。洵曰。吾于漢尙友一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于唐尙友一人。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家玉既貴。薦于朝。及奉命返粵募兵。隆武詔洵以推官監紀其軍。大兵至廣州。東莞知縣余經國將迎降。洵廷叱之。聞家玉欲就死。洵卽攜西監藥杏授之曰。子死且爲完人。吾當隨子。取酒生祭焉。已而陳子壯書至。約同舉兵。洵因爲謀主。東莞旣復。家玉還軍到濬。留洵守萬家租。大兵來攻。督鄉兵力戰而敗。貢生伊鉞。洵弟諸生匯死焉。洵將歸死孔廟。知縣施景麟執以獻。獄中聞家玉戰死。哭之曰。吾昔祭子于生。惟恐子之不死。吾今祭子于死。而又恐子之不生也。臨命賦詩。有四十七年柴市骨。英魂長願侍君王之句。其年適與文信國同云。贈文林郎。從弟泗英。年十九。赴福州上書隆武。授中書舍人。紹武潛立。泗英獨上書戴永明。肇慶卽位。手勅褒美。後以應子壯兵。卒于獄。張恂。字士和。東莞舉人。授衡州府同知。勦峒源大盜。擒某四渠。脫男女萬計。請設嘉禾。新田二縣。爲善後計。遷永州知府。請減輸。奏黔餉改食東鹽。又爲修備儲練。以故流寇再犯。鄖。襄而不敢窺永城境。升湖廣兵備副使。以病歸。家玉其姪孫也。東莞旣復。恂自領一軍。城破戰敗。北面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刎死。贈左參政。賜祭葬。子景萬。字福孺。詔授監紀推官。監建陽軍。以復城功。升兵部職方司主事。監軍湖南。駐藍山。其後楚鎮曹志建叛。迫降不屈。伏劍死。

張珩。字台玉。大埔人。弘猷。字淑壯。世襲南陽衛指揮使。東莞攻破。弘猷與其弟弘烈。弘謨。子正邦。正道皆戰死。一門殉焉。詔贈都督。賜祭葬。

龍門人譚高謀。字天池。譚高擢。字景瑯。高謀以武舉爲京營守備。高擢以貢士知清和縣。罷官家居。家玉起兵。集義旅爲內應。旣克永安。使高擢署縣令事。城陷皆死之。

馬應房字子龍順德人父義祥鶴慶知府應房當廣州陷爲文告孔子將歸死學宮其友止之邦彥之起余龍率衆効死者應房力也及敗或勸應房亡曰吁吾有母在遂就執令語之曰若父爲太守若爲諸生何敢作賊厲聲曰世受國恩是以舉義何爲賊曰若舉義何與羣盜爲伍曰書生空拳非藉彼事不集獨不見文丞相招合峒蠻岳武穆指揮楊么軍乎死耳無多言遂沈之伏波橋下

楊景暉字果生楊可觀字龍瑞俱南海人景暉性豪邁善騎射中武舉與可觀並任廣州指揮義師之起兩人陰結壯士分置諸門將斬關以迎及兵至養甲重購諸大姓及城外耳目者可觀家奴利購金以謀告養甲先執景暉母景暉出曰我實爲之事不成天也不可上累吾母養甲釋其母又曰景暉須臾人耳執事旣念其母何不及其未死并十齡之妹釋之以安吾母養甲從之好語勸之降景暉曰汝生我我不汝生也與可觀同見害事聞詔贈都督賜祭葬其同官高爲礮張象賢亦並以內應誅

霍師連字連生尙書文敏公韜之玄孫隆武初募兵勤王授游擊以功升副將陳邦彥兵起師連從攻廣州不利退拔三水大小十餘戰大兵畏其鋒清遠衛指揮白常榮舉城迎之師連與邦彥往赴列柵江上爲堅守計騎至不得戰北風大作師連出不意疾以火舟出擊成棟佯退師連揮舟追之數里風反退迫柵不得入盡焚師連將走甲重溺死常榮巷戰死事聞贈都督同知賜祭葬廕子千戶常榮字燦玉

陳文豹字孺赤新安人少負材尙武節義兩京連陷於所居西鄉團練千人自保諸寇環視不敢犯廣州陷新令厚斂於民民不堪命文豹舉兵殺令以徇諸生王者肱出巨萬助軍授監紀推官軍大振李成棟兵猝至戰敗其將殲焉會張家玉至招黃麻園諸盜爲助諸山驍武皆起應之成棟再至伏發觸地雷火器死者無算遣



漁戶數百人邀截虎門。焚其樓船且盡。越數日復來攻。鏖戰三日不能支。文豹躍馬入陣。格殺數千人以死。王者肱亦戰死。西鄉屠焉。文豹故饒于財。喜周人急。兒時隨母避賊。母置文豹革中。賊數人提之勿動。刃其而去。其字下疑有漏脫鄉人以爲神。至是舉兵。皆踴躍曰。我公天祐也。羣應焉。事聞。贈都督。賜祭葬。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二十二

馬乾

李乾德

樊一衡

詹天顏附

范文光附

馬乾號樂山。山國光本作水昆明人。崇禎癸酉舉于鄉。為四川廣安州知州。廉平舉卓異。巡撫邵捷春令攝夔州府事。獻忠入蜀。攻圍三十餘日。乾固守不下。督師楊嗣昌遣兵援之。圍始解。擢川東兵備僉事。駐達州。乾有謀略。知兵。敢任事。陳士奇之罷巡撫也。蜀人仕于朝者請用乾。而廷議用龍文光。明年八月。成都陷。文光死。士民乃共推乾行巡撫事。遣兵復重慶府。擊走賊將劉廷舉。南都因加乾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大學士王應熊時里居。勿善也。及受命督師。乃劾奏乾淫掠不法。詔奪職逮訊。而道路梗塞。使命不至。乾行事如故。乾在重慶。移檄討賊。劉廷舉既敗歸。賊遣劉文秀率眾數萬來攻。乾登陴守禦。副將曾英聞重慶急。與參政劉麟長自遵義赴援。先遣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分水陸進兵。而已率精兵間道襲破賊營。取其旗幟。還與大海等夾擊。賊大敗。脫走者不能十一。乾因留英同守重慶。久之。大兵入川。獻忠伏誅。其黨孫可望等率眾南奔。大軍追之。至



重慶乾出戰兵敗而死。

李乾德字雨然蜀南充人崇禎辛未進士歷官湖南巡撫時武昌已陷乾德駐岳州十六年八月張獻忠來犯乾德僞約降賊前鋒入盡殲之賊怒悉衆來攻乾德力不支走長沙無何湖南地盡失退屯黔之婺川以圖興復弘光時改命何騰蛟撫湖南而乾德亦以失地降爲事官赴督師王應熊軍前自効會袁韜武大定自順慶敗而南乾德承制撫之是時永曆帝立于粵中擢乾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川南乾德入蜀其鄉邑已陷家亦被難睹各郡城郭荒殘慨然流涕察諸將惟韜勇悍可用說之以就功名韜亦傾心相附乃率之攻佛圖關據重慶其後諸將大會韜自恃兵強欲踞諸軍上李占春宿將恥爲之下因並憾乾德也謀夜襲取之乾德素善占驗夜觀乾象語韜曰且有急兵韜因設備而乾德走匿山谷間占春來襲不能克取乾德孥而去次日復還之由是諸將益猜嫌治兵相攻乾德不能禁也久之重慶食盡乃遣人說嘉定楊展與袁武合展與乾德俱蜀人又樂有袁武之助大喜約爲兄弟居之犍爲資給之乾德屢諷展經營川北展不聽乾德怒令韜殺展而并其衆蜀人俱不直乾德朝廷亦下詔切責之乾德望益輕

樊一蘅字君帶宜賓人萬曆己未進士崇禎中以稽助郎中出爲陝西右參議飭榆林兵備時比歲荒旱饑民相挺爲盜一蘅撫創殘詰奸宄修戎備甚著勞績巡撫吳姓總督洪承疇先後薦其才累遷監軍副使進按察使監軍如故一蘅在行間最久督撫屢上其功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撫定叛卒而南京言官劾其冒濫遂罷歸其後廷臣交薦乃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陝軍務命未達而北都陷福王卽位重申前命時張獻忠已陷成都據有全蜀惟遵義尙全一蘅避難其地督師大學士王應熊亦駐節焉一蘅旣拜命檄諸

郡舊將期以冬杪會師。會巡撫馬乾恢復重慶。松潘副將朱化龍與同知詹天顏擊斬賊將王運行。恢復龍安及茂州。官軍氣稍振。十二月。一衛赴永寧。起舊帥甘良臣爲總統。副以侯天錫。屠龍。而是時參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亦率潰卒至。合之得三萬人。先圖敘州。敘州一衛鄉郡也。明年乙酉。弘光改元。三月。師至城下。應試朝宗先登。大軍繼至。斬賊數千級。僞都督張化龍僅以身免。遂復其城。一衛乃詣江上犒師。副將會英之破劉文秀也。威名大振。一時蜂起之將咸屬焉。兵至二十餘萬。楊展等既復敘州。賊將馮雙禮來寇。每戰輒敗。已而孫可望以大衆援之。與一衛等隔江而陣。相持一月。糧盡。乃退屯古蘭州。展亦退歸江津。賊發衆數萬。邀朱化龍及威茂僉事蔡肱。明于羊子嶺。化龍乘賊陣未定。遽以番騎數百衝之。賊見即驚潰。死者山谷爲滿。化龍以孤軍不敢窮追。乃還守舊地。九月。官軍敗賊於麴泥。又敗之于洮水。洮字疑誤。國軍聲甚振。一衛乃命楊展馬應試由敘南取嘉定。邛眉故總兵官賈登聯及其中軍楊維棟由富順達資簡。侯天錫高明佐復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忠涪。而其他各據城邑奉檄聽調者。洪雅則有曹勛及監軍副使范文光。松茂則有監軍僉事詹天顏。夔萬則有譚弘。譚詣。一衛乃移駐納溪。居中調度。督師王應熊亦視師江上。一衛與會于瀘州。檄諸路刻期齊進。獻忠頗懼。屠其境內。民無孑遺。盡埋金銀江中。大焚宮室。火連月不滅。將棄成都走川北。明年春。楊展盡取上川南地。屯兵嘉定。與曹勛等聯絡相應。而督師及王祥在遵義。馬乾及曾英在重慶。皆有重兵。遙爲聲援。賊勢日蹙。惟保寧順慶二府。尙爲賊將劉進忠所守。而進忠又數敗。獻忠怒。遣孫可望。劉文秀。王尙禮。狄三品。王復臣等率兵攻川南郡縣。應熊一衛令諸將連營犄爲。敘州諸處以禦之。賊連戰不利。五月。曾英。王祥以賊大衆在外。整兵直趨成都。獻忠知之。立召可望等還。又聞大清兵入蜀境。劉進忠降。大懼。謀親禦之。九月。遂



藥成都走順慶尋入西充之鳳皇山列營自固至十一月大清兵掩至射殺獻忠賊衆歸降及敗死者二三十萬人而可望等率殘卒南奔驟至重慶曾英出不意戰敗死於江賊遂陷綦江應熊避之畢節衛明年丁亥正月賊陷遵義入貴州大清兵追至重慶巡撫馬乾敗死遂入遵義以餉乏旋師保寧二郡復爲王祥袁韜等所據于是一衝再移駐江上弔死卹傷命分屯招聚爲收復全蜀計乃列上善後事宜及諸將功狀詔拜一衝戶兵二部尙書加太子太傅王祥楊展侯天錫等進爵有差時應熊已卒於仁懷而宗室朱容藩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並以總制至楊喬然江而文又以巡撫至諸人各自署置官多于民一衝深疾之抗疏極論其害不報當是時城郭邱墟人民已盡而諸文武猶貪富貴各擁甲兵割土地互相雄長于是袁韜據重慶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譚詣據巫山譚文據萬縣譚弘據天字城侯天錫據永寧馬應試據蘆衛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朱化龍曹助據故地搖黃諸家據夔州夾江兩岸而李自成餘孽李赤心等十三家亦在建始等縣一衝無所施節制但保敘州一郡而已明年七月李乾德殺楊展一衝怒移書謂讓乾德諸鎮亦憤益有離心時喬然已進爲總督又以詹天顏巡撫川北范文光巡撫川南然徒擁虛位不能有所爲也天顏龍巖人起家選貢生文光內江人天啓初舉于鄉崇禎中歷官工部主事南京戶部員外郎告歸張獻忠亂蜀范文光偕邛州舉人劉道貞蘆山舉人程翔鳳雅州諸生傅元修洪其仁等舉義兵奉鎮國將軍朱平櫛爲蜀王以參將曹助爲總兵統諸將而文光以副使監軍助敗賊于龍鶴山明年率參將黎神武攻雅州不克會僞監司郝孟旋守綿州謀反正文光遣間使招之孟旋遂襲殺守雅州之賊以城來歸文光等入居之永曆二年與天顏並受巡撫之命時政令不一他將亦不受約束及楊展之死文光遂入山不視事明年九月白文選破王祥遵義重慶皆

歸可望。一蕪勢益孤。又明年八月。劉文秀敗武大定兵。長驅入嘉定。袁韜降。乾德與其弟御史陞德赴水死。文秀兵東下。三譚俱降。占春、大海降於清。又明年三月。大兵南征。天顏兵敗被執。不屈見殺。文光聞之。賦詩一章。仰藥死。一蕪時已謝事山居。至九月。遘疾而死。向時文武大將吏。至是盡亡。

逸史曰。嗚呼。甲申以後。蜀中之災害。詎不酷哉。蓋開關以來。未有之劫也。始于獻忠之虐。赤地如洗。其未盡兵寇者。荒疫復助其焰。至孑遺之民。乃有虎狼狂噬。雖重關崇閣。不得免焉。連村蔓落。食盡乃已。如是者十年而後息。其後白頭老嫗。年在耄耋者。尙能生子。野穀旅生。枯荻復茂。大兵既入之後。民始有種焉。其剝盡而復乎。嗚呼。天何所怒于蜀民。而假手以降殃如是也。蜀天府之國。錦綺奇貨。甲天下。繁富與金陵、吳會相埒。詎驕淫富溢。久則必變。固天道歟。然其間豈無積善餘慶之家。廉潔貞信之士。而玉石俱焚。則又何也。嗚呼。天降喪亂。而馬、樊諸君。欲以赤手施其屏障。宜其難矣。



南疆逸史卷二十七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二十三

郭承份

張孝起

米壽圖

朱壽琳

羅國瓛

高勳

鄔昌期附

李如月

王應龍

任國璽

郭承份份國光本作份下文諸份字同

字懋衰晉江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淮安府推官南渡徵為御史隆武命巡按貴州蜀寇

之潰入黔也承份與定番侯皮熊總制范燿協力勦撫士民感德粵中建國別遣御史巡方而擢承份右僉都御史巡撫黔南依皮熊以居孫可望既奉正朔使李定國會諸鎮盟于龍里承份與范燿往蒞之時永曆三年也其冬可望敗盟由滇赴黔皮熊不能禦走清浪衛白文選追執之並執承份是時可望勢盛諸吏於滇黔者皆受偽職獨承份不屈既見可望數之曰口血未乾而遽逞兵汝謂天朝無人欲行莽操之奸乎可望館之餓九日不死使人謂之曰強飯自愛共獎王室無他慮也承份瞪目曰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而欺我乎復餓五日然後死矣

張孝起字將子吳江人舉於鄉爲廉州府推官隆武二年清兵至避之海濱尋舉兵謀恢復戰敗被獲妻妾俱投海死孝起見羈數月會李成棟歸國乃達行在授吏科給事中孝起清真介直不畏強禦永曆四年從駕幸梧州與廷臣共排去五虎劉湘客鄖國公高必正鄉人也怨孝起置之于朝又使虎黨廖應亨劾孝起擅執朝政驅除異己時諭德唐誠方居憂亦闕入奏辨孝起叱之曰誠服未終何故擅入今豈起復官員日耶誠悚然而退誠亦虎黨也由是諸臣計必出之于外而上方向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高雷廉瓊四府破入龍門島復被執七日不食死之

米壽圖宛平人崇禎中由舉人授新鄉知縣破斬土賊千二百餘級以治行高授南京御史劾罷監軍張若麒及大學士謝陞福王立馬士英起用阮大鍼壽圖抗疏論之乃命出按四川吏部簡堪任監司令守者從之西行時川地半爲張獻忠屠戮列城殘破荆榛塞道壽圖至則與督師王應熊總督樊一蘅等激勸諸將招集流亡川南郡縣漸次收復閩中頒詔主事徐州彥自川歸陳諸臣勞動狀明年擢壽圖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永曆元年正月孫可望陷貴陽壽圖走沅州其冬沅州陷死之

朱壽琳魯府宗室也家袁州

袁州當是兗州之訛

崇禎中爲雲南通判有聲績隆武命以右僉都御史募兵勤王值沙定

洲亂兵不能集及孫可望等入寇壽琳知不免張應蓋往見之行三揖禮曰謝將軍不殺不掠之恩可望脅之降不從繫于他所使人誘以官終不從從容題詩于壁或以詩獻可望遂遇害

羅國瓏嘉定州人崇禎癸未進士歷官御史巡按雲南沙定洲之亂國瓏無所絀行法自如後按部曲靖可望兵驟至被執不屈攜至昆明自焚死



高勣字元功。紹興人。永曆中。歷官光祿少卿。晉王李定國既奉。上至雲南。馬吉翔復諛附之。與內侍龐天壽用事如故。定國與蜀王劉文秀時詣二人家。勣與御史鄔昌期患之。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來權佞之門。恐滋奸弊。蹈秦王故轍。疏上。二王遂不入朝。吉翔激帝怒。令除名廷杖。金維新謂定國曰。勣等誠有罪。但不可使殿下有殺諫臣名。乃入救。得免。孫可望既敗。定國以爲無他患。武備盡弛。勣與部郎金簡進諫曰。今內難雖除。外憂方大。伺我者方頓兵以待。兩虎之斃。而刺之刃。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積薪之上。一旦疆場不虞。何以善後耶。二王老于兵事。何泄泄如此。定國不悅。陳懇帝前。帝亦佯怒。將杖二臣以解之。朝士以爲無罪。執不可。未決。而三路失陷之報至。定國始逡巡引謝。簡字萬藏。勣鄉人也。後駕入緬甸。二人扈行。並死于難。

李如月。東莞人。官御史。上在安龍。李定國破廣西。獲叛將陳邦傅父子。送孫可望誅之。而去其皮。傳屍行在。如月劾可望不請旨而擅殺。請加邦傅惡諡。帝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諭曰。諡本褒忠。無加叛臣惡諡理。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將以解。可望意。而可望聞之。果大怒。遣人來殺如月。令亦去皮如邦傅。使至。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使跪。如月罵曰。我朝廷執法官。豈跪賊耶。向闕叩頭。大呼太祖高皇帝。其人不顧。剮其皮。實以草。懸之通衢。後可望使者過之。索忽斷。墮其馬上。人馬驚奔。得疾而死。

王應龍。膚施人也。善製弓。從張獻忠軍中。目不識字。而躡直勤樸。獻忠甚愛之。獻忠死。從孫可望入雲南。用爲工部尚書。可望敗。走歸行在。仍其官。駕自昆明西幸。應龍偕子扈從不及。追至永昌。而駕又復西。應龍老不能馳驅。謂其子曰。我本微賤。因緣世亂。得竊祿食。主上不加誅。而位我尚書。恩寵極矣。旣不能匡扶社稷。今者鑿輿播遷。又不能奔衛前驅。計惟一死報國耳。遂自縊死。子泣曰。父殉君。子不可殉父乎。亦縊死。

任國璽官行人。永曆十三年，駕將出奔，國璽獨請死守。章下廷議，李定國等言行人議是，但我自立國以來，遇難則徙，故雖危急，頻仍猶延至今。若僅守死，一跌不復，悔不可追。不如暫且移蹕，再圖恢復。乃扈駕入緬甸。緬俗以中秋日大會羣蠻，召黔國公沐天波往，令偕諸酋椎髻跣足，用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歸而泣告曰：我所以屈辱者，懼驚憂至尊耳。國璽與禮部右侍郎楊在抗疏劾之。時龐天壽已死，李國泰代掌司禮監。吉翔復與相比。國璽集宋末大臣賢奸事爲書以進。吉翔大恨，帝覽止。一日，國泰卽藏之。國璽尋進御史。時吉翔每入宮，必移時出。人問之，則曰：日講耳。國璽上言：往歲請開經筵，期年不行。今日勢如累卵，不思出險之策，尙爲此不急之務。吉翔令獻出險策。國璽曰：能主入緬，能主出。時事至此，猶抑人言耶？吉翔卒不悛，以致咒水之禍。國璽亦死焉。帝左右無人，國遂以亡。

逸史曰：甚哉！勝國之德之入人深也。自燕山而金陵，而閩，而海上，而粵。君之亡者五見，而皆有忠義之士與之偕盡。非其深仁厚澤陶淑者遠哉！甚至梟獍革心，變爲鸞鳳。吾于是知正氣之流行于天下也。而助叛濟逆者，往往在科甲之士。乃沾沾者猶持資格之說以鈐制天下，蓋取粵士之順逆論其本末哉。



南疆逸史卷二十八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二十四

熊開元

章正宸

李清

李模

喬可聘

金堡

熊開元字玄年嘉魚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朝以給事中謫行人司副劾首輔周延儒得罪與給事中姜燠同下詔獄所謂熊姜之獄者也卒遣戍杭州事具明史弘光立起吏科給事中丁內外艱不赴閩中建國以工科召疏請終喪連擢太常少卿僉都御史再疏辭詔報曰天地生才只有此數邇者老臣凋喪宗周彪佳石麒等既皆捐軀鄭三俊未來故於開元之至旦夕以冀既在郊關慰予饑渴及入對眷禮有加開元請罷捐助停事例重爵祿簡刑罰急親征實聽納散朋黨上嘉之明日特勅授御營從征東閣大學士兼行在右副都御史權理院事時方破格用人而躁競者爭以口舌得官開元惡之力持資格丹徒諸生錢邦芑言事稱旨特授御史開元請改兵部司務帝重違其意命以司務得非時言事實同御史權明年正月駕在建寧開元以帝外優禮輔臣而事輒獨斷疏乞罷斥不許已而邦芑復授御史開元力爭不令入院諸御史合疏劾之乃引疾予假自

是帝出幸。皆不及扈從。汀州敗。棄家爲僧。于蘇之靈巖。開元素精內典。遂嗣其法。稱善知識者三十年。年七十餘而終。

章正宸。字羽侯。號格庵。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早以學行著。舉崇禎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後以事謫戍均州。南渡召復故官。疏言今日江左形勢。視晉宋爲更難。當事者泄泄偷息。處堂自娛。兩月以來。聞文吏錫鞶矣。不聞獻馘。聞武臣私鬪矣。不聞公戰。聞老臣引遁矣。不聞敵愾。聞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可曰興朝氣象乎。臣愚以爲今日宜以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東。忠義響應。立寨自保。截殺僞官。爲朝廷効死。不及此時電掣星馳。風奔雷赴。使聯絡壁壘。倡義申討。是靡天下之氣。坐失事機者也。今急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與河北山東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兩京道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扼武關。以奪隴右。隴右士民怨賊入骨髓。臨以大師。賊不難平也。陛下宜縞素誓師。親臨淮上。聲靈所及。人切同仇。今乃部院寺司各署不稱行在。而工作繁興。議者已占陛下志圖偏安。天下事變皆生意外。將何以待之。其言甚切時弊。然不能用也。而馬士英欲以中旨起用阮大鍼。先傳陞張有譽爲戶部尙書。正宸封還詔書。言有譽固賢。而傳陞之弊。必不可啓。不聽。及阮大鍼竟用。乃抗疏求去。正宸清嚴方正。爲清流所倚賴。其同官沈胤培。常言章君不特怒時可畏。卽笑時亦可畏。至是忤貴近。轉爲大理寺丞。實杜其言路也。已見國事日非。乞假歸。明年江南亡。浙東奉魯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正宸不受。仍署舊官。又明年事敗。溺水不死。自縊又不死。以僧服去。不知所終。

李清。字映碧。揚州興化人。高祖春芳。大學士。祖思誠。禮部尙書。清舉崇禎辛未進士。授寧波府推官。擢刑科給



事中末年以工科左給事中出封淮府。會國變復命南京。進本科都給事中。上言陛下自中州播遷後。櫛風沐雨。備極辛苦。光武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太宗之不忘質衣儉舍。皆從安樂憶艱難以勵儉也。陛下亦持此自勵。則安不忘危。侈源塞矣。否則奢用必至多藏。多藏必至厚斂。厚斂必至煩刑。恐全盛之天下。膏血亦殫。而況今日乎。乞申飭內外。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之傳奉。勿謂奢小而爲之。勿謂儉小而不爲。宗社幸甚。九月。言今各鎮自爲守土計。增設兵馬。需求器械。曾不念司農之艱。各監局羣爲御用計。增索金錢。務求華靡。曾不顧司空之匱。公私交困。何以應之。乞勅各部察現徵之數。通行會計。量入爲出。時廟堂無報仇討賊之志。但修文法。飾太平。而清于其間。亦請追諡開國名臣及武熹兩朝忠諫諸臣。加成祖朝奸諛大臣胡廣、陳瑛等惡諡。又請追封馮勝、傅友德爲王。賜之諡。皆得議行。然人譏其所言非急務也。時已尊懿文太子爲孝康皇帝。清請與興獻帝並祀于別廟。而奉孝宗爲不祧之宗。不聽。北朝之陷。鎮遠侯顧肇迹等十五人爲賊所殺。諸勛臣朱國弼等請依殉國難例。贈廕廟祭。清言肇迹等或禁或拷。半膏賊刃。非殉難也。同時文臣若內閣邱瑜、方岳貢等。何嘗不以拷禁死。而褒譏相半。祠祭猶懸。何獨文武異施。乃已。又請裁宮中所用獸炭。歲省費千七百萬金。議者因謂時政雖亂。然言官尙有權。惜乎所爭者小。無裨大計。然清在省中。號爲清正。嘗陳內治之說。言子胥之揣勾踐曰。爲人能辛苦。何謂辛苦。毋荒于觴。毋荒于瓊宮瑤臺南金和寶是也。引以規諷時事云。明年二月。進大理右寺丞。請更思宗廟號。修實錄。又請修惠宗實錄。並允之。四月。遣祭南鎮。及南都失守。歸隱于家。以著述自娛。閱四十年乃卒。

李樸。字子木。號灌溪。吳縣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中由東莞知縣入爲御史。巡按真定諸府。與分守中官陳鎮

夷相劾奏。貶秩出爲南京國子監典籍。南都旣建。封黃得功等爲侯伯。謂之四鎮。模上言。當擁立時。陛下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名。甚至侯伯之封。輕加鎮將。夫諸將事先帝未收桑榆之效。事陛下未彰汗馬之績。按其實亦在戴罪科。而予之定策。其何以安。諸將性果忠義。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而後可膺陛下延世之賞。報聞。尋復爲河南御史。見時事不可爲。請告還家。不復出。國變後。里居三十餘年而終。

喬可聘。字君徵。寶應人。天啓壬戌進士。崇禎中。嘗以御史出按浙江。行部至金華。水漲舟阻。索挽夫不得。蘭溪知縣盛王贊。持手版立雨中。大聲曰。村民方事東作。縣令請以身代役。可聘立乘肩輿冒雨去。而慰薦縣令。人兩賢之。還朝。其所薦大吏以賊敗。貶秩三等。南渡起掌河南道事。數言宜罷廠衛。停燕飲。君臣交儆。早決大計。用光中興。皆不省。御史黃耳鼎外遷。疏訐都御史劉宗周。牽連朝士甚衆。可聘言宗周正色立朝。實社稷臣。耳鼎厭薄外轉。詆誣善類。以暢己私。非純臣也。請以耳鼎所轉官換臣爲之。事乃止。御史黃澍之訐馬士英也。士英啣之入骨。而澍按湖廣有穢聲。故錦衣劉僑希士英旨劾之。章下法司。宗周怒僑將救澍。可聘曰。僑希時相指固也。而澍貪亦有迹。請行巡撫何騰蛟核奏。時謂得體。宗周初劾臺臣從賊者三十三人。及李沾代宗周。欲反其議。可聘不可而止。可聘長臺班。與掌科章正宸持論侃侃。羣小憚之。乃從戍籍起張孫振爲河南道。孫振貪橫與馬阮比。陵沾出其上。諸壞法亂紀事。爭先爲之。臺綱掃地矣。左良玉犯闕。馬士英盡撤江北兵禦之。可聘與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成友廉乞留兵固守淮揚。控扼潁壽。而命劉良佐還鎮。馬士英戟手詈之於御前。舉朝失色。南都失守。可聘歸老子家。思孝薙髮爲僧。思孝友廉俱與可聘同鄉。思孝辛未進士。在諫垣論列最多。號稱職。



金堡字道隱，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州，坐事罷。十六年，吏部尚書鄭三俊薦其才，未及用而都城陷。堡南還，丁內艱。乙酉，杭州失守，偕里人姚志卓起兵山中，與浙東諸軍遙爲聲援。隆武帝立，堡入朝。陳志卓戰功，勸帝棄閩幸楚，謂何騰蛟可倚，鄭芝龍不可倚。且曰：中興天子，須馬上成功。皇上先爲將而後爲帝，湖南有新撫諸營，至尊親往，效光武馭銅馬故事，此皆精兵百戰，可得其力。若乃千騎萬乘，出入警蹕，此承平威儀，宜且屏不用。帝大喜。語廷臣曰：朕見金堡如獲異寶，卽授兵科給事中，封志卓仁武伯。堡以服未終，力辭，請賜勅印，聯絡江上義師。從之。既至浙中，入大將方國安軍，諸仕于魯王者，詆曰：堡已降北，來爲間諜耳。王以語國安。國安執堡，御史陳潛夫曰：堡何罪？彼與志卓起兵，公所知也。今其家且渡江來矣，何罪而見執？國安曰：此乃鄭氏意也。因出示芝龍書曰：今我縱之去，去勿入閩，入閩必殺之。我不敢得過鄭氏也。潛夫以告堡，曰：我必入閩。繳勅印，倘中道死于盜，亦命耳。明年夏，再謁帝，以勅印上。帝欲奪情，堡固辭不可。芝龍謂且大用也，嫉愈甚。大學士曾櫻曰：上欲保全堡，莫若聽其辭。堡以八月辭朝，未幾，帝蒙難，堡流寓他所。永曆二年冬，詣行在，授禮科給事中。堡抗直不畏強禦，遇事敢言，甫授職，疏陳八事，劾慶國公陳邦傳十可斬，並及文安侯馬吉翔、司禮監龐天壽、大學士嚴起恆。時吉翔方倚上寵，掌錦衣典戎政，一切詔勅符印及奉使四方關領吏兵二部文憑劄付，悉出其手，氣焰甚張。至是頗懼，盡謝諸務。由是直聲大振。諸輕僇喜事及南陽伯李元胤、左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蒙正發，咸與交歡。是時朝臣各分氣類，從成棟來歸者，兵部尚書曹暉、工部尚書耿獻忠、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卿潘曾緯、通政司毛毓祥、太僕寺卿李綺爲一類，自誇反正功，氣凌朝士。從廣西屬駕至者，大學士嚴起恆、王化澄、朱天麟、吏部尚書晏清、侍郎吳貞毓、給事中吳其雷、洪士彭、雷得復。

國光本作  
管復德

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爲一類自恃舊臣嗤諸人營事異姓久之乃分吳楚兩局主吳局者內則天麟

孝起貞毓及給事中李用楫外則督師大學士堵胤錫而化澄及侍郎萬翹按萬翹原作方翹國光  
本作萬翹均說一字程源郭之奇

以他方人爲之魁皆內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以自助主楚局者彭年時魁正發皆楚人而湘客以秦人堡以

浙人爲之輔皆外結瞿式耜內結李元胤以自強然朝權皆歸元胤彭年與同反正倚爲腹心勢尤甚一日論

事帝前語不遜帝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倘去年此日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君臣之義安在帝變

色由是惡之湘客稍通文墨由諸生薦舉入仕受知于式耜爲人貪而狡多智數時魁等動必咨之時魁起家

進士爲人剛狠使氣家富而好招權利堡清操絕俗衣食皆資之二人故情好莫逆然性豁刻不近人情正發

依倚諸人聽其指使而皆以元胤爲歸終日聚謀專攬朝政因有假山五虎之號以彭年爲虎頭時魁爲虎尾

湘客爲虎皮堡爲虎牙正發爲虎爪假山則元胤本姓賈譏諸臣倚之以張威也堡既劾邦傳邦傳大怒明年

正月奏言堡謂臣無將無兵冒濫封爵請卽令堡監臣軍觀臣十萬鐵騎且堡昔官臨清曾受僞命疏至天麟

抵几笑曰道隱善罵人今亦遭人罵耶因擬旨金堡辛苦何來朕所未悉所請監軍卽可集議蓋用杜甫辛苦

賊中來語堡故未嘗降賊見之憤恚時魁因邀言官十六人詣閣訐天麟曰堡論邦傳卽令監軍又論郝永思

若使請其頭亦卽與之耶相與登殿大譁棄冠擲印而出曰我輩不復仕矣帝方坐後殿與侍臣論事聞之大

驚諭元胤取還前旨令諸臣供職天麟遂引去而召何吾騶黃士俊入輔吾騶爲元胤所薦既至知時魁等意

不屬固辭位元胤強留之秉政數月卒不爲堡等所喜交章詆誅至八月去堡又劾大學士王化澄貪鄙無物

望經筵侍班堡面叱之化澄憤碎其冠服不復入時魁等往往入內閣指揮閣臣授以意指閣臣唯唯從命湘



客尤工窺闕。出則邀功嫁禍。閣臣患之。請建文華殿于正殿之旁。九月告成。帝御殿。輔臣侍坐。擬旨以爲常。堵胤錫立功湖南。其入朝也。堡劾其喪師失地。而結李赤心等爲援。張筵宴孫可望使。且面責之曰。滇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獨與之昵。胤錫失色。徐曰。我辛苦邊事。如君言。竟無功耶。堡曰。勞則有之。功於何有。朝士多不直之。孫可望遣使乞封王。堡以異姓無封王例。七疏力爭。及胡執恭。矯詔封可望秦王。堡即請斬執恭。以正國法。可望以此怨恨。愈跋扈。其言多循資格。拘小數。不能權衡時勢。以濟艱難。此其所短也。其後又劾侍郎萬翱。程源。吳貞毓等。廷臣無不掎擊。一月章至六十上。是時政出私門。爵賞過濫。而堡一切引繩批根。由是諸臣必欲置之死。遂及于禍。四年二月。駕幸梧州。陳邦傅統兵入衛。乃修舊怨。而貞毓之奇。程源。萬翱等倚之。與給事中李用楫。張孝起。李日煒。朱士鯤。御史朱統鑰。王命來。陳光胤。彭全等。合疏論彭年。湘客。時魁。堡。正發把持朝政。朋黨誤國十大罪。上以彭年反正有功。特免議。餘下錦衣獄。瞿式耜聞之。再疏申救。上不聽。大學士嚴起恆請對水殿。不得入。跪沙際求免刑。程源立御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表何在。二語當萬死。蓋早爲飛語以憾太后。都督張鳴鳳受密旨。將因是殺堡。乃于古廟中陳刑具。用廠衛故事。嚴刑鞠之。拷掠慘酷。堡大呼二祖列宗。餘皆祈哀招賄。以數十萬計。盡以充餉。獄成。堡時魁遠戍。湘客正發論贖。已而李元胤。高必正入朝。咸爲堡申雪。帝意漸解。庶吉士錢秉鐙因言堡被刑最劇。左足已折。相隨止一僕。又墮水死。安能蹴躡萬里。遠戍金齒。乃改清浪衛。堡移居桂林。其冬桂林破。雍髮爲僧。式耜同敵之死也。上書孔有德乞棺殮焉。其後二十餘年而終。

逸史曰。言路之開。至明甚矣。高皇帝鑒壅蔽之害。故令公卿大夫士庶皆得言事。而以封駁糾彈歸臺諫。由是

其權愈重。其始也。糾主隱。劾權奸。達民隱。朝綱凜焉。盛矣美矣。其弊也。朋黨比周。假公植私。毀譽亂真。意之所  
曠。廉來可爲堯。意之所非。周孔可爲跖。卽有經綸才幹之士。爲國家任艱鉅。扞患難者。稍拂其意。必百計敗壞  
其功。以伸己之說。于是賢智委蛇于內。將帥鈐束于外。使人主眩瞽于是非。而莫之適從。事機屢失。賢奸不辨。  
豈非言路太橫。而無所以擇之哉。南中立國之日淺。而其風未熄。故馬阮得借爪牙于張孫振輩。以肆其虐。至  
于崎嶇兩粵間。而五虎之威。猶能專執朝命。噫。可畏哉。宋時臺諫之選。常極清流。其要在慎擇其人而已矣。若  
開元正宸諸人。皆言路錚錚者也。然無救于敗亡。金堡之昌言不諱。權倖讐讐。而比匪怙勢。以受酷刑。悲夫。



# 南疆逸史卷二十九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二十五

張國維

朱大典附

孫嘉績附

張國維字玉筍東陽人朱大典字未孩金華人兩人皆起家進士崇禎朝同以僉都御史出爲巡撫國維應天大典山東皆善用兵平寇盜著有勞績而國維廉聲望高遂入兵部尙書大典貪黷爲言官所糾落職坐賊國維奉使赴浙江練兵弘光立召還部協理戎政加太子太傅國維請建三輔以藩南京京口爲東輔蕪湖爲西輔京師爲中輔各設重兵鎮守不果行及馬阮亂政國維知國事不可爲謁告歸大典家居都御史劉宗周令之募兵勤王以除前罪大典乃率兵三千至南京吏部尙書徐石麒言大典雖貪其人材足倚也今河南殘破可令爲巡撫練兵卒具糗糧立功自効而馬士英以其家富不以賄請也矯旨詰問石麒大典不得已自援于士英始收其兵入衛未幾加兵部尙書總督上江軍務王師南下帝遜至太平府大典來謁謀幸杭州命大典以兵先發大典乃歸而治兵于家及南京亡杭州亦不守大帥遣使者至郡縣徵戶口冊籍餘姚知縣王曰俞棄城遜教諭某奉冊籍迎降以爲知縣役治馳道卽扶役者役者譁餘姚人孫嘉績突入縣治鳴鐘鼓斬令以

徇嘉績字碩膚。大學士如游孫也。仕至兵部職方司郎中。弘光起爲九江道僉事。未赴而國亡。當是時。王師所過郡邑。官民非迎則走。而嘉績猝然發難。由是浙東響應。國維亦起兵東陽以應之。及魯王監國紹興。國維大典駐兵金華。與閩近。亦自通于隆武。隆武進大典文淵閣大學士。封婺安伯。時義兵雲集。分汛防江。乃進國維少傅。賜上方劍以督師。八月復富陽。九月復於潛。樹木城于緣江要害。儲營犄角。爲持久計。十月。隆武帝頒詔至。王惶惑欲退避。國維馳入朝。令毋宣讀。而上書閩中曰。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咸當協心并力。誓圖中興。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今日原未假易也。監國當大勢潰散之日。糾集維艱。一旦而拜正朔。退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將何及。臣老臣也。惟社稷是圖。豈若朝秦暮楚之徒。舉足左右。爲功名計哉。議遂定。明年六月。江上師潰。國維退守東陽。及義烏破。有勸之入山以觀變者。國維曰。誤天下士者。文山。疊山也。賦詩三章。躍入池中死。年五十二。大典在軍。留阮大鍼與共軍事。而金華士庶不容。檄數其罪。逐之大鍼。怒。走詣方國安營。搆兩軍令之交惡。隆武詔解之。勿聽。已而大兵渡浙江。大鍼迎降。願破金華以報新恩。初。大鍼在金華。大典與之閱城。至西門。大典語之曰。此門新築。土未堅。有事則備禦宜嚴。至是大鍼用大砲專攻西門。城崩。殺戮甚慘。以報討檄之恨。大典全家焚死。先是紹興有金姓者。從軍金華。嘗至南鎮祈夢。夢鎮神書一古字于其掌。每以語人。莫測也。金華屠後。收城中積尸。每十口共一坎。瘞之。然後知爲古字之應。嘉績後亦進文淵閣大學士。從魯王出海至舟山。卒于道。隆觀嘉績之舉。丁丑進士也。其縣令夢嘉績殿試第一名。榜發不驗。及嘉績葬舟山。適當張信坊下。張信者。洪武時擢進士第一名者也。

逸史曰。國維之撫應天也。建蘇州九里石城及瀕湖諸隄。修松江捍海塘。而立社學。設常平倉。蘇人尤德之。至



今虎邱祠焉。南渡用之。一籌不展。飄然引疾。豈知其危亂不欲同其汚乎。至欲小試于防江。危矣。大典平登州。巨寇有功甚偉。然以大鉞之兇而昵之。讒構兩軍。以敗國事。挾其小隙。殘民以逞。非比匪之傷耶。嘉績倉卒建義。其謀非素定也。然魯王則按一本作卒由之監國。事雖不成。迴翔海上者十餘年。義士依之。冠裳勿替。則嘉績有以啓之也。吾是以附之張司馬之列焉。

南疆逸史卷三十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二十六

沈宸荃

陳函輝

余煌

高岱

葉汝蒞附

董守諭

王正中附

沈履祥

吳從魯

陳九徵

馮元颺

馮京第附

沈宸荃號彤菴慈溪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南渡擢山西道御史初言五事曰破方隅以和臣衷端品望以立臣樸礪廉隅以清臣操殫心力以供臣職息凌躁以安臣分皆譏切時事又言疆場之情形日變臣下之泄沓日深儀文興作粉飾太平黨邪醜正喜諛惡直幾不知宗社孔棘國事阽危也餉現入六百餘萬而淮徐四鎮及督師歲計一百四十萬楚一藩四鎮二督二撫江一督二撫二鎮又京營及京口浦口各鎮歲計又豈下淮徐哉此即小民賣男鬻女有司敲骨剝髓亦未能足非皇上臥薪嘗膽時耶且北望山陵麥飯無展中原河北淪為異域風塵未靖觸目心悲又何暇計及服御儀文之間乎又劾經略王永吉張縉彥言永吉失機之將先帝拔置總督貸其罪而隆其任恩亦渥矣乃擁兵近甸視賊入京不急救援奉身先竄縉彥以曹郎驟典中



樞不念先帝特達之知。而靦顏從賊。視息偷生。此二人者。卽加以赤誅。亦不爲過。陛下以封疆無人之故。屈法用之。自宜奮立功勳。洗滌前恥。乃逡巡觀望。逗留淮海間。至今不聞倚戈先驅。一矢加敵也。因並及總督黃希憲及巡撫何謙、邱祖德、曹化龍等棄汛逃竄。疏入。命俱訊治。長至日郊天。中旨改期明年。宸荃言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體元行政之事。以明事天不可緩。不聽。是時朝政日亂。而宸荃獨守正不阿。羣小無不恨之。而掌道張孫振尤甚。出爲湖廣僉事。宸荃之初入考選也。有鄉人語之曰。公以千金爲贄。省中可得也。宸荃曰。我以賄進哉。已而其人復來曰。公不須行金矣。馬相君方收人望。但稱門下士可也。宸荃曰。掃門求仕。吾亦恥之。至是有吏要以千金曰。部疏雖上。從否惟在內閣。可以轉移。客以其語來告。宸荃曰。若如吏言。我將爲吏用矣。既而南都亡。舉兵邑中。魯王擢僉都御史。從王入閩。進工部尙書。戊子十月。與劉沂春並入爲東閣大學士。明年。從至浙海。壬辰。從至中左所。艤舟南日山。爲颶風漂沒。宸荃從亡。其父居家。爲當事齟齬。父亦強直。不能加害。宸荃每思其親。輒吟詩。詩罷慟哭。聞者莫不憐之。

陳函輝。字木叔。號寒山。浙江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知靖江縣。函輝不拘小節。好交遊。日事詩酒。御史左光先劾免之。其友人曰。子盍亦止酒簡事乎。函輝曰。昔龐士元非百里才。彼雖廢事。猶獲大用。今吾縣事不廢也。友朋詩酒。何害於治。而左君撫拾小過。借以立威。子謂我遂無所樹立乎。吾聞之。君子志其大者遠者。子姑待之。及大兵徇浙江。郡縣向附。時魯王駐台州。函輝走謁王曰。國統再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報恥繼統。于是乎在。王盍圖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且不能保。尙何冀乎大事。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北據三江。環以大海。士民忠義技勇。勾踐所以擒吳稱霸也。王若起事。足以立國。臣願竭股肱之力。奔走後

先上以報高皇帝而下盡忠于王。會兵部尙書張國維起兵東陽。來迎王。函輝乃與柯夏卿侍王至紹興。王監國。拜禮部侍郎。進禮兵二部尙書。國維督師江上。而函輝居中調度。其時諸臣皆不習軍旅。華衣呵殿。相爲誇耀。以兵柄授方。王二鎮。日事爭餉。義兵漸散。函輝嘆曰。大事去矣。夫無種蠶之材。而有伯翳之佞。何以能久。明年。防江師敗。從王出亡。半道阻亂兵。與王相失。返台州之雲峯。入文心僧舍。賦詩十章。自沈死。年五十七。

余煌。字武貞。號公遜。會稽人。天啓乙丑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崇禎時。歷官右庶子。以與修三朝要典。不得大用。煌事親孝。登第後。猶俯伏受杖。家居不以事干瀆有司。邑中大利大害。則言之。魯王監國。擢兵部尙書。時內閣田仰與義興伯鄭遵謙爭餉。兩軍格鬪。喋血禁廷。煌至叱之始去。乃申嚴軍紀。將士稍戢。諸臣競營高爵。請乞無厭。煌上言。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紊。尺地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蔭。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思先帝功烈未昭。時以爲名言。舟山將乞師日本。煌寄書黃斌卿止之。江濱失守。王航海。有欲據城抗守者。煌以爲徒害民生。不可。大開諸門。任其避難。由是一城獲全。煌賦絕命詩。投城東渡。東橋下。久之。浮於水面。猶未死。曰。忠臣不易爲也。復奮力自沈而死。

高岱。字魯瞻。號曰浦。會稽人。崇禎時武舉也。魯王召爲兵部主事。及紹興失守。慨然曰。上恩厚矣。國家文武異途。重文輕武。咕嗶小生。持議廟堂。而戮力疆場者。指爲粗人。以致寇盜充斥。不能抗禦。神州陸沈。職是故也。我本武學。授是文職。偪側搶攘。無益毫髮。尙不能以一死報國乎。劉蕡山。吾鄉先正也。吾當師之。卽絕粒。其子諸生朗。亦氣節士。日夜守之。岱閱八日不死。而薙髮令下。朗泣辭其父曰。大人決志棄世。兒願先往。泉下掃除。岱



瞠目曰。有是哉。若乃能先我。朗衣冠泛小舟。給舟子曰。我欲禱神。亟駕出海。視去岸遠。北面再拜。躍入海中。舟子急持之。嚙其臂。整巾而下。岱聞笑曰。兒果先我。自是不復言。又數日卒。其同邑葉汝植。字衡生。庚午舉於鄉。浙東建國。與岱同官主事。每會食。相與抵掌言忠孝事。聞變出居桐塢墓所。岱送之曰。君殆隱于是乎。曰。非也。我無城守責。死於墓耳。與妻王氏偕赴水。王氏被救。次日復死之。

董守諭。字次公。鄞縣人。漢孝子永黯之裔也。天啓甲子。舉於鄉。七試南宮不第。文行甚高。與翁鴻業、姜思睿齊名。所謂浙東三雋也。魯王監國。召爲戶部貴州司主事。當是時。孫嘉績、熊汝霖本首起事。然皆書生不知兵。乃迎方國安、王之仁。授之軍政。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之。孫、熊所統。惟召募之街卒田兒數百人。方、王兵旣盛。反惡當國之參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正兵食正餉。田賦所出也。方、王主之。義兵食義餉。勸捐無名之征也。孫、熊諸軍主之。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王令廷臣集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然。守諭叱曰。諸君起義旅。而咫尺天威。不守朝廷法乎。乃稍退。戶部主事邵之詹。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以寧波給王藩。金華歸朱閣部。五府歸方藩。守諭進曰。諸臣議皆非也。夫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以之饋義兵。名存實無。卽皆潰耳。臣司筭庫。諸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方、王雖不從。然其議正。無以難也。之仁請稅漁舟。守諭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漁戶已辦漁丁稅矣。今編舸苛求。民不堪命。雜販小戶。且不自安。人心一搖。國何以立。王乃止。之仁又請行稅人法。塞鄞之金錢湖爲田。而凡大戶之祀田。官賣之以給軍。三疏皆下部議。兵士露刃其門以待覆。守諭不顧。力持不可。之仁大怒。謂行朝大臣。尙不敢裁量幕府。戶曹小臣。敢爾沮大事耶。乃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

雞鳴狗盜之雄一。因檄召守諭至軍。將殺之。王不能禁。陰令避之。守諭慷慨對曰。司餉守正。臣分也。生殺聽于主上。武寧雖悍。將何爲者。桓溫、劉裕、雄才鉅勛。亦托言晉陽之甲。不敢以一檄擅執朝臣。臣寧歸死主前。聽武寧以臣血濺丹墀耳。于是舉朝皆憤怒曰。之仁反耶。何敢無王命而害餉臣。之仁卒迫大義而止。明年。莊烈帝大祥。守諭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一日。陞經筵日講官。兼理餉事。及六月。大兵渡江。魯王航海。守諭不及從。浮沈閭巷。異時。以舉人入仕者。皆出復就公車。守諭獨杜門著書。而張肯堂之死也。其孤以俘入求還里。有司徵狀於縉紳。莫敢應。守諭嘆曰。忠裔也。可使莫助乎。入言于監司。監司驚曰。公素高節。今何勇來。立聽之。卒年六十九。同時有王正中者。字仲撝。直隸保定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長興知縣。國變流寓紹興。魯王以兵部職方司主事召。攝餘姚縣事。時軍旅猝起。公私赤立。市魁里正得一劄付。則入民舍括金幣。甚者係累之。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問。正中率所練鄉兵赴任。既視事。令各營取餉。必經縣票。品覈貲產以應。否者以盜論。民間稍靖。總兵陳梧敗于嘉興。渡海掠餘姚。正中遣兵擊殺之。行朝忌者。劾正中擅殺大將。黃宗羲言于主曰。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何罪。乃止。時諸將張國柱、田仰、荆本澈各率兵先後過餘姚江。舳艫蔽空。畏正中令嚴。不敢犯。其後國柱從定海復入。縱兵大掠。百姓洶洶。正中單騎入其軍。呵止之。國柱迄不得志。縣人倚正中如嚴城焉。陞監察御史。喜星象律呂象數之學。嘗進監國魯元年大統曆。浙東亡。隱山中。貧甚。賃田以食。佐以醫卜。丁未八月卒。葬山陰。

逸史曰。越城監國。其君臣本無大略。而授成于悍帥。民之苦兵。甚于盜也。藉非董、王諸臣力摧其鋒。擁護孤弱。民之塗炭。豈能歷一歲哉。雖無救于亂亡。然支撐一時。民即受一時之賜矣。



沈履祥。號復庵。慈谿人。崇禎丁丑進士。知侯官。甌寧二縣。弘光立。上治平安務。又上責成疏。頗見採納。浙東授御史。督餉台州。台州陷。走谷中。搜山得之。殺于野。其弟求屍。得其首于桑園山。得其身于亂屍中。以服帶可據也。紉而合之。

吳從魯。字京堂。山陰人。萬曆丙辰進士。累官川湖分守右參議。監國時。出爲通政司右參議。城陷。絕粒以死。年已八十矣。其兄從義。先以長安知縣死難。從魯臨命曰。吾恐有愧于吾兄也。諡襄愍。

陳九徵。字青霖。會稽人。崇禎朝。以國子生考授中書舍人。司誥勅。同里劉宗周。倪元璐兩公咸器重之。時方多難。上臨朝。輒嘆。內外文武不得人。九徵盱衡當世之務。欲有所建白。又自念官卑不敢前。則走兩公所。昌言之。冀陳于上。兩公時有所採焉。甲申之變。匿邸舍。勦戚文武大臣多爲賊得。逼金錢拷掠死。九徵以貧得免于難。走南都。復職。乙酉。江南陷。乃返會稽。魯王監國。以前資陞翰林院提督四驛館太常寺卿。其明年。紹興復破。航海從魯王于昌國。嘗自言國破君亡。一身三歷焉。當倉皇奔竄時。神鬼哭嚎。沙石揚蔽。積骸遍野。鳴弦露刃者。相接于道。方半夜昏暝。不辨徑高下。聽前行。行墮畦洫中。愈逡巡。前且卻。路無津梁。水深上至膝。褰裳以渡。往往足趾俱裂。面目黔垢。僮僕相從。有至死者。屢脫虎口。志氣不衰。嗚呼。可哀也已。在昌國。上言太常主祭祀。臣職也。夫所貴乎有國家者。以宗廟神靈禘禘不廢。以妥以敬。故也。昔少康以一成一旅起。克延夏祀。至今稱之。今從荆棘中具朝儀如禮。寧僅爲君若臣計哉。而高廟列宗。曾無要神之所。典禮荒廢。無以上慰在天之靈。下係臣庶之望。臣甚懼焉。疏上。禮部尙書吳鍾巒。聽其議。始創宗廟如故事。久居之。昌國破。朝士多死。無一人肯降者。九徵走城北古松庵。匿佛像後。兵士夜至。燃炬火四燭照。以刃逼掠壁柱間。竟得不死。脫走鄞之武塘。

數日聞定西侯張名振兵部侍郎張煌言有艦數百在某島中浮輕舸赴之遇颶風以死其友錢塘蔡秋宗爲之傳夫不死于燕都李闢之刑又不死于金陵昌國之亂幸而得身脫矣不已至于再且四宜若可以已矣更何所求而間關忍死竟同于崖山之一覆較之劉倪兩公之殉國無以異也兩公之器重之也有以夫

馮元颺字眉仙慈谿人太僕卿若愚之子其兄元颺元颺海內稱大小馮君者也崇禎朝元颺以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元颺爲兵部尙書寵任優渥甲申俱以病致仕及聞京師變力疾至杭相繼卒元颺癸未以五經成進士痛二兄之未及爲國匡難而死也日常流涕謁選南都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魯王監國以馮氏巨族甲第多起其宗人敬舒爲兵部右侍郎起倫爲工部右侍郎家禎爲太僕寺卿崑爲行人元颺累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馮氏一門冠蓋盈路紹興潰元颺與同里御史沈宸荃沈履祥等從亡入海往來浙閩之間督舟師克復濱海州縣與有勞焉未幾俱不守愈憤悶竟卒於海舟起綸已前死賜祭葬諡端簡敬舒歸里棲止坡園杜門不與世接有同年生爲海道造廬請謁終不見善大小篆摹秦漢圖章世共寶之方元颺之在兵部也元颺以計偕讀書其邸懷宗使校尉僞託參將以精金數瓶求密雲總兵元颺見而叱之次日元颺入朝上謂曰卿家好一三相公惜乎丁時未造天命已傾雖有志略無所復施然盡瘁艱難之中頻死不悔亦不愧世胄矣

馮京第字際仲元颺族兄也歲貢生文思敏瞻雅負經濟大略其兄元颺巡撫天津召掌書記南都之亡與同里諸生袁應彪字文虎起兵會吳易軍于太湖攻湖州魯王授監軍御史湖州兵敗間行入四明山與王翊王江合軍屯杜嶽應彪則與吳奎明屯奉化當是時諸豪擁據山寨千里之間屹然相望保障內地故魯王諸將得以舟師攻掠瀕海守正朔文武衣冠相萃聚焉始周鶴芝之乞師于日本也撤斯瑪王已許之矣將發而見



阻于黃斌卿。至是京第說斌卿曰：宋之末也。張世傑、陳宜中不嘗借兵海外乎？今日本慕義，許以兵靖亂，何害？斌卿乃資之往。遣其弟孝卿佐之。至島而其王方與鄰國構兵，不得入。京第朝服哭于舟，會其使臣方行部聞之，請於大將軍，乃館京第，議發兵。京第先還，留孝卿隨軍。而孝卿日狎官妓，忘國事。大將軍輕之，遂止不發。己丑冬，張名振疏請再乞師。王復遣京第往。賈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爲贄。其王聞之大喜，而聞船中有被逐僧湛微與焉，則大驚，拒不受。乃載經還。事具周鶴芝傳。京第歸山寨。庚寅九月，大兵將攻舟山，先遣軍破四明諸寨。京第與應彪俱見執，殺于寧波。

魯王之亡也。王之仁入海而敗，將自沉。既而曰：吾死此孰知吾節？乃立旗幟，鼓吹張蓋入松江。大兵謂其降也，獲至金陵。峩冠大袖，肩輿而入。都人聚觀，總督令易服薙髮。笑曰：我握兵柄，爵通侯，謀人國事而無成，死固分也。然葬于鯨鯢，身死不明，後世青史，何所徵信？故就此求死所耳。乃欲以是污我耶？遂見殺，嗚呼烈矣。而論者謂其始降終悔，並沒其節，亦大苛矣。余是以憫之，附之魯臣之末焉。

逸史曰：魯王之事，無足言者。其在浙東，閩有君矣。其在海上，粵有君矣。所惜者諸臣故國舊君之思，依依不釋，間關相從，不避險阻，與宋之張、陸，有同烈焉。然諸臣亦多雜事魯、唐，其專心于魯者，若張、熊、孫、錢而外，惟宸荃以下數人焉。跡其才略，亦不能有所展布。然蒙難而能正其志，有足悲者，是用誌之。

南疆逸史卷三十一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二十七

林 奎

劉中藻

朱繼祚

張肯堂

吳鍾巒

朱永祐

李向中

朱養時

林 瑛

林奎字子野福清人崇禎癸未進士知海寧縣有能名邑有妖人能緣壁走簷伏水中一二日以劍術惑衆聚黨千人聞都城陷將舉事奎聞即捕破之兵士乘亂鼓噪者悉治以法已而棄官去閩立國上欲置之左右黃道周督師請與偕行以戶部員外郎司餉改監察御史往諭浙西行至贛州以典銓缺人僉舉奎召還授吏部郎中在職清峻一時請托遂絕扈上至汀江楚迎駕疏相繼至上欲出汀州入贛清兵已度閩關上倉卒西行清兵蔽江而下羣臣不能從奎號慟而返走山中時歌時哭有所怨憤形之篇章讀者無不泣下丁亥七月魯王由海入閩郡邑響應福清人推奎爲兵主奎別其父曰兒當死久矣受命守海寧失城池當死扈蹕不終當死再使延命漏刻恐以不令之名貽羞父母乃苴屨負戈雜徒旅中攻福清身被數創猶勒兵戰矢中喉死奎



之友人葉子器者。初在營中。爲大兵所獲。使之作書招塗。子器受紙筆書絕命詞授之。亦被殺。其宗人汝鵠。字心泓。以鄉舉知沛縣。天啓朝官御史。巡城杖內侍曹進。傅國興。魏忠賢亂政。不能殺也。時稱其剛直。江南立國。起爲雲南臨沅道。以海疆不靖。貶秩。魯王至閩。徵拜兵部左侍郎。總督義師。丁亥十月。攻福清。兵潰被執。除夕服金屑死。

劉中藻。字薦叔。福安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甲申之難。抗言願自回籍。被拷掠歸。唐王立。以兵科給事中。宣諭浙東。張國維。熊汝霖不奉詔。中藻返至金華。朱大典客之。薦之隆武。召對稱旨。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金衢。中藻取苧寮菁寮諸種人練之爲卒。時稱能軍。閩敗。率衆歸魯王。復福寧。長樂。進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中藻善撫循。激勸富人。使出財佐軍。士卒樂爲用。故其兵最盛。鄭彩專主閩事。心勿善也。中藻亦不相下。由此有隙。上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彩不聽。中藻在福寧。彩反掠其地。王師乘之來攻城。中藻善守。所殺傷大兵四五千。人。戊子十月。王師乃傅城十里。掘濠樹柵環之。城中求戰不得。明年四月。食盡。中藻知必陷。爲文自祭。吞金死。其時中書舍人陳世亨聞魯王至閩。亦以一旅復安固。援兵莫繼。被執不屈死。而永福。長樂之復陷也。鄉官給事中鄔正畿。御史林逢經。字守一。王恩及皆自殺。

朱繼祚。莆田人。萬曆己未進士。選入翰林。累官至南京禮部尙書而罷。南渡時。起故官。協理詹事府事。未赴。南都陷。隆武帝嗣位。召拜東閣大學士。明年八月。扈駕幸汀州。無何帝蒙難。繼祚還其鄉。魯王監國之三年正月。王在閩安鎮。鄰境州縣多下。繼祚亦舉兵與同安伯楊耿合攻興化城。守城者爲監司彭遇颺。故弘光時御史也。令其將出戰。而已登陴樹大明旗幟。其將不敢入。遇颺遂以城降。繼祚入守之。三月。王師至。城復破。繼祚及

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嶠、知縣郁廷諫並死之。芬，嘉善人。嶠，莆田人。俱癸未進士。廷諫，杭州人也。魯王二年中所復郡縣，至是盡失云。

張肯堂，字載寧，號鯢淵，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知濬縣，擢御史，巡按福建。後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江南立國，肯堂選兵三千，令副將周之蕃率以助防江。璽書褒之。漳泉山賊數萬出沒，劫掠。肯堂按行勦撫，踰年悉平。唐王入閩，迎于水口驛，加兵部右侍郎，尋爲吏部尙書，改左都御史，賜上方劍，專理兵馬錢糧，節制諸鎮，便宜行事。丙戌春，上至延平，以肯堂爲留守，尋議率師由海道入長江，窺取金陵，以屬肯堂，改總制浙直。肯堂乃請平海將軍周鶴芝將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根將中軍，樓船將軍林習山將後軍。行有日矣，鄭芝龍密疏止之，以郭必昌代爲總制。必昌，芝龍私人也。上乃命肯堂回福京監鄉試。事畢赴行在。未幾，上出延平，肯堂不從。會周鶴芝還自浙海，遂入其軍，駐海壇山，尋取海口。海口破，肯堂由海入浙。阮進之裨將周弘益劫之于路。丁亥六月，至滄州。黃斌卿館之，有所謀，不用。肯堂鬱鬱無所發舒，知且亡，以孫茂漪託之中軍汝應元。嘗與人書曰：銅鑿之役，僕豈敢後。顧飄梗隨流，安假黃鵠之一羽。魯王旣失閩地，駐健跳所。肯堂勸斌卿迎之，不聽。及定西侯張名振殺斌卿，始迎魯王入滄州。拜東閣大學士。居二年，辛卯八月，王聞清兵渡海，張名振與英義將軍阮駿扈之出滄州。肯堂居守。九月二日，城陷。先一日，肯堂冠帶北面叩首，將就縊。聞門人蘇兆人已縊死廡下，肯堂取酒酌之曰：蘇君待我，遂歸至雪交亭，視其子婦沈氏、妾周氏、方氏、姜氏、畢氏次第就縊。乃題詩于襟，自縊亭之中梁。其僕張俊、彭欽從死。汝應元已爲僧。至軍門乞收葬，將亦義而許之。雪交亭者，植一梅一梨，其開花常相接，因以名亭。肯堂讀書地也。



吳鍾巒。字巒穉。號霞舟。武進人。弱冠爲諸生。出入文社講會者四十餘年。海內推爲名宿。而不得第。晚以貢生。教諭光州。從河南鄉舉。遂成進士。時年已五十八矣。崇禎七年也。授長興知縣。以禮抗奄人崔璘。爲所誣。降紹興。照磨。量移桂林府推官。南渡陞吏部主事。未至而金陵亡。赴閩中。上書言國事。時宰不悅。鍾巒曰。天下分崩。資羣策。猶恐不支。尙欲拒人言耶。鄭氏專政。上患之。欲往贛州。鍾巒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地。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進。克服南昌。聯絡吳楚。猶可自固。倘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上不悅。出爲廣州副使。未行而閩又亡。遁跡海濱。魯王之出海也。鄭彩以其軍奉之。至中左所。士大夫皆觀望不出。鍾巒曰。出固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濟不濟。以死繼之耳。王以爲通政使。至則申明職掌。言今者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遊食江河者。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偃臥邱園。而云聯絡齊楚。保守僕御。而云聚兵千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臣請自後殿加核實。集兵則稽其軍籍。職官則考其勒符。王是之。陞禮部尙書。從王還浙海。所至錄其士之秀者。率見于王。僕僕拜起。人笑其迂。鍾巒曰。濟濟多士。維周之禎。可以亂世。失教士耶。王在滄州。鍾巒退處普陀。及聞城圍急。鍾巒曰。昔者吾友李仲達死奄難。吾爲諸生不得請死。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爲遠臣不得從死。閩事之壞。吾已辭行不得往死。吾老矣。不及此時。此土捐軀徇義。卽一旦疾病死。何以謝吾友見先帝于地下哉。復渡海入滄州。辛卯八月。至文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城破。奉先師神位登座。舉火自焚。年七十五。

朱永祐。字爰起。華亭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調文選。罷官。唐王立。起太常寺少卿。監平海將軍周鶴芝軍。勸鄭芝龍毋降。不聽。將遣力士趙敬刺之。亦不果。魯王至。與鶴芝攻復海口。鎮東二城。將以居王。尋不能守。

丁亥借張肯堂徐孚遠至滄州永祐好獎借人上下咸得其歡心故雖黃斌卿之猜忌亦相善也及斌卿誅王駐滄州以爲吏部侍郎進尙書城破病不能起遂被執帥曰雍髮則生永祐曰我髮可削何待今日刺其腸而死僕負尸出城流血霑衣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乃爾耶血遂止

李向中號立齋鍾祥人崇禎庚辰進士初知長興縣調秀水大革漕弊南渡遷車駕司郎中出爲蘇松道副使閩中授尙寶寺卿魯王入閩召巡撫福寧城破從王至浙轉兵部尙書是時諸臣寄命舟楫者日炙風餐面目黧黑獨向中白皙如故居父喪城外大兵取滄州召之辭因發兵捕之以縲經入見帥謂之曰聘汝不至捕汝而至何說也向中曰前則授官今來就戮矣遂見殺

朱養時江陰人官兵部郎中台州守道耿應衡遣人入滄州以日者術見王謂王當有災定西侯張名振信之使讓王擇日詣壇養時上疏爭之名振不聽養時怒曰使中土聞之謂行朝無一人矣城陷自縊

林瑛字玉之福建人戶部主事同母妻婿女五人航海入浙婿隨鄭彩去瑛至健跳所母死貧甚妻陳氏及女爲人紉衣給食已而女又死兵入滄州瑛與陳氏分樑而縊其餘死事者左都督張名揚定西侯名振弟也名振扈王出名揚居守城陷母范氏以下數十人皆自焚死安洋將軍劉世勳通政使會稽鄭遵儉兵科給事中鄞縣董志寧主事蘇州江用楫會稽董元會福建朱萬年臨山衛李開國長州顧珍顧宗堯中書舍人吳縣蘇兆人工部所正鄞縣戴仲明參謀順天顧用楫諸生福建林世瑛皆自殺而錦衣衛指揮大興人王朝相奉王妃陳氏貴妃張氏義揚王妃杜氏入井以巨石覆之自刎其旁太監劉朝凡等死者凡十八人

逸史曰魯王自浙至閩所克復者三府一州二十七縣謂非林塗諸人力哉亦幾一成一旅之聚矣然卒無成



者。天也。大木已摧。乃欲藉枿以成林。不亦遠乎。其陸處者。淮舟山二年。舟山環海。元爲昌國。越王勾踐欲置夫差甬東。卽此地也。明隸定海。設參將一員。隆武命黃斌卿鎮之。遂欲擁據其地。王至不內。卒爲定西諸將所誅。王乃駐蹕焉。大兵出攻。歷年而後下。豈其地勢險要。固于燕山金陵與。非也。語曰。朋黨執虎。十夫撓椎。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明之遺臣在焉。舟山破而明之遺臣盡矣。其徇義多于兩都。何也。曰。當日諸臣之不死有二。其一私妻子。保富貴。偷生無恥之小人也。其一懷才未試。抱申胥之忠。矢田單之智。庶幾得當以報者也。至舟山而二者之臣無矣。慕富貴必不至。至者皆志在死忠者也。地末天荒。鯨鯢爲伍。豈尙有餘望哉。故君子無責焉。亦無褒焉。褒之以其始至也。非以其死終也。責之無可責焉矣。至此而後臣事畢矣。雖然。我聞之。海上有十洲三島。神仙聚焉。安知諸君子非以兵解而棲托其際者乎。

# 南疆逸史卷三十二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二十八

熊汝霖

錢肅樂

張煌言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知同安縣以治行高入爲戶科給事中在廷名敢言卒致忤意降福建按察使照磨弘光立起原官轉吏科汝霖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仇處堂未已且爲鬪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角殿廷之上無人臣禮此豈立國之規哉馬士英銳意起阮大鍼汝霖言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國家必欲求奇材草澤中尙不乏人何至擇及丹書閣臣此舉毋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四鎮之設也汝霖言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江以北開屯設府會堂奧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未幾奄人欲復廠衛汝霖言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因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降叛跋扈肩背相望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健卒徒爲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迎敵反在禁旅先帝破格用人而邊材督撫首鼠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廷思先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矣甲申九月奉使淮南陛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官府之中揣摩日熟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



監司竟進宮詹。追贓定罪。無煩司寇。蹊徑叠出。謠詠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置當事爲可殺。市井狡儉。耽耽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刃。告變之用者。環伺待發。逐客之令時開。翩翩之鄰未已。置國卹于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南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時稅駕何地耶。其語無不切中。迄不見用。魯王監國紹興。盡江而守。汝霖謂非長計。欲令諸師軍渡。不聽。乃率所部千人從小鹽渡江。進至海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灑淚誓衆。聞者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行伍。分汛地。以本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成主兵。由是浙西吳中各響應。一時號爲熊兵。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閩中詔使劉中藻至。議開讀禮。汝霖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心。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耳。若我兵能復杭城。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復武林。直取建業。功之所在。誰敢與爭。此時而議迎詔未晚也。時張國維亦持此議。于是人心始定。丙戌六月朔。浙江兵潰。汝霖從魯王由海道至閩。會隆武蒙難。郡縣盡降。王以汝霖爲東閣大學士。會兵于長垣。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閩安鎮。時國事皆專于鄭彩。彩暴橫。汝霖每折之。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汝霖稟擬。恆右瑞。彩積恨。旣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洋舶。常恐遵謙之襲己也。汝霖自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與汝霖奴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問遺。茂卽以合謀告變。汝霖遂爲彩所害。並其幼子投海中。

錢肅樂。字希聲。號虞孫。又號止亭。鄞縣人。幼穎異。讀書過目不忘。爲諸生有盛名。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州瀕海而富。多貴族。豪奴黠吏。相緣爲奸。其暴惡之民。習拳勇。健訟舞智。肅樂立法嚴明。視事精緻。居五年。俗大化。遷刑部員外郎。以憂歸。乙酉六月。杭州不守。浙東議降。肅樂大會縉紳諸生於城隍廟。開陳大義。謀起兵。邑

人有不利者。陰致書定海大帥王之仁。謂翁翁訛訛。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庸妄書生。指肅樂也。之仁至。反從肅樂。時郡縣有司皆逃。肅樂乃建牙行事。封府庫。收符鑰。標兵皆來受約束。兵餉咸集。乃遣人迎魯王監國。肅樂亦至紹興。盡江防守。分汛瓜瀝。擢右僉都御史。遷左副都御史。上言國有九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蜚遞。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社稷。賜卹諡祭。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奸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庭。無裨羣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鬪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褒衣博帶。滿目太平。讖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弘光。故臣鴟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爲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票赤紙。票國光本作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煩。民皆沈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而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撈掠。牢囚。以刑死。大軍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于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惴惴以不獲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朝議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上供本郡。寧波轉給王藩。肅樂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勢須遣散。但臣自舉義以來。大恥未雪。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泛海入閩。隆武授以原官。閩亦尋敗。隱于福州之化南。魯王至。肅樂乃出。進兵部尙書。王謂諸臣曰。江上之時。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于一。肅樂請以建國公鄭彩爲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又言兵貴精練。練兵非



且夕事也。請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別爲六軍。一切封拜挂印。悉停罷。懸六金印于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把總守備等官。各以印佩。王以爲然。自是兵威頓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鄭成功所營之地也。成功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鄭彩自以其軍連破郡邑。成功不與焉。是年十月。肅樂頌明年戊子魯王三年曆。於是海上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遯不起。肅樂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爲通政使。且寄書兩人曰。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蓑裳。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人翻然就道。而隆武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鎮。拜肅樂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與馬思理。林正亨同入直。肅樂每日繫河船于王舟之次。票擬章奏。封進則牽舟別去。匡坐讀書而已。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肅樂致書曰。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況于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鄭彩降。彩欲使私人守之。中藻不可。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不直彩。彩使人刺得之。相見。彩故誦書中語。肅樂固有血病。至是憂憤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贈太保。諡忠介。故相葉向高曾孫進。曷葬于福清之黃蘗山。

張煌言。字玄著。號蒼水。鄞縣人。幼豪邁。能文章。善射。崇禎壬午舉於鄉。魯王立國。煌言與錢肅樂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制誥。丙戌。師潰入海。依黃斌卿于舟山。明年。松江吳勝兆反。以右僉都御史監定西侯張名振軍以應之。至崇明。颶風覆舟。煌言脫身間道歸海上。又明年。移部上虞之平崗山寨。庚寅。魯王居舟山。

煌言復從之。舟山破，從王至閩海。時鄭成功縱橫海上，兵頗盛。遙奉桂朔，魯王爲寓公而已。癸巳冬，返浙。明年復監名振軍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三軍皆慟哭，烽火達于江寧。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頃之，舟入長江，掠瓜州，儀真，抵燕子磯。江寧震動，而師徒單弱，中原無響應者。遂乘流東下，連營浙海。戊戌，永曆遣使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成功北行，又監其軍，抵羊山，孽龍爲虐，海舶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于是返旆。己亥，成功全師犯江寧。煌言以所部數千人並發，謂成功曰：公不如先取崇明，崇明江海門戶，懸洲可守，脫有疏虞，進退有據，不聽。以煌言爲前軍，陷瓜州城，議師所向。成功欲先江寧，煌言欲先鎮江。成功曰：我頓兵鎮江，金陵援騎朝發夕至，爲之奈何？煌言曰：我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成功然之，卽請煌言往。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至，七月朔，小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煌言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虞江楚之援師且至也，控扼蕪湖，足以制上游。七日，煌言至蕪湖，相度形勝，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截上流，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偪徽州，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送款。郡則太平、寧國、池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和陽。凡得四府三州二十四應作縣。煌言考察黜陟長吏，如州牧行部事。江楚魯衛人士多至軍門，受約束歸，許起兵相應，無何而江寧之敗聞。煌言方受徽州降，乃返蕪湖。初，煌言語成功曰：師老易生他變，宜遣諸師分徇郡邑，金陵出救，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鱗集，金陵如在掌中矣。成功不聽，自以爲旦夕且下，士卒釋戈而嬉，縱飲奏樂，官兵諜知之，以輕騎襲破前屯，成功倉猝移帳，質明軍遽未就，官兵傾城出戰，兵無



鬪志大敗。成功亦遂乘流出海。並撤鎮江之師而去。於是橫江之艘皆屬官兵。煌言歸路已梗。乃引舟歸鄞陽。八月七日。與楚師遇而兵潰。焚舟登陸。士卒尙數百人。歷霍山、英山、度東溪嶺。追師奄至。士皆竄。止一僮一卒。從。迷失道。土人止之。賂土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踪跡者衆。導者亦去。茫然不知所向。念有故人賣藥于安慶之高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識爲張司馬。憐其忠義。導之由樅陽湖出江。渡黃益。抵東流之張家灘。隨行建德、祁門兩山中。煌言方病瘡。力疾至休寧。買棹入嚴州。恐浙人熟其面。改而山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以達海壖。樹蘆鳴角。散亡復集。庚子。駐師林門。辛丑。入閩海。遣客羅子木至臺灣。責成功出師不聽。明年。煌言復歸浙海。甲辰。散兵居於懸壘。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山南多汊港。通舟。其陰巉巖峭壁。于時閩粵皆平。惟煌言尙在。議者謂煌言不死。傍海且復逞。朝旨急購之。係累其妻子族屬以待。煌言之小校降。欲致之以爲功。與其徒數十人走普陀。僞爲行脚僧。會煌言之糴舟至。糴人爲其僧也。昵之。小校出刀以脅糴人。令言其處。擊殺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兩猿以候動靜。船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爲備矣。小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緣蘿踰嶺而入。暗中執煌言。並其從者羅子木、楊冠玉。七月十七日也。至寧波。張帥舉酒屬曰。待公久矣。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後數日。至杭州。供張如上賓。督撫而下。無不敬之。省中人賂守者得睹一面爲幸。九月七日遇害。年四十五。子木、冠玉從死。子萬祺先三日死于鎮江。煌言精六壬。兵屯東溪嶺。占得四課空陷。方大驚。而追騎已及。糴舟未返。占課大凶。主有非常之變。徘徊假寐。夢金甲神告曰。上帝日中取汝。與其友王采薇言之。言未既而兵入。杭人張文嘉、萬斯大葬之于南屏之陰。子木名綸。溧陽人。冠玉、鄞縣人。

逸史曰。監國之事。熊、錢二公始之。張司馬終之。三人者。固天下才也。使當明之盛世。且與于王爭烈矣。不幸而值末流。謀之不見用。用之不得盡其才。譬之九尺之軀。俯首矮簷下。吁。可悲也。熊、錢阨於強帥。熊既凶終。錢亦賢恨甚矣。盜賊小人。豈可與共功名哉。司馬之殉義也。余尙童稚。粗知人事。見長老述之。未嘗不流涕也。



南疆逸史卷三十三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二十九

守土

嗚呼。封疆之吏。與地存亡。郡縣之吏。與城存亡。人臣之通義也。明之末也。為吏者既朘削以致變。及賊至。則捧頭鼠竄。列郡土崩。求之其捐軀以報者寥寥也。間亦有之。豈非歲寒之松柏也歟。余于死事之大者。既各誌之以傳矣。其餘守官不去。嬰慘酷而自甘者。雖他事無所表見。亦不忍沒。自弘光迄永曆。列其姓氏云。

任民育

曲從直

王纘爵

周志畏

羅伏龍

楊振熙

黃鉉

吳道正

王志端

揚州自史閣部死義外。文吏得九人焉。知府任民育。字時澤。濟寧舉人。善騎射。為鄉里捍患。里人徐標巡撫真

定薦其才。用爲贊畫經理屯務。明年授潁州知州。兵疫之後。戶口死亡略盡。而征賦如故。民育乃核州田。計一萬九千頃。荒者半焉。於是並八十里爲四十里。止征現戶。民甚德之。甲申冬。陞揚州府知府。可法甚重之。以戎服守鎮淮門。城破。馳歸。易緋服坐堂上。曰。此吾土也。當死此。左右皆奔散。獨吏陸某者侍。兵至欲擁之出。不行。遂殺之。妻子投井死。陸某亦自經以殉。同知曲從直。與其子分守東門。父子皆死。從直字完初。遼東舉人也。監軍同知王纘爵。字佑申。鄆縣人。以祖蔭入太學。授應天府通判。攝溧水篆。清介剛直。忤上官。投劾歸。乙酉起揚州監軍同知。可法謂曰。君書生不知兵。奏改京職可乎。纘爵曰。下官世受國恩。豈敢避難。願從明公死。不願從馬。阮生也。可法改容謝之。及城破。遂從死。江都知縣周志畏。字一畏。號松雪。與纘爵同邑。癸未進士。年少敢任。果於決事。高傑將士在城暴橫。志畏屢戢之。反受挫。不勝憤。求解職。會新喻羅伏龍至。可法卽命代之。伏龍先由舉人知梓潼縣。代志畏受事。甫三日。城卽陷。兩人皆死於兵。而志畏妻子僕隸闔門殲焉。無一人脫歸者。其時兩淮運司楊振熙。揚州監餉僉事黃鉉。通判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亦皆死。振熙。臨海舉人。鉉。彭澤舉人。道正。餘姚人。志端。字研方。孝豐人。諸人行事惜乎軼矣。

### 司理府君

先伯父司理公諱璜。姓溫氏。初名以介。字于石。號寶忠。湖州烏程人。生三歲而孤。母陸太孺人。苦節五十年。卒被旌於朝。少爲諸生。有學行。名譽赫然。湛深於易。爲教授大師。性至孝。母沒廬於墓。出入必爲文告。丙子舉于鄉。始易名。癸未成進士。年五十九矣。授徽州府推官。甫蒞任。京師報陷。公慟哭誓死。亟訓民兵。繕城堞。靖盜寇。



爲保障計。明年南都亦覆。知府秦祖襄遁。諸僚屬悉遁。公歎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其印。召士民慰諭之。衆感泣願守。遠近從而保者數萬家。會僉都御史金聲舉兵績溪。公與爲犄角。且轉餉給其軍。而徙家于淪坑村。語諸吏不得通家問。凡四閱月。聲敗。嚴兵登陴。郡人黃澍以城獻。公抽刀將自刎。吏叩頭曰。不念夫人公子乎。公曰。然。孺人欲偕我死。不可不成其志。趨歸淪坑。釃酒以訣。夜闌。僕婢咸就寢。長女寶德年十五假寢。茅孺人趣之起。女曰。何爲。曰。死耳。女延頸受悅。未絕。復刃之。孺人整衣臥。公取刀截其喉。有頃呼曰。未也。再刃而絕。乃書遺令曰。世受國恩。惟以死報。薄棺火葬。不必還屍。投筆長嘯。抽刀自刎。聲如雷震。乙酉九月二十四日也。越日復甦。居人昇之幕府。視其創。皆驚歎。進之食。揮之。又五日。自手裂其喉而死。先君往迎其喪而撫其孤。先君幼學于公。性尤方介。公歿隱居終身。公少館雙林吳氏。有官長沙丞名士義者。城破。不屈死之。全家殉焉。例得附書。

閻應元

侯成祖

江陰。小邑也。而城守之嚴。江以南無若之者。則賴於典史閻應元。侯成祖之守金山衛亦似之。應元。字麗亨。順天通州人。崇禎末。授江陰典史。江盜百艘乘潮抵黃田港。應元率鄉兵據戰。連殲三人。寇退。以功陞德安主簿。道遠未赴。寓居沙山。乙酉南都都下疑脫郡縣降附。檄至江陰。諸生許用德昌言於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剃。衆曰。然則城守乎。相與設太祖像。拜且泣。城內外應者萬人。推新尉陳明選主兵。明選曰。我不如閻君智勇可屬大事。於是馳騎迎應元。應元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召士民盟之曰。今日之事。非有所強於君者。諸君其無

以生死爲計。衆曰諾。乃問曰：有餉乎？巨商程壁前曰：某願輸三萬五千金。輸者次第集。又問曰：有軍實乎？明選曰：前兵備道所製火藥火器故在也。發之得火藥三百罌，鉛鐵九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乃令曰：輸不必金。凡菽粟、芻藁、布帛、酤酒、鹽醢皆是。且曰：城苟完，何患無財？否則身且不保，遑恤乎家？衆曰然。於是餉粗具。乃治樓櫓，修堵堞，令戶出一男守城。餘丁傳餐已，乃分城而守。令鄉兵設伏四郊，待遊騎至而殲焉。部署甫定而外圍合。當是時，大兵所過，邑無堅城，守土吏或降或走。卽閉門抵拒，攻之輒拔。遲不過旬日，故漫視南土，謂可以無血刃。而傳聞江陰設守甚嚴，兵至境上輒賊殺，相與大駭。于是大出兵，薄城下者且十萬，列營百數，圍數十里。依君山起壘，下瞰城中。矢聚如雨，城上雜發礮擊之。夜遣壯士縋城下，順風縱火，軍亂，自相蹂踐死者數千。始移營去，居民黃雲。江善弩，傳以毒藥，中人輒斃。陳瑞製木銃，國光本作水銃近者糜爛。應元創新意，製鐵鏈繫以長繩，能刺人於城下。大軍架大砲擊城，城垣裂，應元用鐵葉裹門板，貫以鐵絙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潰處。又命人運大石，視缺者壘焉。又嘗矢盡，乃束藁爲人，夜立陴院間。城上擊鼓鳴金大噪，若將縋城斬營者。大軍驚，矢蠟集，比曉獲矢無算。凡守禦之法，殫極智巧。大軍乃濟師，遣降將劉良佐來助。臨城呼應元與語。應元曰：我，一典史，蟻蝨臣耳，猶不忘故國。汝爵爲列侯，握重兵，不能爲國捍禦，反爲敵前驅，有何面目向我邑人耶？良佐慚而退。八月，松江破，李成棟率所部十四萬至，驅黃蜚，吳志葵作書招降。志葵在城下陳說利害。應元叱曰：汝不能斬將搴旗，爲人所縛，死已晚矣。何喋喋爲？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其聲悽惋，大兵聞之者皆爲泣下。應元偉軀幹，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親爲裹創，死則酌酒而哭之。明選寬厚，嫻煦善撫循士卒，往往流涕相勞苦。士皆樂



爲之死。雖知危急不少變。外兵旣盛。攻愈急。砲聲徹晝夜。城中死傷日積。矢石亦盡。二十一日。大雨如注。城傾。大軍羣擁而上。應元率死士巷戰。所當披靡。殺傷以千數。奪門不得出。投於前湖。水淺不死。遂被執。良佐持之而泣。應元曰。死耳。何泣爲。見貝勒不屈膝。死於棲霞禪寺。用德明選自焚死。城中屍骸枕藉。街巷皆滿。凡攻守八十一日。竟無一人降者。而大兵死者亦六七萬。嗟乎。應元之守善矣。惜所守者小邑耳。使南京得如應元者而守之。明豈其亡哉。隆武聞而泣曰。吾家子孫遇江陰人。雖三尺童子。亦當敬而拜之。應元至今廟食江陰。侯承祖。字懷玉。世襲金山衛指揮。松江之起兵也。集諸鎮議。承祖率兵至。欲共襄大軍。而吳志葵忌之。阻其謀。承祖恚曰。然則府城聽之總戎。承祖以金山爲存亡耳。歸而治兵設守禦。未幾。志葵果敗。松江亦破。進攻金山。承祖坐陴院間。親受矢石。緣城上者立刃之。屢進屢却。不能入。八月二十四日。江陰旣陷。李成棟還師助之。守卒皆疲。俄有內應者。啓各門以入。承祖與其子傑巷戰。衆且盡。傑被執。罵不絕口。見殺。承祖被執。說之降。曰。吾家自始祖以開國勛。子孫不替。食祿二百八十年。今日不當一死報國哉。至文廟前曰。此吾死所。再拜於先師。遂受刃。

顧咸建

唐自彩

過俊民

顧咸建。字漢石。崑山人。與兄咸正俱癸未進士。咸正授延安推官。而咸建得錢唐令。錢唐本劇縣。是時連歲大祲。米價騰湧。民至削樹皮採野菜爲食。而三餉疊加。催科愈急。長吏以解額爲殿。最里甲往往雉經倉門。咸建下車。分兩稅爲十限。令同甲自相曉諭。不以官符追攝。集父老告之曰。寇患若此。朝廷師旅四出徵餉。非得已。

也。爾曹受列聖深仁，獨不思急公分上憂，而煩我遣胥吏乎？民皆曰：使君愛我，我何敢以逋課負使君。輸者填溢，無後期者。京師變聞，人情洶懼。咸建出令曰：天未厭明德，新天子詔卽至。若無恐，敢奸警備，愈嚴。弘光立，御史彭遇颺，士英私人也。出按浙江，橫甚。遣奴客四出剽掠，百姓憤怒，聚譁于署。遇颺出兵擊殺七十餘人。民洶洶思變，咸建馳撫之，得已。遇颺旋劾罷。及揚州失守，馬士英、方國安、鄭彩輩咸集錢唐，城中鼎沸。咸建率士卒日夜防禦，軍得少戢。大兵將至，巡撫張秉貞，惟擾不知所爲。總兵陳洪範勸之納款，咸建爭之，不能得。秉貞遂挾潞王出降，咸建棄官去。大帥遣騎追之，及於吳江，還抗詞不屈。閏六月朔，殺于忠清坊。士民徒跣號泣，懸首城樓。一蠅不集。閩中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咸正之選推官也。延安已爲賊所陷，未赴而京師變，需次于家。至丁亥，松江兵科給事中陳子龍欲與提督吳勝兆共舉事，爲人告變，匿咸正子天遼所，迹捕得之。子龍死，咸正執至江寧，總督洪承疇問曰：汝知史可法在乎？咸正答曰：汝知洪承疇死乎？不死乎？洪默然。與二子天遼、天遴俱見殺。

唐自彩，字西望，四川建州貢生。兵部侍郎階泰從父也。崇禎末，授臨安知縣，而無錫貢生過俊民方爲訓導。自彩居官廉，多德政，尤振興文教。與俊民相得甚歡。臨安故小縣，俗醇樸易治。自彩政暇，則與俊民飲酒賦詩。士民愛信之。及大兵至浙，省城大吏皆遁降，邑人大震。自彩歎曰：臨安彈丸也，以戰則無兵，以守則無食。且爾民素不習兵革，無徒苦父老爲也。冊印具在，聽邑人之所爲。我老矣，豈復北面事二姓？與其姪偕豫攜家人入梅塢。偕豫，國光本作階豫。俊民亦匿山中。士民遂賣冊印赴省。大帥問曰：若令安在？民前曰：令唐君賢父母也。憐我民之被干戈，不敢守土，已入山隱矣。大帥曰：果賢耶？我還汝令。若迎奉之，我不必別遣吏也。士民入山迎自彩出，堅不



可閱兩日。大帥聞自彩終不出，下教置令。新令至，欲自媚，詭上言自彩山中陰集兵，虞有變。總督張存仁乃遣兵執自彩，俘其家。是時八月，值下丁，俊民語山中諸生曰：「我爲學博，猶廟祝也。我在豈可令大聖缺一祝乎？刑牲具醴，侵晨入城行禮，甫初獻而執唐令之兵突至，見堂上峩冠博袖執笏者，問何人，或告之曰：「學官也。因前繫之，俊民大罵，殺于功臣山下。自彩至，不屈。總督曰：「昔有宋受命，吳越納土，臨安故事也。若毋自苦，我知汝賢吏，故不加兵。縣民德汝多矣，行且薦于朝。」慰諭百端。自彩言曰：「士各有志，安用相強？」總督指其家曰：「獨不念少妾幼子乎？」自彩曰：「大丈夫豈以兒女子易大節？卒與其姪偕死。」妾大呼主死，妾願從。官若憐我幼子，有乳嫗在，延頸受刃。其子既長，遇蜀人得歸。隆武贈太常寺少卿，偕豫，字敬子，亦貢生。贈太常博士，而俊民竟無爲請諡者。

## 戴重

戴重，字敬夫，和州人。十四爲諸生。國變，與同學爲不敢忘社，又爲復仇史以見志。弘光元年歲貢，廷試第一。馬士英當國，以重應制誥，譏切時務，啣之。將中以罪，中允趙士春爭之，乃寢。選授湖南府推官。士英索其澄泥硯，不與，以五百金購之，亦不與。乃改廉州。會南都陷，諸義旅羣萃太湖，而重與王元震自爲一軍，與吳江吳易、宜興盧象觀相聯爲首尾。攻湖州破之，磔降者三，失而三復之。轉戰三月，傷于矢，退居僧寺，作絕命詞十五首，絕粒以死。湖人私諡文節先生。

## 鍾鼎臣

鍾鼎臣字彝公。新會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寧國府推官。累陞真定知府。未赴。弘光元年五月。改授嘉興之官時。南京已陷。或勸弗行。鼎臣曰。見危苟免。義所不敢出也。蒞嘉興。踰月。城破。緋衣坐堂上。僕人進瓜。拔劍斫之曰。恨不以此破敵。遂自刎。

## 方召

方召字虎隣。宣城諸生。南都之亡。郡縣兵起。召輒集鄉勇。應之。久之。不利。走謁隆武。授兵部司務。署衢州江山縣。縣交閩越。道苦驛騷。官又乘亂漁利。自便。有急則走。民益病。召至。誓民曰。父老良苦。令不廉。何能寬征。我官兵曹法將戢兵。自今往來騎無得橫索。廚傳暴吾民。因大書於版曰。不愛錢。不怕死。懸于視事之所。出則使人負以前驅。轉相告語。兵士見者皆斂戢。縣境以靖。民呼真父母。及大兵破浙東。屠金華。次江山。人皆震恐。欲降。召慨然曰。大事去矣。一邑何能支。徒殘吾民耳。聽居民往迎。而肘繫其印。冠帶北面拜曰。孤臣無狀。以死報陛下。自投縣齋西偏之井以死。在縣僅二十九日。出其尸如生。士民咸歎曰。骨冷泉香矣。因置亭其上。曰冷香亭。盡夜嘗見形。官爲位祝於署。民亦立廟有像祝之。葬城南景星山。其後同里翰林院侍講施閏章過江山。親至井所。弔以詩。鐫碑曰。明忠烈江山縣侯方公之墓。



南疆逸史卷三十四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三十

守土

唐王立國之日淺。而其時死節之士甚衆。蓋皆前之遺臣。未殉南北之難。而留其身以有待者者也。既各爲傳。今錄其守土而死者。

傅雲龍

熊秉震

鄭爲虹

黃大鵬附

王士和

王景亮

胡上琛附

傅雲龍字蒸甫。金谿人。甲戌進士。累官浙江僉事道。分巡紹台。剿石學柱桐柏。破楊六曾旺海洋。平竺武四明。降許都金華。功尤高。陞福建按察使司副使。弘光乙酉。漳寇起。雲龍單騎往招之。誅其渠魁而定。隆武丙戌夏。龍巖賊復起。率師進剿。斬馘千數。賊平。進太僕寺正卿。是秋。大兵由建邵入延平。雲龍檄兵入衛。躬抵南靖。遍乞濟師。無應者。移家入山巖。招集義旅以圖後舉。大兵間道入漳。迹得之。見貝勒不屈。漳士民多頌其賢。貝勒

知得民心說降不聽明日露刃脅之叱曰殺卽殺耳我豈可威劫者罵不絕遂遇害年五十五冬十月也武崗伯陳秀經紀其喪護其家得歸

熊秉震字九初南昌舉人官處州司理乙酉棄官隱於閩隆武令以職方司主事守浦城大兵過浦招降不聽遂遇害

鄭爲虹字天玉揚州進士知浦城縣上初入閩知其廉吏欲拔置左右浦民留之乃擢巡關御史留浦城有武將強奪商人米爲虹繩之以法人言其市恩邀譽上知其忠不問且令兼巡上游丰采肅然將士斂手鄭芝龍旣懷二心盡撤關隘守兵聞浙東陷先回安平其將施福亦歸仙霞二百里間空無一兵大兵抵關安行無阻爲虹歎曰肉食者不忠而屠民以殉之乎還浦城啓門縱百姓去自刎丙戌八月也同時守關者爲黃大鵬字文若建陽人少孤貧不能從師求爲弟子執役每會講輒從旁竊聽遂知書能屬文舉庚辰進士知義烏縣有能聲擢兵科給事中治兵餉未幾從上至建寧上以仙霞關重地使閩人自爲守及關破大鵬被執南面立曰封疆失守吾分應死大兵射殺之

王士和字萬育金谿舉人避亂入閩謁選得吏部司務上言六事文職廣而委卸者多武弁盛而立功者少陞遷驟而責任益輕議論繁而實用益寡聽納博而精神益勞移蹕頻而民生日苦上讀之曰此苦口良藥也朕朝夕省覽爾諸文武亦共儆戒令刊所上章分賜之召士和賜對丙戌夏轉兵部主事尋知延平府時延平爲上駐蹕地委重之八月仙霞關不守上倉猝奔汀州留兵部侍郎曹宇泰偕士和居守大兵至士和謂士民曰吾受上知遇不可生汝等當自爲計毋使數萬生靈膏斧鑕也士民環泣其友亦勸之士和正色曰君子愛人



以德君何爲出此言。且吾一介書生。數月而忝二千石。君恩厚矣。不死人。且謂主上不知人。北面再拜。繫印於腰。自縊死。

王景亮。字武臣。吳江進士。南渡授中書舍人。隆武改監察御史。加太僕寺卿。巡按金衢。兼督學政。奉令通好于魯。衢州唐魯之交。政令不一。景亮久居之。未有以報命也。城陷。自縊於馮家園。衢州道伍經正。推官鄧巖忠。皆不屈死。武臣則胡上琛。字逢聖。福州右衛指揮使也。性喜讀書。時時竊讀吟咏。年十八。赴京襲職。隆武加錦衣衛。扈從至汀州。遇變而返。大兵入城。曰。吾世臣也。豈可偷生。令人入山採毒草。其妾劉氏聞之。願同死。上琛喜曰。爾婦人能之耶。遂衣冠同拜天地祖宗。各舉酒飲藥而死。

曠昭

張亮

王養正

王域

劉允浩

夏萬亨

曠昭。字白依。遂寧人。萬曆中進士。歷官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隆武元年七月。勅諭昭曰。念卿在鳳陽撫綏多士。甘藟之蔭。施於喬木。握手道故。何日能忘。比以留都不靖。孝陵重扃。朕已斂兵閩粵。可數十萬。劍及於室。皇履及於寢門。而諸豪傑以六師一動。必須萬全。欲先合江右之軍。次收兩浙之士。棲遲顧慮。又踰一月。朕獨居深念。枕席之處。常有淚痕。想卿聞之。亦爲痛心。今人心思奮。溫台以西。衢嚴而下。刎頸之士。亦數萬人。欲發錢塘與大軍遇。卿能率章貢之師。決鄱陽。下萊蕪。指顧金陵。濯足龍江。番君之義。不足高也。雲臺麟閣。何常之有。昭得之感泣。某月。金聲桓攻陷九江。遣所署九江知府吳亮爲書說降。昭答曰。昊天不弔。先皇帝身殉社稷。乃

臣子殺身成仁之秋而孤臣尙伏摩擁。開府巖疆。誠以本朝中興有地。庶得藉雪犬馬之心。豈知人謀不臧。補報無術。賢奸雜處。功罪不明。使江上四鎮逍遙于西北。荆楚大帥結怨於江南。故貴國無亡矢遺鏃之費。遂越長江。夫吳將軍之乞師貴國也。本效包胥之義。使貴國成復楚之功。故荷戈執殳。爲王前驅。今大仇未復。宗社再傾。逆闖構鷸蚌之勢。而貴國收漁人之利。豈天下所望於吳將軍者哉。故爲貴國計。莫若窮追賊黨。以正厥辜。若亡命四逸。則當傳檄天下。捕購其首。然後擇親而賢者以爲中國主。又簡人望以輔翼之。其舊將擁重兵坐視國亡。恣行擄掠。爲民患者。殺無赦。如是。中國免水火之患。奠之衽席。皆貴國之賜也。則厚玉帛。通婚姻。世講盟好。永絕戰爭。書之史冊。豈不遺萬世之名哉。興滅繼絕。在斯一舉。昭自束身待命。不然者。惟有背城借一。以死報國耳。南昌旣陷。昭被執。同時安廣巡撫張亮爲左夢庚所執。以獻。亮亦慷慨不屈。豫王高之。使與昭同處。謹守衛之。二人同鄉也。相誓求死。脅之降。不得。械至京師。乃並殺。亮字揆伯。內江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王養正。字聖功。泗州人。養正自成進士。宦游大半在江西。一時名宿如姜曰廣、袁繼咸、楊廷麟、黃端伯。皆天下有道高明之士。養正皆從之游。嘗知南康。九江。土賊鄧毛谿、熊高聚衆山谷間。南康人恒懼。議請兵。養正陰遣間說鄉兵殺賊。居數年。賊盡殲。暇時輒與諸生講論文藝道義。修復白鹿洞學舍。諸生多所興起。弘光立。陞建昌兵備副使。部署甫定。而降將金聲桓徇江西。諸郡望風奔潰。養正飲泣誓師。堅城據守。聲桓遣其精兵來攻。養正以鄉兵敗其前軍。會所徵滇兵內叛。潛遣人納金師。因襲陷建昌。執赴武昌。道過南康。南康人泣隨之。養正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

王域。字元壽。松江舉人。除宿州學正。佐有司。城守有功。歷工部主事。權稅蕪湖。時上游梗於賊。商少而稅額增。



域上疏請如舊從之。南都陞本部郎中。出守建昌。加副使。以清正稱。乙酉六月。金師入南昌。域與布政使夏萬亨、副使王養正、推官劉允浩等謀曰：事急矣。國無主。何以聚衆。乃奉益王監國。大兵進攻建昌。七月朔。城陷。王出走。域被執不屈。送武昌。

劉允浩。字集生。山東掖縣人。癸未進士。家居。聞北京陷。欲西行。說劉澤清起兵。而寇至萊州。允浩與張國士等擊走之。奉母南行。時寇盜接迹。聞其名不敢害。抵淮。與黃得功相結。慨然欲立功報國。史可法壯之。欲留之。軍前。允浩不可。謁選南都。授建昌推官。同輔益王。大兵來攻。允浩督戰甚力。殺傷過當。城陷。猶率衆巷戰。中矢被執。

夏萬亨。字元禮。崑山舉人。婺源教諭。陞西華縣。時河南多寇盜。萬亨修備甚嚴。居三年。改知夏邑。夏邑城小。不足用兵。賊常頓兵城下。萬亨解諭之而去。劉超叛。督師丁啓睿率諸軍討之。屯聚者且數萬。軍需器械。不缺乏。萬亨力也。弘光立。使迎太后。因陞江西布政使。言者以爲驟。乃改僉事。分巡南昌、瑞州、保寧。王避寇南昌。其舍人豪橫。萬亨執而笞之。一府洶洶。皆持白梃作難。民與格鬪。將焚王府。萬亨諭之始止。尋陞按察使。署布政司事。南京潰。萬亨奉其母至撫州。屬于門生。聞南昌已爲金帥所據。乃入建昌。奉益王。建昌破。金帥以萬亨得民心。將藉以撫定江西。曰：公從我。且爲大吏。萬亨書絕命詞見志。金帥知不可降。然不欲加害。送之楚帥。一門死于建昌者三十餘人。萬亨至武昌。與王域、劉允浩、王養正、施以略。魯忠省俱死。傳首江西。棄尸城下。武昌人收葬于沌碧河。題曰六君子之墓。

原抄此下有養正。字蒙修。四川進士也。餘二人失攷三句。案養正已見前。然字與里居俱不同。殊不可解。今依校者刪去。

高飛聲

李翔

涂伯昌

涂世名

附

梁于洙

高飛聲字克正長樂舉人授玉山知縣遷某府同知有巨寇久莫能靖飛聲躬率兵搗其巢殲之尋以養親乞去黃道周出督師邀與偕令攝撫州府事大兵至遣家人懷印走行在而身守孤城及城破全節而死隆武聞之嗟悼贈江西按察司僉事

李翔字颺舉邵武舉人崇禎己卯以貢生廷試會詔求言翔上書切直幾得禍閩中授新城知縣先是大兵逼新城舊令譚夢開降借犒師以斂民財奸徒乘之民弗堪其擾導閩兵之守關者誅令之黨與與誅令之人日相殘殺匝月未定尙書吳春枝巡關來邵武以新令難其人特疏用翔將入邑人尙欲拒之翔單騎入城斬黨令者一人餘置不問人大服未幾鄉民與豪家有爭數十人譟城下翔諭之不止且入城抄掠翔揚言永勝伯鄭彩兵且至乃遣三百人紅巾抹首攝弓矢從南門入衆皆奔已而知其詐也明日復聚翔曰烏合之衆易與耳不一懲艾衆且效尤率兵以出且戰且撫斬爲首數人而定鄭彩初至新城聞大兵將至而逃監軍張家玉邀翔共守翔乃召募義勇日夜戒嚴親率千人入演武場督戰大兵已從他道馳入義勇咸散從翔返者僅三十人比至城則留者三人耳翔直前斬三級而出四顧傍徨謂三人曰汝等可去我入城死矣策馬復入大呼曰我新城令也兵執之送建昌僵立不跪大帥勸之酒翔舉杯擲地帥遂斬之贈光祿寺卿諡忠壯

涂伯昌字子期江西新城人幼穎敏好學聞杭州黃汝亨名徒走涉江師事之已又之楚事郭子章於家皆得



其指授家酷貧。夫婦或竟日同食一瓜。冬日被苧衣不恤也。補庠生。督學蔡懋德甚器之。其後汝亨亦按學江西。伯昌方居憂。招之往。謝不見。人曰：子昔者千里師之。今咫尺而拒之耶？答曰：向者求師。非見學使者也。且我豈以師故越喪而往哉？攜其子先春讀書山中。宵分不輟。庚午舉於鄉。隆武立。授兵部主事。改監察御史。奉命至江西。招集義旅。歷新城。廣昌。至寧都。會大兵破。破字下當有脫文金聲桓徇江西之諸郡縣。伯昌力守寧都。被圍者一年。城陷。大書於壁曰：讀聖賢書。但知守經死。不知達權生。乃自縊。庚寅二月初十也。城之未圍也。先春奉母及妻匿山中。復出從父至城下。僕告曰：敵兵且至。盍避之。先春曰：大人在城。奈何舍之？僕曰：已往廣昌矣。先春不信。奮袖而往。遂及於難。先是伯昌有堂姪。世名字仲嘉。丁卯舉人。隆武授龍溪知縣。甫蒞任。而大兵入仙霞關。鄭芝龍迎降。全閩皆潰。世名獨不屈。遣其子常吉出。常吉曰：父在兒焉往。未幾被執。皆遇害。士民棺殮之。葬淺土。新守令至。哀其忠。各捐金贈其二孫。助歸其喪。世名偉幹修髯。性豪俠。志氣慷慨。爲孝廉日。當事愛其才。贈之金。輒隨手盡。死時有僕黃錫、黃揚、王享、蔣三四人者同殉云。

逸史曰：二君皆以孝廉起家。皆死忠。又皆有子死孝。忠孝一門。何其盛也。必如是。庶不愧孝廉也夫。

梁于淡。字飲光。江都人。癸未進士。知萬安縣。乙酉大兵至。郡縣望風迎款。于淡獨嬰城固守。援絕被執。金帥欲降之。不可。禁南昌獄中五十三日。日作詩文。客有慰之者。于淡曰：國破家亡。自天子公卿百官北面受辱。余一小吏。所圖曷濟。然古今忠孝名節。在人自立耳。天下人觀于淡今日。有爲之恨者。有爲之憐且怒者。至於醜而笑之者。幸免矣。金帥又欲官之。客聞而賀。于淡曰：死我者可賀。而不可弔。官我者可弔。而不可賀。死者形亡。官者神滅。吾豈以神易形哉。九月十三日。作絕命詞自縊死。

黎仰明

廉汝健

胡重明

徐君鼎

儒官至訓導微矣。明皆以歲貢生爲之。其能守節義者不多見也。於江西得四人焉。零都黎仰明、贛州廉汝健、鄱陽胡重明、建昌涂君鼎也。仰明字奕和，任浮梁。大兵攻饒，縣令迎降。仰明怒不從，冠帶投山中，後竟餓死。汝健任廣信府，脫儒服，衣甲冑，從總兵汪碩畫戰各門，被執不屈死。重明字養源，以訓導攝零都縣篆。零潰，入告。妻子若自爲計，吾受當事命，即天子吏，義不可生，乃緋衣至堂上，張燭危坐。兵至，掀髯憤罵，遂死之。君鼎爲贛縣訓導，展餉閩粵，有勞績。城陷不屈死。子諸生弘祐，先督戰死。弘祉以護父鬪死。妻及諸孫女皆赴井爲最烈云。

黃克善

吳錫玉

其以禦賊死者，湖東守備黃克善，合肥人也。甲申七月，福建閩羅朱三家賊流入磁龜，官兵合剿。克善斬獲獨多，馬蹶遇害將死，捋其鬚語賊曰：毋令血染我鬚。賊亦壯之。而南康府通判吳錫玉死尤烈。柯城賊寇南康，錫玉手提鐵鞭，率壯士數百人往剿。時賊已去城三十里，錫玉追及，賊阻橋據岡爲陣。錫玉發一矢中賊冠，賊拔嗅之曰：未傳毒，乃下岡返擊。錫玉躍馬獨前，揚鞭格殺數賊，遂遇害。贈按察司僉事。錫玉字輯五，歙人也。

彭永春

徐可行

董四民

成啓

孫大華

附



左兵之亂死者四人皆微員也可以愧諸大吏矣彭永春武陵人九江衛經歷四月四日左兵突入城永春曰我官雖卑然食朝廷之祿遇難不可以不死具冠帶命一僕舉火焚署大書於屏曰九江衛經歷彭永春死節處子女六人俱焚死

徐可行字三山九江衛世襲指揮僉事城陷聞都司董四民自刎於城上妻史氏妾姚氏偕二子俱赴水大呼曰我武臣亦有人哉入告其母汪氏母曰我家何不若彼也投井死妻鄒氏子婦陳氏繼之可行大書於屏曰世受國恩闔門殉節以報投筆北向拜自經於望京門城樓

成啓字伯祐應天人以貢生任湖口縣主簿左兵圍城啓具公服端坐於庭俄而亂兵奄至啓叱曰國家養汝將以靖亂何反爲亂賊猝之下索金復叱曰寒官也何金可索被殺其時有孫大華者德化市民也左兵肆掠民不勝憤起殺一兵次日衆露刃而噪總督袁繼咸不得已命究殺兵者莫得主名大華慨然曰殺身以安衆何惜一死挺身出曰殺兵者我也與衆何與遂斬以殉一城得解嗚呼此與顏佩韋等五人何異世固不乏義士哉

南疆逸史卷三十五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三十一 守土

張耀

黃應運

曾益

焦潤生

曾異撰

王運開

劉廷標附

夏祖訓

陳六奇

徐道興

戴希嘉

鄭雲錦

張耀字融我三原人萬曆舉人除聞喜知縣累官貴州布政使耀為人淳樸所至以和厚得民孫可望將入境耀言於巡撫請發民兵守禦巡撫以衆寡不敵難之俄賊衆奄至耀率家丁拒守城陷猶手刃數賊賊以禮請曰公秦人也若降當爲宰相耀怒罵不屈賊械其妾婢三十人于前曰降則一家免死耀罵愈烈斷其舌支解之妾婢等皆死

黃應運字際飛閩之歸化人童時就試邑令楊鼎甲奇其才拔第一補博士弟子員間一歲選貢入國子監久之不第隆武之立於閩也楊鼎甲以官雲貴監司易名鼎和怪應運尙滯經生奏應運經紀推官攜之入黔丁亥永曆改元忠州監苗作亂授應運思州司理兼監軍僉事剿撫叛苗思州孤懸一隅而是時平越所屬黃平



諸苗交叛。黔中兵餉道梗。鼎和謂應運曰：「不過盤錯，何知利刃？」子行矣。應運遂由思州提兵抵黃平。苗圍解去。都御史郭承汾奏其功，授平越知府。加參議銜。孫可望由黔入滇，以應運攝威清道事，駐安順府以備之。應運輕騎赴任，值蜀鎮王祥兵潰，掠食遵義。或將禦之，應運曰：「祥非叛者，掠食救餒耳。今當給以糧料，假之名號，撫而用之，可籍以禦入川之寇。」遂出撫祥衆。事甫定，而李定國已襲據安順矣。應運聞之，入見定國，說之曰：「將軍有事于安順，何不以尺一相報，乃騷動貴部耶？」定國曰：「將出兵從固也。」應運曰：「恨安順隘陋耳。若謂可屯駐車騎，何不疏聞天子，請爲牧地？」天子方懸高爵以網羅英雄，未有不許將軍者。應運便當解職以鎖鑰相付矣。定國色益和，遽曰：「正欲與君商之。」應運知其心動，乃進曰：「宿聞將軍神勇敵萬人，又所部精銳，一當百，乃攻略所及，隨得隨失，何耶？」定國曰：「兵家得失無恆，奚足怪？」應運曰：「不然，當是名義不正，人得睥睨之耳。若藉三百年天子之名號，加以將軍神威，統率羆虎，掃蕩不庭，天下誰敵將軍者？他日分茅胙土，傳之奕世，中山、開平不足比也。今將軍舍萬世之業不爲，而不王不霸，傳舍州郡，非良圖也。」定國喜曰：「君言是，當與平東謀之。」平東者，獻忠所封孫可望王號也。應運曰：「平東在滇，遠未可期。應運當奉盤敦與將軍束牲載書耳。乃歃血誓約，扶明無二心也。」定國反正之誠，實始於此。可望聞之，弗善也。值大帥皮熊皮熊下疑脫奉字詔出師，下辰州，援楚。檄應運赴軍前，提調運軍需。應運遂返平越。可望率衆自抵貴陽，遣馮雙禮襲平越。謂曰：「必得黃兵道，將面詢之。寇至，或謂曰：『賊銳甚，盍避之。』」應運曰：「全省軍需在此，吾可賈盜糧乎？遂盡焚其糧，以待賊執送貴陽。可望詰之曰：『爾以茅土許安西，便當帝我，何不拜？』」應運曰：「爾誤矣。爾不嘗貢獻天子求冊封乎？我爲天子命臣，卽僚官耳。何拜爲？」可望曰：「吾據滇黔，帝制有餘，何有於冊封？爾在屬下，誰命爾官者？」應運叱曰：「如是則爾且叛，叛天子則亂賊也。王臣豈

拜亂賊乎。乃置貴陽獄。不數日。郭御史及姚、劉諸總兵皆被執。同羈者六人。可望猶惜應運才。使張護衛蕭鳳等再三諭降。應運語益厲。乃出諸獄。面詰之曰。降乎。死乎。應運曰。降亂賊。生如死也。死王臣。死如生也。諸人遂皆詬賊求死。可望大怒。縛應運等委地。驅劣馬數十。蹴踏死。藉其家口。陳尸四門。時庚寅九月朔也。有將軍許蓋忠者。見而傷之。賂張護衛使說可望曰。大王將建大業。四門宜祓除不祥。陳尸橫衢。非禮也。不如收瘞之。蓋忠乃置六棺。列葬于貴陽南郊之毛家巷。以硃筆書鄉貫名爵於瓦上而誌焉。葬畢。潛入頂耙苗洞。不復出。癸巳冬。應運之書記吳允誠歸自平越。應運子培鼎始得計。入黔訪之。獲見庶母某氏。庶弟培肇。相與訪獲許蓋忠。指示葬地。啓攢以歸。蓋忠率卒屯田自給。猶服舊時衣冠。

曾益。字洪西。臨川人。以貢生特用。歷官兵部主事。出兵備貴州。孫可望略地至黔。鋒銳甚。郡縣瓦解。土司勸益且避入山。益曰。我守土臣也。賊至義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死。假避山谷中。朝廷何以官爲。卽集兵民爲拒守計。賊至攻圍數月。力竭而陷。賊怒殲其一門。事聞。贈太僕寺卿。先是其弟棫爲蒲圻令。賊來攻。亦拒賊死。而棫兄子吏部主事亨應。以起兵死。子諸生筠亦見害。亨應弟和應。又以不薙髮死。時人謂曾氏五節焉。

焦潤生。字茂慈。上元人。修撰竝之子也。以父任歷南京戶部郎中。出知曲靖縣。孫可望兵至。被執不屈死。武定同知楊于陞。劍州舉人。城陷亦死之。

曾異撰。字弗人。福建營昌人。崇禎壬午舉人。以詩文名世。同時陳子龍、艾南英不能出其右。知貴州永寧縣。孫可望等陷黔。鎮郡邑。望風降附。異撰與其客江津進士程玉成、貢生龔義勳謀曰。州據盤江天險。控扼全黔。棄之不守。事不可爲矣。遂登陴守禦。賊兵日益。城陷自焚死。



王運開字子朗四川夾江進士授永昌府推官署金騰道而福建上杭貢士劉廷標字霞起以特用來判永昌兩人官同郡又相好也未幾永昌缺守廷標並攝其篆沙定洲之亂黔國公沐天波走永昌兩人迎之及孫可望等入滇破沙定洲陽言爲黔國公復仇屠臨安曲靖下楚雄大理移檄永昌迎天波歸天波信之將遣其子送款是時運開廷標方守瀾滄拒戰天波止之且諭以其印往兩人曰印在我而聽公以印往是我降也且賊言何可信不聽兩人悉遣家人走騰越運開有弟運閔字子遠在署運開謂之曰弟未仕可無死將吾妾俱西勿在此亂人意士民懼不降且屠詣運開聽事號泣運開慰遣之又詣廷標廷標曰賊伎倆吾素知之城之降而屠者亦屢矣衆哭益甚廷標取毒將飲衆始散兩人相謂曰衆心如此其何以守是夜運開縊僕奔告廷標廷標歎曰男子哉吾年老當先王公死王公顧先我耶遂沐浴賦詩三章亦自縊運開至永昌治喪門下有過哭者運閔曰我輩舍生取義何哭爲殮畢屠之復走騰越可望聞兩人死節求其後或以運閔對遂召之運閔至潞江語僕曰此行將臣賊吾兄弟豈異趣耶吾死將吾骨與兄合葬題曰夾江兄弟之墓遂躍入江死數日獲尸其色如生永曆授廷標子之謙趙州學正三遷戶部主事被執兵索其賂之謙曰父子二十年苦節安得賂令薙髮不可曰無以見我父遂遭炮烙而死

夏祖訓字仲有秀水人以歲貢除呈貢知縣孫可望入滇郡縣降附祖訓獨集兵城守城陷死最烈賊遂屠城其友吳縣舉人黃孔昭方知大姚縣與鄰郡得其實作詩哀之然後鄉人知其死忠蓋一門殲矣孔昭字含美經亂老不能歸其子向堅字端木崎嶇萬里卒載之還鄉吳人爲作尋親傳奇

陳六奇字鳴驚龍江衛人萬曆戊午舉人知景陵縣廉平民多愛之嘗曰我以公事夜歸民家必束炬以照與

從其無男子者。婦女于門內應焉。我何功於邑人而堪此。見之惻然。忍不加惠乎。徙知曲靖南寧縣。城破。殺于東門。

徐道興。睢州人。官雲南都司經歷。署師宗州事。廉潔愛民。民以殷富。孫可望等入雲南。屠曲靖。道興集士民諭之曰。城可守乎。士民曰。力薄兵寡。何以抗賊。道興曰。然。若等何罪。徒膏兵刃。可速去。無顧我。我死分也。士民請偕去。厲聲曰。失守封疆。吾安所逃死。言訖。鬚眉奮張。衆洒泣而去。舍中止一僕。出金二錠授之曰。此俸金也。一以賜汝。一以治棺殮我。僕哭請從死。道興曰。爾死誰收吾骨。僕乃去。舉酒自飲。賊入。大罵。賊令出迎其將。擲手中酒卮擊之曰。吾朝廷命吏。肯從賊求活耶。罵不絕口。遂被殺。同時張朝綱。廣通人。由貢生授渾源州同知。解職歸。可望兵至。謂其妻馮氏曰。曾受國恩。何顏對賊。兩人並縊死。子諸生耀。慟絕。復蘇。葬親訖。亦縊死。

戴希嘉。字孚依。休寧人。萬曆戊午舉于鄉。崇禎庚辰。授辰州推官。詰奸擿盜。多設防禦。流寇入楚者。知有備。不敢犯。永曆朝議將擢用。召至行在。未出署。而山賊卒至。城內外火光四起。官署亦火。希嘉歎曰。已矣。吾可身汗賊手乎。冠帶投火死。著有冰心堂集。

鄭雲錦。字子素。福建莆田人。以明經起家。歷任靈山。合浦知縣。東粵陷後。漳平伯周金湯復。委署廣西太平府左州知州。丁酉十二月。再復南寧。廣國公賀九儀。又委署南寧府橫州知州。戊戌正月十五日。橫州破。雲錦被執。羈送至潯陽。欲降之。不可。檻車置瑞州獄。服鴆不死。遂絕食。作從西山義士游詩曰。君不見蘇武留胡十九年。沙漠啣雪與吞毡。又不見文山三載坐小樓。正氣衝寒低斗牛。古人已往名存耳。時地各殊肝膽留。逍遙躡步首陽山。義士一去不復還。我躡山巔拜孤竹。不如煙火洗心腸。一日。二日不食粟。慷慨能歌西山曲。三日四



日粟不食，斥罵獄吏無休息。五日六日果何如？曉來曾把髮鬢梳。七日八日枯胃腸，忠魂直到白雲鄉。任教肌肉啄鴛鳥，到底何人是故吾。人生自古誰無死，覓得死所幾人乎。乃七日後竟不死，在獄三年或勸其薙髮。雲錦曰：吾辦死久矣，所未即死者爲一日南冠之楚囚，卽爲一日明朝之臣子耳。及就刑，談笑如平昔。

那嵩

龍吉北龍吉佐

那嵩字維嶽，沅江土官之族屬也。世掌他郎寨，會土官無嗣。嵩與仲弟崑、季弟崙殺其族之長老末龍，襲陞知府。淫侈好殺，遣崙侵緬之普洱，據其地。李定國之奉永曆至滇也，嵩與崙入覲，貢獻甚厚。帝晏勞之，有加禮。晉嵩巡撫，許便宜行事，命其子燾襲知府，授崙佐明將軍。黔國公沐天波以其女爲次子忠顯婦，入贅焉。嵩感上恩遇，慨然以身許國。乙亥春，大兵入滇，定國奉帝走永昌。吳三桂率兵追之，嵩欲乘間襲雲南。是時高應鳳許名臣殺石屏知府鄭相方來奔，嵩族弟懷明將軍嘩，延長伯朱養恩、總兵孫應斗、周長統、馬秉忠、魯二力、賴世勳、許甲桂等亦相繼至，遂定議起兵。應鳳曰：吾俟定國出永昌，三桂必往禦，我乃糾集迤東土司襲其後，使吳三桂腹背受敵，雲南可復也。嵩不從，遽出兵。應定國有諫阻之者，嵩怒曰：腐儒何知大義！吾受任撫軍，世受國恩，義不忍負。今舉大事，成則汾陽王，不成則爲文丞相，吾計決矣。再阻者斬。遂往攻石屏，聞提督張勇駐兵臨安，距石屏僅七十里，名臣虞其來援，乃僞爲三桂檄，調勇赴會城。勇欲行，而名臣怨家發其事，合印文小異，遂止不發。嵩攻石屏不克，九月，三桂率兵來攻。嵩遣養恩屯兵老武山爲外援，又設伏兵大竹箐以待。石屏土司龍世榮知其謀，導三桂由荆竹林出黃茅嶺，抄伏兵之後。十月六日，抵元江，嵩迎戰北門外，養恩不能援，大敗。

夜劫其營。又敗。三桂乃掘濠圍之。遣降將陽威至城下說嵩。令獻應鳳。名臣許仍故爵土。應鳳名臣亦請自縛。赴三桂軍門。嵩曰。吾三人同舉義。豈以存亡易心乎。不許。乃積薪樓下。雜以硫磺引火之物。以死自誓。三桂射書江邊。令士民縛嵩以獻。免屠戮。無有應者。嵩亦射書城外。數三桂罪惡。城上發砲。幾中三桂。三桂大怒。晝夜攻城。城遂陷。嵩自北門策馬歸。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無以報陛下。與妻登樓自焚。燹亦赴火。熉名臣世勳二力。甲桂自殺。應鳳應斗長統。秉忠被執見殺。時十一月六日也。城既破。嵩自普洱赴省城降。安置西莊。養恩奔定國。以障瘴死。方嵩之初舉事也。遣人報定國。定國歎息謂其太早。亦如應鳳之策云。

逸史曰。余讀徐少宰忠烈紀實云。己亥正月。永曆入緬。過元江。嵩奉事甚謹。斂金以獻。太史馬宣臣諱汝駁之。以入緬道迤西。而元江乃迤東地。相隔二千里。永曆安得過元江哉。嵩之奉上。在入滇之初。其起兵也。太史之父在圍城中。親歷兵事。因得紀其實。太史元江人也。其言信有徵云。

龍吉兆。龍吉佐。乃麻衣土司也。辛丑正月。爲吳帥所獲。帥問曰。爾何故反。兩人同辭。罵曰。我受國恩三百載。仗義守死。何名爲反。帥曰。爾猶不畏死耶。兩人曰。我盡忠而死。誠賢于汝之不忠不孝而生。吳帥怒。截其舌而斬之。

逸史曰。傳有之。國君死社稷。今之藩臬郡縣守令。非卽古之方伯連帥侯伯子男之君歟。古者世其土民。猶其家之子弟焉。今者不世其土。然而旣蒞之。則遂以其家視之。儼然曰。吾爾公祖也。爾父母也。爾宜衣食我。而民亦遂曰。固我公祖官也。我父母官也。殫其地之出。竭其力之入。金玉之貴。筐篚之綵。肥腍鮮異之品。土木儀衛之具。莫不致其美好。阜其財用。不足則輟其長老之養。以奉之。不足則奪其妻子之生。以奉之。又不足則鄰里



姻婭稱貸以奉之。又不足則赤肌膚受榜笞而不辭。若是則冤抑不之伸，爭辯不之決，盜賊不之禁，天災流行，水旱饑饉不爲之卹。嗚呼！是直土寇也。而且國有大故，則挈囊擔貲，裹裳而遁，甚者以其土奉賊，以爲己功。夫彼固不知死社稷之義矣。獨不知失陷城池之律與法令失陷城池者斬，是卽死社稷之義也。非酷也。特以後世不明其義，而借律以示之耳。明之死事者不少矣。乃知其守土之義者不概見。吳、楚、閩、粵、滇、黔，名都大邑，半天下。守土之吏不下數千員，而慷慨徇義者寥寥若此。豈亂世崩離，文字殘缺，失之紀載與？吾於是傳卽斗食末秩，要荒土司，不敢略焉。嗚呼！其時之擁名城，享厚糈，而竄降相繼者，以視此之諸君子，不如螢火之較列宿哉。

# 南疆逸史卷三十六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三十二

### 死事

嗚呼。余每讀尙書。至多士多方。未嘗不廢書而三歎也。當是時。周之克殷數年矣。以武。周之聖。撫循安輯。德亦至矣。而故國故君之感。殷之民。若不忍一日忘。周公不得已。反覆于天命之去留。以消其興亡之感。然則周之頑民。殷之義士也。南都之建。其君相以兒戲亡其國。竊怪廟堂之上。忠烈之士。何寥寥也。以爲聖祖列宗。培養三百年。不應偷薄至此。及觀其後。而義旅四起。反側者。歷二十餘年而後定。嗚呼。此可以見禮教之效矣。而可弗誌與。其人行事。不僅以起兵見者。旣別爲傳。而列其以兵事始終者焉。

自北騎南下。諸郡文武吏。爭獻版籍。開門迎附。反爲之守。江南副總兵吳志葵者。吏部主事夏允彝門生也。頓兵海上。獨不屈。先是有十將官者。屯兵千餘。陳湖中湖旁。諸生陸世鑰。慮其爲亂。亦聚千餘人。名爲犄角。實防遏也。適下令薙髮。鄉民皆驚。而胥吏乘勢魚肉民。民洶洶思亂。十將官因之。邀世鑰起兵。殺吏胥而焚其舟。于是松江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舉人徐孚遠。章簡。陰與陳湖兵通。志葵乃與參將魯之瑛。率舟師三千。自吳淞江。



入澱泖將窺蘇州。允彝出入軍中，飛書檄聯絡士大夫。四方聞之，爭爲響應。華亭則總督兵部侍郎沈猶龍，下江監軍道荆本徹，中書舍人李待問，嘉定則左通政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總兵蔣若來，崑山則鄖陽撫治僉都御史王永祚，編修朱天麟，吳江則職方主事吳易，總兵黃蜚，太倉則總兵張士儀，宜興則行人盧象觀，南則連休寧僉都御史金聲，西則達於浙中，而嘉興吏部尙書徐石麟，翰林屠象美，嘉善職方主事錢旃，知縣錢默，平湖總兵陳梧，海寧舉人周宗彝等，競以家資助軍，爲恢復計。方清之下金陵也，盛兵數十萬，及克蘇、杭，又藉郡邑無賴子弟刈髮以充之，勢益甚。其大軍駐金陵，一軍駐蘇，一軍駐杭，一軍駐沿海，吳淞等處。允彝計欲身與志葵入據蘇州，斷其首尾。石麟等率嘉湖民兵，子龍、孚遠、旃、默等聯絡浙東西之師，共辦南寇，破杭而守之。峒曾率其邑兵聯絡海東舟師，荆本徹、張士儀等殲駐海上者。句容、二溧、溧陽宜興之兵，直走南京，馳檄九江。脅袁繼成及江楚江北諸宿將，觀望順逆間者，伏艦江中，伺敵窮北渡，半濟而後擊之。計定，約蘇州捷音至，尅日同發。而志葵所率海上軍素怯，方攻蘇州，副將魯之瑛以三百人先登，斬胥門而入。清帥匿其騎於學宮，兵入城四五里不見敵，內自疑，欲退。騎兵突出馳之，三百人皆陷。之瑛鬪死。於是軍兵爭思引退，志葵不能止。允彝流涕遍拜之，得少留。時吳中民兵十餘萬，客賈僧道咸來助師。及嘉興、平湖、嘉善、江陰、華亭、青浦、嘉定、崑山、上海、句容、溧陽所在，逐殺長吏爲明守，得首級及輜重器械無算。城守近百日，然諸民兵皆卒，起無甲仗，又少馬，什不當一。蘇州據倉廩，憑堅城，方聞外變，督兵民薙髮尤急。又慮民開城出，則嚴閉諸城門，率騎巡城中，掩殺數千人，民不得不刈髮。髮刈，驅之登陴據守。志葵數出師仰攻，不得入，而清兵駐杭及沿海者，復大發兵攻陷諸郡邑。邑紳懼禍，潛往通於清，兵遂潰。或執或殺，今自主兵大僚外，錄諸士之守義不屈者，具其概云。

張錫眉

龔用圓

夏雲蛟

唐全昌附

嘉定紳士之城守也。為最先。侯峒曾、黃淳耀而外。得數人焉。皆戮力行間。而與城俱亡者也。其生平行事。忍沒之乎。張錫眉。字介茲。上海人。庚午舉人。素有志行。嘗孤館獨坐。一女子窺之。投簪於几上。正容不動。至明日。即辭歸。亦終不言也。歲大祲。力請有司發粟賑之。復募以葬殍者。以千計。好行其德如此。城破。死于兵。妾何氏抱女赴水死。

龔用圓。字智淵。辛酉舉人。選秀水教諭。乙酉棄官歸。龔氏自宋元來稱文獻故家。兄用廣方嚴有志操。用圓精研經學。互相師友。鄉人稱之。城破。兄弟皆投水死。

夏雲蛟。字起霖。嘉定諸生。家貧。篤行好學。與黃淳耀齊名。城破。與唐全昌俱為兵所殺。

陸永明

徐念祖

傅凝之

陸厚元

松江之城守也。華亭教諭陸永明。陸永明。國光。字嵩年。丹陽舉人。先有書訣其子曰。國且亡。我有三不可生。平日本以節義自命。亦嘗以勉人。一也。賦性梗直。觸境輒動。二也。且我名命之于父。修短視明。三也。城破。題詩明倫堂自縊。

尙寶司丞徐念祖。與妻張氏。妾陸氏。李氏同縊。

有舉人傅凝之者。參吳志葵軍事。春申浦之敗。與華亭諸生戴泓皆赴水死。



衣工陸厚元。城陷。積薪於門。語其妻曰。能完節乎。曰。能。厚元舉火。與其妻子女皆焚死。

沈鼎科

戚勳

馮敦厚

呂九韶附

夏維新附

王華附

黃毓祺

徐趨附

閻應元之守江陰。奇矣烈矣。其佐之守而死事可紀者。邑人兵部主事沈鼎科。科。國光本作祥。字鉉臣。辛未進士。城陷。自縊。家人藁殮之。不守而去。兵斲棺取其首。

中書舍人戚勳。字伯屏。甲申謁假歸。至臨清聞國變。臨清人欲留之參軍。勳曰。此非吾死所。南渡奉勅督閩餉。事畢而國亡。佐應元守城。城陷。召妻子授之巾帨。視其既縊。北面再拜。自起舉火。火熾乃自縊。從死者凡十二人。

江陰訓導馮敦厚。字培卿。金壇人。冠帶南向。自刎於明倫堂。妻王氏與其孀妹結衽投水死。踰月。一女歸姜者。聞變亦死之。而武進流寓諸生呂九韶。江陰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于城將潰時。皆痛飲自刎。

黃毓祺。字介子。江陰貢生。與弟毓初俱有名於時。毓祺深於禪學。而性慷慨忠義。其門人諸生徐趨。字佩玉。亦有氣節。江陰城守。毓祺與趨起兵行塘。以應城守。魯王遙授兵部尚書。賜勅印。江陰破。毓祺亡命淮南。趨與其黨棲山中。明年冬。率王春等十四人襲江陰。十四人俱死。趨被獲。見知縣劉景綽。長揖不跪。左右叱曰。非爾父母官耶。何不跪。趨厲聲曰。此降臣耳。何父母為。景綽壯其志。欲釋之。曰。我知子非謀逆者。寧有所親在獄。欲篡取之耶。趨曰。我何親在獄。志不忘明。欲有所為耳。景綽曰。若然。子必死矣。趨曰。我固不欲生也。景綽又曰。子誠

奇士。吾將薦之以官。趨曰：汝大明進士，位至監司，亦不卑矣。今降而爲令，汝爲官不能自擇，而爲吾擇官乎？景綽曰：吾非得已，借以吏隱耳。趨曰：汝外吏，欲去則去，天壤甚寬，何至呈身于敵，含羞苟活哉？景綽慚，連呼送獄。丁亥正月八日殺之。已而聞毓祺亦與同事，收其子晞兄弟下獄，而迹捕毓祺。戊子，毓祺在泰州，寄書其所善江純一者，用故時官印識之，而爲純一之客所得。純一懼禍，遂告變。毓祺見執入江寧獄，令具爰書。索筆書曰：道重君親，教先忠孝。某避禪已久，豈有官情義憤激中，情不容已。明主嘉誠，遣使授職，招賢選騎，分所應然。哀憤曠官，死有餘責。謹抱印持終身，附子卿之義。己丑三月獄成，門人鄧大臨告之。毓祺命取襲衣自殮，跌坐而逝。當事戮其尸，大臨號泣贖其元歸葬。變服爲黃冠去。太臨，字起西，常熟人。晞等輸入官，配功臣家。鄉人斂金贖之，教授毘陵。晞有學行，不愧其父。妻周氏，死節尤烈。邵長蘅爲之傳云。

王佐才

陳大任

朱集璜

陶琰

周室瑜

崑山之守，其議發於朱天麟。召故令楊永言主縣事。永言，雲南人，善騎射。當是時，縣丞閻茂才方獻降冊，用爲知縣。紳士共執茂才殺之。貢生陳大任議迎王佐才爲帥。佐才，字南陽，自狼山副總兵罷歸，年七十餘矣。大任虛所居爲帥府，身自裹甲署行伍。諸生朱集璜等助守甚力。參將陳宏勛率壯士百人至，以爲右帥。大兵東下，宏勛率舟師迎戰不利，退入城。游擊孫志伊沒於陣。佐才登陴死守。七月六日大雨，城陷。天麟狼狽出走福建。佐才冠帶坐帥府，被執死之。永言匿民間得免。大任時已出城，語從者同起事而以我獨免，非丈夫也。復入死。



之妻張氏子思翰皆死士民男女死者數十萬。

朱集璜字以發貢生陶琰

琰國光本作炎

字穉生庠生兩人皆有志行而相友善共勵實學集璜爲教授大師弟子至

數百人然留心世務先是嘉定崇禎二邑不轉漕崇禎中以軍興令崑山太倉長洲吳縣代輸而二邑償其值自是民大困崑山輸粟萬二千餘石值不能盡償集璜致書同邑縉紳曰邑中利害有大于是者乎夫二邑不轉漕非倖也已輸值於正稅矣今以額外增之民安得不病白其事上官除四州縣之累而二邑卒亦不漕邑東有夏駕湖又南爲雞鳴塘並承太湖吳淞江之委海潮擁沙漸爲平陸邑往往病水集璜相渡地形條議開濬之術于邑令親爲庀材督役復水故道凡六閱月而工竣民大利之崑山起兵助王佐才城守城潰投東禪寺之後湖死琰世居雞鳴塘去城二十里得鄉勇三百人率赴援未至知城陷乃還歎曰以發其死矣夜自縊其子藁葬於祖墓之側而集璜果于是日死越數日集璜柩至以兵梗不得歸葬亦厝於琰之右時人爲之語曰朱斷斷陶值值生同學死同城集璜門人孫道民張謙亦同日死

周室瑜

國光本作周宗瑜

字服堅丁酉舉人知儀封縣罷歸爲人有膽力兵起守東門與子朝鑛執戈司餉城破率家丁

披甲持戈以待兵入輒殲之朝鑛亦奮劍斫傷數人旣而鐵騎四圍登屋發矢如雨父子同遇害室瑜妻諸氏被執不屈死朝鑛妻王氏自縊其他城守死者蘇達道莊萬程陸世鏗關死者陸雲將歸之甲周復培馬兵死者陸彥冲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軾救母死者徐洛從容死者吳行貞王在中

國光本吳行貞上有徐激

王淳

王湛

徐守質

同時太倉諸生王淳、王湛，皆起兵攻城。王太倉，巨族也。湛，字道光，性尤剛毅，雍髮令下，慨然語淳曰：「吾誓與此髮爲存亡。」卽集里人陳說大義，聲與淚俱。衆曰：「君欲何爲？」湛曰：「新守強劫民耳，吾以衆往，當無不摧陷者。」里中從者數百人。淳、湛與其友蔡仲昭、魏虎臣等，橫刀前驅，圍城。城中人登陴笑曰：「此烏合耳，何能爲？」舉礮擊之，衆皆伏地不能傷。乃訝曰：「此知兵者。」於是禁舉火，以虞內變。三日，突煙不起，人聲寂然。衆謂其怯也，以扉遮矢石，向城辱罵。越日，則單衣荷戈，直抵濠畔。自辰至未，盛暑饑疲，守者乃開門，以十二騎突馳之。衆方解衣揮汗，遂大潰。淳先受傷赴水，湛砍一騎未及，爲所殺。仲昭、虎臣俱戰死。

徐守質，常熟諸生也，字野王。奉母避兵於鄉。鄉兵起，守質以母病不能遷。兄守噩謂之曰：「爾去我留，方相讓而兵至，守噩遁去，母與妹俱投井死。守質從之。兵挽其髮，守質踞坐而罵，殺于井旁。其友馮知十猝遇大兵於客舍，奮臂格鬪，中矢死。

麻三衡

吳漢超

寧中之兵，主之于邱祖德。而麻三衡、吳漢超相與佐之，皆奇士也。三衡，字孟旋，宣城人，布政使容之孫也。生有異相，好習武事。與沈壽民、梅朗中、中，國光本作三徐律時、沈士柱皆知名於時。三衡尤以詩酒自豪。既起兵，與胡太平、阮恆、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共稱七家軍。皆諸生也。駐兵稽亭。每戰，三衡策馬舞大刀，先登陷陣。敵人望而畏之。後以衆寡不敵被獲，殺於江寧。七家皆死。

吳漢超，字許公，宣城諸生也。爲人強直有膽決，深沈不露。甲申之變，哭于廟，與其友湯廷元謀募師赴難。會弘



光立乃止。已而南都復失。慨然曰：天下事遂已乎？議保寧國境。衆無應者。乃走涇縣。從尹民興起兵。涇縣之城守不減。江陰大兵久而後克。損傷者什七八。故至今聞二縣之名。輒破膽。漢超力也。師潰。匿華陽。當塗人徐淮聚衆駐華陽。聞漢超名。禮而致之。用其謀。連破句容、溧水、高淳、溧陽、涇縣、太平等縣。漢超曰：我兵少。聚而守城。則無以攻戰。我以游騎四出。使彼疲於奔命。乃可乘。此伍員所以覆楚也。以故所克州縣皆不守。然是時國新喪亡。民心已渙。而漢超復無以撫定。故終之以無成。丙戌正月四日。襲寧國府。已入城。同知王家梁勒兵巷戰。寧國漢超鄉郡人。各顧其家。莫有鬪志。遂潰。訊俘卒。始知爲漢超主兵。于是圍其家。令曰：不出且族矣。漢超乃歸死。問其同事。漢超曰：郡中十萬戶。誰非吾黨。不可一二數也。臨刑終不屈膝。剖其腹。膽長三寸。妻戚氏墜樓而死。

吳應箕

龐昌胤

池州則奉朱盛濃爲主。而吳應箕應之。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復社領袖也。言論風旨。士爭趨之。公卿以下。視其臧否。以爲榮辱。阮大鍼在南都。應箕率諸名士噪而逐之。大鍼不敢較。然憤甚。欲甘心焉。弘光立。應箕亡命走他鄉。乙酉。起兵攻池州。復建德。東流。及十月。而兵潰。逃入婺源。祁門界。爲黃總兵所獲。不肯屈。將戮於市。應箕曰：不可。遷至於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耶？伸頸謂總兵曰：以此煩公。遂死。

龐昌胤。字再玉。四川西充人。崇禎丁丑進士。知青陽縣。國亡。棄官隱九華山。與邑人孫象壯謀起兵。事覺被執。行至五溪橋店。夜扃戶而臥。明日推窗入。則死矣。卒不知其如何而死也。

謝球

趙初浣

司石磐

吳源長

錢國華

繆鼎吉弟鼎言

其餘所在蜂起者。溧陽則諸生謝球。涇縣則兵部郎中尹民興。諸生趙初浣。鹽城則司石磐。廣德則太學生吳源長。如皋、興化則諸生張明聖等十四人。而繆鼎吉兄弟最有戰功。至英、霍之間。義寨相望。不可勝數也。謝球字石玟。兵備道鼎新子也。既起兵。士卒欲取餉民間。球不許而散。九月被執。使之輸資。球曰：我大明諸生。豈以貨活者。至溧水殺之。趙初浣字雪度。與尹民興守涇縣。大兵攻之。久乃克。民興遁入福建。而初浣見殺。遂屠其城。司石磐與豐都司同起鹽城。豐國光本作豐兵敗被執。至淮安。見北撫不跪。都司欲脫之。曰：此吾劫之為書記者。石磐大呼曰：公言何謬。吾實首事。下獄六十餘日。痛飲狂歌。臨刑大罵而死。吳源長起兵梭山。與裘君量等攻廣德。克之。至湖州而敗。其時溧陽副將錢國華起兵遙奉瑞昌王者。亦戰敗。殺于對埠。繆鼎吉與其弟鼎言俱有膂力。車場鹽丁也。乙酉秋。淮人王翹林等奉宗室新昌王起兵。克鹽城、新化。鼎吉、鼎言應之。殺官兵數百人。防禦稍疏。騎兵猝至。鼎吉持長矛連刺騎兵十餘人。叢箭而死。鼎言仍聚眾攻城。屢有斬獲。衝其營不動。鼎言轉戰不息。饑不得食。遂被擒。帥愛其勇。欲釋之。不屈。乃殺之。浙東俱贈參將。其餘十四人亦皆死。

馮弘圖

周損

傅夢弼

傅謙之

桂蟾

義堂和尚

侯應龍

王燦



史可法之守揚州也。人訛言不死。戊子春。廬州馮弘圖因之號召人衆。遠近以爲信。多應之者。攻英山、霍山、六安。皆下之。已而敗歿。無爲州吳光享、巢縣葉士章皆以內應見殺。自是英、霍之間。各建義寨。共四十有八。所有周損、傅夢弼、傅謙之、桂蟾、義堂和尚、侯應龍、王燦之屬。周損。麻城人。崇禎癸未進士。授饒州推官。行取御史。大兵入江西。損走福建。隆武授兵部尙書。閩敗。損歸麻城。與其姪周羽儀起兵。聞石城王朱統錡在飛旗寨。乃率潰卒數百人馬數十匹歸之。夢弼者。以貴州選貢授泗州教諭。獻禦寇策有功。陞鳳陽同知。遷安慶知府。及安慶破。出走潛山。踞皖澗寨。謙之者。故潛山典史。桂蟾者。鄱陽諸生也。嘗起義從淮王。義堂和尚者。故公安貢生。國變爲僧。至是皆歸統錡。其後統錡敗。諸人皆見執。霍山人侯應龍與張國容、楊國士等有兵萬人。佩義勝將軍印。與王燦合軍攻霍山。不克。退保舒城。潛山間。己丑。自劉家園出攻獅子寨及南關。克之。營管家渡。又移將軍寨。正月寨破。俘至江寧。不屈。膝死之。王燦。字定安。羅田舉人也。知涇川縣。歸里。乙酉。與曹胤昌起兵。戊子秋。破廬州不守。轉戰蕪、黃間。屢有斬獲。己丑。粵中進兵部尙書。總督鳳陽。庚寅二月。戰潛山。太湖間。兵敗。死於江寧。

盧象觀

方

明

附

葛

麟

附

顧

杲

江上之師。起于盧象觀。而方明、葛麟皆與合軍者也。象觀。字幼哲。總督忠烈公象昇弟。癸未成進士。授金溪知縣。未任。改中書舍人。忠烈公智勇知兵。有謀略。爲督撫甚著威名。象觀習其家學。以仕晚。未見用也。大兵旣渡江。象觀與宗室朱議瀝遇于西湖。相與痛哭。入于忠肅祠。誓同起兵。至茅山。以象昇故將陳坦公爲先鋒。多所

殺傷謀攻南京。金陵人朱君兆者，奇士也。爲象觀計曰：京城雄深，攻之猝未易拔，而大兵四面萃于我，敗道也。公盍謀內應者乎？象觀曰：如何？君兆曰：某習知邑中之豪，願與朱君先入，公定師期告我，我從中起事，舉火以應焉。已而遣僧至君兆所約期，僧至清帥告變，清帥嚴兵立誅君兆，而自舉火誑外。象觀薄兵城下，燒太平門，騎兵出城突馳之，象觀大敗，精銳盡喪，議瀝匿水竇中得逸，復與象觀至宜興，稍收士卒出攻溧陽，又敗。象觀亡入太湖，而廣德屯田都司方明迎議瀝入其軍，明字闇之。闇，國光本作闇。素與吳興豪傑相結，起兵據廣德，既奉議瀝，義師多應之。于是破孝豐、寧國、臨安等縣，軍聲大振。隆武聞之，封議瀝爲瑞昌王，方明等授官有差，亡何清帥張天祿自徽州出攻，方明不能禦，棄王走浙東。鎮江人潘文煥匿王於茅山民舍，久之，其部曲喜正之，鎮江買弓事覺，有司捕正雜治之，遂得王。王遇害，事連文煥，文煥見正，嚼齒大罵曰：吾死何足惜，吾王一日尙在，人心一日未散，鼠子乃壞我大計，奮起批其頰，其子哭，文煥曰：我死忠，汝死孝，傳之天下後世，義士頌述焉。不然，我老氓也，誰復知之？至金陵，洪承疇欲屈之，不可，被殺。一女亦不食死，其明年方明回至長興，有疑其爲謀者，執至防將郭虎所，一小卒識之，指曰：方明也，遂斬之。象觀之入太湖也，與葛麟、王期昇合，有衆二萬，奉通城王盛澤居長興。八月二十八日，大戰於小湄，葛麟死，大兵蹙之，象觀知不免，起拜其衆曰：我兄弟受國厚恩，無以報稱，空煩公等，死有餘愧，自投于湖，有小卒泣而掖之出，象觀曰：愛我不如成我義也，遂自沈而死。陳坦公、總兵毛重泰俱戰死。

葛麟，字蒼公，丹陽人，與象觀同舉于鄉，生有膂力，貌類武夫，能開數石弓，弘光立，巡撫祁彪佳薦其才勇，授中書舍人，與鄭鴻逵協守京口，上便宜十二事，又請練兵於江北，皆不報。京口破，不至家而走海上，同總兵吳志



葵起兵復青浦。志葵敗見擒。潰卒無所歸。推麟爲帥。乃引舟入太湖。是時職方郎中王期昇起兵西山。奉通城王麟。乃與期昇合。未幾。盧象觀亦至。軍遂盛。期昇實不能軍。以兵威肆掠鄰境而已。民苦其暴。引大兵焚期昇舟。期昇遁。象觀危甚。麟望見火光。率三舟衝之。軍吏曰。衆寡不敵。毋陷死地。麟曰。臨難不救。同盟之謂何乎。持長矛力戰。舟師遇者皆披靡。連殪六七人于水。大兵素聞其名。及戰。羣指目之。噪曰。長而肥者。葛帥也。萬箭注之。而發揮矛如風。矢不能害。乃擲炬于其舟。舟焚。麟赴水死。

無錫人顧杲。以起兵未遂。先爲人所殺。尤可惜。杲字子芳。端文公憲成之孫。爲人粗豪尙氣。以名節自任。端文講學東林書院。清流多附之。由是東林遂爲黨魁。皆引端文自重。而杲爲其宗子。故雖未任而名甚高。阮大鍼既廢居金陵。思結納後進以延譽。乃蓄名姬。製新聲。日置酒高會。士雅遊者多歸之。禮部主事周鑣惡之。曰。此亂萌也。因草檄名曰南都防亂。引諸名士以排之。而難於爲首者。杲曰。舍我其誰。大鍼意大沮。恨甚。及大鍼得志。杲猶無所顧忌。爲萬言書。名曰號忠。上於當事。祁彪佳撫吳。嘉其義。爲築禮賢館招之。保護之甚至。大鍼乃募人劾之。有徐函者應募。士英卽擬旨逮問。而副都御史鄒之麟與杲有姻連。稽其駕帖。未旬日而國亡。事得解。大兵抵常州。知縣林飾遁。邑人王如玉。顧君起獻降冊。杲方起兵以應江上。遇之砂山。杲怒。命所部執之。兩人大呼曰。此賊兵也。是時砂山人團練以禦盜。不知爲杲也。信之。羣起執杲。杲無以自明。乃曰。願誅如玉。君起而後死。砂山人聽之。於是被害。旣而審知爲杲。則大悔。立祠祀焉。有巢之梁者。常州舉人。字伯貞。知曹州歸里。乙酉從軍于孟河。兵敗。父子俱死。

# 吳易

孫兆奎等附

太湖之軍起於吳易。國光本作易而孫兆奎等佐之。其軍爲特盛。先是有陸世鏞。字兆魚。以財雄于陳湖。會國變。散財募士。保障鄉里。湖旁諸生沈自徵。輕財任俠。亦知天下有變。造漁船千艘于湖。自徵死。其弟中書舍人自炳收其船以集兵。而主事吳易因之以起。易字日生。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不謁選而歸。弘光立。謁史可法於揚州。可法奇其才。奏授職方司主事。參軍淮上。乙酉。奉檄督餉。未復命而南京不守。六月。大兵徇吳江。縣丞朱國佐以城降。有諸生吳鑑者。字子儀。欲起兵誅之。會黃蜚兵至無錫。鑑大喜。徒手入縣庭。罵國佐。國佐執送蘇州。州守詢其黨與。抗聲曰。孔子、孟子、張睢陽、顏平原皆是也。何問爲。殺于胥門。易聞而憐之。起兵擒國佐。授其父汝延。令殺以祭鑑。于是舉人孫兆奎、諸生華京、吳且等皆募兵至。以水師千餘人屯長白蕩。出沒五湖三泖間。多所殺傷。大兵之初至也。未習水戰。易使部卒習水師者。雜農民散處湖畔。大兵掠民舟以濟。劫人操之前。散處者來操其舟。棹至中流。猝入水。擊沈之。溺死者無算。是時部郎王期昇、吳景夏等奉通城王盛。徵起兵西山。克長興而居之。然兵不及易之強。故皆依易以爲助。浙東授易兵部尙書。封長興伯。閩亦授易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忠義伯。八月。總兵吳兆勝以舟師至。旣敗葛麟、象觀等軍。引兵追易。二十四日。出戰塘口。獲敵舟二十。次日大雨不設備。爲大兵所襲。大敗。易子身走。父承緒、妻沈氏及女皆溺死。一軍盡覆。華京先驅。妻子入水。格殺數人。卒繼至。手與搏戰。相持溺死。沈自炳與其弟自駟及趙汝珪、吳且等皆戰死。自炳字君晦。自駟字君牧。汝珪字子玉。且字爾赤。京字壯興。皆諸生之有志行知名於時者也。孫兆奎兵敗將走。念易妻子在軍中。恐被辱。



視其赴水。然後行。遂爲追兵所獲。至江寧。見總督洪承疇。大言曰。先帝時有一洪承疇。督師敗績。身死封疆。先帝親祭而器之。今又一洪承疇。一人耶。兩人耶。承疇曰。汝無問一人兩人也。汝自爲一人事耳。驅出斬之。時義旅四起。多肆劫掠。惟世鑰毀其家。以集衆。禁部下不得妄掠一錢。犯者必死。故其軍獨靜。後知事不成。爲僧去。明去春。吳江人周瑞復起兵屯長白蕩。江副將討之而敗。八百人皆死。軍聲復振。遂迎易入營。其秋。易至嘉興。與倪曼青合營。集飲友人孫璋家。偵者知之。引大兵猝至。易與曼青並被執。殺于杭州草橋門。孫璋父子亦死。易部將茹文略。餘姚人。字振先。騎勇善戰。少從軍長興。爲千夫長。浙西旣降。文略獨攜壯士十餘人入太湖。從徐雲龍破長興。戰屢有功。雲龍死。乃歸易。易優禮之。奏授總兵。每持長矛陷陣。易八月之敗。文略手刃數十人。身亦被十餘鎗。血盡而仆。兵猶疑其佯死。數刃之。大兵去。稍甦。捧其頭而走。至潯溪。休於野廟。廟祝見而識之。曰。子非茹某耶。持之而泣。傅以良藥。百日始愈。間行至長興。訪母妻子皆遇害矣。丙戌三月。又從軍於麻湖。與大兵力戰。所殺過當。援絕而亡。其將周志韜突圍出。收餘衆自保。魯王遙授參將。明年夏。兵敗赴水死。

李總兵

任源邃

附

吳福之

徐安遠

其與易同起兵太湖者。有李總兵。失其邑里名字。而諸生任源邃。吳福之。徐安遠等皆附焉。源邃深沈有大略。見所在兵起。因往來諸寨。求可與共事者。皆不稱意。喟然歎曰。天下事遂無可爲乎。我視諸軍皆兒戲耳。家居久之。福之起兵。約與之就李氏于青城柵。福之字介公。閩中禮部尙書鍾繼子也。鍾繼在閩時。是以書誡其子。無負忠義。至是與李合軍。與大兵數戰。李氏兵潰自刎。源邃被執。至溧陽。當事命之跪。源邃曰。若非明臣耶。見

我不愧死而尙欲屈我乎。當事曰：子年尙少，盍少待之。源遠曰：汝惟有待，故至此。余何待？遂死。福之自書其衣曰：我生不辰，遭此兵燹，從李勤王，冒險不避，血戰三月，誓死不貳，再舉不克，全軍失利，公旣成仁，吾亦取義，不揣小子，敢附斯意，投湖而死。安遠，字世修，武進人。兵敗被擒，不屈見殺。妻楊氏，妾蕙香皆死之。

金有鑑一本作有鑑

徐昌明

通城王之起兵，長興人金有鑑奉之。有鑑，字改玉，有勇力。王以爲總兵。六月，率許昇國光本作計昇、沈磊、沈士弘、金艷、色等破湖州，守十餘日，再督兵萬餘攻長興，破之。有鑑方棄湖州，而大兵卽入守之。有鑑乃移師再破湖州。八月，援盛澂於太湖，湖州無備，大兵復援之。有鑑屯兵大雪寺，嘉興諸生徐昌明、吏員王士麟引兵會之，再取長興。士麟戰死。十月，有鑑敗於呂山。王遣金拱宇、毛蜚卿等率衆二千奪長興不克，又遣總兵賈應龍、楊觀象、吳永昌、參將金筠鹿等率兵千餘助之，敗回梅溪。聞王弟盛滌被圍于合村，有鑑援之，身中二矢，收健卒數十，間行走宜興，與岑元泰保鳳洲寨。十二月，大兵至山寨，大敗之，再戰又敗之。明年正月，復攻長興，有鑑、元泰俱陷陣死。

徐昌明，字闔如，本與盧象觀同奉瑞昌王。王署爲監紀推官。王敗奔西川嶺，與有鑑合軍，死於長興西門。

朱大定

錢棟

錢

旃附

錢

默附

呂宣宗



大兵之下浙江也。傳檄而定，兵不血刃，郡縣皆置官吏矣。閏六月，薙髮令下，嘉興民不從，不期而會者數千人，相與殺秀水令胡之臣，閉門據守，而推翰林屠象美主兵，象美，潞王嘗敕令備兵者也。乃迎鎮將陳梧爲帥，兵部主事錢榘毀其家以招兵部尙書徐石麒，亦入受盟，然皆文士，不知兵事，卒亦市井子，無甲仗器械，清師在杭，聞嘉興反，遣騎數百襲之，城上聞胡笳聲已膽落，陳梧率衆禦之三塔，大敗，象美出走，亂民追殺之，復聚守十六日而城陷，北兵入屠其城，徐石麒先自縊，錢榘殺於水，陳梧走浙東。

朱大定，字君求，秀水人，文恪公國祚第六子也。以蔭爲成都通判，強武多智，奉檄捕寇有功，陞同知，獻忠入蜀，先遣其黨攻成都，督撫諸大吏惶懼失措，大定曰：「聞賊掘城三晝夜，下遇石，銳挫矣，疾出奇兵擊之，可得志，不聽。」大定夜率壯健數百縋而出，斬死賊百餘，賊大驚，退三舍，大吏始奇其才，遣入覲，便道歸里，南都陷，首倡起兵，據守嘉興，屠象美繼之，及城破，男婦爭出，大定手劍當門護之，存活甚衆，於是由泖湖航海至紹興，條陳方略，王悅授監軍副使，使還收舊部，會長興伯吳易戰死，大定代領其衆，患痢居文恪墓堂，大兵猝至，執送杭州，不屈死，諸生張叔韓、孫間遠與同事，朱大定戰死，有周天者，嘉興人，城陷走吳易軍，以舟師出沒蘆區、白蕩間，爲先鋒參將，殺敵軍頗衆，攻復嘉善，多其功，間說總兵吳勝兆，使舉松江以歸，不克被殺，臨命謂人曰：「吾再生，猶當橫戈殺敵，慷慨而死。」

錢榘，字仲馭，大學士士陞子也，性穎敏，讀書過目不忘，嘗與友人余生讀漢書，一日欲盡，司馬相如、揚雄、東方朔、元后十數傳，以辰上口，酉背抄，榘差三十五字，余生差二十字，其強記如此。舉崇禎丁丑進士，年甫十九，授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尋擢廣西僉事，未赴，請終養歸，嘉興兵起，首輸餉萬金，與兄旃分防嘉善間，出偏師邀

擊銳甚。及城潰，棟以孤軍赴松江，屯三泖上，與徐孚遠、孫臨等合師，勢復振。八月，松江陷，將間道赴閩，舟抵震澤，大軍尾之，棟知不免，自沈死。小僮秋煙從之，明日，擁棟尸僵立湖中，人以為異。旃，字彥林，雲南巡撫士登之子。崇禎六年，舉順天鄉試，性豪俠，善待士，客來歸者，飲酒供帳，皆與已等。客噴噴稱錢長公。弘光初，授職方主事，棟敗死，旃鬱鬱家居，後以藏匿陳子龍論死，籍其家。子默，字不識，年十五成進士，知河南縣，吏治精明，有政聲。同父起兵，及敗入黃山為僧，號無知大師。戊子游山陰卒，或曰遜迹滇黔，不知所終。

呂宣宗，字亮工，崇德人，曾祖漢，尚淮府南城郡主。祖元學，萬曆庚子舉人，知繁昌縣。宣宗生而英敏，好用劍，洞曉奇門遁甲。吳江沈自炳見而異之，閣部史可法開闢揚州，辟其父願良為贊畫推官，自炳遇之幕府，謂可法曰：「是碌碌者奚能為，乃兒可耳。」可法問其狀，亟召之，未至。南都陷，宣宗走謁魯監國於紹興，授扶威義將軍，給勅印，使從吳易、黃蜚軍。既戰敗，走匿洞庭山為僧，以父病歸。邑令利呂氏富，遣人收之，入見不跪，捶其膝至碎，在獄日從容賦詩，臨顏柳帖，臨命呼曰：「今日可以報先皇帝矣。」年二十有四。

俞元良

周宗彝

姚志卓

張嘉運

附

錢達

章欽臣

邵一桂

洪有禎

浙東既以義旅奉魯王監國，畫江而守，其人衆矣。而熊汝霖獨以數百人渡海襲海寧，士民迎之者萬餘人。汝霖欲擇一人主兵，時杭州紳士多避地海寧，聞汝霖至，皆來會，然莫不首鼠持論。汝霖敷陳大義，有進士俞元良者，字綬穀，慨然曰：「豈公一人之事耶？某焉敢獨後。」遂任城守，未幾敗死。



嘉興之城守也。海寧舉人周宗彝，字重五，亦集里中少年應之。諸生鄭雪舫，袒臂呼市上，集者千人，後餉不足，里民不便，潛引清兵擊之，俱戰死。宗彝一門殲焉。

姚志卓，字子求，長興人。乙酉閏六月，與參將方元章起兵，以錢塘人張嘉運爲將，破餘杭，不守。十二月，走於潛，大兵破之，遁去。元章戰死。丙戌十月，又戰江山，兵敗遁入處州山中。十一月，出玉山，大兵圍之。其兄志元，僞稱志卓已降，志卓得脫。而志元見殺。是月，與詹兆恆同破永豐。其後遷徙無常。乙未冬，入海攻崇明，歿於陣。浙東封仁武伯。嘉運，字起芬，監國授總兵官。監國亡，被執至杭，懸之樹上射殺之。生平不讀書。臨刑有詩曰：頭能過鐵身方顯，死不封泥骨亦香。

錢達，華亭人，爲魯監國總兵，守錢塘江，有戰功。紹興陷，航海至閩，鄭成功承制授破虜將軍，復走太湖，集黃蜚、吳易舊部，往來瀕湖郡縣。大帥以舟師邀擊之，屢爲所敗。乃湮太湖諸口以困之。朝聞達名，令必生俘以獻。久之糧絕，兵士死者過半，將潛入海。漁人以告，遣水軍邀截，大呼曰：請見錢將軍。達知不免，躍過舟，厲聲曰：大丈夫事敗死耳。至蘇州，巡撫縶之大第，使銳騎環守之。知縣朝夕視候。有一樓船忽至，報曰：錢夫人來視將軍。騎引之入，則達之妻楊妾王也。居一日，妻留妾與諸媵婢復去。守者問之，達曰：吾遣妾還太湖，傳諭諸部解散耳。大帥信之，送至湖口。越二日，達置酒召令守飲，其妻亦出。達與妻南向坐，守令東西向坐，飲半換席，妻拜而入，卽赴井。守令大驚，遣人亟救，達止之。詰旦，達謂守者曰：汝等各以土三石見贈，當有厚賞。諸騎欣然負土。達使填井，須臾井口平。達親鋪石版其上，拜而祭之。數日，械赴京，令還殺于華亭。行次山東，竟不入以死。妾返太湖，亦自經。同時有唐彪者，字起凡，仁和人，與同邑陳萬良同爲魯監國總兵，屯天目，數往安溪、徑山、瓶窰諸軍，與

達各軍爲犄角。所統五六千人。皆以白巾裹頭。號白頭兵。瓶窑之戰。死者過半。殺大兵亦復相當。尋戰于安溪。以死。萬良大軍招降不往。出至臨平鎮。被執。不屈死。

章欽臣。會稽人。紹興監國。欽臣舉兵屯稱山。與大軍相拒。經數月。殺傷相當。會其卒內叛。與其妻金氏皆被執。欽臣對簿。氣稍靡。金氏呼曰。君爲將。不能成功。卽死已晚。乃俯首欲求生耶。因憤罵。帥怒。以刀觸其口。欽臣磔死。金氏以與士抗聲曰。我夫旣死。我豈肯獨生。幸速加刃。命推出斬之。金氏曰。夫旣磔。則我亦應磔。忍使我夫獨磔乎。帥從之。罵不絕口而死。

邵一桂。一作桂。字友濤。餘姚諸生。刑部尙書陞之孫也。監國立。念世受國恩。義當死報。使其弟一梓往謁監國。備陳欲起兵以聯水陸之勢。願得令旨從事。監國壯之。授一梓威虜將軍印。使還起兵。甫二旬。有衆萬餘。屯四明山。於是金華。浦江諸師。不期而應。鏖戰三載。一桂與弟一槐。一棠俱陣歿。一梓被執。臨命謂行刑者曰。不可破吾網巾。使吾無以見君親于地下。兀坐受磔。弟一棟復破家起兵。屯四明山。一載。得其兄一梓之仇。丁姓者。斬之以祭。歲餘糧盡。欲率其衆赴舟山。道遇大軍。戰而死。兄弟五人。前後殉國。其烈如此。

洪有禎。字亮士。嘉禾里人也。嘗授徒里中。督其子弟甚嚴。鄉父老以爲儒者也。丁亥兵起。有禎旋從俠客糾海上壯士數百人。入據漳浦。未幾而陷。執見大帥。挺立不跪。指而罵。有禎口木訥。時方憤怒。語格格不能辨。目直視。髮上指。傍執刀者皆大駭。帥怒。命磔于市。懸頭東門。暑月色不變。青蠅不敢集者久之。一卒取而投之濠。於是門卒皆病狂。若有物擊之者。乃相與求其頭。羅拜而瘞之。有禎早歲工書。賈人持售外國。得重價云。



王翊 王江

趙立言附

王翊字完勳。餘姚人。王江字長陞。慈谿人。兩人俱邑庠生。皆有志略。而翊尤強毅。魯王監國。翊起兵海濱。與江上師爲聲援。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浙東不守。翊渡海至舟山。說黃斌卿攻寧波。許爲內應。歸而結寧波舉人楊文瓚。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綺。董德欽。王家勤等。令兵至從中起事。爲降紳謝三賓告變。夏等捕入獄。已而斌卿以舟師至。大兵擊卻之。使詰夏等之同謀者。夏慷慨對曰。忠義之士。何可多得。無已。則高皇帝與先帝耳。以故夏等誅死。而翊得不名捕。翊遂結寨於四明山。翊主兵。江主餉。戊子三月。破上虞。殺攝印官。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入四明。與翊合兵守杜畧。浙撫遣兵攻破之。且令村民團練。人自爲守。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山寨。京第匿民舍。久之。翊謂其部曰。北兵雖健。非團練爲之嚮導。則山形險惡。未易窺也。彼固吾明赤子。乃反導敵爲寇。亦不可不誅。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人之團練者。隨道收兵。一月至萬餘人。京第亦出。己丑春。再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芳。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袁應彪。千里之間。屹然相望。然皆鹵掠暴橫。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且耕且屯。獨不擾民。又單弱不成軍。惟翊一旅蔓延于四明八百里之內。設五營五司。翊善治軍。有暴惡者。立時誅死。賞罰明信。四明之爭訟者。不至有司而至營。翊所剖決。無不悅服。江勸分富室。履畝而稅。人競樂輸。列城望之如強敵。城門爲之晝閉。守令皆薦誠通使。六月。魯王至健跳所。分使使山寨拜官。授翊河南道御史。江戶部主事。朝士皆以爲賞薄。尋朝舟山。觀其軍容。陞右僉都御史。會稽人嚴我公以招撫至浙。湖州柏襄甫。會稽顧

虎臣等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入四明山。翊之前營黃中道烹其使，我公遂去。庚寅三月，入觀舟山，加兵部左侍郎。八月，破新昌之挾虎山。九月，大兵將攻舟山，謀曰：內寇不除，何以靖外？乃大會師於大蘭山，帳房三十里，游騎四出，以搜伏聽者。翊遁入海。京第以病不能行，爲降將所殺。辛卯七月，翊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翊徬徨無所寄，二十四日，行至北溪，爲團練兵所執。是夜大星墜地，野雉皆鳴，過奉化，賦絕命詩，其在繫也。每日束帙掠鬢，謂守卒曰：使汝曹猶得見此漢官威儀也。八月十二日，羣帥會訊于定海，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脅，翊不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從翊者二人亦不跪，掠之跪，則跪而向翊，見者無不泣下，非獨王公忠也。其從者亦義士也。大兵之入山也，江母爲金帥所得，以之招江。江削髮以僧服見，安置杭州。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蹊，鄰居無不厭者。江憐妾而黜其妻，妻亦攘臂數江，登車去。聞者莫不薄其爲人。一日江出，鄰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既得脫，遂與定西伯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慟哭。丙戌，復與沈調倫聚衆四明山，聲勢寢衰。調倫見殺，江傷箭而卒。而其時休寧人趙立言亦以餘衆棲山中。會稽山稽山國光本作江山諸生李國楹約取江山。戊子正月朔，立言將三百人攻克之。國楹失期不至，明日大兵至，立言迎戰殺數人，馬蹶墮水死。子禎恨國楹，至其家欲殺之，爲官兵所執，與國楹同死。



南疆逸史卷三十七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三十三

死事

江右自左夢庚降。其部將金聲桓不願北行。請于豫王。取江西以自效。聲桓本無智略。其至也。惟殺掠以立威。於是諸郡各城守。義兵起矣。始於建昌。而廣信、撫、饒繼之。惟贛州之守為最久。其被毒也亦最酷。其後聲桓反。覆南昌。復殲焉。數年之間。江右生民盡矣。今自守土者別見。列其義兵於左。今自守土者。別列其義兵於左。

徐敬時

王 鄴

劉日杲

徐善箕

徐敬時。字伯宜。上饒人。崇禎丁丑進士。江西陷。杖策入閩。閩陷。挈妻子隱鐘山。庚寅。自閩出。駐永豐之九仙岩。舉義興復。大兵屢攻。輒挫衄去。歷辛、壬、癸三年。總兵楊文戰死。敬時知勢不支。作絕命詞四章。朝服北面再拜。自縊。

王鄴。永豐人。崇禎戊辰進士。乙酉起兵。行在授兵部職方郎中。丙戌夏。為清帥康某所獲。說之降。不聽。死之。

劉日杲字出子永豐舉人隆武二年陞調授翰林院孔目尋同詹兆恆鄭大倫王棫等奉詔出關剿禦駐永豐與大兵相持凡三年勢不支移扎龍頭山寨復困遂絕粒作自祭文而卒日杲好著書年二十失偶有子矣遂不更娶性至孝親早逝每逢忌辰必奉遺服于座拜而上食喜飲酒所著有建文春秋開國功臣甲申十八忠臣贊

上饒徐善箕天啓丁卯舉人官石首令罷歸倡義饒州界丙戌春被執不屈死

彭 錕

金志達

附

寧都諸生彭錕字劍伯與九江金志達等起兵從督師楊廷麟奏授錕兵部員外郎廷麟以幼子屬錕撫之甚厚庚寅春寧都被圍錕治具召親戚故人飲酒酒半謂客曰城必破我義不辱行與諸君決矣且我與楊公共事久當死所以不死者以楊氏孤也今孤稍長成我即死人必無虐忠良後者以楊氏孤託其友乃索冠帶燕燭于庭呼妻李氏亦冠帔出北面拜畢引繩就東西偏各自縊死而金志達與僧了悟等集萬餘人結營鄱陽彭澤間出戰池州建德屢奏捷後亦俱敗死

鄧思銘

楊應和

楊居久

附

鄧思銘字建侯南城諸生父爲益府審理思銘因得尙郡主性磊落負氣節北都陷即號召諸生設武備名曰庠兵欲以紓國難有司聞之阻曰庠何兵耶乃散乙酉王域等奉益王起兵思銘入幕籌畫城破被執大罵繫



於竿首而射之。每發一矢，思銘呼曰：「未中要害。」至六矢，罵曰：「經時不能殺我，汝技何劣也。」已而死。楊應和字惠生，楊居久字若淡，皆新城諸生也。大兵逼新城，紳士欲降，應和賦詩痛哭，衆遂止。應和曰：「我一身當敵，禍不及諸公也。」族弟居久歎曰：「壯哉吾兄，可無與之共事者乎？」提刀而出，同就執，強之俯伏，不屈。既死，尸不仆，作擊刺狀，無不嗟歎之者。

陳賚典 譚 涓 馮 伯附 魏一柱

陳賚典字天成，進賢諸生。鄖陽巡撫良訓季子也。江西陷，破家起兵，挫于鈴口，叩鉛關謁督輔黃道周言兵事，道周奇之，入覲天興。陳恢剿機宜，疏七上，並得俞旨，授監紀推官，令與浙江監軍御史朱盛濃同事。盛濃開府鉛山，賚典竭蹶行間，領三十六營之一，屢有戰功，復廣信府，授監軍僉事。廣信復陷，退守鉛山，盛濃被召去，賚典遂同武威侯曹大鎬分兵出茶山，諸帥各散地就食，賚典移駐潤溪。金聲桓拔營來攻，本部前鋒李相叛降，賚典方藍棘首騎赤馬，關弓絕溪角，李相指爲讖，羣爭獲之。賚典且騎且射，陷泥淖中，被執赴南陽。南陽當作南昌見金聲桓大罵，殺於洗馬池。

譚涓，南豐諸生，故侍御偕之子。隆武二年，同涂伯昌破家起義，復新城，至橫村戰死。馮伯，新城諸生，勿從永寧王起兵，身先士卒，屢著奇功，授總兵官。丙戌，同新城武舉劉開泰、南豐譚涓復新城，爲清兵所獲死。

魏一柱，瀘溪人，選貢生。大兵破瀘溪，以南昌亡命李光前署知縣事。一柱憤起，與諸生丁元、傅抒奇等夜執光前，送鄭彩所磔之，已爲職方張載述畫策守瀘溪，敗大兵於密潭壩。曹大鎬、高凌雲師繼至，一柱又爲謀議，永

曆元年秋王得仁兵大至下令族瀘溪之丁傅魏三姓一柱遂棄妻子與傅抒奇入閩襲破將樂縣先是都閩時諸藩王畢集閩陷而永西德安興安聚兵而屯者不可勝數一柱聯合之攻克建寧清大帥怒以重兵圍之一柱與諸王俱遇害惟興安以先事出得免

吳啓爵

倪大顯

吳啓爵南豐人與同邑張弼善永寧王以閩羅總兵復撫州啓爵偕弼入謁道新城會永勝伯鄭彩惡閩兵暴掠欲鉏之啓爵旗幟與之類邀止之搜篋中得上永寧書則皆規其禁淫掠以固結士民遂得釋彩副將陳輝留弼掌書記啓爵罷歸已弼數數爲輝言啓爵輝召之啓爵曰國用方艱吾不取食國祿願裹糧從王事于是鬻產自負藥囊衣履深入敵營偵探悉得其情彩擁重兵不進啓爵憤曰請獨當一隊輝許之每戰陷陣疾呼衆皆踴躍從之清兵屢卻已矢中頰貫耳死輝大驚遣卒覓得其骸焚而瘞之一軍皆哭

倪五名大顯字用闇以行稱樂平人家素封雖學舉子業顧時與四方諸豪俠游屢殲巨寇之患里中者樂平人雅相敬禮崇禎十六年黔兵勤王過樂平不戢五偕兄大恢起殲之繫獄已得釋明年饒州推官周損稔五名幣致之屢聯絡諸豪傑起兵及敗乃從黃道周道周復敗最後乃從汪志稷曹大鎬自弘光元年以来三載治兵無虛晷敵嘗數百騎窺樂平五率數十卒破敗之戊子王得仁屠樂平五率所部拒之得仁軍素聞五名爭欲得之一僧有神力長八尺下馬欲手縛五五斬之應手落得仁兵稍卻時得仁親履行間兵復進五所部鳥獸散乃自刎死兄大恢大登被執見殺



胡之瀾

李含初

郭賢操

進賢諸生胡之瀾字聿修丙戌舉兵棲霞山麓有衆近千清守將潘永禧率兵至接戰於穀原初騎射久之棄馬立高岸步射未幾衆潰潘揮兵四面圍之矢盡被執入餘干城西門觀者塞路瀾顧謂曰胡生面目未嘗異人所異者心常赤不黑耳邑令飲之酒謂曰權降以俟時何如瀾曰君父之事死生之際不可用權見金聲桓大罵金命批其頰頰齒落盡猶含血噴之臨死罵不絕口

德化李含初乙酉傾家貲起兵琅山得王拐子等有衆近萬復瑞昌德安再攻圍南昌九江郡不克而王拐子固捕盜嗜利反復九月聲言攻南康撤營去清將余世忠掩琅山不備攻之含初及弟映易長子宗麻俱被執死次子玉英爲王得仁所害從含初先後死者有武生唐扉鄧士鳳諸生熊九鼎云

郭賢操字以約德安名諸生故兵部郎一麟仲子乙酉八月起兵約子巖合同邑武生胡伯仰衆數千克德安旋襲復武昌與援兵遇戰縣治東殪其前鋒勁將振旅還所部高長子劇盜也清餌之執賢操以獻屬招撫孫之獬新至釋賢操不殺放歸里丙戌四月謀再舉清偵得師期環其廬火之賢操跳身逸轉徙奉靖星海間所至爭破家延納賢操雖流離困頓丰采不少衰戊子金王來附建議立官義兩營分戰守策上不省夏清再陷九江長驅入賢操復投袂起而邑胥素不快于賢操者潛引大兵夜襲其營執之赴縣凝立賦詩不能屈遂前劓其腿腿盡嚙趾血流滿襟且罵且賦有血流大地山河壯髮指青天日月輝之語先後從賢操死者德安諸生桂登魁胡戎武生胡伯仰桂妾繆氏不辱亦赴水死

聞人天祥 王 寵 鄒文敬兄弟

聞人天祥字令公建昌南城人世寒微少有志節讀史至文信國傳喟然歎曰士君子不當如是耶因襲名焉永寧王性豪樂聞無顧忌語天祥一見禮爲上賓時呼爲髯而不名王以粵兵收復盱江召天祥天祥即日拜辭其母入見王執手痛哭署監軍事大兵圍王撫州謀間道取盱絕歸路王令天祥出守界上兵才數百敗走敵騎時永勝伯鄭彩駐兵新城天祥往乞援不應及冬撫陷王被執鄭亦棄新城去天祥聞變不避亦被執其外兄朱某在大軍請于帥得釋間道走閩遇王故將馮垣與之合招義卒數千圍新城大兵猝至復執付獄天祥不食爲詩別母妻而赴市丙戌正月也

王監軍寵字二吉行八人多呼王來八吉水人壬戌進士王宏母弟也少不羈以勇豪里中乙酉從劉楊二公起兵所部多椎埋亡命頗不戢已吉安再陷復糾集故部出入吉贛臨撫間驟發倏散踪若風雲數百里地敵騎阻絕士民得安定服明服者皆來八力也丙戌中元返子舍作佛事七晝夜諜知之謀襲焉先覺遁去一日途中猝遇騎從兵奔散被執詭降椎牛張具痛飲諸將士深夜皆醉密集所部入殲之復諸器械旗幟卽假敵舟揚帆下抵新淦峽江清令具迎水滸立起擒殺之連復二城及敵聞來援則已先期焚舟入山矣已鄒忠介諸孫來合營大兵突至二鄒受縛來八急書追剿王來八五字於旗雜敵營大呼殺賊敵不疑及遁去始知其卽來八也益畏憚之丁亥十月巡按董學成檄各郡兵會剿銳騎雲合鬪卒星散來八復遁入山騎兵環山攻之來八死尙不知也明年金王反正遍覓王寵不可得始知來八真死云



鄒忠介諸孫者。曰文敬。字子嚴。曰文鼎。字子耳。兄弟並名諸生。與廬陵人習鼎聖同起兵。從劉同升往來虔、吉間。號爲勁旅。屢挫敵鋒。已乃從王寵。及敗。文敬見殺。文鼎投黑潭江而死。粵中贈文鼎副使。文敬僉事。而鼎聖則從劉季鏞入楚。隸何定。與軍受監軍副使。何歿。走歸塔司馬胤錫。塔亡被執。其家丁某適在敵營。逸還。大軍知其軍孤。夜襲之。鼎聖戰死。十二月三日也。其中軍信豐曹汝聞。見執。大罵不屈死。鼎聖爲禮部侍郎孔教曾孫云。

王其定<sup>等</sup>

孫仲奎

許文龍

其在吉安起兵者。又有王其定、王德官、蕭建侯、王之豹等。其定字卜萬。安福貢生。授耒陽令。德官字性任。廬陵舉人。乙酉各集衆起兵。與鎮守將胡長蔭共守吉安。吉安破。其定被執。死于獄。德官退守山砦。大兵追之。與建侯、之豹同戰死。建侯廬陵諸生。之豹泰和人。

粵都諸生孫仲奎。字天武。丙戌贛州圍急。仲奎率鄉勇具糗糧入城。因上轉輸滅寇策數千言。城守諸臣稱其才。使督鄉兵。與大兵戰河西。多所斬獲。贛破。據砦自保。金王來附。仲奎聯絡信豐、興國、寧、瑞諸軍將應之。大帥高進庫率兵襲擊。見執。抗節死。其子詔復與曾斌、李球、袁春蘇等收兵再戰。中砲而死。

寧州諸生許文龍。字雲樓。與同邑張猶龍起兵寧州。猶龍故爲楚撫何定。與監軍領十八營援剿張獻忠者也。乙酉。金聲桓入江西。遣人說之降。二人不可。率兵逐清所署寧州道宋某。據其城。以舉人王某署州事。州民多避兵入山。王守欲招集散亡。說張許令駐軍郊外。二人移師奉鄉。金兵乘間襲執王州守。降將吳勝遂導之攻

奉鄉文龍偵知之。伏火鎗土坑嶺，而令猶龍出嘗敵。且戰且卻，引入伏處。火鎗發，殺金兵百餘人。斬吳勝，聲桓濟師攻之。三月糧盡，文龍猶龍走瀏首之界首砦。金兵躡之，整兵衆力戰。猶龍不支，逸去。文龍遂見執，聲桓見之曰：「好漢，今至此乎？」文龍叱曰：「定國公同事，決不如狗輩偷生，遂遇害。」

寇夢虬

孔胤元

孔胤哲

蔡觀光

上饒寇夢虬，字亦玉，乙酉秋邑陷，新令至，逼民薙髮。夢虬率其黨楊大頤、大觀奮前格殺之。事聞，隆武詔受中書舍人，令提兵出火燒關，戰屢克，大兵益至，力竭而潰。

修水三傑者，孔胤元、胤哲及蔡觀光也。蔡工爲客，而胤元故素封，喜結客。戊子春，金王反正，胤哲募兵從之。及南昌被圍，將往援，與鄉砦格鬪潰歿。胤元避匿，自傷國家仇恥未雪，思得一當。己丑九月，客有恣之者，詭云奉靖、寧、武、瑞、南、建七邑並時起，推胤元爲前鋒。胤元喜諾，集山砦兵得百餘人，制梃宵登，令劉時俊竄匿。市間駭散，胤元入城，焚官廳民舍數十廛而已。遠近震動，守將調兵禦之。然諸邑絕無應者。其黨顧壽十懼，執胤元以獻。事連在籍職方郎中鄒魁明、武進令張士璠，並繫獄。屢訊，元無撓辭。鄒、張得釋，元獨死。觀光心愈憤。庚寅，與南昌鄔□揭竿西山，謀敗，將走鄱陽。舟過康郎山，爲水哨所詰，辭窮起而鬪，受縛論死。建昌涂君鼎稱爲三俠云。



# 南疆逸史卷三十八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三十四

### 死事

自南都立國。畫淮而守。西北之地。視爲疆外矣。雖嘗申命督撫。而遷延不至。朝廷亦置不問。陳潛夫在河南。粗有經理。請兵請吏。而馬士英疾之。罷其任。以史閣部之忠勤。經營淮上。口不暇給。亦不能復籌西北一步。嗚呼。江南故明土也。而大河以北。獨異域歟。間有盜賊結寨稱雄。竊名義旅。荼毒生民。不足數也。今錄一二紳將之矢志報國。以見西北之有人焉。

程見周

王良翰

李虞夔

孫守法

程見周。字香田。王良翰。字蓋銘。大名滑縣舉人也。爲人慷慨。重節義。饒志略。時流寇方熾。而滑復大葺。見周佐縣令李巖。設法剿撫。殲巨寇。招流亡。良翰則出藏穀賑給。存活甚衆。甲申二月。李自成破山西。分兵掠太行。以東。將抵滑。時縣方缺令。吏民恒懼。不知所爲。兩人與朱胤哲等議城守。不決。城陷。署其黨劉三晉爲令。刑勒紳

士兩人相謂曰。世受國恩。不能挺身殺賊。而令醜類肆毒苦乎。及大兵入關。三晉思招潰卒圖變。三人乃定盟起兵。將斬僞令以待王師。謀洩爲所殺。

逸史曰。方是時。明亡矣。書生奮志。欲逐賊以報國。忠矣哉。

李虞夔。字一甫。山西平陸人。天啓壬戌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戊子春。姜瓖反於大同。虞夔起兵應之。陷潼關及蒲。解諸州。己丑秋。大兵至平陸山寨。其子弘投崖死。虞夔奔陝西。匿其壻王某家。庚寅。迹得之。繫陝州獄。旋殺之。

孫守法。陝西人。有勇略。崇禎末。以功授陝西副總兵。加都督同知。甲申。闖賊陷京師。踰月復敗入關。關中守將皆降。守法棄妻子入終南山。號召義勇。銳志討賊。或謂之曰。國滅君亡。公何所効功。守法流涕曰。是何言與。我受先帝厚恩。見賊不討。何面目立於天下。時賊據興安州。守法與鄖陽總兵王光恩合兵攻破之。又攻克平利、白河、上津等縣。九月朔。賊將路應標以賊十萬圍鄖陽。守法、光恩督參將苗時化、王光泰等連日大戰。殺賊無算。賊勢漸衰。而吳三桂率大兵入關。徇秦地。時乙酉五月也。守法又入終南山。久之。奉秦王第四子稱漢中王。開邸五郎山。檄召西、漢、鳳、平、延、慶等郡兵。將圖西安。十一月初七日起兵。遣副將賀珍以義勇三千復鳳翔。於是盤陜、鄠、郿、涇陽、三原、臨潼、澄城、白水諸縣次第來歸。軍聲大振。守法之初起也。武大定、劉文炳、賀弘器、郭金鎮、黃金魚、焦容、仇璜等俱應之。而大定本固原舊將。功最多。守法推重之。十二月。與之攻西安。是時郃陽舉人姚翀霄、千總衛天命、康姬命、同州朝邑諸生李世仁、王知禮等。各殺守令以應守法。而大兵守西安者不滿七百人。總督孟喬芳懼甚。乃調山西兵五千來援。甫過河。知禮命朝邑百姓僞持羊酒半道迎之。而伏兵伺于旁。



飲醉盡殲之。喬芳益懼。又調榆林兵五千人入援。二十八日。守法率諸將至城下。然兵少。騎兵七千。步兵五千而已。平陽人曹三俊、三英、師可宗謀以城應。事泄被殺。丙戌正月五日。援兵至。部將賀時珍國光本作賀珍、胡向化等謀曰。我兵少。攻之猝未易拔。安能復戰。乃解圍去。二月。寧夏、甘肅、神木、靖邊各以兵來附。隆武帝聞之。遣使間道封守法。大定俱爲伯。然是時中原盡失。大兵之徇秦地者衆。守法所得郡縣。旋爲六兵恢復。聲勢浸衰。六月。守法退回五郎山。八月。武大定敗于興安境中。九月。王光泰敗歸鄖城。又敗走房竹。丁亥正月。守法奔石子城。二月。走長安石鰲谷。三月朔。守法破寧州。與高勳等據興安州之喬麥山。總督孟喬芳引兵攻之。四月八日。伏甲深林。以輕騎誘守法出。擒之。守法猶執鐵鞭格殺數十人乃死。傳首西安。大定入蜀。孫可望獻賊之遺孽也。獻忠既誅于蜀。可望潰而西南掠滇黔。所至崩摧。無敢與抗者。乃有忠憤激烈。徒手而與之搏。雖不量力。然其義足尙也。錄之如左。而城守之死節者附見焉。

吳履泰

上官星拱

李爾龍

陳萬齡

吳履泰字亨若。定安諸生。丁亥四月。大軍渡瓊州。官吏迎降。履泰方居憂。纒經起兵。盡散家貲召募。旬日間得壯士三千。黎岐之衆六千。於五月五日。大誓師進擊。十二日。戰于買萬長坡。斬首千級。大軍稍卻。次日黎明。以鐵騎夾擊。履泰師遂潰。謂其弟履節曰。吾力盡矣。汝可歸葬先人。抱石投海。其甥王蔚文從之。門人私諡端烈先生。後二年。有王昌言之事。王昌言者。字如綸。定安諸生。禮部尙書弘誨孫。先是甲申。五指山黎有叛。會馬隆根者。結黨謀攻定安。擁上流以窺瓊。昌言所居龍梅當其衝。乃散財糾壯健爲捍禦計。賊知有備。不敢犯。乙丑

夏六月賊以數萬衆出攻昌言率死士先登陷陣多所斬獲既而參將張某軍行遇伏棄戈潰敗昌言單騎衝突手刃數人毒矢雨發不能支遂死是秋九月定安陷昌言妻陳氏被執以計脫其孤懋曾乃罵賊死嗚呼昌言守龍梅而定安以固延至六年不被寇昌言死而定安復失禍流數縣天之亡昌言也夫豈惟一身一家之故哉定安人私謚惠愍以其嘗置義田設義學有德于鄉又能保障一城也

上官星拱字北樞靈山貢生丁亥二月廉州陷指揮張烈死之其四月星拱起兵與黃鶴鳴復靈山與宗室江西石城王府鎮國將軍統鑿圍廉州十月望克之擢監軍副使踰年奉命防守博白鬱林與太僕卿黃燦中總兵謝應奇鬱林道副使謝天英聯師守禦又與督師兵部尚書釋源赴梧州扈蹕釋源疑是程源之訛辛卯廉州被攻星

拱同信宜侯李明忠塔禦兩戰皆捷耿繼茂招之不應守武利內砦相持彌月援絕砦陷與其標官四人血戰死之其部數百人無一生者星拱妻沈氏召女及婦飲藥死子參將捷科被執不屈死統鑿以永曆三年至靈山被害其墓尙存土人至今祀之

李爾龍者新會人年少性傑烈誓欲殲敵一日以重金購得倭刀甚犀利夜置牀上錚錚鳴爾龍大喜曰天賜也持往廣州值諸官有事江滸爾龍短衣跣足奮刀前斬士卒死傷者數人侍衛潰亂人大駭走爾龍大呼曰我天兵數萬在此城將閉爾龍奪馬馳入城中至平南王府門者叢鎗刺之策馬復馳去追及演武場身負數十鎗被執平南王尙可喜詰之曰我天朝義士也奉李定國令旨潛兵入城今夜一鼓當發我性躁不能待故至此遂瘐死獄中

陳萬齡字學修乳源諸生父某常州通判爲盜所害萬齡痛憤結壯士二十四人潛入城砦擒渠首斬之祭父



丙戌冬，韶州不守，萬齡起兵與大軍戰于梯子嶺，敗之。又戰于白牛坪，敗之。遂復宜章，將乘勝入楚。大軍禦於郴口，戰而死。部曲范如元退保樂昌，又力戰，斬首數百，相持白沙灣踰月。一日酒酣，裸身與大帥戰，兩釋兵搏擊，力竭相抱入瀧以死。同里貢生張國鑰，字金門者，亦起兵從總兵郝永忠與大軍戰，亦死之。先是萬齡與永忠約攻宜章，謀洩，大軍潛伏山隘，盡坑永忠兵，而以其旗鼓軍號出乳源，諸生四十餘人往迎，悉見殺。

吳子騏

劉

瑄附

楊元瀛附

譚先哲附

石聲和附

顧人龍附

吳子騏，字九達，貴陽舉人，爲興寧知縣。安邦彥之反也，圍貴陽急，子騏念母在城中，倉猝棄官歸，遂不仕。總督朱燮元知其才，崇禎十年，燮賊阿烏謎反，陷大方城，遂守將引兵內向，燮元屬子騏走書招六廣諸目，曉諭利害，果相率降附。燮元上其功，璽書嘉獎。至是聞可望等擁衆將至，子騏謂邑紳劉瑄、楊元瀛等曰：「我明之老臣也，坐視賊至，屠戮鄉邦，何以報國？因共起兵扼賊于要路，敗之。賊來益衆，力不敵，被執，俱不屈死。瑄、元瀛並起家鄉薦，瑄官主事，元瀛官同知。子騏同年譚先哲，平壩衛人，官戶部郎中。邑城之陷，與同里前兵部參政石聲和皆闔門殉難。有顧人龍者，定番州人，嘗出仕，旣老家居，寇至，率士民拒守，殺賊甚衆，及城破，罵賊而死。」

席上珍

金世鼎附

何思附

段伯美附

余繼善附

耿希哲附

冷陽春附

夏祖訓附

席上珍姚安舉人爲人磊落尙節義聞可望等將入滇與其友大姚舉人金世鼎謀曰城尙可守盍起兵拒之因出家財募壯士二萬人與姚州知州何思率以乘城可望乘其未備也疾遣其將張虎奄至一戰而敗世鼎自殺上珍及思被執可望欲降之上珍厲聲曰我大明忠臣豈屈于賊耶罵不絕賊紮其口猶罵可望怒剝其皮從踵至頂其聲隱隱也思亦不屈死其時寧晉舉人段伯美呈貢諸生余繼善耿希哲及昆明孔思程皆起兵拒賊思程以從軍得官衆以其能武推以爲長及定國兵至思程泛舟遁伯美因知州冷陽春知縣夏祖訓共城守定國攻破之伯美等皆死陽春石阡人祖訓嘉興人也

逸史曰或有問於余曰子於諸義旅之舉是歟非歟余曰于君何如或曰是不知天命者耳昔者以全盛之世九重之尊四海之富山川之阻關塞之險荷戈戢弓而防衛者所在如林然而一夫袒臂大呼千百成羣被襪持白梃望屋而食則外城爲之晝閉其勢寢以蔓延攻城郭掠官寺屠鄉聚於是天子赫然震怒選徒命旅賢相制其謀良將奮其威健吏供其餉不愛高爵重賞招致武健異能之士以制狂瀾救黎元然而此蹶彼熾朝散暮聚喪師失國所在見告垂青紆紫華軒高蓋之徒委印綬奉符冊望風歸命長驅至京不三日而開門延賊帝后倉黃隕身尺組迨夫紫蓋南渡長江天塹猶足立國晉元宋高之業未艾也無何而元帥請命王師入關以方張之虐焰百萬之衆易於拉朽然後真人應運徐收大物命官置吏耆定中原旌旗南指馬首倒戈前鋒未抵于近郊戈紅未濟于橫流而君相逃竄臣民懼駭壺漿筐篚絡繹勞軍傳檄而定吳越之墟亦足見天命之有歸而歷數之難強矣乃諸臣者吹旣灰之燼導將涸之波怒其螳臂以當雷車驅烏合招亡命倚狡猾爲謀臣仗戎卒爲將帥使晏安之州里猝罹鋒刃積骸爲邱流血成川宗黨戚姻駢首同盡累世蓄藏塗地



無遺兵之所屯。荆榛彌望。哀哉。擠三百年之休養生息。以博虛名之一誤也。且夫不知其無成而爲之。不智。知其無成而驅父兄弟以殉于僥倖之萬一。不仁。不智之事。君子諱焉。而吾子猶臚列而紀述之。毋乃獎亂乎。余喟然而歎曰。有是哉。信如子之言。則是靡鬲不必奮迹于成旅。箕子不必傷心于麥秀。申胥秦庭之哭。爲妄。田單火牛之策爲愚也。而豈其然哉。夫孝子不以父疾而斥其醫。貞婦不以夫亡而蔑其孤。蒙險而愈厲者。忠臣之誼也。犯難而不避者。志士之烈也。故曰。歲寒知勁節。板蕩識忠良。且夫事有變易。時有反覆。有仍復國。遲之三十九歲之久。南陽佳氣。發之一十八年之後。非其臣民歌思舊德。不忘先朝。痛心故業。含悲蓄憤。淬礪以俟機。感奮以赴會。歷久不渝。而後能成事哉。而子乃以不智不仁目之。則將奉君父如弈棋。視宗社如傳舍。覲顏蒙面以事仇者之皆智歟。私家室保妻子。戀利祿。營爵位。賣人城社。覆人宗族。以博進取者之皆仁歟。審如是。則三綱將淪。九法將斁。禮樂崩壞。詩書滅絕。中國胥化爲蠻貊。人類變而爲豺狼也。豈得爲宇宙哉。南都之立國也。僅矣。其小人之釀成禍敗者。不足論。至有平居高談名節。號召徒黨。自附清流。忽焉喪志。屈膝獻國。而其忠義激發。誓死不顧者。乃在放逐之孤臣。斥遠之下僚。窮鄉絕谷。布衣草帶之士。慷慨陳言。流涕書檄。而四方響應。千里之遠。如共方社。縉流羽士。裹糧呈技。重趸來赴。事雖不成。天地震動。此皆志氣偉然。嗚呼。與天日並昭者也。成敗利鈍。又何計焉。善乎趙襄子之言曰。智伯已亡。無後。其臣猶爲之報仇。此天下之義士也。斯言也。有三代之遺直焉。嗚呼。以士崩瓦解之秋。而區區閩粵一隅。支撐名號者二十五年。甚至濱海蠻島。風帆浪楫。保其冠裳數十載不變。則皆諸義士風聲之所激也。惜乎可紀者止此耳。其他懷忠抱信。名湮沒而不彰。可勝歎哉。後之君子。續而傳之。其必有孚吾言者矣。

南疆逸史卷三十九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三十五 死事

江天一 畫網巾先生 陸宇燦 賀向竣

王延善 蔣爾恂

江天一，字文石，歙縣人。與金文毅同起兵績溪，被難者也。父士潤，湖廣某司巡檢，獻賊破武昌，拒賊自沈于江。天一正直廉介，家貧好學，所爲制舉文，磊落宏肆，屢困童子試。年三十六，見知邑令傅公，始得補郡弟子員。令故重天一，嘗令來請事，凡數年，終不以私見。是時天一貧甚，所居瓦不完，會姻戚有誑誤事，令急捕之，夜懷金百二十詣天一求解。天一愕然曰：「此言何爲？至于我哉？」亟揮之去。性好結客，士至者倒屣恐後。赴友急，不擇利害，見踰禮法事，面叱責不少貸。與同邑閔遵古最善，閔亦好義慷慨人也。晚年益厭棄制舉業，知天下將亂，與金文毅用軍法團練鄉人子弟，爲虞變計。黔兵之掠徽也，邑里大恐，文毅遣天一拒之。天一抹首攝弓矢，夜率壯士馳數十里，與黔兵戰祁門，悉奪還所掠男女牛馬。主兵者大怒，劾奏。文毅就逮，天一草疏詣闕陳情。天子悟事得白，及金公起兵，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獨推重天一。內外機事悉取決焉。既被執，天一亟走歸。



拜其祖母、母及祖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誼不可令公獨死。追公及大呼我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遂並執之。時閱遵古方僑蕪湖，天一道過之，突入其家。從朱纓帶刀者一人，遵古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日：無他言，今將往拜孝陵，引頸受刃耳。客聞者皆驚竄，遂辭去。遵古俄攜酒餼至其所，與天一坐飲。帶刀者義之，大呼曰：君無以武人鄙我，我雅知忠義。今世吾心服者，史閣部、黃總兵、金翰林與江君四人耳。然我在坐，子毋乃有不盡之言。因起去，呼二小卒伺門外。遵古復與天一往謁金公，痛飲悲歌，門外刀戟環列，鐵聲錚然。遵古不顧也。至江寧，總督欲降之，天一日：我爲若計，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同遇害。蕪湖僧海明乞貸市棺，抱金公尸而斂之。遵古與閩賈蕭倫往收天一，及陳繼邁。繼邁國光本作維邁吳國楨、余元英之骸，送歸其家。吳、余家無人，復買地葬之，立碑識其處。天一妻子將入官，其弟子歛人洪瀾，字遠生，以百金贖之，市田給饗殮焉。

逸史曰：凡節烈之事，非其生平積學行義者，不能爲。以其養之有素也。余故傳天一而約略其行事，雖微金公，彼必有以發之矣。遵古篤義，猶曰收故人也。至如海明、蕭倫與諸義士，素不相識，而經營後事，冒死不顧，非三代遺民乎？寧都魏禧傳其事甚詳，余不復敘，著其姓氏云。

畫網巾先生，其姓氏、邑里、爵位不可得而稽也。初與二僕潛迹邵武光澤山寺中，作苦傭食，衣冠儼然。久之，漸露光澤，防將吳鎮掩捕之，遂至邵武。鎮將池鳳鳴詢其姓氏，默不應。鳳鳴異之，謂曰：去爾網巾，無以惑衆足矣。吾不汝殺也。部卒因覘其巾，先生既索網巾不可得，晨起盥櫛畢，呼二僕曰：取筆墨來，爲我額上畫網巾。僕問故，先生曰：衣冠傳自歷代，惟網巾我明祖創制也。卽死可忘明制乎？於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復交相畫，軍中譁笑之，共呼曰：畫網巾云。久之，金聲桓遺黨張自盛、洪國玉、曹大鎬、李安民等結寨山中。

號四大營時出劫掠。庚寅夏，大帥檄江、閩合剿。四營潰，池鳳鳴因詭稱先生爲陣俘，以獻總督楊名高。見其額所畫，笑置不問也。檻車至泰寧，欲諭降之。先生因謂楊曰：「舊識王之綱，就彼決之可乎？」楊喜，遣詣之。綱愕然。先生曰：「吾固不識公也。特從公索死耳。之綱因窮詰其縣邑姓氏甚苦。先生乃喟然曰：「吾忠未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不報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致身，留姓名則辱身。吾自諱久矣。汝何故問爲？」若曹呼我爲畫網巾，卽我姓名矣。之綱抗聲謂之曰：「天下大定，一人強死何濟？且改制易服，王章也，何不薙髮以全汝生？」先生顧而唾之曰：「賊奴，我網巾且不忍去，況髮乎？死矣，無多言之。」綱怒，令先斬二僕，羣卒捧之。二僕噴目叱曰：「我豈畏死者？顧死亦有禮，當辭我主人。」于是向先生叩頭曰：「奴先往泉下掃除，怡然就刃。之綱乃好言慰先生曰：「先生豈有所負，不然留姓名照千載也。何堅自晦？」先生曰：「吾何負，負明耳。一籌不抒，束手就盡，與婢妾等，尙可以姓氏易節烈名哉。」乃出袖中詩一卷擲于地。又以白金一封付刑者，挺然受刃於泰寧之杉津。觀者見其畫網巾斑斑額上，無不泣下。諸生謝韓殯之松窠山，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歲時祀之。四營旣破，所俘獻者多有文秀嚴毅，顧盼偉然，至死不自言姓氏者。豈亦先生之流亞與？並其軼事而失之，可恨也。

逸史曰：明之死事者衆矣，未有若先生之奇者。觀其義化二僕，卽生平之學術可想見矣。彼蒞殺先生者，皆膺明之顯爵者也。二僕且得而唾之矣。悲夫。

陸宇燭，字周明，鄞縣人。父世科，大理寺卿。少與錢司馬同學，慷慨有大志，喜任俠。南北之變，士大夫亡命走江湖者，聞宇燭名，多來就之。無論識與不識，皆館而禮之。食客常數千百人。錢司馬奉魯王監國，防守江上。宇燭左右其間。王航海，諸臣芟舍從之。風帆浪楫，栖遲島嶼之上，得不匱乏者，以內聯義士爲之囊橐，而宇燭實爲



之魁癸卯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不具脫其械未至寓而卒字燭以好事破其家既死家人拊擋其室於亂書櫃中得布囊發之則赫然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奉之而哭曰此故少司馬篤菴王公頭也篤菴名翊起兵四明山魯王就加兵部左侍郎既敗梟頭于甬之城關字燭每過之徘徊其下思收葬之一夕有人入室叩首而泣者問之曰余漁人毛明山也向以卒伍事王公今不勝故主之感公每停驂王公頭下亦有意乎因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故錢司馬將與字燭交善會中秋州人習競渡舟楫如雲士女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遨戲至梟頭所問守者曰孰戴此頭也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字燭明山已豫立城下明山拾頭囊裹之字燭以身蔽明山當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得雜僑人中去字燭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春明始櫛而瘞之嗟乎字燭之義奇矣獨怪王公死已十二年而其面目猶可識豈忠義之魄風日不得而敗壞耶卽此一事字燭可傳已。

賀向竣字葵忱丹陽人補博士弟子年少負奇氣豪邁不羈與其友汪參最善參字中子能騎射舞稍而向竣喜擊劍兩人念天下將有變愈任俠結客偵刺時事聞政令不便輒指斥貴人囑齒罵曰若居高官享厚祿奈何壞天下至是與其客浮白醉呼相與慷慨流涕甲申之變參在京師客周鍾所參故鍾門人也和藥進鍾曰先生負盛名不可不死國亦不過今日死鍾謝曰生幸教我甚善姑徐之參視鍾究無意引決投杯罵曰吾乃與賊臣爲伍卽變服遁歸未幾鍾果以從逆伏法參與向竣時麻衣繩履徬徨草澤間或相持慟哭及南都擁立馬阮亂政向竣嘆曰天下事尙可爲令賀某得攝尺寸柄當整殘疆以冀中興今若此吾知大江以南非

淨土矣。明年五月金陵不守，披髮狂走數日，與汪參昧首負劍持稍，率壯士十餘人馳至大丕山，旬日聚衆千人。是時王師渡江，郡縣皆傳檄下，仍故吏易服色而已，無他兵以守也。以故吳越之壤，揭竿者羣，趨然皆驅市人而戰，往往不陣而敗。向竣襲金壇破之，無何大兵至，主兵者皇惑，向竣爲畫計策不用，或勸之去，曰：吾與共舉事者，棄之不義，擐甲守城，城破被執，見殺，年僅十九，參跳而免，復收其散卒，搏戰城外，殺傷過當，至力盡猶下馬步戰，手格殺四五人，重創死。

逸史曰：余敍次義兵，死事諸臣詳矣，後乃得賀汪事，向竣年未弱冠，或疑傳者之非真，昔孫策定江東，死時年十七，向竣雖非其人，然不可謂天下無英才也。自科舉法行，士非文詞不進，啞言躑步，以爲儒雅，而倜儻奇偉之士多淪于草野，發憤自奮，不量力以死，悲夫。

王延善，保定新城諸生，性慷慨尙義，見天下已亂，散萬金產，結客生三子，長曰餘恪，次曰餘佑，季曰餘嚴。餘佑出後，其叔建善，建善以庚辰特用，嘗知山西臨縣及河南魯山，闖賊之陷京師也，延善率其子弟與雄縣馬魯起兵討賊，移檄遠近，連克雄、新城、容城三縣，擒僞官郝丕績等數人，斬之，勢大振，會賊敗，兵屯未已，本朝定鼎，或之京師告變，逮入獄，餘恪謂其弟餘嚴曰：我父以義死，子不可不從，然陷我父子者，仇也，必報之。若壯可復仇，我往死，乃赴京，大呼我起義生員王某長子也，遂與父俱死燕市。餘嚴別率壯士入所告者家，殲其老幼男婦三十口，當事者義之，得無究。餘佑乃奉其父建善隱易之五公山，所稱五公山人也。山人字介祺，幼恢岸有大志，受業于容城孫徵君，奇逢，定興杜紫峯，學無所不究，尤務實用，少從其父在兵間，通曉兵法，善騎射擊刺，弓弩無虛發，嘗與友人談忠孝大節，感慨節烈，目炯炯如電，鬚戟張，蹲身一躍丈許，觀者辟易，噴噴曰：王先生



命世才也。晚而名愈高。遠近就學者數百人。縉紳豪士。往往構講堂。具安車迎之。山人幅巾鶴氅。往來上谷。瀛海。嵩岱間。兒童野夫。皆知名氏。見其過。隨而觀之。問王先生無恙。山人爲停車問勞而去。家貧。四方士到門。典衣剝薦。接之無怠。府縣長吏有饋。輒不受。來謁不見。亦不報謝。著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絡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十三刀法一卷。又輯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篇十卷。湧幢草三十卷。詩文集三十二卷。康熙甲子正月卒。年七十。門人私諡曰文節先生。

逸史曰。余友孝廉王源。嘗稱山人所著書爲諸葛流亞。而惜其才之不用。嗟乎。彼其父兄以義死。豈肯復爲世出。蘊其所學。懷不能已。著書以自見。傷已然。使山人果屈節。世豈能用之哉。則不如老死山澤。而書永傳也。蔣爾恂。字篤生。保定蠡縣諸生。戶部主事範化子也。崇禎戊寅。畿南被兵。範化死焉。爾恂方十餘歲。痛哭呼天。誓報父仇。畫父像。已帶劍侍其旁。朝夕泣拜。及長。多力善騎射。技勇絕人。嘗道遇賊四人。劫婦女衣。叱而鞭之。其魁恚。偵其出。縱五百騎邀之。途時爾恂方從兩騎迎其兄女。聞有賊。分一騎護其女入村。自挾一騎。數弓注矢。躍馬大呼。連發二矢。殪其前行二人。賊衆驚潰。其魁呼曰。我非敢害公子也。願請前四人罪狀。爾恂大罵數之。魁謝去。徐按轡護女而歸。又有土豪欲與爾恂爲難。爾恂陽謝之。大會其衆置酒。酒酣拔刀起舞。立斬三人于座上。衆驚服。乞命復邀之坐。盡歡而罷。其豪傑如此。甲申之亂。益散家財。結死士。備非常。每念君父之仇。慷慨悲歌。欷歔泣下。山東人王道士者。有異術。能前知羣盜服焉。請以爲魁。道士曰。我不能魁爾曹也。願亦未見可魁者。衆曰。聞蔣公子常願舉事。盍投諸。道士曰。善。因與其渠數人。謁爾恂。當是時。畿輔初定。民多流亡。而所在官吏貪虐。爾恂憤惋形於詞色。蠡縣知縣某銜之。將害焉。爾恂避中野。於鄉亭偶遇汛卒。自言嘗殺蔣某。則

其父也。爾恂驚陰質其姓氏，欲起衆殺之。及歸，而王道士適到門，望見爾恂，白皙秀顏，偉氣嶽嶽，則大喜，前赴與衆推戴意。爾恂陰計曰：盜無能爲也，然吾欲誅虐吏，復父仇，非此機不可。乃許之，與爲期。夜半開城，率其徒入殺知縣，捕汛卒，磔而祭其父。遠近聞之，以爲蔣公子起義也。旬日間，衆而應者二萬人。東破河間，將入山東。京師發兵追之，戰敗，衆潰，以數十騎遁去。至河側，謂其騎曰：我報父仇事已矣，若等烏合，不足有爲。我且死，若亦各歸田，毋再聚。自取夷滅，遽躍入水。衆救之不獲。當事聞公子死，衆已散，且變由縣官起，不窮其獄。公子入水不死，久之，致書所親曰：吾父仇既報，無所恨。天下事大，願同事非其人，是以敗也。今長往矣。後遂不知所終。逸史曰：蔣生事不足錄，獨其借盜兵報仇，既敗而散其衆以遁，似有智謀者。嗚呼！今之熱視君父之仇而濡忍以老死者衆矣。



# 南疆逸史卷四十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三十六

### 隱遯

嗚呼南渡之後諸臣有艱難盡瘁險阻不避以力扶衰運者有臨危抗節萬死而不悔者余既章章詳其事業矣其或晦迹肥遯潛山澤混緇素高風峻節邈不可追而行事泯沒然其不負所事西山義士之風尙在也而已有舉其姓名而人未之聞者噫可惜也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夫其人既已隱忍懼禍則常恐姓氏之落人間又安得而傳之以余所見庚辰進士黃周星字九烟官主事國變隱居湖州之潯溪老屋三間性高亢與其妻女操作佐食人以詩文就質者爲設酒饋亦不辭稍忤其意則面加叱責遇富貴者則愈倨人亦憚見之孤行一意至屢空不介意一日慟哭于野赴水死又有癸未進士李長祥字研齋四川遂寧人選庶吉士嘗以御史隨魯監國入閩閩陷隱紹興山中當事物色之復移常州總督郎廷佐以禮聘焉長祥乃出千金聘金陵美姬姬工詩善畫竹梳高髻拖百折長裙倣古漢宮妝時號山中秀才者侍婢名墨池亦髻色長祥日擁姬居高樓作長夜飲郎聞之以爲無他也居數年忽棄去不知所終嗚呼鴻飛冥冥弋者何冀以兩先生之

蹤迹觀之則天下之大其晦迹而余所不及見且聞者多矣求之傳紀而文字殘缺傳者寥寥明史所紀南京不守其變服爲僧者光祿卿華亭許譽卿少卿江都姚思孝給事中山陽陳啓新御史樂安成勇敢人而已今敍其稍有事實者存于篇

姜

採弟垓附

葉廷秀

顧朱

張利民

于穎

魏公韓王一壽

張廷賓

周齊曾

林必達

余增遠

方以智

劉永錫

姜採字如農山東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由儀真知縣擢禮科給事中以言事得罪莊烈帝怒甚下鎮撫司欲置之死而廷臣申救者衆乃杖之百遣戍宣州衛事具明史弘光立赦復故官以父憂不赴流寓吳門自稱宣州老兵弟垓字如須庚辰進士官行人其署有題名碑崔呈秀阮大鍼與魏大中並列其上立奏請剷去之採之被杖也昏絕不知人垓含溺吐採口咽之得甦及父死於賊上書請身繫獄而釋採歸治喪不許乃號泣奔喪歸奉母避亂走蘇州阮大鍼得志怨垓兄弟欲殺之採避地徽州嘗絕食樵子宋心老以菜羹啖之或徒步數十里至吳孝廉家得一飽孝廉亦高節士也因祝髮於黃山而自號敬亭山人垓變姓名避至寧波遜迹天台雁蕩間兄弟並不與世人接採有子安節實節才而文亦不令進取後聞山東平母欲歸採扶母歸萊陽山東巡撫聞其名檄郡縣招致之採故墜馬召醫昇竹篋以見使者使者歸報採卽夜馳還江南癸丑夏疾病呼二子謂曰吾受命謫戍會遭世變流離異鄉生不能守墳墓死不能正邱首今當待盡宣州以誌先帝生全之



恩既數日疾革曰吾不能行矣死必埋骨敬亭之麓年六十七子如其言所著有正氣集、傳託集、敬亭紀事、摘謬藏於家、垓後亦卒于吳門云。

逸史曰懷宗之明察非亡國主也。惟其輕折辱臣下。大者誅夷。小者杖戍。於是剛直果敢任事之士皆自挫。而在位者率佞諛偷合苟容。全妻子。保富貴之臣。因致寇盜縱橫。畏縮不能禦賊。至三日開門迎附。豈不可歎哉。熊、姜之獄。執其成心。久而不化。及李建泰出師。帝御門推轂。瀕行。建泰頓首以二人請。乃得出獄。未二旬而國亡。傳曰。天子而仇匹夫。懼者甚衆矣。此非衰亡之象乎。塚至死不忘故主之命。可謂純臣矣。

葉廷秀。號潤山。濮州人。天啓乙丑進士。受業劉宗周。造詣純篤。宗周門人。以廷秀爲冠。崇禎中。官主事。疏請終養。居喪盡禮。保舉法行。有列其名者。辭不赴。除服入京。抗疏救黃道周。帝怒。杖之百。遣戍福建。然廷秀實未識道周也。特重其學行耳。既遭斥辱。處之恬然。道周深服其有養。南渡。召爲吏部主事。侍郎解學龍薦道周。因及廷秀。帝命以僉都御史用。馬士英惡其剛直。但授光祿少卿。唐王立。召拜左僉都御史。進兵部右侍郎。閩亡。去爲僧。匿迹山寺。其徒問姓名。終不言。及疾亟。取筆書示之。擲筆而逝。

顧朱。字自公。浙江石門人。崇禎癸未進士。年甫踰冠。才名鬱然。士子爭誦其文。初釋褐。倪元璐、劉宗周兩公深器之。曰。子誠異士。惜所遇非時耳。甲申。弘光立。謁選。以行人請餉兩浙。時馬阮亂政。士大夫營私植黨。忘其國之危也。或謂朱曰。子以京員督理鄉邦。畫錦之榮也。錢穀在握。盍籍以豐殖其家。朱謝曰。士人讀書。必以忠孝爲本。禮義爲閑。國家多難。吾敢營寵利乎。子休矣。毋污吾耳。力清夙弊。無敢以私謁者。惟喜文士。所至郡縣。輒課士。簡其秀異者。移學使。補博士弟子員。後多爲名士者。乙酉。南都潰。魯王監國紹興。奉命召起餘姚大學士。

方逢年又之義烏召兵部尙書張國維逢年在家謁三上乃得見謝曰老臣力衰恐不足辱寵命朱前曰軍府草創非公無以屬大事者且王命敦促公無拒也逢年乃許諾而國維聞使命至闔門降階執朱手向之慟哭曰君父在難臣敢辭瘁朱曰向之方輔家三日乃得見既見復三辭朱再三陳請乃受命今公何任之勇也國維曰吁此承平大臣奉召體也今何時乃循故事且方公宰輔也余戎政也金革無避何滯遲之爲朱因從容問曰事有濟乎國維曰難然則如之何國維曰吾受國重寄義在必死子筮仕日淺尙可隱避此地有某山避世桃源也他日盍以卜居其明年越城又潰監國航海朱不及從棄妻子自姚江自海寧紆迴山谷烟燧數百里伏尸枕藉冒險遠涉至海門無舟可渡還至乾溪慷慨欲赴死時其父在家老矣謂其長子曰汝弟且殉國吾誰與養昔宋亡謝疊山以親老不死汝盍以我命召之朱得書徘徊終夕喟然曰張司馬命我矣吾何忍棄我親也乃挈其妻子歸布衣蔬食杜門不出其後同年生陳名夏杜立德入仕本朝皆顯達致書幣勸之出力辭返幣有司歲時致問不爲答有以事請者亦不應家愈窮空作百貧歌以自遣事父及繼母撫諸弟孝友稱舉主李立齋歿于舟山爲經紀其喪載其孺孤歸字養之二子既長爲治裝而歸之楚喜讀經作詩禮解爲子弟講易皆有獨得晚尤邃于春秋以爲左氏親炙聖人其旨真後之述者惟晦庵得其正因作春秋本義以折衷羣說云年四十餘遭其父喪哀毀如禮服除遽卒

逸史曰觀行人之召方張二公可以定其人矣國亡君竄海內土崩而猶守承平故習以自尊大此豈有君國在其意中乃欲藉以濟變哉烈矣張公行人之終身不出蓋亦師其遺訓也而逢年卒以僞降訖誅悲夫行人子鐔余姊婿也官庶吉士改侍御史陞大理寺丞致仕孫濂方登己丑進士天之報行人者於其後人行人之



嘉遜愈光矣。

張利民字能因侯官人崇禎庚辰進士知桐城縣張獻忠來攻登陴守禦以忠義激勸將士執所佩刀殺白雞以血洒地曰諸公有二心者視彼又折矢誓曰利民今日藉諸公力堅守有功不以上聞者有如此矢將士皆感泣獻忠百計攻之不克賴黃得功援師至城獲全治行最擢戶科給事中晚披緇入山自稱田中和尙其時遺老爲僧者甚衆武進則開封府知府薛察號米堆永嘉則翰林編修林增志號法幢平湖則吉水知縣沈中柱號無淨皆以進士起家著聲績者也

于穎字瀛長金壇人辛未進士累工部員外郎知西安府以事削籍起工部郎中知紹興府監國時陞按察司副使分巡寧紹道及師潰問道歸里杜門終老其在越也甚有威惠義師初起命以五百人赴西興收北船倉猝未有軍仗穎卽民間家借棉衣一襲頃刻得百具當甲以扼江其得民心如此越人至今思之

魏公韓字小韓號雲庵黃岡人天啓乙丑進士知句容縣累官寶坻巡撫國變未之任隱居縣西以湖中漁臺築圍聚宗人居焉圃北有問青樓朔望登樓北面九拜年九十餘髮脫不除韋中藻有過問青樓詩青天不答累相問皓首終隨漢臘歸蓋知其志矣其同縣舉人王一燾字子雲乙酉後寄寓武昌寒山寺山臨大江山厓有猴兒洞人迹罕至每月明江靜獨往洞中大哭漁舟過其下視之則子雲也可悲也夫

張廷賓字容卿餘姚人天啓甲子舉人教諭鄞縣南都除望江令未赴丙戌兵亂姚江書院師弟皆散廷賓獨入院中不去事平學徒稍稍集學會再舉廷賓力也意忽忽不忘故鄉乃之四明雪竇爲僧號道巖東南高蹈之士多歸之架上雜陳儒釋書人莫測其崖際年八十八卒壬戌歲也

周齊曾字惟一鄞縣人性高介少爲諸生治經書悉屏棄注疏作文抒所獨得亦不蹈襲前輩大家丙子舉於鄉癸未成進士出太常卿吳麟徵之門除廣東順德令倣古社會法置義田以備旱潦又立弓箭社集閭里丁壯教之擊刺盜發輒捕獲一縣稱神明攝篆香山縣故有黎種隔以海巡按御史入士官賄許渡海葬內地齊曾曰若爾則授黎以縣土持不可隆武帝立于閩召舊輔何吾騶入直吾騶昏山人也蒼頭廬兒憑勢豪橫齊曾痛懲之吾騶移書請讓齊曾嘆曰國家禍亂至此區區閩粵一隅不令長吏撫循其民猶仍故習是夫也必敗國吾不忍城社之及禍也拂衣歸監司留之不可歸而江東已失守徬徨號泣入剡源架屋林壑深處號曰囊雲庵盡去其髮爲髮塚銘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薤有露可以無淚惟鳥石依依可以無弔客因自號無髮居士草衣糲食隱居二十餘年性耐勞苦搜奇木爲養和竹根爲爐自削製手婆娑撫弄見者皆尙其風致同年生爲海道招以書謝不往曰孤雲來去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河之異毋相瀆爲也同年必欲見之值其母喪往弔焉一叩首謝起避去終不交一言是時紳士之隱于禪者若法幢林增志漁山熊開元無可方以智皆柱拂卓錫椎鼓上堂稱法嗣齊曾既僧服雲寶石老人欲傳以法齊曾笑曰我僧也乎哉辛亥三月卒年六十九士人諡曰貞靖先生以誌其非釋也有詩文數卷甬上李鄴嗣敘之

逸史曰夫厭世汗濁而隱隱而僧不得已也而僕僕焉稱善知識以與富貴者日接是安得謂之隱哉若貞靖先生者可師矣

林必達字非聞寧波鄞縣人也宋吏部尙書寶之裔自莆田徙焉登崇禎癸未進士授行人給假歸甬抵浙而京師變聞慟哭幾絕弘光立仍故官命主貴州試道梗不行魯王監國副都督陳謙使于閩隆武以表詞倨殺



陳謙而必達留天興開科以之分校士絕請託拒賂遺未幾閩士訴所取士不公上親試之黜紕謬者主司同考多得罪而獨賢必達擢監察御史督學閩南大兵入主帥以按察使招之必達夜浮海遁歸會母亡哀毀骨立奉其父居與弟必遠友愛子女婚嫁皆出其力丁亥以遺逸薦有司敦逼必達泣然曰吾宜死國久矣所以隱忍者以老父也敢以新命自汙哉與諸逸民徐霜皋李杲堂錢蟄庵高隱學朱柳堂輩爲社會時或狂歌痛哭先是其妻卒于金陵富商有願予女者資數萬拒不受有同年生欲予金資之仕不應四方士饋遺者受而散諸宗親故終身窮空一子賢而早歿撫其孫成立有曾孫矣又相繼歿時其父尙在願而哀之必達啓曰兒有弟弟孫卽兒孫也何悲焉蓋以是慰其父也父年最高九十五而亡必達年七十餘矣哭泣哀瘠如禮自遺老零落杜門不復出間爲詩旣成輒焚棄故存者不百篇里中後仇兆鰲萬經官京師後字下當有脫文于其年九十徵諸名士詩章贈之進必達顧之嘆曰吾絕人事久矣況名乎濱死孤臣有知我者取以銘墓焉又三年而卒戊子九月也自銘旌曰萬曆遺民不作佛事其孫壻謝德寬爲之狀云

余增遠字謙貞兵部尙書余煌弟也崇禎癸未進士知寶應縣劉澤清鎮淮安勒有司庭謁增遠不屈投劾歸監國特起禮部主事進郎中事敗避居村墅草屋三間躬親農圃有同年生爲監司求見不獲一日屏騶從直詣其廬增遠僵臥不起曰多病不能爲禮監司執手勞問甫出門則已荷鉏灌園矣隱居二十四年未嘗入城市年六十五卒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昭湖廣巡撫以智舉崇禎庚辰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少美姿貌聰穎絕倫書無所不讀爲人風流自喜及語忠孝大節凜如也初入翰林而孔昭爲楊嗣昌所誣下詔獄以智伏闕訟冤帝不聽

乃刺血書疏候公卿入朝叩頭乞達跪長安門者二年帝聞而憐之孔昭得遣戍遷爲定王講讀官十七年春召見德政殿以智陳天下大計帝屢稱善及都城陷被賊擄掠乘間脫歸阮大鍼與方氏父子不協至是用事使人奏以智降賊欲殺之乃變姓名避之嶺南已而南都覆唐王立于福州召復故官不赴及永明王立知以智在德慶州起官中允進少詹事再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召入輔政並不赴久之復召辭益力轉側蠻僚洞壑間艱苦備至尋薙髮爲僧號無可大兵陷桂林執見馬帥蛟麟以智跌坐曰十召不出不忠家有老親不能養不孝分當死馬帥令作書招陳邦傳以智厲聲曰我豈招人降者帥知不可屈乃聽之去乙未奔父喪廬墓三年又十餘年而卒所撰通雅及浮山前後集凡數十卷

劉永錫字欽爾魏縣舉人選長洲儒學教諭署崇明縣事吏治精敏庭無留獄亂後不歸隱居相城有大吏強之仕袒裼疾視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任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奈何欲見辱耶取劍欲自剄門下士抱持之得解既而妻子相繼餓死永錫亦旋歿弟子徐晨陳三島等經紀其喪葬之虎邱



南疆逸史卷四十一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三十七 隱遯

張鹿徵

鄭龍采

費經虞

熊啟宇

胡正言

朱議霽

邱上儀

一壺先生

錢老人

楊正經

張鹿徵字瑤星。應天都督可大子。崇禎朝以世勛官錦衣衛儀正千戶。煤山之變。殲于西華門。百官無至者。鹿徵獨縗服哭。臨守梓宮不去。護喪葬天壽山。微服南遯。弘光即位。復舊官。陞指揮使。馬阮亂政。鹿徵于城南建松風閣。將歸隱焉。大鉞欲殺周鏞。雷縯祚。鹿徵不可。故獄久不決。其後羅織復社諸生。將盡殺之。緹騎四出。先執陳貞慧。吳應箕於獄。鹿徵與鎮撫司馮可宗會鞠。語可宗曰。此皆志節之士。有何罪而拷問。得不加刑。左兵南下。乃陰縱之。挂冠入棲霞白雲觀為道士。更名怡。自號白雲道者。明亡。終身素衣冠。曰。先帝讐未報。服何可除。山居鈔書。著述甚富。時往來松風閣。望故宮闕。泫然流涕。年九十三而歿。

鄭龍采。字聖昭。歸安人。天啓辛酉舉于鄉。與同年烏程丁永鑑交最契。流連詩酒。日夕不倦。永鑑好北里冶游。

而龍采則慷慨談經濟憂時憫世未嘗釋諸懷也。謁選得婺川令。道出湖廣謁巡撫何騰蛟與語奇其才欲留爲監紀辭曰朝廷命某宰婺川不合參公軍事也。及解組過楚何公已殉難矣歸遂祝髮入下山不復與聞世事。詩有高密堂集。

費經虞字仲若新繁人。早孤事母孝常刲臂療其疾好學敦行州里重之。崇禎己卯舉于鄉十七年正月授昆明知縣有江西人選什邡典史攜幼婦偕行次沅州而典史卒經虞出私財棺殮之婦無所歸願適經虞不可擇士人嫁之而去。明年土酋吾必奎敗其徒數百人皆當誅經虞察之皆良民繫縛饑困氣息僅屬乃釋其縛居之廡下煮糜哺之寢以蓐草夜具牒白其冤上官屢訊執如初乃罪十二人而釋其餘給資遣還鄉里其人歡舞叩頭去。沙定洲擾雲南逐黔國公羣僚憚其兇威獨經虞與之抗禮。又明年遷雲南同知是時蜀中大亂經虞鄉邑已殘毀而滇中復亂意忽忽不樂仕投牒乞歸巡撫吳兆元巡按羅國瓚不許具薦爲廣西知府經虞力辭不聽。又明年四月薙髮以示不返乃聽之甫出境而大盜孫可望入滇流寓雅州轉側入峽播遷沔漢之間兵戈饑饉瀕于危難者十年乃東游家于揚州杜門著述揚之人罕見其面有毛詩廣義三十卷字學十卷雅論三十卷卒年七十三門人私謚曰孝貞子密隱居博學有父風。

熊啓宇字六開南昌人由貢生崇禎十三年時用爲臨安府推官屢遷兵備副使仍蒞臨安孫可望入寇啓宇被執謾罵不屈賊義而釋之賊所至屠戮橫尸數十萬啓宇爲起大塚壙而瘞之歲饑民絕食發粟療之兩月獲全者無算士民爲立祠後隱居不出不知所終。

胡正言字曰從休寧人徙上元少穎悟博學能文精究六書其所摹金石古文大小篆推重一時爲國子監上



舍生南京禮部檄令纂輯詔制全書校刊欽頒小學表忠記諸書以勞咨銓部當授翰林院職未赴而京師陷南都倉卒立君時尙寶諸璽悉淪于賊詔誥待璽以行署禮部事侍郎呂大器言於朝曰胡正言博雅工篆法可令督治立遣使召赴工部考古式督工範金爲之首成廣運之寶繼乃購大玉開局彫鑲龍文螭紐鑄皇帝之寶寶成正言又撰大寶箴一疏藉寶以獻其略曰祖宗大寶傳歷永世自天啓中宦豎竊弄寶幾墜地先帝聖明繼統拳拳奉持十有七年憂勤不怠不幸淪喪光啓陛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惟陛下祈天永命以仁爲寶克贊中興執仇雪恥纘服舊物則大寶永永與天無極詩曰天難諶斯命不易哉守寶之道在是而已疏上詔授武英殿中書舍人正言曰我豈以藝博一官哉辭不受其後國事日亂正言絕不談世務及南都亡屏居一樓足不履地者三十年年九十一無疾而逝

逸史曰當金陵之建士大夫奔走勢要如鶩雖自號東林老宿不難反顏攻正人以冀馬阮之憐而收之其後卒獻國以自媚正言誠官中書得日與樞輔接席豈非趨名位者一機哉而囂囂然不顧寧屏居守正而以窮死其抱歲寒之節者歟夫貪名敗檢之夫叢集于上而堅貞直諫者泯沒以老此世之所以終否也

朱議霽字用霖寧藩支子裔也襲奉國中尉家南昌父統鎮崇禎丁丑進士議霽幼聰慧萬元吉與統鎮同年嘗過其家議霽時七歲與元吉弈指揮攻殺得勝乃已元吉大奇之統鎮知江夏縣縣固劇號難治議霽少年已得佐其父財賦出納悉關其手老胥懾服毫髮不得侵欺已而父卒官推官某素與之隙以其在任時嘗修城隍耗金十萬牒取其籍欲從中有所劾治老胥匿其籍大索不得議霽與其友諸生張若仲日夜窮思所出入各條記合之十數萬金無少差號冊報老胥及推官驚以爲神父喪乃得歸然自是得嘔血疾議霽性豪邁

見天下將亂，愈輕財結客，招致外方異人士，之有技勇精擊刺者，皆館之。左良玉之內犯也，議壽與九江毛珏、任濟世謀，與其客之壯武者，將柯陳兵遏之九江，與當事議不合，散去。九江隨破，及金聲桓入南昌，議壽曰：大亂至矣，坐守田廬，以待誅夷乎？立挈妻子走建昌，已乃依寧都魏禧，結廬翠微峯，變姓名爲林確齋，既苦貧，種茶冠石，親荷鋤灌植，弟子皆負擔以從，所製茶高妙，遠近號曰林茶。晚工詩，善二王草法，雖居山中，求書者不絕也。年六十一而卒。同時有八大山人者，亦南昌宗室也，補縣諸生，國變後，棄家爲浮屠，奉新山中居數年，精其法，陞座稱宗師者二十年。臨川令聞其名，延至署，歲餘，忽不自得，陽狂走會城，被葛布袍歌於市中，忽大笑，已而痛哭，人莫測也。久之留止其姪家，山人喜水墨畫，花竹怪石，蘆雁汀鳥，儻然有出塵之姿，草書亦怪偉，人得之爭藏，奔以爲寶，然遇貴顯者，則閉據不肯畫，雖以數金易一石，亦不可得。持綾絹至，直受之曰：此增我襟材，貧士山僧置酒招之飲，二升輒醉，醉後潑墨淋漓，雖數十幅不厭，已而閉口不復言，人至則掌書啞字示之，而喜飲愈甚，人饋之酒，持觴笑不休，醉後欷歔泣下，其他文字皆古雅幽澀，然祕不示人。

逸史曰：明季宗室幾百萬，所在暴橫，恣爲非法，而在南昌者尤甚，民間號之曰塵神，及遭闖，獻之難，所暴屠戮亦幾盡矣。此亦盈虛之數，天道好還之驗也。而中尉獨能以禮自持，既罹大故，隱居自力，易姓以避患，豈非宗室之賢，至山人之佯狂，其行愈詭，而其志愈可悲矣。吾是以附諸列傳焉。

邱上儀，字維正，武進人，由武科進士官海鹽游擊，雖在軍旅，恂恂若文士，雅歌高會，酒酣間一賦詩，居官甚廉，或告之曰：將者知信仁勇嚴，不聞以廉取，一介何傷，笑弗答也。經亂隱居，躬耕紫雲山麓，有盜劫行舟，上儀數弩射之百步外，中其目，盜乃遁，舟人造謝不見，又嘗負薪三百，勸行山中，汛兵欲奪之，盡爲所縛，兵乞哀，縱之。



去海寧祝洵文集隱君子十四人計其齒盈千齡目曰千齡社上儀與焉席上詩成上儀擅場其高風可愧明季諸名士矣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間愛勞山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蹤迹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卽留宿其家間一讀書輒歎歎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卽墨黃生萊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人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臆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于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乘馬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深溪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是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辭去先生蹤迹旣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歲壬戌去卽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與往來者視之見容貌憔悴神氣恟恍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卽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乃自縊

錢老人不知其名字里居自言江浙間人以歲貢爲永曆監軍道遇黃鶴山人於滇欲偕之入山山人曰君用世之心太重世緣未忘何能修道後二十年有湖州進士嚴曾所者與君相遇乃君歸宿之所也及永曆亡錢間關至浙江衢州府寓居江山縣而嚴曾所于丁未成進士其鄉試舉主江山令也庚戌至縣謁其師錢猝與相見問曰君爲嚴曾所乎嚴訝之老人具以山人之言告時年已八十矣其明年扁舟竟至長興嚴館于其家日膳雞一隻優游十月而卒檢其囊有蠅頭小楷書數冊首載晉王導傳以其中興佐命也又著論以秦檜爲有功於南宋自言嘗上書瞿稼軒勉以謝東山事業蓋明之遺老也而不肯自留其名悲夫來時有一蒼頭老

人歿去爲頭陀名白眉云。

西陽楊正經通音律善鼓琴代父爲宜慰使崇禎二年調兵入援立功山海關宜樂諸城既復正經上饒歌十曲帝嘉其聲調雄麗使定郊廟樂章嘗奏琴便殿爲太古聲帝稱爲過于師襄因官太常賜琴二甲申之變正經抱賜琴亡匿淮陰祝髮爲僧布衲芒屨作西方風木二操寄思君親吳越遺士聞而悲之先是上有御琴名翔鳳旣亂流入民間濟南李生購之歸正經每歲先帝忌日輒從淮泗至李氏拂拭御琴設玉座拜奠如禮會南海屈大均至請正經鼓琴正經奉御琴不敢彈乃陳賜琴伏拜鼓一再行敍寫家國破亡之故變徵哀愴驚飄驟起林葉飛落聽者皆泣下大均爲作御琴記留一月別去其後不知所終。



南疆逸史卷四十二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三十八 逸士

李孔昭 李安世 萬泰 汪颯

邵泰清 嚴書開 張次仲 李天植

徐枋 張來鳳 張中發 謝遴

巢鳴盛 包捷附 王介之 王夫之

張若羲 徐復儀附

李孔昭字光四。薊州人。少負雋才。有文名。壬午舉于鄉。見天下已亂。不願試禮部。友人強之。則曰。吾文入試必售。策名吏部。則王身也。何以報國。已就試。果中式。嘆曰。天下事不可為。吾能掌擎日月乎。古來仕未受祿。猶謂之士。可以潔身。遂不廷對。歸盡賣田宅。遣僮僕挈妻子奉母入盤山。結茅以居。親鄰勸阻之。不顧。明年三月而國亡。縉紳或死或降。無得全者。然後知其先幾也。布袍草履。採樵自給。痛念先帝。築土為壇。日哭臨其下。服糠粃者三年。歲時必祭。焚紙錢焉。春秋佳日。或黃冠徧游山寺。獨吟賦詩。人莫測也。久之。乃競傳有李進士避地

云妻早卒不復娶。玉田江山秀其同年也。往訪之。剪蔬設食。一童子進具。食已。江間鄭君何在。指童子曰。此是也。命之拜。江愴然爲出涕。孔昭怡如也。有時風雪絕炊。見母饑。輒伏地慟哭。母感動。忘其貧。山中人見者皆泣。有孝廉某將赴公車。既而曰。我出郭門一步。何面目復見李光四哉。止不復去。其感人如此。當是時。大清定鼎。畿輔秦晉齊魯。次第入版圖。世祖隆禮明士大夫。招致卽授顯秩。士之匿迹山澤者咸出。孔昭同年生布列朝內。皆欲引以自助。而孔昭愈避匿。巡撫宋權遣使致禮幣。使者入山。逢負薪者。問曰。李進士家何在。以手指示之。揭擔去。及門不得入。訪之鄰叟。叟曰。嘻。若所見山口負薪者卽是也。使追之不及。明日再往。則室已虛矣。巡按御史陳某疏薦于朝。有司物色之。不知所往。翰林學士梁清標以事至薊門。入盤山求一見。孔昭先期遁。留數日。卒不出。清標嘆息。寄詩於僧寺而去。久之。北海富人某賢而好士。願以重禮迎至家塾。辭不可。富人曰。某非敢以課子。溷先生也。敬先生學行。令弟子日侍左右。瞻動止。聽議論。以爲矜式。且先生苦形勞神。而甘旨不給。太夫人老矣。某願進私財。以備朝夕之需可乎。孔昭見其誠。白母就之。日與學者講濂洛之旨。旁及禮樂兵刑術數之書。嘗曰。吾少讀書。志在輔治天下。不意出遭離亂。習隱盤谷。樵給養母。志荒學落。諸君勉之。學豈以時世爲廢興哉。終不及科舉之業。未幾母亡。哀毀嘔血。竟得疾以卒。庚子正月七日也。年四十八。子稷亦好學。能承其志。

逸史曰。余敍次隱遯諸君子。在西北者絕少。已乃得真定梁相國所爲李進士傳。讀之而驚。嗟乎。此真隱者矣。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梅子真。蘇雲卿之流亞歟。真定之言云爾。余無以易之。

李安世。字泰若。餘姚人。父槃。承天府推官。以抗直守禮忤巡按御史。自劾歸。號理學名儒。安世外和內剛。有遠



識萬曆乙卯舉于鄉。十上公車。及崇禎癸未。以泗州學正給由北。上年六十矣。鄰舟有少年生。甚都雅。問之。則楚士赴禮部試者也。少年曰。應舉以求第也。君十上而不收。得無所業文課之乎。試觀所習。安世因出行卷。視之。笑曰。若爾安得售。舉而投之水。安世老宿。素以文知名。至是爲少年所呵。瞿然自失。下拜願受教。少年乃授文三十首曰。業此售矣。緣道疾。讀未終卷。及試果得第。遍訪少年所在。終不見。問之。楚人亦不知也。于是人謂神授云。既廷對。當得官。慨然語其弟建曰。吾驗之大勢。察之人情。會見都邑麋鹿游矣。廟堂之上。怡怡如燕雀之巢幕。而不虞勢之將顛。已矣。吾與汝速歸。猶免于難。乃以歲除促駕出都。歸而杜門不出。明年三月。京師陷。南渡。不謁選。魯王監國。以吏科給事中召。不拜。順治中有同年生來守郡。數訪問之。稱疾不見。守一日屏騎從。突入其廬。堅臥不起。守造榻前。見敵帷布被。蕭然若寒士。嘆曰。君何自苦。乃爾。聖朝方懸高爵。網羅山林士。君可強起乎。不答曰。吾力猶足。瞻君亦不答。臨去。乃曰。老疾不能肅客。君其恕之。守嘆息曰。不圖今日見真高士。終不報謝。既耄。禮容不衰。見子弟無惰容。風骨峻整。嘗游吳山。疾趨躡其頂。顧見少年扶掖不能前。爲之笑。晚製一舟。攜書卷釣竿。往來藍溪。自號藍溪釣叟。年九十卒。弟盛世。字生虞。庚午舉人。授清豐知縣。有能名。忽夢其父朝服至。呼曰。兒速歸。驚悟。次日解綬辭上司。民固留之。不可行。未抵里。流賊破其縣。攝篆者闔門殲焉。國變與安世偕隱。

逸史曰。余聞諸邑人。閱未孩曰。崇禎庚辰。先寶忠公。司理嘗語以三年國且亡。未孩曰。然則公何尙應舉也。司理曰。爲人臣子。自有職分。不濟則以死繼之。我敢避難乎。今觀二李公名。旣成矣。子然高蹈。而司理湛身以殉。難各行所志。其于識時變。明去就一也。皎然大節。不欺其志。豈以仕宦爲利祿。妻子計哉。嗚呼。明此義者。可以

杜可以隱矣。

萬泰字履安。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太祖起兵。賜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孫世襲寧波衛指揮。遂爲寧波人。七傳而爲萬表。泰曾祖也。官南京中軍都督同知。雖武臣而好讀書談道。時推理學名臣。至泰遂以文顯。舉崇禎丙子鄉試。爲浙東名士之冠。當是時。東南文士方以社會相標榜。吳中爲最甚。而每慕浙人。獨泰內剛。潔外和易。諸士樂就親之。魯王監國授泰戶部主事。泰不受職。而任寧波勸分之餉。以給義師。監國旣入海。遂辭公車。不復應世事。間一出游。則與遺老高士聚于野店僧寮。問閭戶而語。侍者但聞其嗟嘆聲。友人高中丞黃晦木嘗以事繫獄。泰聞之。蹙然曰。吾不出獄不解也。爲至會城。以奇計出之。人莫測也。其後扁舟游粵東。返棹有同年生毛汧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泰獨收載。親具藥裹。汧得生而泰以病。至九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隨行者問之家事。不答。丁酉十月也。年六十。子八人。皆才而好學。季子斯同尤精於史。康熙己未。開局修明史。崑山徐司寇延之入京。以史事屬之。未畢而卒。與余善。

汪瀛字魏美。錢塘人。孤貧力學。年二十二。舉崇禎己卯鄉試。未聘婦也。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瀛不許。而錢太守以女字之。旣成禮。瀛從容謂之曰。吾本寒儒。得聯姻貴室。所望知義理。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修簪珥綺繡之飾。毋庸也。錢氏于是去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作。南都旣亡。奉其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復返錢塘。僑寓北郭。自是不復入城市。嘗獨身提藥囊。往來山谷。宿食無定處。母老。思得瀛一見。瀛聞來定省。然瀛自能來。家人欲往。迹之。卽不可得。妻家欲強瀛試禮部。出千金示瀛。妻曰。能勸夫子駕。則畀汝。對曰。吾夫子不可。



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事或饋金爲壽，不得却，則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饋百金，拒弗許。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而灑尤峻介，監司慮其名，欲見之。一日，值灑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灑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監司愴然，不知應者之卽灑也。已乃遣人通殷勤于三高士者，置酒湖舫，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監司相得甚歡，獨灑不至。已知其在孤山，放舟就之，則排牆遁去。其後出游匡廬、黃山、白岳，所至與異人高士交，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有八病痰咳，一日晨起，視日曰：可矣。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逝。與四明黃宗羲、寧都魏禧交最厚。宗羲誌其墓曰：灑遇好友，飲酒一斗不亂，氣象瀟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魏禧曰：灑與余往來談甚多，不能記于當世，蓋熱中人也。

逸史曰：余觀壽民、泰、灑三人者。

按沈壽民在四十卷，此語似當在此卷中。

據

皆具用世才，既與世忤，遂晦迹寧窮，餓終身不肯稍變其

節。彼其于大者不試，而姑小示其異，而世卽其小者以傳道而奇之，究未知此三人也。悲夫。

邵泰清，字以規，仁和人，性狷潔，不苟言笑。家居以孝友聞。大母病，嘗顛天願以身代，病良已。兄客粵東，或言已亡。泰清日夜號泣，目爲失明。歲餘得兄書，言無恙，則大喜，目明如初。人以爲孝友所感，崇禎癸酉舉于鄉。其座右武進王章也。甲申三月，章爲御史巡城，京師破，章遇賊，大罵，賊攢槊刺之死。泰清聞變，慟哭累月。已乃聞章死，斲木書章神主，設於寢，朝夕焚香。歲時陳脯果以祭，酌酒而哭，往往失聲。如是者三十年。乙酉後，屏迹不入城市，布袍草履，隱西湖之呼猿洞。有同年生寄千金于其家人，無知者。其人死，泰清走數百里訪其子而還之。年七十八歲，所著有忠孝見聞錄、甲子紀言若干卷。

逸史曰。泰清非悲其師。悲其身之不得如章之殉國也。而一時之靦顏負國者。獨何人哉。

嚴書開。字三求。湖州歸安人也。父爾珪。廣東參政。書開幼警敏。八歲能屬文。參政攜之宦游。所至交其名士。弱冠舉崇禎癸酉鄉試。座師汪文烈偉也。後十年而國變。偉殉節。書開聞之。慟哭。將往經紀其家。會丁母憂。居喪愈哀。毀服除。乃走三千里。抵昌平。哭觀莊烈帝陵。盡哀。翌日。刲牲祭文烈于陵旁。又哭。守陵校尉王鴻羽嘆曰。咫尺京都。明之貴人。達官。無一停驂者。子何人。乃哀若是。義士。義士。州人聚觀者。亦嘆息泣下。既歸。杜門不復應公車。與里遺老三四人爲問道社。研濂洛之旨。旁及兵刑財穀屯田水利諸經濟學。可裨世用者。慨然欲著書傳後。然苦多病不果。溧陽陳名夏。合肥龔鼎孳。皆書開同年友。入仕本朝。方貴顯。知書開材。遺書勸之出。將薦之。書開堅拒焉。性孝友。參政嘗臥病。百藥弗效。沈思曰。其殆中粵蠱乎。卽裹糧踰五嶺。求靈草。徬徨山澤。無所得。號泣于道。恍惚人有告以九華山者。返至九華。遇異人。授以方。父疾果愈。撫庶弟如子。歲凶。出家財三千金爲縣輸逋賦。做范莊義田。贍族人之貧者。至今不廢。戊亥間。海上師起。邑中大姓爲羣。不逞所持。輒誣以通海。甚者誅夷。竄塞外。書開家故饒裕。坐是大困。縣令因強之就試。宗人或怖之曰。子不出。禍且及宗。書開嘆曰。贈繳遍野。鴻鵠安翔。且奉先人遺體。可令乏祀耶。乃赴甲辰會試。未畢事。卽移疾歸。學士葉方藹得其五策。奇之曰。此真通知古今老宿也。時甫變取士制。廢經義。用策論。主司欲以冠多士。及次場文不至。嘆息累日。然猶刻其文爲程式。頒之天下。書開晚愈自晦。結廬皋亭山。山人柄子相攜徘徊澗壑。往往經歲不歸。自號逸山。卒年六十。有逸山文集十二卷。最愛韓昌黎文。手評數十部。故其古文遒健有法。然弗輕爲人作也。

逸史曰。古之高士。有司式其廬。今之高士。閭巷小民得劫制之以剝其節。而欲望士知忠義。就禮讓。其可得乎。



逸山與余叔履庵。

諱潔。○潔。國光本作潔。

外兄弟也。嘗避地余里。故得而備論之。

張次仲。字元帖。海寧人。八歲割股以療母疾。及爲諸生。撫按欲旌之。次仲曰。童幼無知。可以之沽名耶。父與亭戶訟。逮治御史。次仲偕父坐獄于庭。父不勝將杖。次仲匍匐請代。御史曰。何與汝耶。流涕對曰。父子至情。明府自伸法。某自盡子道耳。御史義之。爲罷訟。舉天啓辛酉鄉薦。居鄉耿介。不以一牘干有司。同學以御史行部。次仲問曰。子何道以稱職。同學曰。當今事何能爲。且因循去耳。次仲怫然曰。天下事敗於因循久矣。非所望于子也。嘗因郡中禁雨。語士大夫曰。二月以來。無日不雲。無日不雷。而雨終不至。諸君知其故乎。天憐斯民。且雨天疾。紳士又不雨。徘徊兩岐。詩所謂天之方蹶也。聞者咋舌。國變閉門著書。不復出。與同邑朱朝瑛。俱以經學爲學者所宗。朝瑛字美之。崇禎庚辰進士。嘗知旌德縣。遭亂棄官不仕。受業于閩黃忠烈石齋。忠烈邃于易。作易曆以推古今世運之治亂。無不脗合。世莫能究其旨。獨朝瑛受之。既窮老。與次仲貫穿諸經。各張其說。亦時相攻難。朝瑛所著有五經略記。彙庵雜述。彙。國光本作彙。次仲有易經玩辭。困學記。待軒文集。皆傳于世。里人陳之遴。仕本朝。既執政。薦之。命有司具駕。次仲不行。有却聘書。世以方謝枋得之書焉。卒年八十八。夫不沾沾隱遯爲高。而纂輯經學。名在儒林。斯人也。隱而顯矣。

李天植。字潛夫。登崇禎癸酉賢書。國變後。隱居海鹽之乍浦龍湫山。禿頂披緇衣。二十七年不見人。家酷貧。無子。又病疝氣。日仰臥讀書。常累日絕炊。宴如也。無僮婢。獨老妻在室。頽然相對。辛亥元月。江西魏禧至浙。聞其名。因其里人周雲球訪之。時年已八十二矣。耳聵於粉版作教。教。國光本作書。使客亦書所言相酬答。且曰。身避海濱。無從知識天下賢豪。君來此。得交幾何人。禧具疏所友姓氏。及自道出處。潛夫視之而泣。出所著作示之。視其

几秃筆敗墨空無有也。禧乃檢篋中得筆二管墨一笏贈之。且以白金五星進。曰：以具十日糧。拒不受。五反。禧曰：是非盜陌樹也。乃受之。不能飯客。雲球攜酒饋往。同飯。灑泣而別。曰：吾終古不復見子矣。禧語雲球。欲聯數同志爲扶月供。月致米五斗。銀五星。俟其考終。則人出一金殯之。雲球往致禧意。潛夫不可堅謝之。及明年三月而卒。所著有屢園山游諸集。魏禧曰：嗟乎。潛夫身爲孝廉四十年。使肯挾其才干當世。何必不富貴。卽志求取。豈無故舊仕宦。足給其欲。亦何至貧困。乃以老且死而不悔也。禧之欲爲扶月供也。以語徐昭法。枋曰：李先生不食他食。君力所不及。聽其餓死可耳。後聞其堅謝也。曰：吾淺之爲丈夫矣。

徐枋字昭法。長洲少詹事汧之子也。少負才名。善書畫。崇禎壬午舉于鄉。乙酉江南不守。汧將死。枋日號泣于側。曰：大人義不可不殉國。兒何忍視父死。汧曰：汝未仕。可無從死。殮吾骨入山可也。旣葬。乃攜家隱靈巖山。布衣草笠。終身不入城市。然其名愈高。督撫藩臬之蒞蘇者。往往願與之交。遣使持書幣往聘。拒不納。其後睢州湯斌撫蘇。愈欽其節。屏騎從。從一吏徒步入山候之。三往卒不見。布席拜門而去。斌固名儒。其撫蘇也。以德化民。治行爲數十年所未有。而枋不肯一屈節。由是人愈高。枋之行。而嘆撫軍之能禮賢也。時絕糧。則遣僕持畫幅易粟于鄉農。農知其畫貴重。輒得善賈。貴胄世家或以金往購。則叱去不與。督學副使劉果按吳。劉果。國光本作劉果。謂教諭姚文焱曰。姚文焱。國光本作姚文焱。邑有高士。可聽其閉門餓死耶。解囊金餉之。及扣門。一婢出應。從門隙中窺見輿從。踉蹌奔入。不復出。文焱候至暮。乃歸。蘇人爲作閉門行樂府以紀其事。

逸史曰：余聞昭法居窮山。有盜嘗入其室。枋曰：吁。汝猶未諒我耶。盜曰：君幣聘嘗至門。寧無餘積。枋曰：余不受也。燔灼之至爛體。賴鄰僧有善藥得不死。先是江西有新建徐世溥者。字巨源。父良彥。工部侍郎。世溥名家子。



好學能詩文名傾一時吳楚諸名士若艾南英劉伯宗等皆相結納及國變遜居山中巡按御史將薦起之遣郡推官持禮幣迎焉世溥却之既去盜踵至曰金幣安在世溥辭無有盜怒炙之至死嗚呼人患無名而世溥以名殺其身昭法亦幾殆甚矣名之爲累也必若古之蘇雲卿之屬者斯爲真隱也

張來鳳字公儀真定寧晉人崇禎中舉于鄉甲申京師陷畿南降附偽詔舉人詣京授職而來鳳與祁州刁包皆不應真定僞知府某劾來鳳抗詔自成曰是有大志耶遣使以防禦使徵用防禦使者僞職位知府上僞知府懼僭使奉詔至縣來鳳不出及門又不出僞使款語家人勸之及堂來鳳被髮徒跣出罵曰汝賊也何爲入吾室我大明孝廉恨不寸磔狗賊報皇帝仇豈爲爾屈批二人頰仆地奪僞詔碎裂之大呼殺賊二人驚悸捧頭竄自成大怒檻車徵之會賊敗乃已未幾又以不雅髮幾被收母流涕謂曰汝一書生不審大勢將禍我耶不得已聽許遂陽狂謝人事易名起鴻與門生趙琰屏居田野

琰國光本作炎下文諸琰字同

趙琰者安肅人有奇志事繼母

至孝既學于鳳甫五日請歸來鳳曰嘻何遽耶曰琰有老母不敢久違曰然則姑留五日送子歸耳五日而其母與妻忽至則來鳳遣迎之也琰泣且拜來鳳乃割田宅養之與之砥礪經世之學來鳳既博學高邁而琰亦慷慨自負不屑屑應舉子試兩人相得甚歡其後琰寢病來鳳往視遙見所居有白氣起如虹驚曰趙生死矣此其徵也疾驅至門而琰果死家人告曰死時口吐白氣衝屋上來鳳哭而撫之曰嗟乎趙生已矣吾復誰與言乎遂鬱鬱至病而死刁包字蒙吉己卯舉人

逸史曰賊入京時亦以爵祿餌士士之爲所污者何限而來鳳獨奮罵拳擊使者壯哉烈矣使賊未敗身必屠戮豈有悔哉此其節過于漢之龔勝也使明之臣子皆抱是節賊何至入京悲夫

張中發字自志杭州人與汪瀛同舉于鄉貌都雅疎眉修髯幼時父課之學每早命題構文成則許盥而食以爲常終歲率得文三百五六十首國變移居山野不復出以醫活人有司脅之就試不得已至彰義門而返西湖三高士皆孝廉之避世者中發其一也嘗學使者欲見之不可伺其出要于路輒避去乃復設醮湖上以禮請無一至者妻死弗娶嘗閉戶默坐以壽終

謝遴字彙先宜興舉人國變杜門不出種萊一畦陳檢討維崧寄之詩曰半畝牛宮繞萊田萊字當係菜字之訛鉏畦汲

水獨悠然芒鞋一編千金值不踏城中二十年

巢鳴盛字端明嘉興人丙子舉人國亡隱居絕迹城市時郡盜四起家爲所掠愈窮空于繞屋種匏大小凡十餘種長如雞頸纖若蜂腰杯杓之外室中所需器皿莫非匏者遠近爭倣之今構李匏樽盛行始於孝廉也時孝廉避世者猶間通賓客獨鳴盛一不與世接故其名尤高

包捷字驚幾吳江人壬午舉于鄉孫兆奎之起兵而死也捷往哭之及吳易遇害陳尸不收捷聞往棺殮焉爲位而祭避地穹隆山灌園自給往來者惟徐枋諸高人詩悲涼慷慨有西山集

王介之字□□弟夫之字而農衡陽人也崇禎己卯壬午兩人聯舉于鄉國變遁迹深山皆不薙髮壬寅後有以介之違制告者總督羅某召訊勸之薙髮不應背公堂而坐羅不得已令左右持之剪其髮放還有老卒遇之大慟介之歸鬱鬱死而夫之得免年八十餘方卒癸酉歲也吳逆僭號命僞巡撫李子受訪明遺老以書幣聘夫之出授以職不可強之再三終以老辭詩文艱澀不可解二子力耕能孝養故得完節云

張若羲字吳東華亭人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後潛身家庵破居數椽躬自灌園秀水朱彝尊嘗訪之郊西荷鉏



戴笠相揖于紫瓜白苧之間與處士吳騏善暇輒相酬倡其同年進士上虞徐復儀字漢官兩都既覆哭泣失志所居下管山中日夕貿貿環山行幾忘寢食也竟投崖落深谷死聞者哀之

南疆逸史卷四十三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三十九 逸士

孫奇逢

黃宗羲

李顥

王弘撰附

張岱

談遷附

施博

劉灼

陳恭尹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年十七舉于鄉萬曆庚子也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友兩家相去十里寒暑過從討論經術研究濂洛諸子宗旨不爲詞章訓詁之學居父母喪與弟廬墓六年巡撫御史旌其閭天啓中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以劾逆奄被逮皆奇逢友也時善繼方贊閣部孫承宗軍于榆關奇逢遣弟奇彥上書孫公曰左魏諸君邦之楨也橫被奇禍舉朝扼腕而曾無救援者昔廬柁莽男子耳謝榛以布衣行哭于燕市曰諸君今不爲廬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夢陽在獄何大復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海至不自愛其名今左魏之品可方夢陽非廬柁所敢望奇逢一介書生無由負斧鑕訴闕下尙慙謝榛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康海下乎孫公得書心動卽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爲申救忠賢聞謂與晉陽之甲大懼夜繞



御床而泣。馳詔止之。時誣諸君皆有賊酷刑以追。不能應。奇逢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率釀金助。畿士皆願輸得數千金。挾入京。而諸人相繼拷死。乃經紀其喪殯。當是時。奄黨邏校士衢巷皆滿。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故鍵戶。而奇逢慷慨靡顧。禍亦卒弗之及。孫公高其義識其才。欲奏爲職方郎。與共事。奇逢顧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烈皇帝立。廷臣交薦。辭不就。崇禎九年。容城被圍。率宗人鄉戶助城守。城賴以完。優詔褒嘉。南京兵部尙書范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流寇日熾。將逼畿輔。奇逢攜家避地易州五公山。斬茅雙峯。宗姻門生依以保者數百家。練兵勇。飾軍實。申期約。輯奸宄。暇則講詩習禮。修喪昏冠祭儀節。四方搶攘。獨山中弦歌俎豆不廢。賊聞相戒莫敢犯者。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國變後。聞蘇門山泉石幽勝。復移家築象山堂。靜坐玩易象。勅子孫勤穡給食。門人負笈來者。隨所詣孜孜提命。其學以慎獨爲宗。子人倫日用間體認天理。嘗言後生非復躬行。惟滕口說。徒增藩籬。于道無補。夫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之不盡者。故其學與年進。老而愈密。人無長少貴賤。咸接以誠。道行于州里鄉黨。耕夫牧豎。皆知敬愛。每春酒熟。百花咸放。村鄰爭遣車驢迎至其家。兒童歡喜曰。我先生來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致弔者屬路。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峯皆立專祠。子孫遵其教。咸有禮法。孫淦。壬戌進士。中書舍人。善鼓琴。能承家學。晚年亦高尚。不出門。人最著者睢州湯斌。海內稱徵君。或稱夏峯先生。

逸史曰。逸哉徵君也。世亂不汙。世清不激。屢徵不起。山居講學。追蹤河汾王氏焉。徵君雖逸乎。其所漸被者遠矣。

黃宗羲字太沖。餘姚人。忠端公尊素長子也。尊素以劾魏忠賢死。詔獄。烈皇帝立。忠賢伏誅。宗羲時年十九。入

京草疏頌冤得賜祭葬。贈官錄後再疏請誅曹欽臣、李實二人。受忠賢指論尊素而爲大理考問者許顯純也。及廷鞠宗義袖長錐與對簿。顯純訴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宗義曰。顯純與忠賢謀篡。宜顯戮。高煦、宸濠親玉尙不免。何況外戚。以錐錐顯純。血流被體。卒誅顯純。流其妻子。又與同難諸子。箠殺獄卒顏紫、葉文仲、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空本填寫耳。故墨在硃上。屬所親行賄三千金。宗義首陳所賄大聲曰。墨在硃上。賄成也。復用錐錐實。當是時宗義志氣憤發。不惜一死報仇。觀者皆裂眦變容。賴天子仁聖憐忠臣遺孤。成其志。由是孝義之名震天下。四方皆願交焉。南都阮大鍼用事。將起黨獄。宗義幾得禍。魯王監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御史。累陞左副都御史。及師潰。奉其母夫人姚避居萬山中。絕口與復事。曰。有老母在。敢以俠名累吾母耶。宗義少好學。自謂以魯得年二十二。讀二十一史。日限丹鉛一本。後逢難流離舟車茅店之內。手不去編。寒夜抄書必達雞鳴。暑則穴帷通光。以避蚊蚋。受忠端命。執贄劉蕺山。然竟崇禎世。詩文盟會交游聲氣去其半。至是避地山居。乃大啓蕺山書。深研默究。以爲其學。集有宋以後諸儒之大成。作劉子行狀。要其指歸之精微。由是言劉氏學者皆宗之。又工文詞。泛濫諸子百家。及名賢古文詩歌。無不銳然欲與之並。四方碑版志傳記序求文者。自遠方來。旁及天官星曆。勾股壬遁。無不兼精。東南文士翕然附從。皆稱黃門弟子。丁未舉證人書院講會于郡城。戊申移席寧波。甬上遂有講經會。先後主海寧、紹興講席。所造就士湛深經術。其最著者陳紫芝、陳錫嘏、鄭梁、范光陽等。皆登甲第。顯仕于朝。及布衣萬斯大、斯同、昌明師學。廷臣慕其名。皆願其出。己未以博學鴻詞徵。庚申以特舉遺獻薦。皆以老病辭。有司承詔取所撰述關明史者。繕寫以進。宣付史館。是時宗義年幾八十矣。自爲生壙於先公墓旁。設石床一、石几一。諭以死之次日。身至石牀。藉緦覆衾。不用棺槨。不作佛



事諸鼓吹、巫覡、銘旌、帛、紙錢、紙幡概不用。以生平所著書牘置石几上。又恐子孫不從，作黎洲末命一篇。歲乙亥七月卒，年八十六。百家遵末命葬安化山。門人鄭梁誌墓，銘塞壙門，立石覆土焉。其講明儒學，有孟子師說、明儒學案、吾悔集、喪服制、在仕也有行朝錄、汰存錄、思舊錄、海外慟哭記、舟山紀聞、西臺慟哭記。注其山居有四明山志、台巖記游、匡廬行脚錄、今水經、其星曆有春秋日食曆、授時曆、故大統曆、假如回回曆、假如西洋新法、假如律呂新義、氣運算法、納甲結音。其選輯有明文案、文海、明夷待訪錄、宋史補遺、姚江文略、姚江逸詩、姚江瑣事、黃氏家譜、冬青引。其文集有南雷文定、蜀山集、南雷詩歷，皆有成書。不下百種。友人私謚文孝先生。先是忠端被難，封翁太僕鯤溟公在堂，宗義事祖盡孝，撫四弟於幼孤，咸成立。仲宗炎晦木，季宗會澤望，並有才名。庚寅晦木以告變拘，將罹大辟，宗義行冰雪中，十指皆血，求救于馮君道濟，得明珠百顆獻大帥，得釋。其敦行如此。叔葆素子木正，亦志節士，隱居注易，終身冠髮不改，一門羣從，自承家學，他姓罕比焉。

盤屋李頤，字中孚，好學篤行。關西學者宗師之。康熙乙未，以博學宏詞徵，不赴。後駕西巡入關，諭督撫欲召見，以篤疾辭。朝廷嘉其志，弗強也。賜以御書匾額。上疏陳謝，文詞拙野。侍臣見者竊笑之，竟以自全。年八十餘終于家。子孫守其誠，力耕自給，無應舉者。學者稱二曲先生。時關中與頤並徵者，有華陰王弘撰，字山史，父兵部侍郎死難，弘撰隱居華山，讀書自勵，聞博學宏詞之徵，挈家避之江南。八年始歸，始弘撰與李因篤天生同學，趣好甚密。及因篤就徵，遂與之絕。關西爲之謠曰：天旱山高，生沈史標。卒年七十五。

山陰張岱，字宗子，左諭德元忭曾孫也。長于史學。丙戌後屏居臥龍山之仙室，短簷頽壁，終日兀坐，輯有明一代紀傳，既成名曰石匱藏書，豐潤谷應泰督學浙江，聞其名，禮聘之，不往。以五百金購其書，慨然曰：是固當公

之谷君知文獻者得其人矣。岱衣冠揖讓，潛見前輩風範。年八十八卒。同時海寧談遷亦好史學，明于古今治亂，以明末有史，尤注意明之典章文物，以爲革除泰陵之事，紀載失實，而神、熹兩朝秉筆者皆逆奄之舍人。思陵十七年事變多故，國亡史亦滅，于是輯十五朝之實錄，披崇禎邸報，補闕遺，正紕繆，以編年體自成一書，名曰國權。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蓋士人欲竊其書，憑藉爲己有也。遷慨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士升家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慎言、膠州高相國弘圖皆以遷爲奇士，折節下之。在南都，欲薦入史館，不果。亡何二公相繼野死，遷棄諸生，走昌平，哭思陵，將西，哭慎言于陽城，未至而卒。丙申歲也。谷應泰既購張岱紀傳，復得遷國權，因集文士輯明史紀事本末，蓋兩家體裁較他稗史獨完具。而岱遷于君臣朋友之間，天性篤至，其著書也，徵實覆覈，不矜奇門，文以作者自居，故儒林尙之。

嘉興施博，字約庵，研精理學，以知明處當爲慎，獨切要功夫，與餘姚黃宗羲善，有往復論學書。而慕孫徵君奇逢之爲人，嘗曰：劉蕺山吾師乎！然未嘗執贄其門也。乙酉後，常寓宿東塔寺，終身儒冠博袖，晚乃講學放鶴洲，引接後進，有舉成弘名臣諸奏疏，請正者，博卽下拜曰：朴老，衰愚無志當世，君能爲世道留意，追蹤前賢，甚善。幸厚自愛，蓋其故國之思，耿耿不忘也。悲夫。

山陰劉灼，字伯繩，都御史宗周子也。宗周歷仕京師，灼每隨侍，其學多得之庭訓，能承其志節。宗周絕粒，灼伏庭下悲泣，及喪哀毀，二十年坐臥蕺山小樓，不復出。父故時門生，屬吏有官紹興者，餽遺俱不受。縉紳士請與講會，亦不往。癸卯卒，令四子毋應科舉。同門私諡貞孝先生。

順德陳恭尹，字元孝，父邦彥，旣以起兵死義，恭尹走增城。父友湛粹破千金匿之，更名鞠，事寧乃復名焉。博學



能文章痛父志終身不出而名甚高粵東有大家皆以文名而恭尹父子忠孝爲不之愧云。

南疆逸史卷四十四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四十 逸士

沈壽民 劉城 張拱乾 楊湛露

魏禧 李標 王翊 張白牛

陳貞慧 呂章成 陶復 陳洪綬

鄭鉉 朱之璵 朱兆殷 葉振名

韓位 嚴瑋附

沈壽民字眉生號耕巖宣城人也當莊烈帝時中原盜賊充斥而疆事日亟廷臣多樹黨營私爭門戶相水火無一人肯為上分憂者上愈厭薄之思羅山澤之士不次擢用丙子乃詔復保舉之制而應天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壽民通知古今大略嘗感慨時事及公車徵至而楊嗣昌方奪情起視事中樞壽民慨然曰事有大于此者乎乃具疏劾之通政司張紹先不敢奏壽民遺之書曰無使並獲罪執事紹先不得已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疏入留中不報黃道周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吾輩愧死矣于是臺省何楷錢增



林蘭友及翰林劉同陞、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道周亦以廷訐嗣昌得罪，皆自壽民發之。壽民以此名聞天下，亦以此報罷，自是不復應舉。與宜興周鏞讀書茅山，阮大鍼在南京爲任俠，以新聲高會招徠文士，思以起用壽民惡之。其劾嗣昌也，並及大鍼。于是顧杲、吳應箕推壽民意出南都防亂，揭合諸名士以攻之。大鍼大懼，閉門謝客，然恨甚，未有以發也。及甲申南都建，大鍼復得志，乃先論殺周鏞，欲次第按揭中姓氏誅之。以壽民爲首，壽民變姓名入金華山中，會國亡事解，遂不及採藜藿充食。有知而餉之者，謝不受，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守。郡守朱元錫遺以金，受而度置壁中。二年不發視，溧陽陳名夏與壽民交，名夏仕本朝，入內閣，將特疏薦壽民，使人寓書壽民，壽民對使焚之。答書曰：囊勝、謝枋得智非不若皋羽，所南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色耳。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名夏乃止。乙未始返故廬，田園已半爲人侵占，或請直之官，曰：身旣隱矣，焉用直爲？當事聞其名，候之不見，或伺之半道，壽民望見冠蓋輒遁去。乙卯五月厲疾，門人吳肅公侍，壽民命之書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年六十九。所著有閑道錄。壽民性雖孤峭，然其少時慷慨重然諾，篤友誼，自言才疎意廣。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皆急朋友之急也。劉城，字伯宗，貴池人，少負雋才，與吳應箕齊名。史可法開府安慶，深重器之。每大事諮訪焉。崇禎丙子，詔大夫保舉天下才智傑出之士，與科甲並用。江西布政使張秉文以城應詔，旣至銓司，議以知州用。城輒移疾歸。其友人曰：今國勢搶攘，主上旁求俊乂，搜及山澤，藉以拯難。子抱匡世材，乃將試而復藏乎？嘆曰：進士勢積重久矣，我非甲科，一旦出而與之爭衡，徒自困耳。卽任事，且有出而掣吾肘者，何以副主上之知哉？若夫言利以剝民，齟齬用事大臣，以得當人主，博一官，我又恥而不爲也。蓋指給事中陳啓新云。歸而名愈高，及江南建國，廷

議分江北地爲四鎮。駐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軍。城閉之。感然曰：禍始此矣。亟上書可法曰：四鎮多桀，驚不臣，或起降盜，非懷忠義。朝廷亦非素以恩德撫循也。主弱必叛，敵強則降。主敵皆弱，則專制自爲，互相吞併，干戈起于肘腋，敵未至而先自敗矣。公之出也，名雖督師，實不容於朝耳。既無老成宿將，挾以俱行，何以彈壓四鎮而收其用？根本不固而恃四人者防江，是使狼守門，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動足，後必悔之。其後四鎮果跋扈不可制，可法慨然謂幕客應廷吉曰：國事決裂至此，揆厥所由，當戮四人，以爲大臣誤國者之戒。昔之廷議封四鎮者，高涇齋也，贊成之者，姜燕及馬瑤草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余也。惟劉伯宗嘗予我書，預言之，吾愧伯宗多矣。城見馬、阮擅政，知必敗，杜門不出。及江南亡，吳應箕以起兵死難，愈憤恨不自聊，傍徨山澤，未幾竟卒。

逸史曰：當時保舉亦多得士，惜未盡登廊廟也。或試之州縣，沈于下僚，故卓然可觀者鮮。若劉生者，用世才也，而迄無所試以死，悲夫。

張拱乾，字九臨，吳江人。少沈潛好學，爲諸生有名。太倉張溥、張采、松江陳子龍、夏允彝方結應社，幾社以招致四方能文士，而吳江獨推重吳翬，計名沈應瑞、張起及拱乾爲之冠。南都建國，阮大鍼報夙怨，疏參復社，指爲黨人。拱乾與沈壽民、張名烈皆緹騎逮問，會國亡事得解。薙髮令下，拱乾與其父君美不奉制，爲鎮將吳某所捕繫。時同繫者四十餘人，以次受戮。次及拱乾父子，吳帥忽沈思曰：吾稔此人，三吳才士也。杖而釋之。拱乾乃剪髮爲冠，日誦道德經，杜門不出。溧陽陳名夏在政府，雅知拱乾，言于朝，以中書舍人召，不就。作荀彧、田疇二論以見志。部使者聞其名請見，皆不報。戊戌、己亥間，海烽不靖，江浙富室多爲人告密，填牢戶，流塞外者不可



勝數。故家鉅族，莫自保其命。拱乾喟然流涕，愈屏絕交游。坐臥一小樓，顏曰獨倚。親戚見其匱乏，饋之米則受，進以金幣，不顧也。爲文初學昌黎，晚喜止齋、同甫之文，曰：吾才小苦拘檢，非此不足以拓心胸也。年七十四而卒。無子。鄉人私諡貞毅先生。

楊湛露，字燕侯，宜興人。兒時嬉戲，拾灰畫張桓侯像，絕肖，人奇之。及長，遂通五經，諸史百家，與星曆陰陽卜筮之書，靡不研究。弱冠餼于庠，有盛名。遂爲教授大師，弟子著籍者數十百人。周延儒之再相也，重其名，欲延致賓館，辭不赴。所親勸之曰：公勢燄傾天下，吹氣爲雲，噓氣爲雨，子誠班東閣公卿，皆日接席，此功名之會也。何辭之遽笑不答。及延儒敗，諸客親密者皆得罪，人始服其高識。年四十，以明經當貢禮部，會甲申國變，遂棄去。不顧南京不守，散遣生徒歸，掃除一室，終日危坐，意有所觸，則走荒蹊曠野中，撫膺長號。家人掖之，然後得還。蘇撫檄郡縣講學，曰：得賢而有文者，以主講席。縣皆推重湛露，守令遣博士至家迎之。湛露瞠目曰：諸君何學之講耶？言已涕泗橫流。博士咋舌還，不敢復強。楊閣部廷麟官翰林時，嘗謁其師盧司馬過宜興，讀湛露文奇之，命駕到門，不肯見。及閣部贛州死難，則爲位而哭之，曰：吾重知己也。晚喜導引五禽之術，然家益貧，往往日晏未炊，處之怡然。縣官賜民年八十以上粟帛，吏送至門，辭不受。年九十而終。

魏禧，字冰叔，贛之寧都人。與其兄祥、弟禮，並能文章，而禧尤知名。世稱三魏云。爲諸生，試輒冠其曹。及甲申之變，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謀從會給事，應避起兵誅賊，不果。已而謝諸生服，隱居教授。方流氓之熾也，寧都獨遠寇。禧謂其兄弟曰：不可恃也。倘猝至，如老親何？距寧都四十里金精山，有翠微峯，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折自山根至頂，若匠劈然。緣坼鑿磴道，梯而上，出其上，穴如甕口。禧往相度，笑曰：是可

避世因結廬其上。移家居焉。于甕口置闌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南昌彭士望、林確齋、樂平王剛、福清林全春、廣濟舒益與禧姊婿邱維屏偕至。閒居講易讀史。學者所謂易堂諸子是也。其後數年。土寇大起。寧都諸豪家悉被略。而翠微獨完。禧有才智。善擘畫理勢。家居肆力爲古文辭。凌厲雄健。不屑屑撫擬前人。好左氏春秋及蘇洵文。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寫淋漓。其議論偉如也。年四十乃出游。涉江踰淮。抵吳越。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于吳門交徐枋、金俊民。西陵交汪胤。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毘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橋木。皆遺民也。禧名既高。會中朝舉博學鴻詞科。有以禧薦者。辭不就。郡守縣令督促就道。不得已昇至南昌。固稱病篤。撫軍某親往候之。禧絮被蒙頭臥。嘆息而去。又二年卒于儀真舟次。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時以博學鴻詞徵者凡百餘人。獨禧與盩厔人李頤不豐。豐國光頤字本作至中孚以道學著關中。

或曰此易堂諸子非逸民也。往往感慨重然諾。立義聲公卿間。子何獨取于禧。嗚呼。此乃所以爲逸民也。夫虞仲、太王子受。封有爵土。柳下惠爲士師。而孔子皆以逸民稱之。況禧之高節也歟。禧兄祥字伯子。負經濟大略。戊午楚亂。大帥聘往。賊營說賊將降。爲所殺。人尤惜之。要之有易堂之學而後可逸也已。

李標字子建。嘉善人。精於戎機戰略。軍律營陣。壬遁諸書。閣部史可法辟爲記室。見事不可爲。乃辭歸。與庶吉士魏學澧子一友善。學澧公車北上。標往送之。謂標曰。余夢斜塘。見茫茫一片土。無復雞犬桑麻。行後得毋有變乎。標戲曰。君且富貴。宜目中無人耳。甲申學澧死京師。喪還經斜塘。標撫棺慟哭曰。子一果妖夢是踐耶。執紼者無不流涕。及史公殉節揚州。渡江會葬。其衣冠于梅花嶺。歸而繞屋皆種梅。賦詩三十首。自比謝參軍翺。



之於文信國云。

王翊字介人嘉興布衣好學工詩旁精詞曲啓禎之間大雅不作毅然以起衰自任而知者寥寥惟平湖陸職方嗣端心賞之嘗造訪焉值翊滌硯河濱僕人問翊所在答曰我是也躍登舟隨以行家人不知也遍游苕霅踰年乃反陳子龍司理紹興翊往投謁子龍方置酒送客延入座賦詩前路夕陽外行人春草中之句子龍大稱譽爲序其詩詞遭亂所居不戒于火淮餘小屋三間一供婦爨一吟詠其中而介愈甚有故人官府寮者造之不見尋卒于京口無子人咸惜之。

張白牛失其名字存壬錢塘諸生少不慧七歲時自家塾出遇一道人揖之道人曰童子知禮命拾瓦礫置掌中俄成七級浮屠金色炫目大驚吐舌道人即以手曳其舌長數寸其母怪之使婢問道人曰能使復故否道人曰舌長心開能讀書何傷母素好施因留道人食贈布二匹銀半兩道人食畢納銀布袖中索大紙覆几而出以小函授張曰他年汝父歸以授之遂去僕徹僕去紙則飯羹銀布宛然在也張自是聰敏日記數千言長愈好學爲文奇古十五冠童子試後試輒高等名傾一時及父御史謝事歸病將死啓向所留函則藥方也服之而愈鼎革後棄諸生服避居留下賣卜自給足迹不入城破屋二間敗几缺足穴壁倚之以讀書貌蒼古亂髻聲如洪鐘日吟詩經史之外釋道三藏皆誦冬衣一敝苧衫服砒霜問之則聊以禦寒親友饋遺悉不受李霖臣嘗見之舌能自舐及額也後不知所終。

陳貞慧字廷生宜興人都御史于廷子也性孝謹無疾言遽色而才氣豐溢于廷甚愛之周延儒在朝與于廷不相能及爲相欲修怨于遺孤而聞貞慧才知不可辱則爲好語慰藉之貞慧不屈也徵士沈壽民及禮部主

事周鏞。讀書茅山。共持清議。裁量公卿。貞慧與諸名士貴池吳應箕、芑山張自烈、歸德侯方域、宣城梅朗三、蕪湖沈崐銅、餘姚黃宗羲、如皋冒辟疆、翁然應之。阮大鍼在南京蓄妓樂。以新聲高會。收召黨與。利天下有事而行其裨闔。壽民疏劾楊嗣昌亦及之。貞慧乃與諸士謀推壽民意。出南都防亂。揭合攻。其舉金陵廣業社也。酒酣接席。引繩批根。以爲笑樂。大鍼恨甚。及馬阮用事。聞周鍾降賊。還先收鏞。鍾入詔獄。乃作蝗蝻錄。羅織復社諸士。以壽民、貞慧爲首。欲大起黨。錮縱騎四出。諸士多亡命。而貞慧被縛。下鎮撫。會國亡得解。貞慧自是日夕悲哀。埋身土室。不入城市。竟十餘年。年五十三而卒。黃宗羲銘其葬曰。嗚呼。是爲弘光黨人之墓。佞人過之。尙避其風雨。其推隆如此。

餘姚呂章成。字裁之。大學士本曾孫也。博學古文。國變嘆曰。吾先世受恩三朝。學不可廢。今學成如無所用。何名其藏書之室曰蓼園。曰。余集于蓼。誰謂茶苦者。冬服毡巾。夏或散髮。每讀書臨文。至三月十九之事。未嘗不閣筆輟卷。流涕太息也。改輯周興嗣千字文。紀有明一代。詞核而義嚴。士大夫多傳抄之。

會稽陶復。字克幾。九歲在塾。聞烈皇帝殉社稷。卽閉戶哭泣不能止。母兄怪問之。對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復雖幼。君父同也。若何不痛。及長。力學。絕意進取。授徒自給。竟五十年。大布之衣。卒。友人私諡貞安。

陳洪綬。字章侯。諸暨人。工于畫。崇禎間。與北平崔青蚓齊名。號南陳北崔。土木形骸。垢面敝衣。不事修飾。惟喜精筆佳墨。日作大書一紙。楷書一紙。閱漢書二頁。旣已卽揮去。取酒放飲。醉輒罵當路諸公。顧獨敬長劉蕺山。聞其語音。卽卻步自斂。蕺山亦喜與之語。謂曰。章侯聊復飲乎。及蕺山沒。懸其遺像。朝夕禮焉。自題其像曰。浪得虛名。山鬼竊笑。國亡不死。不忠不孝。晚歲遇田雄于坐。使酒大罵。雄錯愕不敢犯也。著僧服。稱老蓮。天下因



呼陳老蓮云。

鄭鉉字玄子。錢塘諸生。崇禎中。四方文社甚盛。而杭有讀書社。以文章氣節相期。張岐然、汪浩、虞宗政、馮棕及鉉皆與焉。當時稱岐然力學。宗政孝友。棕深沈而鉉卓犖。嘗與吳應箕、黃宗羲、沈壽民等會于西湖。日夜棹湖舫論古今。各持意見不下。鬩聲沸水然。各相引重。國變。社士皆散。岐然更名濟義。浩名濟月。逃之僧。鉉謂其子淵曰。漢梅福變姓吳門。宋謝翱不返汐社。皆有子而棄不復顧。我欲爲梅。謝之事。汝毋蹤我爲。遂去不知所之。久之。淵聞父在上柏山中。尋之莫遇。餘姚韓貞武文俠士也。嘗入海往來上柏。宗羲疑其知鉉所在。私問之。亦未見。或曰。鉉糾烏合死義也。淵字元澄。痛其父。縱酒而卒。

朱之嶼字楚嶼。餘姚人。嘗爲黃斌卿記室。斌卿死。浮海之日本。乞師。長琦王留客。以書達東京大將軍。許發罪囚三千。之嶼以不發兵而用罪人。身入東京。面陳方略。聞海師潰。乃留東京。自國王以下咸師奉之。爲建學設四科。闡良知之教。日本于是始有學。國人稱爲朱夫子。諸王以其遠客。納侍女十二人。竟不一御。縣人張如臯。自長琦島還。傳其事。其孫浮海往省。白迎致之意。嘆曰。此雖異域。猶得守衣冠者。卒不肯歸。在日本四十年。終而葬焉。

逸史曰。昔管寧避地遼東。後世獨傳述之。況潔身入海外者歟。夫侏儒卉服之人。而能使人主尊崇。學術飭傳。館致隆禮焉。必其材智有過人者。而肯舍所崇奉之地以返于枚棄窮困之鄉乎。然其志亦可悲矣。

山陰朱兆殷字夏夫。少與張司馬煌言友善。負材略。明季武備廢弛。兩人共謁紹興知府于穎。勸穎招募材勇。東南當有反側者。未幾東陽許都果起。連破數縣。郡以有備得不動。由是知名。及司馬從魯王。兆殷戮力兵間。

襄其事。後潰入海。送至沙埕而還。甲辰。司馬被害。葬南屏山。兆殷。每春秋攜雞酒哭奠。年八十餘而終。其同縣葉振名。字介輜。亦司馬友也。家貧。奉母至孝。丙戌後。妻死不娶。居壞室。書心喪。謝客於外扉。實無喪也。友至。藉鄰火煮柏葉代茗。餽餅啖友。不廢酒。友不飲。則自盡之。壁柱所標。大約以死爲樂。擇死之最著者。首迅雷行道。上穆穆如無人。司馬死。振名登越王臺。陳酒饋爲文六千五百餘言。哭而祭。天下聞其風而義之。死時六十八。無子。友人王某殯之云。

宛平韓位。字參夫。嘗從高攀龍講學。著道統錄。甲申之難。潛自宣武門出。至南京。明年。南京不守。留其二子清涼山麓。遂浮海去。長子更名田。字耕良。次子更名昌。字石耕。昌痛其父。四十不娶。從寄食。所攜止一琴。然所善。南昌王子一。金陵龔柴丈。關中王築夫。亦未聞昌嘗鼓琴也。辛丑秋。送屈大均于秀水。爲鼓一再行。悽然別去。其冬病卒。兄田乞貸殮焉。常熟嚴璋。字伯玉。大學士訥孫也。始爲岐陽王賓客。後入何騰蛟。瞿式耜幕府。瞿何歿。攜家隱僮人洞。嘗一省母還里。後竟入洞。不知所終。嗚呼。若二君者。真可謂避世也已。



# 南疆逸史卷四十五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四十一

### 義士

嗚呼學校王政之本也。學校盛而人材出，天下可長治矣。有明學校比隆漢宋，其養士也。抑又過之。故名卿碩士，往往出其中。然其季也，植黨營私，以敗國亡家者，亦皆學校者出也。豈盛于前而衰于後乎？非也。世道否，小人進，君子伏，故南都之亡，仗節死義者，縉紳中不多見，而閭巷之士，乃捐軀而不顧。嗚呼！身爲儒生，無官守之責，君臣之分未定也，而慷慨以殉，彼獨何心哉！不負我學而已矣。有國家者，可不重士乎？作義士傳。

盧涇材等

高孝纘

王士琇

附

史可法之開府揚州也，首設禮賢館以招士。其後同可法死者十九人，其可紀者：長洲虞涇材，字渭生，崑山歸，詔字爾德，嘉定張涵，字癡之，桐城胡如姓，如瑾，山陽何臨，皆禮賢館士也。涇材于可法出鎮時，率太學諸生上疏言宋出李綱于外，二帝終至北轅，可法不宜出，人以爲有陳東之風。及大兵圍城，堅守鈔關，投河死。詔守南

門死。涵徵餉還。城將陷。入北門被殺。如姓以下皆死。

高孝纘。王士琇。皆江都諸生也。城破。孝纘衣藍衫。書其上曰。首陽之志。睢陽之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從容至學宮。自縊于先師坐前。士琇閉門設莊烈帝神主于堂。與其弟同死。

吳可箕

潘履素

黃金璽

大兵入南都。新安吳可箕。字豹生。方讀書太學。約同學生上書豫王。申繼絕之義。無有應者。乃感憤流涕。置酒別親知。縊于雞鳴山。題詩布袍曰。蹇遇逃君臣。臨危欲保身。操心死國難。不作兩朝人。江右詩人潘履素。時在城。先一日自刎。有武舉黃金璽者。字士彩。江寧人。性豪任俠。大兵至。將集士人守禦。鄰里尼之。金璽拊膺大哭。焚書告天地。臨縊大署于壁曰。大明武舉黃某。一死以愧爲人臣懷二心者。嗚呼。我不知其時。錢謙益。趙之龍。亦曾見之否也。

韓默

饒餘

張秉純

趙景麟

徐爾毅

鄧雲程

吳古懷

韓默。字又適。臨汾人。父賈于揚。因家焉。默補博士弟子員。甚有名。又善書。史可法知其才。延至軍門。欲官之。辭不可。城破。語其妻蕭氏曰。吾受知史閣部。不可不死義。若等自爲計。易巾服投井死。妻謂子彥超曰。汝長子。當隨父左右。彥超曰。諾。亦投井。蕭結纒于梁。命長女先縊。視其絕。挽幼子乳之。既已授老嫗辛氏。頓首曰。韓氏惟



此一塊肉如不存韓氏之鬼餒矣善存之汝義也我夫婦死不恨老嫗號泣負兒去蕭氏乃縊嫗抱兒晝伏積尸下祝曰韓氏有後汝勿啼兒果勿啼夜至江灘馬家莊傭工拾麥以穗啖兒得不死越一年居人浚井出默尸面如生家人伏尸哭左鼻忽出血人咸異之棺殮焉

諸生饒餘字吉人生平孝友家貧親死葬盡禮每讀書至夜分則哭哭已復讀聞京師破憤不欲生至是竟自縊他若汪應坤子餘子餘國光本作子餘王廷佩廷璉呂蒙齊蒙齊國光本作蒙齊金鋼邵伯張映發劉應遠皆諸生之抗節死者然僅留姓名而已

張乘純字不二含山人爲諸生甚有名常曰士所自立者忠孝耳才華其末也乙酉江南亡慟哭不食友人遺書勸之乘純報曰髮膚受之父母不全歸則不孝巾服太祖制也不遵守則不忠忠孝既虧何顏視息人世哉且吾非爲名也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如以爲無益則古來國破君亡忠臣義士往往碎首捐軀豈必有濟于事哉延至五十四日乃瞑踰月妻劉氏亦以哭其夫死

趙景麟字天生鄞縣人也爲人誠慤貧不妄取予恆閉戶讀書人罕見之丙戌六月江東不守景麟謂其家人曰吾平生無不了事惟貸某友金彼以吾貧不責償也然吾負之獨不愧于心乎茫茫泉路抱此愧心事不可乃質田持金還友人友人曰子貧且無庸却不受景麟曰子視吾豈負人者卽不負而空受子惠終身不報我何以瞑遂別襤衫方巾往文廟慟哭懷歷試草自沈于江江深湍急救者莫及越日浮尸氣已絕而目尙瞬鄉人聚觀不知姓名也友人昨者頗訝其語持金往訪之道江灘見其尸大號曰此吾友趙天生也因述還金事途人皆泣急往報其家昇之歸或曰吁我昨日見冠服而哭文廟者是也是以義而死國矣撫之而瞑

逸史曰許琰王毓著皆以諸生殉國琰贈蔭賜祠毓著以名高人爭談其事而趙生無聞焉則以生長窮巷無交游之助也然其死義則一也

徐爾毅字似之吏部尙書石麒兒子也石麒無子撫爲嗣幼端凝喜談忠孝尙書之殉義也家人倉卒藏櫬中城既屠人迹斷絕越二十五日爾毅號哭入城求父尸顏色猶未敗昇至楊林村含殮之甫畢兵大至衆潰散爾毅守棺不去兵士露刃睨之爾毅抗聲曰我父在此我豈爾避父爲忠臣我爲孝子我何畏死耶主兵者曰犯忠孝不祥相率去隆武聞石麒死節遣使授爾毅太僕少卿及吳勝兆獄詞連爾毅與嘉善錢旃松江夏完淳同被逮死于金陵爾毅之在獄也以書與其繼室孫氏訣孫氏得書微笑侍婢曰郎得歸耶孫氏曰非也徐郎去時我已辦一死冀其歸故忍須臾今旣來訣則含笑入地耳夜分家人咸寢啓戶抱所生三歲兒赴水死尸植立水中子猶在懷也旃妻徐氏亦自沈完淳旃壻也具夏允彝傳

逸史曰嗚呼徐氏忠孝節烈萃于一門豈不偉哉嘉興古秀州田土饒沃江山明麗重以三百年之德澤嗚呼豈一日之積哉徐氏爲不負此土矣

鄧雲程字扶風黃岡諸生性慧直膽力過人當明之季流賊披猖而廷臣交爭門戶懼枝貪黷將帥巽懦畏縮郡縣長吏望賊奔竄雲程時撫膺流涕曰至此乎聞朝貴穢行則榜之通衢曰今禍敗至是非若曹行事所致耶或尼之曰君必賈禍雲程曰彼方尋恩仇于儕輩奚暇及我且我榜非金珠也彼必不攫取由是以狂名及賊將逼黃州游騎至外郭守令懼甚召與計事雲程曰賊蔓延天下十餘年矣公等平日備禦云何今乃欲張空拳捍強寇誰復應者惟不肖此軀在願爲國家馳驅不敢愛死惟公命守令壯其語然四顧無兵也雲程慨



然脫儒衣冠被甲戴兜鍪持鐵鎗重四十斤獨身縋城出覘賊馳城四游三晝夜賊諜者見之語賊曰城中有勇士持大鐵鎗前來覘我得無設伏以誘賊咋舌去雲程既不得一當賊而當時亦無真知其才引之軍旅間者愈憤悶悲叱及聞京師陷烈皇帝凶信北望號踊嘔血數升遂棄家狂走荒郊慟哭竟死于洛南之橫谿逸史曰懷宗求賢若渴而材勇若雲程者欲身一試卒不可得既挺身出捍賊賊聞名且遁有司猶未之薦剡也嗚呼豈不足膺蔽賢之罪哉然雲程閭巷一儒生非有民社之責而隳懷君國侘傺以死使其得位則節烈必不在諸君子之後矣乃至今無道其姓氏者余故亟表之

吳古懷字弗如高淳人年二十二始折節讀書師事同里邢孟貞晨興手一編至子夜弗輟父母禁之乃居僧舍下帷嘿誦主僧窺之笑曰居士盜書讀耶居數年學大成補邑庠生見天下將亂曰士不可不知兵乃習孫吳兵法著將論兵論數篇既而曰此陳言也施之今謬矣且夫不習地形而談兵者兵家所忌也目不覩山川險要而稱引屯戍習陣圖一旦用之能無敗乃公事哉乃以百金市一騾屏僕從襆被出游日馳三百里遍歷三關及甘肅固原寧夏延綏宣大薊遼諸鎮躋巖阜陟高障歷視阨塞遇老校與退卒輒貰酒與席地坐飲詢其險阻要領及寇所常出沒之處道邊屯虛實軍伍整弛凡六年然後歸歎曰地形盡在吾目矣顧用險何如耳著邊險圖說萬餘言曰使我得答兵萬里持此可報天子矣當是時社會盛興古懷與蕪湖沈士柱貴池吳應箕宣城沈壽民梅朗三等皆稱莫逆交南都防亂揭古懷與焉阮大鍼恨之刺骨南渡大鍼得志將以鉤黨置獄盡殺諸名士壽民士柱等遠竄古懷迎士柱妻子屬家人善撫之而脫身入粵會江南不守歸遂棄儒服托迹堪輿自號三湖散人時時走山顛水洑慟哭獨語人問之瞠目不答及聞粵亡嘆曰吾尙可食人世粟耶

抽刀自刺。血淋漓灑地。諸子持之。傳以藥而甦。防守數月。卒自縊。時壬寅五月二十八日也。子越彥。字季舒。有雋才。守父志。亦終身不應舉。

逸史曰。吳生豈不誠奇士哉。當是時。擁節鉞。樹麾纛。擅軍旅之任者。率慙怯無能。口不談戰陣。問以輿圖關塞。茫如也。故以戰則軋。以守則潰。馴致寇賊縱橫。中原陸沈。而吳生以儒生馳驅九邊。手指口畫。使當時士大夫。盡能若是。豈有坐而敗亡者哉。然吳生卒不得一試其技。此國家之不幸。非獨爲一士慨也。迨夫滄桑旣變。而隳懷故國。刎身以殉。則又與夷齊爭烈矣。

### 顧所受 王贊明

蘇州之破。諸生顧所受死焉。所受字性之。長洲人。幼穎異。爲邑令江盈科所賞。十一歲補博士弟子員。從管志道講學。喜交游。有盛名。然性嚴重。以禮義自守。學者憚之。稱爲東湖先生。先是甲申。長洲諸生許琰聞變。

琰。國本

作

號哭數日。語其二子曰。汝事叔父如事我。無缺愛敬。又語其妻曰。謹訓二子。毋墮先業。乃走福清觀。題詩

自縊。道士見而解之。遂還家。翌日復自投胥江。值潞王舟過。援出問曰。若有冤乎。對曰。否也。國亡。誼當殉國。潞王驚問其姓名。爲之出涕。贈以金不受。乃送至家。絕粒五日而死。所受聞之。哭曰。吾乃不能與君同死。愧君多矣。爲之作傳。及南京不守。郡縣望風瓦解。有議城守者。衆輒毀其室。所受方與其子講學。憮然曰。人心至此乎。此皆不學故也。不學則義理不明。悖棄君父而不恤。已矣。我以一死存大義耳。賦詩曰。身是明朝老布衣。眼看世界不勝悲。從容死向宮牆地。免使忠魂棄濁渠。遂往學宮自縊。爲學役所覺。赴泮池死。吳人謂之學校雙忠。



琰字玉重南都贈五經博士

邳州太學生王贊明字台輔奇士也莊烈帝復用奄人台輔草萬言書入京欲上而都城陷痛哭南還江南立國御史王燮東平伯劉澤清高會睢寧樂作台輔斬衰直入慷慨語曰海內板蕩此公等嘗膽斷指食不下咽時也而樂優乎左右欲鞭之燮曰狂生也命引去弘光亡台輔泫然流涕曰我誰氏之民也而可使食有他粟起視其廩曰此吾之所樹也畢此而死未晚丁亥某日粟盡集其鄰里鄉黨深衣幅巾大呼烈皇北向再拜自縊于象山之樹聚觀者無不痛哭是時有僧過之持麻鞭指台輔曰此尋常事也烏用是炫于人乎後數月渡河來者言石屋寺一僧縊死有麻鞭在側

祝淵

王毓著著原作者茲從國光本改下文諸著字同

潘集

周卜年

傅日炯

朱瑋

倪文徵

謝泰臻

劉宗周以講學倡東南弟子從之者數百人而與之殉義者首得祝淵王毓著祝淵字開美海寧人少有志操敦行誼癸酉舉于鄉自以年少裹糧登山顛僧舍讀書三年學大進十五年冬會試入都會都御史劉宗周方削籍淵抗疏曰憲臣黷直性成忠孝天授受祿以來蔬食不繼清剛之節天下信之今四方多難百吏貪墨欲振風紀孰過宗周宗周以狂黷而斥繼之者必渙忍宗周以偏執而斥繼之者必便捷渙忍便捷之夫何所不為將何以肅吏治拯民生哉伏乞收還成命帝得疏不懌命禮部察議然淵未嘗識宗周也既得命往謁宗周

曰子之爲是舉也無所爲而爲之乎抑猶動于名心也淵爽然自矢曰先生名滿天下恆恥不得列門下遂執贄爲弟子明年隨宗周歸學山陰已而部議有詔逮治令詰主使者淵曰男兒死耳肯受人指使哉諸進士具疏救得出獄未幾都城陷南歸詣南京刑部請竟前事尙書諭止之馬士英亂政上書請誅奸輔通政屏不奏給事中陳子龍薦淵及貢生涂仲吉爲臺諫不聽仲吉漳浦人前疏救黃道周繫獄者也淵激烈慷慨自治刻勵太常寺少卿吳麟徵死難淵親爲含殮扶其喪以歸有過則入曲室閉戶長跪竟日不起至流涕自擿其明年杭州失守淵方葬母趣工人畢事還家設祭將縊或曰子草莽臣可無死淵曰吾以上書爲世指名名之所在則趨之害至則避之此市販智也吾不忍爲遂死年三十五時宗周已絕粒二十日矣

王毓著字玄趾會稽諸生受業宗周之門然尙氣節矜然諾時時放達博鑿擊鞠與優人促膝操秦箏鳴鳴而謳蔽山之門人咸側目謂非其徒毓著不顧也天啓中鄉人有黨奄者勢甚倖毓著怒跳身而逐諸途其人語人曰某得罪于朝廷不得罪于非門非戶之秀才聞者笑之黃道周奉命祀宋六陵至會稽聞其名欲一見遇于鑑湖毓著方棹小舟與優童度曲亂葦間刺舟而去終不與見道周爲之悵然乙酉夏大兵入杭州官吏迎降毓著作致命篇揭通衢上言宗周曰願先生早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弔其友趙廣生過之毓著問曰子意若何廣生曰無有也不有淵明處士例乎毓著曰噫何言之易吾與若皆聲色中人久難自持不知速死之爲得也

知國光  
本作若

乃招其素所與知者令伶人攜樂器至呈藝競懽酒酣而罷卽持炬出門正衣冠自投柳橋下死時六月十二日也宗周臨終嘆曰吾二十年講學僅得一王玄趾

潘集字子翔會稽人王毓著死爲文祭之與友人痛飲約同死書於几上曰水清月白吾骨不黑袖石自沈渡



東橋下其友負約集母哭而詈之。

周卜年字定夫山陰人聞變賦五歌見志挾所著詩文一卷詣友人不遇投海死父迹之有遺文匿石底父哭曰兒死矣得從王潘諸君子後我何恨顧尸不可得父子情深傷如之何詰朝復往怒濤裹尸而上冠履不失葬南村。

傅日炯諸暨諸生與其叔傅平公同師劉宗周國亡兩人相謂曰吾輩義當死然俱有老母在白于母許死乃死耳平公母不許日炯母許之遂赴湄池死平公養其母終身。

朱瑋字鴻儒山陰人避亂梅里尖丙戌六月浙東兵潰衆皆竄伏瑋痛哭不已書几曰此日而生歸全之謂何潛往深塘沈死年二十四時同邑范史直亦負石投淵死。

倪文徵字舜年山陰人爲蒙師自給兼通醫術國亡市酒餽飲里中少年求辦一事衆諾之偕至叢墓命掘坎自埋衆駭欲散文徵恚曰此何事可誤我乎衆止之曰死義也然某某大官俱不死汝小醫何自苦文徵曰人各行其志幸成我一人曰然則可使土侵膚乎與之二缸以一埋坎中文徵跌坐其內以一覆而封之已聞內有叩聲衆發之突曰一時有激固知其欲出也文徵曰不然我入時倉卒未審方位耳轉坐其內復命覆之密封其隙衆環坐竊聽微聞其聲踰三時始寂。

謝泰臻字時禪定海人四川按察使渭之子也謝氏爲定海豪宗泰臻與其兄泰階尤穎出少好學銳甚足不踰戶閥者數年聞人聲輒以絮塞兩耳其勤如此爲諸生不屑屑場屋之文知天下將亂則揣摩兵法時挾弓矢與材官健兒馳逐原野角勝負嘗著書一卷曰持此以遇聖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然祕不示人乙酉之亂

諸潰師航海者所過墮突。秦臻獨結其豪。宗族賴以得完。江東既亡。入先師廟慟哭。解巾服焚於庭。時秦階退耕于海濱之柴樓。與流寓徐孚遠等相與慷慨悲歌。放浪詩酒。而秦臻獨憤鬱。遇人瞪視不語。忽忽如狂。一日留書几上曰。兒曹無容覓我。以從我志。遂去。不知所之。家人迹之。則入天童山。剪髮爲頭陀。跌坐灌莽中。從此蹤迹不定。或雪夜赤脚走數十里。偃臥冰上。或囊其所著書挂于項。登高崖絕巘讀之。讀已則嗚嗚哭。采鳥喙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庚寅八月初六日。蹈海而死。年四十九。秦階已前死數月矣。

逸史曰。嗚乎。昔魯連欲蹈東海而死。說者尙疑其言太激。孰知千載下果有其人歟。夫國初亡而死。猶曰義激也。海宇承平。人皆從化。而抱其志不少挫。豈非堅強磊落人哉。謝君行事。絕類宋皇甫東生。東生者。四明人性豪蕩。宋亡。乘小舟。挂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子。發憤痛哭。蹈海而死。惜乎謝君所著書不傳。是亦屈子之離騷也。

嚴于鉞

劉孔和

項嘉謨

嚴于鉞。字公定。號定菴。杭州人。崇禎己卯副榜貢生。廷試授知縣。見天下已亂。不謁選。歸以詩酒自娛。歲祲。出粟以拯鄉里。大兵至杭州。從總兵張嘉運起兵餘杭山中。事敗被執。推官某憐而舍之。佯狂爲頭陀。作詩悲吟。吟畢焚稿。非家忌及歲時祀先。未嘗至家。如是者五十年。一夕忽至。謂家人曰。我且死。死當以明巾服殮。寢疾數日而卒。年七十九。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大學士鴻訓子。性豪邁。賊陷京師。破產結客。起兵長白山中。有衆三千人。擒斬僞令徇。



于軍繼聞大兵破賊，乃率衆南下，駐兵河北。以屬劉澤清，澤清武人不知書，既開藩，強作韻語示坐客，孔和慷慨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未聞北面發一矢，而沾沾言詩，卽工何益國事？矧未必工耶？」澤清大恚，推案起，坐客皆震懾。孔和不爲動，拂衣徐出，澤清立遣壯士二十輩追及舟中，拉殺之。南都聞其兵至，遣使授副總兵官，則孔和已死三日矣。

項嘉謨，字向彤，秀水人，性倜儻不羈，能詩喜游，嘗渡河北塞，縱觀名勝，尋入閩，登武夷，曹學佺方輯十二代詩選，見其詩愛之，亟錄入焉。乙酉閏六月，城破，東平生所著詩賦于懷，投天星河死。子翼，妾張從之，嘉謨性豪侈，中歲產落，然食必市肉，士林以紈袴目之，不知其義烈能如此也。

### 沈士柱

沈士柱，字崑銅，蕪湖諸生也。父御史某，善知人，嘗收豫章名士黎元寬、羅萬藻、吳甘來、甘來以忠顯。士柱童子時，性聰敏，讀書十行俱下，師事南昌萬茂先，爲詩古文詞，諸老師宿儒不能過也。與人交，恂恂若不見所能。酒後議論風發，聽者忘倦。懷宗時，大臣交薦，不就徵。弘光立，阮大鍼大興黨人獄，士柱與周鏞爲魁，鏞被殺而士柱走，良玉軍獲免。南京陷，破家結客，座上言兵者日嘗數十人。乙未，以西通李定國牽連被執，尋脫歸。丁酉復被執，囚于南京者三年，作故宮詞以見志。己亥，鄭成功將寇攻金陵，慮士柱通海上，乃殺之獄。妻方氏不食死，妾汪氏、鮑氏俱自縊死。士柱獄中所著有土音集。

## 魏耕

魏耕字雪寶。慈谿人。國變棄諸生服。交豪俠士。以起義。敗亡命江湖。聞妻子滿獄。弗顧。久之會解。僑寓吳興別鮮山。烏山一名別鮮山。晉沈禎。沈聘避地處也。所居有渡。曰息賢。遂以名其堂。與歸安錢纘曾習爲詩歌。一時吳越士人翕然宗之。又與張近道。朱士稚交善。近道好黃老。管商之術。見詩人輒嗤罵。士稚與耕論詩。張亦罵。然三人相得甚歡。耕間上書鄧成功。請乘南風入京口。己亥夏六月。成功果以戰艦千艘入江南。旣而師潰。頃之耕復上書張煌言。備陳金陵虛實。請以舟師再舉。有孔孟文者。從成功至。主耕給其資用。孟文以纘曾饒富。有所求弗厭。于是以耕所上煌言書告耕。及纘曾被執。俱死于獄。妻子田宅沒官。其友祁班孫亦坐戍瀋陽。耕所著有息賢堂集。纘曾字允武。亦諸生。其詩清婉綿麗。悲涼頓挫。有晞髮之風。

## 楊太沖

新建諸生楊太沖。字不盈。在庠無所知。名家貧。賃屋以居。甲申聞變。方俟母疾。夜私泣。泣至不可忍。母聞泣聲。曰。必醫言我不可起也。問婦。婦謝曰。否。問太沖。太沖輒哽咽不能應。已南都立帝。少解顏曰。有君矣。母亦良愈。始爲言國變。母曰。幾令我疑死。乙酉。南都陷。其母已死。聞之。卽發狂出門。行數十處。或謬曰。訛也。則喜。曰。殆有之。則哭呼奈何。比歸。出袖中卦紙。言凶。問實者。悉就燭燒之。越數日。葬母江外。金聲桓入湖矣。疑卜如初。金已泊吳鎮。鄰舍半走空。或曰。盍自卜之易。太沖設筮。得明夷之謙。發書嘆曰。垂其翼矣。君子安所行乎。與其妻皆



不食三日。金師入城，遂並縊于母之靈座前。左右相向而死。鼠銜祭果陳于前。卜者龔完初過之，驚曰：此楊不盈也。始卜國變，我數言告，今負子矣。爲出資棺殮之，瘞于德勝門外。

逸史曰：太沖未登朝著而悲哀如是，乃真性忠義者也。以視食人之祿而覩顏偷生者，相去何如哉！厥後江西再亂，生民殲焉，則太沖猶良死也。忠義何嘗無益，悲夫。

龐延會

馮協颺

龐延會，字天錫，南海人。曾祖嵩，曲靖知府，以理學著聲。延會雅有經世志，流寇蜂起，遂棄章句，周游吳楚間。久之，返語人曰：吾輩未知死所，惟當見義弗避耳。丙戌冬，大兵入廣州，民皆薙髮。延會正衣冠坐，騎執之，以致諸帥。帥以刃試之，騎礪刃于項曰：予我金，延會曰：汝金不可得，吾義不可失，請就死。幼子時倬在側，年甫十四，請代父死，騎義之，將解其縛。延會曰：子代死，孝也；吾求死，義也。不可失吾義，騎遂殺之。時倬痛哭，解衣覆父，投井而死。先是大兵自閩趨廣，旦夕且至，時倬讀書塾中，泫然涕下。師問故，曰：聞敵兵將至，吾父性剛，必不降順，吾當殉之，恐不能久受師業耳。師聞而異之，既而果然。事定，家人得雙履于井上，引以出，顏色如生。

逸史曰：時倬先幾智也，代父仁也，殉死勇也，一舉而三善備焉，勿殤可也。

馮協颺，字悅賡，南海諸生。廣西陷，拜辭其父以死。父曰：當死，公卿大夫受恩深矣，猶有所待，書生今何爲者？曰：彼等烏知大義，哭而入，疾驅妻女入井，而自懸於樹，其母救之未殊。旦日大兵入室，勒其父金帛，不得殺之，協颺慟哭曰：吾縱不死于君，寧不死于父乎。卒縊而死。同里監生周書聞之，亦縊。書，字刪甫，副史高登之孫，而舉

人夢鯉之子也。

### 楊履圖

楊履圖字來一作萊民。漳海人。貴州按察使楊聯芳之子。十歲補諸生。不治博士業。時走馬擊劍。度曲徵歌。自謂風流人豪。甲申之變。鄉有御史某者。以事闖聞。履圖率諸生懸旛抱鼓攻之。其屋遂燬。丙戌秋。閩關不戒。與友洪思相持慟哭。無何。魯王至島。由熊汝霖薦授兵科郎中。辭不受。上言官非臣志也。臣今當以白屋明大義于天下。而無所貪。事成則殿下之功。桑梓之福。陰召募山中。尅期應之。萊陽宋琳者。隆武間舉人也。見履圖而流涕。動言先王履圖壯之時。寓言于琳。約舉事。琳固細人。謬爲納結。要金五百。不遂。夜袖書白于漳帥楊佐。履圖被執。雜問之。不爲屈。呼曰。我不願爲兩朝人耳。佐曰。若欲反耶。對曰。吾父老不能殺賊。吾當任之。非反也。然則宋琳同若謀歟。曰。亂臣賊子。安足與謀。視琳在側。若無覩也。遂見殺。年二十四。其父抱其頭而哭之。曰。吾八十有四。老臣旦暮入地。幸見是子。吾死不恨。聞者皆爲出涕。所著有萊子集。庸史。

### 饒宇柎

溫奇梧

周必顯附

其間又有流離兵刃之中。而獨全孝義。抗死不達。更可尙也。饒宇柎。進賢諸生。戊子七月。奉其父兵部主事元珙。避兵于鶴仙峯。元珙被執。將加刃。宇柎從匿所急出。請以身代。父子並死。溫奇梧。寧州人。乙酉賊攻城。奉母及妹走高墩。中途相失。奇梧至高墩。而母妹已他徙。奇梧奔尋號泣。衆止之。曰。滿城皆賊。何處可尋。奇梧曰。我



得見母死無恨。卒遇賊見殺。其同邑周必顯字宗人。乙酉十二月。賊攻城。父母年老不能行。必顯曰。仲弟無嗣。季弟有子而穉。宜亟去。我有二子。當護持父母。有頃賊至。索金燔其背。其母泣救受刃。必顯執刃泣曰。苟全我親。我命奚恤。賊勿聽。碎腦決膽以死。同邑諸生陳嘉容遇賊。賊持刃向其母。嘉容給以金。母得脫。賊怨殺之。

### 薛大觀

嗚呼。粵中之亡。倉皇走絕塞。從亡諸臣外。文武吏皆俯首迎附。其間能抗節不辱者少矣。況未食其祿者歟。況其能率妻子從容以就義者歟。夫南詔之墟。漢唐所不寶。今乃節義卓卓者如是。高皇帝詩書道德之化洋溢蠻貊矣。卽一人豈爲少歟。次其傳如左。

薛大觀字爾望。昆明人。爲人尙義節。重然諾。取予不苟。與子之瀚。並以諸生有聲。孫可望據雲南。用其私人任僕爲吏。禮二部尙書。干進者如市。李定國以門客金維新掌銓政。亦如之。獨大觀父子夷然不屑。城北有龍泉觀。下臨黑龍潭。大觀移家居焉。及駕幸緬甸。士大夫多從之。大觀嘆息曰。不能背城一戰。同死社稷。願君臣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矣。顧之瀚曰。吾不惜七尺軀。爲天下明大義。汝奉母以免。之瀚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嗟。母在何無養耶。其母在旁。顧之瀚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孝。吾兩人獨不能死節義乎。侍女方抱幼子。問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大觀曰。爾能死甚善。于是五人偕赴黑龍潭死。次日諸尸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堅抱如故也。其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赴火死。

逸史曰。余於春日。敘次死義諸君子。未畢卷而輟。及冬月。乃足成之。忽陰風怒號。飛霰將集。慘慘然有鬼嘯猿啼聲。余瞿然啓戶視之。則澄月如水也。嗚呼。其諸君子之靈耶。然則諸君子固赫赫如在矣。



南疆逸史卷四十六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四十二

義士

自古帝王之興，改制度，易服色，民相與安之也。及趙武靈王變服，則父兄羣臣相諍於朝，王至反覆辯論乃已。甚矣三代之禮樂入人深也。勝國宗社既屋，下令薙髮，遂有違制以死者，真可哀也。錄其可知者，其姓氏存而邑里行事不見者姑闕之。

王若之

文震亨

文

秉

殷獻臣

徐澳

項志寧

陳宗道

張起生

王若之，臨浙人。臨浙疑臨沂之誤某科進士，歷官淮安參議。制下不從，強之曰：留此見先帝耳。戮於市。

長洲文震亨，字啓美，大學士文肅公從弟也。崇禎中官中書舍人，喜鼓琴，與太常寺丞雲陽楊懷玉、會稽尹爾費同入供奉。南渡後寓居陽城，聞令自投於河，家人救之，絕粒六日而死。遺言曰：我保一髮下觀祖宗，兒曹無

墮先志。文肅仲子秉，字應符，隱山中。有誣其與吳易通者，逮至官，秉不辨。徐曰：「不敢辱我父，願就死。」臨刑賦詩曰：「三百年前舊姓文，一心報國許誰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弔白雲。」妻周氏，順昌之女，亦殉其旁。同縣諸生殷獻臣，避兵荻溪，城陷，家人有薙髮往者，見之，號慟三日不食死。

徐澳，字澹洪，補國光本作曉

常熟諸生。制下，澳匿窮鄉，聞江陰師潰，自知不免，賦詩云：「不欲立名垂異代，但求完節報先朝。」捨身取義，非難事。今日同心何寂寥，閉戶自縊，同庠項志寧，方食餅，聞令墮餅於地，絕吭而死。

陳宗道，字夷甫，吳江人，授徒包山，聞北都變，入淮，以策干當事，不用，遂歸，漕撫路振飛流寓洞庭，宗道讓之曰：「此非公等偷閒時也。」制初下，途遇剃髮者，直前罵之，爲其黨所殺。有醫士張起生，見人皆奉制，號慟而死。

張龍文

嚴紹英

歐敬竹

石士鳳

張龍文，字長霖，常州諸生。制下，龍文避于鄉，降將劉良佐屠掠村落，見而執之，龍文面數其罪，爲所殺。旣而悔曰：「吾枉殺一烈士，具衣冠葬焉。」無錫諸生嚴紹英，字與揚，乙酉夏，大兵到城，無居人，後家人入室，則紹英縊矣。視其遺筆，不欲剃髮也。

歐敬竹，石士鳳，皆武進市人也。敬竹貧無生產，浮寓城南，爲人修傘，得百錢，卽獨飲市中，醉則卷舌而歌。市中人皆笑之。大兵入境，下令薙髮，敬竹招鄰人與飲，曰：「行與若訣，若盡我一卮，其妻從旁笑曰：『子休矣。』聞舊官皆作新官，又安在子。」敬竹曰：「此而翁所以欲死也。」竟闔戶自縊死。士鳳，字仲翔，略識字，無妻子，有一僕，聞敬竹死，嘆曰：「後之哉。」先是武進有忠義祠，祀宋錢譽、陳炤、王安節以下十三人，皆宋末守常州城陷死節者。士鳳自翦



紙爲位。大書曰：明布衣石士鳳之位。納諸忠義祠。位次十三人下。歸市酒脯祭其先。拜且哭。語其僕曰：吾曾以三金予鄰之鬻棺者。我死。汝以收吾骨。令治酒餼。邀鄰人痛飲。竟日。迨夜潛出。赴忠義祠池中死。比曉。僕號哭於市曰：主人死矣。市人共往。得其尸池畔。殮焉。嗚呼。宋之亡也。豈等城守力盡。卒皆不屈而死。城內外死者百萬計。而明亡死者乃僅歐、石兩市人。兩人又皆可以不死而竟死。悲夫。

馬嘉

方國煥

附

馬嘉。字六禮。祁門人。壬午舉于鄉。大兵至境。縊死于先祠。題詩云：今日衣裳從此裂。好存吾髮見先君。有羅田人方國煥者。字孔文。寓歙縣讀書。兼習醫卜。聞制下。爲其孫娶婦。而後自縊。曰：衰年難薙髮。留以見雙親。

馬純仁

楊維嶽

許德溥

馬純仁。字朴公。六合諸生也。乙酉六月。純仁與同學江匯約同死關壯繆祠。已而匯不至。純仁作銘題于橋柱。袖石投水死。其後匯登第爲湖廣知縣。謁城隍廟。儼若純仁坐殿上。遂嘔血死。

楊維嶽。字五奠。巢縣人也。好讀書。毅然自守以正。嘗以文見知于郡守。一日往謁。富民有犯法。守教維嶽爲請。可得金。維嶽謝曰：犯罪自有公法。使此人無罪。受其金不祥。使當罪。奈何以維嶽故。撓公法。守益敬重之。史可法巡撫淮陽。維嶽曰：此當代偉人也。不可以不見。徒步詣軍門。可法一見奇之。時可法以府庫虛耗。軍資竭。檄諭天下。捐資救國。維嶽奉檄泣曰：國事如此。何以家爲。即毀家以爲士民倡。而人皆無應者。及聞京師陷。北向

號痛弘光立條列事務十三事未一歲南都復潰可法死揚州維嶽泣曰國家義士三百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爲文祭之而哭于庭家人進粥食揮之去平日好飲酒亦卻之大兵至下令薙髮維嶽不肯人謂先生盜避之維嶽曰避將何之吾死耳其子對之泣維嶽曰小子吾平生讀書何事今得死所矣何泣焉作不髡永訣之詞不食七日衣冠拜先祠入室遂卒年五十六

許德溥字元博如皋人吏部員外郎直族子也意氣不倫矜尚節義聞賊陷京師痛哭數日寢食俱廢後聞南都陷亦如之每獨居輒哭食必置崇禎錢于案上祭而後食薙髮令至不從一日刺四字于胸曰不愧本朝又刺八字于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有發其事者執見縣令不跪呵之曰若一布衣未嘗食祿刺此何爲答曰曾讀數行書不敢忘故國耳執送巡江御史亦不懼御史命逮其父乃跪曰吾爲父屈耳御史義之免其父以德溥名聞臨刑亦直立不跪曰今日得見先帝吾事畢矣既死於衣帶中得詩曰非癡非醉亦非狂因志君親字兩行一死甘心酬故主謂忠謂叛在雌黃

葉天章

鄒之琦

附

鄒欽堯

附

朱君正

葉天章一名尙高永嘉人佯狂不從令賦詩曰安得蜉蝣易生死猶存楚楚好衣裳上丁祭文廟天章入慟哭爲文以祭其略曰嗚呼宗祏猶在兮恨離離之彼黍髮膚致毀兮悲蓼蓼之匪莪裸將堂上矣何莫非先朝之彥奔走廡下兮又誰非聖人之徒嗚呼藐藐余躬兮自分爲能識君臣之螻蟻悠悠我思兮寧復作不知春秋之螻蛄太守見其文執而答之下獄五月五日爲絕命詩曰待斟蒲酒心先醉未浴蘭湯骨已香飲毒卒其同



邑諸生鄒之琦與瑞安諸生鄒欽堯皆素以名節自許制下之琦曰嗟乎孝經言之矣聖有名訓令可爾耶遂赴水欽堯亦沈于甌江

朱君正字子性浦江諸生壬午東陽許都反其僞官吳奎至浦城欲謁孔廟君正曰吾先聖禮義堂肯容賊入耶挾匕首將往刺之奎聞不敢入金華破制下士大夫有遠匿深山者嘆曰死則死耳何匿爲夜入明倫堂自縊

曾和應

劉泰兆

李應開

魏殷臣

附

胡從治

李逢月

王拳石

陳一湛

盛名世

曾和應字鳳山臨川諸生廣東按察使棟之子吏部郎亨應之弟亨應起兵死和應奉父入朝閩丙戌閩敗之肇慶是冬肇慶復潰令下和應曰吾死矣髮不可毀毀之何以見先兄於地下乎遂整衣冠拜別其父投井死劉泰兆字方公李應開字翔卿魏殷臣字六若皆寧都人也北都之變泰兆痛哭賣衣爲資刊討賊檄文遍謁當事請復仇卒無所合乃徙居釣峯丙戌降兵過其地鄉人盡走泰兆獨峩冠大袖當戶而立兵叱曰汝何人曰吾大明庠生也曰何不薙髮泰兆曰此汝輩事可及我耶遂攢刃殺之應開亦棄儒服結客士之落拓不得志者多歸之於是得俠聲鎮將知其狀辛卯掩捕繫縣獄召所知告曰李生未嘗抗兵速薙髮卽貸死所知以告應開慨然曰諸君愛吾誠厚吾非不自愛人生旦暮等死耳顧宛轉求生他日不自立死碌碌中悔晚矣數

日定讞。應開踞地坐。鎮將呵曰。汝何爲作賊。應開曰。未也。鎮將曰。非賊何違制。應開曰。汝乃賊耳。反嗔我耶。鎮將大怒。立牽出殺之。殷臣于城之被兵也。獨不肯出。及城破。錄尸者見其髮如故。

胡從治。字貞之。南昌人。故御史。孫以歲貢授永寧學訓導。丙戌。楚將張先壁師駐永寧。重其才。委署縣事。戢兵轉餉。軍民便之。張退。從治歸南昌。戊子。大兵掠謝埠。從治猝與遇。騎見其偉衣冠。前索金。無以應。騎怒。從治亦大罵。瀕行至己門。投沼中死。子大年。在永寧從蓋總兵守禦。被執亦不屈死。

李逢月。字凌虛。零都舉人。贛陷後。保髮入山。巡按董學成逼之見。不肯。嘆曰。吾何以生爲。扼吭死。貴溪人王光寵。字起議。令下不從。爲營將胡聲亮所執。謂第去髮可絃用。光寵指曰。不能守此。不足明志。傷額死。

龍泉武舉王拳石。遇大兵爲所獲。從索金。出一盒授之曰。吾所寶者此而已。發視。生巾襴衫也。兵怒。拳石曰。求速死者爲此。遂見殺。陳一湛。字劍叔。丙戌當歲薦不應。值兵至。衣冠自縊。

盛名世者。不知何許人。或曰高皇帝孫。戊子正月。俘自饒。信間。高冠闊袖。容貌甚都。會訊不屈而死。

林化熙

林應星

林說

紀文疇

趙卯

劉國祚等

林化熙。字皞如。福清人。隆武授國子監博士。福州陷。避之海口鎮。海口破。見獲。帥欲降之。曰。吾聞海上周鶴芝脅人留髮。汝乃爲所脅耶。化熙立而笑曰。人生髮膚不能自主而受脅于人耶。若可脅而留。今日亦從脅而剃乎。帥怒。使戮于市。過行朝門。趨入不去。乃謂行刑者曰。吾明之遺臣也。當死。于是口占曰。吾頭戴吾髮。吾髮表



吾心一死還天地。名義終古欽。書者誤欽爲矜。化熙命改之。乃就刑。其同宗林應星。字永瞻。林說。字傳公。傳國光兩人皆舉于鄉。應星爲漳平教諭。制下自縊。說逃于山中。七日不食而死。自誌其墓。

同安諸生紀文疇。字南書。隆武徵爲待詔。閩亡。以不奉制被殺。其子許國。字石清。壬午舉人。時方籍其家。有勸其祝髮者。曰。家可無籍。許國曰。吾不以千金之產而易一髮也。

閩縣人趙卯者。市人也。丙戌九月。大兵入閩。士民皆從制。卯見之。撫掌大笑。人曰。子能保汝髮耶。保而髮且喪而頸。二者孰重。卯曰。吾自有術焉。保我髮且保吾頸。汝不知也。乃市酒肉。待其父母勸飲。三子在側。酒酣。嘆曰。髮膚受之父母。今將去之。敢忘養育恩耶。拜其父母。亦令三子拜己。乃曰。明日除之未晚。已見父母寢。謂其子曰。予我筆硯。爾先寢。中夜候家人咸寢。大書于壁曰。男子趙卯。不肯薙髮死。投筆自縊。家人知而解之。不及矣。

劉國祚。永春參將。城破。匿民間。當事懸制通衢。國祚往碎之。見殺。其餘以違制先後被殺者。不可勝紀。或有姓名可稽而行事已軼者。今不書。北直隸則順天趙良玉。徐清。遵化張棟隆。沙河段煥然。保定黨國寶。趙高明。眞定趙治國。宣府張守奐等。山東則張從仁。韓清。辛見國。林太樸。丁煥然。國光本作丁大朴。丁煥然。諸生田逢收。濟寧王進。蒲

臺彭進常。登萊劉恆。王景明等。山西則趙體富。劉見龍。喬一洪。李鳳翀。于奮飛。諸生孔如美。崇光國。王登進。鄉官賀孟飛。朔州岳成材。柳玉首。郭鳳林。郭見等。陝西則單允昌。王耀祖。甘肅諸生呂可興等。河南則諸生高廷寶。江南則金陵陳士達。鳳陽劉倫。劉鎮。劉登仕。壽州諸生謝一魯。揚州戴學一。牛應時。胡應科。靖江瞿士元。宜興諸生盧象同。字同邵大宣。太李有喬。大字當崑山陸幼安。顧鐵匠。金壇木工湯士鰲等。浙江則會稽茹明煥。

湖廣則楊六美、張贊士、士國光張仲器、楊學易、江西則鄔賢科、諸生田時稔。此皆姓名可稽者也。惜乎其人之生平軼矣。



南疆逸史卷四十七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四十三

義士

嗚呼甲申之禍。天崩地塌。傳聞烈皇帝大行昇至東華門。賊殮以柳棺。覆以蓬廠。老宮監三四人坐其旁。諸臣皇皇然方投揭報名。翹足新命。梓宮咫尺。無一人往謁。甚者揚揚得意。揮鞭疾驅過之。曾不足當一睨者。及謁葬田貴妃墓。而職其勞者僅一吏目趙一桂。諸生孫繁祉等出家財供啓隧。覆土簣不重可哀也。歟。爲附諸人姓名于義士之末。而思陵事亦有所考焉。

趙一桂

孫繁祉等附

趙一桂者。不知其邑里。崇禎甲申三月。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目。營葬思陵。事竣列其狀申州。略曰。職于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僞官李檄。昌平州官吏。卽動帑銀。僱夫穿田妃壙。葬先帝及周后。四月戊午朔。職用夫二十名。舉先帝梓宮。夫十六名。舉周后梓宮。至州。越三日庚申。發引。翌日辛酉。下窆。時會州庫如洗。又葬日促。監

葬官僞禮部主事許作梅

河南新鄉人庚辰進士官行人從逆改僞禮政府屬

束手無策職與義士孫繁祉劉汝樸等十人斂錢三百四十

千。僦夫穿故妃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丈。深三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四日寅時。羨道門通。始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拐子鑰匙啓門入。享殿三間。陳祭器。中設石案一。懸萬壽燈。二旁列紅紫錦綺繒幣五色具。左右列侍宮嬪生存所用器物。襲衣。奩具。皆貯以木筥。硃紅之。左旁右牀一。牀上疊氈毯。五彩龍鳳衾褥龍枕。又啓中羨門。內大殿九間。正中石牀高一尺五寸。闊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棺槨厝其上。申時。帝后梓宮至陵亭。席棚。陳牲牲。棗盛。金銀。紙幣。祭品。率衆伏謁。哭盡哀。奉梓宮下。職躬領夫役。奉移田妃柩于石牀右。次奉周皇后梓宮于石牀左。然後奉安先帝梓宮居中。田妃葬于無事之日。棺槨如制。職見先帝有棺無槨。遂移田妃槨用之。梓宮前各設香案祭器。職手燃萬年燈。度不滅。久之事畢。掩中羨門。復土如地平。初六日癸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震天者移時。呼集西山口居民百餘人。畚土起塚。又築牆高五尺有奇云。本朝定鼎。攝政王遣使巡視。建陵殿三間。繚以周垣。設守陵戶。故主陵寢樵牧。雖三代開國無以加矣。余讀李清南渡錄。載陳洪範北使歸奏思陵事。其言不詳。又云。內官黃高監視啓土。本州以官戶部主事孟某及知州某襄事。野史又載襄城伯李國禎獨往送大行葬禮。今一桂所列狀中皆無之。則其言妄也。襄城果送葬。則何待繁祉等斂財。知州果襄事。吏目何必申狀具報哉。竊計一時斂手諸人皆義士。不敢略。謹條繫之如左。孫繁祉。州學生。捐錢五十千。耆民劉汝樸。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徐魁。錢三十千。李某。錢三十千。鄧科。錢五十千。趙永健。錢二十千。劉應元。錢二十千。楊道。錢二十千。王政行。錢二十千。合三百四十千。

逸史曰。當其時。明之遺臣滿朝也。而趙一桂胥吏末員。孫繁祉。劉汝樸等。草莽衣布。相率斂財營葬。奠醊號哭。



令諸臣聞之。不當咋舌愧死入地哉。嗚呼。驪山之役。侈費極千古。乃工未畢而項羽發之。牧羊兒燔之。思陵雖未及備天子禮。而遺民考妣之戴。勝于羽衛焉。則仁暴之分。遼絕矣。

嗚呼。懷宗之太子二王。薨逝不明。于是南北皆有僞太子事。其至南都者。發自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夢箕。杭州人。有僕穆虎自北來。遇一稚子于逆旅。視其衷服。龍文也。大驚。詰之。則曰。我先帝太子也。虎因挾與俱至郊。望孝陵。伏地而哭。見夢箕。語及帝后。則長號。夢箕信之。館之家。已乃送之浙東。而外人頗有知者。夢箕不能隱。奏于朝。上命內侍馮進朝。迂之。及之紹興。三月甲申朔。至京。駐興善寺。而百官往謁。都人士喜躍。謂上未有子。且以爲嗣。上遣太監李永芳、盧九德審視。還報。夜五鼓。移入錦衣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馮可宗邸舍。翌日。上御武英殿。命九卿以下咸往視。少詹事方拱乾中允。劉宗正、李景濂前東宮講官也。太子見拱乾。呼曰。方先生無恙乎。餘則不識。問以講讀何所。則以端敬殿爲文華殿。習何事。則以孝經爲詩經。所答多不符。兵科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鞠吳昌時。太子在旁。憶之乎。不對。通政使楊維垣揚言曰。故駙馬都尉王昺。姪孫王之明。貌似太子。曾侍東宮。家破南奔。得無是乎。于是衆雜然曰。王之明也。然未堅決。大學士王鐸直前叱曰。僞。送中城獄。并執訊夢箕。是時又有童氏者。自稱上故妃。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具儀衛送至京。上大怒。下錦衣獄。民間譁言。馬士英、王鐸將殺太子以媚上。黃得功疏言。先帝子卽皇上子。乞保留以謝天下。上不得已。命養之獄中。勿加刑。劉良佐疏言。太子、童氏二事。謂上爲羣臣所欺。將使天理滅絕。上報曰。朕于先帝。無纖芥之嫌。因宗社無寄。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忍加毒痛于其血胤。至于舉朝文武。皆先帝舊臣。誰不如卿。肯昧本心。害其胤子。朕夫妻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蔽。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

頑童淆亂宗祏。宮闈風化所關。豈容妖婦闖入。國有大綱。朕不得私。卿毋妄聽妖訛。猥生疑議。因命法司先將讞詞宣示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愈甚。左藩因之稱兵。而國以亡。上之如太平也。京城百姓破獄出太子。奉之入朝。殿王鐸于途。拔其鬚且盡。三日。豫王入城。指太子語百官曰。此真太子也。汝等何故欲殺之。及弘光至。命坐于太子下。九月。偕北。明年五月。同遇害。或曰。此本朝諜也。以之搖動人心。而南中自不悟耳。北太子事。惟錢主事以爲真。卒被禍。然既死而昭報如響。豈果真耶。夫成方遂王郎之事。古也有之。其真其僞。莫敢辨晰。獨鳳覽忠義奮發。可諒天地。銜冤以死。宜其能爲厲也。彼奸回不道者。其亦覩之而神驚骨戰也。夫。次其事如左。

### 錢鳳覽

錢鳳覽。字子瑞。山陰人。大學士象坤孫也。美姿貌。年少有奇志。以門蔭授中書舍人。值東宮講讀。陞刑部主事。本朝仍故官。懷宗之殉社稷也。命太子走后。父周奎所。奎降入賊軍中。賊敗。或言挾太子二王以出。有見之蘆溝橋者。青袍乘馬。道旁人爭投以果餌。其後不知所往。甲申冬月。復出詣奎。先是懷宗手刃長公主。公主以手承劍。傷臂撲地。內侍負至奎家養之。及是見太子。相持而哭。奎懼禍。逐太子出。徬徨門外。邏者縛送朝堂。攝政王集廷臣辨之。皆言其詐。鳳覽慨然曰。先帝太子。吾嘗識之。此是也。可以畏死而不言乎。且死而存故主之孤。我不恨。即上疏力明其是。越日。會審于刑部。召周奎識視。太子一見呼奎。因述奎家事甚悉。奎佯不識曰。僞也。鳳覽怒。高聲叱之。唾其面。王復召大學士謝陞視之。曰。太子齧齒。今無之。且身大聲宏。非真也。鳳覽憤甚。戟手詈陞。時長安人觀者數萬人。有十八人者是鳳覽言。見鳳覽詈陞。亦大噪。王乃怒曰。爾何從識太子。但不忘故



主心可原耳。今廷辱大臣，敬爾故主，獨不當敬故主之臣乎？陛故宰相也，奈何辱之？立絞殺鳳覽及十八人者于市。鳳覽臨刑語家人曰：歸語主母，多焚紙筆，我將上訴于帝，及殮面如生，有微笑容。數日，陛晨入朝，見鳳覽于朝門，拱手呼曰：錢先生也，已仆地。七竅流血，扶至寓即死。太子亦斃于獄。南都聞之，贈太僕寺少卿，諡忠毅。夫人王氏扶柩南還，家奴以其少，出謾語，將竊資以逃。至山東，羣奴忽手足如攣，呼號顛越，一黠奴自搏流血滿地，大言曰：奴欺我死，事主母無禮。某日出某語，某日作某狀，我具見之。今當先殺此奴以儆衆。羣奴大驚，叩頭乞哀。逆旅見者皆長跪爲請，久之乃曰：姑贖其死，送吾歸再究耳。呼夫人言曰：我得請于帝，命磔周奎矣。汝有身本女也，帝憐我忠，易爲男，宜名曰遺忠。其後周奎家居，一日忽驚呼曰：錢爺至，起叩頭呼服罪，願貸死。俄而身肉寸寸裂，飛血如礫者，肉墮落，哀號數日竟死。王夫人果生男，宗人或利其貲，謀殺孤，誘之泗水，將滅頂。有丈夫掖以登岸，撫之曰：吾汝父也，勿怖。將擲宗人于河，驚竄匿，病幾死。孤自是得全。夫人新建伯守仁五世孫，父業浩，兵部尙書也，通經書，善屬文，能教其子。世其家學云。長公主于順治八年，世祖命訪故駙馬山東周某，具禮下降，奩贈半公主，賜第于京城之彰義門，用舊奄守門。踰年，公主薨，駙馬流落塞外，而部府亦毀矣。逸史曰：凡士之仕本朝者，例不載。鳳覽盡忠故太子，是以具其始末。順治十六年，又有金華人張摺，自稱皇四子朱慈英，至河南柘城見獲，送京師伏法。汪琬編修載其事。

附記 二營卒

僧丹竹

趙廷瑞

熊國本

鄧貴

宜黃榜人

曹來盛

南都之亡也。提督曹存性有標下卒死之。乙酉五月。大軍至南京。屯洪武門外。存性將往乞降。卒爲前馬。顧問曰。今日之事何如。存性曰。降耳。卒曰。公降。吾不降也。存性曰。汝儕小人。何知。弗復言。卒大呼曰。吾真不降也。拊膺大慟。投中河橋死。或曰。南京失守。大軍索降者。職名甚厲。安遠侯柳昌祚倉皇懼不及。一隸卒哭止之曰。侯世受國恩。此行且緩。願自愛。昌祚叱之者三。卒牽衣止之。昌祚怒。手批其頰。至中和橋。卒曰。侯不聽吾。吾死矣。仰天辯踊。投河而死。先是大軍至河南。河南副總兵丁啓光單騎迎降。有家丁控馬不使前。曰。將軍兄弟受國家重寄。不能殺敵。反迎之。何以爲顏。弗聽。家丁遂投河死。

逸史曰。春秋時士多仕于卿大夫家。亦有與之同陞者。秦漢而下。竟稱奴僕矣。故士恥失身焉。惟邊將多起磨下壯丁。因功得官。此中宜有賢者。之三人者。其皆烈士。足以愧其主矣。

雲林僧丹竹者。潘姓名鳴鳳。安仁人。少好技擊。以武藝爲邑教師。羅川王之起兵也。招勇士健者得三十六人。以爲將。丹竹與焉。王歿。走從楊司馬。一日。諜知王得仁出軍樂安。撫州城虛。司馬輕兵襲之。丹竹與往。得仁甫出西門。猝與遇。丹竹以步逐馬。戟中得仁面。疾驅得免。以是甚畏其名。其後金聲桓過安仁。聞丹竹病。以爲可縛。遣九騎往。丹竹知之。力疾起。招壯士十餘人前行。金騎方飲肆中。丹竹獨身往。佐飲甚歡。騎士顧問丹竹所在。猝從坐起曰。欲得之乎。我是也。騎士倉皇走。丹竹手刃二人。餘七人上馬奔。遇壯士于隘。獲三騎。前逐之。又獲三騎。餘一騎逸。報聲桓。共相駭嘆。及金兵破黃閣部于廣信。載所獲沿江下。丹竹偵知之。率所部邀于路。置椿水中。舟行礙步。卒挾長鎗火箭逐之。金兵棄舟走陸。悉得所函。還以分壯士。無私焉。士皆悅。從部萬人。選而隸之營。不中選。令歸農。故其兵獨精健。其後大兵自信入閩。丹竹從三五壯士擊其散騎。忽大隊至。力戰不支。



馬蹶被獲。犬罵而死。

趙廷瑞，贛縣人，爲縣從事，性孝友，善醫。丙戌，贛圍急，朝夕佐吏調發士馬，散軍餉，督鄉勇戰守，與其友王玄陞拮据弗懈。嘗從容語人曰：吾雖刀筆吏，然事上官久，沾朝廷升斗糈，起家已萬金，若城陷，當以死報。及城破，投後園池。王玄陞亦父子巷戰死。

熊國本，福建人，以織工寓贛，贛義士之城守也。敵血盟，熊與焉，已列名載書，而同盟恥與之伍，削其名，然墨痕未盡湮也。國本聞之，憤曰：大丈夫當自立，寧必因人成事，盡出所積募士卒，治器械，獨成一旅，贛陷，諸士鳥獸散。大帥按師書名捕國本，獨在，執見令，令故明孝廉也。謂曰：若織人耳，何舉義爲？國本抗聲曰：我織人，不應爲義。汝舉人，顧應爲不義耶？令恚甚，殺之。

鄧貴，臨川石匠也。戊子春，揭司馬兵起，貴棄其業從焉。署都司，時以空名號召，應募者往往署參遊，最下乃都守，而貴顧自安，諸弁多作氣勢，凌暴里中，遇敵則望風竄，棄所事勿顧，而貴每師行，草履負擔，左右不少離，諸前行者，肉食美饌，貴以從司馬役，僅飽蔬糲，而意固泊如。自謁行在，出援江西，崎嶇跋涉，大小十數戰，亦數十厄，諸士或降或亡，而貴顧無恙，顧弱不任戰，無功可錄，貴亦弗之言。司馬嘉其勞，陞署參將。及辛卯，司馬見獲，諸從者多逃，貴獨隨行不去。司馬顧謂曰：我死分也，汝何爲者？貴泣曰：公生爲忠義，死必爲神，千秋萬世下，願得貌像公側耳，竟從死建寧市。

宜黃榜人者，姓名未詳，益王之敗也，同事司理史繼鱗，周損俱受縛，屬榜人載之下，榜人心傷二公，陰逸之，比解卒覺，則無及矣，亦逸去。榜人乃反接舟順流下，過半里許，大呼救命，邏者獲而詰之，榜人曰：賊殺卒而縛我。

又欲殺我。我呼而逸。吾幾死矣。邏者執見帥。展轉拷訊。終不言。遂見殺。

曹來盛。曹觀光之僕也。觀光以起兵。其子曹岱。曹修見收。來盛時年十數齡。哀其主僅二子。不忍見其駢首戮。重賄捕者。願以己代。捕者義而許之。遂與岱相認爲兄弟。編贛獄數月。人無知者。戊子三月。金王兵攻贛。高帥盡殺義士之留獄者。來盛與其主岱並死東市。



# 南疆逸史卷四十八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四十四

### 宗藩

嗚呼。明制之于天潢。可謂厚矣。歲時皆有常餼。冠娶妻必告。別有賜予。生子女則請名。自神宗倦勤。中官禮曹事必以賄請。于是始有白首不得婚娶命名者矣。其後本支愈繁衍。遍天下幾百萬。貧乏者暴橫于鄉里。百姓患苦之。有司莫能制。迨遭闖。獻之禍。屠戮幾盡焉。其有流竄他方。義士奉之以建號者。亦不忍沒。然餘迹零落。百不存一。其可考者具左。

益王某

永寧王由樞

羅川王某

嘉興王某

瑞昌王孫統鈺

寧靖王術桂

江西藩封凡三。而益府憲宗子也。稱親屬。世守法。稱賢王。傳至今。王軼其名。甲申國變。王年少。不敢興兵入援。乙酉。南都復陷。金聲桓降于清。統兵入江西。將迫河東。諸紳士勸王舉兵。王素好士。士多歸之。顧仁柔不任兵。

兵起以永寧王典兵事。兵未集而清副將王體忠至。時河南有保寧王者。避亂來歸。豪健能言兵。王倚信之。閏六月。命與巡道夏萬亨提兵拒體忠。至撫州師潰。先是雲南有勳王之師往南都。至江西聞南都陷。遂巡將還。王聞其師皆乘象。驍勇。遣師招拒體忠。戰初合。滇師善用鎗。衝其騎。體忠幾不支。乃放毒烟。象不能前。然未敗也。比再合而保寧王貳于清。從陣後發火箭傷象。象總趙某死焉。遂敗。王出奔。宦者李祥率十餘人從之。及其二子走旂塘。入浩蕩庵。祝髮爲僧。鄉人見其貌偉疑之。賴曹山僧指爲故人而免。踰月。聞思文帝卽位于閩。間道入謁。得承王號。居興化。閩陷被執。爲李成棟所害。二子逃。戊子。王得仁內附。求得其一。將奉監國。後金。王敗。莫知所終。保寧王至贛州。爲贛都司所殺。

永寧王者。名由櫛。字冠寰。益敬王第八子。爲益府宗正。沈靜有志略。益王舉兵。募集徵發。一切倚王而辦。王幕賓曹子鉞。贛州諸生也。王推重之。時引入帷幄。參密議。建昌陷。王出奔。永寧王及及諸郡王皆奔。後避地寧都。大函鄉。日夕悲號。至失聲。其地有蕭姓者。家豪于貲。二子能武好義俠。見王之悲也。疑焉。王告之故。且語以圖。後舉。蕭教之入粵。招閩羅總兵。因厚資橐裝。導王入粵。止閩羅總兵蕭陞山寨。先是山砦人或夢日臨門。旦詢來客。乃永寧王也。大喜。厚款之。語及借兵興復。卜于神。吉。乃許之。蕭遂與其黨謝之良簡。砦中兵得可十萬人。率之出湖東。遂復建昌。乘勝復撫州。又前復進賢城。兵銳甚。清兵駐省城者聞之大恐。皆攜家登舟。爲遁匿計。軍威大振。而粵中聞之。頗有疑之者。或遂欲取王爲獻。王孤軍無繼。兵無見糧。謝之良破進賢不能守。退屯撫州。清副將王得仁來攻。相持一月。食盡。退還建昌。謝之良先驅。蕭陞斷後。且戰且走。王病痺不能驅。爲敵所執。長子慈營與焉。丙戌正月七日。檻車赴燕。三月朔。至蘆溝橋遇害。慈營妻彭氏能軍。未敗先率其屬至汀州。曹



子鉞被獲。留得仁營。謝之良與蕭陞。俱還山寨。或曰被執不屈死。彭夫人聞夫難。引兵屯寧都界山中。戰守踰年。援絕被獲。郡守義之。令待命于王妃之弟李指揮家。戊子。金王內附。夫人使客引其子和歸建昌曰。勉之。忠孝紹宗。汝責也。己丑二月四日。有司賈紅羅七尺至。慨然曰。吾得死所矣。沐浴更衣。裂紅羅自縊。

益羅川郡王者。亦不詳其名字。從王起兵。保寧王用事。王策其人叵測。然未敢諫也。將別舉事。就臨州諸生萬春謀之。春辭以有老母不許。問曰。孰堪將者。春薦東鄉人艾命新。王即介春往見。命新許諾。遂以書約閣部揭重熙。吏部曾亨應及諸紳士同日起兵。乃詣孝廉艾南英。南英欣然迎入。留計事。月餘。遂募集劉名倚、僧丹竹、楊猶龍等三十六人。誓師南英家。得義勇可七八千人。自爲一軍。其秋建昌陷。益王遁。王嘆悼久之。令命新等提兵自金谿襲復撫州。秋毫無犯。民大悅。清帥聞撫州破。濟師來爭。命新北拒。而建昌兵又至。營于黃太渡。王腹背受敵。議退兵。敵兵躡之。王入金谿山。索民車得三百兩。塞山險。敵不能進。王得全軍還東鄉。已永寧王招粵兵克復撫州。建昌師益振。與王約分道下江西省會。粵兵與王兵爭舍。起而鬪。王聞出止之。爲矢所傷。竟死。永寧王聞之大慟。兵潰。南英入閩。命新諸人或從永寧。或從黃閣部。或從揭部院云。

淮府嘉興郡王者。本封于饒。饒破流寓都昌譚家埠。丙戌秋。閩亡。諸紳士奉以舉義。具邑人石光龍、僧了空等爲將。時歲大祲。一呼而集者萬人。石故黯而悍。人呼石黑子。善于馬上使鳥鎗。百步三發。發必洞胸穿札。清師調南康將朱文美合饒州將討之。戰敗。文美退都昌縣。黑子曰。集萬人負板舁雲梯。譁而前。欲以恫喝之。使下。比至城則氣索矣。清出十數騎躡之。崩奔相屬。萬衆立潰。乃使南康諸生吳江入王營。告以待後舉。黑子信之。僞降。王走湖口渡江而西。見獲。遂遇害。黑子復率衆出沒湖彭東建間。大兵乘其醉。宵攻之。黑子戰死。

朱統鈞字德祥。瑞昌王孫也。性豪暴。里中少年多歸焉。乙酉。金聲桓入江西。王孫棄家走廣信。號召諸客。與金王相角。饒信間金。王兵聞其威名。憚之。不敢戰。丁亥冬間。行歸南昌。爲偵卒所執。見清巡撫章于天。不跪。章詰之。厲聲曰。我帝室藩王。豈爲汝屈哉。章竟釋不殺。戊子。金王內附。王孫募兵廣信。應之。其夏。大清帥譚泰攻江西。王孫走寧州。督將鄧雲龍入援。鄧見大兵盛。謀納款。而王孫執藩王禮。使雲龍戎服拜戲下。鄧不能平。執王孫以獻。大罵而死。

寧靖王術桂。字天球。號一元子。明太祖九世孫。遼王後長陽郡王次弟也。始授撫國將軍。妃公安羅氏女。崇禎壬午。寇陷荊州。偕惠王及宗室避湖中。弘光卽位。與長陽王入朝。晉鎮國將軍。詔同長陽守浙之寧海縣。乙酉夏。浙西郡邑盡陷。長陽攜家入閩。王留寧海。會魯王監國。封爲長陽王。隆武建號。王奉表稱賀。王亦如之。後聞其兄已襲遼王。王具疏請以長陽之號讓兄。次子承之。隆武不允。改封寧靖。仍以監國督方國安軍。丙戌五月。大軍渡錢塘。乃奔避寧海。乘舟出石浦。監國亦由海門會舟出。十一月。永勝伯鄭彩帥舟師北來。因芝龍與隆武不洽。知粵州不守。監國出奔。故特來迎。王與監國乘舟南下。歲杪。同抵廈門。而芝龍已歸款北行矣。是時鄭鴻逵迎淮王于軍中。請寧靖監其師。合芝龍子成功。兵攻圍泉州。經月不下。鴻逵乃載淮王。寧靖王同至南澳。會永曆稱帝。王因入揭陽。永曆令居鴻逵軍中。月就所居地方支膳銀五十兩。戊子春。命督鴻逵。成功師。庚寅。粵潰。復與鴻逵旋閩。處金門。及成功取臺灣。王乃東渡。而成功事王盡禮。成功死。授餐之典廢。無衣食業。乃就竹港墾田數十甲。鄭氏又從而征之。悉索應募。滋益困。既而靖海將軍施琅督水師討鄭氏。王慨然謂同志曰。臺灣覆。再無他往。各自引決。死見先帝。吾分也。癸亥六月。大兵攻澎湖。二十六日。鄭將劉國軒兵敗。王謂媵妾



曰。吾帝室宗支。明朔已盡。義無可往。若等自爲計。妾侍皆進曰。王能盡節。妾寧失身。王存與存。王亡與亡。請賜尺帛。王曰。能如是。吾何求。袁氏。王氏。秀姑。梅姊。荷姊。俱冠笄被服出拜。王亦拜。齊縊于堂。乃宵飲印大書于堂。曰。自壬午賊陷荊州。攜家南下。避亂閩海。保其髮膚。以至于今。遭逢大難。盡室全歸。不負高皇。不負父母。生事畢矣。無愧無怍。次日校役舁柩至。王卽加翼善冠。服四圍龍袍。束玉帶。佩印綬。南向拜謝。諸將卒士民俱入拜。王答拜。書絕命詞。結帛于梁。應手謝臺人。遂經死。顏色如生。時年六十有六。越十日。藁葬于鳳山縣長治里竹滬。與王妃羅氏合窆焉。妾媵五棺。埋于文賢里大林邊。去王墓三十里。臺人表爲五烈墓云。王無嗣。以益王裔宗之子儼珍爲後。及歸大清。安置河南開封府杞縣。

朱盛濃

朱議瀝

朱盛澂

朱議澐

朱紹鯤

朱常巢

朱統錡

朱容藩

朱盛濃。字揚廷。楚宗室也。居江夏。弘光時授池州推官。及池州失。而盛濃避至石埭。乙酉七月。起兵復石埭。又復東流。遂與池州太學生吳應箕合兵攻池州。不克。乃分兵復建德。八月。遇大兵于大嶺。戰頗利。九月。清兵大至。盛濃退守甲子嶺。十月。建德。東流相繼潰。盛濃奔太湖。依吳易。易敗。走浙東。隆武授御史。巡按廣信。饒州。兼視學政。屢疏請入覲。許之。已聞汀州變。乃走廣東。永曆中爲兵部右侍郎。四年十一月。扈駕赴潯州。叛將陳邦傳縱兵大掠。遇害。

朱議瀝。南昌宗室也。江西亂。流寓西湖。與宜興中書舍人盧象觀遇于逆旅。一見語合。入于忠肅祠。相與論列。

慷慨流涕。謀興復。乙酉閏六月起兵茅山。南京人朱君兆者常結城中豪傑以待變。許爲內應。議瀝從君兆入城。而象觀營中山。遣僧告君兆師期。舉火以應。僧至總督告變。城中得爲備。舉火以誑。象觀兵薄城下。燒太平門。鐵騎出而蹂躪之。大敗。因族君兆家。議瀝匿水竇中得逸出。與象觀至宜興。稍收士卒。攻溧陽。又敗。象觀走太湖。議瀝不能軍。時都司方明方拔廣德。迎之入城。義師多應之。連破孝豐。臨安。寧國諸縣。軍聲復振。而開府于孝豐。隆武聞之。冊封瑞昌王。諸臣授職有差。未幾。大兵由徽州出破孝豐。諸軍悉潰。王走匿丹徒。諸生喜正家。山東吳儀之。吳純之。義士也。渡江將迎王。值名捕急。遂遷鎮江蔣生家。邏者猝至。儀之挺身出曰。我瑞昌王也。王及純之得脫。已而知其僞。執喜正。正不勝拷掠。言王所在。遣裨將從正捕王。裨將不欲得王。將近舉砲。欲以驚走王。而王適在田間。正遙見而呼之。乃見執。十月十二日。害于江寧。丹徒諸生袁鍾。宜興陳用卿。金壇張景潮皆從王死。義云。

朱盛澂。字青潮。通城王宗室也。授劍州知州。未赴。乙酉。避于太湖之西山。易姓曰林。西山人蔡永新任俠好事。乃與職方郎中王朝昇及禮部主事吳景璽等奉之起兵。稱爲通城王。朝昇攝內事。設五總兵。以永新徐震海。許燮等分將之。初。山中人或夢揭竿其地。上書青潮二字。而王之字適與之符。衆以爲祥。故多應之者。檄至長興。長興人奉箋稱賀。乃遣許燮將千人會之。以攻湖州。七月二十八日克之。命景璽與故太守王士譽守焉。王入長興。既而景璽棄湖州。大兵間道襲長興。王退屯湖中。已而走衢州。明年八月三日遇害。

朱議澂。澂。國光本作澂。字潤生。樂安王宗室也。以宗貢生授句容知縣。乙酉夏。起兵其縣之茅山。敗走入太湖。與通城王合軍。又敗入浙東。隆武命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衢嚴二府。明年衢州陷。死之。



朱紹鯤。周定王之後。封遂平王。崇禎末。流寇犯河南。王親禦之。流矢傷唇及腹。弘光時。上書請往河南招集鄉兵。不許。乙酉閏六月。至松江。與吳志葵起兵。志葵敗。王入太湖。依吳易。易兵潰。走呂國興營。國興又降。匿于嘉興王店。明年十一月。被獲。害于江寧。王志氣果敢。言及國事。輒悲憤流涕。舉事無成。人咸惜之。

朱常巢。

巢國光本作巢。以下諸巢字同。

蕪州人。朱統錡。南昌人。皆明宗室也。初。史可法之巡撫安慶也。檄山中之豪。各築砦自守。

以禦流寇。資以火器財賄。于是潛山、舒城、英山、霍山、桐城、太湖、宿松皆有寨。而蕪黃間各寨四十八。其山皆高峻。插天。出入仄徑。僅可錯趾。左右懸崖。如谷無底。其巔乃衍平。饒水泉林木。可居。流民無歸者。往往挈妻子依阻其中。寇不能至。由此上接德安、汝寧。各砦四百八十九。西越武勝關達南陽。以底于熊耳、藍田。連山沓嶂。未嘗有間也。乙酉夏四月。左夢庚既降。大兵入守。安慶諸寨。多爲明守。不肯下。奉常巢居太湖司空山寨。稱荆王。襲破太湖縣。揚州人趙正據宿松洿池。屢挫大兵。戊子春正月。江西金聲桓來歸。九江以東。望風趨附。寨長傅聘以數騎突入宿松縣。收籍取印。執縣丞遲大魁。知縣孟暄走免。張都督敗安廬道兵于殷葛山。三月。范大、范二起桐城白雲寨。是時清巡撫李棲鳳遣兵備夏繼虞。總兵卜從善、黃鼎。副將梁大用合兵勦諸寨。常巢部將余垣以私屬三百人出降。因誘執常巢。冬十月。潛山余公亮聚衆千人。據英寨。監生胡經文起兵據橫山寨。胡經文者。屢有異志。事覺亡命。游各山寨間。交其豪。常巢既執。各砦俱撤。惟英山張福寰自明末據三尖寨。擁衆如故。二范、余公亮皆倚之而起。經文尤善福寰。因據橫山以應公亮。是歲永曆二年也。統錡常自稱江西寧王之裔。爲人放誕。好大言。或號朱九風子。大兵破南昌。崎嶇渡江。聞張福寰名。潛至其寨。不得通。授徒自給。繼乃微言我宗支也。福寰知之。卽善護焉。經文既立橫山寨。公亮以數百人敗縣將李之培。自是天堂、埭口二十餘

寨相繼蜂起。經文謂福寰曰：事可就也。蓋立主帥乎。于是迎統錡入潛山。己丑春二月十四日，奉統錡爲石城王。居飛旗寨。以永曆紀年，造作符印，各寨謁見，以次拜官。自郡縣、監司、撫按、科道、部院、總鎮之屬咸備。他寨未有謁者，以兵降之。其授部院職者，有傅夢弼、傅謙之、桂蟾、義堂和尚之屬，皆佐統錡。在諸寨爲飛旗外衛。于是統錡撫有二十四寨。因聯絡蕪黃四十八寨。其來謁者，各受職有差。文職則周損、曹胤昌、王燭、胡玉良等。武職則陳如密、李有實、常近樓、侯雲山、劉奉宇、陳元、蕭新等。凡千三百人來謁見云。三國光本作五胡經文在從龍寨。往來計事。又遣游擊胡勝進據西關寨，爲飛旗聲援。是時諸寨盤據，時出侵掠。清操江都御史李日芄與其下謀曰：天下大定，我肘腋之間，寇賊縱橫，守土者之責也。賊恃險阻深，猝不可拔，而可以計取。于是遣參將汪義、游擊袁誠等六人至潛山，各賜銀碗，而刻其文曰：莫殺百姓。又遣中軍孔國元、守備趙鉞、孫之秀、生員林鳳集等各馳檄約曰：鳳國光本作風降者不死，且耕吾田而復其租。諸寨見其檄詞溫潤，且免征也，咸心動。既而有降者，則賜銀牌，錦衣綺服，令互相誇耀。日芄度其且潰。夏四月，乃遣兵備道石鎮國率從善、大用等。案上云六人至潛山，而正文中之二人也。○原注所言非是。從善、大用，指上文戊子三月清遣下從善。梁大用合兵勦諸寨者，非上云六人也。合兵攻之，破梅家寨，殺其監軍葛修懋。游擊夏勝重等二十餘人。白雲寨降。進攻英窠寨，圍之。六旬破之，獲其總兵孔文燦。游擊王長。余公亮奔城牆寨。秋八月，梁大用進克皖澗寨。傅夢弼走馬園。冬十一月，諸將由水吼嶺進兵，而武生余必壽等爲嚮導。旬日降者一十八寨。惟統錡尙守飛旗不下。進軍至湯池，衝前攻圍之。初十日，縱火箭仰射，寨中亂。大用負戟先登，諸將繼之，擒其監軍王坤基。總兵儲伯仁、石際可、旗鼓汪託。統錡從後關遁馬園。大兵追至霍山界寶蘆河，執傅夢弼、桂蟾、義堂、唐明勝等十餘人。西關寨猶守不下。二十五日，石鎮國遣生員金承闈、徐樂韶說降之。余公亮亦出降。統錡亡匿英



山日芘初得胡經文、胡良玉也。不殺，使招統錡以自贖。明年春正月，授以計。初十日，經文于英山羊角河誘統錡來馬園，執以歸。諸寨悉平，惟張福寰獨守山寨十餘年，後以糧盡僞出降，有所圖。事覺被殺。諸寨既降，日芘慮餘衆復煽惑，使推官黃敬璣賚銀二千兩，牛五十四頭，田粟三百五十，入山募願耕外鄉田者，卽以給之。民皆出山，乃遣縣丞常一敬入山伐竹木，市其直充官稅，以明持檄之約不欺也。又使梁大用及知縣鄭適玄夷其險阻，踰年乃令民還山，復業者聽焉。

朱容藩，楚通城王支庶也。素無賴，爲宗人所逐，竄入左良玉軍中，稱郡王，引兵劫掠。諸將皆惡之，弘光旣立，容藩走南京，賄馬士英，請以鎮國將軍監楚營。行至九江，以恣橫激軍變，懼罪而逃。時李自成敗于陝，餘賊奔潰于楚，容藩詣賊中，詭稱楚宗世子，賊信之，將立爲王。而容藩舉止乖異，賊疑焉。丙戌十月，粵中建國，容藩至行在，奏言賊中情形甚悉，內閣丁魁楚以其辨也，謂爲才，薦掌宗人府事，參與大政。兵科程源者，蜀人，喜談兵，見容藩與之結納，因謂容藩曰：「川中賊勢雖盛，而諸將所擁兵亦不下數十萬，朝廷誠假我兩人節鉞，公督東北，我督西南，賊不足平也。」容藩喜，具疏請之。朝議乃加源太常寺少卿，經理三省，而改容藩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東兵馬。未行而大軍破廣東，上移駕桂林。內閣呂大器、丁魁楚皆奔，隨駕者止瞿式耜一人。容藩因覬覦入閣，使給事中唐誠等上言：「上護從單弱，容藩重臣，不宜令出。」上素惡容藩，因怒曰：「爾等又欲擁戴容藩耶？」遂奪其勅印，欲斬之。容藩懼，賂內侍龐天壽以求太后。太后謂上曰：「變亂以來，宗室零落，容藩罪不至死，勿過求。」上乃赦之，復其官。丁亥正月，容藩自楚入川，程源由楚入黔，自稱三省總督，沿途賣官分割，賊私狼藉。四川巡撫錢邦芑廉得之，四月，具疏言狀。上震怒，削容藩職。容藩乃由辰州入永順司，至施州衛，得王光

興兵二萬。時光興新敗于鄖陽。無所歸。而容藩自稱楚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光興諸將遂附焉。檄召川將李占春。余大海于夔州。會大兵方破成都。載輜重由重慶下。容藩命二將泝流擊之。七月十一日。遇于忠州之湖灘。占春以輕舟直薄其營。發火砲。大兵亂。棄舟走川北。容藩愈強。遂稱監國。鑄副元帥印佩之。改忠州爲大定府。門曰承運門。稱所居爲行宮。設祭酒。科道。鴻臚寺等官。擅封拜。王光興、李占春、余大海、楊朝柱、譚弘、譚文、譚詣、楊展、馬應試等爲侯伯。以張京爲兵部尙書。程正典爲四川總督。朱運久爲湖廣巡撫。是時車駕越在廣西。湖南北方用兵。朝廷聲問不通。文武無主。故容藩之恣肆妄行。莫覺其僞也。八月。錢邦芑率王祥復遵義。九月。袁韜復重慶。川北總督李乾德率師會之。十一月。容藩率李占春等至重慶。與乾德相見。諷其擁戴己。乾德不禮焉。會冬至朝賀。袁韜本起賊位。不知禮。與容藩齊班拜舞。容藩怒。命占春襲袁韜。並殺乾德。而乾德善占候。夜觀星象。謂韜曰。且有急兵。韜因設備。乾德亦移帳于高埠。及占春兵至舟中。不見乾德。乃大驚。及襲韜。復不能勝。至次日。韜治兵與占春相攻。容藩走涪州。移書邦芑。請爲兩營解紛。邦芑怒。遂復書數其僭踰之罪。容藩乃鑄錦江侯印以送王祥。使以兵應占春。戊子正月。祥出兵綦江。與袁韜三戰不勝。退屯南岸。輕舟見容藩。占春亦至。王祥有膂力。猝起擒占春。過其舟。命部將王朝興守之。欲并其衆。朝興與占春同里。私釋之。占春夜踰城出。王祥既失占春。戰復不勝。二月。還遵義。韜亦走順慶。占春退屯涪之平西壩。夔州臨江有天主城。甚險。可守。容藩以爲己讖也。改爲天子城。率衆居之。煽惑川東諸將士。授爵無虛日。土司蠻僚。皆爲所動。錢邦芑乃具疏劾之。曰。容藩首得罪朝廷。卒蒙寬宥。命使湖南。而乃假朝廷威靈。籠絡諸將。潛懷不軌。僞造印信。選授文武。今歲六月。臣巡川南。見容藩所刊建制百官榜文。其自稱則曰。予一人。予小子。如是而欲終守臣節。其可得乎。



今寇賊充斥。干戈不息。道途荒阻。而兩川僻處西徼。與行朝隔絕。蠻夷土司。易動難撫。且三年之間。四易年號。人情惶惑。莫知適從。臣不憚艱苦。往來深山大菁荒城。敗壘中。驅除豹虎。翦滌荆棘。招集殘黎。宣布威德。四川之地。始知正朔所在。今聲教漸著。法紀方行。而容藩包藏禍心。窺伺神器。陽尊朝廷。陰行僭偽。倘羽翼得成。便有公孫子陽。王建。孟知祥之事。臣竊憤悶。已移書告以大義。傳檄楚督何騰蛟。堵胤錫。川督楊喬然。李乾德。及各大鎮。共誅叛逆。毋或滋寇。邦芑復封。疏稿達胤錫。胤錫得書。卽入川會容藩。正色責之。容藩曰。車駕播遷。人惑順逆。聊借名號。彈壓之。胤錫曰。君自爲逆。何能禦衆。若再不悛。則錢按撫率兵經前。我截其後。川將皆朝廷臣子。誰同君作賊者。因切責附僞諸臣。川東文武。始知容藩名號之僞。各解散。八月。督師呂大器至涪州。李占春謁見。適容藩使至。期諸將會師。大器見其職銜。笑曰。副元帥非親王太子不能稱。且今天子在。何國可監。此欲反明矣。爾等受其官爵。不懼同罪乎。占春曰。始陷不知。誤爲所惑。今請討賊自贖。占春卽帥舟師攻天字城。容藩拒戰不勝。走夔州山中。爲土人擒獻。斬之。程源後爲孫可望兵部尙書。可望敗。復入朝。己亥正月。上入永昌。程源扈從不及。以多貲爲蒙化山盜所殺。

南疆逸史卷四十九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四十五 武臣

黃得功 高傑

乙邦才

劉肇基

莊子固 黃蜚

黃得功字虎山合肥人少執鞭役屬人年壯出關投大帥為健卒遂隸遼陽籍為人忠勇善騎射帥拔之帳前親軍戰輒沖鋒積功至游擊入援山東陞參將旋充總兵得功每臨陣飲酒數斗深入敵營不顧生死利害人呼為黃鬪子崇禎十五年流寇陷廬鳳奉詔鎮定遠時獻賊潛匿英山太湖間得功以騎五千往躡之遇于石牌獻忠懼不戰走得功追及相去尺計欲生致之反為逸去乃收所掠男女萬餘人命各回鄉土以甲仗輜重歸朝廷尋又討平叛將劉超封靖南伯北京之變高傑劉良佐劉澤清俱避賊率兵南下高傑字英吾起羣盜為李自成親將自成出戰使守營與其妻邢氏通懼誅挾以降官軍從孫傳庭破賊于塚頭得陞總兵劉良佐字某總督朱大典部將也從護祖陵禦革左最後收永城亦有功劉澤清字鶴洲鶴州本名光為山東總兵家在曹縣嘗一渡河救汴壁壘未成輒遁走將略無所長而好聲色喜權利賂遺權貴結納賓客嘗以科臣韓如愈見



劾遣人刺殺之。至是偕至江北。而傑軍尤暴悍。沿途焚掠民。民驚竄。福王之立也。馬士英願與諸將結。以脅制諸大臣。由是諸將各居擁戴功。王卽大位。史可法謀于朝。請分四鎮。一淮、揚、一鳳、壽、一徐、泗、一滁、和。而封傑與平伯、鎮徐、泗、良佐、廣昌伯、鎮鳳、壽、澤清、東平伯、鎮淮、揚。晉得功以侯。鎮滁、和。俾畫疆以守。勿妄有所越。詔未行。而高兵先驅至江浦。乃遣職方主事萬元吉賫萬金渡江犒師。告以戢兵聽朝命。元吉遍歷諸營。勉以大義。願羣欲得揚州以寄家。揚居天下膏腴。富商巨室聚其中。城守不聽入。得功聞元吉言。已戢軍。惟傑尙剽掠揚城外。江都進士鄭元勛喜遊俠。自謂可居調停功。具牛酒出勞高軍。高大喜。置酒酣飲。陳所以欲居揚。頓家口便征討耳。非有他意。與相要約。元勛歸揚。言于衆曰。高帥之來。勅書召之也。彼入城當鎮慰父老。一無動。何害。衆曰。高軍日屠膾人。四郊暴骨如莽。何謂無害。元勛曰。亦揚人自相殺耳。衆乃譁曰。元勛與高反。賣吾城以市德。捽其首。鬱割之。是時可法方以閣部出督師。傑頗懼。令其下分道坎塹。所暴骸。陞帳之日。洒然變色。而可法平易樸誠。將士庭謁。人人引見慰勞。傑大喜。浸視爲易與。以殺元勛爲揚人罪。請誅知府馬鳴騶。可法不許。奏以瓜州處傑。而置得功儀真以牽制之。劉澤清之抵淮安也。過安東。守將邱磊邀取其輜重。匿不聞。可法按部至。諸將具饗。迎視高加恭謹。顧其兵徒虛夸不足用。不如傑所部皆山陝勁卒。經百戰。可法以爲經略中原。非傑莫與共功也。愈推誠以撫傑。傑亦愈親可法。而傑方與得功相猜嫌。會總兵黃蜚赴京。過揚州。慮爲高軍所脅。貽書得功。求以兵逆。得功素與蜚善。因引輕騎三百往會之。至土橋。方緩帶蓐食。傑率精騎猝起襲之。箭集如雨。得功突圍得出。三百騎盡沒。傑又別遣兵襲儀真。又不克。得功怒甚。治兵欲攻之。可法聞。疾遣監軍萬元吉往解。不聽。得功方有母喪。可法乃自至儀真。入弔。立而語之曰。土橋之事。無愚智皆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

故獨盛怒。是歸其惡于高。而將軍立名于天下也。得功意解。可法乃令傑出馬償得功。而以千金爲母贖。于是乃已。先是左都御史劉宗周聞傑澤清之欲以家屬寄江南也。上言按以軍法皆可斬。澤清見之怒。上疏劾宗周。且請賜劍。繼又以四鎮公疏聲宗周罪。其詞甚悖。可法以詰得功等。皆云不知。其實出于澤清一人之手。舉朝大駭。而士英顧左右之。當是時。良佐最弱。傑粗暴。澤清則以依託馬。阮遙執朝權。獨得功不相附。傑妻邢氏。色美饒權智。傑畏之。邢見可法之出。至誠調護之也。勸傑傾心向可法。傑乃進曰。傑旣以身許公。而將士妻子暴露野次。願終以揚城爲請。可法乃申勸揚民。虛己館以舍之。邢亦能嚴戢軍士。士民安堵。傑乃趨治裝北行。九月師發。大纛折。西洋砲無故自裂。監紀應廷吉私謂人曰。高公其不免乎。睢州總兵許定國者。年老矣。嘗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詆高爲賊。高憾甚。至是聞傑將向開歸。大懼。傑過徐州。又以馬士英指斬降盜程繼孔。定國愈懼。明年正月。傑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跪馬首迎。頓首請死。且言定國目不知書。倉皇中假手上書。而代者誤入公名。定國亦不知其何語。願公毋以是爲定國罪。傑武人。見其誦服。且憐之。聞謾語以爲信。執其手約爲兄弟。定國乃盛張燈。治具享傑。飾美姝以侍酒。傑大營去城二十里。率左右三百騎以往。定國令其弟飲諸將于別宅。人挾二伎。優伶雜坐。傑與從騎皆霑醉。夜半伏甲起。盡殲三百騎。傑奪他人刀。猶格鬪而後就縛。定國南向坐曰。今竟何如。傑大笑曰。吾乃爲豎子所弄。呼酒痛飲而死。定國旣殺傑。卽渡河歸降。傑將李本身。王之綱屠睢旁二百里。可法聞之大哭。知中原之不能復圖也。馳往撫定之。而請以李本身爲大將。代統其衆。三鎮聞傑死。皆起至揚。將分其軍。馬士英不可曰。彼有子元爵也。待其長而還之。乃如可法議。而贈傑太子太保。命其子襲封澤清于其間。大治淮邸。極壯麗。取美人鐘鼓以充之。於疆事勿問也。匿邱磊之怨。中以他罪卒致之。



死。及四月，寧南侯左良玉反，士英檄移得功蕪湖板子磯禦之，而召良佐入衛。王師得長驅渡淮，澤清逃，得功再敗左兵，進封靖國公。王師既破揚州，乘勝渡江，上倉猝幸太平，至得功營，得功見上，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以片紙召臣，臣猶可率士卒以得一當，奈何聽奸人之言，輕棄社稷乎？今進退無據，臣營單薄，其何以處陛下？」上俛首無語。得功亟促兵前進，而良佐、澤清已詣軍降。豫王卽遣良佐追帝，良佐潛結得功部將馬岱爲內應，得功麾軍渡岱先斷浮橋，兵溺死無算。得功不知良佐已降，猶就而計事，流矢貫其喉，乃大罵良佐。良佐勸之降，得功揮鞭自誓曰：「我黃將軍，豈屈膝他人者哉！請明日決一死戰。」次日將戰，麾下進曰：「大事已去，徒取僇耳。」得功視諸將皆無鬪志，撫膺大慟，卸甲胄，服冠帶，北面再拜自刎。時上在征南將軍翁之琪舟中，裨將田雄掖之去。閩中贈得功淝水王，諡忠烈。之琪，字元倩，仁和人。京師破，之琪以守備從黃斌卿勤王，至南京爲總兵官。禦左，夢庚有功，進左都督。田雄挾上去，之琪挽之不得，躍入板子磯湍流以死。有彭述性、李金祿者，皆隸誠意。

伯劉孔昭標下。孔昭入海，述性合家投水死。金祿先沈其妻，乃自沈。述性，九江人。金祿，四川人。乙邦才，字奇山，青州人。崇禎末，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間，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于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之相持。會天將暮，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拔于淖以出，邦才授以己馬，分箠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射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于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奇之，稍拔爲標下材官。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甚急，總督馬士英率兵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于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

入見。兩人庭謁。即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爲我入六安取州守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出簡壯士二百騎。突貫賊陳。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譟。兩人者促州守具食。食已。揮州守曰。署狀急。懷狀引騎冒圍出。賊大驚。已而知爲邦才。衡也。皆止不敢追。反命不失一騎。時頴、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賊寇。邦才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陣。俘斬無算。主者或攘其功。或移之他將者數矣。同列爲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吾衆不惜死耳。吾一人何能爲。終退讓不自言也。江南立國。史可法出督師。願得邦才與衡。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大兵至。邦才戰敗死。其同城總兵馬應奎。池州人。初爲中軍。常從可法。率家丁五十餘人。巡行村落間。猝遇賊。衆懼欲亡去。應奎大聲曰。去安之。勿怖死。此命也。連發二矢。殪二賊。賊退。可法因拔用之。每戰被白甲。大書盡忠報國于背。官總兵。揚州破。死之。越十日。面如生。

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世襲指揮。積功至南京左都督太子太保。自請隸督師標下。任援勦事。揚州危急。史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肇基獨從白洋河疾馳入援。過高郵。不一見妻子。入守北門。發礮傷攻者無算。城破巷戰而死。其妻亦英毅。有僕自揚州逃回。言主死狀。其妻慟哭畢。即階前椎殺之。以其背主也。

莊子固。字憲伯。崑山人。隸遼陽籍。年十三。殺人亡命。積軍功爲宣府參軍。史可法薦授副總兵。屯田歸德間。募壯士七百餘人。悉以赤心報國四字爲號。揚州被圍。疾馳赴援。三日夜而至。城陷死之。其時武臣同死者甚衆。總兵則樓挺、江雲龍、馬守卿。副將則李豫、參將則李隆、徐純仁、馮國用、陳光至、陶國祚。游擊則李大忠、孫開忠。都司以下。則姚懷龍、解學會、吳魁、馮士富、馮近仁、孟容、徐應城、張小山、段元、范倉、張應舉、郭倉、曹登元、范泗、范海、王東樓等。皆戰死。樓挺。字振揚。金華人。馬守卿。池州人。江雲龍、李隆、徐純仁。俱揚州人。陶國祚。興化人。李大



忠應天人孫開忠高郵人此皆死揚州之難者也惜乎其行事軼矣。

逸史曰南渡長四鎮之跋扈養之若驕子而以靖南與東平等相提而論此不知御將之道也夫澤清良佐妄人耳傑雖粗暴其驍桀足賴焉若靖南之忠勇善戰一時宿將莫當也使立國之初不定分鎮之議茅土之封以俟策勛築壇授鉞拜得功爲大將而以傑副之邦才之徒備偏裨焉傑畏得功其勢不得不聽傑聽而澤清良佐惟所指揮矣然後可法居中調度經略中原卽未能迅掃河洛亦何至令敵人不血刃而飛渡也計不出此而煦嫗含忍使之自相猜嫌爲穴中之鬪傷已且奉以擁戴名寸功未立榮膺五等貴極富溢遙制國命而小人者反借以爲聲援其敗亡不亦宜哉觀靖南告弘光之詞君子有餘慟焉嗚呼明之武臣若劉孔昭趙之龍等皆帶礪相承累世勛貴而險慝弄權賣國偷生苟無靖南諸臣爲武夫生色巾幗且得而笑之矣

黃蜚字文麓南昌人本姓涂從其舅都督黃龍鎮遼陽龍有戰功死于疆無後以蜚襲蔭因姓焉官守備歷陞應天後軍府都督崇禎辛巳召對稱旨予宴賜金魚服及上方劍命援勦東北各師挂平魯將軍印出鎮天津山海登州遼陽等處甲申國變望闕慟哭南都建改鎮蕪湖乙酉四月左兵內犯命蜚統八路官軍禦之築石臺于板子磯旁兩岸架砲夾擊大敗左師于銅陵捷聞封鎮南伯及南都陷諸鎮相繼降蜚收軍往太湖謀恢復招降海寇顧三令協力屢敗大軍殺所署官吏及秋水落海艘不得進相距六七十里大兵截之黃蔡河應援不至蜚力戰矢盡挾妻子投湖中未死被執帥禮拜之不答諭降不聽指而罵帥怒斷兩臂罵愈厲割其舌含血以噴乃腰斬于水西門乙酉九月五日也家屬死者百數十人參將涂旭初先三日不屈死

南疆逸史卷五十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四十六 武臣

李元胤

焦璉

馮耀

李明忠

沐天波

李元胤字源白。榆林人。本孫姓而育于賈。李成棟見而愛之。養以爲子。因冒其姓。成棟先世山西衛官。少從高傑。以勇決聞。及傑封興平伯。成棟挂鎮徐將軍印。守徐州。傑爲許定國所殺。成棟以徐州降清。因從渡江。破太湖。吳志葵、黃蜚兵授松江總兵。從定福建。由漳州與修養甲入惠潮。襲蘇觀生于廣州。奪門而入。執唐王聿錡。與周益、遼諸王俱殺之。時丙戌十二月也。明年正月。分兵取南韶。克肇慶。下高雷廉三府。渡海取瓊州。親率兵向廣西。襲梧州。執大學士丁魁楚于岑溪。殺之。盡獲其貲。進攻平樂。先驅至桂林。會粵東兵起。養甲遣人告急。成棟遂還師。往返攻擊。自春徂秋始獲定。而廣西之平。梧以及海北高雷廉等城俱復失。屢被責問。明年戊子春。江西金聲桓、王得仁來附。密書約成棟。初。成棟恆念世受國恩。降清非得已。其在粵。密閣中嘗奉高皇帝像。禮拜焉。每得粵中起義諸臣。必禮待之。及將刑。爲之咨嗟流涕。其與養甲共事也。摧鋒陷陣。皆倚成棟。養甲受



成而已。故威令抗行，互爲主客。及奏功，養甲授兩廣總督。成棟得廣西總兵，受勅之日，戎服趨走甚卑。由是愈不平。成棟有愛姬，松江妓也。揣知其意，勸之舉事。成棟撫几曰：「憐汝雲間眷屬耳。」姬曰：「丈夫作事，戀妻子乎？請先死尊前，以成君志。」遂自刎。成棟抱尸大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意遂決。」王得仁圍贛州急，養甲趣成棟赴援。成棟與署布政司袁彭年等密議于三層樓。既定，語養甲曰：「今出城數十步皆賊，安能遠行？計惟急改名號以安人心耳。」養甲愕然，莫可誰何。成棟遂下令用永曆年號，改衣冠，遣使奉表赴南寧。一時大喜過望，封成棟爲廣昌侯，養甲爲襄成伯。養甲懼禍，盡以所部授成棟。六月，成棟使其將羅成耀以黃金一千、白金十萬及綵紵舟楫迎上于南寧。上幸肇慶，拜成棟翼明大將軍，進惠國公。其子元胤以兵三千至，遂爲禁旅。成棟反正之初，小心謹畏，以粵東郡縣吏皆養甲所置，盡變易之。先令藩臬試其才能，分正異二途。上其冊于銓部，且曰：「以俟朝命，吾不欲專也。」而中朝畏成棟，悉如其奏。是時人人有中興之望，功名之士多自拔來歸。而大臣才智猥下，經理無術，不能因其來以驅策諸將，反以大權盡授諸成棟。建牙委篆，動必咨之。內則伺顏色于元胤，先是陳邦傳封思恩侯，子會禹爲錦衣衛。至是成棟封公，邦傳意不滿，乃亦進邦傳爲慶國公，并封其中軍胡執恭爲武康伯。成棟聞之，亦以其下杜永和、閻可儀、郝尙文、羅成耀、黃應傑、楊大福、張道瀛等七人請封，皆伯爵。而元胤亦爲錦衣侍衛，掌絲綸房事。元胤修整大雅，喜與士大夫交。袁彭年素負時望，至是入朝爲左都御史，掌臺綱。于是副都御史劉湘客、吏科丁時魁、兵科金堡、戶科蒙正發等皆與之善，持論侃侃，事以尊主權，別流品，斥倖進爲事。遠近望而畏之。因有五虎之目。冬十月，成棟攻贛州不克。時大兵已至南昌，金聲桓召王得仁還救贛州，守禦已固。成棟至高進，庫擊敗之，退避南康。十一月，獲修養甲間使，以聞，殺之。己丑正月，南昌破，聲桓得

仁俱死。成棟方至信豐，聞敗，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會天大雨，一夕，成棟坐城樓，召諸將計事，則去者大半矣。成棟慷慨涕零，舉酒痛飲，左右挽之上馬，披甲渡河，馬蹶沉水死。諸將全軍以退，事聞，贈寧夏王，諡武烈。五月，以杜永和爲總督守廣州，羅成耀守南韶，加元胤車騎將軍，封南陽伯，領宿衛卒。元胤雖侈，而其治軍也，猶得成棟遺法。六月，楊大福爲亂于梧州，元胤召至，縊殺之。明年正月朔，大兵至南雄，羅成耀自韶州潰歸，未幾走高州作亂，元胤復以計殺之。成棟歸國未久而死，將士皆有離心，賴元胤忠誠，故人恃以少安。及韶州破，上西走梧州，留元胤與馬吉翔等守肇慶。初，成棟父子之方寵也，陳邦傅甚失望，又爲金堡等所排，威望日損，東事急，召之赴援，非其意也。顧藉以洩前憤，而五虎交橫，廷臣咸忌之。邦傅既至，戶部尙書吳貞毓、兵部侍郎程源卽劾金堡等朋比誤國，四人皆遣戍。惟袁彭年先以憂去，得免。元胤在肇慶不能救也。大兵薄廣州，杜永和與元胤弟建捷力戰禦之，永和進爲侯，建捷封安肅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成棟復作兩翼，傅于江外爲砲臺，引水繞之，地險守固，攻圍十閱月不能破。杜永和謂敵破在旦夕，援師至者皆却之。邦傅抵三水，因之觀望不進。及冬，偏將范承恩謀內應，決砲臺之水，大兵藉薪徑渡，遂得砲臺，返以內攻。十一月二日，城破，屠之。承恩降，永和等由海道奔瓊州。建捷突圍至肇慶，邦傅等師俱潰于三水。已而桂林亦破，上如梧州，將至南寧，邦傅邀劫各官于藤江。明年春，元胤在肇慶，其下亦多謀叛者。元胤與其弟謀曰：「勢必不支，與其死于此，不如死于主上之側。」因俱奔南寧，伏地慟哭，哀動左右。會孫可望遣將殺內閣嚴起恆等，元胤憤甚，請出靈山，收高雷之兵，迎主入海，至欽州之防城，爲士兵王勝堂所執，送靖南王耿繼茂，勸之降，不屈。命作書招永和，元胤曰：「吾與杜將軍同繕兵海上，我事不成，已爲辱國，乃欲敗人事耶？」繼茂曰：「將軍昔受國恩，今來歸正，非降將可比。」何介介爲。



元胤大哭曰。昔不過帥府一親人耳。今爵通侯。司禁旅。寵榮極矣。寸功不立。狼狽被擒。何顏復生。夫人以國士遇我。我負之不祥。及五日。聞永和以瓊州降。乃慟哭。日夜求死。遂與弟建捷及前鋒將軍李用朝俱被害。投尸海中。建捷字敬赤。真定人。亦成棟子也。爲人沉深。有大略。善騎射。前已登舟出海。聞元胤被執。復回。願同死。元胤三妾皆自殺。

焦璉。字瑞亭。宣府人。以勇力名。未束髮。見塞上有乘馬來者。騰身而上。推墮其人。馳四五十里而還之。以爲笑。樂從軍。粵中。隸靖江王標下。靖江之變。瞿式耜知璉忠勇。令執王反正。永曆元年。式耜以大學士留守桂林。乞璉自隸。乃陞璉都督同知。挂將軍印。令鎮廣西。清兵從樂平逼桂林。璉自黃沙鎮率三百騎入援。山水汎濫。及馬腹。士卒跋涉水道。行百里。夜半呼門而入。平明。大兵薄城。突騎數十入文昌門。登城而射。矢及留守署屋。璉不及甲。控弦射。一大帥顛騎。乃下城。短刃接戰。士卒猶不知大兵之入。方閉城門。璉搏清騎。騎不得出。復上城。挾馬越城而下。璉開門引騎直貫其營。追奔二十里。已而劉承允所遣援兵索餉大譁。璉傷于流矢。大兵聞城中兵變。復進攻。璉裹創登陣。敵矢無虛發。夜令馬之騏以千人渡水東襲大兵。後天明。璉開文昌門大戰。大兵敗走。璉乘勝遂下陽朔。平樂。捷聞封新興侯。十一月。璉與郝永忠敗大軍于全州。大軍退出楚。于是璉駐平樂。永忠駐興安。永忠自受撫後。暴橫不奉約束。璉兵深嫉之。式耜曲爲調和。永忠乃稍爲用。及駐興安。監軍兵部侍郎蕭琦諂附之。琦者。江西進士。式耜門生也。爲人儉壬。居永忠營。日夕求所以媚永忠者。遂言桂林富饒。留守殷厚。戊子二月。聲言大兵且至。擁衆抵桂林。巡撫于元燁請閉門弗納。而蕭琦先入。曲說式耜納永忠。比入城。縱兵剽掠。上倉卒西幸。璉遣人謂式耜曰。強敵外逼。奸宄內鬩。公疾出城。璉且

移師至桂林。駐兵城外。俟永忠外掠。四面擊殺。不數日賊可盡。然後以全爲保障。梧爲門戶。協力守粵。事可萬全。式耜以治兵相攻。恐傷百姓。不聽。及式耜送乘輿出。永忠卽入掠留守署。城中烟火蔽天。何騰蛟方在永寧。聞變疾馳至。璉亦自平樂統兵入。亂始定。三月二十二日。大兵聞兵變。襲桂林。式耜與騰蛟命分三軍。一軍出文昌門。一軍出榕樹門。一軍出北門。戰未合。璉奮臂顧左右曰。奚須三軍。璉爲諸軍破敵。單騎直入。大兵圍之。矢下如雨。璉左右衝擊。所向莫當。大兵合而復者數矣。撫粵將軍劉起蛟見璉被陷。大呼馳入。與璉會擊殺數百人而出。大兵始退。璉部將白貴戰死。焚其屍。得箭鏃數升。桂林再危。賴璉力戰得全。自是留守倚重焉。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者。滇將也。先從督師楊廷麟守吉安。贛州破。三人走湖南。投何騰蛟。騰蛟死。楚地盡失。三人相謂曰。吾輩以勤王出滇。依楊、何兩閣部。今皆死亡。軍又新破。不可復振。將死封疆乎。則吾無封疆責。將就降乎。則負出滇心。聞桂林留守督師仁慈好士。可以共功。盍往歸之。乃收殘兵得萬人。走桂林。己丑五月至。式耜大喜。遣使郊迎。而滇軍部署不嚴。璉部將趙興怒其橫。攻之殺四百餘人。式耜亟召與語曰。國家危在旦夕。諸將軍方當協力共扶社稷。豈容私鬪耶。兩軍皆感泣。璉遂斬趙興以謝滇將。事得釋。因封印選開國公。一青興寧侯。永祚寧遠伯。留之守桂林。全州。而調璉守陽朔。璉鬱鬱不樂。曰。瞿八驕客兵。輕腹心。璉死無地埋骨矣。八月。劉起蛟出全州。深入敗績。璉按軍法誅之。然璉之所以取勝者。以部下趙興、劉起蛟、白貴固名將也。自白貴戰死。興、起蛟坐事誅。焦營從此亦弱。庚寅四月。封宣國公。十一月。清兵逼桂林。滇將俱逃。式耜命追之。不及。城中空無一兵。式耜嘆曰。吾死矣。使焦將軍在。吾安得至此。遂被執。將死遺書于璉曰。敵兵羸弱。城內空虛。公可提兵以來。此中興大計。毋以我爲念。璉得書泣曰。瞿公遠我。致我倉猝不及救。今公旣死。吾又誰與共功。



名長號不已。辛卯，璉治兵五屯所。五月，兵潰過潯州。鎮將陳邦傳素與璉有隙，置酒誘執之，斬其首，令子曾禹持獻。孔有德以降李定國之克桂林也，擒邦傳父子送行在伏誅。

馮耀，字含五，南海人。世襲廣州後衛指揮。後陞廣西掌印都司。乙酉，同總兵焦璉平靖江王。陞富川副將。永曆卽位，以擁戴功陞總兵，賜一品服俸。庚寅二月，廣州被圍，耀從上幸梧州。欲使使宣諭平南、靖南二王而難其人，耀慷慨自請行。既至廣州，守將杜永和止勿往。耀曰：「不往則欺君，吾知君之不可欺，不知敵之不可說也。」永和與諸將餞于鎮海樓。耀年七十餘，鬚鬢皓然，意氣凌厲，引滿盡數斗。謂諸將曰：「從此出郊一里，至越王臺，卽異域矣。吾老矣，奮三寸之舌，宣布天威，但得丁零歸命，亦何必蘇武生還哉！」緋衣玉帶，導鼓吹旌旗而出。既抵營，宣勅云：「立轉南中之甲，旋爲北伐之師，侯爵可得也。」二王大怒。耀厲聲呼責，諭以大義。二王皆壯之。檄使還說，耀不從，以劍擬之。忻然引領，執刃者欲去其冠，曰：「吾冠朝廷冠也，頭可去，冠不可去。」以手扶冠，坐而受刃。李明忠，字盡臣，新建人。初遊京師，與諸豪俊交，尙氣喜談兵。島帥毛文龍延致幕中，甚尊禮之。明忠時時從其麾下，孔有德、耿仲明等飲酒酣歌，睨視一時。文龍死，有德等疑懼東走，邀明忠與俱。明忠慷慨言曰：「吾中原人，當歸中原，異地富貴，非吾所也。」單騎歸京師，上書言方略，不報。弘光二年，閣部史可法奏選奇才勇略之士，如武進士例，取三百二十人。明忠居第一。初授廣東西山副將，尋陞潯梧總兵。丙戌，永曆監國，故相蘇觀生立隆武帝弟聿錫于廣州，改元紹武。明忠奉命從總督林佳鼎率師問罪，兵敗，佳鼎死。明忠收殘兵而還。庚寅，以太子太傅都督高雷廉瓊軍務，挂寧武將軍印，封海康伯。廣州既失，靖南王子耿繼茂念明忠父友也，遣使招之。明忠斬其使。辛卯二月，尙可喜遣其將徐成功率兵向高州。明忠接戰于陽江圩洞，檄廣西總兵趙印選以狼兵

三千人來助。徐兵連斬三柵以入。進克電白。抵高州。明忠走保博白山中。副將王邦友、黃魁、馬進忠、李光先、監軍副使郭光祖、吳人龍等俱降。明忠勢益孤。哀聚散亡。走欽州之龍門島。壬辰。繼茂將攻瓊州。駐兵海康。先是。總督杜永和及博興侯張月等以廣州失守。走瓊州。至是。明忠欲往依之。永和誘執以獻。繼茂待以父執。猶時時誘降。許以通侯之爵。明忠仰天笑曰。嗟乎。繼茂。吾與汝父在皮島時。肯降心北向。今分藩開府。豈足道哉。吾明室遺臣。力盡而死。夫又何怨。囚七日。死之。壬辰四月十日也。

沐天波。黔寧昭靖王英十一世孫也。崇禎三年。父啓元薨。天波襲封黔國公。天波之受事也。少。小人于錫朋用事。與其管事阮呈麟爭權。譖于天波而殺之。呈麟鎮靜老成。府中惜之。錫朋遂爲參謀。貪墨數以事侵土司。其豪吾必奎遂反。調各土司兵征之。沙定洲者。安南土司沙源之子。娶阿迷普名聲妻萬氏。兼有兩家之衆。定洲獷悍。萬氏狡而淫。素懷不軌。願嘗以賄結錫朋。錫朋親信之。及奉調至。而必奎已先誅。定洲因留會城不去。都司阮韻嘉。阮氏養子也。自呈麟死。懷疑懼。及參將袁士弘、張國用等皆與定洲交通。欲爲變。黔國鎮滇久。家富厚。天波門下客負資被譴者。每見定洲。輒誇沐氏金寶以動之。乙酉十二月朔。遂入天波第焚掠。時變起倉卒。天波周章甚。錫朋勸之逃。參謀周鼎諫曰。公一走。大事去矣。何不令府兵據賊。錫朋曰。此賊間也。天波乃殺鼎而踰垣去。至西門。守門參軍陳大經聞變。已勒兵以待。及見天波。言曰。公何故出。諸土司衆將列營城外者。合之可得數萬。公下令調之討賊。定洲釜底魚耳。今一出城。則衆無主。士散不可復聚。經願身先士卒。爲諸營倡。天波不從。將出城。大經復攬轡涕泣而言曰。戰而不勝。走未晚也。錫朋目天波。天波殺經于門側而去。母陳氏。妻焦氏走城北普吉村。相謂曰。吾輩皆命婦。不可爲賊汗。舉火自焚死。府中軍校方率兵與定洲巷戰。聞天波



走乃散。巡撫吳兆元閉署不出。天波望救不得，遂由楚雄西奔永昌。定洲追之至下關。楊長知據楚雄，傳檄討賊。定洲乃回。據有黔府，劫兆元，令上章誣天波叛逆，而已發兵討平。宜代鎮雲南。兆元不從，則幽之外室，奪其印，以僞疏入告。分兵攻寧州。祿永命及石屏龍在田等，在田昔奉命援楚，隸總督熊文燦麾下，與孫可望相識。至是而知可望在黔，使人間道迎可望，告以滇亂。曰：假大義來討，全省可定也。可望乃詐稱黔國夫人弟焦侯，復仇兵屠曲靖。定洲方圍楚雄，聞之，與戰于草泥關，大敗，還入會城。悉斂其所有，遁歸阿迷。滇人受沐氏世恩，憐天波無罪見攻，聞之，惟恐其兵來之不速也。及至，始知爲可望等，殊失望。楊長知兵敗被執，可望釋而禮之。長知說以共獎王室，優禮黔國，禁屠戮焚掠。可望悉聽之，以書告天波。天波使其子忠獻來報，可望加禮焉。乃使劉文秀偕至永昌。以天波歸雲南，誅阮韻嘉與錫朋等。明年，李定國至阿迷，執定洲、萬氏，歸磔之。天波具衣冠謝，遂依可望以居。可望等以助舊禮待之，不復假以事任也。丁酉，李定國自安隆奉上至雲南。天波以世臣受寄心膂，天波爲人忠實有勇力，既經患難，慨然以身許國。孫可望之內犯也，使其將張勝間道襲雲南。時定國等俱出禦，而守城者爲王尙禮。可望私人也，謀爲內應。天波覺，誘之入朝，以護衛兵守之。天波素善流星鎗，經亂每攜袖中。是日恐左右有變，出鎗舞縱橫擲擊，觀者皆披靡。尙禮俯伏嘆曰：吾爲檻中虎，不復煩公逞神技也。既而可望敗，張勝擒定國凱歸，論功。白文選、馬惟興、馬寶等皆進爵。次及天波。天波辭曰：吾世受國恩，常懼無所報稱。且今吾有何功，濫膺爵秩乎？天波知國事已去，身死亡在旦暮，而先人宗祀不可不繼，乃使其子分贄各土司，曰：諸蠻吾先人所撫也，魂可依焉。汝倚婦翁，猶不失淨土。自沙會之變，焦夫人已殉節，惟侍女夏氏歸母家得免，剃髮爲佛弟子。天波歸，重其節義，使掌家政，亦不復娶。己亥春，大兵至滇，天波並棄夏氏，獨身

從上入緬甸。夏氏縊。兵亂。死者相撐拄。爲鴉犬食。血肉狼籍。而夏氏屍無敢近者。得復收葬。咸以爲節義所感。云。天波旣行。以二月二十六日抵曩木河。緬人守關。從官不得入。上使天波先入宣諭。緬兵聞黔國公來。猶下馬羅拜。晦至蠻漠。天波與國舅王惟恭、典璽太監李崇貴謀曰。蠻人異心。事不可知也。不若奉少主至茶山外。可以調度諸營。主上在內。亦藉以爲重。使緬人無生心焉。惟恭入言之。后不可而止。三月二日。緬會來迎者四舟。從行文武別走陸道者九百餘人。馬稱是。於是從官愈少。十八日至井亘。緬人自萬曆時絕貢職。不通中國者八十年。至是傳語所聞。皆萬曆朝事。而出神宗璽書。今篆差一分。以爲僞。天波出己印較之。無差。乃服居井亘。月餘。緬會愈倨。供饋少。從官無所得食。天波與蒲縷、王啓隆集樹下議曰。緬待吾情日薄。此豈可依以久居。及今走戶獵。二撤出孟養。尙可圖存。馬吉翔阻之。計復不行。及白文選等兵至。亦爲吉翔所却。五月遷赭磴。誅茅以居。蠻俗以八月十五日爲歲節。屬國皆來朝。欲天波至用蠻禮見。以誇示外蠻。使人來召。天波不欲行。吉翔強遣之。旣回。慟哭曰。前在井亘。不聽吾言。至有今日之辱。吾不屈節。則主在虎穴。勢且上累。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吾何以告訴耶。庚子秋。定國等兵又至。緬又使人請天波往。具賓主禮甚恭。及定國兵敗出緬。益無所畏矣。辛丑五月。緬會弟莽猛白代立。遣使索賀禮。不能應。至七月。而有咒水之禍。初。緬人請從官過河議事。吉翔令諸臣盡往。天波疑有變。不欲行。上強之。至則就宴。酒數行。伏甲起。悉就縛。天波出袖中鎚。擊殺十餘人而死。又發兵圍行宮。誅其未行者。頃之。傳語曰。毋害皇上及沐國公。不知天波已前死矣。是時死者松滋王而下四十有二人。而其先以病死及自縊者甚衆。從行之文武盡矣。天波三子。其二先病卒。獨忠顯在石屏。隨其婦翁龍世榮出降。居雲南。是年四月。有梅道人者。與張琦、尹士鏞等謀起兵。僞爲忠顯書致寧州祿昌賢。事發。



琦等誅死。忠顯度不免。謂其妻龍氏曰。吾且蹈不測。汝妊已四月。幸而生子。無絕先人後。乃令內臣滕九德。僕白君愛引之出。詐言進香東岳祠。浮舟至昆陽州。匿新興滕飛龍。龍蛟兄弟家。忠顯赴逮。以其使婢夏蓮冒龍氏。真龍氏八月產一男。名爲神保。及乙巳三月。新興土酋王耀祖等謀奉神保起事。以衣幣迎龍氏母子入山。移檄諸蠻。數日。戰不利。遷之法冲白乃家。又令白君愛別藏神保于滕氏。吳三桂窮搜獲之。解京。忠顯先在京。尙無恙。至是並逮訊焉。嗚呼。天波寄孥土司。志亦苦矣。而卒不保。豈天之故欲絕其嗣耶。或曰。沐氏自黔寧王開國以來。凡二王。一侯。一伯。九國公。四都督。富極貴溢。諸勳莫與比焉。天道惡盈。故後嗣卒罹此禍。然以天波之忠義而不得免焉。而亂賊之裔且繁衍累世。亦獨何哉。

逸史曰。粵中之武臣多矣。其可紀者。祇此元胤之節烈。璉之忠壯。猶有黃靖南之風焉。王祥。楊展。扞禦蜀疆。雖非矢志爲國。然遺民得以保聚。不至浮殍者。展等之功不可泯也。沐氏世鎮滇南。不異尉佗之尊富。而三百年之勛鎮。殉國者止黔寧一家。差不負世臣之名。若皆如劉孔昭。趙之龍之徒。二祖之靈能無恫哉。

南疆逸史卷五十一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四十七 武臣

曾英 王祥 楊展 王興

陳奇策 蕭國龍

曾英字彥侯。閩之莆田人。從父宦遊成都。父歿。因家焉。爲人倜儻。有材武。喜赴人緩急。行賈劍南。致數千金。以施與壯士。士多歸向之。號曾公子。獻忠將犯蜀。英與巡撫陳士奇有舊。請獨將千人當賊。不許。而以全蜀兵使羌漢總兵趙光遠率之與賊戰。大敗。走漢中。英復痛哭請兵。士奇不得已。署英守備。以士兵數百試之。英盡散家貲。市牛酒。教練旬日。士皆踴躍願効死。會賊至瞿塘峽口。號五十餘萬。氣驕弗備。英設伏擊殺。賊阻險不得入。與英對壘。日夜挑戰。英堅壁不出。而多張疑兵於山谷。每夜擊賊。賊驚擾。自相砍殺。爭走山上。觸飛礮死者無算。凡守六閱月。救援不至。英與戰而敗。退至五里。望州關。賊追砍其頰。傷英手。殺數人。隻身遁去。獻忠遂入屠夔門。雲陽。抵萬縣。悉驅人民沈之江。復從梁山趨順慶。所過喋血。以人肉爲糧。長驅入成都。當是時。蜀人皆思英。曰。曾公子而在。吾不至此。獻忠大索英。有僧某高其義。烈匿之。以千金資英召募。旬日得萬餘人。裹創出。



戰敗賊於魚腹浦收復重慶時王祥起兵遵義楊展起犍爲曹勛起黎州前大學士王應熊亦起兵縞素出師  
達州道馬乾署巡撫事傳檄討賊蜀紳前總督樊一蘅前戶部郎中范文光舉人劉道貞或奉詔或承制出師  
前侍郎余思恂與前四川道王芝瑞奉應熊檄權宜措置兵食涪州道劉麟長往來主遊說袁韜武大定各以  
兵反正生誠譚宏譚詣生誠當作天生城譚宏兄弟所處地名巫山劉體純鄂都胡名道金堂姚玉林施州王光興王有進呼九思  
各起兵討賊所謂夔門十三家兵也夔州亦不從賊賊所據者僅成都保寧慶順一路勢稍衰初賊去重慶不  
留一兵故英一鼓拔之復爲國家守王祥移兵綦江相與犄角兵威大振而英以李占春于大海爲左右手前  
復重慶兵最雄獻忠聞之憤曰曾英不足畏重慶要害地不可失命親將劉文秀率兵疾往占春迎戰于多功  
城與大海夾擊文秀大敗賊他將攻嘉定者亦爲占春大海所敗賊勢大阻英是時年二十有六玉貌錦袍戰  
輒先登陷陣躍馬揮鐔所向辟易面赭美鬢髯賊望見驚以爲神衆至二十萬威名爲遠近所服獻忠數不得  
逞謀下吳越而未果者以英爲之首也會清肅王兵下漢中獻忠將劉進忠以保寧降王命士馬啣枚兼程以  
進獻忠方營于西充鹽亭不設備鐵騎掩至獻忠被擒磔死可望等引兵東潰合師攻英于重慶英倉卒出戰  
中矢投渝水死占春大海收殘卒二千奔涪州文秀遣其黨盧名世疾取涪州盧名世嘗作盧名臣占春戰敗大海在忠  
州知力不支乃放舟出夔州巫峽入楚或曰當可望敗走英乘其亂以全軍出壓之賊尙十餘萬爭路不得出  
險遂與英殊死戰日暮大風雷雨軍俱奔英且戰且走甲重墮水而死時隆武元年某月也英部曲多歸晉王  
李定國軍中每言曾公子未嘗不流涕

王祥綦江人爲人勇悍既從軍守九圍子隘張獻忠亂蜀惟遵義一府未破督師王應熊及巡撫馬乾皆駐焉

乃與監司劉麟長、王芝瑞等傳檄討賊，而苦兵少。聞邑紳刁化神以鬼道募兵甚夥，使涪將曾英襲取之。英聞人與其部下涇陽李占春、項城于大海等均以材武稱，而遂復重慶。祥聞亦起兵綦江，與相犄角。應熊得祥甚喜，奏爲總兵官，委任過于曾英。及孫可望潰兵過重慶，殺曾英，破綦江。由遵義入黔，而祥等走永寧山中。永曆二年，應熊卒，呂大器代爲督師，可望入雲南。祥於永寧、赤水間收復餘兵，與賊之散亡者聚至數萬人，進攻遵義。復之，因據其郡。遵義古播州地，饒沃而深阻。祥于其間撫流亡，治屯田，且耕且守。蜀紳士避亂者多歸之，戶口充實。祥于是獨雄于諸鎮。巡按御史錢邦芑上其狀，詔封祥平寇伯。祥甫得一郡，未有平寇功也。而封號遽與前曾英等一時以爲榮。李于等勿服也。會袁韜方與占春爭長，治兵相攻。祥惡占春之強，思與韜合。一日，誘占春計事，伏兵執之。占春殺守者而逃。於是諸鎮日尋干戈矣。是時蜀中北逼大兵，南畏孫寇，諸鎮惴惴守土不暇，顧不覺悟，反相賊殺。是以皆底於敗。先是總兵皮熊者，從巡撫范鏞守貴州。孫可望之入寇也，熊不能禦，敗于烏江，走平越。其後自平越收兵，復貴州，破土賊藍二等，以功封定番伯。至是遵義饑，祥赴黔告糴，熊不與。遣郡卒奪其資，祥怒，舉兵攻熊，不勝而還。熊因奏祥不奉天子詔，有兵不以禦寇，而擅侵內地，是賊也。請約諸鎮會討。諸鎮處荒殘境，羨遵義殷富，思劫之久矣。見其檄大喜，各率兵攻祥。大小十餘戰，不能克。祥使人聯和，皆罷去。惟黔兵深入，相持月餘，兵老乏食。熊子文英年少不習軍，士卒氣益衰，乃引軍走。祥悉銳乘之，熊兵大潰。死烏江者三萬餘人。祥亦上疏自理。上乃使使和解之，會盟于烏江，罷兵修好。于是思南、銅仁、湄潭諸郡邑皆歸降。祥盡禮于蜀紳，蜀人之仕中朝者皆言祥雄武可大用。乃進封祥忠國公。熊亦進封匡國公，亦藉以爲西藩障。滇寇焉。孫可望既以請王封不得而怒，庚寅春，使李定國、白文選大出兵，由雲南趨貴州。皮熊度不



能支遣使請盟不許走清浪衛總督范鏞入臣于可望可望遂據有黔中地皮熊徵土司兵三萬出平越復爲馮雙禮所敗乃入烏羅司文選追執之釋不殺其秋文選將三千人赴永寧將攻王祥守將侯天錫迎降詐以危言報祥曰滇兵二十萬已渡烏江來矣不如先期避之祥懼召諸將與謀將軍李定者驍勇敢戰衆服之定曰二三年來操戈同室雖捷亦恥今發兵討賊復有何疑勝則國之福也不勝不失爲忠義鬼定願率死士爲前驅祥猶豫不決私計自眞安州入彭水據險守隘引李于爲助猶足自立乃裹其幣帛金寶作竹夾三十背使牙將負之先行定頓足嘆曰百戰基業寇未至先自敗鼠子何足計大事乎將士多送款于可望可望疾發兵掩擊之祥倉卒夜走牙將之負資者先逃比曉並失妻子從者僅百餘騎追者至祥率數十人持短刀戰殺百餘人力盡自刎死明年可望下涪州李占春戰敗與于大海俱入楚降皮熊有壻張默爲水西宣慰司安坤師可望敗熊往依焉壬寅吳三桂破水西坤敗並執熊及默熊年已八十餘矣抗節大罵絕食四十日而死滇人哀而殯之

楊展嘉定州人崇禎辛未武進士爲川鎮中軍成都之亡諸將皆被執將斬展有力善泗水夜並脫其縛入江中逸至嘉定見曾英等起兵展亦入隄爲殺僞令以起事州人開門納之時蜀地殘破歲復大饑大兵旣誅獻忠不能留諸舊將稍稍出收復保聚嘉定近省而險展復善于撫衆遺民及潰賊相率歸之衆至數萬人先是張獻忠之去成都也輦金銀沈諸江有知其處者以告展使其壯士乘巨筏探求之數日獲大鏹以巨萬計時斗米三十金流莩載道展乃遣使百輩赴黔楚告糴前後得米數十萬石自鄉先生以及弟子員具贍資送其家農民給牛種口食使擇田而耕壯而願從戎者補伍月與銀米使操兵戰百工雜流各以其藝就食孤貧無

告者廩之。蜀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是年秋大穫。士庶始有更生之望。愛展如父母。蜀人走四方者。述展慈愛。未嘗不流涕也。而展亦以是雄視諸鎮。粵中聞之。封展華陽伯。得錫予視他鎮有加。永曆二年也。展既地廣兵衆。然性矜尚文雅。不務攻戰。又泛愛不擇人。至引賊自助。卒爲袁韜。武大定所殺。袁韜。獻忠別部也。出沒川東北山谷間。其黨十三家。號姚黃賊。所過焚殺與獻賊等。王應熊招降之。授副將。使守順慶。武大定以材武見稱。隸總督孫傳庭標下。及國變。與孫守法聚衆南山中。大兵至。戰敗。走興安。守法死。大定入蜀。歸于巡撫李乾德。令與袁韜攻入佛圖關。守重慶。未幾。袁韜與占春爭長。治兵相攻。而重慶兵多食少。乾德乃遣人說展與合兵。展大喜。與袁。武約爲兄弟。居之犍爲。給供資裝。日相望於道。久之。不能無忌也。而展與占春故交好。通問如初。袁。武大怨望。乾德屢諷展經營西北。展不能聽。乾德遂謂展慢己。而袁。武驍勇足恃。袁。武心豔展資。知展失乾德助。益曲意事乾德。遂共謀殺展。并其衆。會袁韜生辰。展親賚金幣上壽。並以牛酒犒師。袁。武治酒高會。展以甲士五百人。長刀自衛。甫入。重門閤。犒五百人酒醉而殲焉。坐上擒展。囚之別室。尋殺之。韜之欲圖展也。其妻流涕諫曰。我軍流離饑凍。非楊公衆且散矣。負人大功。鬼神且有冥誅。必不可。勿聽。乃陰遣人告展。展勿信。故及於難。及展死。韜妻亦自縊。韜發兵圍嘉定。諸將奉展妻及子景新嬰城守。久之。城中饑困。諸鎮發兵救嘉定。皆敗去。於是內應者以城降。其妻縊。景新北走。而展士馬財賦盡歸韜。大定矣。衆論俱不直。李乾德朝廷下詔。切責乾德。問展死狀。兩營分展財不及乾德。乾德亦悔恨。庚寅。孫可望據黔。將窺蜀。乃爲展訟冤。聲乾德及袁。武等罪。遣兩軍。王自奇將一軍由川南進。別遣精甲萬人由滇渡金沙江。踰大小象嶺。過大渡河。出黎州。以襲其後。劉文秀將之。袁。武不知。後方悉力戰于州南。月餘。文秀兵徑入嘉定。袁。武還師以禦。王自奇尾擊之。遂就擒。



乾德沉水死。

王興字電輝。恩平人。以殺讎亡命。易姓名蕭嘉音。爲人短小精悍。任俠好施。得諸惡少死力。會御史連城壁兵至新興。興衆疑而擊之。殺五百餘人。城壁厲聲責以大義。興聞之大驚曰。此朝廷繡衣使者。若輩無知至此。奈何。乃單騎造城壁。伏地請謝罪。遂迎城壁至其營。張樂設飲三日。刳血爲誓。會有他盜謝案者。要掠高雷運餉數萬。興執案斬之。獲餉直詣撫軍。撫軍異其事。授以官。由是興以勤王爲任。城壁疏聞於隆武。授副總兵。命城壁監其軍。而鎮守陽江。陽春兩縣。丙戌冬。唐王聿錡僭立。密使人說興西出。梧邀劫三營。許酬封爵。興以大義拒之。廣州陷。退保恩平山中。修養甲以書招降。弗聽。遣兵合攻。興伏而敗之。殲其將焉。遂入恩平。養甲謀使朱垕熟黎從合浦西走南寧。促永曆興知之。出攻羅定。陽春以制其後。而乘間襲復陽江。隨攻電白。無日不與大兵戰。大軍苦之。戊子。李成棟來降。上在肇慶。城壁上其功。詔興入朝。晉都督總兵官。賜蟒玉。還守陽春。陽江。恩平。開平四縣。庚寅春。廣州被圍。以興掛虎賁將軍印。率兵同衛臣馬吉翔。李元胤等赴援。興次三水。道遇大軍。斬獲百餘人。奪餉數萬。上之戶部。廣州守將杜永和忌之。遏弗使前。廣州再陷。興退至陽江。會永和亦至。舟資器仗。盡爲所奪。乃率衆入白泥砦。尙可喜。耿繼茂二王招之。興斬使焚書。已復書曰。朝廷用我以名。我報朝廷以實。朝廷用我以實。我報朝廷以名。今尺寸之土。朝廷之名實在焉。必死以爭之。大軍攻之。踰兩旬。力懈。興以五百人分伏。斬級千餘。得馬驟數百。甲午五月。復廣衛城。殺其將張登榮。八月九日。李定國兵下高涼。興爲前鋒。旁收諸縣。從攻新會。先登。定國敗績。興乃駐軍文安。築壘建倉廩。爲持久計。宗藩唐王聿錡。郡王郟城。新安及縉紳朝士多往依之。興一遇以禮。資給咸豐。欲婚者爲出羔雁。欲去者爲具行李。時上在雲南海上。出入詔

使與爲東道主。又數使姪懋功與黃珏假道交趾貢金銀布幣諸物。十三年春，可喜發兵五萬攻之，以巨砲壞壘百丈，蠟附將登，與掘濠而伏，奪火器，飛礮石，擊死精騎七千餘人。又陰毒四山水草，密布竹簽蒺藜，士馬飲者踐者，多腹脹蹄潰，相持三月。海陵將軍陳奇策帥師來援，解去，蠟表告捷，加興縣伯。丁酉，境內薦饑，與發糧儲以賑。大軍乘窘，驅民夫十萬，水陸合攻，文安地窪下，四際涵水，罔巒傾陷，難以馳驟，遂張兩翼爲寬圍，邀斷出入，欲以坐困之。久之，城中食盡，與令兵民散出就食，時升米二千錢，一鼠錢百文，雖餓羸無去者。與私謂其弟曰：「城可恃而食不支，天也。我終不降，弟善撫諸孤，以續先祀。吾死且不朽，乃密斲大棺一具藏之。」戊戌八月，城將陷，可喜使使來招，望日之夕，與命將士嚴守陴，與妻張氏朝服及諸妾北拜謝恩，置酒相訣。張氏與妾十五人皆自縊，與舉火自焚。比曉，大軍入視，與與妻妾十五人骸骨皚然，乃取所斲大棺合殮之。時與年四十五，是役也。大軍將帥死者三十餘人，喪兵數萬，馬五百七十餘匹。圍凡十有三月，可喜義之，迎喪葬于廣州之河南，懋功以參將固守文安，文安既陷，與監軍副使黃珏、總兵鄭球、參將李玉分據隔水南廳，上下兩川相爲聲援。庚子七月，隔水南廳亦陷，懋功走雲南，中道被執，死之。珏，字磊嶙，新會人，初奉其父兵部尙書公輔起兵新會，殺知縣，戰敗，匿山中，久之，潛詣永曆，授兵部司務，從定國軍，理餉有方。後入文安，嘗數爲與奏事，貢御物，著有勤勞。玉，閩人，與戎旂親將，數有戰功，全髮不屈死。

陳奇策，字鴻碩，南海人，初由邑掾爲游擊，羅明受記室，從至贛州，總督萬元吉授以守備。廣州之陷，修養甲，得之，使管肇慶水師，從李成棟來歸，仍守羚羊峽口。戊子冬，上謀誅養甲，陰令奇策于揚柳沙揜殺之。庚寅，廣州被圍，奇策帥舟師赴援，與諸軍皆會三水，爲杜永和所阻，不得進。廣州陷，奇策退據下川，數往來虎門，洋嶼之



間出奇邀大軍。屢有首功。晉海陵將軍。癸巳春。李定國兵臨肇慶。分攻四會。廣寧。並克之。奇策率兵接應。直抵三水。渡軍以赴。廣州大軍以戈船扼大路峽口。而奇策攻之。斬級千餘。退還下川。定國解去。甲午。定國復至。攻下高廉。雷三郡。嶺西盡復。九月。進圍新會。奇策帥舟師先大軍襲擊。斬將蓋一鯤于江門。焚其大艦數十。又擒副將梁大刀。檻致軍前。定國大喜。使爲舟師都統。屯江門。柵築砲臺。以絕聲援。大軍窘甚。城中兵民相食。會救至。定國戰敗。仍還下川。先是高州之戰。清總兵郭虎敗走高明。以衆三千降。定國分置奇策舟中。虎潛逸去。奇策命諸軍圍殲其衆。廣鹿劉良興來攻。奇策設伏擒之。全軍皆沒。丙申。大軍攻文安寨。奇策往救。轉圍下川。大戰七日。以西洋砲擊傷數百人。大軍退走。奇策念下川地小。雖與隔水南廳。海陵諸寨交連。然近大軍。終難以一鄉抗兩王全省之力。聞靖氛將軍鄧耀據海欽州之龍門島。孤懸海外。界接粵西。鄰交阯。通滇南。思與耀合兵。西附定國。東通成功。以張聲勢。彼雖強盛。終不能直泛巨海千里之外。以爭此蕞爾。因移師與耀合。耀高州人。隸海康侯李明忠麾下。明忠死。耀將遣衆保牙山。牙山陷。乃走龍門。龍門雖邊裔絕島。獨存明朝衣冠。避難者多依之。郡藩宗室。部曹。監司。守令以下。恆數十人。定國既敗。餘兵多走島上。軍聲日振。裝船繕甲。煮海屯田。以爲恢復之計。奇策初至。耀甚喜。爲治營具資儲。約爲婚姻。久之。嫌疑。勿能和協。耀乃具舟送奇策往上思州。道出南寧。廣國公賀九儀素聞奇策名。待以客禮。使鎮永淳。將聯絡土司出復欽州。會大軍攻雲南。九儀往援。奇策以孤軍難支。仍返上思。入十萬山中。欲走交阯。清總兵栗養志襲之。倉卒交鋒。士卒疲餓。數百人同日戰死。無一降者。部將數十人與錦衣衛指揮僉事葉英。欽州知州陳首功皆死。奇策被執。至肇慶。總兵董某邀見。執禮甚恭。二王亦優待之。奇策殊不爲禮。在獄一年。每日衣冠端坐。臨命。知府先具棺衾祭物。乃迎之出。奇策

方巾白袍。雍容步履。索胡床踞坐。笑而受刃。傾城感嘆。私焚楮帛奠之。庚子五月也。英。南昌人。字千元。首功。字  
岷生。建寧人。武進士。

蕭國龍。字沛卿。陽江人。初爲虎賁將軍。王與副將從興攻復州縣。視師閣部郭之奇。疏其功。敕授驃騎將軍。李  
定國師至。國龍請爲前鋒。力攻新會。不克。旣退。奉興命鎮永豐。與文安犄角。己亥秋。文安陷。永豐被圍。國龍  
以衆寡不敵。佯降。我師旣退。遂約水陸義士。亨峒。陳奇新。白頭萌。洪彪。舊海萌。周祥。古城。勞奏。雷門。鄧雄。雙水  
鍾良等同起。可喜。大發水陸兵。遣由上下川。陡門。海陵。分路夾攻。遂薄永豐。相持兩月。官軍監發火砲。益馬步  
數千。濟師先攻田顯。萌。渚。砦。孤其外援。奮戰兩晝夜。遂陷。國龍焚其家。以餘兵保西砲臺。或勸之降。曰。虎賁不  
得有文安。國龍豈得有永豐哉。天亡文安。所以亡永豐也。今以永豐並文安。以國龍並虎賁。天之所亡我者。不  
亡矣。吾妻子已焚。亦以並虎賁之妻妾十有五人也。虎賁其望我矣。其弟國麟中箭死。國龍遂赴水死。中軍余  
達子被執不屈。植其皮以死。一時之羽翼者。若陳奇新。洪彪。周祥。勞奏。三瀧。黃浦。之夏應昌。雙水之梁逢泰。梁  
國炳。武定屯之王尙忠。雙龍之鄧允元。錢岡。謝邊。砦之何亞武。與上下官田之杜健。團練者卒戰沒無遺。明兵  
死者前後二千四百餘。被執二百餘。蓋高。肇兩郡接壤。地奧山深。而兵得因緣屯聚。其諸士民不削髮者。亦往  
往乘間相依云。



# 南疆逸史卷五十二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四十八 武臣

李定國 劉文秀

李定國延安人。少與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俱從張獻忠爲盜。獻忠兒畜之。因冒其姓。獻忠僭號于蜀。置四將軍。可望曰平東。文秀曰撫南。能奇曰定北。而定國則安西也。獻忠死。可望等潰至重慶。殺曾英。南走綦江。入貴州。破定番。四人相與謀曰。明德入人心久矣。李闖入京。稱帝而不終。今蜀事又不成。是天未厭明德也。我等何可終踵敗轍。盍相與反正扶明。洗去賊名乎。乃爲壇而盟。復本姓。尊可望受約束。聞黔國公爲沙定洲所逐。詐稱焦夫人弟。所請兵爲黔國公復仇。破曲靖。至楚雄。敗楊畏知。釋而禮之。畏之說以止淫掠。禁屠戮。招沐天波歸賓禮士大夫。聽朝廷命。可望乃許之。發兵擒沙定洲。略定迤東西。是時永曆帝新立國。受兵。故可望等得於旬月間。據有滇黔二省。入居雲南。兵勢大振。故御史任僕。滇人也。倡議稱可望爲國主。設六部。鑄興朝通寶錢。以干支紀年。可望大悅。羣賊本起等夷。以一時無主。權相統屬。非心服也。定國尤崛強。心非任僕議。每事相牴牾。可望怒。因他事執定國於演武場。杖之百。既復起。持定國而哭曰。吾以大義辱吾弟。願弟改心共濟大事。勿

相戕也。定國再拜謝。由是恨可望。己丑。畏知說可望歸朝。受封爵。庶可望因遣畏知奉表請王封。廷臣執不與。久之。始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封定國康侯。名如靖。文秀寧侯。名若綺。能奇某侯。名時泰。遣大理卿趙昱往滇。而潯鎮中軍胡執恭已先矯詔封可望秦王。可望大喜。儼然以秦王臨其下矣。畏知還。始知其僞。恥之。復遣御史瞿鳴豐入朝。欲質得秦王封。而遙以兵威挾制朝廷。大學士嚴起恆等執議如故。可望恨甚。辛卯。遣部將賀九儀賊殺起恆等于南寧。上下震駭。是時粵東西已失。瞿何諸公皆死。陳邦傅等出降。國事愈不支。乃真封可望爲秦王。可望既受其封。迎上入安隆府。以兵守之。歲給銀八千。米百石而已。錦衣衛馬吉翔內侍龐天壽私通款。可望議受禪。可望度衆心未附而止。乃駐貴州。大造宮殿。署百官。以明臣雷躍龍、范鑛、任僕、程源、龔彝、朱運久、張重任、方于宣等爲宰相。九卿、科道、翰林等官。躍龍等皆起家進士。受朝廷顯秩。至是皆導可望以僭逆。而方于宣尤諂諛。爲可望起朝儀。易印章。立四廟。制鹵簿。九奏萬舞之樂。其撰僞史。稱獻忠太祖。頌爲湯武。而指懷宗爲桀紂。可望覽之曰。是亦太甚。于宣曰。不如是不足以紀開創之助。聞者駭焉。上之未入安隆也。可望襲執皮熊。殺王祥。而張先璧、馬進忠等皆由湖南入黔歸可望矣。至是由遵義北擊于大海。李占春于重慶敗之。遂有川東。而遣王自奇、劉文秀分道取黎州及嘉定。走袁韜。擒武大定。而留兵守川西。其明年壬辰。大兵入蜀。白文選遁回雲南。可望乃使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于武岡。以圖桂林。步騎八萬。劉文秀與張先璧由永寧取敘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于嘉定。以圖成都。步騎五萬。疏請封定國爲西寧王。文秀南康王。時能奇已前死。餘各加公侯。五月。定國進攻靖。沅。武岡。皆下之。由西延大埠疾趨廣西。遂陷桂林。孔有德自焚死。執陳邦傅等送貴州。劉文秀、白文選亦陷敘州。重慶。大兵還救。文秀全軍



俱覆。可望奪其王爵，命回守雲南。九月，定國北取永州、衡州。楚、粵之間，舊將胡一青、趙印選、馬寶、曹志建等屯聚粵西山谷間，皆相率來歸。民間亦多嘯聚以應之，不復受可望節制。可望怒，乃自至沅州，使白文選、張虎攻陷辰州，殺總兵徐勇。湖南猝不意兵至，郡縣皆奔潰。十一月三日，定國與大兵戰于衡州城下，不利。會主帥遇伏死，定國得收兵退屯武岡。可望聞其敗，將因以爲罪而殺之，召至沅計事。定國辭不行。明年春，徑回廣西，可望愈怒，自率兵追之。大兵聞可望退，進兵寶慶。與可望遇于花子街，望見可望龍旗，盡銳攻之，殺傷相當。可望忽退，諸營見龍旗走，遂潰。惟馮雙禮一軍不動。大兵鑿衡州之失，亦不追，各引還。以武、寶之間爲界。上時在安隆，困甚。聞定國據有廣西，忠勇且與可望有隙，與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謀密召定國入衛，以制可望。許封晉王，賜以屏翰親臣圖章，遣使飭諭定國情辭哀切。定國讀之感泣，軍中皆流涕。顧念兄事可望久，且其兵尙強，未可輕舉也。可望聞之，遣將至安隆，盡殺與謀者。以定國方將兵在外，益厚撫其妻子，冀收其用。定國亦防可望襲之，出兵由賓州南掠廉、雷。五月，陷高州及陽春、陽江、恩平諸邑，進圍新會。明年，大兵合擊之，定國敗走，退守南寧。劉文秀在雲南，詔召爲大招討都督，督諸軍出師東伐。文秀具疏辭不許，乃出按沅靖諸營，慰勞軍吏。十日而畢。文秀于諸人稍恭順，慕文雅，親禮儒士。嘗曰：皇帝猶佛也，吾儕當構玉宇安之。乙未十二月，可望聞定國在南寧，勢不振，遣總兵張明志、關有才等襲之。定國大懼，記室金維新曰：王無患焉。明志等雖盛，皆王舊部卒，必不敢相敵。今我疾引兵從間道出其後，彼必驚潰。我乘勝入安隆，迎天子入雲南，大勢在我。秦王無如我何也。定國然之。丙申春二月，率其將高文貴自歸朝。趨田州，出關，有才軍後，猝乘之，有才跳身逃。軍士悉降。定國疾走安隆。可望偵知之，亦遣白文選至安隆，移上入黔。太后聞之哭，從官皆哭。文選不忍，乃遲行以俟。

定國數日。定國至。即奉上由安南衛西入雲南。可望遣兵邀之。定國已抵曲靖。時文秀與王尙禮、王自奇同守滇。文秀亦素怨可望。聞定國將至。佯與尙禮守城。而私以數騎馳逐定國。曰：我輩以秦王爲董卓。尤恐卓後復有曹瞞。定國指天誓文秀與定國。文選同奉上入雲南。居可望府中。封定國晉王。文秀蜀王。文選鞏國公。餘將吏俱陞。賞有差。使文選還慰可望。可望奪文選兵。然以妻子在滇。未敢公爲逆也。復遣文選入朝。與定國議和。明年五月。上使張虎送可望妻子赴貴州。張虎可望私人也。定國欲遠之。故遣之去。臨行。上召見勞之。曰：秦晉和好。藉卿之力。還當爵卿以公。因拔金簪賜之。曰：以是爲信。虎至黔。即勸可望內犯。且曰：上命以金簪刺國主。可望既無內顧憂。又聞虎言。方于宣等復贊之。遂發兵反。是時廷臣大半仕于可望者。而可望腹心將王尙禮亦在滇。與龔彝等許爲內應。諸鎮從定國者。皆傷殘之卒。而文秀所留滇兵亦少。然人心不直。可望馬進忠、馬維興、馬寶以同姓相密。又與白文選交。皆密謀助定國。而可望不知也。諸將先從容說可望。使還文選兵。可望信之。八月朔。乃以文選爲征逆招討大將軍。總統諸將前行。馬寶爲先鋒。自率大軍隨其後。合兵十四萬人。馮雙禮守貴州。馬進忠以病留安順。定國、文秀亦自將至三岔。拒之。八月。詔削可望王爵。九月朔。可望至交水。列三十六營。去曲靖三十里。定國、文秀相顧失色。文秀欲走交趾避之。定國欲由沅江。景東取土司。議未決。初四日。文選營抵三岔。輕騎奔定國軍。具言人心內向。可一戰走也。定國大喜。請封文選爲鞏昌王。可望聞變。欲還。馬寶佯怒曰：吾乃爲跛賊所欺。要當手縛之。生食其肉。文選爲賊時常戰傷足。故云。乃進曰：一人去何足重輕。而以廢大事耶。可望乃止。曰：兩會齊出。會城必虛。令寶與張勝、武大定選精騎七千間道襲雲南。而身與定國決戰。寶陰告定國。促令速戰。而身徐行。使城中得爲備。十九日。定國會戰。兵旣交。文秀騎將李本高馬蹶被殺。



文秀欲退。文選怒曰：「張勝已前往，吾若退，腹背受敵，蹂爲肉泥，與其死于走，孰若死于陣乎？」率所部五千馳之。馬惟興勒兵不動，開陣以迎。文選合軍反攻，可望在高阜見之，大驚曰：「諸將皆叛乎？」遂走。定國率諸營乘其後，可望大敗，奔貴州。定國令文秀追可望，而身還師。張勝至雲南，王尙禮已爲沐天波所拘，不得發。勝知有備，又聞可望已敗，馳還。至渾水塘，遇定國兵，殊死戰，馬寶倒戈促之，遂被擒。十月朔，可望至貴州，馮雙禮怵之，言追兵將至，可望入城挈妻子北走。雙禮斷後，盡掩其子女輜重，至偏橋，隨行只二十餘人。所過鎮將皆閉門不納，乃走長沙，降于經略。論功封雙禮慶陽王，進忠漢陽王，惟興、寶等封國公。其黨附可望者皆降級，誅張勝、張虎。王尙禮自縊。于是定國與文秀並居雲南，而事權專歸定國。定國素以勇猛稱，其出兵楚粵也，連陷十數城，害兩王子，其黨益嚴，憚之。定國性抗直，與人無私曲，回滇，矯可望失事，上盡禮，進奉極豐，不以威凌士類，人以此多之。然計慮籌畫不及可望，既柄國，任用記室金維新，官至吏部右侍郎，馬吉翔復以諂佞入內閣，羣小爭趨之。舊人失職，多怨望。于是王自奇、關有才等相率叛，誅戮頻行，勢亦漸衰矣。可望既降，封爲義王，欲藉大兵以報怨，因獻滇黔輿地圖，並陳其進取狀。戊戌春二月，大兵由蜀、楚、粵三路入黔。定國使劉正國、楊武等守三坡，紅關初，定國所收可望諸軍，謂之新軍，而已所部謂之舊軍，賞賚獨渥。趙印選、胡一青、滇宿將也，亦罷閒不用。以故新軍不附。及大兵至，盡退守。四月二十四日，文秀病卒，貴州陷。大兵遂入雲南。七月，定國受黃鉞，與馮雙禮等守盤江，扼鷄公背。文選將四萬人守七星關，其冬蜀兵出遵義，由水西入烏撒。文選懼，棄關走霑益，而廣西土司之降大軍者，導以入安隆，襲盤江之後。定國拒戰于羅炎涼水井，連敗，遂遁走永昌。報至上，出走。己亥春三月，大兵陷雲南，鎮將胡一清等降。上至永昌，下詔罪己，定國還黃鉞待罪，自請削秩，不許。二月，文選敗于

玉龍關上入緬甸。定國伏兵于磨盤山。磨盤山者越潞江二十里。山谷峻險。林木茂密。仄徑屈曲。僅容單騎。大兵窮追二十里不見一兵。以爲定國已去遠矣。及過潞江。前馳遇伏。不利。有俘卒洩定國謀。乃分精甲先蹂伏卒。定國出兵大戰。不能勝。走至銅壁關。結營招聚散亡。使高允臣先馳報上。爲緬人所殺。不得達。定國率衆駐孟定土府磨盤山之戰。定國本期文選前後夾擊。而文選自龍關敗後。由沙木河出右甸。鎮康道遠不及與戰。至是聞文選在木邦。定國移兵南島與之會。見文選而相尤。文選不悅。及議所向。定國曰。緬小邦也。猝見大軍。必驚懼。而思逞必拒戰。戰則是與彼爲讎也。何以托我主。不如擇近境險要地。休兵息士。修軍實。招潰敗。兩軍相爲犄角。而緬外憚吾軍。必不敢無禮于主上矣。且雲南瘴暑。敵騎不敢久駐。及其敝也。可結連諸土司。以爲後圖。文選曰。主上望援久矣。若俱在外。則在內者何所恃。不如我入護主。王任外事。遂行。由錫箔磨盤入緬。定國知文選之不和也。亦移屯猛緬。數月。兵稍聚。沅江土司那崙與降將朱養恩。許名臣。高應鳳等起兵謀應定國。吳三桂移兵滅之。定國方與孟艮構兵。勿能救也。定國勢已敗。見其黨多降。益懷猜忌。賀九儀自南寧間道來。孟艮三桂拘其妻子以招之。事覺。定國伏甲召九儀飲。執而杖殺之。散其兵。兵皆怒。裨將何起龍率之入滇降。白文選抵雍會江。使人先諭緬。使者被殺。文選怒。因渡江擊之。大敗緬衆。緬人僞約和而陰召兵。兵既集。以巨礮擊文選營。文選不能支。且糧匱。乃回見定國。定國曰。惜也。前不用吾言。今讎怨已結。在彼者危矣。乃與文選俱發。自孟艮分道入緬。定國由左。文選由右。時庚子九月也。期以冬會于洞武。道乏糧。士馬死亡大半。定國至洞武。見沿江多船。議遣別將分兵渡江。赴赭磴迎上。而自率師攻阿瓦以制緬。使不得出師爭。斬統武曰。我兵少。分之力愈弱。不如全軍攻緬。緬破。必送主上至軍求和。乃進師敗緬兵于瑞羊岳。阿瓦緬主城也。三面



阻江一面通陸。自文選兵至後，並鑿之引水爲湖，留堤三匝，置木城其上。定國抵南噶喇江，爲浮橋以濟，使人諭曰：苟送上出，我則罷兵。緬酋不應。辛丑二月，乃進屯洞泊，離緬城八十里。文選屯象腿，離緬城百十里。緬人先守木城，及兩軍未逼，乃更于外立木城，出兵以守。明日兵復前，更立木城。如是數四，漸逼定國營。乃大出兵與定國戰，驅象爲前隊。定國戰不利，文選赴之。兩軍合擊，大敗緬兵。然暑盛，士馬渴，不能追。緬仍入城以守。定國優禮所俘緬酋，令還諭送上出。緬酋計曰：彼兵疲食盡，無奈我何。不如留天子以爲市，終不聽。乃謀渡江向赭磴。前洞武船皆已藏匿，使部卒入山伐木造船，復使人守江橋。其下饑疲，自相攻殺，遂散。定國計亦窮。至八月而有咒水之禍，從官盡死。上亦幾不免。定國聞之，以十六舟渡江擊緬，不勝，覆其五舟。乃與白文選俱引還洞武。至黑門坎，文選軍在後，其下勸之出降。且曰：晉王不可信，不見賀九儀事乎？文選乃引而北。定國覺之，使其子嗣興隨文選以觀去向。文選部下勒兵將戰，定國遂使召嗣興還，曰：吾昔同事者數十人，今皆盡矣。存者吾與文選耳，何忍更相殘？且彼既背主他出，欲自爲計，念已絕矣。吾所以使爾隨之者，冀其生悔心，或可併力。今大義已乖，任彼所之。吾自盡吾事耳。遂率所部東向九龍江而進。而文選卒降於三桂。至十二月，緬人獻永曆帝於軍前。定國在九龍江，聞報東走景線。壬寅五月，至孟臘，車里國境也。三桂恐其走交趾，遣提督張勇追之。而定國已病，乃置醮自述生平所爲。且曰：如天已絕明命，尙速予死，毋徒苦軍士。未幾而帝崩。問至，定國慟哭發喪，命軍士縞素。然病愈不支。六月二十七日卒于軍。其部將靳統武亦死。餘皆散。子嗣興不能軍。八月亦自慢怯降。與劉文秀子震、艾能奇子承業俱入京受封焉。大兵之入雲南也，諸將封公侯者多降，惟竇名望戰死。

遷史曰。昔者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其後晉之戴淵。卒爲忠義。至于草昧之際。自盜賊奮爲名臣者。不可勝數。由此觀之。草澤何嘗無奇材哉。明之末也。以科目箝制天下士。士之俊雄桀驁。不能自致富貴者。皆起爲賊魁。旣以毒痛天下。濁亂神州矣。迨其歸附。又不能善撫而用之。夫可望始之請王封。其志何嘗不願爲國用。而庸臣必阻格之。以激其怒。而肆其噬。諸諂趨勢利者。反導之以僭逆。考其人。皆出自科甲。自附于儒雅者也。天厭其惡。定國起而反之。尊王禮士。足以有爲矣。而朝無忠直。奸諛復出而用事。迄于不振。然其流離蠻貊之中。不忘故主。至于籲天自述其志。亦足悲矣。以視夫標榜聲華。賣國以偷生者。論世之士。將何所取哉。然則盜賊猶賢于甲科之標榜者也。



南疆逸史卷五十三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四十九 武臣

荆本徹

賀君堯

黃斌卿

鄭遵謙

鄭彩

阮進

周鶴芝

荆本徹號大徹丹陽人也甲戌進士累官下江監軍道南都之變悉以家財募士已而總兵吳志葵起兵吳淞本徹引兵會之立義陽王監國志葵攻蘇州本徹留輔王志葵敗清師追至吳淞本徹率麾下力戰不勝走崇明護義陽王入浙東因留定海丙戌還屯舟山小沙嶼本徹本不能軍軍無紀律所至擾民時黃斌卿在舟山忌本徹之逼未敢發本徹賤買民米穀民訴于斌卿斌卿故曰我無如之何也然汝良苦與之酒食好言遣之民愈德斌卿斌卿乃密緘民詞送本徹以激怒之本徹不察召答其民民益怨久之斌卿知民可用乃召各寨大姓諭之曰荆某虐汝久矣我不能制者以皆王臣也今聞且降清將引兵大掠舟山據若子女而以丁男充行伍行伍有日矣若之何大姓大怖叩頭曰唯公所命于是歸以其言遍告百姓人思逞志皆曰黃公生我我何敢不出死力斌卿乃起師合民兵共攻之本徹將士善騎射無不一當百戰三日夜斌卿欲退有叛將投斌

卿者告曰：火藥已盡，馬力竭矣。鼓之必克。斌卿因急攻，師遂潰。父子兄弟皆遇害。夫人以老獲免。斌卿使人送之內地。其同邑人賀君堯亦爲斌卿所戕。

賀君堯字淳字崇禎，末年爲溫州參將，加都督銜。思文卽位，挂忠威將軍印。其在溫州，不戢軍，有庠士見忤，君堯召辱之。諸生大噪，令士卒露刃逐諸生，有傷者。崑山顧錫疇以大學士召，方渡海入覲，欲劾其事。一夕盜殺之。江心寺人以爲君堯所使也。衆議愈不服。丙戌夏，清兵破溫，君堯走海，與巡撫盧若騰同棲鎮下關。士卒俱散。平夷侯周鶴芝故標將也，迎之入營。九月，同入閩，至海壇山，部將歐興爲招募洋船得五千餘艘。五千國光本作五十

丁亥春，護尙書張肯堂入浙，止溫之玉塔山，其故治也。傍海有漁稅萬金，初夏漁盛，輕重稅之，所獲愈贏。而半爲歐興侵蝕。君堯怒，籍其舟，興恨，將至舟山，以書約黃斌卿，令圖之。斌卿遣劇賊王大用、林隆來迎，因擊殺之，盡并其船。二子光禧、光祚，勇而有文，皆沒。全家死者百口。

黃斌卿，興化衛人也。小字虎癡，有智術，通文墨，善談論。父爲丞北方，斌卿侍行，遇流賊，父見害，斌卿因客遊，與妓劉氏狎，資用乏絕。後以恩例當授把總，劉氏罄其囊以助，乃得之任。陞舟山參將，而劉氏爲其妻，妬死。累官江北總兵，南都之亡，解兵遁歸。隆武卽位，斌卿進千金助軍，上言舟山爲海山巨鎮，番舶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窺長江，此進取之地也。上喜之，封爲肅虜伯，賜劍印，命鎮屯舟山，得便宜從事。斌卿乃集將佐顧乃德、朱國泰、朱壽、劉國勳等造戰艦，積糗糧，整立軍營。又上疏乞鶴芝以自副。芝至，爲之延納士人，招徠商旅。斌卿怯于大敵，而勇於害其同類。嘗出師攻崇明，戰敗，以周瑞救得還。丙戌正月，朱國泰敗沒於清村。六月，浙東陷，魯王遁入海。靖夷侯王之仁父子率舟師來歸，斌卿誘擊之，并其衆。又敗之。仁將張國柱，國柱者，劉澤清部



將也。澤清既降，國柱率所部走定海，投之仁。仁專任之，及之仁敗沒，國柱來爭舟山，兵多北人，號驍勇。斌卿自度不能敵，令百姓城守，而出洋與決水戰，三日夜不能當，賴阮進助，因大破國柱。先是張名振扈魯王出海，至舟山，斌卿不納，漂泊外洋。國柱既敗，乃劫王妃張氏北去。斌卿得其船百艘，又奪義師將胡來貢輜重，襲殺監軍御史荆本徹。于是據舟山爲持久計，語其左右曰：「舟山懸絕海外，不患敵至，我保聚訓練以待時，亦足立國。限民年十五以上充鄉兵，夫死者妻嫁，田入官，年六十無子，收其財產，別給口糧。初，舟山田半屬內地，至是大戶不敢渡海，盡籍爲官田。」官國光本作山官居其二，民居其一。斌卿意欲盡收之，如土司法，爲不侵不叛之島夷而已。丁亥春，有兩王子來，斌卿使人沈之海，取其金帛數萬。六月，忠威伯賀君堯來歸，又殺之，得其船五十。隆武出亡，乃自署官屬，設印綬，生殺黜陟，任意矣。張名振之喪師而歸也，斌卿每事侮之，遂去舟山而別營于南海。平西將軍王朝先，本王之仁部將，斌卿劫之，使守西洲渡，兩人皆恨斌卿。第妻孥在舟山，未得聞也。己丑七月，閩地盡陷，張名振與阮進迎魯王于沙理，至南田，攻復健跳，所以居之。阮進軍饑，告糴於斌卿，斌卿不應。進怒，有標將王大振者，富于財，斌卿數侵之。匿朝先所，因說曰：「彼終不利于公，公盍先之。」朝先乃與名振、阮進合兵，將攻斌卿。先聞于王，王亦怒其不奉令也，許之。斌卿御下少恩，衆多不附。阮進兵至，遣將陸偉、朱玖禦之，數敗，懼而求救于安昌王恭壤。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請議和曰：「彼此皆王臣，諸帥不聽。九月二十四日，陸偉、朱玖叛，放舟出洋。阮進疑斌卿逃，縱兵大掠，砍傷斌卿，縛而沈之。臨死見荆本徹立其旁，二女從死。子世爵，名振壻也，留名振軍中。」

逸史曰：古人有言曰：盜亦有道。斌卿欲盜踞舟山，乃拒魯王而不納，害兩王子，不忠。滅荆監軍，殺賀忠威，不義。

強據民田不仁。悔定西拒蕩湖無禮。蕃叛臣爲部將不智無道甚矣。夷滅不亦宜乎。若諸人者本不足錄。傳其事以爲世戒耳。

鄭遵謙字履恭。會稽人。父之尹。山西按察使僉事。遵謙少喜任俠。輕財結客。不爲繩墨之士所禮。與東陽許都爲死友。名妓金氏一見喜曰。豪士也。遂耦焉。遵謙挑其侍婢。金氏殺之。諸不逞于遵謙者。屬婢家訟于官。繫金氏獄。詞連遵謙。遵謙不出對簿。而散千金與金氏。日酣飲狂狴中。時松江陳子龍司理紹興。許都馳謂之曰。天下方有事。公奈何多殺豪傑。子龍乃出之。及許都作亂。連陷數縣。遵謙謀應之。其父局其室不聽出。清兵渡江南。都官屬皆逃。奄人屈尙忠至紹興。左都御史劉宗周曰。凡逃官皆當斬也。于是分守道于穎繁尙忠以待。遵謙出。膊殺之。曰。劉先生有言矣。同謀起兵備亂。及六月。杭州不守。紹興通判張慄以城降。用爲郡守。又以彭萬里知會稽縣。遵謙乃召故所知少年及郡將告曰。天下事尙可爲。我欲舉義旅。何如。衆曰。唯公命。是日集者數千人。乃樹蠶誓師。收張慄及萬里斬之。集縉紳議餉。尙書商周祚。姜逢元等皆至。有以家貧辭者。遵謙叱之曰。若受高官厚祿數十年。今國破君亡。尙欲擁厚貲安享耶。驅出將斬之。衆股栗。乃聽命。部署甫定。其父從杭州納款。雍髮歸。見之大驚。扶遵謙叩頭大哭曰。汝幸貸老奴命。毋使覆宗。遵謙不顧。絕裾去。將迎楚宗室爲王。無何。魯監國詔至。乃遣子懋繩率副將吳明傑以兵三千迎王。王至紹興。命遵謙挂義興將軍印。賜二品服。江上設守。遵謙汎小壘。汎。國光本作守。十一月。以功封義興伯。時子龍亦起兵松江。貽書曰。僕真淮陰惡少年。不識韓王孫。監國軍事主于方國安。王之仁兩人。遵謙鬱鬱不得志。日以聲色自娛。明年六月。師潰。王航海。隆武遣使召之。至閩而帝蒙難。漂泊閩海。久之。王次長垣。遵謙來謁。王甚喜。乃依鄭彩以居。彩以同姓。弟畜之。使領陸兵于牛



田牛國光  
本作牛

海中洋船皆統于彩。遵謙強取二舶資萬計。由是交惡。遵謙爲人疏誕。不能慮患。大學士熊汝霖見害。遵謙不平。形于辭色。彩欲殺之。乃僞撻部將吳輝。輝扶傷就遵謙。求書投鄭鴻逵。遵謙入輝船送之。被擒。輝既擒。遵謙而難于面之。伏艙底不出。遵謙呼曰。汝鄭彩廝養。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遵謙乞隻雞盂黍。哭奠汝霖。既畢。赴海死。金氏時在軍。束草像鄭彩。每饋食。斬草人以侑。彩聞之。沈之海中。江師之潰也。其父之尹亦死。

逸史曰。遵謙之舉得矣。而如違其父何。曰。是不可以責遵謙也。何則。其父已不義矣。父不義而子違之。于子乎何尤。曰。獨不可兩全乎。曰。可爲遵謙者。痛哭以諫。父奉父以舉事。則兩得矣。然而必不能也。明之紳士。大約榮利祿趨聲勢。私妻子是計耳。寧有君父之感。家國之感乎哉。故闖至則降。獻至則降。獻一降不止。則再。其目義士皆怪物耳。安得不怨其子哉。曰。降紳衆矣。而之尹獨以子舉事死。是非子殺父歟。曰。是不然。當是時。義旌四出。孫僉事于餘姚。張司馬于東陽。朱總督于金華。錢員外于鄞縣。熊給事于紹興。師徒雲集。卽徵遵謙之尹。能禁他人乎。倘從而撓之。負惡名而不免于死。則不如聽遵謙之爲得也。嗟乎。遵謙雖性非忠義。而名卒以是傳。與夫華衣美食。酣豢聲色。以老而名湮沒者。有異矣。

鄭彩。芝龍族姪也。劍眉長髯。儀狀魁碩。有智略。與諸將異。鴻逵奉命守江。彩亦以總兵官守采石。隆武立。遣守杉關。封永勝伯。後以兵敗降。封恩宥伯。丙戌秋。魯王出海。欲依黃斌卿。斌卿不納。漂泊外洋。彩適至舟山。遂奉王南入閩。芝龍已降北。聞彩護王。屢書勸其執王自歸。彩不聽。丁亥。進封建國公。其弟鄭聯爲定遠侯。閩海舟皆出鄭氏門下。自芝龍北去。成功居南。彩威名遂盛。戊子。奉王駐福寧州。大學士劉中藻方復福寧。欲迎王。彩

與之忤。反掠其地。致百姓怨叛。中藻敗沒。後與王有隙。己丑。棄王南去。王依阮進。得適舟山。庚寅。與鄭成功構。釁成功。擊走之。襲執其妻子。成功祖母責其孫善遇之。得釋還。秋。北至武環山。欲爭平夷侯地。相攻殺者累日。後阮進助平夷。彩遂敗走。始閩安周瑞。蕩胡阮進皆彩義子也。平夷侯則稱門生者也。至是互相攻殺。惟力是視矣。彩漂泊海中無所適。成功以書招之。乃歸死于家云。

阮進。號大橫。閩之舵工也。嘗掠海上。能以少擊衆。熟諳水性。張名振拔之。使蒞水營。浙東兵潰。定海總兵張國柱。駕樓船四百。規取滄州。黃斌卿求援于名振。方出戰。進率鱗鱗突入國柱營。敵聲雷錫。波濤湧起。而國柱大敗。滄州人德之。進加參將。然斌卿爲人猜嫌。賴名振力出險。不以爲德。反忌其威勢。出己上。說進使背名振。進亦欲自爲一軍。乃取其二十艘。資數萬。移師瑯琦。丁亥正月。魯王次中左所。禡牙出師。進以兵來會。封蕩胡伯。自是與名振抗衡矣。八月。從攻福州。己丑。夏。閩地盡失。進復與名振迎王沙埕。取健跳所居之。七月。大兵圍健跳所。名振城守將破。危甚。進率水營百餘艘。自海外至。城中聞之。婦女皆踴躍出乘城。鳴金擊鼓。聲振天地。田帥拔營去。久之。進軍中乏食。自念昔有保滄州功。告糴於斌卿。不許。張肯堂謂斌卿曰。監國漂泊海中。公不能奔問官守。蕩胡昔有德于我。今違其請。內負名義。外樹強敵。公不慮後患乎。不聽。進遂與名振。王朝先以王命討斌卿。卒殺之。辛卯。大兵攻滄州。進自海門返。遇金帥于橫水洋。以火球擲其舟。風轉反擊。進面。進創甚。投水死。

周鶴芝。字九玄。福清人也。曾祖某。嘉靖中僉都御史。芝饒機智。有膽略。善射。少與周之夔。林正亨同學。後棄去。射獵釣漁。落拓游四方。已乃與番舶賈人貿易。儕輩聽其指揮。久之。遂劫掠爲盜。徒衆饒勇。與劉香。鄭芝虎齊。



名芝不殺人。貨僅分其半。海上謂之仁盜。嘗微行歸家。爲有司迹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脫。變姓名爲盜。如故。年幾四十。見天下將亂。慨然語其屬曰。大丈夫乘時立功。及筋力尙壯。當爲朝廷用。奈何作此不義事耶。分財給之。率就撫大吏。請於朝。授黃華關把總。譏察商船。乙酉秋。思文帝加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鎮舟山。乃率其弟周瑞。副將翁長盛。劉順等列營與斌卿犄角。時海上方苦斌卿之暴。而芝禮賢下士。通商旅。來百貨。人翕然歸之。鶴芝少時嘗往來日本。與撒斯瑪王結爲父子。日本三十六島。島各一王。以奉國主。國主居東京。擁虛位而已。政令聽之大將軍。撒斯瑪子諸島爲最強。與大將軍相親。芝旣熟日本。故往來海中。無不如意。至是遣人至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濟軍。大將軍慨然許。以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並給中華軍資器械。自長琦島至東京三千餘里。修橋道。葺驛館。以待使臣。鶴芝大喜。益賂以珠璣玩好。遣參將林籥舞爲使。將發。斌卿忌其功。止之曰。世宗朝倭患之中。於南土者二十年。至今父老猶畏其名。今乃欲引賊入門耶。芝怒而入閩。加平海將軍。六月。尙書張肯堂將出師。奏爲前將軍。會芝龍阻師。乃悉以軍器火藥付鶴芝。令先發。七月。進至沙埕。時浙東已失。魯王出走。遂破蒲門所。據鎮下關。謀取溫州。九月。聞延平陷。上遇害。引兵南還。福建旣破。鄭芝龍劫衆議降。芝涕泣諫曰。鶴芝海隅亡命耳。無所顧惜。尙不肯輕棄成業。明公二十年威望播于海宇。士卒精強。府庫充實。進可以挾明室成中興之功。退則自王。亦不失爲一州主。奈何信狙詐之言。負名義。入險地。萬世基業。墮于一旦。爲天下笑。芝不忍見公之有此也。請得効死于前。以明不欺。抽刀自刎。芝龍起奪之。後數月。芝龍竟去。丁亥三月。克海口鎮東。遣其義子林臯隨安昌王至日本乞師。不得其要領而還。四月。鎮東復失。參將林籥舞。總兵翁長盛。趙牧等敗沒。籥舞。福建人。牧。常熟人。皆芝客也。芝龍之降也。籥舞陳八不可勿聽。牧有勇力。朱永

祐將使見芝龍而刺之。亦不果。至是守鎮東。牧出戰。所殺傷過當。敵來愈衆。遂不支。戊子。魯王封爲平夷侯。移鎮沙埕。督師劉中藻之復福寧也。兵甚盛。芝以水師助之。溫台響應。己丑。中藻敗。芝北據玉球。三盤諸山。開黃華關。魯王駐滄州。遙爲聲援。庚寅。與其弟閩安侯瑞不和。魯王命杭人吳明忠往解之。搆之愈甚。瑞南依鄭彩。而芝北依阮進。助之攻瑞。卒敗去。辛卯。詔守羊瞿等山。以糧少爲張名振所阻。芝自是無經略四方之志矣。後不知所終。始鶴芝之乞師日本也。見阻於斌卿。其後御史馮京第謂斌卿曰。前亂我邊者。海盜耳。今我乞師于王。何害。斌卿乃使其弟孝卿佐京第往。至長琦島。長琦。當作長崎。下同。其王方與西洋構兵。甫戒嚴而京第至。不得入。京第朝服哭拜于舟。撒斯瑪王聞之。謂大將軍曰。我不能恤中國亂。而使其使臣哭于我國。我之恥也。會東京方遣官行部。如中國之巡方者。京第因致書。乃得入館。議發各島罪人以應。京第先還。日本致洪武錢數十萬。孝卿留與諸官妓狎。樂而忘歸。其國輕之。發師之意亦怠。己丑冬。有僧湛微者。自日本來。爲蕩胡伯阮進言之。且曰。師可得也。而中國之聘薄。彼國饒金帛。未足動也。誠得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爲贄。則兵必發。進與定西侯張名振上疏監國。復遣京第往。以澄波將軍阮美爲副。王親賜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與長琦島相距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兩紅魚乘空上下。船不知所往。十二日見山。舵工驚曰。此高麗界也。轉帆而南。又明日。乃進長琦。召通事諭以來旨。其王聞之大喜。已知船中有湛微。則大驚。始湛微之在日本也。依南京寺住持如定爲弟子。如定通文墨。國人重之。湛微能不逮其師。而狡獪多變。乃別居賸泉島。賸。國光本作賸。自行其惡。札末署白金獅子尊者。其流傳東京。大將軍駭曰。此必西洋人之爲天主教者。急捕之。已知爲江西僧也。乃逐之過海。日本法不殺大唐僧。有犯止于逐。再往則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自結于日本。幸依中國使臣得



不誅阮美于是知爲所賣也。遂載經而還。湛微愧自投于水。京第救之歸營。進又欲殺之。京第不可載往荒島。然日本承平日久。故老不見兵革。本國且忘備。豈能渡海爲人復讎乎。說者謂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遣使海外某國借兵。陳宜中亦身至占城。崖山旣陷。兩國之師同日至。不戰而返。芝等之舉。何以異此。忠臣義士。計無復之。不得已計功于萬一。徒以利害相權者陋也。

逸史曰。鄭彩以下。皆海盜也。君子何取焉。取其猶知王室耳。以芝龍之寵貴。一旦棄其君而不顧。況彩等乎。之數人者。非素有位于朝。有職于身也。倉猝招來。相依不去。及乎大數已失。國統再絕。魯王漂泊。靡有定止。彼逆臣者。說以執王圖富貴。而彩猶不忍。不猶賢乎哉。惜其奉主不終也。進以死勤事。芝乞師絕域。其志皆可悲者。嗟乎。明臣之愧海盜者衆矣。

南疆逸史卷五十四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五十 雜傳

鄭芝龍

鄭芝虎

鄭鴻逵

鄭成功

鄭經

鄭芝龍字飛黃南安之石井人也。長軀偉貌，倜儻善權變。少隨大賈李習販日本，習與同寢，見巨人數十披甲持兵侍列，心異之。撫爲義子，爲娶日本長琦王族女爲妻。芝龍既習遊海島，因募壯士攻剽海中，積貲無算。日本于海濱地列市數十，以居華人，每百年則發兵盡殺之，名曰洗街。時其酋方奉將軍令以兵來，有與芝龍厚者預告之。芝龍得乘夜約親黨載妻子脫歸，愈招徠羣盜，有船數十，衆數千。天啓崇禎間，率兵內犯，征漳泉鄉村之稅，不聽則屠之。都督俞某往剿，敗歸。時武備單弱，長吏畏聞盜，而芝龍亦不攻城邑，不殺官吏，且以賄求撫。巡撫沈猶龍爲請于朝，授浯銅營游擊，俾徼巡海防。芝龍因家東石，第宅宏麗，綿連數里，朱欄錦幄，金玉充牣，嘗獻猶龍珊瑚二株，高二尺餘，貯以金盆，攢珠龍蟠其上。既就撫，乃益縱其黨劫掠，而間襲執之以報功。資緣兵部，不十年累陞都督總兵官。弘光立，封爲南安伯。南都之亡也，鴻逵遇唐王於浙，因奉之以入閩。芝龍率



文武將吏迎之水口驛。擁立爲帝。改元隆武。以芝龍爲太師平國公。弟鴻遠大將軍定國公。芝豹澄濟伯。彩建國公。族戚部將封侯伯者十餘人。其掛印腰金。侍御卿校。盈列朝內。內外大權。盡歸芝龍。隆武左右。皆其私人矣。芝龍自以太師欲首文臣班。左都御史何楷爭之。不得。致仕歸。芝龍使人中途截其耳。隆武不能詰也。大學士黃道周與芝龍議不合。自請出督師。芝龍僅給羸卒千人。甫出關而潰。道周被執。芝龍本起羣盜。無長計。遠略。既擁大權。徒自貴倨。欲生殺予奪。出己手。亦不思爲朝廷謀恢復。襄中興。隆武寢不能平。乃議親征。猝起幸延平。將入贛。而大學士張肯堂居守。肯堂請率兵自海入長江。規取南京。部署已定。芝龍陰有異志。奏阻其師。清大帥洪承疇。芝龍鄉人也。以書招之。許以破閩爲王。芝龍遂送款。盡撤守關將士。而隆武不知也。九月。王師長驅入福州。遣騎至延平。執帝后。芝龍以封議未定。退屯安海。樓船尙五百艘。使人私于貝勒。自述撤關不守之功。以邀封。且以擁立唐王爲疑。貝勒貽之書曰。吾所以重將軍者。正以將軍能立王也。人臣事君。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及乎天命已去。則幡然乘時。以建不世功。倘將軍前無所擁戴。兵未至而先附。我何所取。重于將軍。今兩粵未平。藉將軍兵威以攝之。已鑄閩廣總督印。以待將軍。將軍卽至。面商事宜。芝龍得書大喜。十一月。劫諸將議降。安昌王恭壤。侍郎朱永祐。安南侯楊耿。平夷侯周鶴芝。定洋將軍辛一根。根。國光本作根。武康將軍顧乃德等。皆以爲不可。更迭進諫。弟芝豹。子成功。尤痛哭極諫。而芝龍意已決。單騎見貝勒。乞降。貝勒與握手甚歡。折箭爲誓。芝龍賂遺不可勝計。忽一夕。拔營挾之北去。從行者五百人。皆拘置別營。不得相見。兵至安海。淫掠。成功母亦不免。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腹滌腸。以殮。發喪起兵。移師駐南澳。芝龍至京師。授精奇呢哈番。順治十八年。以子成功入犯。芝龍與交通。爲家人尹大器所首。十月。磔于市。並其子世恩。家口俱殲云。

芝龍同母弟芝虎有勇力善鬪與芝龍偕剽掠海上時南安有苟憇惠安有劉香皆稱巨魁苟憇先亡劉恃衆不肯就撫朝廷命芝龍討之戰于定海所一日芝龍兵且敗芝虎望見香坐大舟指揮兵衆潛以小舟直入其陣躍登大舟欲擒之衆倉猝不敢阻香乃親接戰棄刃徒搏相持墮海皆死芝龍兵乘之遂并其衆人謂芝龍之強由芝虎所助云

鄭鴻逵字羽公芝龍異母弟也涉獵書傳無材能芝龍就撫鴻逵中庚辰武進士累官登州副總兵甲申弘光立朝議以舟師守江九月加鴻逵總兵官掛鎮海將軍印扼守江口鄭彩副之鴻逵乃自海道入江駐鎮江乙酉四月封爲靖魯伯是時大兵已破揚州別由老鶴河渡江鴻逵不能禦引師南下會唐王至杭遂擁之入閩閩六月與諸臣立爲帝封定魯侯賜鐵券又晉封定國公帝本鴻逵所擁戴然畏其兄以大權盡歸芝龍芝龍之恣肆亦不能有所匡正也上初卽位卽議親征鴻逵上疏謂宜籌兵食商守戰先固內而後攘外上令廷臣集議鴻逵曰王師一出宜圖萬全今兵少餉絀諸君何輕言出師也何楷曰宋岳武穆不營以五百騎破兀朮十萬師乎豈在多哉鴻逵曰兀朮南侵勤王兵何止數十萬將則宗澤韓世忠劉錡等皆元老宿將扼險守要而後武穆得以五百騎出奇取勝非宋祇倚此五百人也黃道周曰當今四海引領王師所至必篋食壺漿以迎何患無餉鴻逵曰史言壺漿屬路以王師不擾民情傾向耳若藉爲臨敵之餉豈不殆哉及次日乃請獨對便殿旣見上頓首流涕曰臣負陛下上曰朕恨不旦暮謁孝陵卿何爲出此言鴻逵曰皇上臨御以來未滿二旬召募選練百未一備軍精告匱何以圖敵上曰卿所難在餉朕所難在無實心報國之人卿能爲朕□□何患無餉鴻逵曰賦出於民今彈丸之地負山擔海耕稼旣解匪頒賜予日有增加兵精竭矣通計八閩水陸官



兵不能滿萬。留護宸居。防禦郡邑。無可徵調。臣嚮統江上之師。仰食縣官。自入閩來。沿道散遣。在麾下者。不過三千人。而臣家已傾矣。諸臣第欲責餉于臣兄弟。臣身既許國。何愛于家。第一困三千。于家則富。未足當周瑜數餐之飽。兵費浩大。恐非臣一家所能任也。上曰。朕已詔蜀廣饋運矣。鴻逵曰。此所謂江西之水救涸轍之魚也。上不樂而罷。及八月。黃道周奉命出關。鴻逵不得已。疏請師期。王乃以鴻逵爲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爲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壇西郊。擇日行推轂禮。初時天氣清明。及授鉞。大風雨。壇上燭滅。鴻逵出城。馬蹶仆地。退而上疏曰。昨者陳師鞠旅。親授節鉞。誠英髦盡節。爪牙畢命之秋。私謂神人允諾。百靈効順。乃不測風雲。變生俄頃。灑燎之設。蕩乎無遺。柱礎之堅。欲壞者屢。雖臣等見危思奮。赴難如歸。亦願皇上遇災慮變。省躬若墜。上報曰。昨者風雨。清塵洗兵耳。卿又何疑。乃遣兵科嚴通。主事諸葛倬督之啓行。其冬。上幸建寧。鴻逵駐兵關外。不肯前。上璽書切責曰。平定二侯。當爲子孫計。朕奉祖宗三尺法。斷不敢以假人。時大兵已破徽州。鴻逵乃遣都督施福出開化。林順出仙霞。黃光輝出馬金嶺。郭芝英出連嶺。鄭亨出白濟。鄭貞出二渡。程應璠出仰山。然所部不過千餘人。或數百人耳。及明年正月朔。大清以偏師綴白濟。連嶺。而大兵攻馬金嶺。黃光輝等敗回。鴻逵退扼仙霞關。檄諸路回軍。上聞大怒。遣官封劍。卽軍中斬黃光輝。鴻逵惶恐。上疏謝。械光輝至行在。上乃赦之。而鄭彩之出建昌也。不與閩羅總合。及撫州。吉安相繼陷。兵遂潰。彩奔入關。上聞之。降彩恩宥伯。命成功巡視諸關。授爲招討大將軍。勅自召募。扈駕西行。鴻逵上疏切諫。又馳赴行在。面奏曰。今王威不越于畿甸。寇氛已逼于衽席。乘輿遠播。將欲何之。且閩封之外。城邑蕭條。就令敵騎未至。輿馬之芻豢已乏。若使兇逆突加。猘獠之凌犯孰禦。折衝何人。轉輸誰任。萬一至贛。而贛已非。回閩而閩亦異。進退趨避。爲慮實深。上默然。因與

成功指畫關門險要，兵衛參署，督師督餉之策，而上決計出關。鴻逵乃返軍，及六月，浙東陷，魯王航海江上，師悉潰。行在大震，有傳大兵長驅至者，鴻逵徒跣疾行三日，抵浦城，偵者至，則兵譁也。事聞，奪其爵。時芝龍握重兵，陰思納款，鴻逵心非之，而力不能救，憤恨欲爲僧，退居安海。福州破，芝龍欲降，鴻逵流涕諫曰：「豈有一門封拜，受恩至重，而反顏事讎者？且自古降人必置京師，保全有幾，而望裂土受封耶？」芝龍不聽，卒北去。及成功起兵，乃與之共事，然軍事皆決于成功。鴻逵受成而已。其明年，與成功合兵破泉州，敗提督趙國祚之師。明年，大兵來攻，鴻逵航海入潮，克揭陽而據之。與潮州守將郝尙文不相能，治兵相攻。十二月，大兵下廣州，鴻逵棄揭陽歸，敗馬得功入島之師，勿窮追，縱之逸。成功歸，怒甚，勿與相見。鴻逵亦悔，退泊白沙，築寨居焉。其後大清議撫海，爵成功海澄公，鴻逵奉化伯，皆不奉詔。至丁酉三月，卒于金門。

鄭成功原名森，字大木，芝龍長子，所娶夷女生于日本者也。生時海上萬火齊明，七歲始歸中國。十五補南安博士弟子員，爲人英毅，有大志，丰儀峻整，瞻視非常有。金陵術士見之，驚曰：「君骨相中封侯格，非科第者。」鴻逵擁立唐王爲帝，芝龍引森進見，帝奇其狀貌，撫其背曰：「恨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毋相忘也。」因賜姓名曰朱成功，授爲總統使，招討大將軍，儀同駙馬，協理宗人府事。時年二十二，自是中外皆稱曰國姓。芝龍旣握重權，兵民之事皆其關決，而以擁立非己意，與朝臣相牴牾，帝每事裁抑，寢以跋扈，諷之出關，不聽。成功惟慷慨懷忠義，心薄其父所爲，嘗侍便殿，見帝鬱鬱不樂，進曰：「皇上得無以臣父不盡忠耶？」帝默然。成功頓首曰：「臣以死衛陛下矣。」帝大喜，進封忠孝伯。及帝幸延平，成功扈從，芝龍將納款，陰召之歸，答曰：「父教子忠，未聞教子貳也。」福州破，芝龍約降，成功與其叔芝豹慟哭諫，不聽，乃走金門江，糾諸將之同志者，結水寨，上書其父曰：「我家



本起草莽。執法聚衆。朝廷不加誅。更賜爵命。至于今上。寵榮疊承。閤門封拜。以兒之不肖。錫國姓。掌玉牒。昇劍印。視若肺腑。卽糜軀粉骨。豈足上報哉。今旣不能匡君子難。致宗社墮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顏他事乎。大人不顧大義。不念宗祠。投身虎口。事未可知。趙武伍員之事。古人每圖其大者。惟大人努力自愛。勿以成功爲念。父得書嘆曰。此子不來。海上之禍未艾也。于是移家廈門。使其叔芝鵬守之。募兵南澳。有衆三百人。是時閩地盡失。而海上素饗鄭氏威名。成功建牙。舊將稍稍集。在閩諸大臣。曾櫻、張肯堂、朱永祐、陳軾、林銍等皆往依之。丁亥春。移泊鼓浪嶼。嶼與廈門相望。廈門中左所也。浯州金門所也。皆隸同安。環海稱兩島者也。時兩島爲建國公鄭彩、定遠侯鄭聯所據。而魯王別將平夷侯周鶴芝、閩安侯周瑞、定西侯張名振、總兵阮美守舟山、沙埕。建國部將陳豹守南澳。成功使張進守銅山所。鄭香守石尾。相爲犄角。彩奉魯王。而成功自以閩臣。聞永曆帝立于粵。遂遙奉其正朔。其文移稱總統使。招討大將軍。罪臣成功之始治兵也。有左右先鋒、親丁、鎮、左右鎮、樓船、鎮。以其父舊將分蒞之。其後兵盛。乃設中權、後勁、正兵、游兵、殿兵、鐵騎、驍騎、神器諸鎮。其援勦、護衛、衝鋒、水師、戎旗各鎮。皆有前後、左、右、武營、武鎮。有水、火、金、木、土、仁、義、禮、智、信諸號。左右武衛。左右虎衛。皆親軍也。提督、總督、總制。皆大將也。視諸將功罪而黜陟焉。八月。進攻海澄。不克。乃會建國攻泉州。敗清提督趙國祚之師。追奔至城下。殺溜石守將解應龍。國祚嬰城據守。閱月。漳兵來援。解圍去。戊子三月。攻同安。守將廉彪。知縣張効齡遁。遂取之。時海上蜂起之將皆來附。而不習戰。聞大兵將至。悉驚竄。乃留軍守同安而歸。鴻逵亦航海入潮。其秋大兵圍同安。不能救。全軍覆。遂屠其城。是歲大饑。告糴于粵。己丑。李成棟附于粵。永曆詔至海上。使以舟師取南都。成功遣黃志高報命。詔授兵部主事。監成功軍。其後成功入長江。承認旨也。十月。清漳浦守將王起俸

來降引兵入其城遂進攻詔安不克漳浦旋亦不守鴻逵之入潮也克揭陽而據之粵將新泰伯郝尙文方守潮州與鴻逵不相能治兵相攻成功乃督兵入潮緣道誅勦土寇巡下惠來縣潮人黃如海說成功取潮陽庚寅正月師遂至縣令常翼鳳迎降命鎮將洪旭守之征其稅焉四月至揭陽敗郝尙文援師五月清詔安將萬體來降萬體當作萬禮引兵攻碣石衛爲蘇利所敗六月攻潮州不克成功召軍吏計曰粵地遠吾得之不能守而兩島吾土也尙爲建國兄弟所據其將章雲飛暴虐我當治之乃嚴部署自揭陽揚帆八月十五夜抵廈門鄭聯方醉臥萬石巖巖距城東數里洞巖幽奇聯別墅在焉報至不得通詰朝酒醒來謁見成功握其手曰兄能以一軍見假乎聯倉猝知不敵唯唯而已成功麾軍進衆莫能動未幾置酒召聯伏甲殺之滅其屍遂并其軍將佐來附者仍其官軍遂以安成功之將至也而鄭彩知之議全軍出避聯不能從又不設備故及于難彩率所部航海不敢歸其後成功以書招之歸死於家云蘇利陷惠安縣十一月成功至潮陽時慶州被圍慶州當作廣州詔成功入援乃議鴻逵回守廈門而成功南下十二月大兵下廣州杜永和奔瓊州辛卯正月成功至南澳二月次白沙湖颶風大作不得進三月攻惠州下之鴻逵棄揭陽將歸未至清提督馬得功集兵攻廈門鄭芝鵬不能禦乘舟遁守高崎水師鎮阮引不戰而逃大兵遂入島成功夫人董抱木主得民舟以脫前大學士曾櫻死焉甫數日而鴻逵兵至斷海道圍之得功欲退不得清巡撫張學聖遣人至安平劫平國太夫人鴻逵不得已縱之逃成功聞報遽返旆至則大悔恨以失地律誅芝鵬及阮引芝鵬成功叔也諸將股栗鴻逵亦悔退泊白沙築寨居焉左先鋒施琅之在南澳也不欲勤王成功令隨鴻逵歸及廈門之戰功最成功賜之金未還其兵也琅怨祝髮爲僧成功執之殺守者而逸降于大清清使守同安成功殺其父及弟顯五月率師入安溪敗漳



鎮王邦俊之兵。九月入漳浦。邦俊來援。復大破之。十一月。與清提督馬名高戰于小盈嶺。名高大敗。僅以身免。十二月。漳浦守將陳堯策以城降。遂下詔安、平和二縣。是歲舟山陷。魯王航海。張名振、周鶴芝、阮進等皆來歸。授水師鎮。壬辰正月。取海澄。守將楊世德、陳堯策、郝文興等皆降。二月。取長泰。敗清將王進。三月。清總督陳錦率援師至。又大破之。四月。遂圍漳州。下漳屬邑。五月。大清將馬進寶一作逢知來援。擊却之。築鎮門。激水灌城。不克。及十月。大清固山金礪率滿漢軍至。戰于古縣。風盛。所發砲箭皆反擊。諸營潰散。亡大將六人。圍始解。然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而死者百餘萬。而成功亦久頓堅城。師老糧匱。退守海澄。癸巳三月。回廈門。遣定西侯張名振、忠靖伯陳輝入長江。四月。大兵復攻海澄。五月。成功往禦之。立雉堞間。親受矢石。左右皆死傷。而成功與諸將飲酒敵樓。指揮自如。一夕聞空砲發。成功曰。是將乘城矣。勒兵持斧以待。俄而外兵大呼乘城。兵士舉斧砍之。先登者皆死。乃退。提督甘輝復邀擊之。河固山大敗。夜遁。成功遣其監督池士紳以蠟丸奏捷。行在。永曆使兵部主事萬年英封成功延平王。成功拜表辭讓。而請以破敵功封諸將。於是封甘輝崇明伯、黃廷永安伯、萬禮建安伯、郝文興祥符伯、王奇秀慶都伯、築海澄城積軍實焉。張名振、陳輝之入長江也。焚糧艘。奪戰艦。舟至金山。望祭孝陵。金陵聞之震動。時成功縱橫海上。浙、閩、兩廣沿海郡縣多被兵。官吏疲于奔命。所至徵餉。深山窮谷。率不得免。而本朝方用師粵中。乃議使使撫之。甲午五月。使其父芝龍發書。同朝使賈勅。爵成功海澄公。鴻逵奉化伯。芝豹左都督。使至。成功宴之安平鎮。辭以未有分地。使復命。乃議以福、興、漳、泉四府措餉。置兵。九月。朝命學士葉成格、理事官阿山同其二弟渡舍。蔭舍以勅至泉州。二弟先至。成功使往約。先受詔而後削髮。二使疑之。成功與鴻逵遂不奉詔。惟芝豹奉芝龍妻顏氏入京。朝以撫事不成。芝龍入高牆。芝豹戍寧古塔。十

月遣輔明侯林察、閩安侯周瑞督水師，戎旗鎮王奇秀、左先鋒蘇茂統陸師南下勤王，奉表至行在。十二月，襲漳州，守將劉國軒開門納之。知府慶星煒、知縣周瓊、李奇生、范進等皆降。漳之屬邑悉附，乘勝下泉州諸縣。乙未正月，林勝克仙遊縣。二月，設六官，先是隆武之以總統命成功也，許立武職至一品，文職至六品，至是地大兵衆，乃設六官分理庶事。以潘庚鍾一作壬午舉人潘庚昌爲吏官，兼攝戶官事。鄭擊柱一作丙戌舉人陳寶鑰爲禮官，張光啓世職爲兵官。程璠浙人爲刑官，馮澄世丙戌舉人爲工官，設協理官一員，左右都事各二員，以常壽寧爲察言司，掌六察印。設儲賢館，以所試諸生及薦舉充之。設育賢館，以死事孤兒及公侯伯子弟充之。改中左所爲思明州，以鄧會知州事。奉監國魯王居金門，凡宗室皆厚贍之。賓禮紳士王忠孝、沈佺期、郭貞一、盧若騰、辜朝薦、徐孚遠等軍國大事，諮而後行。于是島上衣冠濟濟矣。五月，南征林察等班師，以應援不及也。成功怒，降責有差，以洪旭總督水師，陳六御總制陸師北上。張名振、陳輝之師往會焉。六月，聞朝命世子王帥師鎮閩，召福興、泉之兵回漳，屬縣城悉墮之。七月，以甘輝爲正都督，王奇秀副之。率二十餘鎮，與洪旭諸軍並進。因取糧溫、台二府，招降台州將馬信、寧波將張鴻德。九月，遂攻舟山，副將巴巨興降。命陳六御守之，召諸軍回。丙申正月，平南王尙可喜來復揭陽，左先鋒蘇茂出師，戰而敗。亡二鎮將，成功召茂殺之。四月，大清貝子自泉州出師攻兩島，成功遣陳澤、林順舟師禦之。大兵分攻白沙，暴風起，不克而還。成功乃留輜重海澄，遣前衝鎮黃梧守之。六月，大集舟師，將以北掠。未及發而梧以海澄降清。清賜爵海澄公，遂發鄭氏祖墳，誅其親黨。成功遣甘輝進攻，不勝，入土城，取蓄積而歸。別將破閩安鎮，逼福州，不克。掠溫、台等郡。八月，大清復取舟山，陳六御、阮進死之。夷城郭，遷其居民。六御陳謙子也九月，築城於閩安鎮及羅星塔守焉。十月，禮官陳寶鑰自泉州降清。十二月，率師取連江、羅源、寧德諸



縣。清將阿格商率兵來援。追至護國嶺。甘輝與戰于嶺下。斬阿格商。覆其全軍。丁酉三月。定國公鴻逵卒于金門。成功自以海上年年用兵無功。乃與魯王兵部侍郎張煌言謀大舉取南京。七月。令忠振伯洪旭守思明州。自率諸鎮北發。入浙海。台州、天台、黃巖、臨海諸郡縣皆迎降。而清閩督亦遣將破閩安鎮。羅星塔。乃回軍。戊戌三月。治兵廈門。選勇士力勝五百斤者入親軍。皆鐵冑鐵衣。持大刀。佩弓矢。時謂之鐵人。因立鐵騎鎮焉。五月。進師。水陸甲士五萬。號十萬。戈船千餘。六月。陷平陽。瑞安諸縣。七月。舟抵羊山。暴風覆舟五十餘。沒八十餘人。幼子從軍者皆溺。羊山者。山島。羣羊乳其上。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又傳其下有瞿龍。聞金鼓則驚起。軍士李順言之。成功不信。鳴金烹羊。烹未熟而禍作。退泊舟山。治戰艦。令諸鎮分地休軍。是歲大清入雲南。永曆帝遜于緬甸。己亥四月。復大舉北上。六月。入長江。破瓜州。時清操江提督朱衣佐率游擊左雲龍出城拒守。左衝鎮周全斌揮兵涉水衝之。守兵驚潰。諸軍乘勝攻城。遂入之。殺左雲龍。生擒朱衣佐。翌日戰于銀山。大清復大敗。江上屯守者皆潰。遂下鎮江。分兵守之。進圍江寧。謁孝陵。成功之議攻金陵也。中提督甘輝進曰。敵破膽矣。我卷甲而趨。乘其無備。江寧一鼓可下矣。否則分攻其外州縣。以絕援兵。城孤則難守。若從水守風。彼援兵集。守具備。坐頓堅城。非計也。不從。秋七月。師次觀音門。令諸軍分屯城外。甘輝復進曰。師老矣。請速攻城。又不許。踰十日。清副將梁化鳳偵前軍無備。夜開神策門。突出兵毀牆通道。全軍沒。甘輝請即收軍堅壁。成功欲再戰。布陣于觀音山之上。下。大兵從山後馳擊之。諸軍遠。不能相援。遂大敗。成功墮水。左右救之。得逸去。甘輝被執。不屈見殺。諸驍將殲焉。成功收餘衆登舟。委輜重。棄所守城郭趨長江。是役也。江浙大震。而張煌言分兵巡上江。所至望風附。下四郡三十餘州縣。皆設官置吏。江西九江有舉義旗遙應者。大清松江提督馬進寶謀率

兵來會而成功驟勝而驕。以爲指日可下。不設備。軍中奏樂。士卒霑醉。故敗。八月。攻崇明。不克。九月。回思明州。立祠祀陣亡諸將焉。其明年庚子正月。大清乃遣達素爲將軍。入閩討之。一軍出漳州。一軍出同安。又會廣東許龍。蘇利舟師。軍容甚盛。進攻廈門。成功遣右虎衛陳鵬守高崎。遏同安。鄭泰出浯嶼。禦廣東諸將分守各嶼。塞自率中軍次海門。以禦大師。五月初十日。漳船乘風順流下。成功按兵不動。須臾畢至。盡銳擊之。閩安侯周瑞。五府督陳堯策戰死。陳輝舉火燒漳船。而成功引巨艦衝之。鄭泰自浯嶼來夾攻。大兵不諳水戰。大敗。浮屍徧海。同安兵趨高崎。陳鵬約降。兵涉水爭前。鵬部將陳蟒不與謀。揮其下死戰。大兵欲退。皆披重鎧。陷泥淖中。赴海死者十七八。粵軍聞敗。未至而旋。成功按誅陳鵬。以陳蟒代。辛丑正月。成功議取臺灣。臺灣者。荷蘭屬邑也。其地在東南海中。延亙數千里。其土番雜處。芝龍常耕屯其中。嗣芝龍去。紅夷入據之。築二城。曰赤嵌。曰王城。與中國。日本。廣南互市。成功兵旣甚。夷恐襲之。遣其會長貢方物。通事何斌因說成功曰。臺灣沃野。四通外國。橫絕大海。足與中國抗衡。誠得而有之。進可戰。退可守。且進地圖。陳其可取狀。曰。金廈臺灣門戶也。公旣有之矣。金門外二百里爲澎湖。有山可泊舟。公能奪澎湖。一夕可抵臺灣。成功大喜。欲從之。令貢使觀兵。依山布陣十餘里。甲兵數萬。周全斌統騎士七千至。皆衣金龍甲。戈矛耀日。軍威甚盛。夷使震懾。至是議進兵。諸將以爲難。成功不聽。卒起師。三月至澎湖。前望鹿耳門水灣難入。醜而禱神曰。天苟祚明。願大水助我。俄而水驟漲。其舟畢渡。舉砲攻其城。而紅夷出不意。驚潰。克赤嵌。進圍王城。及冬。紅夷長揆一食盡出降。送之歸國。土番亦奉約束。盡收其地。是秋。銅山守將郭儀。蔡祿率衆降清。忠臣伯張進自焚死。大清遂下遷海之令。自遼至廣。沿海居民移入內地。設兵駐防。成功聞之。嘆曰。吾不東征得此土。且無用武之地矣。夫海濱輻輳。上下數千里。盡



委而棄之。而曰斥地委邊。豈得計哉。吾養鋒畜銳。徐以俟之耳。自是立室宇。廣城郭。設七十二鎮以守之。是歲。緬人獻永曆帝。明亡。成功准天復故事。仍稱永曆十五年。聞同安侯誅于京師。中夜悲泣。居常鬱悒。壬寅春。改臺灣爲東都。王城爲安平鎮。赤嵌爲承天府。以鄭首英爲府尹。立天興。萬年二縣。成功晚歲。果於誅戮。臺灣初。隴水土不服。而成功命諸將移家居焉。皆遷延不行。二月。有譖忠勇侯陳豹懷異志。遣周全斌執之。豹鎮南澳。十餘年。數與許龍、蘇利戰。粵人畏之如虎。全斌至。豹遂入廣州降。封慕化伯。成功之入臺灣也。留其子經守廈門。淫于乳媪。生子。成功知之。大怒。使使封刀。令鄭泰殺其母子。泰不忍。而諸將畏罪。思推鄭泰爲主。以拒命。執周全斌。會成功已疾亟。先是成功受永曆延平王之封。而不稱。至是服王服朝。其諸將曰。吾欲成大事。乃不能治家。違問天下。言訖而絕。年三十九。五月初八日也。諸將以鄭襲護喪事。遣人報思明。六月。鄭經嗣位。稱嗣封世子。成功用法嚴。將士有功。陞賞不踰時。於失律也。雖親將必誅。故將帥用命。士卒奮勇。其在海上。餉無常給。分地掠取而已。所得州縣。徵餉尤酷。故旋得旋失。其親信之將。若洪旭、林習山、張進、陳輝、陳豹、林察。皆芝龍舊部也。洪政、楊才、柯宸樞、甘輝、王奇秀。當作王秀奇周全斌、黃廷、黃山、陳魁、張英、楊祖、林勝、黃大振。皆驍勇善鬪。所向克捷。而陳堯策、郝文興、黃廷中、萬禮、王起俸、劉國軒。皆拔之降將中。爲之盡力。於死事之將。優恤尤厚。甫闢東土。方欲基不拔之業。而享年不永。卒隕其緒。悲夫。經。字玄之。既嗣位。釋周全斌。以爲五軍將。陳永華爲諮議參軍。馮錫范爲侍御。十月。率師至臺灣。鄭襲與其姻黃昭、蕭拱宸謀拒世子。十一月朔。黃昭會諸將攻世子營。昭先至。破營而入。世子軍潰。值大霧。諸將踰期。全斌率左右力禦之。斬昭以徇。霧忽霽。其衆驚擾。倒戈以降。經歸取蕭拱宸殺之。餘釋不問。待襲如初。後襲亦歸命。授世職焉。癸卯正月。經至廈門。得鄭泰與黃昭往來狀。初。成

功薨。靖南王李總督遣人至鄭氏招撫。泰請於經。欲內附。經曰：吾將東。諸軍善圖之。泰使楊來嘉入京受命。議照朝鮮例。朝議不許。來嘉歸報。經愈疑泰懷二心。泰不自安。治兵金門。經將襲之。泰率所部航海。其夏。經遣蔡鳴雷慰留之。且曰：伯父前者不忍殺余。余不忘大德。浮言不足信。今以伯父總制兩島。余馬首欲東。泰信之。受其印入謁。經置酒伏甲執之。數其罪比于溫。敦。越日自縊死。泰弟鳴駿與子纘緒率船二百。兵八千。至泉州降。封鳴駿遵義侯。纘緒慕恩伯。於是忠靖伯陳輝、武衛楊富、虎衛何義等相繼降清。將合謀會紅毛攻兩島焉。十月。李總督出同安。提督馬得功出泉州。黃梧、施琅出海澄。諸歸附者分隸焉。經選死士二十艘會周全斌禦之。泉州師先敗。馬得功投水死。而海澄、同安之師齊入島。經不能禦。退守銅山。遂棄兩島。大兵墮其城。遷其民。其地遂墟。經之族屬將士流離死亡。咸來歸。于是衆心始換。鎮營多懷異志矣。甲辰正月。軍乏糧。周全斌欲襲洪旭軍。不克。入漳降。黃廷繼之。封全斌承恩伯。廷慕義伯。三月。經回臺灣。惟洪旭、陳永華、陳繩武、馮錫范等冀之。東行。兩島既失。諸將皆來新地。改東都曰東寧。陸天興、萬年二縣爲州。置鳳山。諸羅二縣。課耕稼。通魚鹽。徵租賦。稅丁庸。興學校。招商旅。安撫土番。向之憚行者。今喜爲樂土。己酉。洪旭卒。以陳永華理庶務。劉國軒督鎮兵。是歲。朝命大臣明珠、蔡毓榮至泉州。遣興化知府慕天顏入臺灣招撫。經遣柯平、葉亨入朝議之。會執政者更易。格不行。自是數年。海上軍士得少休焉。及甲寅春。靖南王反。遣使約經出師。使歸。言臺灣船不滿百。兵不滿萬。靖南意輕之。經使柯平至福州。靖南曰：分地自戰可。由是兵端遂起。馮錫范、劉國軒先率舟師至廈門。五月。經留永華守臺灣。自率諸將至思明州。使人請于靖南。給地置軍。以舟濟師。耿王不答。並禁其市易。耿、鄭交惡。是時海澄公黃梧及總兵劉炎、趙得勝、劉進忠皆降耿。黃梧死。子芳度襲爵。及耿王調諸將出關。皆遷延不聽。



調相繼附于經。遂據漳、泉、潮三郡。以洪磊爲吏官，楊英爲戶部，鄭斌爲禮官，柯平爲刑官，楊賢爲工官，兵官缺。置六科都事、都吏、察言司、承宣司、賓客等司。陳永華爲總制留守，薛進忠、劉國軒、何祐、許輝、施福皆將親軍，諸鎮將聽節制焉。其贊畫機務，皆繩武、馮錫范主之。繩武，永華子也。錫范，澄世子也。而兵旣盛，轉運不給，乃以鄒省英爲宣慰司，督紳士富民之財以充之。百姓計丁口月稅銀五分，算及舟車鹽場，閭閻騷然。故終至于敗。乙卯，劉國軒率師至潮州，規取屬縣未下者。何祐大敗尙之信之師於巒母山。六月，經圍漳州，黃芳度之降也。知不爲經所容，經召之入見，不受命。遂據漳州，經攻之。十月，其將吳淑出降，芳度投井死，出而糜其屍，剖梧棺，盡殺其將弁之家。丙辰，劉國軒取惠州。五月，取汀州，遂下興化、邵武諸府，耿勢日蹙。大兵遂平耿，而經畫江據守。丁巳，大兵征之，五府皆平。退守思明。戊午夏，復圍泉州。清昭武將軍楊捷、巡撫吳興祚率兵至，解圍去。己未，朝議復遷海濱，海數千里無復人烟，掠無所得，愈加徵于民，停官吏俸，令諸將自繕其兵，將士愈離心矣。庚申，清以姚啓聖總督浙閩，啓聖有材略，先撫閩時，已數散金入鄭營，以其臣爲間，降者以官品給銀，由是降者日衆。五軍施福，性巧佞，經寵任之，日侍左右。啓聖遺金二萬，令執經以獻，事泄，經殺施福回臺灣。乃遣興祚以騎兵巡海，禁海艘不得泊岸。提督萬正色以舟師自萬安鎮進，啓聖親搗廈門，守將悉潰，遂失兩島。五月，東寧大雨雹，豕生子獸身人面，四耳三目，前二蹄向上。七月，陳永華卒，先是永華晝坐，見有人自稱行災使者，衣冠甚偉，欲借其署以居，約三月去。永華張樂燕之，酬答甚久，旁侍者不見也。乃封閉其署，至是病死。十一月，太白見西方，長數丈。辛酉正月，經卒於承天府。諸將議立嗣，董太妃以克壘乳孀子收殺之，令克壘嗣位。年十二，克壘錫范壻也，故得立。錫范遂專政。六月，董太妃薨，其冬，朝命施琅以靖海將軍督水師，萬正色督陸師。壬戌正月，琅

至閩議出師戰敗。國光本戰敗二字上有劉國軒三字大兵次澎湖。越月入臺灣。克塽率諸將降。明宗十八家皆附。寧靜王朱術桂獨不從。舉家三十口自焚死。施將軍至。戢兵安民。優卹降附。不戮一人。市不易肆。百姓大悅。祭於成功之墓。爲文哭之。克塽至京。封漢軍公。錫范、國軒皆爲伯。官其下十餘人。皆給莊田俸祿。又旌置臺灣府。縣如瓊州例。遂入版圖云。

逸史曰。甚哉。忠義之足以邀天命。固人心而延世祚也。芝龍崛起海盜。適會世亂。唐藩擁立。滿門封拜。拖金紵紫者。盈列朝內。亦可謂不世之遭矣。使於斯時。輔翊孱王。保境安民。南連江楚。東邀吳越。收山海之利。以自雄。明之諸臣。皆書生偷安。必不與之攘大權。明祚得延。而鄭氏儼然如閩王矣。豈不家國兩榮哉。不此之務。而包藏禍心。開關延敵。以冀未然之請。哀哉。穿窬之志也。其爲菹醢。不亦宜乎。成功果毅忠諒。感隆武一言之知。寧違父志。不肯負國。樹牙窮島。招致遺民。跡其十餘年間。喋血海疆。鯨波爲赤。未始不爲聖世之蠹。然而人猶諒之者。以惓惓故國之思。雖名號已絕。奉朔勿替。父老望之。儼然十州三島。以爲此中有人焉。因之擅兩島。開臺灣。豈非天錫忠貞。令以一隅係天下之望哉。惜乎天不假年。賈志以歿。子孫驕淫。遂蹙其祚。傷已。當其駕風帆。統戈船。乘潮直上。破瓜州。逼采石。謁孝陵。傳檄吳楚。天下震動。事雖不成。故老猶艷而稱之。然則忠義之事。亦何負于人哉。



# 南疆逸史卷五十五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五十一 逆臣

### 金聲桓

金聲桓，左良玉部將也。以遼陽衛世職，累升淮徐總兵官，隸左後隊。弘光元年，闖賊棄陝西東下，左帥懼，欲避寇而無名。時朝廷皆亂，馬阮用事，猜忌諸鎮，而傳聞太子北來，且下獄欲殺之。都人洶洶，諸鎮皆憤，上疏爭之。左營胡以寧因獻計，令良玉僞授太子手詔，爲壇而盟，慟哭誓師。部署三十六總兵而東，以救太子爲名。至九江，卽劫江督袁繼咸，以江西屬金聲桓。會良玉死，軍亂，其子夢庚至蕪湖，弘光帝已被執，以其軍迎降。豫王令率諸將入朝，獨聲桓不願北，自請取江西以獻。王許之，乃與副將王體忠合兵，還屯九江，宣言清馬步二十餘萬，旦夕至。降者免屠，巡撫曠昭解印逃，諸郡縣望風奔竄。聲桓至南昌，諸生十餘人迎之入城，與體忠分城而居。金營于東，王營于西，署置官吏，誅斃侵剝諸豪強富家，體忠士馬強，不誅掠。聲桓忌之，會薙髮命至，三日有未應者，聲桓詭曰：「此王兵爲梗也。」明日請體忠計事，至則刺殺之。王兵大擾攻金，燒得勝門，又燒章江門，格鬪三日，殺傷略相當。王營私計潰散無主，勢不能獨立。聲桓知其情，且戰且招降之，以其軍中旗牌官王得仁統

其衆自是江西盡屬金兵矣。聲桓自以不煩一卒，傳檄而定三府七十二州縣數千里地，拱手以授新朝，功最高。意且望封侯，及上功而詔以聲桓爲提督，得仁爲參將，視舊官更貶。兩人意大失望。聲桓乃恣爲荒暴，大治帥府，役夫萬人，窮極壯麗。明士紳家資中百金以上，輒誣以反論殺之。沒入財產。江西人莫必其命。先是隆武立，以楊廷麟爲相，督師江西。萬元吉爲兵部尙書，鎮贛州。隆武旣敗，十月，贛州破，兩督師皆死，諸嘗官聞脫歸者，畏聲桓不敢出。聲桓爲人陰鷲不泄，方南顧明微，北憇清盛，欲待四方有起者而自立，而北來有司愈摧挫。此兩人得仁本起羣盜，性躁怵，不堪屈辱，則招致方士起宮觀立壇，招致物怪，役使丁甲，以自發舒。畜歌兒數十人，私居服明衣冠。張樂後堂，令伶人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此金、王兩家怨聲稍稍聞。自贛州之未破也，萬元吉嘗遣間使說聲桓反正。聲桓夜召與語，致殷勤，而諸歸客聞之，知可以口舌動也。各緣所知私覲兩人，微言隆武未死。楊萬尙在，公誠能以江西歸者，封萬戶侯。聲桓信之，後巡撫章于天至，遇諸將愈倨。日從索珍寶奇貨，及旅見，又獨與文吏割炙飲酒，坐聲桓得仁堂下，酒半顧而嘻笑曰：汝欲反耶？兩人失色，媿其從騎七月得仁如建昌，將發于天遣吏追其餉銀三十萬，得仁大怒，搥案呼曰：我王流賊也，大明皇帝爲我逼死，豈畏汝耶？聲如虎吼，目睛盡出，乃杖吏三十曰：此三十萬餉也。聲桓聞之，謂其客曰：王家兒急矣。客有黎士廬者，盧國光自薦於聲桓曰：獨我知隆武所在。聲桓資以往，居有間，黎生夜袖鎮江侯、惟新伯兩印以入，及玉剛印。本作慶刻精忠報國四字曰：此隆武所賜也。聲桓喜甚，佩之。八月，得仁歸自建昌，聲桓畀以隆武印。得仁曰：可矣。聲桓曰：吾聞烏金王新敗于何騰蛟，已使人往覘，至而議之，及還乃曰：烏金不過小失利，今且大破明兵于寶慶，由是兩人狐疑相伏，已而巡撫董來學一作學成亦覺金、王謀反有端，揚言欲上聞，而索得仁歌兒海物，得



仁滋怒。日夜閉諸匠爲旗幟鞍甲。煉火器。戊子正月既望。章于天如瑞州。或告得仁。巡撫且伏兵于瑞。待詔至。而擒公。得仁乃於廿二日勒部全營。謁聲桓。厲聲曰。今日舉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且爲公侯乎。遂反。城門不啓。殺董來學。捕逐諸官吏。令兵民盡依明服式。遣人擒章于天於江中。迎弘光大學士姜曰廣與共事。稱隆武四年。聲桓自爲豫國公。得仁爲建武侯。建置都督。巡撫。司道。府縣等官職。以兩家私親屬吏宋奎光。黃人龍。劉一鵬。黃天雷。吳尊周。陳方等爲之。而諸客首言明事者。並不及。惟陳天樂。黎士廬。林亮得部曹而已。諸客既失望。乃各自稱故銜。出所藏隆武劄付網羅山澤之士。以自樹黨。天雷有妹妹色。得仁嬖之。故厚遇。天雷折節下士。士多歸之。建武之門。幾傾豫國。客聲桓弗善也。而得仁大怒。諸客鬻官聚衆。恐其撓權。乃定計逐客。當此時。金門下乃有一侯。一伯。一巡撫。兩御史。三侍郎。二十餘都督。而諸自稱隆武郎中。員外。監紀者。自陳天生以下。皆桎梏榜掠。踉蹌出國門云。已知隆武實死。桂王立于廣東。改元永曆。乃詐爲隆武禪詔。更署永曆二年。又謀求益王子以監國。縉紳有識者。見其舉事譎張。皆相告勿出。東道義師侍郎揭重熙。詹事傅鼎銓等。到城一日。並引兵還城中。獨姜太保在位。助調兵食而已。二月庚午。得仁西征。有胡澹者。詣軍門。說曰。君侯擁精騎數十萬。反清爲明。冠帶之倫。莫不跂踵以望。今下九江。易如拉朽。若乘破竹之勢。以清兵旗號。服色順流而下。揚言章撫院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君。遂誅諸吏。更旗幟。播年號。祭告陵寢。騰檄山東。中原必聞風響應。大河南北。其誰爲清守。此萬世一時也。得仁異其言。乃破九江。珍所鹵獲。自部送還。以其謀質之。聲桓坐客皆曰。此上策也。若西取武漢。連衡鄖襄。與湖南何氏鼎足相援。此爲中策。萬一不然。攻城破邑。所過不留。重爲流賊。此爲下策。若侍永曆至而後北伐。清兵猝至。嬰城自守。則無策也。聲桓顧人龍曰。策宜何從。人龍曰。三策皆非。

也不聞寧王之事乎。昔宸濠返江西，以不備贛州爲贛撫王守仁所擒。今高氏在贛，奈何不慮。聲桓心動，立議伐贛。三月丙辰出師，步騎舳艫，水陸互三日不絕。使使先贖冊印，封高進庫，進庫本無意鬪。及見書，怒曰：「金皇帝耶，乃來侯我，且永曆何在，使者不能答，遂勒兵出戰。」聲桓使副將白朝佐禦之，曰：「戰酣來助。」朝佐追奔數十里，徑至城下，而大軍不繼。朝佐卽收軍歸武昌，高得復入城守，相持七十日。四月十八日，大兵復取九江、南昌，懼城內外皆走。五月辛未，王師至石頭，始議築城。明日，鐵騎滿西山矣。哭聲震野，聲桓兄金成功約降，奎光殺之，盡撤城外屋廬，不及者焚之。火光燭天，報至贛州，聲桓祕之。徐引師還。十九日，與清兵戰于北河，敗之，獲其大砲三，遂全師入城。郭天才屯于西岸。六月二日，得仁悉其精騎出攻壘，兵未集，大兵橫出擊之，大敗于七里街。王師雖勝，而甚畏王名，慮其襲之，時夜驚曰：「王雜毛來也。」得仁生而顛二毛，故云。越十餘日，竟城守莫敢出。大將軍譚泰乃行營築土城，掘濠溝，驅所俘丁壯老弱助役，遠伐山木，發塚斷棺，以爲濠底。溽暑蒸濕，死者無慮十餘萬。又起浮橋三所於章江，廣袤七里。章江故深險，沒水置石下椿，上更累木，疊石以維舟，當洄洑湍駛處，死數十萬。當其在營，薪樵疲役死者亦什七八。圍漸逼，諸將先後各托請援逸去。郭天才五戰三勝，見城中兵不出，亦撤營遁，而得仁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錦綺溢路，忽城外大砲飛震，舉國狂走，得仁驚自是酒荒日甚，聲桓嘆恨而已。諸將佐問事，百不一應。惟責姜太保號召四鄉義兵，胡澹予太保書曰：「國中擁貔貅百萬，不能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援，自金氏入城，陵剝富良，誅除貞烈，宿怨遍四維矣。夫戴舊主，稱宗國，固宗臣，義士風動之資也。今獨陳九思孤軍百戰，卒未嘗通聘幣，其受命隆武，揭司馬，傳詹事，已厭其所爲而去，自餘不過羣盜假義名以行劫耳，以當北兵如振落葉，雖萬衆何益。且卽義士如雲，見前者摧折如此，而欲使爲金。」



王出死力其誰聽之相國處重關不知所在白骨如邱陵人之不存兵于何有姜讀之默然宋奎光憂之以死勸背城一戰終不省城中斗米六金有狂僧自稱摩訶般若能以術解圍試之以米五斗給兵民自辰至酉合城霑足以爲神兵推爲國師國師令城中皆唵摩訶般若而縛葺炬數千人持一炬蒸其端縱馬大呼敵卽破矣得仁覺其詐鞠之則北來間也磔之是日並殺章于天罷姜太保以軍事付全鳴時啓視公私倉廩皆盡矣或曰此摩訶般若所攝也城中斗米八十金乃殺人而食至父子夫婦相牽就屠百姓皆願出城一戰而金王終望外援不許民乃轉爲大清耳目然全鳴時善守而王氏火器精悍復相持數月明年正月十九日大兵以大砲擊城山谷皆震而城遂破姜太保死于僕家池聲桓衣其銀甲赴水死得仁欲突圍三出三入不得前擊殺數百人卒被殺餘皆俱死于亂兵金王起事凡八月卒無成而士民死者數百萬人咸咎姜太保之不智云逸史曰金王庸妄人也迹其始事值亡國之隙假新朝之威傳檄而定不折一矢豈其智力哉其後乘民之疑擁強兵據名城使用策士之謀席卷以出卽未能震動中原而長江上下必且響應粵中中興之機未必非一會也乃困守孤城坐待滅亡嗚呼江漢之間民之殲于左闔者衆矣而其餘孽乃復假義名以荼苦之非其分野之妖氛耶吾獨怪姜太保者南渡名臣也亦不量其無成而與庸妄人共事卽有智者獻謀奇士設策而惘惘不省悲夫

# 南疆逸史卷五十六

烏程溫睿臨撰

## 列傳第五十二 姦佞

馬士英

阮大鍼

楊文驄

劉承胤

馬吉翔

馬士英號瑤草貴陽人萬曆末進士天啓中以郎中出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遷陽和道副使崇禎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之官甫一月鎮守太監王坤奏其擅取公帑以充賂遺坐遣戍尋流寓南京與同年生阮大鍼相結甚懽大鍼者魏黨也由是望愈輕周延儒再相大鍼首以起復要之延儒以爲難則曰士英我友也先之可乎延儒許之十五年六月鳳陽總督高斗光以失城逮治禮部王錫袞因薦士英延儒從中主之遂起兵部侍郎總督廬鳳等處軍務從戍籍起驟膺節鉞非其望也已乃知爲大鍼所汲引愈德之在任擒誅叛將劉超捍禦流寇數有功甲甲之變南京諸大臣會議立君未定而福王方至淮以金印償博進士英物色得之大鍼乃獻謀曰國方有難先立君者功高當今天下清議歸史君而君握重兵于外若不早圖將爲人副莫若約黃得功劉良佐與之分功而招高傑劉澤清以佐之兵勢在我史君無能爲也然後我與君左提右挈挾天



子以令東南萬世一時。在此舉矣。福王於序爲最近。何不先致意焉。于是士英遣其私人謁王舟中。具啓援立意。發使諭四將。皆許諾。士英遂致書魏國公徐宏基。言已傳諭將士。奉福王具至南京。亦使人約可法于浦口。諸大臣倉卒不敢異議。五月朔。迎王監國。未幾卽大位。改明年爲弘光元年。進士英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總督如故。士英聞大慍。遂不待詔率重兵入朝。方士英之貽書可法勸立王也。可法答書言王有五不可。士英以其書鈐以鳳督印而藏之。士英入。可法動受其制。及議遣出鎮。司禮太監韓贊周言于衆曰。馬相公宏才大略。堪任督師。史相公鎮靜寧一。居守可也。士英辭曰。余積苦兵間久矣。無能爲也。史先生撫安慶久。著奇績。揚淮民仰若父母焉。督是師者。非公而誰。可法曰。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豈敢愛頂踵不以宣力乎。可法旣出。士英卽入閣輔政。仍掌兵部事。權震中外。尋論定策功。加太子太師。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九月。加少傅。進建極殿。十二月。加少師。明年二月。加太保。士英爲人庸鄙貪黷。本無智略。初攬大權。亦未敢遽與正人倍也。自起用阮大鍼。與廷臣相詆誹。由是兩人愈相比而亂政。亟行。上以迎立故深德之。始終委任。以迄于亡。南都初建。閣部皆宿德在位。士英尙斂手。而大鍼日夜謀起用。士英亦欲引以自助。乃先令劉孔昭等攻吏部尙書張慎言去之。士英遂以大鍼知兵薦。卒用中旨授兵部右侍郎。大鍼旣得志。顯與正人敵。士英悅其附己也。甘心焉。左良玉在先朝已跋扈。至是遣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陛見日。卽面詰士英貪淫不法罪。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上搖首不言。澍出。復具疏列士英十可斬。上覽奏。意頗動。夜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大懼。佯引疾。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向上泣曰。當迎立時。舉朝皆附澍藩。非馬公陛下不得有今日。夫人有大功而負之不義。且今廷臣孰肯爲朝廷任事者。馬公去。陛下安得優游自

樂乎上默然。卽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命澍還任。然憾澍殊甚。故錦衣衛劉僑者嘗遣戍。及家居。又降張獻忠。澍在湖廣持之急。乃走京師。以赤金女樂賂士英。許訐澍自效。士英卽復僑官。削澍職。已又募楚中尉朱盛。濃言澍凌逼宗室。立命逮之。澍匿良玉軍。聲言諸將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澍。士英不得已免澍。由是與良玉有隙。士英乃以迎立異議。排姜曰廣、高弘圖、呂大器。卒與劉宗周、徐石麟等俱去位。士英愈無所憚。內倚中官田成、張執中輩。伺上意旨。外則與勳臣劉孔昭、朱國弼、柳祚昌、鎮將劉澤清、劉良佐等深相結納。而一聽大鉞計。有所舉行薦劾。則大鉞主其謀。令其黨上章。而士英承旨行之。於是逆案諸人盡登啓事。其死者亦予贈卹。邪人穢夫。蠶起用事。賣官鬻獄。開助工事例。令生童納金免試。權及酒酤。賄賂公行。政日濁亂矣。方是時。大清已定鼎北京。方議遣將下江南。置吏山東、河北。四方警報押至。士英恬不以爲意。恬國光本作恬然身掌中樞。無一語及恢復事。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爲務。初舉朝以起逆案。誚士英。士英稍自屈。大鉞計之曰。從逆諸臣。自謂清流。盍攻之以闕其口。士英欣然。因疏糾從逆光時亨、周鍾、項煜及鍾從兄鑣。以諸人皆附東林。故重劾之。其他大僚降賊者。反不之及。重賄入。輒復其官。故張縉彥以本兵首從賊。及逃歸。卽授總督。時敏、王國琦等皆復故秩。其刑賞顛倒如此。大清兵抵宿遷、邳州。朱幾引還。可法以聞。士英見奏大笑。謂坐客楊士驄曰。此史公爲防河將士敍功賞賚地耳。歲且暮。所耗軍資。例應稽察。有邊警則計部無以詰。君以爲敵誠至耶。高傑監軍衛胤文窺士英旨。因論督師可罷。士英喜。卽擢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傑營將士。以分其權。時傑死。軍無主。可法方駐徐州。撫定其軍。及朝旨用胤文。將士怒。皆去汛還。大河不守。王師得長驅以進矣。及僞太子事起。都下洶洶。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絕倫理。諸避馬。阮入良玉軍者。且具言太子冤。說良玉引兵救太子。除君側之惡。良玉



已心動。會士英方裁左兵餉，于是大憾。發兵東下，移檄遠近，數士英罪。京師大震。士英乃遣阮大鍼、劉孔昭率禁兵禦之。而檄江北鎮將黃得功、劉良佐等兵從之。而西，并詔可法將兵入衛。可法言：北騎日逼，淮兵不可退寸步。臣願身入良玉營，勸之勤王。俟其不聽，擊之未晚。士英以可法將與良玉合軍，愈怒，嚴旨責之。廷臣有言：請無撤江北軍者。士英于上前厲聲叱曰：吾知若輩皆左黨耳。左逆至，則若輩富貴；置我君臣于何地？我寧死于北兵，不可死于良玉。於是淮徐遂無備。大兵徑渡，游騎至瓜儀。可法急保揚州，得功敗左兵。士英方遣使賚江上軍，而揚州破。大兵逼京城矣。士英不知所出，其黨陰謀送款。上乃猝起幸太平。士英亦奉其母走浙江。京城遂潰。士英之逃也，率黔兵四百，詐言衛太后駕，緣道淫掠。廣德知州趙景和閉門不納。士英攻殺之。至杭州，欲奉潞王監國。王不聽。已而浙東設守，士英將渡江謁魯王。魯諸臣力拒之。乃依方國安于嚴州。欲入閩，閩亦不受。國安江上敗。大鍼說之俱出降。已又思爲內應，具奏于閩。閩亡，得其奏，斬于延平之黯淡灘。貝勒曰：我爲天下誅賊臣，剝其皮而尸之。

阮大鍼，字圓海，桐城人。曾祖鶚，嘉靖中爲福建巡撫，開倭寇之亂者也。大鍼機敏猾賊，有才藻，始舉進士，授行人，擢戶科給事中。以憂歸。與同邑僉都御史左光斗善，而趙南星、高攀龍、楊璉等鄙之。以其躁妄，使得志必敗。國天啓四年，大鍼當遷吏科，僉議以京察方行，大鍼不可任。將用魏大中，大鍼心恨，陰結中璫得之。自是附魏忠賢，與其黨結爲死友。而仇視光斗等矣。然畏東林攻己，未一月遽請歸。未幾，汪文言獄起，連殺璉、光斗等六人。又明年，逮攀龍等七人。是時大鍼里居，未與事也。然對客則詡詡自矜其能，謂我坐而運籌，能殺人于千里。欲使人畏己，由是人皆指目，謂魏奄之惡。大鍼實導之。是年冬，召爲太常少卿。其事忠賢也，內甚親而外若遠。

之。每投刺輒厚賂閹人毀焉。居數月復乞歸。崇禎改元誅忠賢。大鉞草兩疏。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東林。崔魏並提而論。謂七年之中亂政者前爲東林。後乃崔魏也。馳示楊維垣。令審時勢而奏之。時維垣方與編修倪元璐相刺排。指言東林之邪不在魏黨下。得大鉞函大喜。爲投並論疏。聞者咸切齒。及起光祿卿。御史毛羽健卽劾之。以其頌美贊導。列名逆案之四等。論贖徒爲民。終莊烈帝世廢斥。鬱鬱不得志。然未嘗一日忘仕宦也。賂遺朝貴。求所以湔刷者。終無其術。帝又明察。有以逆案薦者。輒得罪。大鉞無可奈何。乃流寓南京。治亭臺園圃。畜聲伎以自娛。已聞流寇日熾。上不次用人。則招納游俠。談兵說劍。覲以邊才召。禮部主事周鑑。方家居讀書。茅山聞而惡之。合復社諸名士移檄逐之。曰。此亂萌也。留都重地。豈可使奸徒煽惑。大鉞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往來甚密。周延儒再召。大鉞輦金要之。維揚頓首涕泣曰。大鉞已以身自託于公。公奈何熟視大鉞之困阨而不一援手。延儒曰。嘻。難也。久之曰。知交中誰與子最密者。大鉞以士英對。延儒曰。然則吾起士英。令士英轉薦子。庶有濟。延儒入閣。卽起士英總督鳳陽。大鉞又與守備太監韓贊周甚暱。京師亂。中貴人南奔者。大鉞因贊周遍結之。大鉞旣陰與士英謀立福王。而恐王不知也。則令羣奄交譽大鉞才。以其所演詞曲。諸劇進宮中。上固喜優樂。已心識大鉞名。而士英方柄國。乃以邊才薦。且言諸臣定策之謀。而大鉞啓焉。其附璫也。亦無實跡。遂命大鉞冠帶陞見。大鉞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皆由東林。于是舉朝大譁。大學士姜曰廣。高弘圖持其章。乞下九卿科道集議。侍郎呂大器。太僕少卿萬元吉。府丞郭維經。大理丞詹兆恆。給事中羅萬象。陳子龍。御史陳良弼。王孫蕃。米壽圖。周元泰。左先光。郎中尹民興。懷遠侯常延齡等。並言先帝欽定逆案。不可擅改。大鉞逆案巨魁。必不可召。士英爲大鉞奏辨。而歷詆曰。廣等居月餘。竟以中



旨起大鉞兵部添注左侍郎左都御史劉宗周言魏璫之毒大鉞其主使也卽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大鉞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不聽尋命巡閱江防明年二月進本部尙書大鉞旣得志專務報復盡召逆案楊維垣虞廷陞郭如闢周昌晉虞大復徐復揚陳以瑞吳孔嘉等布列要路爲之羽翼而以所善張孫振袁宏勛劉光斗等置言路爲爪牙橫制朝政乃斥逐曰廣宗周以下諸正人劾周鑣雷續祚殺之朝端側目惟所欲爲矣會有狂僧大悲妄稱王捕得下詔獄大鉞與孫振謀曰假此誅清流一網可盡也令大悲稱引史可法輩數十人指以將擁戴潞王書諸臣姓名納大悲袖中至讞時而出之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海內人望無不備列錢謙益先已入其彀上疏頌士英功德且爲大鉞訟冤修好矣大鉞憾不釋亦列焉獄詞詭祕朝士皆自危而上不欲與大獄士英亦難之乃第誅大悲而止大鉞雖以知兵薦顧問以軍事茫如也一切邊警悉寢不奏而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賓爲文選濁亂銓政以賄爲遲速高下清卿要秩皆有定價再舉考選所擢給事御史悉其私人嘗欲罷撫按糾薦令輸金於官糾者免薦者予其謬誕如此江西副將陳麟鄧林奇以功當爲總兵大鉞徵其賄萬三千金不得終不給勅印諸白丁隸役輸重賄立躋大帥都人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初士英本德大鉞故排羣議而起之所言無不從及大鉞勢盛則結內奄徑取中旨勢且凌其上吏部尙書缺士英欲用張國維而大鉞先以授張捷士英愕然良久浸畏大鉞矣或曰今海內崩離瞻烏未定明公何苦乃爾大鉞曰古人不云乎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左兵內犯黃得功率師入援大鉞與劉孔昭等羅拜之得功曰拒寇我職也諸君何爲若此乎得功再敗左兵大鉞以爲指使功再賜銀幣與朱大典俱加太子太保越日而上幸太平大鉞入見舟中上思幸浙命朱大典先行治兵大鉞因隨之入

金華大典留與治軍事。士民知者復檄逐之。乃送方國安軍。士英已先在。頗悔用大鉞以敗國。而已亦流離無所容也。相與齟齬。大鉞乃陰通款於大軍。爲之間諜。明年王師渡錢塘。大鉞至江干迎降。先是貝勒出京內院。馮銓已先薦大鉞才。及是召見大鉞。甚款洽。大鉞乃招士英。國安俱出降。而請前驅破金華以自效。時大兵所過野無青草。諸帥無所得食。大鉞出私財預飭廚傳。所至羅列肥鮮。邀諸帥遍飲之。諸帥訝其具也。則應曰。吾之用兵不測。亦如此矣。駐帳則執版唱歌以侑酒。日歷諸帳。人人交歡。以爲常。從攻仙霞嶺。既抵關。舍馬疾步上嶺。從者聞其大呼雷公宥我。頃之僵仆在上。已死矣。空山無所得棺。三日後以門扉往舁之。則潰爛蟲出矣。夫續祚未必爲祟。然思誅之必也。大鉞無子。京城之潰也。百姓聚焚士英。大鉞廬舍。大鉞歌姬甚盛。皆爲人所掠云。

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萬曆末舉于鄉。崇禎時官江寧知縣。御史詹兆恆劾其貪污。方待訊而國變。文驄娶士英女弟。士英之議立福王也。遣其甥鼎卿先往告王。王時流竄困甚。侍衛蕭條。布袍草帶。資用乏絕。鼎卿既見。致士英意。卽市酒餽與王。酣飲。王大樂。與定布衣交。既卽位。授錦衣衛指揮。士英因起文驄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皆監軍京口。文驄薄有文藻。頗善筆札。性好結客。既得志。愈益發舒。諸有求于士英者。多緣文驄以進。公卿日滿其座。其爲人豪俠自喜。推獎名士。以自附于聲氣。士亦以此稱焉。鼎卿日愈寵倖。近臣莫二。其所奏請立獲俞旨。雖士英不逮也。以故父子氣焰赫然一時。半載中。鼎卿卽官至都督。而文驄亦遷兵備副使。分巡常鎮二府。監大將鄭鴻達。鄭彩軍。文驄移駐金山。扼江而守。築長垣以蔽砲石。及大兵臨江。文驄還軍與鴻達等軍並列南岸。隔江相持。大軍編竹木爲筏。縛葦爲人。持戈執燈。黑夜亂流以渡。南岸不知。砲石叢發。厥明視



之筏多碎空無人以爲果殲敵也日奏捷至士英大喜以是恬不爲備初九日大霧瀾江六兵乘霧潛濟舟已泊岸諸軍相顧驚駭文驄倉皇列陣甘露寺前大兵畢登岸以鐵騎馳之悉潰走文驄率所部南還五日至蘇州聞南京失守豫王所遣安撫使黃家鼐且至蘇州吏民迎入城次日文驄令士卒僞雜門役中猝起斬家鼐首以徇蘇之紳士方謀起兵已知爲文驄軍至也大悅然文驄度蘇州不能守取庫金二十萬移軍入浙初隆武帝之自鳳陽得出也至鎮江與文驄遇相與交好及是帝至杭州使其子鼎卿上謁帝喜曰吾故人也帝入閩嗣位遣使奉表稱賀鴻逵又復推引之乃拜文驄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令駐軍處州恢復南京加鼎卿太子太保手詔獎其父子擬以大小耿士英敗國所至不容將因鼎卿以入閩鼎卿乃先上言稱引士英言士英遇難不忘國勸己舉兵陰扶社稷並言魯王監國非正己不受其勅印帝並手詔褒之及大兵渡錢塘文驄與魯王大學士田仰同遁至山島中軍士尙萬人無何與仰同遣卒載幣帛獻貝勒于道迎降貝勒受田幣而殺楊使者明日閱其兵令田兵居左楊兵居右各釋兵械驅田兵出以鐵騎圍楊兵而殲焉文驄父子皆死其監紀孫臨亦不屈死臨字式公桐城諸生兵部侍郎晉之弟爲人舉止風流文采動人後避難台州文驄招之入幕奏爲職方主事遂與同難

劉承胤南京市人也有膂力酗酒無賴自號劉鐵棍應募爲兵從征蠻僚累功至副總兵弘光既立何騰蛟總督楚中奏爲總兵官令鎮武岡承胤本不知兵性剛愎以劉鐵棍之名動遠近騰蛟亦誤信之與爲姻丙戌七月隆武封爲定蠻伯愈驕蹇自恣兵科龔善選以冊封李赤心還過武岡承胤令兵辱之丁亥春正月李成棟陷肇慶永曆帝入桂林是時孫可望方自蜀潰入貴州而丁魁楚敗于岑涇見殺涇國光本作涇平樂亦不守桂林大

恐會承胤兵至全州。具疏迎駕。司禮監王坤請上幸其營。既入衛。卽劾王坤爲弄權。于衆中毆兵科劉堯珍。以其譏訕太僕寺鄭逢元。逢元承胤戚也。錦衣衛指揮張同儔與御史傅作霖質之曰。爾來迎駕而屢辱朝紳。何也。承胤不悅。既見上。倨侮無人臣禮。御史瞿鳴豐劾之。次日承胤至朝。謂都御史楊喬然曰。汝爲憲長而言官輕率妄言。汝不能禁。何以表率。以拳揮之。喬然怒與之爭。至裂冠帶。衆救之乃解。喬然鳴豐具疏請斥。杜門不出。承胤乃分三千人援桂林。自奉上幸武岡。以岷府爲行宮。進封武岡侯。承胤請封錦衣衛指揮馬吉翔。郭承昊。嚴雲從皆爲伯。薦其姻鄭逢元爲兵部右侍郎。以劉遠生爲太僕寺卿。劉湘客爲右諭德。主事劉翦爲御史。萃士劉魯生爲編修。四人皆以劉姓與承胤爲兄弟者也。故得擢。承允自恃兵盛。挾制朝廷。驕橫自甚。而羣臣畏其剛暴。爭諂之以自固。交章頌功德。乃封興國公。與國光本作吳加上柱國。賜上方劍。蟒玉。督師大學士何騰蛟聞承胤之專恣也。怒承胤向爲騰蛟部將。趨走麾下。至是挾上以自重。忌騰蛟威權出己上。思奪其兵柄。請改騰蛟戶部尙書。專理糧餉。上不許。會騰蛟朝行在。承胤遣人諷騰蛟繳督師勅印。騰蛟不可。承胤自至索之。騰蛟怒曰。豈有旨耶。此何事。可以私授。承胤曰。今督師非我莫能爲也。騰蛟曰。吾所統諸將。惟張先壁最弱。汝尙不能制。況郝永忠諸人耶。汝能制先壁。則我且讓汝。承胤語塞而退。乃伏千騎于道中。將俟其行殺之。騰蛟偵知之。請於上。以趙印選。胡一青兩營爲督標。既而辭朝。上賜金幣。勅廷臣郊餞。騰蛟稱疾不行。駐城外荒寺。忽一日。率兩營夜發。盡殲其伏騎。承胤諱之不敢言。而張先壁方自江西潰入楚。駐兵武岡不去。承胤出與戰。屢敗。相持月餘。上遣兵部主事龍之洙持節往解之。先壁乃退駐沅州。七月。督師堵胤錫疏劾承胤。請率高。李諸營出江西。承胤始懼。請上加胤錫兵部尙書。賜上方劍以慰之。上乃召商邱伯侯性入衛。先是性以左都督開藩。



古坭承胤啣其不附已。誣以通款李成棟。將召而殺之。而性方大破李兵于大藤峽口。捷聞。并上成棟誘降書。上大喜。立封商邱伯。寧聖皇太后賜其母田氏珠冠鳳袍。內侍李國泰囑使者曰。太母親解所御袍。勿落他人手。田氏得之心動。捫袍帶得寸紙曰。承胤惡甚操。卓朕母子日坐湯火。卿其念之。田氏慟哭。趨性將兵入衛。八月。大兵破常德。留守瞿式耜請駕還桂林。上召承胤問之。承胤茫然無以應。但曰。我兵衆。必不敢至。越數日。警報疊至。承胤密議奉款。上覺之。與大學士吳炳議。由古坭走柳州。丙戌。承胤挾岷王出降。馬吉翔謝復榮奉。上及兩宮斬關出。復榮請上疾馳。而身以五百騎斷後。力戰偕死。追兵益急。鳴鑼相聞。會侯性兵奄至。奉上次靖州。乃得免于難。承胤既降。移之武昌。十二月。其部將陳友龍叛。主帥疑承胤與之通謀。明年四月。以兵圍其營。盡誅之。數萬人無一免者。

馬吉翔。北京市人也。

一云四川銅梁人

性便黠巧。佞粗通文墨。往來內侍門下。得其歡心。高起潛出爲益軍。吉翔隨至軍。

授都司。起潛之惡。皆吉翔啓之。後調守廣東。乙酉。思文帝在閩。吉翔部送粵餉。赴行在。自陳本錦衣世職。遂陞錦衣衛僉書。時典籍散佚。莫之考也。奉使楚中。諂附諸將軍。功奏報。必竄名其中。累陞安東副總兵官。粵中立國。又營求諸勳戚。附擁戴功。陞指揮使。內交宦豎。外結諸鎮。因得在上左右。劉承胤之奉上至武岡也。吉翔復附之。承胤請封吉翔爲伯。御史毛壽登曰。金吾非邊鎮比也。且吉翔無矢石功。何得驟進五等。吉翔怒。疑出劉湘客指也。造飛語以激怒承胤。請于上。將廷杖壽登。湘客以廷臣申救而止。及八月。武岡破。承胤降。吉翔奉上出幸靖州。十二月。上自象州欲往南寧。兵戈充斥。道路荒阻。文武諸臣皆微服行。吉翔傍御舟。褰裳涉水。挽拽上下。上見之揮涕。卒與嚴起恆扈駕溯十八灘。還桂林。流離艱苦。風雨不避。取爲小勤。以媚于上。上愛之。進封

文安侯入內閣掌絲綸房事。專司票擬。雖瞿式耜不能比其親信也。庚寅正月。庾闕失守。上倉卒幸梧州。命吉翔與李元胤留守肇慶。四月。督兵與陳邦傳援廣州。駐三水。觀望不敢進。九月。與大兵戰于清遠峽。敗績。元胤奔于。行在十一月。廣州破。上幸南寧。吉翔乘砲船至三水。追至上所。砲船吉翔所獻以備緩急者也。時百官奔走者飢凍無人色。吉翔獻四千金以供賜給。吉翔歷事既久。結納日侍媚入宮禁。日國光本作內入作及凡庭內舉動。必預知之。先意迎合。于是上及太后都深信之。以爲忠勤。命掌戎政。不知持諂諛之才耳。其心叵測也。及孫可望既入雲南。楊畏知勸之勤王。可望因以兵威遙制朝廷。脅王封。廷議久不許。可望乃遣總兵曹延生、胡正國率兵六百人至南寧。名爲入衛。實伺朝廷動靜。吉翔已通款可望。私謂管營勇衛營內監龐天壽曰。今朝廷日微。而秦王勢愈隆盛。殆天啓也。我輩早有結納。富貴可延。盍與延生、正國結兄弟歡。彼秦王腹心也。天壽然之。強與二人盟。盟畢。吉翔曰。秦王功德兼隆。天命已歸。我意欲令主上行受禪事。兩公爲我先達誠乎。延生、正國雖武人性實忠義。聞之愕然曰。此國家大事。公何易言。且我軍官也。軍事得啓之。其他不敢聞命。吉翔天壽乃私啓可望。可望知中外人心未服。亦未知許也。而延生、正國素善大學士吳貞毓。具以吉翔言告知。且曰。公大臣也。安危係焉。宜勸上駐廣西境。係屬人心。號召遠近。以阻奸謀。吉翔偵知其語。報可望曰。事且成。而爲貞毓所阻。壬辰二月。可望遣兵迎駕至黔。改安龍所爲安龍府居之。安龍在萬山中。羣蠻雜處。俗荒陋。市物無所得。茅茨土庫。文武隨從者四五十人而已。而可望自居貴州省城。造宮殿。設百官。挾制朝廷。不順者殺之。吉翔愈益附可望。憚貞毓之正。陰嗾其黨冷孟銚、吳象鉉、方祚亨交章劾貞毓。欲去之。賴上素知其忠。奏寢不行。吉翔乃欲假可望令以內外事。專委已與天壽。羣臣不敢不聽。聽則受禪事。兩人可主也。而難于宣示中外。令相應。遣



其門生郭璘說武選司主事胡士瑞曰。主上大勢去矣。公等遲留。無非爲爵祿地耳。惟智者能先時。夫奔危主。輔新朝。先時之道也。愚觀天命已歸秦王。秦王甚重馬公。以大事任屬之。公宣布此意于在廷。上下協和。行受禪事。擁戴之勛。非公而誰。士瑞厲聲叱曰。汝病狂喪心。欺妄朝廷。遂謂士大夫無人耶。璘慚而退。郎中古其品者。善畫有名。吉翔復遣璘持白綾。令畫堯舜禪受圖。其品怒不肯。吉翔報可望。可望鎖其品去。杖殺之。六月。可望劄諭天壽。吉翔令掌內外機務。如吉翔指。中外惶懼。給事中徐極。員外郎林青陽。蔡紬。主事胡士瑞。張攜。相謂曰。二人曩在楚粵。竊弄威柄。致變輿播遷。今不悔禍。外附賊臣。一人孤立。百爾寒心。我輩畏縮不言。將莽操之禍生于旦夕。各具疏劾之。章三上。二人奸始露。上大怒。欲究治之。二人懼。入宮求太后得免。由是深怨極等。欲以事誅之矣。上寢不能堪。私與貞毓等議。將召李定國入衛。密具勅遣使諭定國。畏吉翔知之。遣往祭興陵。因留守南寧。吉翔已疑聞其事。未審也。會劉議新自定國營至南寧。不知吉翔之不與謀。具以告。吉翔大驚。遣其弟雄飛急報可望。可望大怒。甲午正月。遣鄭國至南寧。卽訊吉翔。徐極等知事露。復交章劾吉翔。天壽乞上速誅。以絕奸萌。天壽懼。與馬雄飛奔見可望。具言與謀者姓氏。而十八人之獄成矣。語在吳貞毓傳。方獄之急也。鄭國行至朝。擒十八人者。酷刑訊之。吉翔以頭觸貞毓者。再以其幼女賂鄭國爲妾。鄭國留宿二夕而還之。明年可望所遣襲定國者。敗于歸朝土司。定國疾驅安龍。丙申三月。扈駕入雲南。命斬統武。執吉翔及其家屬數十人。將奉詔誅之。吉翔日夜諂統武。及定國所親信金維新。龔銘。兩人悅。言于定國。稱吉翔之才。爲之訟冤。定國召見吉翔。吉翔頓首。盛稱定國功高。千古無兩。諛之不容口。定國武人。憨直。聞其言則大喜。維新。銘。又交口譽之。且曰。吉翔朝廷舊人。今旣歸誠。若在閣。必與我相應。定國以爲然。薦吉翔入閣辦事。吉翔外挾定國勢。

以制朝廷內假朝廷寵以動晉王。于是內外大權復歸吉翔。上亦無如之何矣。明年丁酉八月。可望反。大出師攻雲南。其下叛之。舉定國戰而散。走長沙。降于洪承疇。定國上疏請贈諡十八人者。立廟安龍。而昔日與事未死諸臣周官、裴定謨、許紹亮、金簡等。復劾吉翔。然吉翔新與金維新朋比竊政。定國聽其蠱惑。奸黨布列。識者知國事不可爲矣。其明年戊戌。孫可望導大兵入雲南。定國不能禦。己亥二月。上發永昌。將入緬甸。時扈駕者惟斬統武兵。而將軍楊武馳言追兵且迫。吉翔輜重甚盛。慮爲所劫。促駕卽行。羣臣妻子不及。顧貴人宮嬪相失者大半。惟吉翔之貲裝無所損。至緬界。緬人請從者釋兵器。沐天波不可。吉翔卽傳令釋之。由是爲緬人所制。上在井亘。緬人供奉日衰。天波將奉上走戶臘撤孟良諸地。吉翔復持之而止。緬人忌外兵之迎駕者。吉翔卽與守關官勅曰。朕已航海入閩。有官兵至。卽殺之。內外隔絕。勢愈困矣。其秋。上病足。日呻吟。而諸臣日縱飲。中秋之夕。吉翔與內侍李國泰飲。王皇親家召伶人黎應祥使歌。應祥泣曰。今何時。而尙爲此樂乎。且此去宮門不遠。上體不安。豈宜驚動。吉翔以其語切。鞭之。時諸大臣都短衣跣足。入緬婦市中。席地謔笑。蔬果至則簞取之。緬人相謂曰。天朝大臣舉動如此。安得不亡。九月。緬人進稻。命給從官之貧者。吉翔私之。都督鄧凱詈之于朝曰。老賊生死未知。尙欲營私圖升斗利耶。吉翔令僕扑之。傷足。三年不能起。因得免咒水之難。其明年庚子。定國、白文選屢敗緬兵。吉翔慮出險後。諸臣攻其短也。請陞擢以牢籠之。于是營求者紛紛。不得則至銓堂肆罵。吏部尙書鄧士廉尤諂事吉翔。以冀他日入相。久之。諸臣困乏。有三日不舉火者。吉翔擁厚貲不肯給。請于上。上無以應。乃擲皇帝之寶于其地。吉翔取而碎之。以給諸臣。鄧凱獨泣而不受。私嘆曰。不祥也。其明年。定國愈進兵攻緬。緬酋長弒兄自立。遣人邀諸臣往飲咒水。吉翔令盡行。至則圍而殺之。自松滋王而下凡四十



二人吉翔與焉。十二月，緬人送上如大軍。明年壬寅四月，蒙難，明自此遂亡。

逸史曰：甚哉世之否也。人材遠不逮古，非獨君子遜焉，卽小人亦遜之矣。何則？古之奸回敗國者，皆智術深險，材略橫出，雖明君察相，往往受其熒惑而不之悟。其行事亦足以愚一時士大夫者。如唐之李林甫、盧杞、蔡京、秦檜之徒是已。今自士英、大鉞以下諸人，直庸鄙淺陋狙獪之夫耳。遭逢亂世，挾柔闇之主，嗜財貪勢，樹怨叢詬，昏蔽瞽眩，甘心禍敗，非有能劫制奸雄，籠牢材智之術也。故林甫能制祿山，而馬阮不能駕四鎮；秦檜能和金人，而馬阮不能弭天討。卽其同文之獄，黨人之碑，彼能生殺，惟己，而此不能治一黃澍，反令馳檄入討也。及夫內寇外警，烽火日逼，三尺童子亦知亡在旦夕，而廟堂猶泄泄焉賞功拜爵，宴然自娛，至魚爛土崩，身家俱隕而後已。承胤吉翔，愈鄙下不足言。悲夫！彼固庸奴也，而親之信之，以國事委之者，又何人哉！然則後之小人固李、秦之徒，所不屑與爲伍者也。

# 附錄

## 南疆逸史跋

歸安楊鳳苞撰

楊鳳苞（一七五四——一八一六）字傅九，號秋室，又號莫汧，又號小玲瓏，山樵，與西園老人，浙江湖州南潯鎮人，歸安縣學廩生。早年以西湖秋柳詞著名，性孤僻，不樂至城市，終身不娶。經學小學皆有根柢，尤熟晚明史。南疆逸史跋外，曾考莊廷鑑明史鈔案，始末詳備。晚年館於府城陳氏，所著秋室集，見湖州叢書中，光緒烏程縣志卷十八及碑傳集補卷四十八有傳。

一

南疆逸史，吾鄉溫孝廉睿臨撰，蓋述明季福唐桂三藩之遺事，終以魯藩附之，紀略四列傳五十二，計五十六卷，首列自敘及凡例二十則，簡而有法，是非未大悖於春秋之義，世稱信史，不特網羅散佚，備勝國之舊聞已也。然微嫌其失之太簡，要必為之注以補其闕遺。若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而後文獻足徵焉。考其例中臚引書目四十餘種，亦稱賅備。第以予所知三藩之野史，出於是編采擇之外尚多，其兼紀三藩事者，則有吳藩昌三朝大事記、沈東生三朝宰輔年表、封爵年表、韓昌基日長月虧錄、潘居貞鞠旃小史。是書及兩東餘錄均屬編年體，自甲申至辛丑止，凡兩大



州各見之 某氏沈北堽先生許按鄭氏湖錄云予求鞠旃日記一覽而不可得聞其記鼎革時事甚悉及庚子辛丑數年中若上諸大家歷歷如繪故甚秘之不以示人據此則小史錄餘氣錄二書即從日記中鈔出者

某殘明紀事明末紀事明季南略南北實鈔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其紀北都國變兼及南都事者則有沈國元甲申大事記錢軾

甲申傳信錄釋法遜甲申核真略李延是崇禎甲申錄碧水翁甲乙編年錄徐肇台甲乙記政錄東村老人明

季甲乙事略李遜之三朝野記王世德崇禎遺錄某崇禎紀略崇禎紀事甲申紀事國變紀實原名北都敘略後續附南都乙酉事

改其專紀福藩事者則有顧紳中興頌治中興紀錄朱鑑等中興肇記何光顯中興全盛錄馮夢龍中興從信

錄永曆史臣聖安實錄董丈希輅語予云實錄十二卷昔從羊城故家見之猶是當年進呈原本前有敕諭旨一通表一通總裁纂修贈錄銜名一通嘗錄卷首數翻入所見書目中是時偶忘借鈔文今下世已十年矣予傳先卒伯道無

完遺書零落可歎也吳應箕留都見聞錄顧炎武南都時事黃宗羲汰存錄夏完淳續幸存錄史元舊京遺事某南渡錄

與李清所著同名南都大略南都雜著南都愴見錄其兼紀唐桂兩藩事者則有周齊曾閩粵春秋吳晉錫孤臣泣血錄

吳系蹈東小史朱繼升三閩四廣三朝史館分纂記傳稿本天末山樵南樵外紀其專紀唐藩事者則有徐肇

台續內紀政錄褚廷瑄閩史李令哲福京大事略吳門嘯客鎮海春秋某閩海紀略陳容思撰者紀言落事中興錄鐵函

錄一名思文大政記其專紀桂藩事者則有馮甦永曆編年此劫灰錄定本見聞隨筆釋明心永曆紀年胡欽華永曆本末滄洲

漁隱或作溪上漁隱安隆逸史郭良史滇黔近事戴有孚辛壬錄某永曆紀事粵游紀聞野筆其專紀一人一事及合

紀殉難者則有朱子素乙酉紀事牆東先生識小錄王幾信書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沈彥章四鎮始末顧苓三

大忠行實一贈太師史忠清公一贈粵國公留文忠公一贈中湘王何忠烈公某江左二臣傳史黃二沈蚪三吳義旅記施世傑西戍雜記孫烈士傳

姜廷樞守浙紀聞戴東旻行間紀略熊緯幸贛行程日記曾晚贛州守禦日志金玉反正事跡宋之盛江難述

嚴煒蜀嶺籌机述孫可李晉王事迹一名晉乘記彭遵泗蜀碧釋今種寅卯軍中別集李延是南吳舊話錄史

傳勳餘雜記八十朽人遺事瑣談某生還紀事或云鄧凱撰非天潢譜是編自稱名曰與不著姓氏李清諸忠紀略高承埏自靖錄

承埏所輯自崇禎以來殉節諸臣迄歲乙亥止其子右紀續成之陳濟生忠節錄戴笠殉國外編一名則堂骨香集紀女子死者香舊集紀隱逸後死者發潛錄趙

庚殉節諸臣傳徐興本朝生氣錄今種四朝成仁錄黃容忠烈編鄭亦鄒明季遂志錄趙哲士二續表忠記葛

世振照忠錄任皞表忠紀略丹忠錄南忠紀實明末忠節列傳其專紀魯藩事者則有周齊魯魯春秋韋全社

魯監國宰臣卿寺年表潘居貞甬東餘氣錄張煌言北征紀略徐芳烈浙東紀略閔及申海島閏曆于穎今魯

史余增遠魯曆總百一十餘種合原采書目凡百六十餘家又諸明史定本及諸通紀編年約有百餘家以暨

故老遺民之奏疏文集私乘家牒稗官小說又不下二百家而山經地志之書不在是數及今羣籍具存取而

甄綜考其同異刪其紕繆拾其佚遺補其缺略以分注于紀傳之下俾亡王播遷之慘外無漏跡而後世有國

者覽之亦足以爲殷鑒矣吾宗拙園精熟故明史事向予借是書爰以此以貽之其博采掌故銳意編摩汗青有日予雖櫛味猶能預于校讎之役拙園勉旃

附錄逸史凡例一則

野史中有彙紀三朝事者吳偉業綏寇紀略鄒漪明紀遺聞是也有紀國變及南渡事者夏允彝幸存錄文  
秉甲乙事案許重熙甲乙賡略李清三垣筆記是也有專紀弘光事者顧炎武聖安本紀黃宗羲弘光實錄  
李清南渡錄是也有彙紀隆永兩朝事者黃宗羲行朝錄錢秉鐙所知錄瞿昌文天南逸史劉湘客行在陽  
秋是也有專紀隆武事者閩人思文大紀是也有專紀永曆事者沈佳存信編魯可藻嶺表紀年劉湘客楊  
在恭母遼象郡紀事馮甦劫灰錄某南粵新書粵事紀略鄧凱滇緬紀聞滇緬日記是也有專紀一人一事  
者應廷吉青燐屑史德威維揚殉節始末袁繼成靖江紀事某北使記康范生處事始末某贛州乙丙紀略



某江人事記。徐世溥江變紀略。章曠楚事紀略。沈荀蔚蜀難敘略。楊在宗容藩亂蜀始末。武岡播遷始末。孫可望。王始末。犯闕始末。安隆記事。鄧凱遺忠錄。求野錄。也是錄是也。有專紀魯監國事者。黃宗羲魯紀年。四明山築記。舟山興廢記。日本乞師記。馮京第浮海記。鮑澤甲子紀略。陳睿思閩海見聞紀。阮疇生海上見聞錄是也。共四十餘種。其間紀載有詳略。年月有先後。是非有異同。毀譽有彼此。迺取史館明末諸傳及徐閣學明季忠烈紀實諸傳。合而訂之。正其紕繆。刪其繁蕪。補其所闕。撰其未備。以成是編。其他未見之書。尙俟再考。然大略具是矣。

案贛州乙丙紀略。零水易學實撰。黃宗羲弘光實錄。一名弘光實錄鈔。又名弘光紀年。行朝錄。本隆武紀年。永曆紀年二書而合併者。舟山興廢記。一名舟山紀聞。閩人思文大紀。一名三山野錄。

又案鮫埼亭外集題天南逸史云。是書殆瞿留守族人所爲。故多稱先太師。又間稱稼軒。而述留守之言。稱之爲弟。又言在留守幕府。爲之理錢局事。則亦嘗仕于桂矣。而予考庚寅桂林百官簿。無其人也。其自稱是年。圖入蜀不果。又往來恭城。頗與永國公曹志建善。且自言乙酉幾死于唐世勳。則是預于太湖集師之役者也。嶺表紀年曰。己丑守輔瞿式耜。同族瞿共美到粵。亦海上來也。明年題授行人。則是書殆卽其所作。其所志留守身後事。有御史姚端。有楊藝。有陽羨浮屠清凝。今明史但有楊藝耳。可采以補其闕。予謂謝山以爲瞿某所撰。近是。晒園誤以爲瞿昌文。紕繆殊甚。書中述留守稱之爲弟。豈不知昌文乃稼軒孫。非稼軒弟乎。昌文自有粵中紀事及粵行記。方檢討密之題。其後云。我讀粵行記。長歌三四闕。此事入青史。金石可鑿。中興賴留守。功高齊樂辭。浮海來公孫。公孫洵人傑。自從撫粵軍。邦家悲杌隉。卷地騰風波。陵谷變回。

出五載田園傾。支措餘穹室。省親代父母。望雲眼可抉。伶仃一書生。艱難愁蹙躐。孤身萬餘里。出門何其決。  
戊子臘月朔。從此負羈綬。適有劉文華。具舟相提挈。吹簫算資斧。囊不滿三錡。南屏叩老僧。傾囊倒行襪。蒿  
爛脫綠林。天台遭雨雪。兩足凍入髓。五更猶凜冽。乘黑衝毒霧。夜飯裹麥糲。十日見甌城。旅舍相逢警。同盟  
趙秋屋。先已過東浙。接得高堂信。回顧心懨懨。回顧國光 本作四顧劉君歸取資。拾薪晨自爇。且復畏關津。縮首苦日  
暍。喜遇新安商。响沫扶孤子。因入沙埕關。里巷儼巾櫛。便附安海艘。火島望中蔑。晝靄指高州。音塵海外截。  
石井復開帆。黑洋風颯颯。波濤撼天地。喧慄心膽裂。悲歎驚蛟龍。汨影歎魚鼈。河伯真望洋。海賦信磔沲。幼  
安能從容。恭祖免蹉跌。仗庇東北風。正柁救漂澈。得泊吳川港。陸程有前轍。五日至蒼梧。翹首鶴鳴埗。覓船  
叩郡守。探札白藩臬。訛言桂林省。烽燧正侵軼。趙子請先行。郡齋息疲茶。翼日繡衣請。藍縷羞訥訥。始睹王  
父書。綢繆桑土徹。整衣催權楫。水漲溢隄埒。一夜三十丈。闔市湮棖楔。突擁控弦兵。淘擄如草竊。蛇豕蕩神  
州。荼毒存餘孽。避燄向封川。徒步猛趨蹶。小道通臨賀。茆檐伴棲堞。荒村久畏兵。柴荆半局鑷。盛暑喘炎日。  
雨汗雜流瀝。乃抵昭江郡。重趼力已竭。桂林聞孫來。倚門望日暎。大母更焦愁。病中數驚嘔。豈謂在大墟。遂  
此先永訣。聞言仰天號。奔馳探前跌。既至拜王父。齊衰□麻經。千涕復萬語。左右助嗚咽。援筆敘其事。中間  
甚曲折。我歎公孫來。春秋大書揭。此敘昌文以戊子臘月自吳赴粵。己丑徂暑始抵桂林。與嶺表紀年所云  
己丑。瞿共美到粵。亦海上來。書年相合。共美。瞿純仁元初子也。且某氏元初墓志銘中。則謂其取友曰瞿汝  
說星卿所由留守稱之爲弟耳。則天南逸史出自共美所撰。夫復何疑。  
又案謝山題嶺表紀年云。是書未知出何人之手。似有憾於稼軒與別山者。其謂稼軒僕周文。顧成之橫。至



比之江陵之游七嶺外大臣。惟于元暉、魯可藻不爲之屈。餘雖別山不能免。周文死。顧成官至錦衣僉事。後爲稼軒。昌文縊殺之于桂林。稼軒不應至此。別山亦不應至此。又言別山與元暉爭爲督師。激怒稼軒。收回成命。果爾。別山非貞士矣。又言稼軒亦標榜五虎。不免勳鎮習氣。疑出自愛憎之口。明季野史家極難信。以二公之大節。可保其無此。然士大夫亦不可不以此爲戒也。再題云。魯尙書可藻仕桂王。蓋章曠之亞。而出堵胤錫之上。事去潔身不辱。亦難能也。明史不爲立傳。乃闕事。嶺表紀年載其于己丑冬疏請召錄諸賢。時則楊廷樞已殉節。贈侍讀。而召張自烈爲檢討。且以沈壽民、劉城、康范生爲給事中。杜如蘭、金光彥爲禮、兵二部郎。張之陞、金光旻爲行人。當此恩恩。而以搜羅遺逸爲事。亦見有明三百年養士善政未替也。明史楊廷樞傳亦失載。紀年歷詆稼軒。則作者必與稼軒不相能可知。晒園以爲魯可藻所述非也。考可藻與稼軒悉心協力。共守桂林。焦璉歎爲文官如此。我能滅此朝食者也。可藻自署總制兩廣銜。稼軒曰。方今武臣多自署督鎮。妄自尊大。貽笑遠人。君奈何亦效此。果欲兼撫。盍令予代君請乎。可藻遜謝之。卽此二事。可知可藻斷不毀稼軒。紀年之書。必不出自可藻手也。決矣。稼軒手評金道隱嶺海焚餘。擊節歎賞。及五虎之敗也。七疏申救。又具密揭封進呈桂王太后。其袒護至矣。然不必爲稼軒諱也。謝山于明末諸王事。如數家珍。而獨于稼軒之比五虎。猶未之或知也。何與。甚矣權史之難也。晒園撰可藻傳。載其建議勸學。又請卹周鑑。雷續祚、鄭元勳諸人。獨不及召錄諸賢一疏。亦其疎也。因錄謝山跋語以補之。

注史之法以劉昭、裴松之二家為極軌。國朝徐氏炯之五代史記注、厲氏鶚之遼史拾遺、杭氏世駿之北齊書疏證、金史補闕皆仿而為之者。杭氏又有陳壽三國志補注、增益松之所未備。而徐氏補三臣傳于死事似更為劉、裴二家通其例矣。溫孝廉逸史一編予病其太簡，因屬吾宗拙園討論羣書，旁參互審，草創具注，而覆閱體例更嫌其有未善者。后妃皇子不立專傳，附于紀略之末，前史例有之，因時制宜可也。而列傳不分立儒林、孝友、文苑、隱逸、獨行、方伎等目，則曰人數無多，未由分晰，僅以隱逸一傳概之，愚竊以為不然。夫鼎革之際，士人出處之節，固尚論者之所先，然不有不專以隱逸一節標著者乎？則列傳不可以不分立，宜從其重者而特書之也。當此之時，儒林大有其人矣，若孫奇逢、夏峯、張履祥、楊園、顧炎武、亭林、黃宗羲、梨洲諸公是也。不分立惡乎可？張顧二人原編缺孝友亦大有其人矣，若嚴書開三求、姜廷梧、桐音、黃向堅、端木、劉能光、蓼蕭諸公是也。不分立惡乎可？姜黃劉三人原編缺文苑亦大有其人矣，若王猷、定于一、魏禧、叔子、韓洽、君望、董說、若雨諸公是也。不分立惡乎可？王韓董三人原編缺又若王鴻羽、楊大器、曾堯祖、李潛蛟、魏允禧、楊宗、羅牧、楊藝、程觀生、盧之頤、李無垢諸人，入之附傳則不詳，廁之遺民亦不類，則不分傳獨行方伎又惡乎可？魏楊羅程盧二人原編缺至於列女之傳，史家例不得闕，於時慷慨而死者，有左蘿石之母徐、錢田間之妻方，從容而死者，有朱君輿之妻趙、顧亭林之母王，褒然為巾幗首，其他難以撲指數矣。搜采幽貞，此傳之不可不補也。志以鋪政體，表以譜年爵，于時可考其詳實者，為曆、為兵、為食貨、志分而三，為宰輔、為七卿、為封爵、為職方，表分而四，此志表之不可不補也。餘如傳則四夷、外國、志則禮、樂、刑法，表則公主、宗藩之類，均不可補，何也？疆陽餘閩，遷徙流離，國偪而祚短，聲教不聞，遠訖經制無暇修明，百年以後，載筆者又何從撫實乎？噫，略則注之，明白頭訖之序，闕則補之，品酌事理之條，若斯之科，萬代



一準。然作者業肇始而未備。述者或續末而不終。任情而失正。予滋懼焉。如謂以騰褒貶故相繩墨。則吾豈敢。

三

案是編體例之未善。其小焉者也。譏事而弗核。何以傳信來茲。則又不可以不辯。劉黃諸殉節傳。敘列公侯迎降者。而懷遠侯常延齡與焉。是誣也。乃其失之大者。考延齡字喬石。號蒼谷。開平王遇春十二世孫。一云十世孫。四世抗

爽有大志。既襲封官南京錦衣衛指揮使。遇事敢言。崇禎中嘗條陳時政。疏十二上。帝深嘉歎。時姜埰、熊開元以劾周延儒下獄。抗章請釋二臣。又致書于延儒。以文彥博救唐介故事相激勸。朝論韙之。福藩建國。復劾馬

阮亂政之罪。不報。即挂冠去。一云去爲僧。于蒼谷。乙酉後。與夫人徐氏。中山上公之季女。種菜于金陵湖墅。偕隱食貧。處

之晏如。死無以爲斂。友人白大生、胡星卿釀金贈賻。乃克葬。乾隆初載。裔孫執桓乞詩于諸名士。競賦開平王孫種菜歌以美之。厲徵君鶚所云。可憐一紙鋤菜疏。卻裏長街賣菜錢。是也。夫喬石之志操。當與徐逸度、劉雪

舫合傳。而乃等于崩角稽首之流。紀載之失實。莫此爲甚。嗚呼。滄海瓜疇。故侯飄泊。相逢寶玦。流涕誰憐。其不至道困苦而乞爲奴者幾希。而抱節不渝。如徐、常數君子。實史冊所罕見。鐘阜泰壇。亦爲生色。逸度卽世所稱

遂初老人者。仁和吳處士穎芳嘗爲撰傳。其略曰。老人李氏南名。字曰度。遂初其號也。家金陵。國初來杭。隱于東郭之艮山。賣藥自給。卒年八十有五。始。老人晦跡匿名。棄家遠遷。爲挾崑山李氏子同竄。以伯季呼。故姓李

來南。故名南。然非真姓名。疾革時。子嘉錫跪請宗姓所自及名字。瞋目叱之。終不言。故其子孫懵不知自何氏也。老人不與世接。往來遺民佚老。徐堅石、施憲農數人而已。穎芳得見金翁厚餘。徐堅石弟子也。聞之于師云。

老人是徐中山後人。先人復系于外家呂氏。官韶州司馬。遘國難間關至此。詩歌抑塞磊落。可嗟可泣。多不存。其存者楚歸吟一卷。村居漫興一卷。前後梅花二百詠。逸度事他無所見。微處士撰傳。亦將泯沒矣。雪舫名文。照卽所謂新樂小侯者。附見魏氏禧。王氏源兩家新樂侯傳中。因喬石之誣。牽連而及。欲使撰事者知考核之不可以已也。雖然。孝廉雅具史才。頗能裁斷。其誣喬石也。良由惑于野史傳聞之譌。未暇薈蕞而質實爾。論者慎勿以一事之失而概疑之也。

林評事荔堂時羅西氣錄。專紀四明殉節之士。故又名甬東正氣錄。蓋與徐監紀霜臯鳳垣高員外隱學

宇泰共爲之。荔堂別有甲申已後丹史。見全氏結埼亭集中。又載吳少保轡稚鍾巒釋山叢談文史。全氏釋山先生殘稿

序云。聞先生在叢洲。輯文史一書。皆同時諸公之作。足備桑海以來之史料者。部帙甚夥。此勝國之寶也。而今亦不可問。余舅氏沈明府北垞。云見是書。無卷帙。凡二十册。每册約百餘翻。出金處士耿菴手贈。後有自跋。僅識寫畢歲月。未上舍文游舊藏本。紀江東事者。率多譌傳。雖黃未史不免。文史大半可作魯監國實錄。餘亦從亡諸君子之指南錄。蹈海編也。惜乎黃全二先生均未之見。馮侍郎簞谿京第中興十二論。華檢討默農夏對簿

錄。全徵君北空吾駢梓里諸忠傳略。無名氏海上遂志錄。使臣碧血錄。南都雜誌。戾園疑跡諸書。王文簡池

北偶談。載弘光大事記。一作弘光大紀是皆殘明之史料也。錄以補前後兩跋之闕。

### 錢秉鐙田間詩集湖塾種菜歌

金陵城東湖墅村。中有隱者開平孫。通侯甲第今已矣。意氣豪華無復存。開平去今凡幾侯。五王之後惟君在。往昔爭言故侯瓜。如今獨數湖塾菜。問誰種菜滿畦新。一家生計只三人。終歲把鋤菜畦裏。婦能炊飯兒負薪。爲君婦亦太辛苦。嬌貴當年誰比數。翟珈賜出小侯妻。珠翠裹成上公女。都人猶記嫁時裝。如雲妾媵爛生光。臺前照鏡輪梳髻。架上薰衣派管香。一朝散去竟何有。相對惟餘雙白首。早從府內厭笙歌。還向村



中操井臼村中井臼倚柴扉。賣菜還愁終歲饑。長夜不肯然薪坐。十指侵寒綻故衣。東川子孫公主裔。妻孥行深心常愧。深國光本作沒聞說君婦盡傷情。無心更擬求奴婢。

### 胡星卿茅屋歌

白鷺洲接大江濱。洲國光本作洲牧馬兒來動成羣。先生避世何處去。合家住近公主墳。茅屋三間倚墳脚。門戶欹斜草繩縛。籬外時聞樵婦喧。樹下每有漁船泊。先生田無一石租。餬口只賴青囊書。春深婦子競鋤菜。水落弟兄公養魚。可憐茅屋多年破。五柳陰中留客坐。風雨淹旬不出門。先生高臥舉家餓。先生本是公主孫。當年駙馬最承恩。駙象門西起府第。至今墓址宛然存。府基荒去墳園冷。細雨寒花空滿嶺。洗菜猶傳金水橋。灌畦爭汲琉璃井。東川戰功晚始酬。駙馬還家少主優。靖難師來家已破。子孫旋失東川侯。奪爵猶加主國號。上書乞恩無不報。下降聞在高帝年間。安尙睹英宗詔。詔書累朝墨有光。龍箋寶篆枕中藏。主家法物一朝盡。樸素惟留駙馬牀。駙馬之牀樸如此。想見國初俗不侈。當時賜出椒房宮。如今鎖在茅屋裏。茅屋相看幾度春。終年抱膝不知貧。叩門半是先朝爵。失路時憐帝室親。先朝帝室復誰在。茅屋棲遲人弗怪。君不見開平王孫懷遠侯。妻子負薪身種菜。

### 四

明末南都之亡。亡於左良玉之內犯。福京之亡。亡於鄭芝龍之通款。滇中之亡。亡於孫可望之迎降。之三人者。南疆興亡之一大關鍵也。均宜置諸叛臣之列。逸史則以芝龍冠鄭成功傳首。以可望附李定國傳中。當矣。而

獨不爲良玉立傳何也莊烈愍皇帝君臨天下十七年而內閣宰輔至五十人方諸漢武五十四年間爲相者

十三人殆不啻十倍過之焉國變之後在朝在野存者十有九人南北死難者三范景文傳爲賊擄掠死者四

陳演魏藻德方岳貢邱瑜入仕本朝者二謝陞李建泰起兵保鄉郡者一王應熊詐降者一方逢年仕閩粵者三黃景昉何吾驥黃士俊而家居

終老者五錢龍錫吳維孔貞運錢士升范復粹五人中機山之歿在王師未下金陵時猶是趙家士也無愧完人若與化之自命

則曰遠追微箕狂遜之跡終矢龔謝臥病之心凜守歲寒歸觀君父又曰以谿塘爲大窖贍薪爲毳雪冠履爲

漢節其志行雖未必盡然然視香山順德迥不侔矣逸史則錄何黃而遺錢吳何也史閣部之開府揚州也禮

賢館之士有桐城蔣臣一個長興李令哲霜回歸德侯方巖叔岱烏程韓繹祖茂貽若而人瞿留守之駐桂林

何督師之駐長沙兩公幕下有吉州施□偉長益陽郭良史野臣長洲史記言伯顧錢塘潘問奇雲客臨山倪

國錦玉成若而人或綜核軍儲或經營戰守或畫控荆襄扼鞏洛之謀或建收山東取河南之策或捍禦圍城

共保巖疆者四載或監制降將議分雄鎮者十三既而天命已移人謀渺濟三公則殺身以成仁諸君亦潛蹤

沙社誓操谷音寧有殊於西臺慟哭之謝參軍北向生祭之王上舍哉而逸史概未撰著於編則又何也佐督

師之經略南楚者章堵二公而外長沙陶汝璉仲調宿松張鴻鵠威赤吳江吳晉錫茲其亞也國光本茲作茲受崎嶇衡

永轉戰湖湘揮回日之戈拔衝星之劍師中盡瘁與南北兩院略同而逸史則并其姓氏而軼之則又何也甲

乙之際大河以北建義旗者雲集響臻長山則劉孔和按縣則趙哲文文登則滿之章雞澤則殷淵上谷則周

永憲海州則謝聖沛縣則閻爾梅是皆臨江節士扶風豪士一流人事未可以成敗論也君子取其志焉可爾

而逸史僅於凌駟傳附見陸名於義士傳述孔和事餘更無片語齒及之抑又何也他若志殉節漏去洪後府



祖烈、蔣都督若來、敘降臣、竄入顧鎮、遠鳴郊、唐左都世濟、記義兵、則不數周、耀始等、錄宗漢、則不及朱、宜、斗、輩、以至蘇門三賢、海虞三義、西泠五君、中吳四文學、四明六狂生之類、觥觥在人耳目者、遺脫尚多、又何論行遜之臣、蹈海之士之失編者、不可枚數乎、夫三藩之載、紀頗繁、就予所見者而論、無踰是書之詳具、而猶有遺憾若此、甚矣史才之難也、南豐曾氏之言曰、史不得其人、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跡、將闡而不彰、鬱而不發、而構杌鬼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非所謂黑白不當律呂、失次者邪、故予跋是書、不憚再三、甘冒辭費之譏者、要皆以曾氏斯論為準則、誠以作史之程、必欲垂萬世之法戒、不得執一己之是非也、況乎明之南疆、國統數更、史氏放逸不及、今論次後數百年、文獻無徵、使操筆削之權者、將何所取信邪、則發潛誅姦、補苴罅漏、是所望於吾黨之君子。

五

三藩之野記、余嫌逸史採掇未備、既一一撫其目、屢入第一跋中、年來流覽羣書、核諸見聞所及、又以知前跋之挂漏猶多也、今續為臚列以補之、曰三朝備要、鄒深曰三朝詔令、曰三朝奏議、宋沈曰三藩總記、茅元曰三藩遺事、吳錫曰五王紀載、沈說曰野史亭臚錄、鈕應曰明末閩錄、胡虞曰明季閩曆、唐元曰殘明冊府拾遺、金邦曰殘明書、某曰樵史、無名此皆合紀三藩者也、曰光武紀年、吳曰乙丙時事、周曰南福兩京實錄、李曰餘燼前錄、呼此皆兼紀福唐二藩者也、曰中興金鑑、張應曰中興時政鏡、金曰白雲述、張鹿曰山陽錄、陳貞蓋用漢獻事、非取聖安書法、戴曰聖安北狩事跡、無名此皆專紀福藩者也、曰閩粵外史、京曰閩廣遺聞、沈應曰隆永編年、王曰

隆永兩朝奏議略無名氏此皆兼紀唐桂二藩者也。曰浙閩交惡事略。曰江東爭詔錄俱無名氏此皆兼紀唐魯二藩

者也。曰閩小史沈應旦曰思文紀略戴笠曰福京遺事林佳璣曰紹宗實錄永曆史臣曰唐王始末無名氏此皆專紀唐藩者

也。曰粵滇小史沈應旦曰粵滇播遷錄孫爾元曰滇黔逸事章人龍曰滇南外史昆明無名氏輯錄曰黔史錢其曰餘燼後錄呼某

也。曰行在陽秋戴笠曰殘明紀事無名氏一作大明紀事。前有桐山羅謙。此皆專紀桂藩者也。曰海外慟哭記黃宗羲

曰重菴遺史林時對曰魯春秋戴笠與周齊會撰者同名曰雪交亭錄高宇泰曰井中錄李文曰聞變錄朱金曰江東閩位記

沈自曰聖田錄全祖望曰舟山紀略無名氏此皆專紀魯藩者也。曰福王諡法考周朱曰甲乙義師始末陸雲曰蜀

亂紀略費經曰贛州失事。曰紹武爭立。曰沙定洲紀亂。曰賜姓始末俱黃宗羲曰南楚撫賊記李夏曰楚事略郭

粵中紀事瞿昌文曰東寧紀年陳忱曰東寧紀年續錢元曰翁洲寓公詩小傳全祖望曰揚州殉節紀略無名氏此皆專

紀一人一事者也。曰忠孝見聞錄。曰甲子紀略俱邵泰清曰丙丁雜志侯岐曾曰思舊錄。曰三岡志略董含一名曰餘

生錄張茂滋曰見聞實錄拜麟山人曰乙丙日記葉繼武曰碩果錄沈蘭曰正氣錄凡二一林時躍。曰破夢閒談沈壽

忠烈傳陳鼎按鼎撰東林列傳。自序云。彙筆奔走海內。舟車所通。足跡皆至。計二十餘年。廉訪死事忠臣義士。得四千六百餘人。節

也。是傳忠烈五十之一耳曰明遺民所知傳邵廷曰金陵小史。曰殷頑傳錄。曰大事記。曰山中見聞錄。曰北樓日記。曰野老

漫錄。曰夢華潭客談。曰乙丙識小錄。曰龍漢紀年。曰劫末記。曰偷生私記。曰噓燼雜言。曰菜圃舊話。曰蕉園錄

餘。曰舊京紀聞十五種俱無名氏此皆雜記時事。或專錄殉節。或兼及逸民者也。曰平寇志彭貽孫曰寇事編年戴笠曰甲申

雜記無名氏曰崇禎五十輔臣傳曹溶曰崇禎四十九閣臣傳吳世杰曰崇禎閣臣行略陳此皆牽連而及三藩者也。

曰弘光大統曆元。曰東武四先曆。曰永曆大統曆書。曰魯監國大統曆。此皆曆志之所取材者也。曰南京搢紳



錄凡三。弘光甲申二、秋、冬、乙酉一、春。曰福京摺紳錄。一名行在摺紳便覽。唐藩有序。凡二。隆武乙酉一、冬、丙戌一、春。曰行在摺紳錄。凡三十有五。永曆丁亥

二、缺春夏。戊子四、己酉三、缺夏。庚寅三、缺秋。辛卯二、缺春冬。壬辰四、癸巳四、甲午四、乙未四、丙申二、缺夏冬。丁酉一、缺春夏冬。戊戌二、缺秋冬。曰監國摺紳錄。凡一十有六。乙酉一、冬、丙戌四、丁亥三、缺秋。戊子

四、己丑二、缺夏秋。庚寅一、夏、辛卯三、缺冬。此皆年表之取材兼足以考是時諸臣之歷官者也。夫壞牆之弄廢閣之儲鐵函之書轉

藏之籍。當代豈得盡見。不特其書。并其目亦有不克知之者。余前後跋所列諸書。借人閱市。僅十之五。大半雜出於傳記與儲藏家著錄中。倘異日發名山之藏。得見所未見之書之目。則于注逸史者之編摩。甚大寧區區補余之闕遺也乎。

按朱英播遷日記一卷。記南都破城事。說鈴有談往一卷。花村看行侍者著。中頗及項煜、丁魁楚等事。

## 六

故明勳臣六王之裔。世襲公侯。咸與國相終始。迨其亡也。殉難者止黔寧沐氏一家耳。可謂不負世臣矣。若中山徐允爵、宏爵、開平常應峻、岐陽李祖述、寧河鄧文郁、東甌湯國祚之徒。當豫王之下金陵也。爭先迎降。雖曰識天命之有在。抑何棄故國若敝屣邪。夫以盟白馬誓丹書之世胄。三百年來長保分玉之王。永絕耐金之罰。一旦辱王銜璧。右族投戈。龍種無歸。蟲沙頓化。豈不哀哉。而況陪京賜葬。密邇孝陵。劍烏衣冠。月游如昨。彼允爵輩履寢園之霜露。懷草昧之風雲。曾不聞激發孤憤。而低首下心。苟且偷活。真覩然人面者也。後之振旅金山。望陵遙拜。而三軍皆慟哭者。獨何人哉。吾知明祖在天之靈。與五王者必痛心蹙額。不願有是臣。不願有是孫也。然而五王之後。莫謂竟無人也。余嘗表章常延齡、徐南矣。近復搜考遺文。更得徐宏基仁爵、李昇、李錫祚。

錫賁、鄧文昌、湯南金、常元亮數人，皆不愧故家喬木者也。宏基崇禎中襲封魏國公，甲申之變，南都諸臣迎立福王，定議于其家。明年金陵失守，宏基率妻子避跡吳江之趙田，袁進士世奇家，貌魁岸，鬚長過腹，骨節珊然。日與村童牧豎徜徉阡陌，以爲樂。世奇迂生，不識時務，每以匡復相勸，且稱其位隆望重，舉事必成。宏基心動，遂樹幟招兵，而糧不繼，乃建助餉之策，勸諭村莊富戶。時有陸醇儒者，家富而豪，其弟某同客過鄰村，宏基遣人要致之，坐廳事，抑之拜跪，諭以助餉，堅不從。宏基拘之暗室中，困苦之，客脫歸報醇儒，醇儒恨甚，懸重賞集兵，應者屬至。會吳淞總兵黃蜚敗死，其部將田勝嘉收集散亡，徘徊湖泖間，醇儒以重幣乞兵于田，得三百人。以來，遂乘夜發，先令健僕登袁屋，入囚室，掖其弟出，乃帥兵進攻，盡拘徐、袁家屬，殺而投之湖，并湖郡紳士避跡于袁者悉被難。宏基持矛出投分湖葉氏，葉氏懼禍，縛而致之陸，陸拴之柳樹，令軍士集烏槍擊斃之。其子年十五，方被圍時，登屋發三矢，殪三人，已而被執，亦叢射而死。田、陸籍袁家資裝兩巨艦以去。沈彤吳江縣志云：明史徐達傳：宏基

卒諡莊武，子文爵嗣。又南都督神錄甲申秋：宏基守備南京，乙酉春無其名，疑大事記所云非宏基事。按施世傑西戎雜記：茅元銘三藩總記：陸雲祥甲乙義師始末，並載此事。施云：宏基在南都時，與馬阮忤，退休。子文爵嗣公。茅云：永明王聞宏基倡義被害，賜諡莊武。據此則諡以爲卒，并諡永明王賜諡爲福藩也。又按吳偉業續寇紀略：未刻編虞淵沈卷中云：宏基弘光元年春卒，諡意武。此明史所本也。宏基有從子曰仁爵，從魯王于台州，王監國紹興，以功

封定南伯。江上師潰，扈王入海。丙申，偕張名振攻崇明，戰于海島，敗績。與劉永錫同日死。永錫世稱郁離公子。文成十五世孫孔昭子也。死時年十七。昇，字東君，岐陽王十七世孫，短小精悍，善騎射，喜吟詩，官某軍都督。同知，年才十四。甲申春，闖賊逼畿輔，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移檄諸鎮，勸王昇請于可法曰：君父之難，臣子恨不能奮飛赴救，昇願爲前軍，疾馳抗賊鋒，得五百人足矣。可法壯其言，以童子也，未之許。異日大閱軍營，昇彎強弩，發九矢皆中的，可法益壯之。會援師未集而北都陷，福藩立，誠意伯孔昭與馬阮毗倚，殘害善類，昇積憤一



日遇孔昭于道，戟手唾置。孔昭大恨，上章劾罷之。昇乃往參可法軍事，以勞瘁得嘔血疾，歸養於家。明年南都下，亡走天台爲僧。丙戌浙東又下，痛哭發狂而卒。嘗賦詩云：徒聞絳帟離淝水，旋見青衣出洛陽。又天下猶懸唐日月，海中莫恃漢金湯。蓋傷福藩北去監國入海也。錫祚亦岐陽王裔，與弟錫貢並以武勇聞。庚寅偕詣魯王于舟山，王命佐阮進守螺頭門。大兵三路下滄州，進遇之橫水洋，以火球擣敵舟，反風轉擊，進面創甚。錫祚趨救，亦被創，同赴水死。舟山城破，錫貢帥兵巷戰，馬蹶被獲，斬于四明。文昌，字汝言，文郁弟也。南渡時任後軍右都督，左兵東下，馬士英盡撤防河諸軍以禦。文昌詣中書堂爭之，反覆陳利害大計。士英語屈，厲聲曰：公勦臣無預國家大事。文昌歎息而出，遂棄官隱于縵山之天開巖。留都既亡，聞唐王立于閩，航海赴閩。王嘉之，命襲封定遠侯，加中府。屢疏請王出關恢復，王優旨答之，扼于鄭氏，不能用也。未幾，王幸建寧，文昌與大學士曾櫻留守福京。大兵入景寧關，櫻出走，依鄭成功于廈門。文昌慷慨絕吭死。時年十九，妻徐卽宏基女。少文昌二歲，先仰藥卒。將死，謂文昌曰：君毋自辱，妾請先於地下待君。閩人哀之，合葬于城北芙蓉山。南金，字廷獻，允勛九世孫。于寧河王爲十三世也。崇禎末官南京指揮使，折節讀書。假中山王徐氏西園居焉。招邀名流爲吟社，有承平王孫之風。福王監國，或以將才薦。南金見馬阮亂政，知江南必不守，堅辭歸，隱于都梁。國變後不與世接，力耕自贍。與常元亮爲詩友。元亮，字亦陶，開平王後也。大雪中元亮往訪之，草廬三楹，穿漏滲雪。南金危坐，一角不滲處，哦詩自如。兩人清談竟日，然糠煨芋，各食一甌而別。戊戌永明王遜入緬甸，南金聞之，絕粒卒。後數年元亮以鄭成功己亥長江之役無功而還，將赴東寧，說成功復舉，訣妻子，誓墳墓，微行至浙右。臨澱乍二海口，覓渡不得，轉至甬東，復不得渡，憤絕，遂蹈海死。嗚呼！世勳之家，與國存亡，誼無更專他姓。宏基諸君皆能

致命遂志不忝前人爲五王一灑其辱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七

自古宮壺之肅離未有過於勝國者也。嬙媛之殉烈亦未有過於勝國者也。三代尙矣。秦漢而還。邯鄲鼓瑟則  
矯璽祈年。太液吹笙。則賜歌溫室。南風嬖于小吏。獻容辱于葦庭。楊花入闥之謠。醜鄰鳴劍。桑條回波之樂。釁  
視龍祭。齊魏周中。官重婚視。姑安齊肅貴主。三嫁騫汙。金輪叢聚。麀之惡。玉環纒魚網之羞。斯皆所謂中冓之  
言。不可道者也。迨夫天水造邦。頗修宮教。然而納祀像之俘嬪。幸提鞶之降后。適情任欲。輕禮弛防。蓋亦損穢  
君德焉。卒也。二聖低首於青城。三宮屈心於紫蓋。而帝姬御妾。半入金源掖庭。霞帔孟蟬。盡歸怯薛帷帳。天道  
好還。豈不信哉。明之有天下三百年。列辟鮮專房之溺。後宮無預政之嫌。御已有度。險謁不行。若萬貴妃。劉夫  
人。鄭貴妃。李選侍之流。雖寵冠當時。而權無私授。以方間與女戎。間與國光本作開釁不大相什伯也乎。然則一朝之家  
法嚴矣。二祖之貽謀遠矣。故甲申三月之變。孝哀。孝烈。二皇后與妃侍十數。宮女二百餘人同殉國難。嗚呼。鐵  
騎攻都。貂璫揖盜。帝后相持。倉皇引決。血湔金卮。屍積瑤池。流觀往籍。紀亡國者無聞焉爾。其後諸藩僭號。南  
疆流離。瑣尾而宮府之中。整釐婦制。則前徽猶未沫也。及際危亡。皆能顯節。南都之下也。潞王以杭州降。與福  
藩鄒太后北去。渡淮水。太后伺間奮躍。墜急湍死。是年唐王立於閩。未及替。王幸汀州。曾后從。王將巡贛。命后  
先發。甫出城西門。遇王師猝至。后急投水死。先是杭州既降之明年。江上師潰。魯王欲奔台州。趣元妃張氏偕  
行。妃再拜辭曰。勿以妾故爲王累。碎瓷槩自剄死。監國紀年云。王命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張氏與世子由定海而出。總兵張國柱劫宮眷降于大清。妃碎瓷槩自剄死。或傳世子爲義士申毅潛挾以去。



莫知所終。又云。或傳劉死者爲宮嬪周氏。而張氏見書。按晉紀年。海上見聞紀與此同。而晉春秋。今晉史。江東閩位紀。舟山紀略。諸書皆作妃。許王而死。當得其實。從之。監國復冊立陳氏爲妃。後五年舟山城

破。妃亦赴宮井死。從死者十三人。陳氏監國紀年作張氏。謂卽元妃之妹。按舟山與陳氏。雪文亭錄。歸墟亭集諸書。皆作陳氏。又後十一年永明王被難於昆明馬

太后與王后自滇入燕。行過黃茅驛。兩后推輪相望。噤不得語。同時扼吭死。又考偕諸妃同殉者。計其數雖未

及北都之夥。顧於哀烈。二后有光焉。始永明王之受制于孫可望也。寄坐安隆。名擁虛位。實類幽囚。六年十一

月有杖殺坤寧宮常在郭良璞一事。常在。宮女官銜。其階級下夫人。妾子。一等。在近侍之上。安隆行宮局隘。奄寺宮人。分班宿衛。餘盡寓居于

外。良璞故奄夏國祥之對食也。年十九。妍麗捷敏。雅擅三絕。能擊劍走馬。在安隆與巴東王妃善。可望私人張

應科。一日窺見良璞。心好焉。乃移居近巴東王第。晨夕致殷勤。甚締于王。王亦暱就應科。王妃亦出見。呼妃曰

嫂。又甚致尊禮。因得通于良璞。久之事覺。王命杖良璞死。并殺內監李定國。賜巴東王與妃悉自裁。王畏可望

特下璽書一通。與言應科事。可望第令杖應科于朝門之外。當是時。黃屋飄蕭。翠華零落。濮鉛劍荔之間。木欄

竹棧。則王后之華闕矣。土銜蘆簾。則次舍之采飾矣。蒟醬藤酒。則天廚之玉食矣。桂布寶幃。則尙方之袞服矣。

蠻花犵鳥。則上林之春色矣。露犬紈牛。則法乘之鈞駟矣。棹槍架弩。則大駕之鹵簿矣。播越之慘已如此。而宮

令之肅猶如彼。則有明一代。禁中帷薄。修衽席。辨始之罔或佚蕩。又誰得致疑于燕歸龍帳之春。犬吠羊車之

影也哉。逸史惟詳曾后。餘並沒而不書。何以章信史。若諸妃者。皆當大書于紀略中。否則別立后妃傳以章之。

而附書良璞之事。垂爲炯鑑焉。亦庶乎其可也。

嗚呼。迂闊庸鄙之儒。可與謀國是也。與哉。其才似宏而謙。其識似卓而陋。其量似涵而隘。其學似正而曲。其守似謹而放。率堅僻之性。肆殘忍之心。挾驕矜之氣。騁拗執之論。遇事而發。不曰證史鑑。則曰援經義。不曰式古訓。則曰法祖制。是故明君爲之眩。瞽其是非。智士莫能洞燭其譎詭。若斯人者。幸而當昇平之世。置散投閒。奉禮循職。焉可也。卽有建白。尙無大害爾。不幸而直世運屯否。國勢傾危。復使之策高足。據要津。不審經權。不規時勢。無因之強聒。自詡敢言。有意之譸張。輒矜盡瘁。則其禍中于人國。有不可收拾者。若桂藩諸臣之阻孫可望之封王是已。當永曆三年。可望之內附請封。以楊文烈說之而來也。舉朝言本朝無異姓封王者。三百年定制。不宜壞自今日。創之者金堡也。主之者嚴起恆也。助之者文安之也。善乎文烈之言曰。國危矣。不以虛名招徠之。而自樹敵乎。且彼固巨盜也。嚮者毒痛海內。宗社爲墟。今一旦向義。豈朝廷威德所能制乎。蓋列聖神靈陰啓之也。若因其來。明示以異等之恩。彼必踊躍聽命。庶幾收用于萬一。奈何聽一二腐儒之言。坐失大計。夫法有因革。勢有變易。今土宇非昔。百務墮壞。區區議封。猶必執法耶。及宗室朱議眾。劾堡把持誤國。文烈又曰。噫。朱君誤矣。給事爭之。朝廷予之。使滇歸恩。主上而憚中國之有人。懷德畏威。不兩得乎。文烈斯言。真通達國體者也。惜乎諸人。褻如充耳。皆莫之省。僅議封景山公。賜名朝宗。而堵胤錫。胡執恭。皆矯詔封爲平遼王。封爲秦王。可望意在必得秦封。明年封可望冀王。復不受而使賀九儀等統兵入衛。賊殺起恆及楊鼎和。劉堯珍。吳霖。張再述諸人。皆不予秦封者。于是始真封可望爲秦王。又明年。王蹕安隆矣。歲造開銷銀米冊報。可望大書皇帝一員。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虎落蛇鄉。苟延殘喘。得非議封之堅執。有以致歟。不然。如文烈言。彼雖盜。未必不受命感恩。克終臣節。何至萌莽卓之志。效椎汜之謀哉。且諸人獨不聞唐德宗幸梁州。陸忠宣之



請撫李楚琳乎。楚琳已殺張鑑，叛附朱泚。及奉天圍解，遣使入貢。德宗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羣臣又言若不提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留之不遣。宣公上狀略曰：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召。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遠，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惟在褻斜，此路若又阻難，南北遂將覓絕。倘或楚琳發憾，公事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滑，則我咽喉，鯁而心膂分矣。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又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馴擾，惟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仇，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于難。此桓文所以宏伯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讐不得不用。慎勿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大計。德宗覽狀，釋然悟，善待使者，優詔存慰之。卒底中興。故史言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亦資文德腹心之助。可望之事，與楚琳約略相類。諸人何無見及此與？故德宗之臣，有一忠宣其人者，則足以匡復社稷。桂藩之臣，無一忠宣其人者，則不足以備據滇黔。夫非桂藩之才智，不若德宗也。逸史論曰：小人之敗國，人知之。庸臣之敗國，則雖賢智不能救。以其託詞似正而貽患於後也。噫，盡之矣。雖然，起恆安之諸人不足責。吾復不能不致歎于瞿文忠留守也。

九

宋家極重史職，故一代之事，首尾精贍，足以傳信。而眉山李文簡公續資治通鑑長編，猶以日曆有舛漏，仿溫

公考異之例參取家牒墓版野乘方書辨析周詳定其真妄并研李氏纂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紀高廟一朝之事與長編相續附以考辨體例略同復別撰舊聞證誤若干卷駁正北宋私史之譌間及南宋則補要錄所遺

此皆作史之良法也明代蕉園之草率多曲筆而稗官者流又屬郢書燕說都無足徵是以無名氏力出生有太祖實錄辨證國史考異之作下逮三藩僭號半壁荒朝史職盡廢載紀雖繁傳聞滋謬又有率臆憑胸者以

好惡為增損事跡真贗相參是非混淆莫辨益不可究詰矣其甚者如偽先帝偽太子偽定王偽永王偽福王之父恭王偽故妃童氏偽太后偽齊王偽潞王之弟郡公偽皇姑盡真偽也而猶多異論及謂福王亦偽乃出

東林復社愛憎之口全氏祖望題吳園疑跡云福王亦偽則見于所知錄而予見林太常履歷集中較之所知錄尤詳則益奇矣堂留都史大司馬之定策且名賢林立其間而使卜者王郎輩踐天子位焉豈非怪事按全氏頗信福王為偽子考諸野記王實不偽請一言以折之曰馬士英挾奔之太后固偽也南都奉迎之太后亦偽耶豈有母子而不覺察其偽者蓋阮大鋮欲盡殺東林復社諸君子而後諸君子追憾其事并恨王之任大鋮也造言汙毀之不已復奮斷曰是非明之宗室也甚疾之之詞爾

更加以荒淫不道詆斥紛紛藉李映碧南渡錄某氏讀梅村艷詩書後一年雞人諸詩雪其冤若史忠正公之殉節揚州也或誣云公跨白驢去如桃平仲故事或誣云縋城走自沈于江或云城破拘之三日不降乃殺

逸史從亦非事實得楊遇蕃安珠護史德威之所述而後知公之授命即于城破之日矣王源自書史閣部遺文序後云源遇王筠長先生

于京師為源述楊遇蕃事遇蕃者鳳陽人父舒城教諭署縣事流寇破舒城屬賊死遇蕃嬰賊刃民救之死而復甦史公撫安慶上其父死節事子與甚儻遇蕃遂依幕下城川破公自刎未殊亂兵擁自西城上見大帥問之曰我史閣部也時遇蕃被擒帥命擒獲者辨之遇蕃曰是也大帥勸之降公大罵遇蕃亦勸其忍死救百姓公叱曰若父一署縣事教諭能死節我今日一死外遺恤其他罵愈厲大帥拔刀起欲之公挺身首迎其刀帥退而止噴曰好男子左右殺之支解遇蕃潛遁覓其骸不可得又曰四明萬斯同曰吳兆

審吳人康熙某年流寧古塔後釋歸其守將安珠護謂之曰乙酉破揚州吾在軍親見史閣部死初城破求史公不得久之乃自出裝挾之見豫王王疑其偽史公曰我出明白死豈假耶王令人識之果然勸之降不應乃殺之吾生平第聞忠臣不知何狀及見史公乃知世真有忠臣但漢人不知或誣以為謬去今聞朝廷修明史而徐立齋先生領史事子歸幸以吾言告之按池北偶談與此小異察士宏書殉揚州事云四月二十五日豫王親督勤卒疾攻城西北角城且陷公知事已去乃與史德威訣別舉刀自刎參將許謹泣抱之血濺衣襟而未殊公仍命德威加刃德威不忍同謹率數十人擁公下城公罵之至小東門謹中箭死公問前驅為誰德威言是豫王公大呼曰史可法在此衆驚愕執付新城門樓上王以禮待之稱先生曰忠義既成今為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公怒曰吾為



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屈。願速死，從先帝于地下。德威持遺書走城中，旌忠寺寄藏。復回。見公與王語詞色益厲。王曰：既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厲聲曰：城亡與亡，卽碎尸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州百萬生靈，不可殺戮。遂慨然授命。德威被執至營，發往許定國處。訊公嗣真贖得實。王命釋之以全忠臣後嗣。五月初七日，德威回揚，入城尋公屍。時炎熱方熾，誠駭寒路，腐變不可識。爰奉公袍，勿招魂，葬于揚州城北梅花嶺右，並立碑封坎而去。其餘難以枚舉。特舉犖犖大者以起例。他日博考羣籍，以求一是。法司馬二李氏踵錢潘之後，撰成考異一書，以作逸史之議例。當亦溫氏之諍臣也。

### 某氏讀梅村艷詩書後箋

南渡錄逸史已采附。聖安紀略中舊箋某氏詩附錄于此。讀梅村宮詹艷詩有感書後四首序云：余觀楊孟載論李義山無題詩，以爲音調清婉，雖極其穠麗，皆託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風人之旨。若韓致光遭唐宋末造，流離閩越，縱浪香簫，蓋亦起興比物，申寫託寄，非猶夫小夫浪子沈湎流連之云也。頃讀梅村宮詹艷體詩，見其聲律妍秀，風懷悱惻，于歌禾賦麥之時，爲題柳看桃之作，旁皇吟賞，竊有義山致光之遺恨焉。兩窗無俚，援筆屬和，秋菴寒蟬吟噪，啾晰詎堪與間關上下之音，希風說嚮乎河上之歌，聽者將同病相憐，抑或爲同牀各夢而驪然一笑也。時歲在庚寅，玄冥之小月二十有五，日箋曰：梅村集中艷詩皆庚寅以後之作，悉有本事可考，亦無故國之感。某氏所讀之詩已佚矣。其云同牀各夢，某氏感陪京，梅村思北都，與第一章云：上林珠樹集啼鳥，阿閣斜陽下碧梧，博局不成輸白帝，聘錢無藉賁黃姑，投壺玉女知天笑，竊藥姮娥爲月孤，悽斷禁垣芳草地，滴殘清淚到蘼蕪。箋曰：此章指福王采選淑女事。按史：甲申八月庚寅，命選淑女。十月丙寅，命杭州選淑女。乙酉二月甲寅朔，命嘉興、紹興選淑女。四月丁卯，選淑女子元暉殿。先于二月乙丑，命蘇州織造造大婚冠服，未至婚期而南都下。王北去矣。此詩所以作也。上林珠樹，鸞鳳所棲，今乃

集啼鳥矣。喻小人之當國。魯頌所云。翩彼飛鴉。集于泮林也。蓋謂馬阮輩。阿閣碧梧。宜如卷阿所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者。方是隆盛氣象。今乃斜陽下之。喻國之將亡。當時陪京岌岌之勢。一言寫盡。博局不成。謂通問使被羈。和議已廢。而安能遏本朝之南下。王于此當嘗膽臥薪。徐圖恢復。而惟以中宮未正。急于采選。不亦傾乎。然王雖偏安南服。猶奉正朔。故曰無藉贖聘錢也。玉女。謂中山上公之女。備中宮之選者。故云投壺知天笑也。姮娥。謂王故妃童氏南來。王以爲假。下錦衣衛獄。故云竊藥爲月孤也。曾未幾時。而王遜太平矣。禁垣之地。鞠爲茂草。彼故人新人。薶蕪之詠。可不作也。祇令故國遺臣。對之而隕涕耳。箋又曰。來元成南行。載筆云。據邸報。欽天監奏。奉旨淑女六人。在于十月初十日午時送進選擇。還宜博訪細選。以光大典。司禮監奏。奉旨淑女。一時乏人。在于杭州等處選擇。前旨所云六女者。嬪御之類。後二旨則淑女也。而江浙之地。騷然矣。南京選定七十人。內擇一阮淑女。浙江所選五人。內擇一王淑女。又釐下一周淑女。其父黃緣自獻。亦擇取之。三宮已定。六禮未成。于西華門外設廠供奉。懸綵于門。每日女奴演習。綵輿于路。禮官方擇日大婚。而鼙鼓動地。驚破霓裳羽衣矣。初十日傳旨。三淑女放歸母家。梅村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云。玉京與我南中遇。家近大功坊底路。小院青樓大道邊。對門恰是中山住。中山有女嬌無雙。清眸皓齒垂明璫。曾因內宴值歌舞。坐中瞥見塗鴉黃。問年十六尙未嫁。知音識曲彈清商。歸來女伴洗紅妝。枉將絕伎矜平康。如此才足當侯王。萬事倉皇在南渡。大家幾日能拄梧。詔書忽下選蛾眉。細馬輕車不知數。中山好女光徘徊。一時粉黛無人顧。艷色知爲天下傳。高門愁被旁人妬。盡道當前黃屋尊。誰知早被紅顏誤。南內方看起桂宮。北兵早報臨瓜步。聞道君王走玉驄。犢車不用聘昭容。幸遲身入陳宮裏。恰早名填代籍中。依稀記得



祁與阮同時亦中三宮選。可憐俱未識君王。軍府鈔名被驅遣。漫詠臨春瓊樹篇。玉顏零落委花鈿。當時錯怨韓擒虎。張孔承恩已十年。但教一日見天子。玉兒甘爲東昏死。羊車望幸阿誰知。青塚淒涼竟如此。又過錦陀林。玉京道人墓。詩序云。玉京忽至。取所攜琴爲生一鼓再行。泫然曰。吾在秦淮。見中山故第。有女絕世名在南內。選擇中。未入宮而亂作。軍府以一鞭驅之去。吾儕淪落分也。又復誰怨乎。坐客皆爲流涕。按此與南行載筆所記大異。惟所云阮淑女同爾。鄙意玉女正指中山上公之女。他常女子不敢當此。故箋據梅村詩也。第二章云。靈璫森沈宮扇迴。屬車轆轤殷輕雷。江長海闊欺魚素。地老天荒信鳩媒。袖上唾看成紺碧。懷中泣忍化瓊瑰。可憐銀燭風前淚。留取胡僧認劫灰。箋曰。此章指福王如北京也。靈璫森沈。言君既出亡。皇居帝闕。闕其無人。平時扇影開闔。得瞻龍顏者。今安在哉。惟聞殷雷之響起。疑象君王之車音爾。原所以致此禍者。由于和議不成。如通問副使陳洪範輸款本朝。所謂欺魚素也。江長海闊。則覺隙自生。亦由于宵小煬蔽如馬。阮表裏作姦。而王偏任之。所謂信鳩媒也。地老天荒。則悔恨何極。又田雄之挾王降也。劉良佐。劉澤清爭以爲功。無異趙家姊妹之爭寵。故以唾袖爲比。乙酉九月。王北去。明年五月。與潞王等皆被害。故以聲伯瓊瑰之占爲比。言欲歸不得也。故宮燭淚。已付劫灰。誰復問胡僧辨之乎。第三章云。摘鼓吹簫罷後。庭書帷別殿冷流螢。宮衣蛺蝶晨風舉。畫帳梅花夜月停。銜壁金釭憐旖旎。翻階紅藥笑娉婷。水天閒話天家事。傳與人間總淚零。自註。蝶衣梅帳。皆寓天寶近事。箋曰。此章言福王不避聲色。與長干塔光集中。一天子小朝廷一首意同。首言王無音樂。次言無妃嬪之娛。三言宮中衣履之陋。四言王服御之險。五六以漢唐之奢侈作襯。末聯天家事三字。使微者顯之。并上二章亦收拾在內矣。蝶衣。喻衣之敝者。如蝶之翻飛。猶

所謂衣如懸鶉者。衣如鷄栖者。又所謂鳳尾衫者。註引明皇蝶幸大非梅帳。卽梅花紙帳也。第四章云。銀漢依然。戒玉清。竹宮香燼。露盤傾。石碑銜口。誰能語。棋局中心。自不平。禊日更衣。成故事。秋風紈扇。又前生。寒窗擁髻。悲啼夜。暮雨殘燈。識此情。箋曰。某氏別抱琵琶。不能自諱。故以梁玉清之奔太白。自比。銀漢依然。戒者。言爲本朝所羈繫。如玉清謫北斗。下當春也。竹宮燼。露盤傾。言國亡久矣。于是口不能言。則如銜石碑也。心不能平。則如彈棋局也。禊日句。言弘光時王之寵己。如衛子夫之得幸于武帝。秋風句。言崇禎時帝之棄己。如班婕妤之見疎于成帝。結句。言己負有明一代史事。而甲乙之際。宗社再墟。朝端近局。皆身親而目睹之者。故述之于詩。是詩卽史。如樊通德親侍趙飛燕而述之于伶玄。作爲外傳。然寒窗靜夜。擁髻悲啼。有誰知者哉。庶幾暮雨殘燈。或識此情耳。此二語不特收束本首。實四章結穴也。

十

王師之既定江南也。三吳之舉義旗者。蠡屯蟻聚。自京口以至餘杭。在在殺長吏以應。而雲間夏吏部瑗公。出一奇計。令一軍據蘇州以斷首尾。一軍破杭城聯絡越中六家軍。一軍殲沿海之列戍者。一軍直擣金陵。飛檄九江。以窺豫章。復伺餘兵勢弱。渡江而北。半濟而擊之。尅期同發。計定而事不集。蓋天命有歸。謀雖善其曷以濟。往余借書於葦上舍。傅細梅閣。得施世傑酉戌雜記。中載義士之籌畫。如瑗公者。尙有五六人。上舍歿後。遺書盡遷於西湖別墅。今不可復問。余求雜記十餘年。不得再睹。竊恐世無傳本矣。世傑著述有丹桂樓雜製二十六種。雜記其一也。惟孫烈士傳。猶有繕寫者。其深識時勢。明於兵機。議論卓犖。足補死事諸臣傳之闕。今錄



於右其略曰。國朝順治元年。定鼎燕都。洪河以北。秦晉諸郡。咸入版圖。乃命豫王轉西征之銳卒。回旗東指。定山東。略河南。二年。遂破廣陵。自儀真渡江。下陪京。破太平。豫王留守金陵。遣貝勒王統水陸兵。由蘇州定浙西。時大兵南渡。勢如風雨。蘇州既下。我邑葉令。帽棄官走。縣丞朱廷佐。迎降。衆庶紛然。歸命恐後。而舉人孫兆奎者。素懷殉國之心。奮不顧難。與職方吳易。倡義興復。散家財。募水卒。旬日間。得三千餘人。遂推易爲主盟。而奎佐之。於六月朔。起兵湖中。傳檄遠近。廣樹聲援。於是雲間沈猶龍。崑山顧錫疇。秀水陳謨。平湖倪長圩等。皆同時起兵。魯王監國浙東。奎等遙受其節制。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東西颯動。所在盪起吟嘯。四顧舳艫雨集。皆奎等爲倡也。先是議者以爲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于子而屈於午。本朝起於遼左。脅西虜。逐土蠻。并高麗。五邊爲一。明自神宗以來。竭中華全力。謀臣武士之略。僅能支拄。今已據幽都形勝之地。跨燕趙雲騎之鄉。盪羣寇。混南北。其國內固。其勢外成。其精兵突騎。所當必破。江南所恃。惟在水戰。而大衆深入。擅湖山之利。諸險要悉爲所守。舟楫無所用其長。奇智無所運其權。時勢如此。而欲圖功。難矣。奎曰。我豈不知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欲禦之。無異浮步於牛蹄。行兵於井底。但恨神州陸沈。兩都茂草。在北諸臣。死節寥寥。在南諸臣。義聲寂寂。以養士三百年之天下。一朝至此。誠可憤也。我故欲身殉之。一以鼓義士之氣。一以羞懦夫之顏。上不負列宗累世之厚澤。下不負男子平生之壯志。其成與否。聽之而已。遂整軍而行。閏六月。攻下邑城。廷佐被殺。進薄郡城。內外大擾。會明將吳志葵。亦聲言來攻。其前鋒魯瑟若。集舟數千。突門先進。縱火焚公署。城中居民。號呼相應。火光接天。易軍在後。侍郎李延齡。中丞士國寶。止有騎兵千餘。悉退於城東南隅。登盤門浮屠。以觀外來兵勢。相與謀曰。近因薙髮之令。故外兵得以乘其釁。然敵雖衆。非有謀士。虜將。馬

騎健卒。不過烏合。乘時擄掠。擊前則後不支。擊右則左不應。今人衆而羸。是無紀律。穿城而進。有輕我心。當權斂戍卒。避其銳氣。俟過日中。其氣必怠。忽選精騎。蹂而躪之。破其前鋒。餘皆潰散。不足慮也。乃秣馬蓐食。厲兵以待。良久。見外兵各棄兵仗。持運財物。乃選兵百餘。出盤門。環城而轉。多張旗幟。爲疑兵。揚言江寧救兵將至。外兵紛紛漸退城外。先以輕兵挑之。衆遂亂。因縱虎騎夾擊。矢發如雨。大破之。乘勝逐北。殺千餘人。前所遣騎。又突至。闔門截殺。衆爭赴船。沸聲如雷。悉皆奔散。城中民震懼。復閉門城守。易軍亦退。離城數十里。於邑之大。漾立營。往來爲游兵。嘗敗大兵於五龍橋。時有浙東人李九成。假名建義。戰艦千艘。宵晝劫掠。民罹其害。兆奎與易密謀殲之。僞與結好。以弛其備。約以某日兩軍合營。衆以軍形羸弱。大敵方強。不宜自剪羽翼。兆奎曰。不然。今日之勢。正如寸刃拂鱷。空拳搏虎。所恃以號令人衆者。惟此區區之信義耳。縱彼焚劫。且假我爲名。則所在之民。誰非寇仇。是敵未至。先自敗也。於是密約鄉之豪傑爲內應。八月初七日。遣驍將許某統十三艘。撲討。先是有黑氣如長堤。當九成營而隕。北風大起。塵埃障天。未幾復大霧。咫尺不見人。兵已漸逼九成營。李衆咸喜。以吳兵來合營也。俄而礮聲忽起。兵已四集。李衆大潰。九成衝圍欲西走北麻。鄉兵已塞其前。李兵大驚。棄仗受縛。遂斬九成於爛谿。所俘婦女皆遣還。又有參將楊應泰。大掠於簡村。日俘良民婦女。遺黎怨憤。兆奎統舟師往。先僞引兵退。應泰喜。縱酒解嚴。奎覘知其無備。遂潛回軍。乘夜襲擊。大破之。斬應泰。俘其衆。時起事諸人咸潛行澤國。嘯聚水師。未嘗見大敵。擁一、二千人。志氣盈溢。自以黃金橫帶。列土分茅。指日可蒞。緣是人無戰心。兵至衝散。甚有自相違貳而潰者。惟奎整輯戎卒。戒無侵掠。衆頗效命。已而貝勒王留內院。張存仁守臨安。以拒浙東兵。自將步騎十餘萬。鼓行而東。遂自崇德進攻嘉興。易軍探者遙見紅蓋映日。旌旛蔽天。勢如長蛇。



橫亙數十里。旋圍其城。礮聲不絕。甫一晝夜。城遂破。復分兵攻下旁郡邑。咸設兵固守。貝勒王振旅還京。行至八斥。兆奎等以神槍來擊。頗有傷者。又明將黃蜚兵卒數萬在太湖中。其軍勢較諸營最強。乍前乍卻。以觀世事。奎勸易致書於蜚。欲與合。而蜚已由吳淞江屯泖湖。欲出雲間。合沈猶龍軍。李延齡將八百騎自蘇州追殺松江李成棟。復將舟師合戰。蜚軍大潰。遂擒蜚。餘軍悉降。江寧以南。錢塘以北。惟易。兆奎一軍而已。七月二十日。嘉興總鎮李遇春兵五十四艘過吳江。自平望至白龍橋。列陣三十里。易與兆奎來擊。會陳湖沈某適至。吳沈兩軍相爲犄角。遇春兵敗而退。未幾。吳提督勝兆軍至。與戰。互有勝負。兆奎留易守營。自率銳卒伏蘆葦中。昏時。大兵過之。爲所襲殺甚衆。勝兆回軍。易衆皆醢酒相賀。而兆奎戒其衆謹備無怠。蓋知勝兆之將大集兵。一舉而撲滅也。俄而勝兆合四郡兵至。石樁橋諸港路皆斷絕。易軍無見糧。營中震懼。勸走海。奎曰。今四圍皆兵。卽欲走海。其可至乎。事之不捷。我當橫尸水上。遂其以身許國之志。豈能竄伏海洋。苟求存活耶。黎明。大兵鱗集。八面環攻。礮火雷飛。箭如雨注。會陰雨連旬。易營溼滯。舉礮不震。持弓弓絃解。奎往來督戰。自寅至午。大兵益多。易衆內潰。自相擊殺。赴水者不可悉數。奎見勢不可爲。乃與父訣。先沈妻子於河。視其死而後自溺。父死於兵。易易服與驍騎數人乘小船南走。父亦遇害。餘兵悉爲大兵所俘。八月二十二日事也。自六月起。至此未三月而敗。奎溺水氣未絕。爲兵所縛。至蘇州。土國寶欲降之。不屈。遂解赴江寧。見內院洪承疇。兆奎厲聲詰之曰。先帝時聞督師洪承疇死。親祭而哭之。今又一洪承疇。一人耶。二人耶。承疇無以應。曰。汝無問一人兩人也。汝自爲一人專耳。驅出殺之。兆奎臨刑賦詩。顏色不變。時年三十九。易於明年復聚潰散起兵。至嘉善見執死於杭州。世傑。字漢三。一字賓王。吳江人。明諸生也。丹桂樓雜著雖散佚。覽其目多兵家言。兼又概論時事。

蓋留心有用之學者。

或傳孫孝廉兵敗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孝廉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悲。呼麾下驅出斬之。與施傳異。附錄於此。以備參考。

十一

鄧全庶常謝山撰推官溫公璜傳曰：予嘗與明史局諸君言。謂明宰相中。江夏賀公逢聖。高陽孫公承宗。多子弟從死。不論而以世臣死國事者。崑山顧文康公鼎臣。曾孫延安。推官咸正。錢塘知縣咸建。暨弟舉人咸受。推官之子天達。天遴。江陵張文忠公居正。孫侍郎同儔。蒲川韓公爨。從孫歷城知縣承宣。青州兵道招宣。餘姚孫文恭公如游。孫相國嘉績。長山劉公鴻訓。子都督孔和。嘉善錢公士升。子吏部棟。長洲文文肅公震孟。弟舍人震亨。子乘。嗚呼盛矣。烏程體仁有推官。亦宰相家兒也。華亭徐文貞公階。族孫中丞孚遠。亦與從亡。完節終於海上。而溫公之死。猶足爲其相君一洗門戶之玷。是皆唐宰相世系表所遜也。又譔明翰林院檢討兼兵科給事中箕仲錢公些詞。歷敍世臣殉難者。視推官傳更備。其曰鉛山費文憲。宏家有曾謀。太倉王文肅公錫爵。家有湛。有醇。秀水朱文恪公國祚。家有大定。東阿于文定公慎行。家有元暉。宣城邱氏瑜。有之陶。而於華亭益之以念祖。江陵益之以允修。於嘉善益之以柀。又曰：吾郡錢忠介公肅。樂諸弟相繼死國者三。檢討肅範。其第五弟也。殉於福安。其第九弟監紀推官肅典。殉於鄞。其第七弟職方主事肅澐。亡命伴狂。死於崑山。庶常之屬述



可謂詳矣。然恨尙有闕者。南昌之破也。新建姜公曰廣投僕家池死。闔門畢殉。浙東旣下。金華朱公大典全家自焚。而南海陳文忠公子壯子上庸起兵九江村。戰歿於陣。崑山朱文靖公天麟子行人斗垣死於孫可望犯闕。余同里朱文肅公國禎諸孫後軍都督府都事鑑如。殉甲申闖賊之難。又諸孫某乙酉起兵南潯。帥其衆數千北拒王師。尋敗。執語不屈。大帥斷其喉殉。友人潛抱屍以楮封其喉而殮之。歸其家。妻某氏一慟而絕。旣蘇。日痛哭斷腸死。噫。諸君繫馬埋輪。沈淵伏劍。均無負膏粱之元冑。不得以瑣瑣任子卑之也。晒園孝廉世居輯里。去文肅家不數里。其作史時去鼎革未五六十。年而纂東南死事傳於鄉曲之忠義亦多滲漏。何歟。良由我州自莊廷鑑私續文肅史。概事發。織染數郡人士。莊又文肅之鄰也。嗣後遺臣逸老動色相戒。莫敢有紀錄之者。以故文獻無徵。舊聞放失。可歎也。朱生事余得之鄭氏元慶湖錄五行考中。鄭氏采罪惟錄惜也。逸其名。雖然其名逸而其人自磊落。軒舉於宇宙間。蓋以結天綱而立人紀者。昔年道過吳淞江。有土人同舟。告余曰。君之鄉朱少師之孫某。國初舉義旗屯兵於此。與大軍轉戰於白龍橋北。兵敗死難。其名云何。余謝不敏。恥未能傳比鄰義士之名焉。

十一

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二十四日上諭曰。前據各省查送應燬書籍內。有朱璘明紀輯略一種。朕詳加披閱。其中敘及明季事實。俱稱本朝爲大清。並恭載我太祖高皇帝廟號。其詞尙屬敬順。並無誕妄不經字句。本可無庸燬禁。外省所以一體查繳者。祇緣從前浙江省因此書附記明末三王年號。奏請銷燬。曾經允行。嗣因評纂通

鑑輯覽。儒臣於本朝定鼎後，卽削去福王事實。朕以歷朝嬗代之際，進退予奪，關係萬世至公，必須斟酌持平，權衡始能允協。若前代偏私曲徇之陋習，朕實不以爲然。始明之末造，李自成既陷京師，江左遺臣相與迎立福王，圖存宗社。其時江山半壁，疆域可憑，使福王果能立國自強，則一線綿延，未嘗不可比於宋高宗之建炎。南渡特因荒淫孱弱，君若臣相率爲燕雀之處堂，尋自貽顛覆，而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國亡之例絕之。特命於甲申以後，附紀福王年號，仍從分注之例，而提綱則書明字以別之。直至蕪湖被執，始大書明亡，並於披閱時一一詳闡其說，蓋所以折衷至是，務合乎人心天理之公，以垂示天下後世也。至於唐王、桂王、遯跡閩、滇，苟延殘喘，不復成其爲國，正與宋末昞、昺二王之流離海島者相類，自不得等於福王之例。是以輯覽內未經載入。但思二王爲明室宗支，與異姓僭竊者不同，本非僞託，且其始末雖無足道，而稱尊擅號，首尾十有餘年，事跡亦多有可考，與其聽不知者私相傳述，轉致失實無稽，又何如爲之約舉大凡，俾知當日邊隅偷息，不過若是之窮蹙無成，更可以正傳聞之譌異。又若其下諸臣，當時因其旅拒王師，率多以僞官爲目，然其間如白文選、李定國等，本獻賊義子，反側無常，彼在明已合稱賊稱僞，自當準春秋書盜之例。又如金堡等之五虎橫行，把持國事者，亦爲無足齒錄。若其他各爲其主守節不屈，以致隕首捐軀者，實不一而足。較宋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髣髴。雖開創之初，兵威迅掃，不得不行抗命之誅，而諸人瑣尾間關，有死無二，在人臣忠於所事之義，實爲無愧。迄今日久，論定朕方深爲嘉予，不欲令其湮沒無傳，即使載筆有體，亦不妨於事涉二王者，書之爲彼，以稍存內外之別。而其臣則書爲某王某官之某，概不必斥之爲僞也。著交四庫全書館總裁將唐、桂二王本末撮敘梗概，並將當時死事諸臣姓名事蹟，逐一登載，詮次成帙，具稿進呈，候朕裁定後，卽刊附通鑑。



輯覽之末，俾論史者正名核實，共知朕大中至正，無一毫偏倚之私，而表微闡幽，益稱朕宏獎節義之意。所有明季輯略一書，不必禁燬，並將此通諭知之。是年十一月初十日，上復諭曰：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嬪代，凡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賜諡，仰見聖度如天，軫恤遺忠，實爲亙古曠典。第當時僅據傳聞，未暇徧爲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考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蹇諤，抵觸儉壬，及遭際時難，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爲襄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隕行陣，與夫俘擒駢儻，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疾風勁草，卽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卒偏安，唐桂二王，并且流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爲國，而諸人茹苦相從，舍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諡。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諡固難於概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恭讀我太祖實錄，載薩爾濟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侵我興京。我太祖、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卒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沒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揚祖烈，而示傳信。惟時王業肇基，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爲獮豸。然跡其冒鎗撓鋒，竭忠效命，未嘗不爲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蹂躪，禦賊亡身，凜凜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曆以至崇禎，權姦接踵，鬪豎橫行，遂至黑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爲之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諡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爲重。朕惟以大公至正爲衡，凡明季殉節諸臣，既能爲國抒忠，優獎

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醜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長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褒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朕準情酌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卽以是示彰闡，所有應諡之人，並查明史及輯覽所載，遵照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諡號，其如何分別定諡之處，著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外史氏曰：恭繹勅書，敬凜聖天子湛恩，公溥，覃被無私，微顯闡幽，裁成義類，卽孔子作春秋之旨也。夫典午之朝，志三國者不聞易黃初爲章武也，天水之世，記五代者不聞易開平爲天祐也，景炎、祥興之建號，殘元諱之，不聞與至元並紀也。至於一代褒崇之典，曠古希有。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主曰：粲自是宋室忠臣，文信國死於柴市，奇溫世祖臨朝，歎曰：文丞相好男子，不肯爲我用，明太祖亦嘗嗟惜王保保爲奇男子。若此者，史已僅見，然不過咨嗟其忠義而已。卽間有贈官追諡，如唐太宗之於堯君素，宋太祖之於韓通，亦不過偶及一二而已。又若以宋仁宗之寬厚，以歐陽永叔之操史筆，尙不爲周三臣立傳，見譏於劉貢父，其他則又何說。是故存偏安之閏統，錄死事之遺臣，大公至正，天地爲心，立萬世史法之極。伊古以來，未有如我太上皇帝者。今夫抗王師，逆天命，爲亡國之義士，卽眞主之頑民，誰復齒錄之者。矧去今更百三十年乎。一旦抉之塵埋，委翳之中，或予諡，或祔祠，又輯爲勝朝殉國諸臣錄，以褒之，則所以爲忠義勸者至矣。今夫攀龍鱗，附鳳翼，爲新朝之佐命，卽故國之降臣，昔日申丹刑白，以爲羈縻歸附，今猶賞延於世者，一旦雷霆斧鉞之加，或削諡，或奪爵，又哀爲貳臣傳，以愧之，則所以爲叛逆警者嚴矣。謹錄諭旨二通於右，將以冠逸史之簡端，蓋不第如太史公所謂文辭爛然可觀者已。